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三八冊目次

經畧復國要編十四卷圖說一卷附一卷後附一卷

〔明〕宋應昌撰
民國影印明萬曆刻本

一

周忠毅公奏議四卷附一卷

〔明〕周宗建撰
明崇禎熊開元刻本

三二一

房海客侍御疏三卷

〔明〕房可壯撰
明天啓二年刻本

四九三

劉戴山先生奏疏五卷

〔明〕劉宗周撰
清乾隆十七年證人堂刻劉戴山先生集本

五八九

金雙巖中丞集四卷

〔明〕金光辰撰
清初刻本

六六五

經畧復國要編十四卷圖說一卷附一卷
卷後附一卷

〔明〕宋應昌撰

民國影印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艾爾

藩牌次載之題曰復國要編者以蹕力彌年朝鮮已失
 土地舉尺寸還之故也蓋張氏與李氏所謂復朝恭順
 之屬國也張氏開城收復平昔列神宗敷諭及華夷沿海
 國帑沿海四鎮朝鮮圖及國說興國說即二十二年
 三月退王后福海王上地進序則述往事之終始與繪
 圖為說之本末也次則朝鮮已獲疏及都監查條據議
 執畧畧可考見朝鮮危急及延臣論議之狀次正文十
 四卷所載疏奏奏修廢等題目下附記月日卷一至卷七
 自二十年九月訖二十一年三月每卷一月卷八至卷
 十二自二十一年四月至閏十一月除卷十為一月外
 除附二月卷十三自十二月至十二月三年三月卷十四

大明國高吾朝風俗于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懷柔
 新年朝鮮文曰安邦復舊年命元寇嘉隆連大艦
 千艘順朝第一軍遣高先鋒列置水軍水陸凡十五萬
 行長將朝鮮一二年遣高先鋒列置水軍水陸凡十五萬
 人持朝鮮承平久矣不習戰李松又酒酒純情悍高竟
 發難望風皆潰自二十年五月出兵至七月八道幾盡
 致丑暮丑渡鴨綠江明之朝鮮明以朝鮮為國藩籬在所
 必爭以應吾巡撫山東時已謂倭奴情形已著泰況可
 虞有先見明因命為經畧此後應吾之謀議中倭之事
 戰及當時內外情形皆可于是編考知且多足補中日

史乘所未備如應萬進兵時日明紀明史紀事本末及
明史等部無可致行狀及錢世植汪東寶記亦載馬不
單據是編則應萬以九月二十六日受敵首逆一面布
置各地防務一而調將散兵蒐集糧軍火器械十一月
終至山海關十一月進駐遼陽以俟收復塞破于十一
月中旬發兵而大將李如松尚駐寧夏慶夫事歲不得
已于十二月初三先發兵糧忠初四又發錢世植上聞
所領兵渡江初八如松至軍火兵遠于十六日東進二
十五日營師渡江二十九日至朝鮮二十一年新正月初
四至安定館六日抵平壤矣正月初八平壤之捷明史

及海史多歸功如松觀此編三四五諸卷則戰前之預
備臨戰之方略皆出于應萬之計應當時石星缺部計
無所出欲倚沈維祺以成如松不悅應萬之王戰延臣
亦多尚客氣而事掣肘各處應調之兵半以老弱充數
總計不足四萬而如松意氣甚盛尤須隱忍下之又恐
倭人乘虛入犯山東沿海其處境之困難至矣二十七
日碧蹄之戰如松以輕敵致敗觀二十一日與如松書
言前者平壤倭以強敵階屬一校攻之宜急今各路者
總歸王京其勢大合且去慶州道路十里其為當慎現
前尤甚必須俟我勇糧軍火器械併集完裕然後進剿

方集萬金又二十五日與如松書二十七日晚如松
卷二月初三艘如松及與如松書時如松致寄勸如松
獲進初三與石星書言李提督海軍人說倭賊止見
彼易與為敵始則如松之敗因在應萬意料中矣日
史稱此戰大破明軍斬首一萬追北至臨津嶺明兵于
江江水為之不流如松外史吏糾紛事中楊廷蘭一本
亦言碧蹄一戰士馬傷者過半雖可證是編陣亡官
兵二百六十四員名陣傷官兵四十九員名復獲
功之語然觀卷五二十五日報石星書言我兵過朝鮮
者僅三萬六千餘傷斃平壤者又近十餘未七輝楊給

事跡疏言所調兵馬事完之日一一區當發還原冊可
稽見在兵馬可驗後雖加入劉鋹川兵五十至撤兵時
除撤回李如松等所領兵外應萬猶議留二萬則此後
傷亡之數要亦不能過大矣又如行長欲知日使言出
惟欲綢繆且言行長以封王為王于明觀是編附載兵
部等衙門與藤原如安問答及如安稟帖將本國一應
人員姓名開報則行長主神和議及為秀吉乞封實有
決心蓋行長與清正不睦意秀吉必以受封為禁而已
得藉此國龍改與惟敬月始至後日亦言裂冠毀冕則
非行長所及糾矣惟王京之進實以當時日兵大獲糧

食不給三舉行與行長等懷歸之故釜山之機則僅正
小酌強陳奇言與肥後內亂使然應否以前者為許如
之彼後者為防守之精與當日情事不符又德川家康
輩智勇謀慮遠非行長等所及而應否惟知有行長清
正卷十一初八板石星等書言日本舊主不倭原有
開似不知日本除關白外尚有國王則其於日事固亦
未甚了了耳應否為經畧時年已五十七萬曆二十一
年召還後翌年三月歸隱孤山絕口不復舉事本書卷
十四十月二十一日解免忠肅疏言在備留幕下冷泉
亭開率妻子而躬耕南畝抱弱孫而徜徉北牖參以行

戰及要領淑人蓋施以應否晚年生活歷歷可考
國權二十二年九月授于應否即無記載二十五年之
役朝廷論議亦無人提及應否應否是傳已若物外人
矣應否死後朝廷無恤典顯淑人蓋施稱子一為母已
銘在應否死後十七年時應否猶未葬蓋守一念其父
功終必不泯故留以有待然應否之功終不得自今焉
林果無應否碑傳誌銘明史亦無應否傳國權于還職
公卿卒時例者卒年及事畧于應否亦失載惟抗城孩
兒巷西有經畧墓石坊傳係應否之墓者今其跡
尚在耳其書則為曆末王在晉之海防墓實錄其華

夷沿海國序事防集卷五江蘇及臺疏載萬安等題
四平倭復國編不著卷數實虞稷十項堂書目史部別
史類著錄曰宋應昌朝鮮復國經畧要編六卷蓋誤冊
數為卷數明志雖史類目之省去要編二字皆與命名
微異乾隆時列為禁書見軍機處奏准全燬當日名
國書無從人知其書內四庫館臣遂亦未敢著錄惟于
論懷遠國而浙兵制時力斥應否之舉與此書之失曰
此書係明中倭警始末載朝鮮國王卷二十一年九月
十月十一月倭賊仍於慶州機張縣蔚山郡麗陽縣界
山郡等處肆意攻掠而經畧宋應昌為倭奏請封貢乃

即在此數月內則倭之請貢非實可知又載兇龍港
前奔豫慎知德賊初敗于平壤即食盡失窮思逃無路
乃以封貢議如是陸其計又稱倭賊素詐讓和後新達
火艘十餘隻將欲為亂恐和非常與李公所奏情事相
符乃應否力主和議反斥李公妄妄是二十四日日本
之報應否亦無可解此書實可以以證史事而應昌所
著經畧復國要編於李公之奏許豫之債違東巡按之
許既不錄入則自張其功而匿其短也此書及可以勘
其詳矣如不願日知按應昌自始主戰與封事始終
不涉行狀碑之甚悉以是編考之二十一年正月初五

報三和公石本兵許兵科當言繼
救之謀斷不可從五總歸敗後增兵益鉤進取三
京使以如松病將士思歸石星一意和議始附衆論
然猶力持撤兵必在三事遵行之後及倭退釜山嚴令
諸將進擊至遲遲王子隆臣倭移西生浦尚竭力規畫
留兵防守其八月二十九日講明封貢疏中明始末講
首之說并陳計處德情之機亦惟以封貢為一時權
宜之策九月中撤定文成撤劉黃業撤分守道等皆計
劃留守事報王錫爵石星書則論防兵之不可少其論
示朝鮮王臣投險守國攘外安內之政尤言之再三見

一十月二十九日報石星書言許儀復既有惡書云
關白名雖求貢其實欲明年親犯中國欲各海隅急行
設防等語胡不可信今日姑與封號不過為一時為康
之計中國沿海之防何可一日現純云云較許儀之價
言之尤為遠激倭之請貢非實應昌國已知之提要所云
奏請封貢力主和議作李必要奏皆非事實十二月初
八日留撤酌煙離一疏以留守為經封貢為權言朝鮮
為前邊係東契繁屏翰全羅慶尚係朝鮮一國要緊門
戶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為至要守朝鮮之全羅慶
尚則尤要也今之留兵必不可撤子餘倭未去之時刻

鮮未備之初違爾撤之萬一倭衆滄盟乘虛入犯朝鮮
一國決難居守特被復據中國難免無事則四鎮沿海
既調兵餉恐不止一萬六千已也三十日即上疏乞
賜罷免恭親交代自後顧養漢一意主和力主撤兵等
言二十五年之役是日本之叛正坐不用應昌之說而
有罪無可辭提要者固未嘗細讀是書也臣不
日罪無可辭提要者固未嘗細讀是書也臣不
與劉黃業等以除陳從德之不利與應昌分岐到
黃裳則始終其事十項堂書日裁劉黃業東征雜記惜
今未見其書十項堂書目又有諸葛元聲兩朝平壤錄

不卷第四朝鮮紀七瑞徵萬曆三大征致玉卷三西
如蕭應官朝鮮征倭紀一卷沈思賢經畧復國情節
二卷王士琦封貢紀一卷及楊伯珂東征畧問然尚
文倭功始末與不知撰人之東事記實東封始末關白
據倭始末等書中惟兩朝平壤錄四庫雜史類存日著
錄北平圖書館尚有其書三大征考日本亦有傳本餘
皆存亡莫卜是書諸家亦罕見著錄惟本館與北海園
書館藏有萬曆刊本士於之際日本駐軍領事曾託人
來館傳錄今特付影印並附錄黃汝亨所撰行狀錄
八人茲誌銘于後以廣其傳云

勅兵部右侍郎宋應昌近因倭奴陷瀋陽
解謀犯中國疊據李昫之奏報并我邊
吏之上聞事屬不恭罪在不赦雖曾申
飭督撫鎮道并添設練兵閱兵諸臣猶
恐禦虜防倭難於兼濟畫地分守罔知
同心今特命爾前去薊遼保定山東等
處經畧防海禦倭軍務爾宜查照該部
題准事理防守要害修
船多儲火砲鼓舞士氣
戰守撫剿悉聽隨宜處置兵馬錢糧隨
宜調度司道將領隨宜委遣應與總督
官計議者從長計議而行勿執成心期
利國事鎮巡以下悉聽節制文職知府
以下武職叅將以下有怠玩畏避應拿
問者徑自拿問應叅治者從重叅治務
求將勇兵強戰勝守固倭奴敢為西犯

大軍先挫其鋒如其畏威還歸亦當嚴
兵慎守務以一倭不入為功從前防禦
事情有處置未妥者悉聽爾計畫方畧
以圖善後勅內開載未盡事宜悉許便
宜區處應奏請者奏請定奪事寧之日
具奏回部各鎮文武將吏及管糧官分
別舉勅爾為重臣受茲特簡宜竭忠殫
慮耀武宜威使蠢茲小丑伏斧鑕於天
朝要爾朝辭荷轡懷於上國膚功克樹
露布雲間斯稱朕委任之意爾其欽承
之故勅

萬曆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

華夷沿海圖序

歲在赤奮余受

上命建節青兗之墟不佞過計畿封密邇江淮外控遼海內環脫有駭獸微輸焉難爰飭將吏訪先臣湯信國之故智與吾所成海圖出而商度品處焉校武海濱軍容與唇市相映亦庶乎旌旗改色也亡何蜚語至京師而朝縣且告急夫二三巨公不以流言罪余而訝余之識先一飯也力請於朝

聖天子特勅昌經畧四鎮云昌拜命更退而思口審知地圖管子以為主兵要務學之六水宜不踴遠而斤斤守邊隅吾知不能勝偶矣彼倭奴者舍兵楚漢環

傾克威於麗國豈真左計失當哉校算得無以我明甸服幽燕北虜繞右脅而撫其背吾將盤左腹而扼其吭也不爾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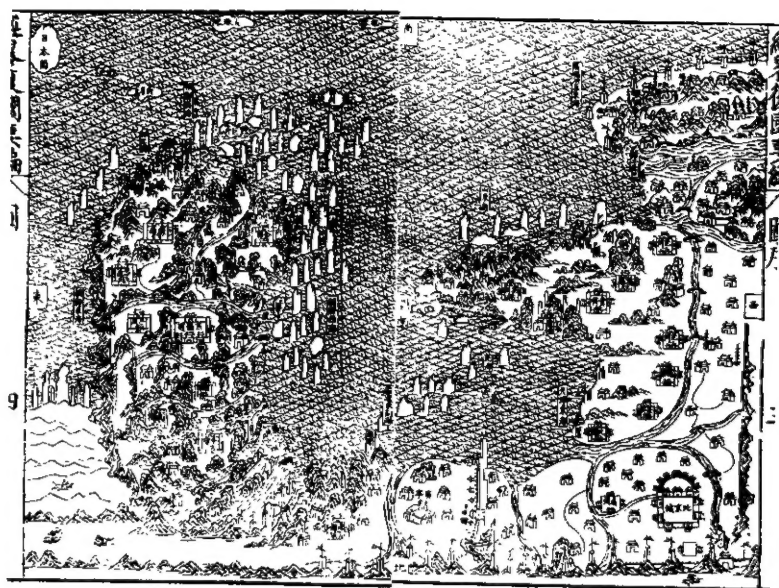
世宗朝犯江南獲子女玉帛何限胡今規規侵吾荒服也武上兵伐謀攻心為急存亡振旅萬世稱義焉為今之計彼將卒方驕情巢穴未固我集士馬風掃雲霧何難為彼奴司命謬議通符廟算於是普師渡江按圖揆險伏奇轉餉焚彼困倉分兵深入寧非審知地利之明驗也乎昌不佞入關繪圖為說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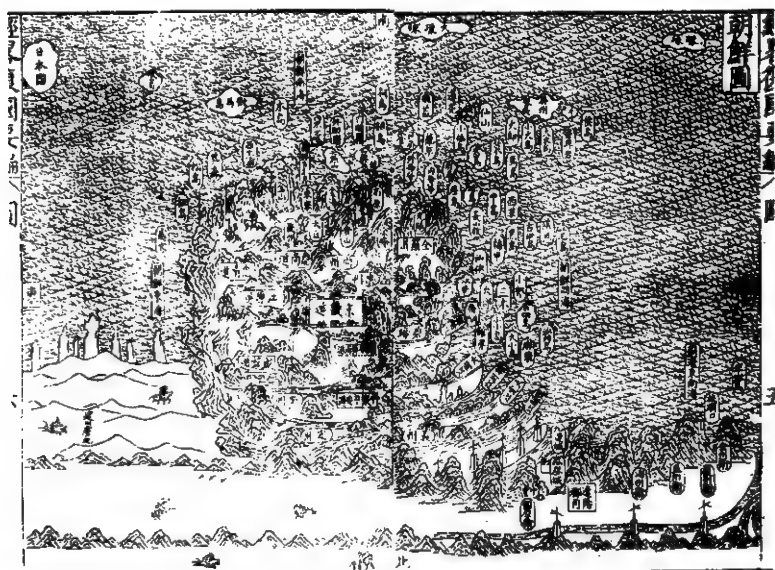
主上或萬幾之暇可覽而知也圖由遠以迄閩廣萬有

四千里信國公之規畫真如基置犬牙盤錯遵海之濱島列門戶大抵責截之外洋不止株守內地已也安東而南不在節制內安東而北散見條置諸疏茲說姑陳其要倭船由薩摩州開洋歷五島越琉球而南犯過南沙入大江則瓜儀常鎮矣洋山而北則太倉矣洋山而南則臨觀錢塘矣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也循舟山之南而犯定海也象山也昌國也台州也正南則廣東也稍西則福建也由大洋而西北入犯則淮揚登萊矣正北入犯則天津遼陽矣惟風

所使倭船命於風而倭不能自命也昔人以彼寇江南為倭寇江北為弗便此正從五島一路籌之耳今時則不然審與國諸海勢矣洋愈大則水波愈惡島之寬隘不等或不餘多藏舟以故大犯江南非倭之利也由對馬島入釜山以寇朝鮮則晨發夕至跋足可望高朝鮮介居海中自遼海旅順山勢直趨東南如人吐舌然南北長四千里窮島之盡為千里者我五濟州島與吾狼山海門相對障絕日本不得直渡東倭前遠者麗國之力也東西廣可二千餘里全羅慶尚則又彼國之門戶也日本欲犯吾四鎮必轉金

羅地角候風反而行即放舟入大洋不能借風倒入也柱武天險外護神京金湯之固不至此矣若全慶失守是亡朝鮮已亡朝鮮陸路可犯遽然不足慮遠地平夷騎兵可騁清野蹂之且立盡矣况仰攻山海關尤非易易水路則洛東漢水臨津晴川大定大同鴨綠諸江分舟四出撓吾四鎮沿海島寨兵力何以處分此余所以亟請累疏欲暫戍全慶以使麗兵之強者執此之故也披圖而玩海以內海以外如觀掌中葉物不待深惟力索可逆觀要領矣又何俟予之喋喋耶





旅順口

遼左河東諸山自金州衛旅順口發脉而實始自山東登州府蓬萊諸山也海岱之脉又自太行王屋從西南向東北抵登州海中跌斷起伏礧礧沙門長山半洋諸島相接以至旅順復發故此地海運易行無甚風波險惡藉此各島故隔

義州

朝鮮國王李熙陪臣尹根壽等避亂逃此

平壤

倭先鋒平行長據此地聚倭衆提督李如松統兵破

城恢復斬首千有餘級焚棄死者數萬行長夜遁王京

咸鏡道

倭將清正等擄王子陪臣也此臣遣東士說之設兵疑之倭懼退走王京

開城

倭將平三成等也此平壤破後李如松乘勝追剿斬首數百級倭衆棄城走避王京

京畿道國王建都

倭總兵平秀嘉等也此平壤破後合諸路倭衆約三十餘萬據守長庚乞東請封衛蒙 恩允重賜釜山

經畧復圖要略八圖說

七

江原道

倭奴進攻王京退歸釜山往來剽掠殘破亦多

忠清道

倭奴屯據王京四外擄掠該道亦被殘破

慶尚道

倭奴往來屯據殘破殆盡

全羅道

去歲六月臣預令李如松遣副總兵劉綎李平胡等領兵分守要害復倭將清正等復窺全羅我兵與戰

倭遂敗歸釜山不敢再犯

全慶要害

全羅若光陽求禮雲岑南原諸險有兵防守則全羅不能入慶尚若高靈大丘善山慶州有兵防守則慶尚不能犯如此則朝鮮及我四鎮可保無事此喫緊要害也

又

該國山川自北而南至濟州島止全羅慶尚在國極南麗人呼為二南是以熊川釜山等處係全慶最大海口倭人每歲常犯此地

經畧復國要編八圖說

又

倭舟不能越全羅地嘴直達東保齣遼西海全賴此各島錯峙海中焦石甚多而海道迂迴難駛驕即如去歲至今止在釜山金海等處屯紮而不敢逾越以達西海者職此故也

西生浦

倭將平行長等自王京退後潛伏此浦伺候封事者八月餘矣安靜不敢生事狡夷至此可謂養順况今表文已至開封一事望速宸斷

釜山

釜山熊川沿海一帶海口最多慶尚居民與倭通市結婚近百年矣見有倭戶盤據該國志書可考故此地常有倭患特未若前歲之甚耳全慶要害不可不守守之則安失之則危中國因之萬分喫緊要害也

龍山倉

朝鮮歷年通國之糧俱積聚於此後被倭將盤據三十萬衆賴此足食臣設策遣副總兵查大受等潛入倭營縱火夜焚倭計始窘迫一意乞降

東海一而

該國東海一面焦石甚多並無寬闊海口倭舟從來不犯

經畧復國要編八圖說

九

以說終

朝鮮國乞援驛

朝鮮國王李熙一本係寇充斥通叛各屬乞
大振兵威刻期剿滅事先該本年四月內臣
將小邦被賊窮迫情由已經備咨達東都司轉
報奏聞欽蒙

皇恩發兵救援臣與大小臣民日夜望天感泣外
近該本年七月初五日慶尚道招諭使金誠一
馳咨有倭將一員率衆二萬餘人陷沒咸安等
七邑又有一起由金海等路續向京城又有一
起由西川等路轉入全羅道順天府又有倭船

運奉慶尚道

乙

二百餘隻停泊草溪郡界又該本月初十日慶
尚道巡察使金辟馳咨本道倭賊圍聚滿萬守
臣郭再祐鄭仍弘等各領兵拒敵失利倭賊入
城又有倭賊不記其數屯聚善山府南面又該
本月二十三日忠清道巡察使尹先覺馳咨倭
賊絡繹西向清州文義沃川報恩清山水同黃
澗等邑人民盡被賊殺本道武舉周汝璿等發
憤募兵剿捕失利又該本月二十五日全羅道
觀察使李洗馳咨倭賊約七千餘名自沃川地
面入本道錦山郡守懼驚賊死又該本月二十

運奉慶尚道

二

竊念守藩無狀致覆邦城失守祖先基業隳
陷

一隅欽蒙

皇上仁恩不問失職反加存恤遣使銀兩發兵應
援前後 寵恩稠疊汪濊自惟流離危迫何幸
得慈母之依翹望 闕廷惟知感激涕洟而已
臣仍念小邦將卒初敗績於海上再敗於尚州
三敗於忠州四潰於漢江遂致京城不守平壤
見陷國中形勢盡為賊據散漫猖獗日肆殺掠
小邦疆土殆無一邑不被禍者海隅黎民久荷
皇靈休養生息迄今駢罹鋒刃肝腦塗地慘不

悉言日前遼東將官祖承訓等仰遵

明旨援兵救援小邦人民咸幸再蘇不意天不助

順屏及覽將此蓋小邦不祿天賦見損尤切痛

憫近觀賊等詐作稟榜誑誘愚民收買場馬煮

造燭稍繕葺窩竊積峙糧餉無非為入計者至

於張皇兇惡輕慢上國哄育小邦益肆無忌

若不及今剿滅生瑜歲時則伊勢漸固恐互難

援又必倍用兵餉事機一失貽患非細小邦各

道官曹被賊攔截不得領兵來赴臣悉起平安

一道官兵老弱萬餘今本道節度使李嵩等創

守順義縣自夏徂秋賊鋒環逼危亡莫保節度

引領日望天兵早至各道士民聞

恩旨已降歡欣奮躍朝暮望饑於水火之中唯慮

師未後時小邦已亡民命靡遺伏願

聖明哀憐敕濟臣再照十壤一城係本國要地校

今尅後他道之賊自將望風奔潰夫臣又聞昔

在水樂年間安南造反

成祖文皇帝赫怒發兵水陸犄角終底蕩平今者

伊賊除謀射天先塞蒲土克悖築逆實浮恭賊

小邦道路互通便于進兵又非安南懸遠之比

賊滅狂寇綏定遠民此其會也小邦京城距

上國疆界約一千二百餘里大軍可以方軌前

進伏乞聖鑒六師起日長驅從東海及鴨綠江

下流直抵黃海道江華等邑風便則不出三四

日程允為便利唐將蘇定方伐百濟亦浮海直

擣扶餘此其往事可鑒堂堂天朝命將伐倭

如以太山之重壓一卵之上兇醜遊魂不日就

滅臣獲荷

皇靈庶雪羞憤則瞑目入地志願畢矣臣不勝懇

切籲天祈望之至

部垣臺據條議頭畧

兵部一本倭情事據朝鮮國王李臨增報據金

山鎮節制使鄭拯申稱本月十三日有倭船一

百五十餘隻從大洋行侵至小邦連乘砲影等

島停泊又有倭船四十餘隻至前洋絕形等島

停泊續據慶尚道水軍節度使朴涉申稱十四

日倭船有數百餘隻至利釜魚山鎮半岩等處

地方分三處停泊下碇日出攻打本道守將督

兵拒敵奈賊勢方熾屢戰失利居民房屋盡被

焚掠今五聞述本國沿海三邊形勢散漫萬分

危急事情到部看倭奴入犯事情先據陳坤
報之於前據錄未均旺集之於後已經申飭各
沿海總兵并琉球各國嚴備外今據報稱倭船
數百已犯朝鮮等甚猖獗情形已真且其聲震
擊西倭奴故態分道入犯難免必無所有沿海
一帶地方防範宜周合候 命下移文各該地
方衙門責令用心操練兵馬整飭器械船隻修
葺城池加嚴國防一面另飭奮力征剿等因
兵科給事中吳鴻功奏稱頃者倭奴故態紛傳
報于琉球雖中呈於朝鮮而許儀後條開闢白
龍潭等處倭船現今已據倭犯掠之情形至今
倭要安得不預為防範之計誠恐倭船乘機
將何及

山西道御史彭好古奏稱倭奴竄寇在剽掠
正壯士撫膺之秋臣子所食之日據報四百餘
船即以最小者舉之已不下十萬餘衆以動靜
之賊起傾國之兵度其意料必置朝鮮於度外
而實欲坐收 中國以自封也然不遠冠中國
而先寇朝鮮者懼其後也且以十萬之衆勢
如太山朝鮮國小坐見臣服然後橫行中國何

所不適哉誠使以朝鮮為後援以諸島為巢穴
東風順則可徑達登萊稍轉南則可徑達永平
再轉而東則可徑達天津又再轉而東南則可
徑達兩淮併力入犯難與為敵假令分一萬以
寇登萊分一萬以寇永平分一萬以寇兩淮而
以七萬之衆直搗長驅其駐支子言之痛心可
為流涕今日禦倭之計迎敵于外毋使入境此
為上策拒之于沿海毋使深入是為中策及至
天津淮揚之間而後禦之是無策矣事勢已急
安可不為長久之計哉

兵科給事中劉道隆奏稱往者倭奴入寇多在
東南財賦之地故乘風寇掠滿欲則歸今先併
朝鮮而後犯中國且以大兵直搗西北之區剿
其志不在小夫倘朝鮮不支必乘勝而入南我
之勢分力寡恐難為敵兵法曰以虞待不虞者
勝安可坐視以望其僥倖耶宜急從堂臣之議
召募勇敢之士萬人以分布沿海要害之地不
然臨敵而束手夫臣非不知兵之易聚而難散
亦非不知募兵之易而處餉之難特以害隣
畿輔倘備之後時悔將何及願當事者之亟為

之也

禮科右給事中張輔之奏稱惟今憂虜患者十九憂倭患者十三憂西北者十九憂東南者十三得無以狂虜難滅倭奴易處耶西北近東南遠耶不知倭奴兇狡數倍狂虜揚帆大海萬里瞬息則東南固易達耳積玩起于永平防禦盡屬故事何恃而不恐哉即今朝鮮不守禍切震隣倭船四百來可十萬朝鮮財物不飽其欲必不安于備舟海島之間遼陽天津登萊等處固當為募兵積餉之計東南財賦重地海防又何難

經事復國要編八附

七

可一日而飽也否則一旦難勝焉時癸丑之禍

可憂式

直隸巡按御史張應揚奏稱會徐州抵通州延袤幾二千里糧船鱗集駁驛不絕分布信地猶所當嚴軍倘倭入內地被害必深請檄勦鎮班軍多備火藥器械守穩漕河臣聞寧夏之變已不勝駭愕過又聞倭信猶據東東西吾目不暇給此誠萬分危急之秋也臣竊計京師腹心也寧夏有甘也漕河咽喉也寧夏不早除漕河不星覆肩背咽喉交病而腹心得無恙乎此臣

所以深憂過計而有此陳請也

直隸巡按御史劉士恕奏稱接得邸報該遼東巡撫郝杰報稱倭奴已入朝鮮境內陷沒王京密陽尚州等十餘郡據奪平壤城國王逃走勢甚猖獗臣一見之不勝驚駭倭今據有朝鮮進有所攝任意長驅真同鬼域臣屬河朔天津係軍國重需之地今運船正行倭所注意正國家多難之秋臣子枕戈之日條陳備倭六事

經事復國要編八附

八

今已破朝鮮蓋憂憂左驗也近據朝鮮國王差司驛趙安仁稟稱倭奴悉將本國京江口船隻盡數劫奪渡臨津下已據有開城焚掠漸欲西來國王寄居平壤恐不能抵敵事在危急速請救援查臣屬遼東界沿海路約七百餘里而防海兵不滿三千倭奴何止數萬不但強弱不敵即衆寡亦不拒矣乞勅當事臣工同心戮力分猷共念不使渡江務期剿滅遼東總兵楊紹勳奏稱本月十七日據夜不收金子貴稟報哨見大通江口倭奴約有數千臨

江邊蹙蹙欲渡攻取平壤朝鮮兵馬與戰數十
合各持披牌弓矢堵截倭奴指放鳥銃尚未得
渡聞朝鮮人說只怕此賊在江邊哄誘餘賊從
別處渡河過江兇江口離平壤府遠去五六十
里今陽州一帶俱已有倭賊本日朝鮮國王帶
領家眷行李出平壤府往西來避兵等情

兵部一本為倭情巨測懇乞

聖明並遣大臣經畧征討以伐狂謀以弭隱患事
近得遼東鎮臣稟報倭寇朝鮮所過傷殘已親
見國王復自平壤遁出及其臣民流離之狀所
遼東復國要編附

不悉言關白廣傳業必獲為巢穴以勸我兒者
俟入堂具而復集之則已晚矣今宜大加征討
預伐狂謀伏乞

聖明軫念社稷生靈安危大計特遣素有威望通
曉兵事大臣一員經畧倭事統領勳昌保定南
北兵馬直抵朝鮮深入境內大申捷伐之威一
以遏其猖狂復存下國一以阻其內江固我門
庭其合用錢糧草料亟 勅戶部議處大臣勅
內事權責任咨本部另議請給施行
遼東巡撫鮑希顏一本為倭情事准朝鮮國王

咨二十七日該京畿道觀察使沈岱馳啟倭賊
數萬入據都城已經累日環畿郡邑盡為赤地
遍野橫尸民庶偷生無計又據慶尚道啓稱倭
船數千停泊海口倭賊不計其數殺掠人畜黨
匪無所朝鮮已無噍類又據咸鏡道啓稱倭將
入咸興府牧馬撫民收糧整器聲言入犯遼東
又據廣州首領啓稱倭賊掘毀恭信寺王墳墓
砍伐樹木焚燒殿宇慘酷異常痛不忍言又據
江原道啓稱本道守將李讓等敗績陷城第一
王子并第五王子侯被俘虜倭勢益熾當職照

遼東復國要編附

得倭賊蹂躪邦城生靈殆盡辱及先墓痛心時
泣自處無所又二子被虜辱遭賊亡疆城窮蹙
骨肉不保尤切悲憤現今第二王子彈羅著圖
事當職率文武群臣糾合義旅圖剿諸賊前報
具由陳控亦已屢次切懇恩惠日甚一日誠恐
天兵未及渡江小邦已底覆亡且念賊之肆虐
比來愈酷野無寸木廬舍為灰若到天寒之時
小邦人民靡有孑遺通國臣庶男女老弱難為
垂泣爭聞 天兵興時未救活我民今日夜懸
望其情亦戚夫日前欽蒙

聖旨着令速去救援毋得怠緩不及事小邦性命
惟仰父母之極濟煩為查照小邦迫切事情刻
即轉報急速發兵救援殄賊克賊以活遺民不
勝懇迫等因移咨到職又據黃海道巡察使洪
世恭報稱倭移牌文內寫稱日本將軍吉成統
大衆二十萬分為二運來取平壤呼經州邑俱
要脩治道路供饋糧餉又令嚮道高寓義州還
東山海以至北京大小城堡路程形勢又打造
鳥銃并做鉛子搜括糧草頃東平壤西犯情形
必在旦晷小邦崩潰計無所出寡君窮蹙一隅
更無可退一步之地飲痛入骨不知所顧及今
不行援救他日

皇恩於恤縱煩百萬甲兵恐無濟矣伏乞憐憫小
邦忠順被兵之情急遣王師快施天討活小邦
垂死之命不勝迫切等因又據本院夜不收金
子青等探報相同看得倭賊催陷朝鮮搗毀王
墓擄掠王子已為可憫且又高寓道路城池脩
治器械等物屯住平壤賊多糧少勢必西犯尤
為可虞除會同總兵楊紹勳嚴行各道并將領
等官嚴督哨夜速為偵探統率兵馬加謹防禦

如有西犯情形相應相機嚴守外理合具奏疏
行

兵部一本案倭情事本月二十八日准遼東
巡撫都杰揭稱寬奠副總兵佟養正報稱十七
日家丁郭有功等稟報眼見倭賊已過大同江
約有萬餘其平壤府防守兵馬見倭勢大俱帶
家小棄城往西北逃走國王先於下路字遼府
避兵尚未到來等因續准揭稱朝鮮君臣倭至
即道一矢不交此中不可盡測但恐國王兵敗
率衆入遼拒之不仁納之難處應作何酌議等
因到部為照朝鮮世祚東方號稱大國何得一
遇倭至望風而逃殊可駭異倘彼國社稷矢守
突圍來奔在守臣拒之則棲依無所外服失仰
賴之心納之則事體非輕臣子無擅專之理又
况倭奴誘役異常華人多為嚮導萬一乘機闖
入其間貽害非細相應 題 請合無恭候
命下臣等沿行遼鎮督撫等官除發精兵二枝
往援外其沿海一帶多布鐵蒺藜列火器大炮
以防冲突而叅議荊州倭則嚴查功罪呈報督
撫將士有不用命及坐失機宜者不時叅寃懲

用糧餉則專責管糧衙門會同該道措處如或
缺乏責有攸歸其朝鮮國王果兵力不支率衆
內向該鎮遣的當人員宣諭朝廷至意使之
來奔則復國無期倭奴遂占固守目今援兵漸
集倭自敗回且令駐扎彼國險隘處所以候
天兵之援仍諭令多遣陪臣就名領國勤王之
師以圖恢復故種不得甘心敗亡萬一國王危
亟來奔情難盡拒合無俯念恭順有年勅令
容納亦預酌量名數無過百人其或倭奴詐為
朝鮮降人來投遠左者沿江一帶詳加研審設

法剿除毋得擅納違違別生他釁伏乞

聖明裁定臣等遵奉施行

兵部一本倭情變詐日增華益猖獗萬分可虞
懇乞

聖明早賜議處以伐狂謀以圖治安事該巡按遼
東監察御史李時尊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朝鮮國王李祘奏
為倭寇充斥通擾各道奉

聖旨兵部作速看議來說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
呈到部看傳遼東巡按李時尊題稱倭奴侵陷

朝鮮逃西犯遼不言可知倭忽秋末冬初風勁
地乾宜乘其未定似可馳騁但遠左兵弱倭虜
相仍分防愈寡要再於薊鎮添調精兵三五千
連前議山海關住札火器手三千名各選委智
勇將官統領赴遼與先發到谷煙駱尚志馬步
軍兵共三千名本鎮再選軍丁五七千名誰為
十萬聲勢過江與朝鮮兵將併力征剿仍乞移
會經畧大臣早為查議又該朝鮮國王李祘奏
稱倭賊毒焰方熾今分屯鉅郡沿路設備為計
愈深宜及今剿滅若事機一失貽患非細小邦

各道官曹被賊攔住不得領兵來遼日望天

兵被獲各一節為照舊倭奴竄伏海島誦詐

異常朝貢不通乃敢一旦大肆狂圖剽掠朝鮮
使二百年忠順屬蕩蕩蕩宇其後假名求貢

儲蓄異謀養虎終須貽患所據遼東按臣請添
南北將兵來冬初地遼倭巢未定之時奮擊勿

失自是一策既經按臣與朝鮮國王題奏前
來相應履請合候 命下本部備咨經畧衙

門於各省且地方選將調兵集糧儲餉置造器
械水甲督率前往救援屬國征討逆倭外再照

載禍定亂雖臣子致身之忠而懋賞酬功實

大君御世之典故以呼劉公麼小醜尚不吝封

拜之條以激忠烈今倭奴擁數十萬之兵其勢

孰與呼劉據朝鮮之衆其志孰與呼劉宋舟過

風瞬息千里其便利孰與呼劉萬一狂逞震驚

陵京其患孰與呼劉則大議封賞以示鼓勵胡

可緩者今此征討必須先得平壤方可漸復王

京成功固有次第懸賞亦有差等合無昭示遠

近若能恢復平壤城今朝鮮王守之則倭無由

至天津而已固我之門庭矣其文武諸臣臨時

從優升賞若有擒斬倭酋關白平秀吉妖僧玄

蘇等及恢復朝鮮國者賞銀一萬兩封伯世襲

其見有侯伯世襲者遞遞為公侯皆世襲之如

在倭中有係中國之人能反邪歸正或擒平秀

吉等來降一體封拜受賞其率衆來歸者皆授

以官爵庶上懸不次之殊恩下奮直前之勇

敢大捷可期矣奉

聖旨俱依議行欽此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一

初奉經畧請 勅駁

一為進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准本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宋應昌便着前往創保遼東等處經畧備倭事宜就需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本書生未聞軍旅過蒙

皇上特遣經畧臣遼東之曷任悚惕臣切計之倭奴不道家有朝鮮詭計狂謀專而內犯遼左畿輔外藩與之比隣山海關天津等處畿輔水陸門戶俱係要地

應奉復國要編卷之一

陛下悉心腹心隱憂為憂之至計科臣題請出鎮朝鮮救援者非舍朝鮮以資敵國也深為畿輔重地計也如綢繆已預根本無虞則振揚天威遠除兇惡但彭字小之仁以存中國之體先後次第理固當然臣雖驚絕受茲簡命敢辭捐軀願令天下承平日久軍務廢地人心冒于治安玩愒已極不大破拘守之見則國事終無可濟之理除臣領勅即往遼前如天津實抵山海關鴨綠江等處開隘海口相度地勢設立將兵分派信地嚴加防禦外今再讀

皇上賜臣嚴勅一道俾臣得以專任其事文武諸臣

之中毋得輕易阻撓牽制至於將校遠邇觀望有不

用命者恭將而下聽臣即得斬首於軍中以肅號令

庶事權既重功有責成惟是倭奴狡悍若非士馬精

強兵器堅利未易與敵據臣平日講一字陣法用兵

一萬當造車三百六十輛火炮七萬二千箇弩二

史 38 - 20

理合用司屬官二員查有職方司主事黃武庫司
主事劉黃蒙文武具備謀畧優長命二臣隨臣
贊襄并行本部將合用火牌勘合照例查給施行

辭經畧疏萬曆二十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為禦倭事為謬簡宜更懇乞

天恩速從臺議以裨安攘事邇來倭報孔殷伏蒙

皇上從廷臣議推命臣經畧防倭隨該御史郭實論不
可者七事奉

聖旨倭奴謀犯督撫各守防虜地方戰備一無所恃且
沿海數百里不相聯屬一旦有警深為可虞特遣經

畧畧復關要編卷一

三

畧畧任責成郭實如何又來阻撓違事體重大難

言之言他日利害要入機當還着九卿科道會

議來就欽此復該臣於本月初七日上疏求解經畧

奉

聖旨宋應昌忠實任事豈可因人言自阻經畧事宜着

待會議行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惟一介鄙儒荷蒙

皇上責成如此固宜捐糜報效不敢再辭臣伏思之昔

屬宣之伐獵狃以尹吉甫之克壯厥猷也今臣謀疎

識淺無吉甫之猷膺吉甫之寄而欲其奏膚功匡王

國能耶否耶臣聞之兵法曰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

軍之政者則軍士惑今臣未拜 朝命知臣者目臣

為不知兵則三軍之士惑而不受令矣臣又聞之兵

法曰疑志者不可以應敵臣今內慚無實外慮人言

不一心夫以不一心之將統不受令之師未有能濟

者目今倭奴竊發仰屋

主憂渙發溫綸專隆閭寄不過謂臣能濟海防事爾今

臣必不能濟而必欲責臣行之大非

皇上推轂褒美保安邊境之盛心也臣以無我之心從

虛內照經畧責任在臣實不能堪臺臣之論原非謬

也且臣自受 命以來百几料理兵難選制前邊保

衛保衛不數者餘里被此報警卒難驅策

以應臣執事血脈流通今也驟加經畧宛若贅疣此

事體之不便也四鎮兵馬惟前邊為威使經畧分之

禦倭則禦虜之兵弱聽其無虞則無以禦倭此柄權

之不便也使經畧別乞錢糧選募將士安能一時雲

集即集矣新募之兵素非練習一旦驅之臨陣與倭

戰強倭相角其不格明矣此兵力之不便也大都事

權一則專二則分一則合二則携析之為二是當機

據其實而沈其權經畧假其權而亡其實臣以為設

經畧不若重督撫之為愈況今敵將壓境孰若疊列
臣不為憂言

皇上不為遠斷在督撫則曰已遠經畧夫在臣則曰已
辭經畧夫互相推諉倭奴內犯之計日促中國逼逼
之患日深萬一疎虞將誰任是臣報國微忠及成
誤國大害臣是以旦夕兢惶不得不再伸衷懇于
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上思遠計下憫臣愚 勅下廷臣一併會議防禦
不失無任悚及待命之至

諭敕郭御史疏二十四日

經畧奏言要綱

卷一

五

一為難乞 天恩請言官以廣言路事九月十三日

臣應昌糾端九庸再頭來解經畧奉

聖旨宋應昌已奉 命經畧只為郭實一言遂畏避不
肯前去沿海邊務責成何人浮言反重於朝命國紀
何在候報已案宋應昌可即擇日行九卿科道官休
違觀望今亦不必會議郭實懷私妄奏阻撓國事者
降極邊雜職用再有資擾的一併究治欽此臣一觀
聖威易任震懾擬於本月二十六日辭朝領勅即日
起程徑赴遼陽先為經理仍一面移文順天保定巡
撫將天津實地一帶防海事宜督率該管衙門各照

信地預先查勘整辦聽臣歷閱不許遲延臣惟隨事
納忠言官之責因言自反臣愚之分臣前陳乞乃所
以安臣之分也不期反觸 天威禍延郭實是臣一
頭上累

聖主從諫之明下阻天下直言之氣臣功未寸立而罪
更山崇矣且方欲仰報

皇上安懷至意收集羣策日夜草草猶恐人之不我語
也乃今

皇上不深責臣畏避之罪而重譴言官臣恐海內聞風
以言為戒即有忠謀石畫堪佐經畧者亦將望 九

經畧奏言要綱

卷一

六

重而結舌夫臣深以為不便伏望

皇上俯察臣衷稍紓建惡將御史郭實准復原職俾其
益殫忠獻庶言路洞開天下之捷奇策為

陛下籌優廣者雖至夫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檄劉州密雲天津水平四道二十六日

一為違

旨專責郭臣經畧倭患事照得沿海州縣地方俱有通
倭海口其調度防禦喫緊全在正官若非甄別倘有
不堪緩急何賴牌行各道即查所屬州縣掌印署印
官某才識老練堪以防禦某才力綿薄應該改委作

速查明分別賢否擬實呈詳本部并督撫衙門以憑會議處分施行

移本部咨二十六日

一為經畧邊海軍務事照得本部奉

命經畧沿海各邊防倭事務除兵馬錢糧戰守機宜等事候關領 勅書關防赴各該地方相携行事外合咨本部煩請飭委職方司主事袁黃即便親詣天津寶坻山海關等處地方武庫司主事劉黃裳即便親詣遼東海口并鴨綠江等處地方各會同地方該道官及新設備倭海防道親歷沿邊一帶緊要海口倭

經畧復圖要綱卷一

二

船可以入犯去處相度地里若干每三里築墩一座上設房屋數間可容二十人者即撥該州縣弓兵民壯各十名輪班瞭守又每一里設轟雷砲二座每砲一座撥防口民兵一隊守之內選伶俐有膽勇者六人加倍給與行糧以二人遠哨二人司火二人棧線其搬取磚石疊砌餘兵併力為之備能用心安放火砲如法得取首級百顆便將五十顆給賞放砲六人均分餘五十顆衆兵分用仍相度地勢高下高則砲宜平低則砲宜高務對賊船擊打不使落空點放藥信尤宜察其遠近審時度勢遲疾不令虛發可也守

砲民兵六人遇晚同在兵房內宿餘兵俱各照舊在海口隣近村鎮店中安歇其應用火藥各項物料并匠役工食及築墩軍夫應支糧粟墩上起蓋兵房木植之類俱聽本官會同該道於堪動錢糧支用如果不敷不妨呈請設處仍呈督撫衙門知會事完將用過錢糧數目築過墩臺安設大砲各若干座通行造冊繪圖呈報以憑巡閱查考施行

檄飭鎮海防等五道二十七日

一為經畧邊海要務事照今倭情巨測備禦宜周先該本邦行文召募沙船誠恐途遠難以率到看得沿海居民以魚鹽為業慣習波濤魚舟輕捷足堪哨探

經畧復圖要綱卷一

八

情應漁舟能否拘集堪否禦敵果肯應募工食應給若干船價應給若干應委何官管理訓練與生理有無相妨或用器械聽候給發作速查謀明白具由詳奏施行

移本部咨二十七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准本部咨該本部題內稱本部經畧合用錢糧請發馬價銀二十萬兩聽本部分

發各兵備道收貯聽用完日造冊奏繳等因卽奉
聖旨錄兩准給發欵此備給到部所據前項銀兩已經
移咨本部創行太僕寺給發五千兩於中軍官楊元
收貯隨軍應用訖其餘一十九萬五千兩合發天津
道三萬五千兩客堂道四萬兩永平薊州軍前東寧
道各三萬兩分發前去收貯聽候本部應用合咨本
部煩為創行太僕寺照依本部分派各道銀兩數目
亟為動發候用施行

檄天津永平遼東等六道 二十七日

一為經畧邊海要務事照今倭警叵測防備宜周本
部製有一字車火炮等牌等項俱為破倭長技合應

預行製造以備緩急牌行各道即督各匠製造車六
十輛押牌大砲一千六百七十箇一字小砲一萬箇
小信砲三百三十三箇弩弓一萬二千張舊牌什牌
各三百三十三面弩箭六十萬枝仍多備火藥鉛子
酌量估計工料匠作各項錢糧議該若干呈請本部
於馬價銀內支給該道仍限文到三日內先解精巧
木匠火藥匠生熟鐵匠各二名赴部聽候面諭式樣
傳令各匠如法製造就將委官各役姓名鑒於本器
之上候本部取用稽最造完之日將動支過錢糧并

各項器械數目造冊送部以憑查考
計開

一字車所用木料榆柳椿槐木俱可車輪盤一箇
用大木板一片長闊各二寸五分厚三寸車圓周
圍用鐵葉包裏鋼釘中鑿一孔用生鐵鑄就通圓
一箇其圓與木板一般厚圍外鑄四齒嵌入車軸
兩頭用鐵梢二樣管開車時熟鐵軸一桿長一尺
粗如核桃大旗竿四根鐵環十箇

一各砲火藥多備炮硝其灰用芝蔴梢或茄梢或
蘇麻梢隨地所有擇一樣用其炮硝用提過其各
藥品硝為細末瀝各樣另自收貯或匱或盒或有
榮盛記號明白以便稽查用時該司委官驗明然
後總合一處應用

移副總總督并山東順天保定遼東四撫院咨
一為詳議經畧倭患事宜以便進行事准兵部咨
等因准此為照本部即日先隔天津經畫料理而山
東青登萊沿海一帶營鎮兵馬合先設備合咨前去
請照宋文備奉 欽依內事理煩行各道會同總兵
官即查自某處起至某處止係該某鎮道管轄分布
某營南北陸兵若干作何挑選操練防守應建敵臺

幾座應設烽火墩幾處內用臺兵烽軍若干作何守勝
傳烽要緊處所安置大小火炮若干車輛若干近岸
空地挑掘坑塹險害如鐵炭釘排之類各若干近
洋擺列水寨應用戰哨船隻若干共用水兵若干軍
火器械若干水陸官兵數有不敷作何增募各道行
月糧料作何儲蓄以便接濟使士飽馬肥而無虞之
被險設害而無疎漏逐一分撥調度計議停妥先行
畫圖貼說希由咨送本部以憑酌議奏進查閱一切
費用不敷希會題請給發至於臨德二州倉庫財賦
之地尤倭所垂涎者然界雖屬於山東據實切於畿
疆畧復圖畧編入表一

輔仍聽貴院調度防禦如倭犯薊保等處遼東水陸
官兵不待調遣隨賊所在馳應援各該鎮道自有
地方專責各為保守俱以一倭不入為功沿海司道
有司大小將領有不相宜者令行題請更易以定俱
令又任如無警報責令嚴加防守仍不時差人偵探
果有入犯情形督軍相機戰守施行先具行過緣由
咨報查考

一為遼
檄天津水平山東遼東各兵巡分守等十二道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照得本部奉 命經畧已經

行今各道查理兵食戰守等項去後但今倭報孔棘
計慮宜周若不先事預防必致臨時有誤合行申飭
劃行各道即將後開條款并先次所行在理兵馬錢
糧器械險易等項事務逐項照款酌議停妥呈請分
布中間或宜於先不宜於今或利於彼不利於此毋
泥成規勿拘舊案明白登答以憑裁酌舉行該道當
以海防為目今重務悉心料理以贊經畧照依每款
限期呈報如耽延漫不經理致誤事機則本部奉有
專 勅必不假借如遲十日之外先提該吏究治一
月之外定行奏奏

計開

一查該道所屬沿海地方地界延袤計若干里中
間大海口幾處小海口幾處各客泊倭船若干隻
其大小海口有無設兵防守某處係緊要地方應
增置或船若干或兵若干應設何官管守其沿海
處所要見某處水深倭船可到某處係沙灘或有
礁石倭船難至應否設備該地方原有馬步軍兵
若干有無堪周足用如不堪不足應否召募添補
募兵錢糧應動何項銀兩該道作速議報以憑施
行

前件 限文到二十日內呈報

一防海軍士每月原給月糧若干馬匹料草若干或本色或折色今令常川防海且遇寒月理宜優恤每月應不另議加行糧若干折色動何銀兩本色不敷作何召買

前件 限文到十日內呈報

一中國長技惟製火器為先倭奴入犯以不容登岸為上各該地方原設有軍藏大將軍虎等藏屬湯珠馬腿馬嘴佛郎機三眼等項銃砲俱稱神器仍查先年領降若干節年續置若干新造若干曾

經奉復關兵額六卷一

十五

否通光敵道酌量何者堪備堪用何者不堪分布各邊海口通行設備如不足用速行製造慎勿遲延誤事

前件 限文到五日內呈報

一雇甲子箭鎗刀棍棒等類該地方近日必然預備堅利及本部已經差官江南置買長先長鎗俟解到分發外但倭奴長技惟為嘴能擊二層又有利刀縱橫舞掠今該作何障礙以破為銳周何架隔以敵利刀近聞給案作被堅木為視二法可用該道的量試驗

前件 限文到十日內呈報

一攻守必用偏棚鹿角為能蔽禦該道於各海口及分撥防守軍兵酌量大小多寡之數動支應用錢糧多多製造分撥防禦

前件 限文到五日內呈報

一築墩臺查照近議不必拘以三里且里凡遇高阜宜於土者以土築在山宜於石者以石砌若海水出沒沙灘鹹鹵處所宜於木者以木建務使各墩高大堅固堪以瞻望蓋房數間堪以棲宿

前件 限文到十日內呈報

經奉復關兵額六卷一

十四

一籌辦勇情水陸二路供當護備除吹喇唬沙等船係本報兼造完日分發外今議天津寧雲蘭州永平遼海各道俱照該道所轄信地水路雇募船陸路派撥馬快分別遠近安置船馬聽候各部院委官飛報晝夜傳遞違者以軍法治罪

前件 限文到十日內呈報

一分設各官軍防守平時作何稽查以便分別勦捕賞罰

前件 限文到五日內呈報

一應與應止一切善後事宜逐項斟酌停妥登奏

仍另具揭帖并將分布過海口地方畫圖貼說明
白呈送查考

移前遠總督軍門卷二十八日

一為倭患已具海防宜亟等事照得保衛切近神京
修守責務往昔專務防虜尚慮不支矧今復有倭患
誠宜設將以一事權增兵以資戰守為今日海防喫
緊重務也顧遼左自鴨綠江以至山海關其海口延
長更紆過於二鎮東遼朝鮮北臨虜穴其兵力防範
又牽制於一時若不照前保事例設將增兵則沿海
空虛何能守禦而將領輩必彼此依違兩相觀望調
遣舉復聞要隘入奏一

度復難責成况遼為前門左掖使修守誠設則聲勢
自聯倭犯遼則保衛可以扼其前倭犯前則遼兵可
以躡其尾此遼東議將增兵所不容少緩也合咨貴
部院煩為會同該鎮撫院并行總兵官備查遼東海
口自鴨綠江以至山海關延袤共計若干里中間海
口某處緊要係通中地方應否添設協守或左或右
某處緊要應否添設遊擊其餘某處緊要應否添設
守備應否俱照前保事例兵馬作何增募錢糧作何
區處屯餉處所作何修建俱從長計議停妥庶兵連
勢接戰守有此動彼應之機權一事專調度無左牽

右顧之慮夫布將查議過事理咨回以便會題施行
移山東撫院咨二十九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為照倭患已具其氣焰方驕
其譎謀叵測而我沿海一帶素不被兵今雖有備難
保無虞且倭船揚帆鼓棹循海而西惟其所欲之使
非設將增兵何以禦其猖獗故本部經畧以來日夜
講求計處先與前遼軍門議添保衛二鎮兵將以扼
其前復查議遼東添兵將以躡其尾三鎮聯絡勢若
率然惟山東各海口方在脩葺合咨貴院煩照來文
經畧查勘具奏一

內事經備查遼東沿海一帶直接天津地方中間海
口某處緊要係通中去處該鎮撫院無總兵應否添設
備倭總兵一員或協守一員或左或右某處緊要應
否添設遊擊其餘某處緊要應否添設守備應否此
照前保事例兵馬作何召募錢糧作何區處屯餉作
何修建在登如長山沙門古城徐福等島在萊如黑
山壘砦黃城靈山等島其間可設水陸等寨在薊遼
南北兵勢不能調作何屯守果否應用新募沙兵及
青州各府長槍民壯填成與諸凡未盡禦倭事宜從
長計處停妥布咨過部以便依限會題施行

撤天津遼東等八道 二十九日

一為經畧遼海軍務事稟行各道即行所屬州縣并衛所動支官銀打造鐵炭熬州縣以守城甲兵衛所以見在軍士每名給與四十箇每十箇穿成一串總用長繩繫之蓋候奴率皆既足聽臨時撤地刺戮如無堪動銀兩具由呈詳以憑酌處施行此係緊急軍務容延緩

移本部咨 二十九日

一為議取禦倭軍器事查得先該本部題准差官前往浙江置買長先長鎗藤牌等項軍器去後近准浙撫奏稱揭帖內稱買長先長鎗各二萬三千餘支官運遼東必由天津即今倭警緊急擬請前督李都頒將買到長先長鎗如已到部每條請留五千條運京營餘請運差的當官員徑解遼東軍前應用希勿遲悞

撤通州左衛經歷陳敷 二十九日

一為軍務事先該本部請發馬價銀二十萬兩於內量動銀五千兩給付中軍官署都督念事楊元收貯聽候軍前應用但中軍事務煩煩應再委文職相兼登記庶便稽查隨行據雲道呈稱通州左衛經歷

陳敷老成慎密緣由到部擬合奏用牌仰經歷陳敷照牌事理即於中軍官務都督下登記軍前支銷銀糧務期明白勿負委用毋得違錯

撤薊州永平寧前海蓋等五道 二十九日

一為經畧遼海軍務事照得禦倭長技火器為先今本部不日前請遼海地方相機設備所有軍前合用火藥相應分買稟行各道即便動支馬價銀運差處幹官員買辦四萬五千觔銀黃一萬五千觔其班騎朝腦或芝蔴指茄子楷發原將照方措辦費用隨買隨運解至遼東聽候應用具動過銀數數查

經畧雲道呈稱八卷一

十八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二

撤天津永平寧前等六道十月初三日

一為道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准本部咨該本部題內稱本部經畧合用錢糧請發馬價銀二十萬兩聽本官分發各兵備道收貯聽用完日造冊奏繳等因節奉聖旨銀兩准給發欵此備咨到部已經移咨本部創行太僕寺給發五千兩於中軍官楊元收貯隨軍應用其餘一十九萬五千兩合發天津道三萬五千兩密雲道四萬兩永平薊州寧前東寧道各三萬兩收貯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二

乙

聽候本部應用外查得前錄已經該寺差官發到創行各道以復勤支馬價銀兩俱要呈詳首撫按院知會非奉本部明文毫不許擅動毋得違錯未便

一劄付中軍都督楊元劄仰本官照創事理凡有勤支錢糧即令經歷陳敷登記開銷毋得違錯

一劄付通州左衛經歷陳敷劄仰本官照創事理凡本部及贊畫中等項員役支領廩糧等銀非有本部印信明文不許支給如有混支不准開銷仍置立循環簿二扇送部印鈐填報毋得違錯
檄密雲永平薊州三道 初五日

一為經畧邊海軍務事票行各道即便勤支馬價銀兩擇委的當官員督令匠作製造如法火箭十萬枝陸續完解發邊東候軍前應用事完具用過銀數繳查毋得違延

移前邊總督軍門咨 初八日

一為議贖舊軍以防海患事據贊畫末主事呈稱舊沿海衛所守備甚密若寶坻之梁城所乃建自五代時而國初因之者也居住日久生聚甚繁嘉靖二十九年將正軍四百餘名盡數撥入振武營三十八年又將餘丁四百餘名抽成石塘嶺而海上空無人矣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二

二

今宜以此軍復還守海而振武石塘等處缺人別募軍補之蓋海上地薄水賊新募遠方之人不能居而梁城土著之軍其田產在此墳廬在此漁鹽之業在此固其所狎居而樂處者也然不獨梁城凡天津等衛抽補者各宜照此行之為便等因到部據此看稱倭虜俱稱勤敵邊海盡係要防故國初因地置所設軍甚有深意惟是海無倭患防守遂弛而嘉靖年間復以北虜大舉入犯遂將本所軍人議調今倭寇方肆跳梁海防最為喫緊且欲募兵增守之時被呈募遠方人以守其地恐不安水土若以本軍守本地既

無調遣之勞又得樂業之利有警則人自為家戰氣自倍似宜做此使天津等衛備補者照此通行也其振武等處另募軍兵填成均屬為便但事干更置擬合請會合咨資部院頒為查照酌議施行

報石大司馬書 初八日

承臺下題取寄奉馬匹誠軍中所延頸仰望者不佞具谷以請更乞臺下題發趣令該寺速行順天東署三河寶坻一帶冰解不佞素留劉員外候點驗美第聞前有取馬者屯院軍多中阻今征倭原非泛常而倭平復又不常用彼亦恐難拘泥也惟留神於大疏

經畧復國要綱卷二

中一發明之幸甚

移本部咨 初八日

一為倭情變詐日增勢益猖獗萬分可虞等事准本部咨該本部題前事內稱經畧速往剿邊將應援剿辦酌議緩急其軍士合用馬匹於馬價銀內買給如一時難獲於順天寄養內選用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除欽遵外照得本部不日直趨遼海相機進止所有各軍應給馬匹招買頗費時日合咨本部頒行太僕寺并行車駕司轉主事轉行順天府附近州縣速定寄養馬三千匹開遼毛齒天寸并馬主姓名

文冊先行送部以憑照名取用施行

撤密雲道 初十日

一為遵

上旨軍資部臣經畧倭患事查得陝西延綏秋班入衛兵馬三千見將議撤之際今倭報緊急欲照召募家丁事例每名給安家銀六兩每月月糧銀一兩八錢仍給行糧料草留調遼東征剿倭奴各軍未知有無情愿相應查議票仰本部即將前項官軍從長酌議如果情愿作速議處停妥呈詳本部以憑會題如果不應不必強從具由回報

經畧復國要綱卷二

經畧海防事宜 十二日

一為奉 命經畧計處防中事宜應乞

聖明亟飭當道諸臣共臻實效以安重地以固海防事臣自九月二十六日 陛辭領 勅當即啟行前赴通州會集贊皇兵部武庫司員外劉黃榮職方司主事袁黃及文武諸臣宣讀 勅諭畢即發三河與會臣部杰面會壽重臣切惟定變者不責於議論而在於綜核名實違權者不泥於拘牽而在於隨事考成臣本疎庸謬膺重任

三上不以臣卑鄙而以吏分事付臣經畧之奉 命以

來日夜悚懼思求無負於萬一顧前遼一帶人習虜而不習倭知備遠而不知備海一朝報急在在空虛而防守艱難更甚於禦虜何者虜志在金帛而倭且奪朝鮮據土地也虜技止騎射而倭且舞利刀施鳥銃也虜聚衆而謀捉馬而起謀者即走報而倭且潛伏海島出入無時偵探苦於舟楫也長城懸巨墩堡星羅依山設險以為備而沿海茫茫一望無際防守拙於屯戍也夫以禦倭難於禦虜如此而各地方尚可泄泄然不嚴為分布倘卒然倭至將何禦之是以臣集備倭要務勒限移文薊遼保定山東沿海各司

經畧復國要編 卷二

五

道官查其信地若何海口緊要處應設軍兵若干果否堪用有無足用應設某官分領某官統領召募錢糧動支何處查其防海軍士月糧料草或本或折作何召買且疑寒苦戍行糧應否議加查其火器如大將軍虎導馬腿城虜湯珠馬嘴佛郎機三眼等銃炮俱係常用器物不難造集現今舊有若干新造若干分發防守如不足用動支馬價銀速行製造轟雷砲盔甲弓箭鎗刀等類果否完備除長短長鎗倭江南朝鮮及鐵蒺藜見行製造完日派給外但倭倭善鳥銃利刀惟綿柔被褥或襪牌及堅硬木棍足以破

之見令製造宜其備損應用兼以綿柔被褥及襪牌等牌分發防守軍兵酌量大小多寡數目多製以為防禦查其沿海墩臺相度地宜高阜宜於土者以土築山陵宜於石者以石砌海潮出沒地宜少鹹宜於木者以木建如不堪版築處所另作何法以為瞭望查其水陸二路哨探作何添撥除喇唬冰等船候募造完至日分發外議將大密爾水遼海營來各道所轄信地水路催漁船陸路撥馬快俱令傳報軍情查其分設官軍平居作何稽查分別賞罰查其應興應止一切善後事宜斟酌停妥繪圖貼說各去後臣

經畧復國要編 卷二

六

復以天津一帶為根本要區不敢舍近畜遠數日以未與各司道詳請講求思欲身親料理次第舉行近准兵部咨該本部石尚書題為倭報甚急勢當援剿懇乞 天恩假臣便宜躬行 天討以解危迫以肅補報事等因奉

聖旨卿以倭奴狂悖移兵漸西感激時危毅然自請征討足見忠貞但本兵居中調度政體鉅繁豈宜輕往還着經畧宋應昌前去餘俱依擬欽此備召到臣臣即一面調取兵將趕日出關直抵遼陽相機進止夫以倭奴既有入寇之志則我當嚴為自衛之策有如

將領不備兵甲不完器械不利防範未周修守不設
兵勢難以爲楊內治尚猶單薄倭倭中有謫詐者知
我情形以大衆綴臣師於遠左以偏師輕舟分襲各
海口臣恐各地方官必不能保其萬全而臣何以經
畧焉也故今日計處籌畫在臣而着實修舉在各司
道將領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上請行令該鎮總督
及副遠保定山東巡撫諸臣責成各沿海司道將領
等官務以禦倭即如禦虜防海即如防邊將臣節行
查議諸事速行條畫着實舉行中間或宜倭不宜此
利肯不利今許令呈報各盡其才以便會集裁議如
有漫不經心從事虛文粉飾致誤軍機者聽臣指名
奏究庶沿海咸不虞之基各官有考成之績其於數
輔重地大有裨益矣

報石司馬書 十二日

接部文

皇上以封拜策勵將士軍中莫不鼓舞思奮不佞某未
抵遼陽先聲已落倭奴之膽可賀可賀不佞仰承
欽命征倭防海設將調兵四事即會都少泉酌議幸此
公傾心吐膽毫無阻撓此社稷福也亦尊臺爲之地
也其海防分設條件一具之小揭中畧已粗備臺下

可親而知也設將一事據王少卿初議欲於天津衛
特設總兵官一員兼管山東地方意亦甚善第細思
另設總兵防海則四鎮總兵俱可推諉若前海防道
故事矣不若於各鎮中再設副將一員夫有副將可
聽調遣有正將可使總攝四鎮分任力不獨支則王
少卿議當覆而副將之設不可不急也調兵一節
不佞已咨都少泉行鎮巡官定限議處矣但道途遙
隔勢難卒報俟有定議并前事一一具題至若任倭
事關係非細不佞庸見謂固已然後救人由近漸以
及遠但機有可乘時不可失倭不佞亟趨遼陽酌而
行之第事屬秘密不可先傳恐具題則宣播中外聲
兵家所宜祇密密尊臺以聽指應應兩衙門有言某
亦不敢顧忌矣四事大都如此先此敬上幸轉致三
政府不佞才識雖篤仰荷責成不敢不殫竭以報公
把總錢世楨不佞前已特請臺下亟覆之仍加選
繁職銜使之速赴軍前聽用總已上陳伏祈台鑒不
備

報趙張二相公書 十二日

昨接部文

皇上以封拜策勵將士軍中莫不踴躍思奮不佞某

未抵遼陽先聲已落倭奴膽夫可賀可賀不佞某仰
承 欽命征倭防海設將調兵四事即會郝少參酌
議其海防分設條件畧已粗備先此上陳統希 昭鑒
不備

議設薊遼保定山東等鎮兵將防守險要疏 十三

一為倭犯已具海防宜棘懇乞

聖明特設專官以昌防禦以安畿輔重地事照得倭患
報急海防正殷必處置得宜斯備禦攸賴今議河大
河間瀋陽天津等五營姑免赴邊權留防海應將昌
鎮右車營及山東營春秋兩班俱聽暫收薊鎮西路

經冬後國要編入卷二

九

通融分布修防量為代助而河大等五營所省行糧
等項即為正額之用不必募天做工徒滋勞擾及山
海路軍兵原守衝關難無防海該鎮酌議已明無容
別議其海防總兵固應添設但自山海以至天津瀕
海七百餘里自天津以至山東延袤二千有奇不惟
地方遼闊經理難周而事關三鎮遠制匪便且事權
既各相等意見未免異同若有牽纏不免誤誤今岳
便計合照該鎮所議添設海防協守副總兵一員再
設遊擊二員與兵惟忠共三員再添守備四員仍募
南北兵一萬五千併近募兵士共一萬八千分為四

經冬後國要編入卷二

二

管三遊擊四守備以三遊擊各領三千一兵惟忠南
兵三千駐於樂亭一新添遊擊一員駐於海洋一再
添南兵一營駐於寶城北塘一新添守備四員各領
兵一千五百一駐於南塘一駐於鹽溝黑洋河俱聽
北塘遊擊節制一駐於陳家庄一駐於山海南口俱
聽海洋遊擊節制各控要衝分布防守以協守統領
三千駐於道中常家莊等處而遊擊守備悉聽節制
俾其居中調度每遇汛期或東或西孰緩孰急聽相
機往來督備合力防護俱屬薊鎮總兵節制即為密
薊永三道防倭主兵既便專首分防而沿海聲勢聯
絡守望相資庶免聖標靈肘顧此失彼之患如倭警
告急則防邊標營兵馬及三路臺操南兵皆可酌調
策應如虜情喫緊則防海軍兵俱可協同堵截是總
兵責任既專事權歸一而審料機宜調遣從便誠於
地方有裨似尤愈於另設總兵也其天津新設遊擊
亦改設協守副總兵即領新兵三千及統轄河大等
營悉如薊鎮例分布防禦並屬係鎮總兵節制聽天
津道監督之則兩鎮犄角相成似受安便在天津道
兵備副使梁雲龍密雲道兵備副使王見賓各呈詳
大畧謂草頭水道二沽實連一處併屬天津密雲二

道密雲路遠防守頗難天津切近兼攝甚易況密雲兵寡而天津兵多乎議欲以兩道公共之班軍守公共之海口而以天津新設副總兵兼攝之誠為一舉兩得其劉係各鎮添設副總兵應用應擇伴役馬匹等項悉照三路協守事規給用新設遊擊二員亦與吳准忠事體相同各駐劄衙宇所用工料聽另行估議於部發備俵馬價內動支增募兵士一萬五千內南兵三千北兵一萬二千俱照近議一例安家銀五兩其南兵月餉照例一兩五錢北兵比照天津事例月餉一兩合請兵部馬價十萬兩給發應用至於召募南兵軍兵俱寬徵各兵備道應與幹官員分校召募解送兵備道驗收各兵安家銀兩應該道監賞給散務使人沾實惠其官兵應餉自萬曆二十一年亦應戶七兵三給發而沿海地方一應設備戰守事宜俱聽協守親歷具各司道商議舉行則建置得宜而疆圉永有利賴夫再照該鎮所議沿海州縣挑運子弟兵一節固為地方計但畿東地窄民少不無妨業騷動惟遵照近行責成有司導導壯快以原有工食給之如原無工食與名數減少者許從宜議請量為增編如無所設數鋪即以各該兵壯承守不必

另派鄉兵另議工食重難無益勞費庶乎事體安便人情相安凡近海城登陸應修築者明春量停邊工摘撥軍夫赴役併各州縣酌派民夫以協助之使在在完固尤為保障良畜又省得海防道兵備愈事楊錫議欲將河大等五營明春俱派修沿海工程完日仍為遠鎮班軍又欲除已設天津副鎮南北兵遊擊二員外再設遊擊一員守備四員照鎮守先議添一協守副總兵統之再添募北兵一萬南兵二千而以守備二員加南兵二十屬遊擊兵惟忠官轄駐於樂亭以控其北以北兵五千并守備二員屬另設遊擊管轄駐劄於北塘口以扼其南與天津遊擊管轄望而守而餘北兵五千仍充給寺馬五千匹隸副兵標下統領或分布之以便南兵往來策應其副總兵駐劄之處應在梁城所地方道里似均等因臣等議得河大等營既已分布防海難以天赴修工應屬總兵張邦奇所議聖昌鎮班軍暫修副鎮西協之工而以西協班兵酌派運東之地其應設將領守備應募南北營兵應請馬價數目俱仍照臣前議但分防固守雖恃於兵而陷陣摧鋒必資於馬海防道兵備楊錫議稱馳逐追襲不可無馬誠為有見合無照該

道所議量增馬二千匹於附近州縣寄養寺馬內充領騎征分給薊鎮新添協守營六百匹天津協守營六百匹二遊擊營各二百匹守備四員各一百匹則馬步相兼戰守有賴及照新添將領守備除樂亭原有一城池外其餘守遊擊守備應建城堡照臣近議侯明春俟諸稍寧酌派主客軍兵併力修建以上事款俱係防倭要務相應酌議題請先該臣至三河地方與督臣郝杰面會計處防海律倭事務而督臣與臣所議累日事皆聯合臣聞之軍志云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無恃其不來恃有以待之蓋先事預計之說也副保拱護 神京為畿輔左掖而山海以迄天津為海口巨衝該鎮兵將專務防虜嘉隆間北虜竊犯恒不能支今又非其時矣防倭甚於防虜守海急於守邊使非設將增兵多方分布而倭駕輕舟乘風汛出入波濤一時千里循海而西惟其所向將何為備禦之計將領牽制於舊開動輒以防虜藉口彼此依違兩相觀望何以責成此臣所以捧心而懼焉目而晷日夜不遑寧處者今副保二鎮議設協守以控重兵議設遊守以相犄角而以該鎮總兵節制之事權既復歸一調度自不阻撓營勢聯絡血脉

誠深得海防今日要務惟是遼左自鴨綠江以至山海關其海口延長更紆迴於二鎮東逼朝鮮北臨虜穴其兵力防範又牽制於一時在山東沿海以及天津在在皆稱險要而登萊各海島處處皆宜設防其增將添兵更不宜緩於副保二鎮也臣已一面移文遼東撫鎮查議沿海里數若干某處緊要係適中地方應否添設協守或左或右某處緊要應否添設遊擊其餘某處緊要應否添設守備應否俱照副保事例兵馬作何增募錢糧作何區處也劉處所作何修建從長計處停妥回報復一面移文山東撫臣查議登萊沿海直接天津某處緊要係適中去處該鎮舊無總兵應否添設備倭總兵一員或止應添設協守或左或右應否添設遊擊其餘某處緊要應否添設守備應否比照副保事理兵馬作何召募錢糧作何區處也劉作何修建他如登萊長山沙門古城徐福黑山壘磯黃城靈山等島其間可設水陸等寨應否照部議用新募沙兵及青州各處長鎗民壯填戍與諸凡未盡事宜從長計處停妥回報各去後顧臣復有說焉據報倭奴摧陷朝鮮掘毀王墓擄掠王子圖寫道路必欲入犯此何等時也勢蓋岌岌若復拘

學堂套來往文移持甲可乙否之言為先入後出之路徒耽歲月致誤事機比事過而始議及其宜增兵其宜設將亦何濟之有且遼左以及山海山海以及天津天津以及山東地壤相接勢若牽然有如修守誠設則戒備自嚴倭犯遼則薊兵可以扼其前倭犯薊則遼兵可以驅其尾倭犯山東則薊保可以逞其聲援而遼兵可以直渡朝鮮擒其巢穴兵連勢合權一事專戰守有此動彼應之機調度無左牽右顧之慮臣故謂遼左山東增設不宜緩於薊保分布不宜遲於時刻也伏乞 勅下該部除薊鎮竟行議覆外

經畧復圖要綱

卷二

一五

其遼東山東如擬上請行令該省鎮撫臣速為查議應添設者竟行添設應計處者竟行計處一面布置一面奏聞庶事有責成時無虛曠其於防海禦倭至計莫大於此矣

移遼東撫院咨

十四日

一為申飭將領嚴加修守以固海防以備征剿事據遼東總兵官楊紹勳塘報稱倭賊推陷朝鮮掘毀王墓擄掠王子已為可憫又圖寫道路城池修治器械等物屯聚平壤賊眾糧寡勢必西犯尤為可虞等情到部據此看得倭奴奪我屬國勢焰已張今復遠圖

近攻竊謀巨測除本部不日統兵前詣遼海地方相機進止外所有遼東各沿海地方相應申飭嚴備以便戰守為此咨貴院煩為會同該鎮總兵官即便分撥兵馬應防虜者竟令防虜應防倭者竟令防倭慎守海口速加哨探多備軍火精利器械聽本部至日相度區處倘今必欲入犯總兵官即督率各將領堅壁清野相機截殺固不許貪趨小利輕犯其鋒亦不許依違觀望致滋延蔓緊防險要務保萬全仍一面差人傳諭朝鮮國王目今救援天兵不日將至爾國當收集散亡招募忠義把守隘口當養兵威聽天

經畧復圖要綱

卷二

十六

兵至日彼此夾攻務得自先驅浪等語各官務以備虜卒為巨患遼海屬要衝要藉口防虜致誤防倭希將分撥過將領弁防守海口各緣由咨報查考

報石司馬書

十四日

不佞仰荷貴成敢不殫竭弟驛場營繕全在該道及總兵官爾容雲道王見賓防海道楊鎮稽之與論談之著畫俱稱奇品昨見賓陪燕山西楊鎮見在裁軍倘一旦陞調緩急莫賴幸密達孫立老及進君如見實資深求為加銜仍管密雲道事白希繡既轉以楊鎮調補永平庶二道得人利賴非細至若總兵官張

邦奇既經掌科奉諭例應去任但倭報甚急調遣必須大將邦奇破賊代將未至一時難以應手所藉止一楊紹勛恐孤掌未能濟事合無姑留使其策勵建功是亦一時權宜之術尤望臺下留意焉至禱

報石司馬書 十四日

不佞初與郝少老會議欲徧歷海口方詣遼陽近日倭報甚急無承嚴命如警家治標為急星馳前往但經過州縣驛遞大馬衆多難於卒備然亦不敢不信道也奈目下募兵未集馬價未發兌馬未至當如何尤望臺下主張當題者亟題當發者亟發庶中

應不後圖是禱 卷二

外接濟畿恐有費爾

撤遼東張總兵 十四日

一為道

古軍貴部臣經畧倭患事據遼東撫鎮潘報倭奴權陷朝鮮擄掠王子圖罵道路聲言入犯等情到部看得倭奴猖獗謀欲西犯本部帥領大兵救援朝鮮止見該鎮屢次報急並未言及兵馬器械作何備禦擬合行查牌仰本官即查該鎮兵馬果否精強有無足用各樣火器如虎蹲湧珠馬腰鳥嘴佛郎機三眼銃及車載大將軍等炮見在各若干又新製及舊造堪用

可稱神器不在前炮之數者各若干大兵併集前項火炮有無足用堪用倘不堪不足多設爐冶分投打造其鉛子火藥亦必酌量多募及時置造如無堪動錢糧即動馬價銀兩毋得遲延

檄標下中軍都督楊元 十六日

一為倭情變詐日增勢益猖獗萬分可虞等事惟本部咨劄仰本官照劄備案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即便速往遼東會同彼處將官召募家丁除見有五百名外再募二千五百名每名給安家銀六兩每月糧銀一兩八錢調動之日再給行糧鹽菜馬匹料

經分復圖是禱 卷二

彈如有事故不必勾取惠平即散不作正數堅持

信人將藥校其盛甲馬匹俱動馬價買給如一暗難

奏則盛甲於工部歲造內請給馬匹於寄養馬內選用俱聽遼東撫院題議施行其各軍合用避避鉛子綿被每件高七尺闊一文二尺置造大約以三萬軍

兵為軍務足應用毋得違錯

議題海防兵餉海運臨德倉糧 十七日

一為道

古軍貴部臣經畧倭患事據永平管糧郎中陳鳴華呈前事節奉戶部劄付及臣牌行備辦征倭大兵行月

糧料奉此查得水鎮主客兵馬春秋兩防分布俱照
兵計餉例定額數原為防虜之用並無防倭之數近
因倭奴侵犯朝鮮議調南北精兵計必由本鎮入遼
征滅倭奴各兵駐防經過行糧各照近議防海兵餉
則例計算此係額外增出之費本職雖稍為調停但
永鎮地窄民貧本色不多糧買委難濟急及查先年
遼東顧巡撫曾議漕糧運船由天津直達遼東卸糧
濟軍亦頗可行近訪知臨海居民製有海船從天津
登萊販賣雜糧應行無失合無准照顧巡撫議撥漕
糧規則查將臨德倉糧量撥數萬由運河經天津直
達山海運至遼東卸載以備征倭大兵支用原奉
臣等奏復國書

卷二

十九

達山海運至遼東卸載以備征倭大兵支用原奉
有備今將新募南兵月餉并運調南北軍丁糧運行
糧及召買本色米豆錄候戶部酌定明白具題請發
解運前來以備支用如各兵駐劄日久原計二個月
行糧餉銀支盡容呈計接濟其州縣預備倉米果
借防倭支用乞請發帑銀補給等情又據永平兵備
道副使白希繡呈同前事據此案照先該臣為徵調
大兵往援島國及海防軍士俱應於經臨駐劄處所
多設易糧庶無匱乏之節行各司道官悉心計處以期
足用各去後今准前因該臣會同總督劉遵保定軍

務兵部右侍郎郝 巡撫顧天地方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李 巡撫遼東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鮑
議照得永平鎮為前左要衝山海關實全遼總路往
歲額設易糧止軍防虜計餉計兵原無餘羨惟是倭
奴突起海上撤我外藩故徵調大兵為救援征滅之
舉今數萬墩墩一時雲集勢必經山海以達遼是該
鎮防虜外既增防海主兵之糧又增征倭客兵之餉
委為難濟雖司道東移西補以需一時然終非久計
且稱民無餘積召買為艱而近且調浙兵山西宣大
兵延緩入衛兵不次前來師行糧從誠宜早為籌慮
臣等查得永平鎮倉庫

卷二

二

者除召買本色米豆錄及暫借防倭支用錢糧應
部查照管糧郎中陳鳴華呈詳事理酌定具題請發
解運本鎮外至行據開海運撥臨德倉糧數萬石由
天津直達山海運運遼東以備大兵支用非惟省
買艱難更復濟軍與實用且先經顧巡撫議照可行
今據司道查訪民間私販歷行無失似為有見相應
具題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海運可開已
得臨德倉糧酌量撥發山海運東聽候支給蓋今日
兵餉之難折色或可以通那本色甚煩於料理誠一
轉移東征可無匱乏之憂矣

移山東撫院咨十九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近該遼東撫鎮報稱倭奴猖獗必欲西犯等情本部已奉旨調取各路兵將趕日出關直趨遼陽地方援救朝鮮相機戰守但遼東彈丸小地無以累歲兵荒芻餉騰貴今數萬官兵一時會集誠恐糧料支用不敷擬合權宜酌借以濟軍與合咨貴院煩為轉行該省布政司即便動支泰山香稅銀或登州府庫貯民屯銀共五萬兩行令海防道交官分投上緊照依時價召買糧料堆積登萊附近海口各城俟完日開報聽候本部動支馬價照依借貸銀數差官并船隻由海運前赴登萊地方一面交還原借買糧銀兩一面由海搬運前買完糧料充赴遼陽以便各軍支給貴院希念國事為重幸勿分彼此蓋遼安則登萊得以息肩倭退則山東可保無事請即舉行咨復知會施行

撤遼東糧儲王郎中二十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照得本部奉命經畧不日統領大兵前詣遼陽地方經畫料理所有軍馬應支

錢糧合行預辦飭仰本官即查見在錢糧料草各有若干總以十萬兵馬計算務役半年費用各用土坯露囤積貯適中去處聽候支給如有不敷開數呈報以憑給發馬價銀名員先具見在數目限文到三日內呈報毋得遲違

報楊司農書

接手扎蒙臺下促發天津芻糧燕示無所異同之教不惟仰見為國忠猷而疆場利賴要非淺鮮不佞非有冒無心者卸載當何如兵馬稍集擬於念七日出關直趨遼陽以決戰守後有所請尤望台慈留意是荷

移遼東撫院咨二十一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照得倭奴占奪朝鮮為謀臣測近據報稱燕約請和陳兵益備其中必有詐情弊誠恐各將領貪取零賊小功開端惹釁及我中國之人假以探聽為名亂入朝鮮致滿軍情大事深為未便相應嚴禁合咨貴院煩照來文內事理會同該鎮總兵官轉行沿海一帶將領等官列兵嚴加防守靜以待之除應差哨探外其餘人等並不許假託為

由亂入外國俟本部至日相機區處如有貪趨小利致誤大機因而開端惹釁者定以軍法從事

撤天津兵備道 二十一日

一為經界邊海軍務事照得本部原議親詣天津地方歷查海口行次有河隨接遼東撫鎮塘報內稱倭奴推陷朝鮮掘毀王墓擄掠王子圖竄道路必欲西犯等情到部據此看得倭奴遠圖近攻為謀巨測而天津一帶該道素稱文武具備當此一面其料理必周計處必預本部可以無慮擬合分委查勘除本部適歷實地等處諸海口直趨山海關道中調度外牌仰本道即便會同贊畫劉員外親詣鹽山靜海滄州等處直至實地一帶緊要海口備行查勘應設防備禦該道從長議處務保萬全通將查勘過事宜呈報查考

報部總計書 二十一日

昨者承諭妙畫即擬遣鄭同知往見國王但事屬燃眉防虜之兵固不敢一時遽動今所調遣者皆腹裏兵馬幸作速分撥以便防禦外馳復軒及楊總兵判恭議處亦乞行文會彼整飭兵馬萬一報急須遣的當將官提兵江口一為朝鮮屏援一為我地固守但

未可造次深入爾後此干係甚重就冀留神

報石司馬書 二十一日

屢接手札臺下以喫緊數事為某指授感戴感戴內已啓者不敢復贅外承諭沈惟敬給與馬價一千兩俾行反間此妙畫也謹領悉矣弟給授遊擊一節兵法云用而示之以不用若經具題不免昭著何不暗給割付加以遊擊職銜如其建功何止此職此機密之事望臺下細酌之先馬三千三百猶嫌其寡此萬不可缺允萬不可遲若有馬何患無兵幸臺下作速具題給發不俟日殷殷望之矣辭發馬價雖已差官應署覆關兵部八卷二 二日

亦望鑒發是禱

與王少卿書 二十一日

承翰教仰見雅情深感深感行役匆匆弗及面晤以遂請教之私殊用為歉近日倭報甚急門下所募新兵幸作速勞尹俱率盡數提督至遼陽以俟關達惟門下情原急登至禱至禱

撤遼東薊鎮保定三總兵 二十一日

一為緊急軍情事照得本部不日提兵徑臨遼陽相機戰守所有沿途擺撥塘馬合行預設票仰本官照依該鎮傳通緊急軍情事例本部或行沿海偏路或

行遼陽抵京大路沿途俱照該管地方與薊鎮塘馬相聯設簡膳壯馬匹識字軍人如遇本部塘報朝報即便書信飛遞此係萬分緊急軍情著敢遲悞時刻定以軍法網打先將該鎮傳報封筒格式送驗仍具設過地名里數繳票查考

移順天撫院咨二十一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准本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前事到部准此合咨前去煩將薊鎮南兵三千責令吳惟忠統領并山海關駐劄精兵火器手三千遵照部限起行速往遼東趕日渡江前往義州相機堵剿該鎮

經奉復國要編八卷二

二五

再選北兵五千名馬步各半擇委蘇勇知倭副恭一員遊擊一員統領其坐營等項隨便要用各兵安家銀五兩俱預為處給候京運解到之日補選各兵俱照部限起程速往遼東聽候本部調遣勿容遲悞希將起程日期咨報查考

移薊遼總督軍門咨二十一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准本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前事到部准此合咨貴部院煩行各撫院將薊鎮南兵五千山海關火器手三千谷炮駁尚志共一千六百名遼鎮七千先募家丁三千薊鎮再選北兵五千保定

選精兵五千宣府大同各選精兵八千俱馬步各半各擇委蘇勇知倭副恭一員遊擊一員統領各兵俱給安家銀五兩以上各兵俱遵照部文限期速往遼東聽候調遣毋容遲悞希將起程日期咨來查考

移保定撫院咨二十一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准本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前事到部准此合咨前去煩選精兵五千名馬步各半擇委蘇勇知倭副恭一員遊擊一員統領其坐營等項隨便要用各兵安家銀俱五兩預為處給候京運解到補選遵照部限起程速往遼東聽候調遣勿容遲悞希將起程日期咨報查考

經奉復國要編八卷二

二六

候希將起程日期咨報查考

移宣府大同二撫院咨二十一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准本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前事到部准此合咨前去煩選精兵八千名馬步各半擇委蘇勇知倭副恭一員遊擊一員統領其坐營等項隨宜要用各兵安家銀五兩預為處給候京運云云查考貴院務須共分欵念看實挑選精壯官兵應接毋徒視為虛文塞責

移遼東撫院咨二十一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准本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前事

到部准此合咨前去煩將先發到各總路尚志兵馬再發精兵五七千并先募家丁三千名各給安家銀兩俱赴日渡江前往義州同朝鮮國兵將相機堵剿務要協力拒堵仍多備糧料火器以資戰鬪勿容延緩希由咨報查考

檄劉素二贊畫

二十一

一為緊急倭情事近該本部調發各處兵將前赴遼陽聽用相應預行查驗牌仰本官會同劉員外來主事即便前至山海關駐劄如遇調到各路兵馬備行查驗果係原管將官統領或係另委將官統領軍士應各復國兵編一

卷二

二十二

果否俱係精壯或馬或步的有若干器械軍火果否完備查明即令出關一面呈報本部仍申飭所統將領沿途酌量行走休息以養馬力如各路兵馬一時聚集關下即以先至者先出關俟到者暫留一二日陸續運發以便沿途支糧及行走駐歇庶不擾亂俱毋違悞

檄永平道

二十一

一為緊急倭情事查得先平永平道葉兵備置造輕車佛郎機大將軍等項火器分發建昌等六營路應用最稱近利即今倭警報急相應酌取所用車兵必

須平時演習慣熟之軍方先有濟牌仰本道即將原造輕車四百輛隨車佛郎機八百桿鎗刀火器俱全車載大將軍一百輛位減席砲六二位酌量本地防禦倭虜量留一半其推車安軍并合用火藥鉛子隨帶足用一面動支本部馬價銀兩照數發還補還各軍應給行月二糧鹽菜銀兩照常支給仍委原管將官統領限文到日起程前往遼東聽候調遣先具起程日期并統領官職名呈報係干緊急軍務該道勿推諉阻撓致誤事機未便

檄保定倪總兵

二十二

總署復國要編

卷二

二十八

一為倭勢十分緊急廣募南北大兵共圖剿滅以未國家事該山西巡撫呂退調精兵二千委官統領前來征倭東應查得山西調發兵馬勢必經由該鎮道路擬合預行安插以便酌調牌仰本官如遇調到山西征倭東應兵馬二千到彼即便暫留保定地方安插仍聽本官約束令其時常操練照例支給行糧料草一面呈報本部聽候徵調其保鎮原調精兵五千責領原管將官統領速赴永平地方暫住操練防海行糧就於永鎮照例支給仍候本部不時徵調赴遼征剿倭奴復令管兵將領務要嚴飭軍士不許於

也劉處所生事俱毋違誤

撤遼東楊總兵 二十二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准本部咨前事內稱將薊鎮南兵五千山海關火器手三千谷遂發尚志統領共一千六百遼鎮挑選七千先募家丁三千薊鎮再選北兵五千保定選精兵五千宣府大同各選精兵八千馬步各半俱依限前赴遼東聽候援救朝鮮等因到部除行各督撫刻期調發外但前兵俱集遼東必須大將統領庶有紀律牌仰本官如通前項官軍到彼盡聽本官統領訓練一應行糧料草會同撫院如數支

經奉復國要編入卷二

二九

給候本部不日經臨相機進止毋得通快

撤薊鎮張總兵 二十二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查先准本部咨前事已經咨行督撫衙門并牌行張總兵將薊鎮軍士共一萬一千名遵照部限起程去後本部看得倭報緊急各處兵馬未至無以新募南兵諸事未備又經牌行張總兵將軍開通津等六營步兵一萬四千名馬兵三千名挑選精壯就委原管將官統領前赴遼東聽用今據本官呈稱所調兵馬先後數目不同如欲二項齊發則薊鎮各路空虛等情到部為照本部欲以本將統

本兵庶兵將一心行伍整束且部文應調一萬一千

本部行調一萬七千雖多六千蓋因倭勢重大虜情

稍緩遵照 勅諭便宜行事理權宜酌調初非一

萬一千外更調一萬七千也今本官具呈前因擬合

再行申明查調牌仰本官即將應調單開兵馬給與

安家等項責委原管將官勒限起程准抵部文所調

數目其多調者亦止六千本官毋以禦虜為辭俱速

行遣發前赴遼東聽用其防虜 請本官自當酌量

緩急募多益募為一時權宜之計毋再拘泥遲悞致

悞軍機文到五日將調發各兵將起發緣由呈報查

經奉復國要編入卷二

三一

考

計開

馬兵二千名

遵化標下左營內馬兵一千本管將官李孝春

統領

三屯標下左營內馬兵一千本管將官管一方

統領

步兵一萬四千名

通州通津營步兵四千本管將官二員統領密

雲振武石匠二營共選步兵二千石匠管將官

馬魁武統領

遵化標下右營步兵二千名本營將官統領

三屯標下深漢二營步兵二千名漢兒庄將官

親邦輔統領

建昌軍管選步兵二千本營都司王問統領

中西二協南兵共選二千西路南兵遊擊陳泰

統領

報趙張二政府書 二十二日

不任某承章疊責成三河與督府會議後以天津為

三輔要緊門戶亟趨往視日與二贊畫各該道及將

總督復關要綱八卷二

三十一

領官料理防禦竹文各鎮屬整飭分布嚴加查覈疏

報

皇上具稿請教未盡事宜專祈指示近蒙

明旨特勅征候某不敢徧歷海口晝夜無程前往邊防

以次職守肅此代答不備

報都總督書 二十二日

承札示兵力艱難某不任輒視祇緣部文調兵未會

坐何營路及何將官統領偶訪前咨各兵堪用且欲

以原將就原兵庶上下同心故冒昧以請即抵部文

應調之數非敢部文外另調一番也雖蒞鎮應調一

萬一千外浮取六千蓋因倭情緊急

明旨趣發更嚴召募家丁尚未集而新募南兵又稱器

械不堪不得已乃為是舉昨復移文張鎮守侯其報

至再議何如也重承老公相之教且義切同舟某敢

不仰體盛心致煩籌畫敬此覆命并謝不宣

檄遼東楊總兵 二十二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照得本部所調各處兵馬不日前

至遼陽相應預行設備安插地方庶免臨時互相爭

擾牌仰本官即便酌量地方并屯積糧草多寡城堡

大約以遼陽城及左右百里內外遠近將軍開調到

遼東復關要綱八卷二

三十二

官軍各分發地方務令得所且便支糧糧令互相銓

歌致起爭擾隨到隨發未到預派一面呈報本部查

考仍嚴諭統兵各將領務要約束軍士不許生事如

違聽本官呈明究處俱毋違悞

計開

前鎮南兵三千名 遼鎮挑選精兵七千名

山海關精兵火器手三千名 谷縣路商志義

領兵一千六百餘名 前鎮北兵五千名馬步

各半 保定北兵五千名馬步各半 宣府

精兵八千名馬步各半 大同精兵八千名馬

步各半 劉銓統領馬兵五千名 浙兵一

千名 先募家丁三千名

撤劉員外張主事 二十二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急事昭得所據調到各營路兵馬
天寒遠征相應量行犒賞以示優恤仰本官即會
張主事親詣教場調集前項兵馬逐一閱驗其各官
軍犒賞即用賞功官包封銀兩擊封驗實面給仍嚴
諭各軍經過住宿去處俱要恪遵約法不許故違生
事

經畧復國要編 卷二

計開賞格

領兵官每員銀一兩銀花二枝 千把總每員

銀三錢 管隊每名銀二錢 軍每名一錢

撤李提督 二十三日

一為倭情事准本部咨前事內開題奉

欽依李如松以原官充提督軍務防海禦倭總兵官等
因到部准此為照該鎮方經討逆西夏已報成功茲
復承 命東征必有勝算顧捷報稱倭奴猖獗異常
萬分緊急在我必當統集精兵庶可相機行事當今
將勇兵強利兵甲惟宣大為最已准部文調選二

鎮精兵共一萬前來聽用但恐該地方官以防虜為

辭將老弱不堪充數徒致空名查得該鎮曾鎮守宣

大地方其軍兵其強其弱其將領其減其否并近跟

隨西征有廢閑將官自帶家丁號勇敢戰願出力報

効者該鎮知之必熟擬合行委牌仰提督即查宣大

二鎮某營路兵馬精強應挑若干應委原將或別將

知兵者統領西征回鎮有廢閑將領自帶家丁堪以

東征者俱移文該鎮取調軍前聽用該鎮務念

明旨趣發甚嚴朝鮮求救甚急速赴遼東兵圖料理

撤遼東楊總兵 二十三日

經畧復國要編 卷二

一為緊急軍情事先該本部查照部文行調遼東精

兵七千名征倭應用今本部不日即至廣寧相應預

行整棚牌以本官即將所調精兵七千逐一挑選強

壯分別隊伍以原管將官統領器械盔甲軍火俱要

鮮明快利馬匹鞍仗俱要整壯齊整聽候本部前至

廣寧看閱係下緊急軍情毋得遲悞

撤薊州兵備道 二十三日

一為倭情變詐日增勢益猖獗萬分可虞等事准本

部咨該本部題前事已經飭行該道將應兌寄卷馬

匹候太僕寺分派數目至日即行選解去後近准太

僕等呈報各州縣審養馬數前來擬合委官驗解牌
仰本道查照先令事理即行前州并遵化縣掌印官
各將寄養馬匹盡數拘集在官會同本部委官逐一
揀選壯馬五百匹交付委官檢軍審詳前來以憑
發管騎征毋得以瘦弱充數違錯未便

移本部咨二十五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准本部咨順事內稱再查遼擊未
大斌所部三千新兵如果精銳一面催調充馬應用
如或未堪戰陣不妨仍留天津責令訓練成熟聽候
續遣應援希速咨回部以便具覆施行准此查得別

經奉復國要編入卷一

三十三

鎮兵馬調取未到外前鎮北兵五千吳惟忠南兵三
千山海關火器手三千已經移咨前鎮督撫衙門并
該鎮總兵官挑選去後續據山海關各將孫一元呈
稱本關並無火器手三千名又據追擊吳惟忠呈稱
募完南兵二千一百名應用騎馬二百匹馱騾一百
頭及稱各軍原領器械俱朽壞不堪已為設處等情
前來本部因見前項軍士俱係虛數又多詔甲不備
誠恐各路兵馬俱屬如此難濟實用故訪各路兵將
坐名調取除山海關火器手三千吳惟忠九百盡係
虛數所調取者僅一萬三千一百名耳今帶隨出關

者止有七千五百餘名該鎮應發兵馬未盡達到本
部行調兵馬輒復題留不知何謂是以萬不得已
調都督尹秉衡原募軍士俱係揀選精壯訓練日久
堪用隨征係于急用難以中阻除本部量給馱馬水
甲器械外合咨本部煩乞題請將宋大斌所部新兵
三千五百名俱作步兵布發本部標下以憑調遣施
行

檄分巡遼海道二十五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准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邢 咨前事內稱大同征俱官軍日支行糧不事稽

經奉復國要編入卷一

三十三

例將官五升千把總三升管貼隊軍丁一升五合馬
每匹日支料三升草一束沿途接程關支無客別議
外其將官日支廩糧銀一錢千總每員日支廩給銀
八分把總每員日支廩給銀五分管貼隊軍丁每名
日支廩銀三分原議於軍餉銀內借用等因准此
先准戶部咨前事內開征候南北官兵每名每日給
銀五分如有馱馬日給銀二分聽各軍自行買辦易
餉等情准此已經牌行經過衙門應付去後今准前
因看得前保二鎮軍士與大同鎮兵馬皆係征候支
糧俱應一例但山海關迤西糧料稍貴各軍願支本

色軍前進東糧料稍賤各軍樂支折色戶部劄付官
兵給銀五分稍大分別相應酌議牌仰本道如遇本
部調到官軍到彼將官千把總行糧庫給馬匹料草
俱照前數應付其營貼隊軍士不必給與糧米鹽菜
每名逐日照戶部明文給銀五分馱馬二分聽彼自
買若關西糧庫仍照前例行各具文過銀數日期呈
報查考

報石司馬書 二十五日

接手札遼東辦買糧料足支三萬兵馬三月之食兼
之新差主政專辦此項無誤行兵之用此迺大為軍
經畧復圖要編八卷二

三十七

中利賴感戴非淺不佞所調兵馬祇按其部曲以原
將統領而已所增不過六千非於臺下題請外另有
一着調遣也虜報方急欲得四五萬甚難如俟其畢
集而後行恐耗時日擬於念七日出關馳赴遼陽以
決進取更得楊文劉綬陳璘等諸路兵馬聚集倭奴
雖狡不足平矣先聲布聞足統其魄真為妙算即當
奉行發遼東等處兵馬責楊文往召家丁起境內磨
將錄用一一遵教火藥三次起解狼筥天津自取甚
便甚便驛遞亭臺下念其煩苦此天地心也敢不
仰承尊意承遺沈惟敬昨與密談果堪大用茲給發

銀兩隨從且厚勞之即日發行不令延緩臺下在上
內有主持不佞如不殫竭心膂冀圖報稱是自失機
違非夫也諸凡未備尤望時賜教音

報張相公書 二十五日

接手教垂念諸軍寒冷務令得所此天地之心違護
之禍也敢不仰體尊懷承諭嚴守二事詳諄以慎重
為戒尤為廟算無不勒諸心臆昨檢地圖清野之策
行之遠左甚利且大兵驟集勢不可來第天津登萊
城臨瀚海民居稠密一時卒至恐難收斂為足慮耳
望尊臺籌之永平楊君果屬異才足可資藉不佞請

經畧復圖要編八卷二

三十八

事每與商確迨將臨敵不致輕易背尊臺賜也所係
非細尊臺在上內有主持不佞如不殫心膂冀圖報
稱是自失機違非夫也海上機宜程中密籌尤望時
時教誨至禱至望

與分守道荆泰政書 二十五日

承賜來冊登答詳明區畫周悉欣慰欣慰門下高才
遠矚倚重不佞竊深幸之昨見邸報題門下遽有請
告之疏或者猶以小嫌介意耶古人云先國家之急
而後私讐且何讐之有而有芥蒂不佞心事失諸天
日決無他腸惟門下慈心 王事繁劇廓清不佞當

首列偉績於 天朝封拜之命且在旦晚矣幸勿疑
舊腰佩自矢機過路笑千古也外火雷聲索再求增
益隨以采冊頒布各道用為矜式謹達

報趙張二政府及石司馬書 二十五日

不佞某出關有日其兵餉緣由詳具揭中不敢復贅
茲劉鎮海口幸都制府李撫院與某同心為之料理
惟天津登萊一帶對峙朝鮮較諸處尤為緊要而當
事諸倭不犯將所設兵機撤近據遠報倭艦盈千紛
糧儲積欲過東萊搶殺萬一揚帆而來無以應之罪
將難諉此某不得不預達於尊臺也幸留神密為主
經某復國吳國八卷二 三一七

持使被獲後以萬全至應至龜

報許都豫書 二十五日

征倭事不佞非敢孟浪舉

明旨且與老成違將密議再四矣今冬萬萬可為蓋以
倭奴畏寒一也地凍人馬得以馳驟二也士氣鼓舞
糧餉充盈三也如或延至春初師老財匱彼又得志
必將水陸俱進勢誠難禦特此具題伏望門下贊襄
無艱時日仍促李總戎火速就道况近日虜患原非
大的縱使可虞則劉鎮有險足恃遠鎮有兵可防過
將籌之已熟不佞見之極真乃敢冒昧如此小揭率

覽萬伏主特社稷幸甚此係軍機短罪慎勿發抄
撤遼東楊總兵轉諭朝鮮王 二十五日

一為奉 天命與義師東援屬國合行知會本正共
圖剿滅倭賊事卑自朝鮮掌封海外奉

大明正朔二百年朝貢以時輸荒服款誠七十州忠貞
膺篤文章禮樂用夏變夷聲教水冠由近及遠蓋東
方君子之國為遼左外藩蓋茲倭奴敢越厥志乘其
倉卒輒肆摧殘奪王京占平壤流毒已深竊世子發
王墓播惡益慘人民逃竄國王出奔教遣陪臣乞求
援救於時

經某復國吳國八卷二

四十

聖天子赫然震怒命本部以少司馬東師鎮總權衛
整六師大彰九伐謀臣如雨運籌借箸者接踵而來
猛士如雲劍劍淬刃者交臂而至已行開闢新直
戰艦合遼羅琉球諸國兵據襲日本以揚其果復調
秦蜀燕齊敢戰之士升宣大山西諸鎮雄兵深入朝
鮮以殲其衆鹿驪虎賁長驅鴨綠江頭雷厲風飛直
抵對馬島下合先行會本王以便合師夾擊焉此則
仰本官照例事理即便轉行都司將本部原文備云
轉達朝鮮國主今天兵將至叛復可期宜收集散亡
召募勇敢也勿輕扼險隘察敵動止相敵情形伏天

兵犯日渡江或用奇或以正或分道或夾攻務滅醜奴廓清海岳仍將宣諭道後由呈報毋得違悞

檄原任潯安府同知鄭文彬二十五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照得朝鮮為東海屬國遠在外藩歷世奉行正朔朝貢以時惟是蕞爾倭奴敢行推陷遂致國王屢遣陪臣乞求援以今本部奉命統率大兵前赴遼陽相機行事擬合選官宣諭及體察倭情剴仰本官以原官山西潯安府同知充叅贊軍機事前赴朝鮮國中面見太王宣諭

經畧倭國要綱八卷二

四十一

天朝合爾

國素稱恭謹特命少司馬統兵援救爾國中可收集散亡召募豪傑多蓄芻糧扼守要地仍令彼國通使夜不收備探倭奴的有若干見令作何情形潛伏何地倭船の有若干見令停泊何口何路平坦可以進兵何地險阻可以埋伏大兵渡江何處可以積糧何處可以屯紮離鴨綠江道路的有若干里及彼國八道之中人心果否尚思舊主有無義士嚮應忠國恢復各等情回報本部以憑籌畫本官出使外國勉竭謀猷務彰天朝字小之仁且使屬國益堅事大之志

檄海蓋寧前關原分巡分守五道二十六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已經牌行該道差人前往寧前道領取馬價銀二百兩委官買牛并貨取牛車去後今照貨取牛車不但遲慢抑恐騷動軍民牌仰本道官吏查照先令事理即將前行該道差人赴寧前道領銀二百兩再領銀五百兩選委的當官員易買牛隻如牛少銀多即便買驢如驢不足方行買驢合用料草酌量留銀買用多備布袋駝駝運糧料前行車輛不必貨取先具實完數目呈報毋得違錯

經畧倭國要綱八卷二

四十二

檄遼東都司二十七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照得朝鮮自罹倭患以來中華使者或行宣慰或行偵探不時入其國中乃國王心切天朝每行犒賞夫當此流離遷播之時復有絡繹不絕之費本部訪知心甚不忍除將前有受賞差役見追原禮歸還外牌仰本司官吏即便轉達朝鮮國王以後雖係奉有明文差違來使勿得仍前賞賚務崇節儉以濟軍興如去役敢有不遵約束妄索者即便知會本部以軍法處治仍令將來文事理刊布告示

懸示使彼國人民曉然知我 天朝興大義恤與國
至意仍將諭過緣由呈報毋得遲悞

徵大小領兵諸將 二十八日

一為經畧邊海軍務事稟仰本官即查所統馬步軍
士隨帶什物器械等項與卑開數目如有缺少責令
置備先全具由先呈知會如有難完明白四報毋得
遲悞未便

計開

一馬上什物每馬俱要復鞍二根肚帶二根軟鞭
一根拴馬鐵木椿各一根缺者速令添辦

恩平復國要綱卷二

四十三

一馬軍一隊快斧二把鑿二柄鑿刀四把每十名
鑿鑄一口每軍標旗一箇俱要驗足如數庶便安
寬揀木造柵竿並高箭等項

一每軍弓二張弦四根箭務足三十枝各腰刀一
口或鑄或鐵或鐵各一件無者刻限置辦倘箭不
敷尤當官為運送以繼再戰

一南兵每隊原有銅鍋外每名椰瓢一箇每隊斧
二把鎬頭一把除銳兵牌手原有腰刀外其羌鎗
銳手各要快利腰刀一把不拘一式很寬銳兵各
帶大箭十枝

一銳兵每名務要大藥四觔綿線火繩五根鉛子
五百個

一每兵多備草鞋但今寒凍快鞋難辦之類聽其
自便

一軍兵乾糧炒粉足五日之用
徽海蓋分運二道 二十九日

一為遵

官事責郭臣經畧倭患事稟仰本道官吏即使動支無
碍官銀雇募海船五十隻稍水人役完令揀選該幹
官員總管再於鴨綠江遼西一帶城堡收拾倉廩或
軍民就糧房產多備軍餉集名在官聽候明文應用
其由先報毋違

恩平復國要綱卷二

四十四

經畧復國要綱二卷終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三

報趙張二政府書十一月朔四日

倭奴情形不佞其未至遼陽聞見不真如何敢言進取之事今已抵廣寧夫一路凡遇名將不拘見任關住者每細詢之俱云天時地利盡在於我而中猶有隱情難以顯言者此在今冬舉事似無不克之理臺下幸轉致本兵急催各處兵馬俱在本月望之前後齊集遼陽纔得濟事若諸路阻撓逗遛不進一到來春論天時既屬於彼論人事舊倭未去益以新倭勢衆難當受害慘毒恐不止一朝鮮已也彼時悔之無及故不得不懸懸為臺下言之沈惟敬本月初七及可抵朝鮮果所傳諸倭肯撤兵歸國週社稷之福不佞何敢妄動倘倭謀叵測不如所議則冬月遼東正其時矣而諸兵未集將若之何近見諸君行事不肯平心惟尚客氣專為己而不為國若非臺下於君父前力言之不佞在外真無措手地不佞一身不足惜如國事之去何惟台慈炤亮不一

報石司馬書 初四日

臺下慮兵集而餉難繼此正不佞前揭陳其艱難之狀者幸近日嚴督各司遺多方料理似有次第據運

鎮王郎中報稱備倭糧草計十萬兵馬可足兩月之支又將禦廣本色留貯九萬石以待防倭之用且目下又徵二十一年屯糧監糧矣荆分守糧完三萬石馮分巡糧完一萬五千石并海蓋寧前二道俱見行召買務足三萬石者他如發銀五萬兩令山東糧糧貯之登萊聽取天津空運輸之遼陽應用者又在外矣總計征倭兵馬不滿四萬通長計算可足一年有餘况倭船已急決截正在時下要非坐老客師待變而動者之比也此保鎮新募之兵不得不急徵耳蓋兵家原無定形餉不足則計餉若足則計兵故不佞復冒昧如此惟臺下鑒原是懇

與鄭同知書 初五日

時際嚴寒門下且適異國勤勞王事若此不佞心甚懸切想此時已見國王未知遊擊沈惟敬與倭中消息何如昨大司馬書來欲得一人間探倭信且於中潛行及間不佞度非門下不可茲錄大司馬手書奉覽幸體其書中主意密密行事大兵不日渡江一應機宜須時為馳報庶不佞可以預為策應諸凡尤宜小心秘密倘得濟事門下功非細細惟留意焉是禱

報石司馬書 初九日

客兵志在征剽胡肯為人守土劉綎兵五千楊文兵一千俱係不佞咨請征倭者且屬遠來何乃一請留守天津一請留守通州夫不佞微調者還延不發不佞咨請者果敢議留是欲不佞空拳搏虎也况昌平兵馬雖云拱護陵京然居庸天險岔道重關尚懷隆宣府又環統於外無之青社諸酋見修貢款去歲薦支車以獻而呼劉倡亂莊明入犯得志時又多方勾引尚不西行則近日虜情大較可知已且又月非其大舉之會即大舉亦未必薄都城間也何該鎮以此藉口督府遽形奏牘也蓋下幸細詳之因得其情夫

聖恩夜間奏屬八卷三

又實

與永平楊兵憲書 初十日

衡來達彥亦臣子分內事也敢言勞乎過辱垂念深感深感防製事宜初八日已承見報國說火器初十日復許先發門下留心時事迥異諸道欣慰欣慰兵馬錢糧作何處分幸門下一議之以俟不佞裁定也謹謝復

答石司馬書 十三日

承教陸厚國許儀復事具仰妙算已密囑沈惟敬鄭同知相機行之夫李提督新平寧夏用之征倭極是

相宜彼其世屬將門忠貞素為且甫樹奇勛自與他將不同不佞惟慕成功何堪屈體第前來谷文新推總戎聽某節制則不佞原係生部未差與總督衙者亦似不同如或太屈恐非 朝廷體也酌一中格待以各邊道之禮庶幾兩得其平未識台意以為何如外葉靖國如命咨取軍前聽用謹復

與寧遠伯李實城書 十三日

昨小啓奉賀想已入鑒臺矣門下番梓忠貞素為奇勳屢建真乃社稷干城也不佢誼屬追家又懷欽仰今得脩書長公東征乘蕩平餘威以殲狂奴特權枯

聖恩夜間奏屬八卷三

四

拉招平遼軍聞耳不佢又何幸焉近聞報長公以疾辭或慮不佢相接之禮仍集仲堪或慮格耶夫長公南平巨寇忠勇超絕自與他將不倫不佢方藉樹勛何敢倨傲不佢原係生部未差與督府衙街者亦似不同惟老將軍為 朝廷惜體貌不佢酌一中格如待各邊道之禮不庶幾兩得其平乎尤望老將軍勸諭長公西除東蕩圖形殘燭不必拘拘形迹間相較量也茲各路兵馬已集二萬勇糧足夫數月幸速長公懸駕之遠乘此冬月以圖進剿俾恢復朝鮮無異蕩平寧夏復世觀史冊而思今日之功即

孫兵不足多顧牧亦退舍矣老將軍白髮恬熙功名遂又復觀此盛事无古今鮮有者詎非生平大快事耶長公處不及另書謹以賤刺奉迓翹首前旌萬祈駿發是禱

報石司馬書 十三日

十三日具疏欲泊戰艘於旅順諸島且招集島民互為聲援則天津登萊諸要害處似可無虞疏已早登幕間求得島圖更為明著專此呈覽仍望轉致二政府一觀庶禦倭長策在目中也可謹啓

議處海防戰守事宜疏 十三日

經畧復國要編 卷二

五

一為議處應調軍兵并葺修守海防要務以嚴內治以圖邊剿事項因倭患

皇上先以防禦事責臣經畧處分復以征援事 命臣籌畫料理故臣惴惴焉惟求無誤國事但戰守二者利害相關言戰則朝鮮求救甚急然不能為無未之炊必速集軍兵始可相機而動言守則天津登萊薊密水遼為最然不宜拘尋常之見必控扼險要方為萬全之謀則今日議調軍兵議防海島為不可緩已蓋臣准部文單開應調備倭兵馬共七萬三千八百餘然其間有水兵難以入遠客兵利於夾戰召募尚

未完全遠來或稽時日今天津薊門止於海防乃遠東則防守征剿無之矣緩急輕重之間不可不一為酌量也今查照部文議將薊鎮一萬一千保定五千宣府五千大同五千遼東七千見在駐防各邊驛高志兵一千六百宋太斌募兵三千五百調回征西楊文浙兵一千劉綎川兵五千其召募募丁雖定三千之數見今應募者止七百餘名俟募完可足前數以上各兵盡赴遼東或進剿或設防俱聽臣調度且近據管糧郎中王應霖報稱糧餉所集以五萬兵馬計算可足兩月之給在分守道荊州倭分巡道馮時泰

經畧復國要編 卷三

六

則各報實完三萬石并葺前海蓋道俱另召買務足三萬石之數臣復發馬價銀五萬兩行山東撫臣於登萊等處羅買糧豆又前疏請發臨德倉糧數萬石俱由海運入遼則糧餉似足前兵週歲之用而各兵俱用分屯廣寧遼陽各東西城堡并近海處所戢可乘則進為戰兵機難乘則居為守卒是一舉而兩得也其陳璘兵五百楊應龍川兵五千山西兵二千浙江召募南兵六千又新設協守遊擊等官募兵九千足一萬五千之數及延綏秋班入衛軍三千俟撤班時并陳璘等兵盡留薊保一鎮或分屯或防海俱聽

督撫調度以是分布似足用也至於今議防海者皆以天津大沽等處為首稱似失但臣近至遠地細加查訪遼東旅順口與山東蓬萊諸山對峙相去五百餘里中有海島一十七處棋布星羅彼此接望誠天造地設橫亘其間而凡登萊北海天津東海薊門南海胥賴此險為門戶也況島中俱可藏兵泊船而各島居民築室耕田盡成家業誠一鼓舞召集擇其忠勇為人推信者每島一人量給冠帶或名色把總令其統率精壯者為兵復將調來沙兵七十名沙船二百隻應天船兵九百五十名沙唬船八十隻兵一千

羅奉復國要編

卷三

七

五百三十五名分布各島仍給以將軍等大砲令官兵與民兵不時出海遠哨如有侵犯情形則舉放號砲為島相傳警則每島舉烟數十道衝突海天夜則舉火數十炬照耀海面倭奴見之知我為有備耶則不敢深入疑我為虛設耶則我兵實在諸島戰船遙其後內地防守扼其前而彼且腹背受敵夫是今日之防諸島者即以天津也况登萊東南復有成山靜海諸島素稱險阻旅順之東遙接朝鮮之界足為聲援若天津等處海口將新議戰船催備員外郎張新督造速完各令分布則東東嚴密此動彼隨誠為

要務所當亟圖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速議將前議調官兵如臣所派海島布置如臣所言覆請行臣遵奉施行庶海防益固東征可舉夫

議題水戰陸戰疏 十五日

一為夷方告急防禦當周啟陳一二目擊事宜以備採擇并其初意民瘼以圖莫安事據天津道兵備調使梁雲龍至稱為照倭之入中國也野戰最猛而水戰非其所長中國之破倭奴也水戰為利而野戰更須謹慎此二者不可不熟講也夫水戰所急在巨艦艦不巨則衝敵為難然艦過巨則轉移不便故所謂

羅奉復國要編

卷三

八

巨艦者福船為主而倉船次之沙船又次之近蒙奉部調來浙直等船率皆沙船唬船而福船倉船則委焉今奉工部差委員外來浙前來督造議定大率要造福船二十隻倉船八十隻或百隻以為鎮重彈壓之用沙船南來浙江有二十隻南直有二十隻其數頗多應再量造五六十隻以為轉戰擊殺之用乃其所藉以偵探者惟在哨艘而天津原闕近查瀕海鹽船漁船得百餘隻鹽船原走黑洋販鹽則月輪六隻遠探黑洋五日一報漁船捕魚則日輪二隻哨出外洋一日一報此不過權宜偵探耳今調來唬船浙江

六十隻南直四十隻而工部委官關廠打造八隻五
槳把喇唬等船三四十隻則係創水寨哨探似亦足
用也戰艦既備駕之而破倭於海誰不艷談而不知
海上機宜亦微有異假如大洋之中倏忽往來必乘
風潮風順而潮不順不利潮順而風不順亦不利風
波洶湧非但彼船失搖而我船亦掣枉非但彼兵瞋
眩而我兵亦昏瞶皆不利也且彼乘風而來則我且
居下順潮而來則我且當逆安在其必勝哉所謂謂海
戰者是必天造地設生有岸門不然則島嶼中峙又
不然則沙洲壁立為彼船必經之口取水之處擬為
巢穴之所而我乃於此分布兵馬或為設伏或為掩
擊扼其吭而撫其背枕其穴而掩其虛如浙之焦山
如遼之望海窩乃為得志耳至其灣泊不於島嶼則
於沙洲於港塞皆藏風避潮之澳僅依礁石則碎矣
船上器具雖不外於野戰然而兩船交鋒風潮迅迫
彼之長技不在倭刀而在鳥銃而吾所以禦之者是
必船身之外以竹木為架以布帛為障使有藏身之
處而乃乘機竟便或用火藥或用弓矢或用三眼鎗
快鎗或用佛郎機而又於桅竿斗上用標鎗飛鏢刺
之乃若虎踞龍蟠大將軍將帥遇急則不敢輕用

何也以其氣力重大雖能碎彼船恐於我船亦不免
有傷凡此長技皆海上之所必用者今一面置船又
一面置器務求足用所謂水戰之當備者如此大陸
戰所急在臨岸而沿海之岸雖無處不臨海然非見
岸即能登是必內有港口河口為漁鹽船所棲泊之
處乃為倭船登入之所天津一帶如大沽海口最高
要衝又驢駒河唐巨河唐透鋪鄭家溝等十數處皆
已布有兵馬安置大將軍虎蹲威虜等炮而倭奴既
足所以扼其奔突制其跳躍者則鐵炭礮木椿等項
器具尤當預備今已行河間府分派所屬州縣遵照
製造鐵炭礮礮礮角大木排椿蘆葦礮黃等項或解赴
天津或解赴滄縣等處收貯俟臨期掘坑如法布置
設伏截殺要於不使越口登岸而復為功也倭一登
岸狼奔豕突逼城攻城遇村攻村若不得城而據則
必尋取巨鎮大村據之以為巢穴四出焚掠故凡人
烟輻輳去處可城則城如不能城則多樹木柵多挑
溝壑曲折周遭沮格衝突皆其備之不容已也今行
該府督行州縣各將所轄市鎮村落如法建置以為
臨時收保之資戰聞之地仍行各該將士及有司民
兵各照地方協力守禦倘或不能禦之於海不能禦

之於岸則當各敵兵馬各依鎮落禁除扼隘堵截衝打或乘剿或夜攻倭必不敢狂逞也江甯濱海多遠重樓敵臺羣獨以備島奴抑亦以備山寇海寇今旌燭眉只以修築樓臺工費修理城池務令高固多備軍火器械而村落居民則預令其多運糧米薪水貯置城中有警則急入收保堅壁清野保境衛民權宜或是如此所謂陸戰之當備者如此等因呈詳到臣該臣巡歷海口閱視戰船復與工部督造員外郎張新等面相商確再三籌畫其大小船隻數目水陸戰守機宜與該道所議商榷會同照得海之所恃以衝

也其大將軍神砲虎牌砲城廣砲百子銃等器則臨急所用也以若長技要在豫備備禦既周遇警接戰或依港澳或傍沙洲或據島嶼或乘風潮或截其經行或斷其取水或蕩其巢穴務使我居其利而彼居其害我當其順而彼當其逆我處其勝而彼處其負在善將者指麾而運用之耳破之於海斯為上策不得已而野戰則口岸又其要矣蓋沿海地回雖無處不當防然港有礁石有泥淖有窪陷其所灣泊登入之口亦鮮如天津一帶極衝大沽口次衝起口并驢駒雙溝唐巨河鄭家溝等十餘處則沿海可知也要

而間有地勢險隘可以藏兵可以屯聚者則多集丁壯多置木柵多備砲石多挑壕塹以便防禦其附近城郭者悉令居民委積於城臨急移入城中俟即善攻然城郭完固效死以守而以大兵潰其圍亦不得逞既不得城而據則必擇村而居然候性貪必散出劫掠吾則可以零剿彼掠得木物負重而行吾則可以截殺夜喜淫飲多醉財吾則可以夜擊所謂陸戰當如是矣然猶有說焉水戰始慮無船今慮無兵非無兵也無習水之兵也又慮無餉非無餉也無常繼之餉也福船每隻用八十八十五隻計用一千二百

建寧復國吳船八卷三

十一

人倉船每隻用四十八八十隻計用三千二百八十八沙虎八隻每船每隻用二十八人或十五六人大小船共用兵五千四百有奇一時沿海漁鹽之夫並歸焉募如數而浙江沙虎船一千五百有奇南直沙虎船九百有奇沙兵七千福兵三千是水兵已一萬七千有奇加以陸兵歲費不貲此餉曷從而繼乎然則度海以造船度船以募兵度兵以給餉皆不可不豫為計也陸戰雖亦多術其可為一勞永逸計者無如挑壕溝塹相度天津濱海去處自大沽口至鄭家溝止一百八十里而防海軍士不下二萬餘人若當春汛

之時兵士齊到稍加鹽菜量起工築每兵一名占地二步橫挑溝塹即以塹土築為牆垣暫開四丈牆闊二丈塹深一丈則牆高二丈三萬軍士一月可完塹之險深與湯池無異牆之嚴峻與長城不殊漸起墩臺漸增梁口可以哨望可以備禦所謂一勞永逸者非耶但沙土難築潮水易侵未敢為必然之畫俟來春試之而後可為也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上請施行

移山東孫巡撫咨

十六日

一為道

建寧復國吳船八卷三

十四

旨專責部臣等事據天津兵備道梁雲龍呈稱今將本道所屬南自鄭家溝山東海豐縣界起北至大沽海口密雲道寶坻縣界止各海口險要分布兵馬計一萬八千餘名并水戰船隻外惟是東採海豐以至青州唐頭寨一二百里皆無重兵倭若乘虛而入真所謂行無人之境也可無寒心我似應於唐頭寨設一恭遊領三四千兵乃可以策應協堵等情又節據遼東鎮守等官塘報倭奴積草屯糧聚集對馬島下要犯東萊等處等情各到部據此看得倭奴占奪朝鮮聲言入犯其為謀狡譎更叵測者而各海口自遠以

連山東處處皆衝在在當備本部舊撫東省曾於濟
青登萊等處設兵不下四五萬分撥防守頗為桑土
之計今據天津道呈稱防海無兵則本部前所設軍
兵未知散歸何處兵法謂無恃其不來恃有以待之
正今日防倭之謂也合咨貴院煩查本部昔撫東省
時布設海防各兵今歸何處如已議撤則近日倭報
頻仍各海口不可不嚴為修守議將何兵分撥如未
撤防或天津道聞見未的則將各軍籍名在冊整束
團練加謹防守蓋本部今集重兵在遼若機會可乘
不目前赴朝鮮征討倘倭奴聲東擊西突犯登萊等
處亦未可必是宜亟為預慮者仍希咨回查考
奏奉復旨要編入卷三 十五

撤分遼寧海蓋三道 十六日

一為遼

旨專責部臣等事已經牌行該道動支馬價易買粟米
三萬石料草減半聽候軍馬支用第恐搬運擾民又
行各道動銀易買牛隻驢騾駛運去後續據寧前并
分巡遼海道呈報買完米三萬石并草料數目前來
照得調到各處兵馬暫駐遼陽應用糧草合多預辦
庶免臨時缺乏牌仰本道官吏即將買完米草草束
就用本部發買牛隻驢騾陸續駛運限本月二十五

日至遼陽交割此係緊急軍情毋比尋常延緩
撤遼東管糧王郎中 十七日

一為遼

旨專責部臣等事據遼東管糧王郎中稟稱遼陽有該
納屯糧商人有上納鹽糧就近兌支各軍等情到部
看得遼陽既有該司屯鹽糧餉支給官軍頗為近便
但未有的數擬合行查牌仰本官即查遼陽衛所各
有該司屯糧若干商人上納米草若干各係何年見
在何處屯積就近支給官軍應該作何兌還逐一查
明具由呈詳以憑酌議施行
奏奉復旨要編入卷三 十六

撤海蓋道 十六日

一為遼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已經票行海蓋道動支無礙
官銀雇募海船五十隻稍水人役完全委能幹官員
總管聽候明文取用去後看得本地有船人戶糧實
未糧所得船脚優厚今聞官覓誠恐減削脚價不願
應募遂稱無船先該本部附循東省十八九年前來
山東登萊糧買米糧者俱金州衛旅順口軍民各帶
多船本部備知今大兵救援朝鮮搬運糧餉自有題
發官銀應給船戶脚價並不短少俱與商民一例但

恐無知愚民遠爾隱譚以故查覓牌仰本道官吏即
便出示曉諭軍民各將所有海船限三日具首到官
照依平時商民載運腳價動文官錄准免停當稍水
人役船上器具准備完具由呈報前往山東登萊
等處搬運糧料如承委人員求索指勒許其稟告若
奸猾軍民執迷隱匿定行挈問該管官員叅究毋再
遲延

檄大小將領 十六日

一本部奉 命徵調各師不日渡江深入朝鮮內地
剿絕倭奴其攻戰之法必須預講敵情虛實必須預

議事復國要編 卷三

十七

知今先以主客馬步攻戰三事詳之本官宜多方籌
畫或與部下有謀智者熟思審處照款登報然兵家
之事千變萬化難以拘執如有破倭奇策出于三事
外者俱商確明白或密揭或面稟以俟裁酌慎勿藉
還軍率有辜本部屬望至意

一議主客之勢須先遣通曉員役會同朝鮮君臣
酌看倭兵動靜如何虛實如何如何攻如何戰然
後進兵斯為成算

一議馬步之勢倭兵多步我兵多馬步利險阻馬
利平行倭兵拒險阻則我之馬兵無所用其武則

日攻城之戰病正坐此蓋地利不可不得也得地
利必須預籌鄉導法曰鄉導不得曰昧朝鮮人即可
為之無忌也但遇險我先設伏無令倭奴得之故
古之名將列伍陣設伏二十處以取勝者有以我
我兵在馬上倭兵在步下我兵之刀短倭兵之刀
長其勢稍不相接不得器械是以卒與敵須易以
長鎗大礮以便棚刺江南之篋篋鎗刀率皆長兵
正此意也陣定而合須我之步兵先之馬兵繼之
馬兵分左右翼擊之乃法也

議事復國要編 卷三

十八

一議攻戰之勢說者謂倭之鳥銃我難障蔽倭之
利刀我難架隔然我之快鎗三眼鎗及諸神器豈
不能當鳥銃倭絕熱故稱利我生熟相半故稱銳
原非大器之不相敵也倭刀雖利能死人我刀雖
稍不如豈不能死倭我倭之所以能敢戰者非緣
一刀之故其實殊死戰也前者死後者進無少退
怯今日調兵四至雲集烏合者兵無統紀士分彼
此心果堅耶否耶西夏之事可為殷鑒豈我之刀
不能敵倭倭之利刀不能架隔殆非也其心實不
如倭之死戰也宜選驍勇敢戰者另為一營亦須
選勇將有謀者統之或用之衝突或用之設伏或

用之出奇或用之夜破敵營以濟諸兵之所不及
昔曹肅劉牢之率兵五千大潰秦師誠得死力
也人又謂烏銳能擊二層嘗試之矢八十步之外
能擊濕獲被二層五十步之外能擊三層四層諸
所識障蔽事宜亦當從長其實兵貴速合障蔽先
之弱兵繼之強兵又繼之撲砍一處分兵左右衝
擊之倭無所施其技矣乃孫武子三駟之術於法
有之非誣也

撤軍前廣軍二道 十六日

一為嚴禁越販并議增價糧買以濟軍興事照得本
部見今調集大兵屯住遼東左右誠恐糧餉不繼已

卷三

十九

經發銀軍前廣軍守遼東等道并管糧分司各糧買去
後近聞本地軍民食關西穀價而致將多餘糧豆
連路運載越赴彼處糶賣但民間積貯有限大兵支
給不遑者不嚴為禁約并行厚價糶糶一旦穀盡雖
欲召買亦難區處牌仰本道官吏即便出示曉諭本
地軍民人等如有多餘糧豆願賣者不拘多寡許人
報官比價關西賒價分外議增委官勘支馬價易買
收貯民間既省駄運又多價值必行樂從不許仍前
越往關西販賣違者究治兵興糧從該道毋視為泛

常仍將增價議糶錄由呈報查考

撤分守遼海道 十六日

一為經畧邊海軍務事據朝鮮國陪臣尹根壽稟稱
小邦見在軍糧以五萬兵計算每日三食可供二十
日料草以馬二萬匹可支二十日等情到部看傳前
報糧料未委虛的合行查驗牌仰本官即便選委的
當官員前往朝鮮國查驗的有粟米若干稻米若干
料草若干草若干查明從實回報如係實數本地撥
運宜緩者係虛報概運空遠差去官員務要立法綱
算不許指堆緯數致誤軍機定以軍法究處毋得違
錯

撤畧復關要綱 卷三

二十

撤遼東楊總兵 十六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領兵遊擊錢世楨等呈稱各營
軍士除其餘什物完全外每軍止帶弓箭一副小弓
一張弦二根箭不等乞賜議處等情到部看傳弓矢
乃軍前必用之具誠宜多備今止各帶一副不足戰
鬪之用已經批行本官議處但恐文移往返延誤
事合行置備牌仰本官即照批查軍士數目每軍備
辦弓一張弦二根箭二十枝就估價銀共該若干一
面差人解送一面具由呈詳以憑批行該道於馬價

錄內支給毋得遲延悞事

與山海關張主政書 十六日

關中屢獲高談知門下過命世才也特以坐鎮要衝
為北門鎖鑰不得借重軍中以資廟算為恨爾馬青
漸東瞻仰彌切復承垂念感佩尤深各鎮兵馬有勞
督催更為社稷攸賴倘仰仗洪猷露布得借關而入
門下功亦非細矣使旋勒此附謝不盡

報遼東趙撫院書 十七日

接華札開函敬誦詞旨殷殷感入五內督發兵馬兼
屬大將諸遠又賜渡江至教俱社稷之利非獨不佞

與魯撫關吳編 卷三

二十一

一人幸也尤為卿戰不佞又仰高山渴飲一晤以奉
指授緣嚴旨督促遼爾諸遠方在抱歉過辱高懷欲
枉台駕不佞非敢固違尊命自沮傾聆獨念王節甫
按廣寧總戎又復遠出遠警正嚴恐有疎虞不佞亦
難違容倘有喫緊機宜不妨郵筒馳教矧不佞寓遼
必多時日躬親台光正有期也尚官懸止前旌筆未
宣情統希原昭

與平倭李提督書 十七日

門下忠貞日月威震華表信我間世雄才也近日西
事叛賊煽官勾虜興城全陝已幾發發過門下不煩

指顧一舉而滅之聖城之下門下奇勳彪炳今古不
佞為社稷有深幸焉茲值倭奴復辟朝鮮又得借重
前旌艾夷小醜想天特借此二寇以光昭盛美云爾
不佞謏劣仰藉威靈倘得少樹尺寸蓋始為社稷幸
既不佞幸矣昨已亟趨遼陽督促兵馬整飭戰具以
候大將軍之至尚官遠近惟速發龍標委安屬國身
係朝廷安危若邪汾陽裴晉公蓋千載誦之矣朝夕
翹盼幸慰懸懸為禱為望

與薊鎮張總戎書 十七日

與魯撫關吳編 卷三

二十一

承遣旗牌員役感感材官葉廷祿許魁既係常川伺
候謹如命分班以便傳報別鎮隨亦申飭門下雄材
遠矚藉重無稽之謗今之京輔巨卿誰其能免何必
以此介懷惟彈心王事頻致玄機伴不佞有所仗賴
以安屬國以慰宸衷是禱是望

撤朝鮮國差衛獻納金庭睦 十七日

欽差經畧兵部右侍郎宋 為倭情事帖諭朝鮮國差
衛獻納金庭睦照依諭帖內款開五事咨王知會行
該管衙門即速回報毋違

計開

一以兵五萬馬減半為率本國開報義州平壤治

送實在糧米草料各若干實足幾月支用

一王京平壤大小道路備細圖貼送者

一將本國車輛牛馬亦以五萬兵馬日用糧料等項為率選委的當官員分投管領俱在義州等候遼陽發運糧草等項接續分送平壤各營軍兵支用

一選王京平壤二處軍民不拘士夫耆老人等有才識優長練達世務及熟識道路險易者每處推舉十人或五人解赴本部軍前聽用

一將本國各道各路選練兵馬各開營隊并見今

遼東軍圖卷三

二十三

統領將帥職名揭報本部以憑調遣以上五事係樂業軍務總實速報毋得虛慢遲延誤事貽悔

遼東都司張三長十七日

一馬道

官專責部臣等事據分中遼海道呈稱見在管屯都司張三長場以委往朝鮮盤驗糧草等因到部除就外擬合專委牌仰本官即行領兵將官將調到官軍馬匹應支廉給行糧料草本折數目但在一倉庫支領者每日總開一單本官查對明白於緊要數目處用印或關防鈐記交付將官執赴朝鮮戶曹官糧官

處照數開支一單所填止支一日不許違支數日一

倉支糧止用一單不許分為數單將領無單倉庫不許支給倉庫無單稽查不准開銷如將領擅用白頭小票及不行用心填註磨對致令下人作弊或應該開除重復冒支者即便查究若縱容不舉事發連生文過數目每日朝鮮管糧官照單填開一葉送部稽查毋得違錯

遼東大有業邦崇十七日

一高道

官專責部臣等事照得本部調到各路兵馬即日前往

遼東軍圖卷三

二十四

義州等處救撥朝鮮近關各軍沿途盤擾主事本營將官縱容不禁擬合妥官約東牌仰本官即便會同領兵將官前往義州等處征進沿途經過住宿去處務要遵守約束不許倚強買物占人財房騷擾生事但有違犯本官即便究處仍記名總報聽候查究有重情即具稟帖付撥馬飛報本部以憑差人等赴軍前定以軍法從事決不輕恕如各官容隱事務併究若本官果能任怨約各軍無擾定照軍功敘錄毋得違錯

遼東都司張三長十八日

欽差經畧兵部右侍郎宋 為倭情事仰都司張三
即照後開條款會同朝鮮國戶曹官糧官悉心計度
停妥明白速報毋違

計開

一大兵東渡原為恢復朝鮮願兵家戰守遲速難
以預期今以兵四萬馬二萬各計算務令本國處
辦兩月糧料堆積自義州以及平壤一帶緊要城
堡聽候支給如兩月之外方支中國糧濟糧料倘
本國支給兩月外尚有多餘而我中國一時接運
不及亦令照舊屯積不許搬移俱聽本部大兵借

經畧復圖要綱八卷三

十五

支俟事定後願本色照數即還本色願折色照數

即還折色本部方昭布大義斷不與約

一克復平壤後倭必遁歸王京彼時兵貴神速勢

必進取但王京去平壤已遠去鴨綠江更遠江山

險阻中國轉輸更難而客師深入其糧料亦須支

給本國宜預為酌定要見平壤去王京的有若干

里本國糧料亦以前兵馬數目計算務足兩月支

給應於何處搬運或於本國未陷全羅平安二道

接濟俱應屯貯何地以便進取支給兩月外聽支

中國轉運糧料庶士飽馬騰征戰有藉

進兵朝鮮安民示約十八日

欽差經畧兵部示照得本部調發南北水陸馬步大兵
恢復朝鮮外國剿滅倭奴已經嚴令各將領等官約
束軍士秋毫無犯仰沿途地方軍民人等如遇大兵
經過屯劄之時俱要照常各安生理毋得驚慌逃避
自棄家業軍士如有生事擾害者許爾等稟明本管
將領審實轉呈本部以憑軍法處治爾等亦當體念
從征軍士不許故行抑勒違者併究

通諭兵民交易約十八日

欽差經畧兵部示照得本部調發大兵東入朝鮮國剿
滅倭奴如各地方軍民人等有願隨營於屯劄處所
自置酒食販賣者許令稟報所在官司轉呈本部以
便給與執照聽令隨軍販賣價值兩平交易並不許
軍士強奪刁買違者許爾等稟究

經畧復圖要綱八卷三

十六

撤領兵官李芳春方時輝戴世植吳惟忠王問王
必迪等十八日

一為經畧遼海軍務事已經稟行本官省令各軍買

買什物預備乾糧煨炒務足五日之用去後今照不

日征進合再申嚴牌仰本官即便省令軍兵各除五

日煨炒乾糧外馬按軍士再帶炒熟米粉或炒熟麥

麵各一斗平時隨帶預備糧餉不接濟急應用如糧
買不使即赴分守道關支本官仍要細查如有不審
說謊者即行重處違者本部查出領兵官并千把總
管貼隊通行查究仍於各軍挑揀選鋒軍士開名呈
報聽候另賞毋得違錯

與山東郭憲長書十八日

歷城一別修隔冬深細憶高懷即在行間未嘗一日
置也不佞謫劣謬承主命旦夕惶悚恐虛重寄凡
防禦兵馬全賴該道調停今抵遼陽本地各道料理
俱已報完獨貴治道里懸隔遼海三道俱未見報倘
經冬復圖呈編入卷三
有陳虎客將離燕不佞感奉愛厚欲煩門下轉致該
道貴同寅作速報允仍須盡圖貼前務求速獲無事
非獨不佞藉以還貴而貴同寅亦可報塞均門下賜
也

與平倭李提督書二十三日

小啓奉達想入覽覽矣不佞抵遼陽數日諸凡將兵
糧食戰具一一整飭焉候大將軍駕臨以圖進取石
東老書來聞前旌十八日已發弟事機可乘時不宜
緩伏祈留神電達不佞無任翹跂

謝石司馬書二十三日

不佞屢承臺下垂念無辱遠達厚惠感刻無地所可
報答高厚者惟有區區心力而已今當遼陽整飭將
兵易糧戰具一一俱備專俟李提督一至便發遼
台教也相待之禮一如軍命仍二次馳書奉迓夫朝
鮮事體雖未見功效一二弟仰仗

皇上威靈臺下妙算想亦可不煩東顧者今之最可喜
者每歲虜警十月必聞昨不佞預令楊總戎布散先
聲云朝廷命經畧提兵數十萬往援屬國即茲仲冬
將盡絕無警息李直指屢屢面譽非敢誑也此皆臺
下指授者塞虜如此烏奴可知想臺下必所樂聞故
經冬復圖呈編入卷三
爾及之

報石司馬書二十六日

劉侯方畧仰仗臺下指授將兵戰具俱已可觀別有
李提督為大將以此進取料無不克弟倭中豈無知
兵者倘爾我兵達涉主客異形要城固守在我不見
師老財匱可慮何如日與二贊董及諸將領細議威
云攻城利器惟大將軍稱最近雖少集一二尚未足
用此地行造甚艱且猜時日聞陳雲鴻解進京督百
位專此奉懇力為主張暫發軍中須借給銀兩雇倩
在京驛車竟運遼陽庶得濟用幸臺下萬分留念可

也倘戎政或有他阻允望曲為調停至禱至禱

移本部咨 二十七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據贊畫劉員外呈稱休奉查得部發馬價銀一萬八百餘兩行薊州道委官打造大將軍袍二百二十位據監督通判孫興賢并陳雲鴻呈報造完一百一十位已解京營六十位見存五十位未完一百一十位星夜打造又據薊州道呈稱委官將造完大將軍五十位押運前來外緣由到部試驗得營中諸樣火器惟大將軍最稱迅利雖有前數尚不足用若欲打造匠作辦料甚難况時日有限誠恐緩不及事擬合借用為此合咨本部煩借京營大將軍袍一百位請借官銀雇覓驛車差人押運遼陽軍前應用若付沿途驛站恐牛車慢事希將用過錄數開示以憑補還

報薊遼都總督書 二十八日

辱詢進止機宜深感注番雅意曩張相公曾有書見示謂征倭一事未宜輕舉此至教也某已勒諸胃臆夫夫提兵異國天道沍寒况主客既分勞逸自判詎非兵家所忌豈敢貪功冒昧如此弟 明旨屢頒發

切特甚不來久底春初一圖進取後日何以報命故今日之師實萬不得已也老公祖如有書致政府幸以鄙意達焉庶知不佞之領受深而為情最苦也其為卿感又當何如外添設協守副將等官乞明翁咨部速推為禱設將募兵日後報完允望臺下主稿一附職名萬萬

與袁贊畫書 二十八日

承諭發兵一事必疎大將具微石畫亦見至愛弟恐不日諸兵須發路舍壅塞紛難辦且軍需在彼運動不可乏兵守護故酌量先遣一二兵馬渡江耳若

總署復國要綱 卷三

三十

大兵起行須當盟神歃血此必待李提督至也肅狀代覆燕布鄙悰惟心亮為荷政府樞府二書帖完上

答順天李撫院書 二十八日

捧誦手札中間險阻鎖鑰主客勞逸之處至深且遠極仰廟筭且感台慈之為不佞計者殷殷也顧

明旨屢頒嚴切特甚倘此時不加剿滅延至來春再蓋島奴其勢愈熾咎將誰諉今日之師恐不可緩昨取朝鮮圖說細閱之彼中險阻一一指點將領今其分布兵馬洵擇地利餽餉一節最為喫緊昨復行文平國據彼回稱五萬兵馬足支兩月此外僕我轉輸或

可宿飽承密詢敢此代覆諸凡尤望指授萬萬

荅石司馬書 二十九日

陳申伍應廉承臺下特遣軍前以備密用感甚感甚
外征倭之具輕車最利今欲於京營借取百輛以備
戰守幸臺下轉致戎政速發為望仍乞撥軍推駕其
安家路費亦須借給來軍隨當以馬價奉償外太僕
寺馬價無幾兩榮尊示意者慮其之浪費乎或又疑
某之復請耶其他無所長惟節省一事自信生平可
以猶人茲忝攝大權人或疑某過隘則誠有之自出
都門接手教者屢屢無非對症鍼砭惜財之訓恐非
歷舉復國要編 卷三 三十一

頂門針也非敢自譽誠恐台慈垂念故爾及之且憐
一笑若兵家未可逆料往後此數不敷復有所請則
非不佞所能預定也餘未敢悉

檄遼東都司 二十九日

一為倭情事已經帖行朝鮮國差來獻納金庭驛將
本國車輛牛馬以五萬兵馬日用糧料等項為率選
委的當官員分投管領俱在義州等候遼陽發運糧
草接續分送平壤各管軍兵支用令該管衙門即速
回報去後未見前來看得進兵在邇事已急迫擬合
行催牌仰本司官吏即行朝鮮國委官預備口袋或

荊荊蒲葵可盛米豈五斗者或用車載或用馬驟駛
運或用人擔負聽從其便俱在愛州伺候遼陽運到
糧料即便分運平壤附近兵馬駐劄去處支用毋得
遲延誤事未便

檄軍前兵備道 二十九日

一為運

官專責部臣等事訪得芝蔴灣等處俱有商船由海販
買雜糧今大兵至遼誠恐糧料不繼相應雇舟搬運
以濟軍興牌仰本道官吏即將芝蔴灣船商籍名在
官照依商民載糧事例勒支馬價銀兩給與腳價比
歷舉復國要編 卷三 三十二

之民間運從優厚願充補水人役船上器具準備完
全具由開名限文到五日先行呈報以憑給與明文
前往山東登萊搬運米豈如有奸民隱匿抗拒指名
呈求定以軍法重究毋得遲延

移遼東撫院 二十九日

一為運

官專責部臣等事已經票行海蓋道勒支官銀雇募海
船五十隻稱水人役完全委官總管聽候明文前往
山東登萊搬運糧料去後着將本地船戶載運米糧
所得船腳優厚今聞官衙誠恐減削腳價不願顧募

遼國截避先該本部附領米省十八九年前來山東登萊糧買米糧者皆金州旅順口軍民各帶許多船隻本部備知今大兵救援朝鮮搬運糧餉自有題發官銀應給船戶腳價俱與商民一例並不短少但恐無知愚民驚疑隱諱誤事未便合於前去煩行海蓋道并金州衛將有船人戶拘集到官照依平時商民載運腳價更從優厚動支馬價銀兩顧募停當稍水人役船上器具唯備完全具由徑呈本部以憑給文前往山東搬運糧料此在歲裡備辦停當方結濟事希將行過緣由咨報查考

經畧復國要編

卷三

三十五

檄冀大有業邦榮督具惟忠誠世楨等兵二十九日

一為道

官專責部臣等事照得本部發兵前赴平壤等處剿滅倭奴獲救屬國相應委官督陣以明進止以定賞罰牌仰本官即會業邦榮冀大有督同領兵將官錢世楨吳惟忠王問前往義州一帶以及平壤等處明哨探察倭情相地理搜埋伏就水草立營寨約軍兵整器械未戰時先與將官多方籌畫要見今日之戰或宜奇或宜正或宜步或宜馬或張疑兵或分兩腋或防佯北或避陷坑或隔刃刀或遮鳥銳或設伏以截

其中或抄兵以掠其後務使先勝在我方與交兵既戰時應銜鋒者專令銜鋒欲殺應割級者專令割取倭級如有官兵不遵平時申明號令逡巡退縮不行奮勇鏖戰行伍改違指揮者許本官即時以軍法處治應穿前者穿箭應到耳者割耳應斬首者掌赴旗牌前斬首示衆得獲功次隨即紀錄報功首級照依定就四六分均同領賞本官受茲委託務與將官同心協力毋致異同有功之日定行優敘

報趙張二相公書

三十日

經畧復國要編

卷三

三十四

昨小啓懇借輕車想入常覽矣外征倭一事最宜慎重屢辱台諭為某之心極深某非草木豈不銘感第初命經畧某謂巡歷海口修戰防禦職如此盡矣不意甫抵三河征剿之命一而再再而三此時進退蓋兩難之欲為征倭計則一兵未集一資未備即有調遣多岐掣肘且倭薛巨測祖承訓覆轍當鑒此進取之難也欲為自固計則嚴旨屢頒屬國告急轉眼春明倭且得志再益島夷分兵四出或犯遼陽或犯天津或犯登萊即閩廣浙直亦難安枕當成大患伊誰之責此不進之難也故自承命來日夜焦思寢食俱廢一不敢負聖明委託之重一不敢負弱

臺知遇之恩統兵必求原將製需必求聖利儲糧必求充裕以至練士卒廩將官集謀臣蓄火器審除隘嚴偵探諸凡征剿機宜毫髮究心即今一一似有次第惟倭李提督至日誓師渡江米塞此責然猶不敢恃我兵糧決意進剿又必延李君於秘室授以密訣可攻則攻可和則和或欲攻也陽許其和或欲和也陽示以攻或既和而機可乘即渝盟不顧或攻平壤而王京可襲即達涉何難此雖大將可了之事似不必囑之諄諄顧欲報洪恩何敢孟浪此雖鄙人本分之事似不當言之瑣瑣顧欲慰遠懷何敢憚煩藉是

總纂復國要編入卷三

三十五

覽之或亦知某之苦心云爾下情曷任踈又激切之至

移本部咨三十日

一為議增賞格以鼓士氣事案照先該本部題奉欽依有能擒斬關白平秀吉妖僧玄蘇者賞銀一萬兩封伯世襲已經頒行去後近該本部行至遼陽節差原任同知鄭文彬等會同朝鮮國王遣差偵探人等備察倭情隨據各官行據朝鮮回稱關白平秀吉年老無子尚在海外固守巢穴以為衆倭根本其姪平秀次襲位領兵見駐對馬島中自稱大閼未以為

倭聲援大將平秀嘉擬王京一帶以搗朝鮮腹心裨將平秀忠捷慶尚一道以扼朝鮮咽喉平行长子義智平鎮信各號先鋒犄角平壤以規進取妖僧玄蘇并其徒宗逸咸稱軍師執籌平壤以佐元兇等情到部為照倭奴猖獗占奪朝鮮且聲言入犯而群賊或為主或為輔或為將為謀均皆神人所共嫉天討所必誅者觀倡亂之罪既無重輕則議賞之格宜無軒輊乃今倭酋姓名頗著者九而餘者尚多載在賞格者二而遺者尚七今當征進之期擬合咨請酌定賞格以鼓士氣為此合咨本部煩為裁示或行題請將

歷纂復國要編入卷三

三十六

擒斬秀次秀嘉等七倭酋或如擒斬關白玄蘇之例或別為定擬希咨知會者今各該將吏士卒一體奉鼓舞務期奮勇殄滅倭醜施行

謝欽賞將士疏三十日

一為恭謝

天恩大頒賞奉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得兵部咨為欽奉

聖諭事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萬曆二十年十一月十八日該司禮監太監張誠等於會極門傳奉

聖諭朕見入冬以來天甚嚴寒思及禦倭各邊并招募
官吏軍丁人等水糧薄少又臨水面愁苦凍餒甚
憂念着太僕寺便發馬價銀十萬兩該部選差廉
幹主事一員解赴經畧宋應昌處給散粉使均沾實
惠以體朕恤勞至意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當即望
闕謝 恩外臣謹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稱謝伏以
聖主凝圖萬國仰同文之治 神威遠暢九夷輸荒服
之誠惟朝鮮更恭謹以稱藩乃日本獨憑陵而肆惡
言焉疾首患切剝膚荷蒙

皇上因陪臣之請告遂假臣以便且爰整六師用彰九
經畧復國矣編入卷三 三十一

伐材官畢集患憤者脣着而義南北交徵慷慨者聲
振而皇雖寒關夜渡渾忘數燄之嗟即朔雪朝飛益
勵趨投之志茲蓋伏遇

皇上至仁天啓大智日臨深懷荷戟以但征大發無金
而實勞 宸章親灑龍光騰十二之賓 聖諭特頒
虎賁奮三千之士恩喻扶輿意豈投醪臣與諸將士
等敢不勉竭卑微欽承隆渥玄雲結陣影迴北海之
波赤臺揮鋒氣直箕封之國候官解運至日分別次
第舉行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軍令三十條 三十日

欽差經畧兵部右侍郎宋 軍令照得本部奉
命督師救援屬國所有軍令如山如河如金如石各宜
遵守共建大功封賞在前軍法在後榮辱生死惟爾
將士取裁毋貽伊悔

計開

一南北將領頭目軍兵人等有能生擒關白并斬
真正首級來獻者賞銀一萬兩封伯爵世襲有能
生擒倭將平行長平秀嘉平秀次等及妖僧玄蘇
及斬獲真正首級來獻者賞銀伍千兩陞指揮使
世襲職黨有能約衆縛獻者免其本罪仍照例封
經畧復國矣編入卷三 三十一

賞

一中軍旗鼓等官差傳本部號令因而擢事者斬
一前鋒將領遇有倭中通士說客至營或軍獲其
細即時解赴本部軍前聽指揮發落有敢私自放
歸及容隱不舉者副將以上按軍法恭治恭將以
下斬
一出師數萬防範宜嚴各營將領有不嚴束兵士
謹防奸細以致漏泄軍機者自恭將以下斬
一將士經過朝鮮地方務使雞犬不驚秋毫無犯
敢有擅動民間一草一木者斬

一官軍有狎朝鮮婦女者斬

一至住宿處河各將領鈴束兵目依隊安止不許彼此探望往來錯亂管伍違者網打穿前示衆

一行營露宿禁以安靜有軍士夢壓夜語者同宿隊兵即行喚醒仍高聲諭曉有驚擾兵衆以致各營騷動者分別重輕軍法網打

一頭目人等有剽削軍士侵犯行糧者軍法從事一將士務要同心戮力共成大功毋得米差猜忌有敢公扶私讐臨陣互相報復者軍法從事

一王師遠征各營忠勇賊氣自奮况經典諸將戰經累復國要綱八卷三

三十九

血定盟必期盡復朝鮮疆土誓不與賊俱生軍中有敢張大賊勢煽惑士心者斬

一師行異國各宜愛恤上下有分苦樂惟均各將領適已自便凌管兵士者治以軍法

一哨探士卒哨探不實瞭望士卒瞭望不真因而悞事者斬

一夜巡官軍不行小心巡緝偷懶悞事者斬

一陣前火器有安放不如法以致藥線潤濕臨期點放不響不發者隊兵俱斬該管將領把總等官各以軍法坐罪

一臨陣有敢拾取賊遺包裹財帛者斬

一兩軍相當貴賤一命臨陣有偏袒不護衛主將者斬千把總不護衛偏裨者斬哨官不護衛千把總者斬各隊兵不護衛哨官者全隊俱斬

一臨陣殺賊須萬人一心進止疾徐惟聽將令不得先弱不得後敢有非奉將令先進者斬逗遛退縮者斬

一將士臨陣有失却戰馬軍器者斬失旗鼓者全隊俱斬

一朝鮮疆域即我土地朝鮮百姓即我子民將士有擅殺朝鮮男女婦孺投降降人復舊斬

四十

一衛鋒馬安軍兵臨陣一意進殺倭賊不許斬到倭級有下馬違令者斬

一各衛鋒軍士有被重傷難行者應隨地卧息各兵乘勝直前雖父子不許顧戀待全捷收軍方許

認尋調治違令者斬

一各兵敢有強奪他兵所殺倭級布匹報功者斬一斬獲倭級不拘多寡通共領賞公分以十分為率六分給衛鋒軍丁四分給車伕等兵其願陞願賞俱照近例舉行不許紛爭違者軍法從事

一各管野地安營水泉處所須要公同汲飲有用
強把截水道不容別軍取飲者本將即將本軍細
打百發穿耳

一銅鐵大將軍佛郎機城虜砲虎蹲砲百子銃三
眼銃快鎗鳥鎗俱要將官督同中軍千把百總逐
一細加試驗某砲裝藥若干或用紙俵小口袋或
用竹木為筒每砲三五十箇盛藥裝放以免臨時
裝藥多寡不勻其本邦新製明火毒火等藥箭各
將領務要遵照前約令軍士每名挾帶四五枝火
銃一條原領火器一同收拾以便臨時點放如有

傷損漏洩違誤者各以軍法重治

一各軍士務要隨時帶烘炒數升以備鐵

一草屨須要多備軟鐵斧鋤鏟刀以俟修路砍伐
草木

一車營官兵至各營城堡就於城外安營看管車

中軍火器械

一各將士追趕倭賊須要緊跟倭奴走路以防坑
陷毋使散亂

疆畧復國要編卷之四

移戶部咨 十二月

一為奉差事竣目擊邊疆事宜亟置造海運船隻以裕軍需以蘇民困事准戶部咨前事內稱煩查遼東地方即今徵調軍兵若干約用糧餉若干如或用盡又當作何計處希速回咨過部以憑定餉轉咨造船運用等因到部准此案照先經本部具題覆奉欽依撥發臨德倉糧數萬石以備大兵支用去後今准前因為照倭奴推陷朝鮮聲言入犯故本部屢奉嚴旨督發本兵相機進剿但倭奴據守平壤王京勢若總星復國要編八卷四

角鳴似亦相機待我願兩軍對壘遲速難以預期十里交鋒轉輸最為喫緊今調到兵馬約有五萬今日因兵定餉寧過有餘無至不足似應酌量臨德二倉每倉量發五萬石運遼以濟大軍支用如或不敷本部另行咨請至於造船一節應否先用遮洋船或俟陸續造船接濟柴運係于工部酌量本部似難遙議但春初糧得至遼大兵方克有濟合咨貴部煩為速行計處施行

檄遼東分守分巡道 初二日

一為查議征倭糧餉事准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

准此除發銀五萬兩行山東登萊道召買米甚外仰本道官吏即查前項見在本色糧草足數幾月支費議開登萊海運本部發銀之外該道曾否發銀召買有無便利其臨德倉糧仍用若干或海運更便此當停止并船隻數目各詳議妥當具由限五日呈詳本部以憑咨覆施行

檄副遼等七道及文主事 初三日

一為稽考行糧事照得本部調到防海樂倭官軍馬匹每日應該關支行糧料草俱要查照號單体式填註該管將領親自磨對清切委官齎赴經過及征防

經畧復國要編八卷四

二

各屯駐地方該道查覈明白於緊要數目上用印鈐蓋委官執赴倉庫支領一單所填止支一日不許連支數日一倉支糧止用一單不許分為數單將領無單倉庫不許支給倉庫無單查盤不准支銷如將領官員擅用白頭小票及不行用心填註磨對致令下人作弊或應該開除重復冒支者該道即便呈究須至單者

計開

某管將官 下千把總 等見在

聽調

委官 實支

舊管 月 日官軍 員名駁馬 匹

新收官員 軍名馬 匹

開除官員 軍名馬 匹

實在 月 日官軍 員名駁馬 匹

計支 倉本 折色一日

一日支 原給米五升 遊 都

一日支 原給米三升 千總

一日支 原給米二升 把總

一日支 原給米一升 五合

一日支 折色總給銀五分 管貼隊

總管復國要圖八卷四

一日支 對宣三升馬 匹

各項如有不支填一無字

年月 日 對同官某入

撤中軍楊元 初三日

一為連

官專責部臣等事照得本部題奉 欽依隨帶劉員外

表主事二贊畫朝夕諮詢破倭大計大有賴藉查得

二官自出京以來薪水之供雖出地方而一應公費

皆係自辦且勤勞王事寒月東征若不議處誠非養

廉禮士之道牌仰本官即便動支馬價自本年九月

二十六日出京之日為始每官每日各議給廉銀一兩今先動支銀各一百兩封送各官應用以見本部優禮至意事完開銷呈報

報石司馬書 初三日

今之論倭事者大都曰倭僅數千餘我兵進剿雖曰主客異形實則來寨不敵克之特易易耳此悉浪譚也無論不倭處得之偵探者不然昨據朝鮮圖說所開云倭在平壤者萬餘在王京者二萬餘散處者七八千夫朝鮮求援甚急方慮恐喝中國阻撓我師以東作寡以弱掩強人情大抵然也今過云則實在

經界復國要圖八卷四

之數倭將所開明矣謹以朝鮮揭報并沈惟敬稟帖

來覽則此倭奴輩不但得兵家示弱示強之術且有

縱橫詭譎之詐大非尋常比奈何漫然易視之也左

望臺下宣之於朝使諸諸紳聞之亦謂倭奴之來倭

奴之詐若此庶幾各各矢心共期滅賊且知今日身

任征剿者亦非易事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報石司馬書 初四日

不佞緒申練兵儲糧製器集已久且倭奴畏寒不

敢狂逞鄙意欲於十一月中旬發兵而大將不至屢

失事機是前日調兵之難今日待將之難為之奈何

不得已於初三日先發兵惟恐所領兵三千抽四日
又發戴世禎王問所領兵二千渡江便命於義州定
州駐紮其大兵必俟李將軍至而後發陳申等章數
欲遣之日本但邊船不可渡海且朝鮮殘破海口俱
絕往來日本之說恐未能也不佞初意欲使歸國一
帆可達今事機無及始收之帳下以俟他用又據通
事朴仁儉報稱關白領兵屯對馬島被深國人乘虛
直數殺死又謂深國即薩摩州也恐未的結報帖附
覽相公處乞為轉致餘未敢悉

與李提督書 初五日

歷奉嚴調要約 卷四

五

經海運到米校已移營本兵糧備矣又得門下具
報運軍國庫無不充者慰甚甚慮各邊兵併集已久
候需糧至日趁此冬月即可籌辦渡江但征倭與征
虜勢異今騎多於步故將運兵稍東益之候而將界
商確也不佞所調將兵一聽指麾必不少分彼此以
二威權幸體郵懷登張天討是望

與永平楊兵憲書 初六日

火箭火炮解到軍前邊糧甚欣慰欣慰又芝蔴等
柴燒及齋運火炮等物雇驛駝戰既不稽程又省費
費門下之妙用若此寧非國家福耶外見在打造

允望併促之

報石司馬書 初六日

昨敝使回口傳台意詳詳以糧餉為憂不佞某亦深
慮之除行文發銀於山東又津各鎮道儲運外屢與
朝鮮陪臣叮嚀此事彼回稱已備五萬兵馬二月之
支今兵止三萬是足三月支費不佞尤恐未實復行
張都司查實回報今果然矣夫先資於彼師可宿飽
繼運於我事不倉皇是亦軍中大利事也懼臺下無
念教以回文奉覽

撤李提督 初八日

歷奉嚴調要約 卷四

六

一撤遣

旨軍費諸臣等事照得本部奉 命經略沿海禦倭
被朝鮮差米陪臣尹報善等呈懇援救甚切及
明旨督發善版故本部應與各司道將領將兵食戰守
等項多方計畫措處除糧餉已經召買及雇氣車轎
人夫搬運陸續赴義州交割并行朝鮮國以兵四萬
馬二萬計算預備兩月支用其軍火器械如大將軍
威虜等砲并火箭麻牌等項俱於各道取用分撥外
至於徵調朝鮮宣大山西遼東等處兵馬與召募家
丁投用聽用官役及未到川兵俱係征倭應用

出師伊通必預先分布調停庶治衆有節擬合開發
知會牌仰平倭提督即將卑關已調到未調到各將
須馬步官軍材官家丁等項人役并軍火器械逐一
查明酌量分調要見某將勇可使衝鋒某將智可使
應變某將可使統衆某將可使率寡某兵強可以居
前某兵可以殿後破倭利於步應否以步為正張捷
出奇應否用馬某兵分道夾攻某兵合營並進某兵
專聽埋伏某兵專為應援某兵專撥哨探各將士俱
聽節制隨宜調遣要用提督勇智功績當代首推必
謀出萬全計圖決勝仍將分別調遣緣由呈報

計開

部文徵調兵馬數目馬步各半

已到

薊鎮七千五百名 馬步各半

續到六百名 步兵

保鎮五千名 馬步各半

遼鎮七千名 馬兵

大同鎮五千名 馬兵

宣府鎮五千名 馬兵

未到

薊鎮二千九百名 山西二千名
劉綎五千名 楊應龍五千名
延綏入衛三千名
標下
副將楊元并原任遊擊戚金下家丁共六百八
十二名
見任副總兵李如栢下家丁二百四十五名
原任副總兵祖承訓下家丁一百二十三名
原任都司龔大有下家丁一十二名
都司錢世楨下家丁四十名
遊擊沈惟敬下家丁三十二名
都司方時暉下家丁一十二名
原任遊擊陳邦哲下家丁三十名
原任潞安府同知鄭文彬下并男及家丁五十
名
原任壹關知縣趙汝梅遊擊趙之枚指揮趙汝
瑚千戶趙汝建家丁八十名
鐵嶺衛指揮宿應明下家丁十名
旗鼓千總一員左揚
都司一員兵車豹

領兵千總四員 戴柱 高可仰 李庫

戴永

教標把總一員 段胡

南兵教師十名 金文盛 何文星 柳子貴

金忠 龔千義 丁言 姜虎

何元貴 杜其 張子龍

取到軍火器械俱發遼東都司收貯

大將軍八十位 滾車十輛 見留四十位 續發

滅虜砲二百一十門 滾車十輛 鐵炭二萬

七千箇 小信砲一千一百九十六箇 快

遼東軍器局表冊

九

鎗五百桿 鎗五百桿 三腰鎗一百桿 鎗至

一百桿 藥杓一 鎗子一千箇 虎砲二

十位 鎗子八箇 大門鎗八箇 木道

鎗八箇 小砲二百箇 炮硝一萬六千

鎗 硫黃一萬三千二百鎗 朝臘一百一

十鎗 班毛三鎗四兩 麻楷皮一千三百

鎗 以上俱在遼東都司收貯

分守遼海道奉文造完見在

鎗先二百三十六根 鎗砲二百桿

竹長鎗二百五十桿 木長鎗二百五十

桿 一字小砲五百三十二箇 小信

砲三百三十三箇 鐵炭四萬箇

火藥三千六百五十六鎗 火箭七千二

百五十枝 火線一萬一千二百條

大鐵子六十二箇 二鐵子五百四十二

箇 三鐵子三千八百六十八箇 小

鐵子三萬五千六百五十六箇 輕車八

十八輛 輕車鐵繩八十八條 麻藤

四百八十八箇 虎牌三百三十六箇

滅虜砲五十八位 虎牌砲九位 百

遼東軍器局表冊

十

見遼東將軍銘子

重七鎗者一千箇 重三鎗者一千箇

重一鎗者一千箇 火藥三萬鎗

麻牌二千三百面 鐵鞭一千五百把

連搭棍一千五百根

遼東各衛弓箭弦條星取十分之八

弓一千二百三十七張 弦一千二百三

十七條 箭一千二百萬八千七百枝

宣府領兵官周弘讓等軍士順帶廣寧庫

大小鐵子二十萬三千六百五十七箇

大鉛子四十箇

保鎮領兵官梁心趙文明軍士順帶遼陽城

大小鉛子四萬一千八百八十六箇 鉛子

二萬七千二十九箇 石子一百五十九箇

大同鎮領兵將官任自強等軍士順帶海州街

鐵子一萬三千二百八十四箇

鉛子二萬二千二百九十箇

薊鎮張總兵解到

弩弓一千張

射虎藥五劑

經署復關要綱八卷四

銅神鎗一千桿

竹牌五百六十面

本部委官都司劉應祺督匠見造明火毒火等箭

五萬三千枝

撤李提督

初八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本部訪得各鎮軍兵薊鎮則強弱相

半真保宜大率皆庸敗之徒當此兇衆之倭征進之

會而軍兵若此奈何則今日之所望而恃者惟遼鎮

七千耳除薊鎮已發宣大未到且將真保軍兵嚴行

二替畫逐一細加挑選以便議處外若遼鎮兵馬素

號精強且在本處與遼調別鎮客兵不同尤宜亟為

遴選牌仰平倭提督即便督同中軍楊元副將張世

爵速將遼鎮應調軍兵逐名公同揀選除精勇外其

疲弱不堪者盡數開報令統兵官帶赴本部過堂以

憑再加查閱如果不堪定將原領將官究處提督與

各官務以征討大計為念毋得因桑梓之誼曲為隱

蔽此係干軍務一有違誤軍法具存必不假借

咨遼東趙撫院

初十日

一為倭情變詐日增勢益猖獗等事先准本部咨前

事內稱題發馬價銀二十萬兩解赴遼東巡撫衙門

經署復關要綱八卷四

十二

收貯聽募家丁應用等因備咨前來已經移咨貴院

動銀一十萬兩發分守遼海道收候外今照平倭李

提督帶領官軍頗多軍前費用擬合給發為此合咨

貴院煩於經歷顧台呈解到銀內動支銀三萬兩差

官運發李提督收候官軍支用希將解發緣由咨報

查考

報趙張二相公書

十二日

仰荷相公主重兵馬糧餉備集祗緣大將未至先發

吳惟忠等將兵五千餘員名已抵朝鮮奉報臺左夫

初八日李提督至謹擇十三日大兵畫發又於諸將

領請加職銜來倭奴畏寒之日奮力進剿蓋不敢虛
箭臺責成意也小張具題特此馳達幸台慈教之

請加將領職銜疏十二日

一為分置將領以重事權以便征剿事切惟兵家之
勝在於未戰節制之師定於預謀臣每與贊畫員外
劉黃蒙主事袁貴及各司道將領等官多方籌畫咸
謂乘此冬月倭奴畏寒而我士卒既集勇氣方張可
以進兵已於本月初三日遣發遊擊吳惟忠等兵五
千餘員名渡江前進呼初八日提督李如松已至遼
陽臣即與總督約務各彼此同心勿生疑二又於本月
十三日與師東渡直趨平壤王京等處來揚 天庾
懋復關要無八奉 旨

恢復外國求以仰副

皇上德意之萬一也但千里趨戰部曲貴在嚴明萬卒
新聯進止期於有節復與如松面議將東征軍士分
為中協并左右二翼各置知兵副總兵統領斯體制
崇隆勢便聯屬可保萬全查得臣中軍副將都督俞
事揚元才猷卓犖暑風閑堪居中陣遼東巡撫標
下副總兵都督俞事李如栢屢抗勦敵謀略無資堪
居左翼協守遼東副總兵張世爵數經戰陣膽略超
群宜為右翼雖經分布然楊元李如栢以都督副將

統馭群裨體統固為相應若張世爵以恭將管副將
事任重權輕未免玩愒及臣標下聽用原任都司吳
事約提督李如松標下中軍都司方時春俱智勇過
人堪以統兵及傳宣中外然僅以都司職任指麾三
軍似亦掣肘均應題請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以楊
元為中副總兵帶都督職銜領中陣李如栢為左副
總兵帶都督職銜領左翼以張世爵為右副總兵授
以實銜為右翼各給專 勅以示隆重其方時春加
以恭將職銜吳事約准復原職或量加職銜庶事權
歸一左右指揮無不如意矣

懋復關要無八奉 旨

十四日

撤都司張三畏十二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據遼東都司呈稱朝鮮國王咨開平
安黃海京畿忠清慶尚全羅咸鏡江原八道屯剽防
倭官義僧等軍兵數目到部從此看得朝鮮兵馬雖
皆四散分布但各道軍兵分布平壤王京者相去遠
近未嘗明開相應再查牌仰本官即便轉咨國王將
在平壤屯駐軍兵各有若干係其人統領或在東西
或在南北共有幾路各離平壤路若干里應否可調
本部軍前應用其在王京左右軍兵堪調者亦照此

開報不拘官義僧等軍兵如像應調者本國即便選差的當陪臣數員監督軍陣如近日差來尹根壽金庭睦韓應寬輩皆老成通達不妨即委監督本國諸路軍兵其別道離平壤王京較遠或未惟倭患處所軍兵有堪預行調赴就近地方屯劄遇有警援者本國亦宜酌量籌畫分布以助軍威宜明取具印信公文呈報係千軍機毋得遲悞

報進兵日期 十二月十二日

一為恭報進兵日期分布緣由仰舒

聖明東顧事該臣於十二月十一日以分置將領隆其經畧復國要編卷四 十五

事權具報題請外顧臣至遼陽及一月豈不欲速師進剿揚天威而收屬國但因倉卒之開諸事未備如旋募家丁旋兌馬匹旋計糧餉旋治火器旋置蘇牌旋調車輛而徵發各路軍兵自前鎮來者自保鎮來者自宣府大同二鎮來者近不下千餘里遠不下二千餘至文移艱於往復征士稽於長途而遼鎮應調軍兵原係防虜者率彼與此又一時未易卒集至本月初中旬各路軍兵陸續方至遼陽除先於初三日發兵惟忠等兵五千前進一以大張聲勢一以安慰國王一以護衛糧草初八日提督李如松米臣

即會同遼東撫臣趙權按臣李時學及提督李如松贊畫員外劉黃裳主事袁貴管糧主事文維新遼東總兵官楊紹勳分守遼海道叅議荊州倭并標下中軍以及各偏裨將領等官彼此諮詢籌畫咸謂時及深久春汛在邇委宜趨時進剿臣以為謀既僉同事宜速舉乃與如松將大兵分爲中陣左右二翼以副將楊元將中軍分統原任叅將楊紹先領軍前等營馬兵三百三十九名標下都司王承恩領薊鎮馬兵五百名道鎮遊擊葛達夏領選鋒右營馬兵一千三百名保定遊擊梁心領馬兵二千五百名大同副總兵任自強并遊擊高昇高策共領馬兵五十名標下遊擊戚金領軍兵一千名共統兵一萬六百三十九名以副將李如柏將左軍分統原任副總兵李掌遊擊張應種領遼東正兵親兵共一千一百八十九名宣府遊擊董接領馬兵二千五百名叅將李如梅領義州營軍丁八百四十三名薊鎮叅將李夢春領馬兵一千名薊鎮原任叅將駱尚志領南兵六百名薊鎮都司方時輝領馬兵一千名薊鎮都司王問領軍兵一千名宣府遊擊周弘讓領馬兵二千五百名共統兵一萬六百三十二名以副將張世爵將右軍

經畧復國要編卷四 十六

分統本官并遊擊劉崇正領遼陽營并開原本將營馬軍一千五百三十四名原任副總兵祖承訓領海州等處馬軍七百名原任副總兵孫守廉領瀋陽等處馬軍七百二名原任加銜副總兵查大受領寬甸等處馬軍五百九十名副總兵吳惟忠領南兵三千名標下都司錢世楨領鎮馬兵一千名真定遊擊趙文明領馬兵二千一百名大同遊擊谷燧領馬兵一千名共統兵一萬六百二十六名一應軍機悉聽提督李如松居中指揮督剿黃蒙家黃隨軍彼此籌畫謀議其餘將佐等官分別調度有差俱於十

語恐國王疑畏乃明言大義以安之又申飭各將領同心戮力務期成功仰舒 聖明東顧之慮也
移朝鮮國王咨 十二日
一為進兵援放屬國事照得朝鮮為我中國東海外藩世篤忠貞朝貢惟謹一旦被倭推陷失守封疆屢遣陪臣乞行援救
聖天子嘉念國王忠愍命本部率兵進剿見今大兵渡江攻取千壤王京等處但倭奴狡獪欲施反間如遊擊沈惟敬前至倭中俟即揚言將平壤讓與 天朝不與朝鮮等語夫平壤本朝鮮土地 天朝方為援救豈棄人之危以取土地斷無此理誠恐國王當疏離運播之時聞反間不情之語致生疑惑合行知會為此移咨國王務宜安心理國積聚勢糧調集兵將協助天兵恢復本國如克平壤等處即檄本國兵將防守倘兵微難守聽憑咨請中國兵馬暫行協助事平之日本部即使撤回回蓋 天朝方彰興滅繼絕之恩本部勉行存仁正義之舉王其安心勿惑流言
檄分巡遼海道 十三日
一為倭情事簿登先提分巡遼海道呈稱查得原任副總兵李遠衛指揮張應選原任右營遊擊前屯

衛指揮陳朝陞俱堪代理合無於內定委一員暫代
義州參將兵馬事務候李如梅與倭回日徑自交代
緣由到部已批仰候督撫詳示行去後令據李提督
稟稱參將李如梅原係題奉欽依征倭人員今尚
未到稟乞行催等情據此照得調到征倭兵馬今已
過江各違廣情近稍寧息前項將官擬合調取牌仰
本道官吏即將義州參將李如梅所管兵馬事務委
官代管行令本官文到即日起程作速前來聽候調
遣該道毋得假以廣情為辭致誤軍機

明旨森嚴難以假借

經奉復國呈稿八卷四

撤運海道 十四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據分守道呈稱買牛甚難喂養不便
合無調撥號車四十輛責令預備繩索聽用即准應
差一次等因到部除批行外着得該道所報號車未
有總數今議將各道所買糧料搬運義州未知人情
有無順便擬合查議牌仰本道官吏即查所屬衛所
共有號車若干自遼陽運至義州應該作何算差或
議給草料工食務使上不虧官下不損民方為兩便
一面行文朝鮮國王令彼中召集車輛牛隻鹽驛候

號車運至義州接運官軍屯劉城堡聽候接濟具由
呈詳以憑施行毋得遲道

撤分守道 十五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據訥州道呈稱大將軍五十位減虜
砲二百一十門小信砲三百箇滾車二十輛到部擬
合發收票仰本道官吏即將前項砲車查明收候發
管一面動支馬價銀辦料照式製造大將軍滾車四
十輛減虜砲滾車六十輛并合用火藥鉛子委官督
匠製造毋得遲延

經奉復國呈稿八卷四

谷順天李撫院 十五日

二十

一為緊急倭情事照得本部軍前大將軍減虜砲合
用大小鉛子頗多一時查辦不及查得貴院所屬地
方俱製有前項鉛子相應權宜酌借以濟急需擬合
咨請為此合咨貴院煩將所屬收貯大將軍砲所用
鉛子重七觔者五百箇三觔者五百箇一觔者五百
箇借給差去委官押運過部轉發軍前急用本部一
面行訥州道動支馬價造還希念同舟共濟速發施
行

與李提督書 十六日

大將吉辰出師進剿膚功在指日也不佞惟願耳聰
捷音沈惟敬已送幕下聽用須臾之隨行茲彼復有
旗幟驅從之請事之可從與否惟大將軍斟酌行之
前旌行矣軍中如有喫緊機宜不妨時動教益不佞
無不樂從

檄求劉二贊畫

十六日

一為遵

上旨專責部臣等事照得平倭李提督以智信仁勇嚴之
資行理備果戒約之事其用兵北伐西征屢樹奇績
茲復率師東征計膚功在即也顧臨事不嫌於好謀
經事復圖要綱八卷四

二二

未戰先期於決勝此集思廣益開誠布公兵家所急
者今有得本部劉東二贊畫經濟久誼甲兵素裕堪
以隨軍謀議牌仰二贊畫即便會同平倭提督一應
東征軍中進止機宜俱聽同心計議如兩軍對壘倭
未迎敵我之鎗刀弓矢我之蘇牌輕車我之神器神
鎗火箭毒箭等類作何施放使不能敵倭善埋伏倭
善伴北倭善野戰倭善傍擊倭善伏也以避我砲倭
善做虎獸等形醜態等怪以驚我馬作何奮擊使不
能禦倭知我兵難敵或戰北之餘俟必與城自固我
必進攻作何設計使不能守他如明哨探察倭形就

水軍立營寨因風縱火因也設伏因人情施反間馬
利平衍若田間水道溪澗險阻馬不得成列者作何
擺設安插擊刺若左衝右突馳逐往來步不得散漫
者作何分布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惟在同心協謀故
成算於帷幄也蓋大將軍而得二司馬益足以揮指
三軍二司馬而遇大將軍益足以運定群衆揚天
威而復外國千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也勉之勉之

檄諸將領

十六日

一為撫士卒以鼓勇敢事照得為將之道雖貴嚴明
然必應以得士心仁以結士志故兵法謂視卒如嬰
經事復圖要綱八卷四

二十二

兄愛子者士乃樂從我周今本部調集各路兵將寒
月東征允宜倍加優恤以鼓勇敢示仰各該領兵將
領中軍千把總等官知悉除臨陣時有故違號令者
聽與督陣官當即以軍法處治外其無事之時軍士
非有大過犯不得輒用嚴刑凌辱仍念遠征勞苦不
得假借別項使用為由肆行科歛其軍士亦不許因
恃優恤遂爾驕玩違者本部查訪得實定行從重究
治

檄分守道

十七日

一為遵

官專責部臣等事節擬李提督呈開應領宴賞隨征將

官四十三員緣由到部已批各官宴賞仰分守遵海道查例辦給前次曾與者不准重領又據本官呈開過江文武官鄭文彬等九員宴官職名已批分守遵海道照例一併宴賞去後照得原任隨征與見任領兵者不同該給犒賞亦應分別差等牌仰本道官吏即將各官犒賞見任領兵者查照賞格全數支給其原任隨征過江并不領兵者俱止給十分之五事完將用過銀數開報以憑動支馬價補還毋得違錯

報趙張二相公書 十七日

經畧復國要圖 卷四

二二三

屢接台教具仰指授御感御感外沈惟敬諭倭之事真偽未剖兇選將調兵一意進剿其之責也若講責非其本心昨小啓已達此意於尊臺矣但據其陳說旦夕可得平壤某又思不費隻矢讓我一城養其精力併克王京未必非一策也十四日會同贊畫與李提督共議此事乃以惟敬交付李提督同行將近平壤整兵以待令惟敬往見倭奴勒限一二日令彼出城如或不然即率大兵剿滅若然後責我停約耶則惟敬已行詒我緩師耶則大將又至庶不兩誤矣特此馳報未識高明以為何如幸速教之萬禱萬禱

與李提督書 十八日

大將軍遠遶異國奉揚 天威社稷藉甚瀕行未及躬送殊歎今日之事惟有進剿一着而已幸大將軍大張捷伐蚤樹奇勲迺不佞所朝夕翹跂者也不佞旬日間亦當趨詣定州駐札以候捷音餘情未悉

與李提督書 十九日

昨小啓奉達左右亦欲專意進剿茲接手札所見畧同曷任欣慰倭奴既屬糧盡欲奔王京且朝鮮官兵圍阻以待此天亡之兆也惟大將軍作速圖之沈惟敬縱亦心任事而還延時日又不必拘拘前說也親經畧復國要圖 卷四 二二四 諭示兩陳破倭之策即金藤豹驕不讓為其死子死藥等器軍馬錢糧草料隨到隨發必不遲滯焉此馳覆諸惟留意為禱外朝鮮將兵的數另開別紙奉覽惟聽大將軍分撥調度倭兵雖弱亦可為我兵之一助云

與永平糧儲陳主政書 二十日

鷹龍一別倭已不暮懸仰高懷即從事金戈鐵馬中未嘗不馳神左右也祇以日發大兵臨江在即坐是久踈裁候方切抱歉過辱隆情不我遐擲惠以雲緘兼之佳錫殷殷盛雅更倍尋常不佞固已銘之心膽

間夫易糧一事幸有高賢督理儲積有方運饑不乏其為遂獲蕭穎非細倘仗天威奮得秦凱門下非首領耶朕賜不敢辭謹對使拜領時下拊据未遑修詞奉荅草草附謝惟門下情諒何如

與副將李如栢李如梅等書 二十一日

門下為王事勤勞嚴寒遠道異國不佞心殊懸念昨尊意欲與沈惟敬同往平壤具見忠勇但將軍係大將軍親弟又所鍾愛者今欲携入虎穴明是以將軍作一孤注援我大兵而成彼詭遁之謀既入穀中生死難保此僕與令兄之所洞燭而萬萬不可行者也

經畧復關要綱卷四

二十五

剿倭奴今兄與僕已有定算火攻一策尤今所亟用者矧諸機神器具備乎昨面見既已懸言茲復再述不憚煩瑣查得平壤形勢東西短南北長倭奴在平壤者聞我進兵彼必嬰城固守我以大兵圍其舍巷蓋門皆通七星密臺五路外當如新議鋪鐵蒺藜數層以防突出死戰其南面北面西面及東南東北二角各設大將軍砲十餘位每砲一位須用慣熟火器手二十餘人守之或擡運或點放砲復俱以重兵繼之防護不測每門仍設虎將一員守之一有失誤即時臬首止留東面長慶大同二門為彼出路須為半

經畧復關要綱卷四

二十六

東人馬大彰聲勢由中路緩襲而進且其深入與我只要牽制使彼中和鳳山開城諸賊西來堵截即選精兵萬餘從間道直抵王京再探王京倭奴畏兵守則一一如火攻平壤之法先取王京以為根本然後將鳳山各處用孫贖走魏伏馬陵之計或截其腰或抄其後與正兵會合先後夾攻又一策也若王京西來救援則用韓信伐魏襲安邑之計與朝鮮將兵直搗王京復遣精騎與我正兵前後接應使彼背腹受敵又一策也三策倘得着實遵行不至遲悞則萬無不勝之理矣如北惟將軍裁之幸甚

報石司馬書

沈惟敬事始而兵馬未集，窮糧未裕，器具未修，得彼往來平壤，開邊其入犯，甚為我利。今復未此，不依屢察其情，沈惟敬又為倭奴所愚，亦欲縱我進剿。茲大兵已遣糧車已給，復恐此說故待時日。老矣師徒如何可光？況今日之震盪，或遇其未及和，援揚帆四出，惟敬果能以前盟制之耶？二十日人處，李提督稟報倭奴苦無歸水，正為中國之幸。不佞說書李提督令其一意進剿，更無他說矣。又倭奴在平壤者不下三萬，在中和黃州等處及王京者又二三倍之。

經畧復圖要綱 卷四

二七

今計不佞所調兵馬僅止三四萬耳，而浙兵楊文所將者川兵楊應龍所將者又復中止，彼眾我寡，方切憂之。即疲兵弱卒亦欲藉之充數，以張聲勢。如之何復今之歸也？諸凡尤望臺下主持為禱。

報張相公書 二十二日

伏觀晝夜迭擾之教，西事既利，東事可知。實職倭秘訣兵家上籌也。某即達李提督遵行台示矣。又蒙相公書囑本將其為某慮者更為周至此情，此德，其何敢忘。燕正東既習道車，又諸陣法軍中得此，其有裨益京營之請縱為他阻，然謹遵來式併日克之得以

攻取是相公賜也。某今且暫避遼陽，催集未到兵馬火器，然亦不出旬日間直抵朝鮮，親督將士用張天討姑以報相公之拳拳耳。

報石司馬書 二十二日

兵家雖貴伐謀而寡不敵衆，先賢明訓。茲倭奴講議平壤，明為緩我某則一意進剿，無他說矣。第事求萬全，必藉兵力。朝鮮報稱倭衆未可數計，臺下題請雖有名有七萬餘，而各鎮調到兵卒中則疲羸元數者甚多。今之事體未視下落，某方切憂之。凡速方未到兵馬尤望臺下主持督催前來，以壯軍威，以收全勝。庶不虛主上重委臺下責成也。萬勿再有他阻，則幸甚矣。

經畧復圖要綱 卷四

二八

與遼東糧儲王主政書 二十五日

華札遙頒，過承獎借，雅情殷懇，殊不能當。規感不佞茲役三軍司命全在門下，而儲積有方，轉餉不絕，社稷藉甚，倘仗弘謨，島夷蚤滅，門下功亦非細。使旋草草呵筆附謝不盡。

報山東孫撫院書 二十七日

承示二揭，具仰石畫兵家以糧餉為先，山東不患無兵，獨患無餉。明公以十萬請迥根本之論，諒聖明

無不俞允者敬服敬服外授征倭秘策尤欽妙算不
佞敢不遵教不日冰消美談頒鼎榮榮委各道河羅
料穀將欲轉運以給兵士明公為慮慮不佞亦慮
之且五萬之數似不可減庶異國征人不致嗷嗷也
且登萊大收民間最苦穀賤難於輸納况大司農將
貴治漕糧盡行改折而不佞之五萬金發難似在顧
民之情非佛而強之也敢此奉達幸一主特為荷
撤山東海防道 二十七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奏查本部先行天津道動支馬價銀
總各復國要典入奉旨

二二九

五萬兩差官齎發山東海防道於登萊地方易買米
莖完日呈報本部行令遼東各道差官領船由海撤
運接濟軍餉及咨部轉題去後近聞該道止欲買二
萬看得登萊地方收成頗豐京運糧米俱改折色若
照民間時估兩平糴買米為不可該道乃厭煩勞欲
行中止今遼東各道倉房已備海船竟完水消即往
撤還倘有不繼俱係該道責任本部難以假借合再
嚴催牌仰本道官吏查照先令事理即將原發銀五
萬兩作速買元米其聽候運送毋得遲悞未便

與李提督 二十八日

大兵渡江新正又屆矣不佞心殊懸切外許掌科書
來論沈惟敬事極甚其詐與門下鄙人志趣相符此
人遨遊二國間須善待而慎防之門下馭之必有妙
算不佞諄諄似為贊詞事屬同舟敢爾奉囑惟諒之
為荷

又二十九日

春禧已屆介福無疆大將軍大樹勳庸定在目下不
佞固朝夕望之外具夢豹雖委監造火器但其人貌
似修美才覺柔懦門下軍前火具更為喫緊幸別安
一有幹才者不佞火具姑留夢豹暫董之特此奉達
總各復國要典入奉旨
惟原諒何如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五

與天津梁兵道書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二日

承翰諭兵集則衆分則寡誠確論也各海口舉勞見示分布規則尤藉留神欣慰何如造船事議論紛紛徒稽時日惟門下主之舵師水手徵取南兵宜速蓋春汛在過恐少遲則有悞也

與李提督書 初三日

昨誦大疏挑選兵馬分別奇正相機進剿具仰石畫門下崇勲擬在目下不佞榮慰何如戰馬草料甚為喫緊朝鮮何得缺少茲承翰示即行該道買集草束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五

乙

積貯義州接濟未示諭之先已行艾主政據備夫門下臨敵自有妙算不必多贅第僕奴若敗慎勿窮追恐其狡詐異常隄防當豫也

與寧遠伯李寅城書 初三日

新正近祉恐勞裁答不敢修長斐奉賀幸諒之長公客歲臘月初八日詣遼十六日已督兵渡江矣昨接長公手札初六七可抵平壤攻剿當在目下一得捷音即當馳報老將軍左右不佞榮藉何如長公重名懷仰雖久而生平分慳頗教未接每用為歎茲忝同舟屢叨促膝之晤雄資傑出妙論風生即詩書所稱

虎臣何以加焉借重征倭其殲滅關白無異哮劉過社稷之福特不佞一人幸哉長公振世奇英已足誇耀及觀諸位賢郎又爾琳瑯媲美昔燕山五桂世為美談茲鐵領五虎當與並稱非老將軍家教何以有此寧獨山川靈秀所鍾歟恢復之事全藉賢郎不佞遭際之盛敢忘水木之感耶而官代候台安伏祈鑒

溷不備

報趙張二相公石司馬書 初三日

昨見孫撫院以東省兵餉不敷具疏題請夫東省兵餉不佞某在官時已憂匱乏即督稅等項所蓄無幾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五

二

初今添設兵將分布海口之時似宜亟為允藉以措手也至謂不佞某昔曾議將尚未及六且留班軍以防海夫班軍應留與否臺下自有成算何敢置喙若設兵一節某細查往贛曾已具題大約以青登萊三府周圍濱海延袤雖二千餘里總之登州文登即墨三營蓋之矣故除三營撥撥官兵一萬六千五百餘外又恐不繼於各道保甲中挑選壯丁軍衛中挑選餘丁礦洞中挑選鑛手約有五六餘萬如果教演有法皆屬精兵操練則月給銀六錢調用則日給銀三分有警則聚為兵無事則散為民似無不

可今之軍兵豈有出於保軍軍餘之外者乎近日東省各道屢以班軍是請已一年有餘班軍果可盡海防否也况東省八道除武德青州海防三道其五道係腹裏稍緩或量移其兵以協助防海亦一時救燃之計何必盡調無兵而區區班軍是望也且海防等道不依自經畧以來屢移文而屢不報眷汛追失尚紛紛不定萬一倭奴不得志於遼東風波浪直犯青齊間且將奈何其以昔叨撫治今復經畧故冒昧瑣屑如此惟臺下垂照

宣諭示約

經畧復圖要屬八卷三

一為傳奉

聖諭事近接部報萬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該兵部傳奉

聖諭前者平復寧夏擒獲逆惡其有功文武官吏軍丁已經撫按及監軍勘實奏下已又如何爾該部月餘不見擬定功次奏來且今倭賊猖獗窺視內犯今顧又不定擬何以激勵忠勇之臣豪傑之士爾該部可速定擬來奏欽此欽遵擬合出示曉諭東征將士使知奮勉為此示仰各將士軍丁人等務輝竭忠勇克平倭奴賊寇以圖成功之日本部定然從厚論叙以

仰體 聖明激勵至意各宜加勉

撤李提督

一為欽奉

聖諭事准兵部咨准此已經本部具疏稱謝外今照部差黃主事管解馬價銀六萬兩前來遼陽擬合遵旨頒給以晉 聖明浩蕩之恩除差通判王君榮管解前銀赴提督軍前外剗仰平倭提督會同劉衷二贊畫備查調到及召募各將領并不拘馬安軍丁等員役并山西二千薊鎮續發二千八百俱報出關作實在之數及本部與提督督畫標下幕官東士聽用報

經畧復圖要屬八卷五

四

初吏書等員役及管糧父主事解銀黃主事各跟從人役事故者即行開除見在者俱查明造冊分別等第儘此六萬兩該派將官不宜太厚軍士不宜太薄如不係臨陣者又畧分差等務使均霑實惠酌定賞格開報以憑兌給其薊保遼山東等處各守禦海口防倭官軍并未調到四川廣東浙江直隸等處水陸官軍俱另於留貯薊州保定四萬兩內頒給不在六萬兩內之數係于宣布

聖恩毋得遲錯

檄及津薊州密雲等十一道

一為欽奉

聖諭事准兵部咨等因到部准此除徵調赴遠任倭官軍另行頒給其防守各海口官軍相應查明實在的數以便頒給廣普 聖明浩蕩之恩仰仰本道官吏即查所屬大沽等各海口分布官軍各員役姓名數目事故者即行開除見在者造冊開報以憑另頒賞格分給前銀如中間有無官軍名雖在籍防海其實撤回者應否一體給賞及本部前到天津摘實過各守海官軍近日有無俱照舊守海除見在外若有撤回者亦應否一體頒給其折直調米沙院等船水

經奉復聞吳國入卷五

兵見到天津者共有若干俱一併呈報務使無遺不得冒濫備倭者咸得均沾毋得遲錯

檄李提督并未劉二贊重初四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照得大兵今已渡江不日進剿倭奴所有一二緊要條款合行頒示票仰千倭提督即將單開款目與各將領悉心講求務使每發必中功收萬全如有未盡并該臨時應變者不必拘泥一面具揭開報知會

計開

一平壤城門西普通七星南麓門含毯東大同長

慶并密董七處今議進國地東一面開彼生路伏

無固志仍於大同長慶二門南北角樓沿江處所多設軍兵砲矢俟其出門渡江放打擊之其餘城門必分撥智勇將領固守預先派定其將守某門開報本部以憑給發 令旗令牌使各遵守失誤者按以軍法

經奉復聞吳國入卷五

一各門既圍即宜鋪設鐵蒺藜數層在地以防衝突死戰週城通布滅虜虎蹲等砲列以重兵固守使倭不得越城潛突若毒火神火等藥及大將軍砲須排布東南東北二角及正南正西正北三面射放可使城中到處通風若遇倭不能周且以先後論之蓋當夜解縶倭懸懸先將毒火飛箭射入薰之及到醒覺受毒已深復用明火飛箭射入燒之誘倭出屋放火隨用火砲飛送鉛鐵子擊之此正兵家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亂之挽之之法也

一火砲既設倭必固守當於無風半夜先放毒火飛箭千萬枝入城蓋夜半陰氣凝結火烟難散倭雖雄壯怎禁毒氣薰灼受者嘔吐眩暈病卧難起當此之時須懸重賞召死士俟黎明時每人含

金所合解藥二三九用艾主事所置布袋或盛米或盛土或盛沙石再用柴草堆聚於上舉援登城視其動靜如侵巢中毒難動砍門直入否則再用毒火等類盡覺擊搏

一法將合地廣門普通七星門四門用鐵炭茶在各門外左右兩邊望外懸鐘十餘丈對門中道留作走路先用大將軍僅對城門放數位打關預先令敢死之士每門一百名每名各帶新發小布袋二箇裝火藥二劔枕在衣箱上手持入城就各旁點放火之用令各兵馬序立於大炮之後城門一

經書後圖要略卷五

關急令趨入放火入兵運應前法排列城外以通奔逸或相機進城剿殺此法較前更為便捷對關用之若長慶大同二門仍照前法防禦

一官兵進城攻殺如遇行長玄蘇不許殺死有能生擒來獻者每名除新例賞格外仍加賞銀一千兩其生擒倭奴偏裨等首者別通賞

一倭奴出城陳兵以待對壘之時亦以火器為先只在點放中節斯善夫若奇正分合攻擊乃大將軍能事無容多喋

一臨陣時前隊軍前豎招降大白旗數面旗上大

書朝鮮人民投此旗下免死如來投者令其即盡兵仗同朝鮮領兵將官并官陣降臣認議的確送赴義州國王處分發安插
謝加一品服號
初五日

一為恭謝

天恩事先准兵部咨為救援屬國觀望甚重乞假服色以便征討事該本部題奉

聖旨宋應昌出征外國着加一品服色劉黃裳等各加四品服色欽此備咨到臣續蒙頒到麒麟一襲雲服二襲臣當即與贊畫員外劉黃裳主事袁黃望

經書後圖要略卷五

關叩頭謝恩分領龍袍臣謹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謝伏以 皇仁垂眷特頒華錫之榮臣子蒙麻益萬鞠躬之志恩飛大內寵及師中竊念臣常布寒生冠裳末諸荷裁成於大造之補綴於三朝詎因展服以求援致使非才而重役茲蓋泰過

皇上文思經天武職緯地仁羣六合維來屢獻於明庭威震八荒翠錦常來於異域因無水而興念乃品服之隆施鳳詔輝煌載戴龍袍藩國麒麟袍燦爛威儀喜見漢官瞻北闕以遙瞻望 天顏而咫尺寒雲思奮束帶增慚臣等敢不恭天恩誠戰兢三褫厥復冀封

之地蕩平水窟之妖務使瀚海澄清萬國仰垂棠於
有永 皇圖鞏固百年誦瑞冕於無疆臣無任感激
屏營之至

報三相公石本兵許兵科書 初五日

不佞某東征尚無寸樹乃承臺下念及屬國接見之
禮假以服色既荷 天恩優切大惠感激何可云喻
沈惟敬事某每與提督及各官籌度候實是寒假讓
平壤之語欲蹉跎待時安可盡信况今日利害大事
惟本兵與不佞提督三人擔之若不盡心竭力盡一
忠謀是自失策蹈入穽中矣况今倭據平壤路近而
勢分倭併王京路遠而勢合分則勢輕而易為合則
勢重而難克是以及今趁彼分守平壤之時臺為決
戰以剋其鋒則王京開城諸路之賊勢必聞風披靡
漸可圖復若必待彼還歸王京進取既難我師坐老
某與諸將何以這責也倘此行得伏台庇奮揚兵威
生擒行長諸賊然後授以密謀令圖關白方有次第
且今日兵馬錢糧已集大勢必不可緩而惟敬之謀
斷不可從大兵於斯正六日抵平壤不數日間當有
的信也草草不盡

謝石司馬書 初五日

不佞某昨者寸功未樹遐辱堂下垂念征人遠適異
國疏請品服一尊天朝體統一降師中華錫賜芳永
之已心戴高雅矣遂次多謝此附謝伏少暇再當
肅布不盡

咨趙撫院 初五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案照先該本部行令海蓋分守遼海
等道置造鉛鐵炮子并轆轤及該拘集海船候春和
起登萊搬運糧料以濟軍興去後今照本部已發大
兵不日東行前往朝鮮國中督兵進剿所有前項未
經呈報國要綱 卷五

十

完事件俱係緊急待用誠恐本部一離遼陽有違者
或至怠緩合咨貴院煩照後開道分未完事件希行
督催完解赴軍中應用其海運船隻令海蓋道速為
拘集以便春和督發由旅順口赴登萊等處裝運糧
料庶見同事之雅

計開

海蓋道製造三樣鉛子一千五百箇委官周九功
等發銀七百兩買牛解發軍前應用又於蓋州製
造三樣鉛子一千五百箇委官備禦何繼祖等雇
募海船由海運山東糧草至義州交割

分守遼海道發銀七百兩買牛軍前應用製造三
樣鉛子一千五百箇運發糧臺至愛州交割轉運
各項軍火器械打造鐵鞭一千五百鐵鍊連梢木
棍一千五百根

本部委官沈思賢等發去輕車三百輛

都司修造各道解到明火毒火藥前委官李大諫

等製造大將軍賦虜砲火藥委官吳豹轉運一
應軍火器械

副總兵佟養正置造麻牌一千箇

團真任原任遊擊戴朝弁置造大小三樣鉛子儘

應早復國要綱卷五

原發錄八百兩置造足用

檄文主事 初五日

一為酌時宜足軍需省轉運以便兩地事據原委收
糧都司張三稟稱朝鮮國風俗不行使銀兩不務
貿易並無街市凡用布以米草草更相易所喜者
青藍布疋絹帛綿花兀喇之類合無除買完米草外
將買米銀兩易買青藍布疋杭絹綿花兀喇委官運
至朝鮮國王處照依兩地價值易換米草草束就近
運赴軍前接濟等因到部看得本官稟稱朝鮮居民
不知貿易所需布花絹帛惟以米草草束易換欲以

餉銀買辦布絹等物與彼貿易一以省搬運之勞一
以濟軍士之急誠為有見但未知本地曾否買完是
否可行擬合查議牌仰該司即查發去銀若干買完
米草軍東若干未買若干本官所議布絹貿易是否
可行作速查議明白具由呈詳以憑酌議施行倘糧
料足用或有不便不妨明白回報毋得遲延

檄楊總兵 初五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照得本部見發大兵渡江征剿
兵家之事戰守攻取難以豫期必得策應軍兵或遠
為聲援或前為接濟庶進有所憑止有防稽查得該

應早復國要綱卷五

十二

鎮忠義素聞智勇迥絕又當春和虜馬乘弱邊備少
緩之時相應將遼鎮精兵預行整束聽候調遣牌仰
本官即將所部該鎮精兵并親丁酌量虜情預行各
將領加意整束收拾軍火弓箭鞍仗等項齊備聽候
本部不時徵調前赴朝鮮兼應征倭兵馬本官務以
莫安屬國為重毋分彼此平倭之後本部定行從厚
題叙先具遵行過緣由及應調某處兵馬等項呈報
報石司馬書 初五日

翰示趙撫臺運餉四策舉仰廟算一一如教奉行軍
中必免空乏社稷幸甚矣 聖諭寧夏叙功事即遵

命傳至東征將士信激發一機也併謝外浙兵從旅順口來者尤望督促之為進攻王京及隨路策應一助萬勿中阻至禱至禱

撤李提督初五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平倭李提督稟稱沈惟敬隨帶布花賣與平壤倭賊但倭賊所缺者布花今以此物與之是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將家人沈加旺留之管中等情到部前者本部面審惟敬見其言語錯亂疑有未盡之情今果若此圖小事而誤國事罪莫甚焉除另行查處外合先盤詰牌仰平倭提督即將沈惟敬拿獲圖要編入卷五

散沈加旺俱留於營中仍於緊要去處嚴加盤詰不許沈惟敬并家人金子貴與倭傳報一字如再有布花等物或別有家人往來傳遞消息者即便盤拿一併解部以憑重究進兵事宜與各將官相機施行務求成功勿得遲疑

與袁贊畫書初五日

門下勤勞王事衝寒遠涉不佞心殊懸切昨接手書如親顏面欣慰特甚承諭事舉屬緊要機宜仰藉留神為荷第今日事勢艱難一一盡如吾輩意者各兵老弱未經練習且馬多於步不佞嘗竊憂之但中國

目下可恃者惟倭性畏寒一節爾欲調換則動有牽制欲操練則又藉時日故不得不果時決意進剿如再延緩指日春和我兵戰陣未必開習而倭奴得志

各將誰歸沈惟敬事人情俱所不與今已整刷三軍惟有決戰而已恐不須再未此議也李提督昆王情行志存報國鼓氣而朱身先士卒亦人所難能者門下幸妥曲遇之吳惟忠素稱名將門下當私以鄙意諭渠努力建功後必首叙且彼本中不列名者亦多蓋有等字也至於沿江防守楊總兵策應之教王合鄧懷不佞之遲遲行者良為此耳已屢於石老先生

總署覆圖要編入卷五十四

催促未到兵將及劉行楊將軍失兵家慎重最為確論不佞亦每言之尤望門下為李將軍丁軍滿得仗玄謀靈樹凱旋門下功非細細阿筆附履未盡欲言

與參軍鄭文彬趙汝梅書初六日

門下衝寒遠涉不佞心殊懸切忽接手教欣慰特甚火攻之策辱門下與李將軍朝夕講求倘得蕩平門下功亦非細李將軍不信沈惟敬詭遇之說一意進剿智勇可嘉社稷賴之矣深喜深喜三江冰解拘刷舟楫預搭浮橋此之務也承教即行修副將備也

朝鮮爲糧多備道遂平坦地氣燥暖此天助中國兆也厚報及尤爲私幸大兵將抵安州進攻在即軍中諸兄望爲慎重鋪設疾黎安設火器以防衝突最爲喫緊唯留意焉

報揚司稟書 初七日

糧餉者三軍司令也承臺下所委父主政清介王涵弘才駿發其美材也今兵馬渡江儲積有方運解不乏若非臺下玄鑒胡能得人如此軍中仰藉非細以仗其威當何如併此附謝不盡

與李提督書 初八日

建寧復國軍第八卷五

十五

葉帥屬軍應試各軍兵五百餘軍前惟大將軍查收幕下第此兵水甲未備若得兼牌連發使其近係可作前鋒不然令作奇兵埋伏或截其腰或抄其後俱可得力若不爲速蓋徒令衝鋒則鉛彈中傷勢不能免又聞玄蘇等頗習武術軍中戰物亦須多備以破其法二贊畫君俱屬文臣未習戰陣如欲數百兵馬防衛之即撥之山西兵將不佞親督之來矣軍中機宜大將軍自有神算相晤在即餘不多譚

與袁贊畫書 初八日

近得鄭恭軍來報至所云良策軍聲林畔雲興等處

芻草米莖甚豐偏山滿田俱有荒草亦可刈爲飼馬之用且不佞復委父君儲蓄糧餉陸續運解似不足憂不佞隨督山西將兵即日渡江矣軍中機宜有二君區畫不必多贅惟臨事慎重爲禱

徽山東海防道 初八日

一爲請查預買糧料以足兵食事據經理征倭糧餉父主事呈稱先蒙本部發馬價銀五萬兩至山東登萊地方糴買彼處既稱有收前銀買完不下十餘萬石向因冬月水結未議轉運本職委官查看得登州至金州旅順口水路南五百里旅順口至鴨綠江

建寧復國軍第八卷五

十六

水路東西五百餘里目今春和水解相應及時裝運合無呈請行文彼處查發前項銀兩買到米莖若干見在何處堆積相去海岸若干里州船若干隻平時商人脚價若干此外或當量加若干逐一開報以便臨期取用速發前來等因到部據此案照先該本部爲運

旨專責部臣輕畧倭患事劃行海防道即將發去馬價銀五萬兩委官分枝照依時估兩平易買米莖大約七分米三分莖上緊買完屯積近海城堡開闢某處積放若干呈報以憑行令遵東各道差官領船搬運

母得互分彼此致悞軍機等因去後今准前因省得本部見發大兵渡江征剿糧餉係目前重務况值春和水洋委宜及時搬運以濟軍興牌仰本道官吏即將前發馬價五萬兩買完米若干見今堆放何處離海岸若干里用船若干隻平時脚價若干即今應否量加逐一開報以憑督發遠船妥官由海路至彼裝運此係立等特用軍需萬毋違違限文到十日內呈報

與山東海道因憲使書 初八日

父矣不接言教方切注想忽爾翰至欣慰特甚不佞

卷五

十一

護勞謬膺茲役實不能堪過辱推許愈增額汗細閱圖說分布甚詳防禦得策中間三說尤欽妙算惟軍藏行之有此備禦倭奴雖悍不足憂矣外糧餉者三軍司命茲有亨朝鮮遠東儲積甚寡難於接濟故發馬價五萬兩買米豈此旦夕不可緩者門下恐稱時日欲暫借倉儲隨即糧補此兩利俱存之法更爲妙見其諸費不可已欲取給於官難乎爲上取給於民難乎爲下惟於五萬數中通融扣之庶無礙也糧買糧料即價比民間少增之亦不爲過萬勿毫髮騷擾然則幸矣旅順船至求即發下不伏兵馬雖已渡

江未知後來如何東風將作關白見駐對馬島分兵四出一犯天津一犯登萊勢所必致此唇刻之憂非容歲事體可緩也幸門下整甲勵兵儲糧設險以待迺杜殺之利獨不佞一人懷感已哉拮据兵事筆末宣情惟知已諒之耳

咨遼東撫院 初八日

一爲遵

首事青都臣等事准

欽差巡撫遼東都御史趙 咨前事合咨貴院煩查山

東糧料見在何處其遠船前向何處裝運希由過院

經手復圖呈 卷五

十八

以便行道官發船隻裝運施行准此案查先爲前事已經動支馬價銀五萬兩發山東海防道羅買米七萬三先行呈報去後近據該道接察使田疇呈稱一時羅買難完以倉粟碾米豐年買還前米運至登州府福山黃孫王徐寨海滄巡檢司海廟樂安壽光燈頭寨堆國委官專管候船到搬運等緣由前蒙除批行外今准前因擬合咨復爲此合咨貴院煩請轉行該道查照搬運施行

撤李提督并都司張三畏 初八日

官軍部臣等事據委官都司林三稟稱朝鮮牛馬
止五百匹運糧往還糧料不足兵馬一日支用又據
各將官報稱朝鮮人馬疲弱不堪戰陣等情各到部
看得朝鮮兵馬既稱疲弱運糧牛馬又稱不敷於內
量加挑選壯者進征弱者運餉俱於軍興有濟擬令
挑選分派

一牌仰李提督 牌仰本官即於朝鮮兵馬內挑選
弱者一萬名發都司旅三畏分撥沿途村落轉運糧
餉緊要軍火器械傳諭軍士搬運完日一體叙功毋
得遲延

經奉國要綱 卷五

一九

一牌仰都司旅三畏 牌仰本官即會朝鮮國王
令該管官員將李提督挑選發回弱軍一萬名當國
該國委官酌量沿途每十里撥兵一百名至五百里
一萬名每一百里付原將領責令各兵照依分撥地
里往來搬運糧餉及軍火器械其平壤至王京一路
亦照此法務使轉運流行不致停閑候事搬運完日
各官軍亦從優叙如有違悞以致軍餉火缺者該管
官員并轉運軍士定以軍法重處不恕

一與參軍鄭文彬趙汝梅書 初十日

官軍部臣等事據委官都司林三稟稱朝鮮牛馬

聲足落其膽夫部下犯法悞事者或鄉貢或舉示軍
令肅然士氣甚鼓況有門下贊襄其間諸凡講究何
慮大功不悉集耶平壤城中汲井甚少水道一絕僕
可坐斃不佞惟日任健音來爾

與李提督書 初十日

昨聞大將軍砍死倭賊十五名生擒三名先聲足落
其膽夫聞部下將官犯法悞事者或鄉貢或舉示軍
令肅然足鼓士氣慰甚慰甚進攻想在目下不佞惟
日望捷音耳再煩壺奉部內外員役有指稱跟隨及
差遣名色在於朝鮮國并各將領處誑索財物者幸
即據實聞示足感相成至誼

經奉國要綱 卷五

二十

一為遊 岩山東撫院 初十日

官軍部臣經畧倭患事准

欽差巡撫山東都御史孫 咨前亭內稱除將本部原
設防海兵馬數目案行海防青州武德三道查明另
報外及查各海口防守官兵止是登州等三管軍兵
及登萊武德快壯并調東昌等各道快壯省城標兵
臨胸鎗手若干名九月間本院行海上提東昌等道
調到快壯并省城標兵告稱自春調取前來防禦數

月疲勞日久即今天氣嚴寒俟信稍緩已賜暫放
息等情即併調到鎗手一併放回今三管及各營
官軍餘登萊二府快壯准兵武德快兵照舊各住
地防守其海豐霑化一帶鄉兵因糧餉不繼於八
月間放令歸農擬合先具大畧回復等因到部案查
為前事已經咨查去後今准前因查得本部昔撫
省分布官兵除登州文登即墨三管擺撥官軍一
萬六千五百餘名外又恐不繼於各道保甲中挑選
壯丁軍衛中挑選餘丁礦洞中挑選鎗手約五萬有
奇操練則月給銀六錢調用則日給銀三分如果教
練

經畧復國要編

卷五

二十一

有法皆屬精強有警則聚為兵無事則散為民但恐
各屬官更代遞爾隱匿以致地方空虚今本部已
於二十年十二月十三等日牌行李提督統率大兵
渡江直入朝鮮平壤等處進剿倘倭奴知我大兵俱
集遠左不得志於此冀僥倖於彼乘虛入犯而青登
萊與朝鮮對峙東風漸起一帆可達其沿海防禦誠
宜亟為計慮若近擬武德青州二道呈詳防海事宜
中多分布未悉至如海防道迄今未報來審是何緣
故蓋近日所慮者倭所防者海所喫緊者兵故本部
不厭煩瑣復行咨會合咨貴院煩行沿海各道將原

設軍壯鄉兵并議留班軍濱海地方原少者量行加
增原無者酌量分布多寡不均者量行裁益務先事
預防有備無患希催行海防道速議并青州武德再
行悉議併報施行

咨遼東撫院

初十日

一為倭情變詐日增勢益猖獗萬分可虞等事先准
本部咨前事內稱除將馬價銀二十萬兩差委本部
辦事進士張三極經履顧台呈前赴太僕寺覓領解
送遼東巡撫衙門收貯外合咨前去煩為欽遵查照
施行等因到部准此案查已經移咨貴院將張三極

經畧復國要編

卷五

二十二

解到銀兩遵發分守遼海道支用將盡其顧台呈原
解銀兩取發擬合咨會為此合咨貴院煩將經履顧
台呈解到馬價銀一十萬兩希發分守道就近支用
施行

與李提督書

十一日

恭喜大將軍神威諸將領協力初八日未刻已進平
壤盡滅倭奴必在刻下此蓋世之功社稷之福也承
馳報不佞欣慶無已先此代賀不備

與寧遠伯李質城書

十一日

不佞仰仗

皇上天威老將軍洪庇長公大將軍及諸位賢郎初八日未刻攻破平壤諸將兵俱已進城剿滅倭奴此杜稷之福諒勳臺所亟欲聞者尚此馳報餘俟再布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十一日

不佞某日拮据金戈鐵馬中又疏裁候為罪茲仰伏皇上天威臺下石畫大兵初八日未刻幸即攻破平壤李提督諸將領俱已進城剿滅倭奴此杜稷之福諒臺下亟欲聞之者尚具塘報馳上餘俟再布

報許都諫書十一日

昨捧誦大駭門下所以為不佞扶植者至矣不佞庶

經畧復圖要編八卷五

二十三

得碑錫邊疆不為中朝皆門下賜也啣載何如茲雖未盡剿滅已得平壤為我軍駐足地其八道王京或可徐定矣仰藉主持杜稷之福肅此代謝不盡

與恭軍鄭文彬趙汝梅書十四日

接手札仰城公一鼓而下平壤此蓋世奇功不佞甚可知矣但據尊報行長玄蔭諸首領輩致生擒復成脫網不免少有遺憾馬聞攻城時雲梯四集奮勇先登甚合不佞攻圍之法第行長輩勢窮登樓倘不拘生致之說火器擊亦無不可何致夜遁縱或潛逃數萬軍中寧無一人知者若吾先遣精兵二枝或

伏大同門左右或伏大同江東岸俟其將至舉號邀擊復以大兵繼之彼將前後受敵即身主雙翼諒無脫漏較之速追者勞逸何如耶茲倭已喪膽勢如破竹乘此機會速宜整綱兵馬長驅直進一如不佞前訂方畧加以李將軍神威不盡剿滅之不信也聞圍撲時大將軍砲亦有至者以此擊之必為齏粉過倉皇之際遺此一看雖不足為勳業累實當為後事預也今將進取王京幸門下與仰城公細為講求務使萬全得獲渠魁更為千古偉績倭奴鳥銳甚利仰城公并乃弟育以身先一中馬腹一中廬頂不佞聞之

經畧復圖要編八卷五

二十四

極為嘉獎又極驚訝蓋昆王為國患心雖險不避而不佞事屬同舟如骨肉私衷不得不應應也鄙意謂往後凡遇陣戰當離倭營四百餘步我先以大將軍砲扼擊之彼必以為鳥銳抵我俟其放盡方以大兵進之必獲全勝矣未知諸公以為如何如蓋不佞之諄諄者止因破群疑而決戰不佞與仰城公主之今雖萬分喜尤當萬分慎則睥睨者自冰釋矣諒之

與李提督書十五日

承翰示捷音不佞得之喜不自制夫杖援屬國天朝

之仁已為創見而恢復平壤擊手之績又為世稀由
此進攻八道王京當不異此不佞庸劣仰仗神威竊
際其盛榮幸何如謹遵教令人馳報

皇上及當道諸公矣外昆王忠勇諸將領効命及軍士
有功者俱俟大將軍驗明開示一一如命會題其陣
亡者尤宜厚恤以表忠義幸大將軍急急勘查庶便
不佞錄叙也崇勲已奏封拜非遙願展玄謨盡收底
定不佞日為大將軍望馬

與劉袁二贊畫書 十五日

十一日李提督差人口報又有各將官續報俱云初

經平復國吳編入卷五

二五

八日攻破平壤砍殺倭奴甚眾不佞聞之深為杜撰
慶焉夫諸將兵親冒矢石速成奇功事非細細具題
當在目下勞門下速往平壤躬自勘驗或先登或力
戰或傷斃者一一詳視的確開示不佞以俟錄叙此
一舉也激勸所在關係甚重特託門下者蓋他人不
可濫預也幸秉公心天天日日後無沙中偶語則幸
矣

撤劉袁二贊畫 十五日

一為飛報大捷事節從平倭提督及各將領報稱初
八日未時攻破平壤生擒斬獲倭奴不計其數等因

據此看得大兵一戰而舉平壤斬獲無算功收全勝
此實 天威震疊贊畫及各將領報稱智勇所致也
其所獲功次相應亟為查勘以便題叙牌仰該司即
便會同千倭提督備查次破平壤是何將領及何軍
士首先登城生擒倭奴共有若干名有無頭目在內
斬獲倭奴的有若干類有無頭目在內查獲倭奴軍
器馬匹等項共有若干某將領名下生擒斬獲若干
將士陣亡及重輕帶傷者若干係何營隊作何分別
從厚優恤以鼓士氣及朝鮮人民來投者見今作何
安插再照一鼓而下平壤大同江以東中和黃州鳳

經平復國吳編入卷五

二六

山關城以及王涼一帶倭奴必皆膽落否矣責神
速乘破竹之勢大彰 天討務期剿滅應否以孤軍
深入轉戰疲勞相度揆宜而進務保萬全逐一勘查
明白斟酌前進機宜并平壤城應撥何路兵將或協
同朝鮮兵將分布把守以備不虞俱呈報本部以憑
具題毋得遲悞

移本部咨 十五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李提督稟稱平壤已破昨討遼
東三千之兵料楊總兵必不肯發更折於劉縱陳瑞
兵馬作速催調前來以助急用等情到部看得平壤

雖破王京一帶地廣兵希調到官軍不足為恃計討
兵馬萬不可少擬合咨請合咨本部煩將節次請討
陳璘劉綎官軍速發遼東以助接應若再遲緩設一
有誤誰任其咎非此別無可調之兵希速發施行
安撫官軍示約

一為安撫官軍事照得平壤倭奴賴爾軍士各奮忠
勇一戰有功獲功者本部聞知既喜其親冒矢石奮
不顧身若戰帶傷者本部聞知又不覺潸然流涕除
俱候查明大行題請破格陞賞卹錄外示仰帶傷官
兵務要安心調理俟其全瘡平復仍隨李提督與同

應各復國要編入卷五

二十一

各東征將領軍士進取王京諸路倭賊務各盡奮忠
勇剿滅殆盡共成大功 朝廷恩典斷不相負

檄指揮黃應揚俞俊彦具宗道

十五日

一為緊急候情事票仰本官即將發去信帖各五千
張查照前次面諭事理潛踪暗訪王京等處分給被
倭協從軍民男婦執帖前來投降免死各宜謹慎如
有應報事件具稟密報毋違

招降免死信帖

十五日

一示諭朝鮮王京等處被倭所陷軍民男婦等知悉
爾等若倭奈毒逆脅迫強順從今 天兵見在征剿

一戰遂取平壤殺掠倭奴殆盡平壤軍民來降者不
下萬餘隨送與爾國王處撫恤安插今攻取王京等
處在即爾等被倭所陷者速當反邪歸正執此免死
帖前來軍前投降免死仍與安插如欲內應擒斬倭
奴大小頭目來獻者照例大加官爵賞賜銀兩斷不
失信執帖驗照

移本部咨

十七日

一為 天討方張平壤已復合行宣諭國王督發軍
民防守以廣

皇仁以昭大義事專自倭奴倡亂奪據朝鮮三韓八道
應各復國要編入卷五

二十八

春為倭有所未下者肅寧以迄義州數百里彈丸地
耳故 天朝念其世篤忠貞乞求甚切特發大兵援
救王師方舉新獲倭級累千恢復平壤此實 天威
震疊益足以堅屬國事大之心也顧平壤為朝鮮重
鎮國王素都於此而大同江直入海洋又為倭奴入
犯之路今幸攻取大兵且行前揭王京諸處若留我
客兵為破防守非惟勢孤且恐為我 天朝乘其亂
而據其地反生疑畏似應宣諭國王令其撥發軍民
防守還其故土以廣

皇仁昭大義使知

聖明興威繼絕之爲此合谷本部煩爲題請施行

移朝鮮國王咨 十七日

一爲 天討方張平壤已復合行知會國王馬新防

守以還舊業事專自倭奴倡亂率據本國三韓八道

奄爲倭有所未下者肅寧以及義州數百里耳 天

朝念國王世篤忠貞乞京甚切特發大兵援救王師

一舉新復數多恢復平壤不喻一日此實我

聖天子神武布昭 天威赫奕之所致也顧平壤爲本

國重鎮都會之區相應知會整飭修守以還舊業爲

此除具題請 旨宣諭外先行咨請國王即便育率

經畧復國要綱 卷五

軍民前去平壤坐鎮防守王其念今日江山失而復

得先王基業幸而再存親親於國步之艱拳拳於鼎

新之治速置臣工招集豪傑選將練兵儲糧置器修

理城池把守除臨撫恤瘡痍安慰士民一面上緊添

撥人夫車馬自愛州起至王京僭運中國及王本國

糧料以便進攻王京大兵支用非時刻所可緩者仍

號召八道軍兵前來協助庶幾倭奴可乘勝而盡除

王京可一舉而復下王其勉之母忽毋怠

移朝鮮國王咨 十八日

一爲進剿倭奴事照得平壤雖克而王京尚被倭據

且聞各道倭奴懼我兵威走集王京是蓋天欲併亡

之也但王京係本國都會其間豈無故家遺老義士

忠臣思念舊主獻圖恢復者乎然而未有應者實以

平壤隔絕之耳今平壤既復大兵已進當倭奴竄伏

之時正人心鼎沸之日王速出令宣布軍民人等諭

以世受先王恩澤一旦被倭摧陷垢辱苟有人心急

宜憤發在王京者候天兵攻進或獻城門作爲內應

其在各道者或就義兵助斬倭級其有親戚故舊在

於王京者相與密約內應併爲開謀協助王師悉建

勲業事成以中興開國論功大行陞賞如此庶使豪

傑英雄群起響應而除兇室恥恢復舊疆此在今日

王國君臣所當共新奮騰速爲圖維者也爲此合咨

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檄遼東楊總兵 十八日

一爲傳報虜情事近報虜賊屯聚近邊復欲內犯除

各該城堡軍民聽楊總兵分布防守外查得本部近

行海蓋分守二道檄運糧草誠恐虜賊窺探邀截合

行防護牌仰該鎮如遇各道差官押運爲糧該鎮於

緊要去處撥兵防護毋得違悞未便

檄分守海蓋道 十八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照得平壤城近雖恢復王京沿途城堡向因倭奴占據糧草俱無大兵准發目前急用芻糧號運不繼于係匪小擬合嚴催牌仰本道官吏即將該道原買糧料草束拘令原雇號車作速運至張三畏處接濟軍中急用如承委員役有遲延慢事者輕則酌量罰打穿到重則拿赴 令旗令牌前徑自象首示衆該道必須着實舉行務使芻糧接濟不致缺用斯各有功若敢容候事

明旨森嚴決不假貸

檄都司張三畏十八日

遼東復國要編卷五

三十一

一為運

旨專責部臣等事已經牌行張三畏即會朝鮮國王督令該管官員將李提督挑選發回弱軍一萬名酌量沿途每十里撥兵二百名至五百里一萬名每百名即付原管將領責令各兵照依原撥地里往來搬運芻糧及軍火器械其平壤至王京一帶江海可以行船比之陸地轉運尤為省便擬合行查牌仰本官即將應用糧草一面照前速運一面會同朝鮮國王查勘平壤至王京海運有無可通如果能行作速拘雇船隻裝載陸路亦照前轉運等便有餘勿致欠缺如

倘僻城堡人家積有糧草者許令搬移軍馬經過去處更為近便應價值聽朝鮮王議給查明具由速報以憑施行毋得延誤未便

檄遼東分守道并楊總兵十九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文主事稟稱委官都指揮王朝武呈報遼陽號車一輛未到恐候軍餉查得本職自去年十一月屢次移文各道撥派號車獨分守遼海道遲延已將候事衛官量責復行文分守道火速催發至今一車未到是該道移文衛官實高閑怠玩方今糧芻萬分緊急一有缺乏將誰歸撥派號車原係該道職分豈可視同泰舉等情到部查查先為前事已經牌行該道將空車催赴江沿運草去後今據前因看傳大兵今已進取王京糧餉乃三軍司命本官所稱行文該道催促已久竟無一車發到萬一軍中糧芻不繼該道責任匪輕擬合亟催牌仰本道官吏該鎮即會分守道將該道所屬號車盡數通拘多差數十人就從車戶本家順路空車作速前來江沿文主事處聽候轉運草束不必拘至遼陽等齊方今前米以致稽遲候事如違

明旨森嚴決難假借通限文到七日外空車不到江沿

遼東復國要編卷五

三二

者將該衛掌印指揮柳解本部以憑重處不恕

撤長首備禦傳廷立并發陽守備楊大觀

十九日

一為道

官專責部臣等事據委官都司張三畏稟稱朝鮮舊有大小船七十餘隻去年七月盡調東峯今少面板已行發陽守備長首備禦調集匠役修補由海運送糧草等因到部案查先為前事已經牌行本官即查江沿平壤至王京一帶糧草可否船運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朝鮮既有船七十餘隻量行修補即可運用但彼國官民多事之時難以責備擬合委官督修牌仰

經奉復國要編入卷五

三十三

本官即將所管匠役盡數通拘到官會同都司張三畏酌量易買板木并匠役工食飯米動支馬價銀兩給用即令張三畏拘集水手裝載糧草由海赴王京運送如果督修有法定行優叙遲延悞事治以軍法具由呈報

撤分守道

十九日

一為道

官專責部臣等事已經牌行該道將定遼五衛空車連今前來江沿運草去後查得每草一車該給腳價官銀三兩有餘車戶私幫銀四五兩不等外近聞積提

大戶通同奸猾車戶每名包攬十數車官領私幫銀

一百六十餘兩前往江沿朝鮮等處易買以致草少價貴萬一買運不及悞事非小今於途中捉獲奸猾

車戶將車寄賣趁午逃回向因各衛號車未有貫址姓名委官無憑稽查任意逃竄擬合查究牌仰本道

官吏即將定遼左等五衛號車一千五百輛每屯不拘車輛多少選一頭領管束赴江沿又主事處運草

就將頭領車戶姓名造冊送部以憑行令江沿委官章接鎮夷堡委官謝極鎮東堡委官傳廷立催償查

點若有逃回按以軍法一面行令領銀大戶於本地作速買運仍將包攬人役究招至詳施行毋得遲延

經奉復國要編入卷五

三十四

撤李提督

十九日

一為行查忠勇以昭激勵事聞平壤之戰各將士軍丁奮勇爭先摧堅破銳有一人手砍數倭首身與倭酣戰被倭所殺者有攀援登城被倭所殺者有目見登城被倭連砍數人猶奮不顧身魚貫而進直登城上者此輩雖生死不同而忠勇實為迥絕相應查明特為優勞撫恤以昭激勵牌仰平倭李提督即便轉行中左右三副將備查平壤慶戰之時眾人屬目之際要見何人奮勇獨砍倭奴至三四五名者何人登

城被佔所殺者何人見自及在前挺身不懼直上墜城者俱各查明呈報其勇猛者聽本部特為優獎其陣亡者聽本部特行優恤庶足以鼓生者之氣而慰死者之冤毋得遲違

檄三協副將楊元張世爵李如栢十九日

一為優禮忠勇將領以昭奇績事自倭奴猖獗海上奪據朝鮮致屋天討方其精銳扼平壤城也蔡飛樓以自衛鑿牆穴以旋銳守牡丹峰以相犄角勢若負鳴誠難樓敵乃將領親督軍丁鼓勇血戰身冒矢石仰面奮攻遂使堅城立下十萬強倭一時戮盡此經畧復國要編卷五

周

三十五

聖主弘麻亦本將忠勇所致除本部一面具題大行破格優叙外相應先為優禮以昭奇績牌仰本官即將發來禮錄三十兩代充花幣先為收領用見本部優隆至意本官進取王京在即當益奮忠勇以收全功賞代勒之旂常後世昭之史冊也具由繳查

檄各處將李芳春遊擊吳惟忠等眾將領二十日一為優禮忠勇將領以昭奇績事自倭奴猖獗海上奪據朝鮮致屋天討方其精銳扼平壤城也蔡飛樓以自衛鑿牆穴以施銳守牡丹峰以相犄角勢若

負鳴誠難樓敵乃將領奮力血戰身冒矢石仰面攻城雖被重傷尚猶馳驅即古之號將果創而闢者何以加此除本部一面具題大行破格優叙外相應先為優禮以昭奇績牌仰本官即將發來禮錄三十兩代充花幣先為收領用示本部優隆至意本官當加意調護金瘡待其平復俾力進取王京益奮忠勇大收全功當代勒之旂常後世昭之史冊也具由繳查

檄通判王君榮二十日

一為優禮忠勇將領以昭奇績事照得平壤奇捷皆捷督及黃董恭軍三副將智謀忠勇所至除題叙外相應先為優禮牌仰本官即便勒交馬價平倭提督

經畧復國要編卷五

三十六

一百兩著重劉員外未主事各五十兩以上三封全用紅簪上書代儀眾若干副將楊元李如相張世爵各三十兩著重鄭文彬趙汝梅各十二兩李芳春魏世禎戚金任自強吳惟忠李如梅駱尚志楊紹先李寧李如梧谷燧方時輝方時春各二十兩俱另封用紅簪上書花幣銀若干聽候本部差官前來取領逐一明白交付事完登記開銷具由繳查

檄王通判二十日

一為優禮忠勇將領以昭奇績事票仰本官即便勒

支馬價銀四十兩包封用紅絲上書代儀錄若干付去役送文王事處應用毋違

檄劉表二贊畫二十日

一為飛報奇捷事照得一戰破倭遂下平壤誠近世希有奇蹟此實社稷之福東征各將士材官運籌決勝奮勇當先苦心戮力之所致也今當論功陞賞之時相應分別破格題叙以昭激勸牌仰二贊畫即將發來單開文武參軍某官某士某將等員仗俱查照東征勞績重輕逐一分別開列敘功呈請應逐名叙薦者即於本人名下擬實揚贊數語應合名叙薦者即於各名役總為揚贊數語或內中有遺漏未曾開入者不妨即為開入或內中有不宜叙及應刪去者不妨明白呈報刪去此係激勵盛典毋得遲悞

檄平倭李提督二十日

一為收獲陣亡官丁遺骸以慰忠魂事照得平壤之戰各官丁奮勇先登遂成奇捷但憶報稱陣亡七百九十六員名本部聞知潸然流涕念此羣志圖城賊奮不顧身其英靈誠貫天日泣鬼神者而屍骸迄今暴露戰場殊非慰安忠魂至意相應座為收殮除本部至平壤之日另為設祭吊慰外牌仰平倭李提督

經畧復國要綱卷五

三十七

檄都司張三畏二十日

即查陣亡各官丁數目或係南兵或係北兵委差的實官員給以馬價前請平壤戰所如各官丁身屍或有殘缺難以辨認收拾者不妨就於彼處擇地掩埋其有親識隨從能辨認者即便動支馬價置棺收殮聽候凱旋時應付脚力帶回再照倭奴悖逆天道其被我兵殺死燒死乃其自取本無可憫但其骨殖交相枕藉亦為惻然俱應用土掩蓋以昭鯨鯢以藏殺氣事完具動過錄兩并掩埋收殮緣由呈報查考

經畧復國要綱卷五

三十八

一為剿滅倭奴事據參軍鄭文彬趙汝梅呈稱有玄蘇前在平壤西門樓上身穿紅袍金甲催督衆倭攻打我兵被左營遊擊李如梅射中臂脛當時身死初八日夜行長用轎一乘真倭四名朝鮮人四名擡至鳳山被朝鮮兵奪獲玄蘇斬其首級并擡屍具使四名送彼國王處其轎見在道傍往來人所共見擡轎人供說甚的等情到部據此看得玄蘇倡亂海外憑藉妖術為倭中謀主近奉明旨有能購取者大行陞賞今既被射身死又該朝鮮兵士奪獲其首相應亟為查驗牌仰本官即便轉咨國王備查前因果否真的如係真三連將玄蘇首級

并奪取縣由及撥送人役差官星夜轉解呈報本部以便具題毋得稽遲

與平侯李提督書

二十日

水諭易糧事不佞慮其耽延已分送本部旗牌於遼陽海蓋三道令其上緊督催以濟三軍之用朝鮮糧餉亦行文催償諒不致有誤也不佞所以暫懸遼陽者因兵馬火器糧餉等事非不佞親促之未免濡遲然此心懸懸已於十六日抵甜水站不日即渡江矣使旋草草附履不盡

與都司錢世禎書

二十日

遼東復國要圖

卷五

三十九

將軍不佞所知也東行較之諸將私心更為懇切幸將軍親督矢石遂下平壤真可謂不負所舉者不日具題破格優叙矣目下進攻王京望將軍大奮神威下王京如下平壤之易社稷藉重何如外有功將軍及陣亡被傷者俱俟勘明類叙此覆

報石司馬書

二十日

伏草庇已下平壤目下進剿王京軍中機宜尤望主持外糧餉者三軍司命李提督催之此根本論也若朝鮮糧食原未短少止有草芻稍欠似不能欠今將遼陽草束貯於沿江一帶者不下十萬不佞屢督文

主事星夜於運仍令人齎旗牌令前於海蓋遼陽二道并往剿愛州管糧都司張三畏處將各處芻糧併督前進不愁區乏但因克復平壤太易而平壤以東如中和開城至於王京一路俱屬倭賊盤據設使發先運發反資寇糧如何可為若王京又在必不可緩一時催償何能接濟是以憂其不繼非直匱之云也

嘗聞之千里饋糧師不宿飽王京離愛州十有餘里車馬能載幾何未下平壤之先已令朝鮮將精壯軍士隨營征剿其不堪及鄰近欲已齊民每十里撥二百名在本處可通行兵米往大路界上伺候接運

遼東復國要圖

卷五

四十

牛驛車輛駭載又在其外又查該國海道可通王京者令其一面收拾船隻俟其開來運發王京似此庶不乏糧昨具塘報不曾言及實出真情近已令二贊畫俱赴平壤與李提督會議求其征倭運餉務使兩不妨碍斯善矣不佞已於本月十六日離遼陽前赴江沿暫住同艾主事催運芻糧并督軍火器械等系東虜住遼不散逐日內窺如何如何恐懸清念專此奉報希勿慮幸甚

與李提督并劉求二贊畫鄭趙二參軍書

二十日

聞中和開城等處倭奴盡奔王京其勢似合其膽實

喪因其靡喪而攻之無不大捷者保為大將軍門下
旦夕奏弘功也第虜國所以陷沒中國所以勤兵者
以關白為禍萌也不去此人海宇終無寧日鄙意謂
欲去此人不可力勝惟當智取且倭在朝鮮者俱非
本心彼欲留此既懼大兵之剿欲南歸又畏關白之
誅乘彼難進難退之際施我以夷攻夷之謀倘王京
倭奴勢窮未歸察其熟為倭中翹楚或較之生歸或
羈之幕下陰用謀間誘以封拜既可望生全其心
又有希冀雖屬島夷諒無不效命者其中運用當在
臨機若得去此渠魁東南可以永絕倭患大將軍之
經畧復圖要編卷五 四十二

功更出尋常萬萬矣區區之見若此幸熟籌之何如

與李提督書 二十一日

不佞屢督父主事星夜發達仍移旗牌令箭於遼陽
海蓋二道并住札愛州管糧都司張三長處將各處
烏糧併督前進不愁匱乏矣止因克復平壤太易而
平壤以來如中和開城至於王京一路俱屬倭賊盤
據殺伐蚤先運發反資寇糧恐為不可嘗聞千里饋
糧師不宿飽王京離愛州千有餘里車馬能載幾何
未下平壤之先已令朝鮮將精壯軍兵隨管征剿其
不堪及隣近郡邑齊民每十里撥二百名在本處可

通行兵大路上俟候糧運牛騾車輛載又在其
外又查該國海道可通王京者令其一面收拾船隻
俟其開凍運發王京似此庶不乏糧無煩深慮矣再
接諭教欲借遼兵事求萬全亟欲如命調遣但虜酋
大犯遼陽日又不散何能再調一兵昨差人致書石
老先生守催劉綬陳璘五千五百兵馬不佞所帶施
朝卿二千軍指日可到葉靖國李應試練兵一千想
至平壤似亦足用矣又囑楊總戎選兵三千倭虜首
退盡提兵沿江沿以為策應中和開城倭賊盡赴王京
其聞風喪膽可知望將軍大奮神威矣此機會一鼓
下之勳庸超超何如我行次勿勿附履未悉

經畧復圖要編卷五 四十二

與平倭李提督書 二十一日

近日節據訪報倭奴斬首者一千六百二十生擒者
不在此數火箭熏燒死者萬餘逃回者僅十分之一
帶傷者半之不佞與大將軍休戚相關得仗神威遂
下平壤門下之功即不佞功也進剿王京以收萬全
固旦夕望之而尊諭乃云或聽人言有是理乎但倭
衆我寡道遠糧運攻取平壤之後軍火器械不無缺
畧欲少延則春和倭熾欲速進則前首諸事又屬可
虞不佞每思芻糧兵馬及軍火器械非不佞身親督

之執肯留心為我輩速集者是以暫懸遠陽專為此耳非欲門下任其勞不佚享其逸也其統制御兵馬豈為守遼陽留之蓋為不佚途行易趨速解過值屬馬充斥之時且在遼陽疆域之內不可無兵防護大兵前進又不可後無策應故暫留之不然前者大兵重歸麾下何獨斷此耶茲輪輸催取謹如命即發非使敢於方命也若劉綎陳璘兵不佚已差人守催約二月中旬可到其葉靖國李應試兵計已到又其再調遼陽兵馬不佚久與楊總戎言之彼亦面允三千精銳但目下虜酋二次大犯遼陽楊總戎提兵出塞

經各復關要綱卷五

四十三

李按察亦言倉卒自為城守雖不佚鐵火匠役管工人員俱令上城尚欲調其一兵得乎必待虜退方可調取但彼欲自將恐又非事體也郵意謂前者平壤倭奴雖衆猶屬一枝攻之宜急今各路者總歸王京其勢大合且去愛州遼遠千里其為當慎視前猶甚必須俟我易糧軍火器械併集充裕然後進剿方為萬全至若兵有機宜不可遽度緩急之間人在門下自斟酌之情同一體詞不憚煩幸高明諒之

與楊中軍書 二十一日

將軍隨不佚出京可謂交深而寄重昨者東行郵心

懸切視諸將更甚幸將軍親冒矢石奮勇先登遂下平壤功在社稷不佚聞之欣慰何如茲將進取王京尤望大奮神威下王京如下平壤之易將軍之功又出尋常萬萬矣不日即當破格題敘未諭領悉餘不多致

與遊擊戚金書 二十二日

執事為不佚知舉昨東行郵心懸念規諸將特甚幸執事奮勇當先一鼓遂下平壤此希世功也不佚聞之喜不自制今將題敘以表殊勲其功次大小務應其實矢之天日不敢濫濫以贈將士之心執事惟安心進剿俾克王京如克平壤之易是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佚固日殷殷望之也

經各復關要綱卷五

四十四

報石司馬書 二十三日

平壤之捷實仗臺下指授主持故爾諸將用命一舉收功社稷幸甚不佚某將次愛州李提督叙功本已至小疏亦不出數日當覽上也惟欲與二贊畫面訂的確故遲遲耳某一面催促李提督進兵十八日已向王京矣弟聞倭在八道王京者近二十餘萬彼衆我寡欲軍深入欲其以一當十若不大加激勵何能鼓舞將士小疏一至幸臺下轉應政府破格陞賞庶

前功既錄後效可期策勵之機正在此也仍望臺下
急上覆疏盡慰將士之心至禱又愛州去王京相隔
千里前者易糧豫備平壤則有餘轉輸王京則不足
如兵餉錢糧更求充拓之各路兵馬臺下原請數有
七萬實至者不滿四萬昨平壤傷斃不下千人李提
督屢次請借遼陽精銳求益其數情詞甚切奈虜騎
正在充斥如何可調劉綎陳璘兵固望速來若山東
所借浙兵三千亦在調用此外如有可調者再望臺
下速為裁酌不特遼疆之士沐翁大造而朝廷事
體藉賴非淺矣小揭奉覽餘不多贅

經奉復關吳編入卷五

四一五

與李提督書 二十三日

承賜軍機題敘諸將之功甚當第於不佞獎借過崇
被稱問不覺感與愧并爾又聞十八日大兵前進征
袍未解更寫長年報主貞心希世罕匹矣外兵馬
窮糧不供旦夕督促無勞過慮軍火器械軍中足用
否望時時開示大敵在前諸惟為國珍重

與遼東按院書 二十三日

門下高誼某景行久矣茲假東行之便復登龍門生
平大願一朝慰矣且進剿機宜皆蒙指授故平壤之
克出專賜甚洪分袂後即冀報就道無刻不在郵乘

也漢行辱遠送行未餘程又辱翰脫何雅情殷殷耶
鄙人承之其何能當厚儀謹對使拜嘉戎馬中軍草
裁謝不肅

報王相公書 二十四日

異國聞邸報知台駕已抵都門矣矣

皇上眷注甚殷柅台趨命孔汲陸見之日魚水相歡千

古明良不過此矣仰伏

皇上威靈平壤已下但倭在王京者甚衆不盡殲滅之

春和復熾其害更延十八日督促李提督率師進剿

第旅軍深入勝負難料軍中機宜尤望台慈時賜指

經奉復關吳編入卷五

四一六

南俾某有所稟受得樹尺寸幸矣外具小揭奉覽伏

祈垂照不備

與李提督書 二十五日

大將軍提兵深入不佞旦夕懇切兵糧二事百計併
催必求能濟軍前之急施朝卿兵計日可到劉綎陳
璘兵差官守催諒亦可望其速鎮寬其糧陽等兵如
命調發三五千想非緊急處或可如意也勿糧最爲
切緊不佞特發旗牌於遼海二道與文王政張三畏
務令晝夜督促諒亦用心事道遠人疲恐少遲遲如
窮餉未至不若暫守西岸俟有次第一鼓下之何如

鄧憲侯賊雖守東岸豈無間道可渡者清令使捷人役暗渡東岸號召朝鮮臣民向西併擊彼此夾攻前後受敵破之必矣不佞又思遼陽并愛州糧餉道遠就運聞平壤尚有餘積就近轉解覺又易易以彼先給三軍目下遼陽愛州者雖不至匪之事乃有濟不佞一面委文王政急趨平壤整辦一面行各路換輕車集船隻水陸並進必不致稽時日也

與文王政書 二十五日

東寧彌山街寒遠涉真可謂勞於王事矣李提督進次開城王京倭奴拒守大江東岸我兵需糧甚急軍中催請一日數次不佞晝夜提心惟恐有誤罔係非細深思以近就近似為易濟聞平壤積粟尚多中和黃州等處豈無餘穀候既遠通俱可併集門下幸速與國王計議拘集車輛牛騾人夫火速發解仍乞督促遼陽愛州者或陸或水無程前進庶近者給於前遠者繼於後師可宿飽而倭可盡殲全藉門下妙運間耳專望留神至禱

報石司馬書 二十五日

李提督進次開城前有大江無舟可渡倭奴拒守東岸蓋恐我師之直進也某致書提督令其揀選便捷

之士潛渡東岸號召朝鮮臣民併力西擊庶彼此夾攻前後受敵倭可必下或上流可渡暗撥精騎數千乘筏過之出其不意火器亂擊亦可摧其堅鋒但易糧搬運未及姑俟少集當行此計未識高明以為何如又聞倭衆尚有二十餘萬我兵過朝鮮者僅三萬六千餘傷斃平壤者又近千餘提督甚愛衆寡不敵求調邊兵甚急遼因虜倭既不可調其劉綎陳璘兵及山東浙兵俱望遠催前來此外如有可調兵馬尤望臺下即刻另為一議幸勿以前功易皮後効可必忽之也萬禱萬禱

經冬復國書 卷五

四十八

議取王京開城疏 二十五日

一為大兵乘勝進取王京諸路事平壤之戰仰仗我皇上威靈將士用命一鼓遂成奇捷已經雅報訖得獲功次見在查明方敢題叙惟是倭奴自海上起兵以來直破朝鮮八道所向無敵其恃逆天道思國內逞蓋志不在彈丸上也故平壤之倭獨當前鋒更為精銳今一旦大遭挫敗僵屍蔽野數日來各道屯結倭奴皆望風逃回是天實欲併亡之耳臣即飛檄提督李如松黃真員外劉黃裳主事袁黃泰軍鄭大彬趙汝梅等以及各將領諭以平壤既下大同江以東中

和黃州鳳山開城以及王京一帶倭奴必皆膽落應否兵貴神速乘破竹之勢大彰天威務期剿滅或念孤軍深入轉戰疲勞不妨相度機宜暫為少息而進以保萬全務多方斟酌并倭情俱即速報等因各去後隨於本月二十等日據提督李如松稟稱平壤奔遁并各散去倭賊併集王京約有一十餘萬乘此屯聚之時即當攻剿否則春融冰解飄忽海洋難於分擊又據稟稱攻取平壤之日將士奮勇血戰火砲連天震蕩百里玄蘇妖術一無所施弟今即欲進取王京而朝鮮糧餉轉運不敷乞行催發又據呈稱本

經奉復國書八卷五

早九

月十七日有領兵前鋒遊擊李如梅兵馬行到鳳山據朝鮮通事李海龍稟稱本月十六日有朝鮮叛人同倭奴逃遁行至前途被朝鮮官兵擒獲審供妖僧玄蘇同宗遠在平壤被箭射中宗遠被斬玄蘇脫走行至鳳山身死倭奴馱去等情見經臣行營查劉黃棠等查勘又據黃棠劉黃棠稟稱成鏡道有倭二三萬屯平壤之北黃海道有倭二萬餘屯其南開成府及百川江陰復有倭三四萬屯其東未諭王京四面之倭總之不下十萬臣連日與提督李如松及中丞文彬等密議一面請加兵餉一面引兵渡江至開

經奉復國書八卷五

王十

成府外劉營又據參軍鄭文彬趙汝梅稟稱攻取平壤之時遵照指授方畧始而用間繼以火攻致成奇捷大兵當即速發但前途缺少糧草而大同臨津滄灘等三江水解難渡隨差官督同朝鮮作速轉輸糧草搭蓋浮橋平壤倭奴原係精銳今既喪敗八道之倭且將瓦解近據諜報中和黃州劍水鳳山諸郡倭奴聞風逃回捉獲生倭二名執稱成鏡道倭子一萬起兵應援平壤行至中途亦皆聞風逃回王京其行長逃走不知去向又據稟稱十三日左營副將李如栢十七日右營副將張世爵領兵東發十八日提督

轉谷朝鮮國王要見進攻平壤以兵四萬馬二萬各
計算務令本國處辦兩箇月糧料堆積自義州以及
平壤一帶聽候支給兩月方支中國接濟糧料如克
復平壤後倭必遁歸王京彼時兵貴神速勢必進取
但王京去平壤已遠江山險阻中國轉輸更難而客
師深入其糧料亦須支給本國亦以前兵馬計算務
足兩月始克有濟隨准國王咨報義州以及平壤一
帶見在本邑米六萬五千七百餘石並六萬八千四
百餘石到草十萬四千二百餘石其報平壤以及王
京一帶糧料數目亦畧相同備開列臣已將原文

聖旨復國奏稿八卷五

五十一

封還本兵查照訖而今稱糧餉艱難者蓋先因倭奴
把截平壤王京一帶其中積貯變掠已空即中國與
朝鮮易糧使時未致前運實恐倭使中路邀奪者勢
也今平壤遠下大兵遠進而一時糧雖免存轉輸不
迭實以引重致遠難於承起者亦勢也臣已屢咨朝
鮮國王速發各處人夫牛馬車馬儘力挽運令國王
移駐定州見在督發而費盡劉黃家入報稱大兵不
即進恐倭衆四集勢復難推十八日提督李如松已
統兵前進矣但恐前途乏餉復使朝鮮徵黃海旁邑
有一城之糧草進一日之兵馬數日間士馬之神氣

稍全前途糧草畧備且扶城而進大兵已過黃州與
賊相拒開城間開城無城賊必迎戰若戰而勝則
王京不戰而奔散矣營畫支黃又報稱查得平壤相
近之邑如成山慈山殷山順川价川三登以東永柔
甌山咸從龍岡江西三和肅川順安諸處各有積糧
但撥軍馬分頭搬運即可足食又黃海道離王京稍
近有稻米二萬餘石並三萬餘石朝鮮國見行差官
輸運負載道路相屬失谷等情到臣臣又促管糧主
事文維新屯駐江沿往來催償廣寧遼陽海蓋三道
并維新召買糧草前往義州發運臣又令都司張三

聖旨復國奏稿八卷五

五十二

畏往未定州平壤一帶督發又嚴催定遠等衛分發
雇兌牛車星夜搬運沿途堡站校程差官捧執 全
旗備運又調朝鮮舊有大小船七十餘隻行發陽安
備揚大觀長首備集傳廷立督發匠作修理聽候由
海路前赴王京一帶運送糧料務期足用至於倭奴
屯聚尚多我兵進攻頗蒙臣已將續到山西兵二千
前發策應并親督造完鉛鐵等彈明火毒火等箭重
筧長鎗等軍器渡江接應候到艇等兵到併為援應
以收全功續有攻戰情形另行開報

與海蓋郭兵道書 二十五日

門下當房騎无斥之時冒險親歷各鄉僅取車輛尤為人情所難故接手教道遠人疲恐難遠至一欲借資遼陽一欲姑俟海運俱有深見不依豈不欲一一如命但李提督連次開城需糧甚急一日之間僅請數次不依晝夜提心惟恐有俱門下且以既發者上緊督催仍查海路拘刷船隻水陸並進無手有濟若遼陽搬運較費道所轄更多恐不可以彼代此也今日之事惟此最急非門下任其事則他無可託者幸速留神

與李提督併恭軍鄭文彬書 二十六日

歷冬復國要領八卷五

五十二

接手札謂軍隔江相拒為日既久各有懈心彼此可以相襲彼可襲我固當加意提防我可襲彼亦宜相戒而動大江雖闊橫亘未必無路可通如有間道窺道伶仃敢死之士暗渡東岸就召朝鮮赴義之士向西併擊固一策也再令萬餘精銳各持火器黑夜乘筏渡江突出其背設放大將軍砲虎蹲等砲各大器一時施放將軍則陳兵江上示欲乘夜渡江以統亂之再看機有可乘用前策拔城之計使彼先後受敵莫知所為在門下妙算以為何如

檄艾主事 二十六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節據平倭提督稟稱大兵乘勝攻取王京諸路但糧餉不繼乞速行催運等情據此看得糧餉為三軍司命不容時刻少緩者牌仰該司將見在陸運急催朝鮮國王先發平壤黃海諸路易糧赴開城聽候大兵支用一面催督車輛將江沿等處糧料搬運義州以及平壤務使途間轉輸首尾相銜循環不絕方克有濟又該本部嚴催海蓋道整頓船隻由海路運糧前赴朝鮮隨該本道呈報船隻已具等情但查得平壤東有大江開城西有大江俱通於海今議將糧船由旅順金州各口開洋運海而東過

歷冬復國要領八卷五

五十四

馮頭山或至平壤或至義州或至開城其海路應否可行朝鮮人知之必熟該司亦應函咨國王備查海運道路緣由呈報本部以便登運事干至重務勿遲延

檄楊總兵 二十六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先據平倭李提督稟稱平壤雖克王京倭奴向衆我兵因攻城轉戰士馬不無損傷已速發遣兵三千接應等情到部彼時該本部看得遼虜入犯海蓋遼陽等處遠鎮尚苦無兵安能牽彼與此故業候前稟未行今又據李提督稟稱王京迤西

經事復圖要編

卷五

五十五

有大江一道倭賊一十餘萬拒守東岸我兵據守開城堪戰軍丁不滿二萬然我軍必頻增兵方克進攻萬一曠日持久對馬日本諸倭前來救應非惟王京不能卒下遠左亦不能安枕乞將寬奠駿陽清河堡三處無虜並地方共調步兵五千速發前來策應等情據此為照倭奴因平壤之敗併集王京截江固守是欲以逸待勞愚竊我師耳客兵深入利在速戰但彼來我寡而倭衆又小新敗憤懣之時必得生力軍兵前去協助非為張我兵威且以索倭心膽況今入犯之虜一退而寬奠等處又無虜警前兵相應暫

撤李提督

二十六日

一為大兵乘勝進取王京諸路事節提督報稱大兵前進攻取王京一帶糧料轉運不繼乞行催備等情到部看得糧餉三軍司命時不可缺但平壤新破大兵急進而一時轉運不迭實拘於勢查得各丁奔獲倭馬約有三千匹除補給陣傷馬匹官軍外其餘

馬匹相應暫歇糧草應用牌仰平倭提督即查各官丁所獲倭馬除征進應用外餘馬應否暫為協助糧運候糧料稍足仍發軍前應用如果堪用一面即將前馬交付管糧官絡繹駢載此亦轉移權變之策速議回報

咨本部 二十六日

經事復圖要編

卷五

一為緊急倭情事先於本月十五日據李提督稟促劉綎陳璘兵馬前來協助攻取王京已經咨部請行調發去後二十五日又據李提督稟稱王京近西有云方克進攻乞催前兵以為後繼萬一曠日持久倭奴蓄養兵力日本對馬諸島又前來救應計將矣事在至迫時刻懸望稟乞亟為催發等情據此看倭奴自平壤之敗各道屯集者皆併歸王京今又為江固守是欲坐老我師客兵深入利在速戰但來塞既殊深而可慮本部方欲暫遣兵數千東應而乘虜見在大東勢又難奪彼與此功在垂成事關至緊為此再咨本部煩查先後事理速將劉綎陳璘官軍令其無程星夜赴遠發提督軍前接應再將各省直及遠近各營路并先火關平應調七萬兵馬數日內未至者速催調數千上幫前來庶保萬全

峇山東撫院 二十六日

一為遼

旨專責部臣等事准

欽差巡撫遼東都御史趙 咨稱查得遼船上可到登
州今山東米運至福山黃縣王徐寨海滄道檢司
海廟樂安善光唐頭寨堆囤各處相隔渙散且如樂
安善光離登州數百里以遼船至登州再至樂安等
處海波險遠未進行何能搬運合咨貴部煩請裁
酌或再行山東海防道將米運至登州庶得搬
運接濟亦先波濤之虞希咨示施行准此案查先經
歷奉復國要綱八卷五 五十一

路行貴院搬運後今堆囤因費得樂安善光等處離
離海不遠而相拒登州各數百餘里在樂安善光等
處搬運固稱不便在遼船以平素未至之地令其往
來豈無尤屬不便即今時已春和水凍已解且大軍
深入王京兵興糧役勢難再緩擬合酌行咨貴院
煩行海防道將原買米運至登州府近海地方聽
遼東撫院差人由海搬運布由知會施行

撤手提督 二十七日

一為大兵乘勝進取王京諸路事查得平壤之戰倭
奴屯積角樓被我兵施放明火毒火等箭焚掠殆盡

是火攻為今日第一策也但聞彼時大將軍神器尚
未運至軍前今進取王京在即倭奴但知我火箭之
利而不知我大將軍神速一發數里勢如霹靂觸之
者立為齏粉相應亟為催督軍前應用牌仰提督即
便督催大將軍神器收執軍中如遇進攻王京先行
大將軍分布施放火兵隨後繼進倭必膽寒當收全
勝惟提督相機斟酌行之

與楊中軍書 二十七日

昨克平壤雖藉諸將威力而奮勇先登則將軍實為
首稱聞麾下家丁六人首繼上城立被倭中號賊斫
死他人當此解不膽寒思進勇將軍勇氣百倍首領
蘇屏繼家丁二人一躍即上手乃倭將威與錢二將
繼之然後各門將兵俱登遂收奇績夫家丁毅然以
身殉國甘門下平日恩義早結已足嘉叙况門下又
居首功乎不佞具題夫之天日毫不敢私門下既著
崇勲何敢後之戚與錢二將固所優叙若陣亡家丁
英靈可惡幸門下記名不佞行將破格存卹其生存
二人忠勇足尚不佞尤欲親覲其面以俟重用先望
將軍傳示各將兵進剿王京更增銳氣大收全勝社
稷幸也餘不多譚

報石司馬書二十八日

我兵進剿王京仰藉弘猷又斬倭首一百四十九顆生擒一人倭必落膽或者可盡滅滅之夫謹具塘報奉聞

與李提督書三十日

大將軍神勇所至不惟片刻遂下平壤而開城諸倭亦且掃蕩地千里宣威四夷真千載奇績也王京之克又在目下矣佇俟不盡

與劉東二贊畫書三十日

昨俚語請教適途中偶成大方入目真霄門布鼓矣

經畧復國要編卷五

五十九

幸斤削之中間或有一二可採者欲後梓人稍紀今日之事何如外復二首均望剛訂為荷

與永平道楊兵憲書三十日

久不棲教言且不佞將次異國去知已更遠心殊懸企昨者報下平壤既又報捷開城運籌調遣門下之功居多茲捷也想尊意亦欲聞者敢爾及之外籌畫之暇偶成俚言數首賦詩退虜則吾豈敢乃若驅馳國計戎馬關心或有當也上之大方俯加郢新倘有可採便附梓人篇首幸賜一叙豈直增重三都亦古人附青雲之意也

與密雲道王兵憲書三十日

平壤之捷仰伏

皇上威靈門下石畫不佞與焉何敢當賀手教云不佞相貌非常宜建班生弘業夫仲升立功西域錦垂焉委千古一時想見風采不佞胡能望其後塵而門下云然無乃愛之深而許之過耶雅情心戰之矣階謝不盡

與艾主政書三十日

門下督促易種遠適異國三軍藉以宿飽一戰遂下平壤再戰復捷開城皆出門下所造勁勢獨著不佞心甚懸懸聊奉馬價四十金代犒從者幸哂存之

經畧復國要編卷五

六十一

經畧復國要編卷五終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六

與恭軍鄭同知趙知縣書

二月初

承手教臨江水解兵馬難渡忍爾水迴踏沒過之又復奇功此天助將軍也况玄蘇鎮信宗遠已斬止有行長一人譬之漏網之魚其膽已喪諒不足畏而李將軍又預施埋伏更以勁兵追擊真稱上策天心人事兩濟其美王京之倭職之定在刻下矣但慮貴萬全事當慎重我之火器固利而彼之鳥銃亦足相當如初角之時當先施我火器得欲進兵實且未進誘其放盡鳥銃然後一鼓下之無難也又倭勢甚衰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六

乙

李將軍提兵深入不依崖不日加懸念如違兵可借不依自當先時調遣何待諄諄但虜正充斥不依目所親觀徒費口煩撫按決不肯從故仰城公屢復之實不得已也不然寧有已事不急而急他人事者斷不若是左矣恐仰城公猶望此兵或致誤事幸門下以鄙意復之但日催劉艇從陸路陳璘兵從水路遂來以備夾擊耳惟善畫機宜激勵將士乘破竹之勢以一當百功收全勝固不在兵之衆寡間也如勢未可乘暫與相守亦可外鄙見一二開列於復祈二公與仰城酌行之

一兵家用間實在敵處兩難之際今倭奴欲守王京則懼我兵火擊欲歸日本又畏關白族誅正進退維谷時也乘此機會陳以利害誘以封爵啗以厚養無不樂從者王洙張大善固為可使若便捷小心如本部指揮黃應揚亦可備一臂之用即今已在軍前如欲用之一聽仰城公驅使也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六

二

一朝鮮居民在王京者四萬餘暫起倭衆其為王真心破家積憤思一得當以報者四萬人固一心也且平壤已捷其望我師如望雲霓四萬人亦一心也當此人心思變之時密令敢死人潛入城中給免死帖期以大兵一至城下即據北山為內應彼此夾攻即百萬兵馬可直窺之但人屬異國心難逆料亦當預防聞攻平壤時朝鮮婦女上城助擊我師此又出恒情外者倘王京居民亦然洩漏此機以計就計未必無也故不信之則坐失機違信之恐有他變又在門下與大將軍熟計之慎防之耳

一關白見在對馬島駐紮聞彼兵被創必益兵救援不可不慮如偵有間道挑選精銳將兵一二枝多帶火器直至渡頭如船泊彼岸者用計燒之船

來救援者使其近岸火器齊發內可截其歸路外可却其援兵魚在釜中其能全活是一策也亦當熟計行之不候處火器甚多俱陸續盡發軍前備用

一遠兵既不可借劉綎陳璘兵又難卒至彼衆我寡大將軍憂之誠是鄙意謂朝鮮士卒雖衆難用而鼓舞有方調度得法即可使強寡可使衆前隊冲鋒火炮爲先然亦必挑撥精銳以爲選鋒朝鮮疲卒止用搖旗呐喊庶敢死者破敵怯弱者助威既可保全朝鮮兵卒不必他有調遣此兩利

經畧復圖要錄

卷六

三

之道也亦可行否又聞朝鮮兵士善射者亦多用以當鋒必能取勝此又不可與疲卒舉用于後也一王京居民與倭雜處彼此難辨况破城之日事在倉卒恐致混殺設若有之既失天關往援之慮又孤屬國望救之心亦非大將軍與本部體上天好生之德聞軍中法令嚴肅本部固不必過慮但事關生命除功係之仰城公富貴已極正宜修積則今日當重者端在此也其拒敵者固難輕責其勢屈而降者望加意辨別公與本部預發免死帖數千給之意亦爲此再望於匆忙之際更加嚴禁

不許混傷則不惟功高亦且德盛不惟身震亦且仁全惟門下留意焉

一賞不避讎讐則不避貴斯能服衆李寧愛將欲斬以殉退縮一兵手刃不惜軍令可知矣若下城之日妄戮之禁不加嚴切不惟有傷陰德亦且忌功者易生莫非尤望仰城公嚴加禁約有犯必誅庶三軍知畏不致混傷我公後昆亦必大有與者故不憚諄諄或足備軍中一善第恐懸百里事屬一家少有所傳不致默默惟門下不我見罪斟酌喜用之或亦有裨一二云

經畧復圖要錄

卷六

四

與文王政書

初一日

竊糧事重勞遠涉鄙心殊爲不安近日平壤開城雖已盡復第倭奴併集王京不下二十餘萬其勢甚盛李提督率兵將近王京已在大江東岸兵之需糧爲之需草萬分緊切門下目觀其志自足留心何煩過慮第事屬同舟日夜懸念誠恐隔千里多有江河阻絕若不預備糧藥舟楫豈能飛渡航延時日數數行爾所關非小訪得遼陽都司張三畏頗有幹才特令住見門下及朝鮮國王商議先以平壤所儲穀草火速發解仍令三畏預往前途凡遇渡口或設橋梁

或備船隻糧草一至於履坦途庶師必宿飽後就可
期門下功為第一矣設將官中有便捷者隨公再命
數人協贊三長更妙諸惟督促至禱至禱

撤王郎中并遼東道 初一日

一為倭情事據經理糧餉文主事呈稱江邊等處備
辦糧草陸續搬運義州責令朝鮮人畜向前轉運當
大兵見今攻取王京應周糧草當時日長久將不能
繼若再發銀召買恐山東一帶地曠人希民稱苦累
收買為難及案查先准本部王郎中于本內開遼東
道屬定遠左等各衛并鳳凰湯站江沿等堡應徵二

五年復國要編八卷云

五

十年分屯糧甚多催完亦可接濟昨本職親歷各堡
該倉官吏皆云並無赴堡上納除移文遼陽道并王
郎中催督外惟恐遲延未便合無呈乞本部牌行該
道及王郎中將二十年屯糧并二十一年鹽糧作速
上緊催完陸續接濟軍餉不致匱乏等因到部看得
大兵深入攻取王京遲速難以逆料芻糧必須預備
庶免有濟先據該司道呈報定遠等各衛鳳凰城等
各堡俱有應徵屯糧鹽糧堪充軍餉且省糧實今照
艾主事復行呈詳前因相應亟為催督上納牌仰該
司道官吏即便會同遼陽道王郎中將定遠等衛屬

風等堡應徵二十年分屯糧二十一年分鹽糧差委
的當官員分投催督上納收貯各城堡堆積一面將
陸續上納過各糧數目徑即移文艾主事知會以便
發車轉運接濟大兵可無匱乏之慮毋得遲悞

咨遼東撫院 初一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准

欽差巡撫遼東都御史趙 咨為緊急倭情事內稱近
聞大兵過江已克平壤則王京指日亦可復朝鮮糧
土既恢似芻糧易辦且本鎮先備米草東向尚充足

五年復國要編八卷云

六

二三月之用前項臨德山東所儲應否仍行轉運令
咨貴院煩請台裁希由咨示以便預處施行惟此看
得遼鎮芻糧雖足二三月之用止可供給官軍經過
行糧若令盡數往彼搬運十日之勞不足一日之用
即今大兵深入王京朝鮮各道軍民向被倭賊焚掠
已空軍中糧草常苦不足繼目下克復王京所運糧
餉不但可供征倭官軍即有多餘亦可濟禦虜軍士
所擬前項米草應該搬運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施行
報遼東李撫院書 初二日
承念鄙人冰雪遠行深感深感昨據李提督塘報開

城倭奴又新百餘其在八道者盡奔王京似已落膽其勢甚合聞其數不下二十餘萬我兵僅三萬餘雖仗台意威福或可微功而孤軍深入衆寡迥殊未知後事何如耳軍中祇宜先望指授為禱又奉念及糧餉面催各官真仁人之心目下將兵去王京僅百餘里去愛州則千餘里矣解運一或耽延所關非細故不佞分道督促獨恐急緩晝夜提心幸我門下復為留意夫憲臺一言官役接聽三軍可以宿飽藉甚何如

與中軍都督楊元書

初二日

遼東襄陽軍編入

卷六

上

門下與威將軍等冒險先登功居第一觀來札極知血戰苦辛即古名將何加焉不佞題叙必當首錄其餘次第務秉公心不徇私情惟為我一慰將士慎勿紛紛爭論內失朝廷體統外生屬國笑端所係非小也再祈門下與各將領愈奮雄威一收完績即百世銘之豈止目前之紀哉旦夕佇候捷音不宣

撤都司張三畏

初二日

一為大兵乘勝進取王京諸路事照得大兵深入開城地方進取王京在即但糧料轉輸不迭亟應議處除中國糧料見今陸續運發外而早壞之東尚有各

地方倭奴未曾侵陷及焚掠未盡者不論官民之家必有積累相應查出借貸以供軍食俟平倭畢日就地搬運餘剩者照數補給轉移之間庶為便益且春氣融和江凍已解搬運不無阻滯亦應亟為修搭橋樑拘集船隻以便利涉仰本官即便前詣平壤以及大兵屯剗沿途隔絕江河處所應修搭橋樑者即便轉咨國王差遣陪臣協同修搭應用船隻者即查彼國船隻拘傍在岸聽候載渡搬運粒料仍於平壤一帶地方有積累之家不論官民勸其借貸登記在官俟事畢補還仍咨國王獎賞其積累不多不肯借貸者亦不必苦強務使糧餉充足大兵不致匱乏亦克有濟其本官原管義州鎮日運糧車并陸續車到應給腳價等項本部已另行文文主事令其妥官前來代管毋得違悞

移本部咨

初二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節該本部咨催調劉綎等軍兵赴遼東應去後近准朝鮮國王咨為進兵示威以紓賊患事議政府狀落節該天兵已到開城西路一帶堤備俱為空虛如蓋水東海鄒山嶺等處雖令本國官兵分路把截而兵力單弱防守不固加以近日春

雪向消豁運漸開賊若徑喻充斥委難抵敵腹裡地面再被兵襲納在不測誠非細慮擬合咨請兵部乞將原調精銳官軍一二千名或砲手六七百名派往本處添助把截羅示兵威若得征進使賊就魄收管自通等因具咨據此恭詳 天兵過遏西路報備北賊來虛將肆掃突煩乞貴部行下各該將領等宜就着分調手下精銳一二千名或砲手六七百名前往益水等處羅兵示威若將征剿使兇賊畏而自遁西路恃而無虞允為便益為此合行移咨請照驗行下施行等因到部看得我兵深入進取王京離鴨綠

江寧復國軍入奏六

九

江路徑千里運送一旅大敵在前已犯兵家所忌倘倭奴由益水鋤山抄出我兵之後連截鉤連來虛復取平壤如國王所言更將奈何是又不可不深長慮時刻圖者但接應之兵委無可處勝負呼吸在俄頃間為此合咨本部煩將前調劉綎陳璘李永勛等兵星夜兼程督發過邊接應併希轉行遼鎮速選精兵三五千再於薊鎮速選精兵二千俱赴本部軍前聽候分撥前進萬分緊急希速舉行

徵遼鎮楊總兵 初二日

一為緊急候情事節據本鄉行令該鎮選調馬步兵

兵或五千或三千聽候接應征倭兵馬去後今照大兵深入王京等處前有大敵後無救援深為可慮所調之兵相應亟發除行寬其副將佟養正先調馬軍五百督發過江牌仰該鎮即將應調并虜患少護處兩各城堡內原設馬步軍兵內挑選并前五百共三千名責委將官統領聽候本部分撥過江接應征倭兵馬該鎮當恩朝鮮復則遼東安無分彼此星夜舉行限文到二日內將調發過各兵緣由呈報毋得再行阻滯

徵副將佟養王 初二日

江寧復國軍入奏六

一為緊急候情事照得大兵現在進取王京等處倭師深入必得東應在後方保萬全查得該路所屬城堡俱係險僻虜患少緩之處原設軍兵相應酌調併仰本官即便星夜先行挑選精壯馬軍五百名督發本部差來備禦得廷立統領前赴益水鋤山等處以防賊寇倭奴襲攻平壤各軍行糧料草照依東征軍士一體支給此係緊急軍機限文到一日內將發兵緣由呈報毋得時刻遲悞

徵李提督 初三日

一為大兵深入計慮宜周以便進止事訪得王京一

華北方邊傷骨標稱地即今天氣融和水解土滑
馬不便馳騁况我兵深入糧易米集王京等城倭奴
占據且客兵遠追衆寡不敵相應酌議追止除一面
催促遣兵并剗銳等兵馬前來協濟外牌仰平倭提
督即同各將領選擇便益去處暫行剗多差的當
官軍哨探倭奴情形惟併剪糧兵馬齊集米有機會
可乘方行攻進倘泥濘不便不妨另作區處慎勿草
率輕進且聞目下多雨一應軍火器械傳令各將用
心收拾勿致損壞若或交兵必須精明乾燥纔可具
由先行報查

遼東復國吳廟

卷六

與李提督書

初三日

大將軍蒙勝長驅意欲直搗倭奴社稷藉甚但倭奴
巨潮倭勢甚盛倘直趨而前不加哨探不加提防如
彼分兵埋伏出我不意其害非細又聞咸鏡倭奴未
散餉由益水劍山等處出我兵後復據平壤我糧
料遂我孤軍大為可慮除不使一面調兵協助朝鮮
扼其險隘以進來路大將軍須駐馬開城或伺彼兵
懈弛或待我兵糧俱集而後進庶前勿既奏後效可
期萬全之策在我矣此係至大機宜敢以奉告幸大
將軍留意萬禱萬禱

報石司馬書

初三日

袁督盡延張大膽於密室備詢倭勢彼云日本六十
六島每取兵一萬共有六十萬衆分為三班一年一
換今舊班已滿新班且未彼開平壤被槍始止舊班
更益新班其勢愈盛前臺幸勿以平壤一勝而致中
國可無憂也况李提督每每喚人說倭感止見彼易
與為敵故今直趨而前勇固足嘉倘衆寡不敵復兵
不繼甚為可慮某移書令其且止開城細加哨探或
伺其懈弛而攻之或俟我兵糧俱集而後進庶不致
僥事但督促各路兵馬以助軍前則臺下事也幸留

遼東復國吳廟

卷六

十二

神書

報石司馬書

初三日

近日八道倭奴併集王京數不下二十餘萬又聞對
馬島更益新倭未獲其勢益熾李提督孤軍深入不
過三萬餘耳衆寡不敵事甚可慮懇請遣兵目至數
次某雖屢檄楊總戎選兵三千以為策應彼意必待
虜息大定然後肯行夫開城望援急如救焚還延時
日無益於事萬一後兵不應前兵不支平壤之功俱
無益矣其關係豈小小哉且聞咸鏡倭奴尚在我兵
已東彼如探我西路無兵一由海口竟犯益水劍山

備等處一由陸路復奪平壤截我糧草邀我孤軍誰
其禦之前國王咨請益兵把守中路其見甚長其事
甚急某故重夜慮之敢以咨請伏乞臺下作速一處
或撤山東所借浙兵或撤劉綎陳璘兵火急未濟仍
望他鎮或有可借兵馬俱乞督發前來幸勿視為
常致前功盡棄也

報遼東李校院書 初三日

不佞奉別無幾何沐台慈垂合現章遠錫屢及征途
雅情如此感戴何如外平壤新獲首級解至鳳凰城
不佞遂回二贊重共檢俱極真正但內有一婦人首
原奉札目呈請入奉云
二
報遼東李校院書 初三日
不佞奉別無幾何沐台慈垂合現章遠錫屢及征途
雅情如此感戴何如外平壤新獲首級解至鳳凰城
不佞遂回二贊重共檢俱極真正但內有一婦人首
原奉札目呈請入奉云
二

與李提督書 初四日

聞大將軍回駐開城相機進剿此上策也軍前缺糧
事關重大不佞晝夜併催但勢不能倖至今水陸並
行亦在目下續來且劉綎兵不日亦到如欲進兵必
俟二事皆備方可決勝且朝鮮俱係水田晝凍解地
倭奴善於走跳而我馬難於馳騁幸門下多加籌

書庶保萬全春多雨雪諸凡火器望門下嚴諭各將
用意收拾乾燥無致臨期有誤不佞身寓此地鄰東
則無刻不在戰場中也

報李提督 初四日

一為大兵深入遠止宜慎趨時併集兵糧以圖全勝
事訪得倭據王京堅城固守誠恐一時難以速破我
兵輕進徒勞官軍近報陳璘劉綎等兵數千不日前
來兵部差官二次迎催本部亦調遣鎮兵馬又委官
多集匠役晝夜製造毒龍噴火神筒并神火飛礮等
器料在數日可完若稍待兵糧齊集一併進攻未
經不報聞呈請入奉云
十

初四

不勝屏紳平倭提督即行三協副將等官悉心籌
如果倭奴防守嚴密急難攻下將我兵暫且休息一
而催軍大將軍等飽典事火烈火等箭一同備運糧
草差人哨探稍俟兵齊糧足彼見我兵住久必然
怠併力進攻萬無不勝先將探聽倭奴的當緣由具
報

與李提督書 初六日

昔郭汾陽身係唐室安危者三十年今門下忠憤無
異汾陽則門下之身社稷身也奮勇當先躬冒矢石
效風偉志令人傾慕固夫然輕犯敵鋒幾致不測非

所以為社稷重也不倭執役此邦豈不欲乘勝長驅
速收奇績事情與門下共任今日之事亦非渺小所
以驚憂者不特為大將軍主為朝廷亦為鄰人也
以後萬祈慎重不倖情同骨肉故爾諄諄惟知已著
諒之外火攻三策錄在別紙奏聞惟大將軍留意焉

與李提督書 功一日

大將軍迺國家梁棟邊疆之事荷重非淺不倖承愛
情踰骨肉目今千里提兵晝夜懸切竊聞昨報且喜
且驚獨未能躬詣軍前一中問候為懼隔官代致此
後萬祈為國珍重至禱至禱

題奉復國書 功六

十五

撤李提督書 功七日

一為查究庸懦將領以振法紀事訪得上年六月內
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領兵馬攻取平壤軍已登城
忽被倭奴知覺堵頭交戰時值天雨我兵失利回營
查尋祖承訓不見衆軍以為陣傷不知祖承訓未敗
之先已逃百里之外今歲正月二十七日大兵進攻
王京祖承訓正宜建功以贖前罪不意本官與遊擊
胡驚高昇見倭奴勢來望風先自奔潰各軍退走以
致債事若非揚副將統兵救援幾致大危據此即當
依法究處姑再行查辦仰平倭提督即查進取王京

原帶官軍若干倭奴約有若干在何地方交戰祖承
訓有無先奔各軍曾否退縮損軍情事的由何人如
祖承訓前項事情是實應該照依軍法者即按軍法
應恭奏者恭呈前來以憑轉奏如果賊衆勢難抵敵
宜訪明白回報毋得遲延

報石司馬書 功八日

二十七日李提督王京之戰身陷重圍損其得力家
丁二人及兵士二百餘某聞之驚駭特甚撫其孟浪
及聞李如梅射死倭中金甲大將一員兄弟奮力砍
殺又得楊元提兵某應殺入陣中砍死倭奴頗衆群
經募復國書 功六

十六

倭奴遁入城其膽寒甚是亦社稷之幸陳中來自軍
中目觀其事臺下可商鞅而知也草草紀報不盡

與李提督書 功十日

事責萬全不在欲速目今糧草未敷泥濘難進門下
謂必須計取此確論也如大兵移守平壤當留勁兵
二枝堅守開城以防攻劫如大兵駐紮開城當遣兵
一枝助國王以守平壤俱聽門下裁之俟我各路各
糧解到續解火器齊備新置攻城火龍等物完全剴
綆陳璘兵馬俱集然後相機進剿伏設於前火攻於
後而加以大將軍神威諒無不克矣大駭以輔臣二

字另寫改正極當蓋不依與門下事屬一體心忝相
手自專欺妄之疑何從而起過門下指天自矢豈鄙
人心事猶未為門下諒耶承諭各員役加級陞職者
俱如教入疏中夫大蹕中未經另教者查對首級冊
少少刪去之恐叙錄太多部中難於題覆耳另將其
名揭薦到部應開全無礙也待復王京當全題叙幸
諒之

撤文主事 初十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平倭李提督稟稱官兵遠征外
國過江之後行糧折銀俱無朝鮮糧草不敷士皆缺
絕不復聞矣

卷六

一七

邑界口撤撤及照各軍名雖關支朝鮮糧草並無實
惠屢經血戰將腹對敵萬死一生情殊可憫所擬行
糧折銀仍應照數補給伏乞委官齎銀前來隨營給
散等緣由到部看得各軍在營有月糧從征有行糧
今遠出外國朝鮮無市不辦貿易以故運米俱支本
色今據李提督稟稱各軍遠征勞苦可憫乞要本折
併支相應准從牌仰該司即將各軍應支乾銀委官
齎帶前往該營給散仍將散過數目日期呈報

撤分守分巡海蓋等道 初十日

一為倭情事據朝鮮地方瘟疫流行軍士多病合

行買辦藥餌調理稟仰本道官吏即勅本部以價銀
買辦卑開藥料就令醫士製造四千九包封送部發
管給軍具用過錄數繳查

通示 初十日

欽差經畧兵部示仰東征大小官軍知悉照得平壤開
城碧蹄館之捷皆爾等奮勇所致本部見今具疏題
請大行破格陞賞其陣亡陣傷者亦聽從厚優恤外
其前次兵部辭到 欽賞銀六萬兩彼時即發提督
軍前因爾等攻取平壤大戰之時勢難分給今聞爾
等暫行休息本部已差督憲劉員外來主事值此六
萬銀兩盡數分給東征將士及各員役人等本部標
下及營軍餉各員下應賞人數俱不在內且官軍
自至朝鮮既支彼國糧料其官餉衙門處行糧理宜
住截今本部亦念爾等東征勞苦除朝鮮所支糧料
不算外仍於管餉文主事處將爾行糧仍行補給又
爾等剿取首級應給銀兩見今題請發到給散又克
復平壤開城等處成功甚易皆係爾等之力候查明
本部另行犒賞又聞爾等身入異國不服水土多有
時疾本部更切體念見今在軍前修合聖散千方并
消毒飲藥料不日發提督處散給爾等當調護休養

卷六

一八

以保萬全告示曉諭仰衆通知

報石司馬書 十二日

僕奴屢敗其膽已喪似宜乘此進剿但其衆頗盛況
天雨連綿陸路泥濘車馬難勝糧餉雖陸續可到而
馬草缺少因僕奴將開城等處周圍地草燒盡不能
措處故馬多倒死我兵久卧冰雪中冷疫俱興食死
馬肉疔毒又發兵甚疲羸是以近日分駐開城平壤
便益諸處調養休息聞對馬島欲遣新僕來助我兵
出關僅三萬餘昨三戰之後砍殺僕奴固衆我兵傷
損者亦多李提督請借遼兵急如披焚迴虜傲方放

經畧復圖要綱 卷六

十九

似難徵調劉毅陳璘兵日望其來未能卒至幸臺下
督但大速前來萬勿時刻緩也即此兵尚未足用他
路可調兵馬再求一處庶兵勢大張王京之事可望
不然衆寡異形勝敗難料某固竊寐憂之臺下主其
事其能不亟為之慮如事可速成兵可不益某豈不
欲為國節省錢糧如此煩費耶臺下李鑒亮之

報石司馬書 十三日

東征將士日卧冰雪血戰艱危平壤之克非僕奴易
與實將士奮力所致也今追奔千里身經累戰開城
王京又報新獲然身不離鞍食不下嚥力疲神倦恐

張弩之末難穿魯縞况大敵在前若非破格陞賞何
以起疲士而收完績以仰答 聖明也不佞題叙小
疏臨發時對衆焚香拜天自矢蓋不敢毫與私意以
干國家公典允望門下速為題覆如循舊格待按院
勘明恐就時日進剿王京當在日下鼓舞之機全在
此疏門下幸以郵意轉致政府數日開即望
旨下頒賜軍中謹將功高切緊各官另開奏覽伏祈更
為留神一照小疏覆叙庶人心激勵後效可期萬禱
萬禱

報石司馬書 十三日

經畧復圖要綱 卷六

二十一

據泰寧鄭文彬趙汝梅報稱朝鮮人李大期自王京
逃回執稱僕奴平行長平議智自平壤敗後晚駐家
行至於王京水食器械盡行遺失王京大將平秀某
頃怪三日不容進城第四日方令進見稱說初意欲
以稱進貢為名讓平壤為餌然後圖向中原蓋意為
沈遊擊所賣致此大敗不勝憤恨又稱平壤江華咸
鏡黃州鳳山開城等處僕奴盡皆聚守王京將城內
北方官民房屋盡行燒毀止留南方房屋樓宿砍木
立柵於城之上壘石為子城於城之南以防大兵攻
剋又據朝鮮宣傳聞白聲援將至未知果否二月杓

一日天雨兩晝夜初三日微晴初四五日又雨晝夜以發江水陡漲行潦益盈泥沒馬腹既無浮橋又乏船隻大兵駐劄開城稍俟天晴地乾當議進剿目下事體恐臺下番念謹此奉報不一

報王相公書 十六日

星按華章荷蒙推許非綿薄所敢仰承感愧無地目今進剿王京一鼓下之以舒我

皇上與相公東顧之憂豈非某任事者意乎第一時事體有未可盡如鄙人意者不得不懇懇於相公前也天雨連綿軍馬野宿盡在淋漓中馬毛漚慘弓角解

歷冬兵困兵困卷六

散是天時不庇我矣王京山路田僅一二尺平地泥淖車馬不得馳驅是地利不在我矣千里追奔累戰力疲疫氣流行馬死千匹糧草運艱且乏鹽菜又平壤會戰大功未食各軍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矣且王京倭奴八道併集其勢甚盛城內列六營為窩築城外列八營為犄角此中必有知兵者主之未可輕敵也且咸鏡倭奴及在平壤之左開城之復若一意王京彼從我後搶我平壤就我糧草邀我歸路關係非細茲移檄李提督固守開城一面發兵沿江把守以防王京之襲一面發兵回駐平壤以防咸

鏡之襲一面拘刷船隻糧草由水運以達開城無分雙山之鹽以濟軍食顧兵本無多分之更寡開城見在不滿二萬賊衆我寡勢不相當若非再發一二萬兵馬數十萬馬價何以助我軍威鼓我士氣師老財匪將若之何伏乞相公主張先某所請昨叙功小駭恐為題覆轉促本兵劉挺陳瑋兵督令速來併力攻之庶幾可收全勝倘再延緩待彼益以新倭強弱既分不但進取為難恐後愈為費事其責不專在不佞與諸將也幸相公留意焉外小揭請教下情不任悚

乞祈望之至

歷冬兵困兵困卷六

二十二

議乞增兵益餉進取王京疏 十六日

一為孤軍深入功在垂成懇乞

聖明發兵益餉以震 天威以勵勇敢事提督李如松揭報臣先據遼東都司呈准朝鮮國王咨開本國自義州至平壤一帶存儲糧料大小米共計四萬五千五百六十石可設五萬軍兵四十餘日支用黃豆三萬五千五百六十五石草八萬八千九百十六束可設三萬馬匹三十餘日喂養遼陽所屬各倉積有糧米一十二萬二千七百七十八石零陸續運赴朝鮮可免糧餉後費之虞今兵馬攻破平壤朝鮮糧草雖

經催價零星搬運不足供用其遠鎮積貯前項米豆
相距王京一千五百餘里山路跋涉牛車遲鈍又轉
運不前及查部文原議徵調各鎮馬步官兵七萬員
名內前鎮一萬一千名保鎮五千名遠鎮七千名大
同宣府二鎮各五千名山西二千名防應龍劉銳各
五千名延綏入衛軍三千名臣并各官下家丁共二
千六百三十七名以上共止五萬六百三十七名內
除楊應龍兵五千停止劉銳兵五千未到延綏遊擊
高徽兵一千七百名又議留防虜止有已到兵丁三
萬八千五百三十七員名分隸三營副將且內多疲
弱不堪臨陣所運糧餉不過二萬攻克平壤陣亡官
軍七百九十六員名陣傷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是
在戰兵不多今孤軍深入仍當分兵復繼又當用重
兵防護糧草斯為完策但進攻尚且不敷分布更難
周及等因又據報稱王京遠城四面山林叢密平地
悉皆稻畦時多春雨連綿泥水深陷僅以一線小徑
不能並馬車步官兵不便安營且各道併集王京及
對馬島嶼未倭賊共約二十餘萬賊若固守堅城急
難攻取必與相持今賊恃衆狂逞出城列陣迎敵官
兵得以遠戰出奇設伏乘便遶擊利於我兵但糧道

卷六

二十三

兵疲勢難鼓奮等因備揭到臣除行本官暫住開城
干壕一帶設衛易糧把守險隘少為休息伏糧草轉
運充裕軍火器械解運齊備即相機進取王京以剿
全勝顧兵凶戰危關係甚大拙父巧速利害頓殊今
皇上以倭患孔棘勢在剿除徵調各路軍兵救援屬國
幸一戰而取平壤再戰而取開城三戰而碧蹄館又
復新獲 天威雖已遠震孤軍實已深入今欲乘勢
進攻而彼衆我寡彼遠我勞山險崎嶇春雨地溽千
里饋糧師不宿飽是未可以倉卒進也今欲全師以
退而大敵在前應援不至朝鮮新復困憊難支賊焰
再張前功盡棄是未可以輕易退也此正成敗利鈍
之秋騎虎難下之勢非發兵援應何以張軍聲非宣
不喻時何以激士氣及查西征事例斬級一顆賞
賞銀五十兩今平壤開城等捷首級貳貳及二千餘
勦已明而尚不能即賞者蓋以去歲所發馬價銀四
十萬兩內動支五萬兩發山東海防道羅買糧料一
十五萬兩發寧雲天津蔚州永平寧前遼海六道亦
置辦糧草及打造軍火器械火箭鉛鐵砲彈硝磺并
明火毒火飛火等藥及買牛騾車輛并轉運腳價太
約已支過半止留二十萬兩軍前應用內發三萬兩

卷六

二十四

與李提督臨陣勦支餘給發召募各項家丁安家糧料并標下大小將領文武等員役糧糧工食醵賞之費事完之日臣自逐項明開奏報今雖尚有餘剩若盡費平壤等處功級則軍前別無措處而應援之兵倘如所請則又當酌量多寡預行備辦為糧是今日兵與餉所當亟為議處者臣已令管糧主事艾維新部司張三畏分投催催糧料及行海蓋道察政郭性之拘禁海船一面由黃城島七登萊搬運一面由旅順口沿海運赴朝鮮義州林山島特發朝鮮海船運至開城等處以待支用臣今又督令李提督分兵鎮

經畧復回要綱八卷六

二十五

守平壤以防襲擊選精兵屯住隣近站道以聽往來策應又發軍兵砲手扼義陽津江邊以防偷劫又沿途派撥軍兵護衛糧料夫以客兵利在速戰而今深入重地勢不得不分兵殿後兵力既分勢益單弱有如王京之倭日益增而我開城之兵未敢進倭以二十萬衆而我兵不滿三萬偏倭奴用分番休迭之法時出遊騎以擾我師我師退不可退不可糧餉益罄軍心益憤彼時又將何以處也伏乞

皇上俯察功在成機不再待 勅下兵部再為酌議一面將劉毅等軍兵星夜催赴遼再於剿遼

緩處所量調數千前來應併乞審合血戰軍功再發馬價銀二十萬兩先將平壤等處斬獲首級軍士願賞者照例每顆給銀且十兩陣亡陣傷者即行優恤其餘聽候買糧及攻取王京賞功支用如此庶足以張軍威而奮士氣今日東征軍使兵力有餘以收全勝毋寧以寡擊衆圖僥倖於萬一也臣不勝祈懇待 命之至

與姜官經歷沈思賢輪帖 十六日

據屢報甚悉且國帖開寫亦明具見本官留心復有消息不妨頻報來圖西門乃我進兵正路門外夾山俱可埋伏不知我兵可得搬住否伏兵以攻西門而新門亦有路道須防彼兵冲却北門岳山僅餘我兵據守此山不知能攻城否我兵要攻西門此處兵馬不可不設一二枝防守若得登樓此山高處施放火器可達城中否龍山館舍糧可燒否倭奴逃回消息果的否李提督責發每營五十名炮手江邊防守甚善倘上流下流或可暗渡亦須細察之一一相度打探的確具報黃應揚在貴州江華道安撫人民甚是切不可輕身進城自投虎口蓋二十七日交戰之後此策斷不可行只宜同本官一處哨探攻城并一應

經畧復回要綱八卷六

二十六

防禦之策類類報來亦必須萬分慎重此諭

與劉永二督書 十六日

接手札謂提督君同守平壤則王京倭奴襲我之背咸鏡倭奴襲我之腋兩面夾攻而我居其中非策夫不佞計之已久迺二公所見與鄙意畧同藉甚喜甚初五日移書提督君令其親駐開城一面遣兵沿江扼守以防王京之襲一面遣兵平壤扼守以防咸鏡之襲二公所謂上策者是也不佞行文艾心字拘刷船隻易糧食糧俱由水路以達開城俟劉鏡陳璘兵至再調遼陽兵數千不佞與門下船至開城同心區區盡數舞士氣倭奴似不足平矣大司馬處昨請兵餉書中已具達知目下時勢未可姑且待焉提督君近日移文欲邀一位至彼軍中想亦因前小失而有借箸之思也

移朝鮮國王王咨 十日

一為俯諒微憐一力為事唯朝鮮國王咨內稱小邦被賊殘破軍民潰而兇沿路一帶凋敝尤極目今王師電過一刻為息而糧草大缺士馬俱饑致使克饒餘黨寂息日久今蒙該部切責當職慚懼六併伏乞體

皇上撫綏之仁念小邦殘破之極特加寬容終始拯濟

等因到部准此先據委官都司張三呈稱准國王咨開本國自義州至平壤一帶存儲糧料大小米共計四萬五千五百餘石可穀五萬軍兵四十餘日用黃豆三萬五千五百六十餘石草八萬八千九十餘束可穀三萬馬匹三十餘日喂養等因故我大兵以王國粉糧已備併力前進今幸一戰取平壤再戰取開城三戰碧蹄館破圍斬級千安黃海京畿江原等道中和黃州鳳山瑞興等郡縣悉還朝鮮正宜乘此兵威盡滅醜類而王國軍糧告匱中國糧料又轉

經奉復國王咨 八日

二十八

運不前致使兵頓開城士多折屢夫人生一日不再食則饑况披甲扼強之衆值此風霜冰雪欲使之勇白刃奮勇血戰以成戰功而使其腹不得飽馬不得騰倘軍心怨憤逆爾脫中寧不悞大事耶故管糧支主事身任度支觀此千里饋糧接濟不及是以為此激切之語其情實有大不得已者今中國糧料見在擬遣王國亦宜亟督人夫併力轉輸務使三軍不致乏食庶克有濟為此合行移咨查照施行

微劉永二督書 十八日

一為稿師以勵勇敢事平壤之捷皆各官軍同心協

力奮勇直前遂能一鼓克奏膚功除登城奪門俘首斬級等項功次已經具題破格優敘大行陞賞外但各官軍又居異國勞苦異常茲復遂取王京本部深切憫念相應另行犒賞以示撫恤仰該司即將見在東征將領軍丁備查實在的有若干陣亡若干陣傷若干分別各營逐一開報見在者聽發馬價銀犒賞陣亡并陣傷發回者聽行各道優恤其家庶官軍益知感奮毋得違限文到五日內呈報

與楊總戎書十八日

昨小啓奉邀一膳想不吝玉趾初計劉艇兵三月初

起程復爾是篇八卷六

二十九

旬可到不佞欲使其至與門下同行役細計之十七日發自京都京都去開城三千餘里須四月中旬方到必待此兵至而復行及致悞事以大將軍雄威肅之遠左精騎足收完績何必拘滯前說况李提督所將兵休養月餘其氣復振不佞且身臨之破格犒勞自別是一番景象已擇二十六日渡鴨綠江門下幸並調數千鐵騎以續奇功豈不稱烈丈夫事戎機會在即速發前旌願望願望

撤遊擊吳夢約十九日

一為軍務事撤遊擊吳夢約呈送紙竹造成噴筒

部試驗得王三樂藥方與竹筒俱各爆响本部紙筒火焰微細皆不堪用近見遼陽花火內大梨花賽月明金輝花俱火焰直疾薰燒久遠似堪應用及查本部所製噴筒藥內揀和細砂專為飛沙眯眼目薰燒次之今各匠未知此意造不如法必係硝少黃多蓋黃性橫以致爆响擬合另造仰本官即查本部前發藥方如藥料不全姑暫停止添拘遼陽火藥匠役各照本匠自己藥方製造大梨花賽月明金輝花火藥內去銅砂加添淘淨炒過細砂或用損壞窠窠為竹筒或用放花火木筒或用紙筒每筒長三小尺

題奉復爾是篇八卷六

三十一

許務使火焰直疾大遠飛砂眯眼目為主若薰燒不論每樣先造數件試驗塔用共造六千筒陸續運送軍前應用如別有堪用者不妨並造窠窠堪用者不許改造毋得違錯

移本部咨十九日

一為仰仗 天威救援屬國一戰克復平壤等處新獲侯級累千飛報奇捷等事擬提督標下代中軍事指揮僉事王希魯呈詳平壤等處官軍斬獲首級并生擒倭賊吉兵等六名到部已行替查剿員外等驗發候巡按衙門覆驗聞查得遼東巡按李御史陞任

新差周仰文未至地方除新獲首級仍聽巡按衙門查驗另報所據生擒倭奴擬合先行咨解為此除將吉兵等六名責令原米官役管解外合咨本部煩請查照施行

撤分守道并文主事 二十日

一為改正升斗其實實惠事據經畧糧餉文主事呈前事內稱本職調取湯站官斗照式製造十數隻刻字存記差人解送李提督處四隻軍前支用不得短少其餘留義州支放庶軍馬皆需實惠而錢穀便於稽查等因隨批准奉行訖但查得以前支放過東征

歷名復關要綱 卷六

三十一

大兵糧料俱用朝鮮升斗朝鮮斗小雖云加添未知與原收倉斗果否相合仰該司即便會同分守道備查該道所委支放糧料委官要見朝鮮升斗與原收倉斗每斗大小的差若干支放過東征官軍糧料先用朝鮮升斗每一升一斗遞加若干有無勾足倉斗之數原收轉運糧料若干見今支放過若干有無餘剩各委官有無乘升斗未定之前過減過增那移作弊逐一查明呈報毋得遲遲

報石司馬書 二十三日

十九日接回示甚恭仰見堂下留心東事且不遺第

歷名復關要綱 卷六

三十二

路休養劉統兵十三日登不勝京師去關城三千餘里計程當四月中旬方到如將此兵師老財匱乏誤事某今親往鼓舞軍威或可望其再振昨題款小頭臺下意待正京報捷併題圖是第將士冒死石攻聖城捫腹而拂入道坐計米重中馬倒者以萬計人之苦又何如所以轉弱而強全在朝廷一鼓舞耳况恢復外國新級數多與西夏除亂民者自在軒輊今將士日夜望臺下主持養養

皇恩如或遲遲大敵在前士不用命盡棄前功望亟為速破格優叙先望將政府為荷朝鮮糧草已盡

全資中國恐臨德等處者不可止也平秀吉的不
朝鮮而在對馬島如朱均旺能了前事妙甚妙甚哀
替畫往返異國身處冰雪勞苦亦甚今有此事實所
難堪臺下垂念司屬必為維持不佞久與共事尤不
能不切切也想此時業已無父如可挽回望曲為一
處何如餘俟再報不盡

撤通判王君榮 二十三日

一為犒師以勵勇敢事照得節報平壤開城之功皆
緣軍丁奮勇將士同心以致有此奇捷即今各軍遠
征外國露宿風餐况聞時疾流行本部深切懸念除

經奉復國要編 卷六

三十三

委官買製九龍等藥另發外相應給發牛酒以示犒
賞牌仰本官即便動支馬價銀二千一百兩每七百
兩一封交付差去官三員分解三協副總兵處給發
在征官軍千總每員酒銀二錢把總每員銀一錢管
貼隊軍丁每名給酒銀五分具給過日期呈報

與李提督書 二十四日

大將軍移駐平壤將士留守開城休養士卒誠為
上策王京倭奴野無所掠窮窘而歸不煩寸失坐收
全功幸之甚矣不然我兵千里追奔累經血戰力疲
氣索深屬可慮門下商量須犒賞以鼓將士誠為

緊之事先得我心不佞數日前已移檄二營並議行
給散矣二十六日不佞擬渡鴨綠江先至平壤與門
下面議已定刻期進攻想王京不足下矣外威金既
犯軍令細責誠是此門下專之者何必翰示耶不盡
報劉還顧總督書 二十六日

旌旄遠被連海宣威諸凡得以仰藉受成某弟之喜
更倍尋常萬萬抵以身任王事遠適異域不能躬詣
軍前稱慶心殊歉然然途草率微致不腆之儀惟台
慈俯渥為荷弟目下將諸開城下王京殊無勝算惟
俟老年文一指授之耳敢此懇請幸賜指南生平之
愛於此見之諒老年文必不為我斷也為此代布他
不及悉

經奉復國要編 卷六

三十四

與袁贊書 二十六日

公為完壁忠邁舍沙旬日前不佞慮及此豫致書石
老先生并當軸諸公昨親邸報果符所料然海上之
事待公紆謀以收完績實事者已允不佞所囑諒多
口不足為碩德累也幸安心所事益展弘猷盡掃妖
氛樹千古升業不佞目下即渡鴨綠江戎事方殷幸
無芥蒂以重當寧至禱至禱

與李提督書 二十六日

門下以百戰之身乍爾達和戎間殊難攝養此心懸結特善於遠陽充一醫士亦無佛處稱尊耳惟門下參着月之前造丸藥送軍中應用正解毒火之症此毒入於心肺間惟勝此藥入口以津咽下斯能入肺部而解之止用一丸不可多服門下為朝廷倚重固社稷之身也王京事果在目前幸喜醫藥強飯復奮神威以收完結固君父所屬意而亦不佞殷殷望之者也外關城碧蹄館斬級功次不佞非不欲具題但前報未覆姑且俟之如樞密遲遲當以此頭催之不然與王京併題未為不可不使諸將士血戰勤勞於風波也

應奉復國要綱卷六

三十五

與東贊書 二十七日

軍中用間誠為勝算然必任使得人方能濟事今馮仲興等往說威鏡已有頭緒乃王宗聖又欲往王京說之夫倭奴當磨寒程少之時機會甚有可乘宗聖如往事必可望謹如命給與牌票使彼行事如得成功賢於十萬師門下延攬英雄之功非細仍給王宗聖銀百兩家丁四名每名給銀三十兩以鼓其志其馮仲興金相等乘果的確亦當破格賞之事竣日併為優叙中間往說事宜尤望門下丁寧以圖萬全焉

望

檄李提督并劉表二贊書 二十八日

一為大兵乘勝進取王京諸路事照得天地成歲生殺互用而不偏帝王與師仁義並行而不悖語云不由秋殺何有春生又云寧遠於仁毋過於義蓋言化工聖道咸出無心中正已矣關白本以庸厥小夫襲奪六十六島方虛憍恃氣非惟目無朝鮮且不復知有中國觀其遣巨酋行長率軍率領兵衆奪捷平壤王京分兵旁掠八道為窺犯中原之本其詭計克謀自謂無敵去歲冬盡若非本部與該司該提督決意

應奉復國要綱卷六

三十六

一戰首挫其鋒非但無以彰中國正大之威反以天倭奴橫逆之志茲幸平壤大捷天討已張倭奴膽落狼奔豕突蟻聚王京欲歸不得欲戰未能當其進退維谷之時伸以甲兵捷伐之勢長驅直搗誰云不可但事忌已甚謀貴萬全故平壤捷後本部即檄提督說間行長諸番招之來降待以不死陰昌關白永絕禍根且使功既易成殺亦不重是乃體天地生殺之機布王師仁義之舉况乎定安集聖哲所光開謀行謀兵家不廢祇以遣使難於得人故爾為謀持父未決茲據平倭李提督及劉表二贊書中報前來

欽使奴敗勢方窮威行間一事為今日急務等因到部適與本部移檄初心若合符節且本部與提督黃憲各標下職官策士如沈惟敬黃應揚吳宗道王宗聖俞俊茂金相馮計總兵大受等俱各沉毅多謀忠勇任事相應遣行考察仰平倭提督即便一面會同劉表二贊畫一面推行沈惟敬等前赴倭巢陳說利害開諭禍福令報關白使之反邪歸正與朝鮮無相猜怨彼此罷兵永為盟好仍復許以奏聞朝廷遣官開封永為屬國倘使聽從則在中國彰神武不侵之功在朝鮮得解紛息爭之利在日本有受封之

經畧復國要綱

卷六

三十七

崇一舉三得誠計之善者若或怙終不悛必逞虎心我必會合朝鮮兵衆併力夾攻務滅醜類至無才違其遊擊沈惟敬差人護送前去仍要省論各官務使同心公道勿分爾我協力合謀共圖國事功成之日一體破格優叙如其不然軍法見存不少假借先將要遣行間日期并緣由呈報

與山東防海道田憲使書

二十八日

故人天遠時切懸思猶幸以共事之雅常接教言開函披讀如覩顏色藉此少慰渴懷謹程事重勞且高登萊二府苦心殊不安抵以鯨鯢煽害三軍待哺等

出無柰故耳三萬已獲者目下即發旅順口船隻搬運其二萬未獲者非不欲如論止之第王京事未見下落不佞親往猖獗可知且門下累已許諾更不能置如稽時日或致將履各將誰歸尤望門下曲為一處作速奏免倘得藉此收功門下勲勞非細附此代懇不盡

與李提督書

二十八日

據擒獲生倭稱說倭情門下未諭謂當具題求益兵餉善甚謹如教夫開城兵少恐不能支再須撥一二千與之協助外劉綎兵已於都城起身計程必四月

經畧復國要綱

卷六

三十八

中旬方到陳瓊者想亦同與昨復調遣兵趨撫臺國虜警方殷未允所請往來新韓始發二千茲再應之可足三千之數外此欲他調不可得矣仍乞門下曉諭諸將用心隄防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用間則用間惟大將軍相機而善用之倭奴不足平矣三十日不佞發愛州晤期在即餘不多及

報達東周按院書

二十八日

昨王師挾臨遼左曹有小落奉賀想入覲矣目今王京未下草途迢異域戎事紛紜不能時致懇懇於台左罪歟何如外手提督斯毅平壤開城署歸館等處

倭奴肯級解到嵩役呈門下勒此代答諸不贅

與永平楊兵憲書 二十九日

異國江山觸目增感故人天遠重我遐思方傾想聞
適於愛州忽接瑤章開函散誦如親顏色欣慰何如
琳瑯之語情見乎詞荷載更倍之矣若平壤微捷則
藉之

皇上威靈門下指畫不佞曷與而推許過溢則鄙人何
以當殆不覺振之見面汗之浹背也即今王京未下
甚之良善愛我如門下當何以教我我不佞固旦夕望
之矣

聖不復閱兵部八卷六

微分字分巡海蓋三遺 三十日

一為倭情事據李提督稟稱各軍屢涉山險屢經血
戰泥水浸濕鞋襪敝壞既足不堪詣乞量動官銀買
買達靴靴喇發管給軍等情到部看得各軍跋涉屬
國遠出二千餘里換稱鞋襪敝壞無處易買乞要解
發相應准從稟仰本道官吏即動本部馬價銀易買
達靴靴喇共一萬二千雙陸續運解本部給發各軍
事完具用過銀數繳查毋得遲延

微天津永平山東遼海等十三道 三十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李提督呈云與李提督相議送

取外即今二月將終春汛屆期所據沿海地方相應
再行申飭到仰本道官吏查照節行事理即便嚴行
將領有司等官將應該分布兵馬應置軍火器械踏
望墩臺哨探漁船上緊設備無警時加稽查有警併
力拒堵務使倭不過無所掠大遭剋剿毋得違悞責
有攸歸

移本部咨 三十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提督李如松呈報本年二月二
十三日據前鋒副總兵奎大受稟報本月十八日差
宋丁查慶宋好漢金子貴并朝鮮通事六名前去王
應不復閱兵部八卷六 四一

京有探行至東門外遇見倭奴四名打草各丁即向
前射砍三賊逃走入城活捉倭奴一名俱入羅押解
到職隨行中軍參將方時春詳審得俱入羅供稱倭
兵屢戰傷損甚多但懼關白法度不敢回巢王京城
內見有三四萬聯結入營城外龍泉館有平行長結
營三處又去討關白示下關白說平壤關城去年已
取如何輕棄傳知來倭死守王京要在三月間自領
兵二十餘萬一半前來王京合兵拒敵一半沿海分
犯中圖等情備呈到職據此看得倭奴拒守不動以
待援兵兵情具的本職欲提兵前進攻倭來聚之先

但道路泥深料糧不敷恐非萬全之策今奉經畧明文留兵防守開城若其堅固實為屏障但其城周圍四十里牆垣倒塌即若無城數千官兵亦非可守若以全兵所居結營聯勢庶可為據又以糧料不足難於久屯平壤乃咽喉重地必當固守根本以圖進取倭奴情形若此我兵久駐外藩日以淡飯聊生並無踴躍入口人皆疲損馬倒過半即其王京見屯之數十一營不下六七萬咸鏡倭奴二三萬併歸王京共一十餘萬據城死守關白舉兵二十萬大肆狂逞意欲分犯中國其謀最狡我以久疲孤軍衆寡不敵深

高可慮須增兵補馬多備糧料火器禦之以保萬全

合無請乞議題徵調重兵廣運糧料火器前來以圖追勦并將見獲倭賊擒入羅呈解等因到部據此近該本部為孤軍深入功在垂成等事已經具題乞將劉挺等兵催督赴遼再於前遠虜緩處所量調數千前來策應併發馬價二十萬賞功支用間復據前因為照兵家之事不以既勝而輕敵不以倖倖而圖成要其謀始慮終瞻前顧後自攻取平壤開城碧蹄而我兵已入重地誠欲取王京以全朝鮮誠恐類以絕禍本乃今倭奴不因敗而遁歸反招集而屯結內守

城垣外立營寨以侍關白倭兵今驗番生倭情益招著敵衆日加我兵益寡然 遼海許處者除官軍食淡本部見發牛二百六十四隻食鹽三萬勛馬價銀二十一百兩解至提督軍前發給撫勞以安軍心并督文主事將糧料由海運自義州南林山島獨申堡循海轉東直達平壤大同江開城開津江以濟大軍一面催發山東糧實糧料本部於二月二十四日渡江徑赴平壤等處與李提督相機進取外惟是應兵時不容緩為此轉咨本部煩念倭患方殷將前發兵盈餉之頭半為議覆於前鎮等處酌調軍兵數千速來接應并移咨戶部督發應德倉糧赴遼及申錫沿海地方加意防守以保萬全今將生擒倭奴擒入羅咨解希為詳審以驗今日倭情緊急以見本部請援要非得已也

與李提督書 三十日

天雨滂沱重勞尊駕遠至平時渴想幸遇清光亟欲倒屣相迎忽緣瘴疾作楚承欵欠恭又非所以而大將軍重也少定一夜明早當為延叙外二卷軍陳說王京倭奴盡已逃歸此皆大將軍神威所懾也即欲報廟堂恐尤未的若石老先生處如不預報但事

已聲聞倘為他人先報恐非事體今不佞差一人持
書往造門下亦差人修書同往再須連夜差的當人
知會令弟及各將官提兵追襲後日可以叙功門下
明早相會後亦須急往督之大功已奏幸勿辭勞至
望

經畧後圖要編六卷終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七

報石司馬書 三月初一日

小疏題叙臺下謂文職太多陣官遺失恐甚省有言發同政正仰見骨肉之愛深感深感第某經畧之差較尋常違腹實撫衙門不同夫督撫遇封疆之官百九軍火器械糧儲兵馬俱各官日逐分內事是以叙功止叙將令其他例不盡及今某去歲九月廿六日陞辭至正月初八日連行路僅僅百日倭來我寡若非兵馬戈矛火器糧餉諸事具備何以遂下平壤及八道耶俱係某不遑悉尤嚴行撫鎮司道部屬等官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七

乙

刺期完辦如有違誤定行奉治以故各官違約日夜督促共成王事今一旦奏捷雖諸將士血戰而臨陣諸用等物皆各官併集之功也且一兵一馬又係借調與督撫自己麾下者迥別若叙中止及諸將不及各官則違誤者有司勤勞者無功是謂得魚忘筌不仗實所不安也況當日王京未下諸凡缺用仍賴各官如不先此激勵何以勵其將來且救援屬國事出非常恐難以往例拘掣其各官分任事件已咨部矣如臨陣將士俱已叙入其中千把總等官不佞亦慮太多內中恐致故步易若揭網報臺下請裁此係國

家大典二贊畫李提督諸將領天天共發毫不敢倦以私意如臺下岳念異域征人半載冰雪晝夜焦勞轉致當事極感視同之力如當事者必拘恒例某前揭已報本處各院夫實難改易今仗庇王京事將就緒得報

皇上與臺下足夫人之罪我聽之耳幸速令未人上之以慰邊疆將士之心諸凡仰祈主持餘不敢贅

與李提督書 初二日

大將軍幕以內麾下策士材官俱涉與國勞苦功高不佞謹以一儀奉犒幸鑒內之是荷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七

二

報石司馬書 初二日

廿九日接手札某叙功小疏蒙許即覆此社稷之幸非獨某與諸將士幸也蓋緣兵士久處冰雪且朝鮮言語不道絕不貿易我國商販雖屢行招徠而兵戈戰地人咸畏之且道路遼遠無有應者以故我兵沿江以復一策一餅以及鹽醬之類俱未入口某雖發牛發鹽發銀代酒大行犒勞然朝夕不繼實所難堪若不大加陞賞何以激勵士氣此不佞所以諄諄也幸臺下先已請旨普行給賞仰見仁人之心鼓舞之術藉甚感甚昨獲生倭云關白有必求之意度以理

勢其言非詐我兵豈得不多集也劉綎發行已又沈
茂三千題今遠來甚妙其延緩入衛兵一千七百
津宋副將募兵三千力士五百俱望力為題請
昨調遣兵實莽得已李提督因成鏡倭奴欲襲千壕
僅取策應甚急劉綎陳溝并楊總兵許調三千兵馬
未能卒至且遼河水解計虜必不能東渡故萬不得
已調海州開原等處兵僅二十一一百俟原調三千兵
到即以騎還非敢出於三千之外若趙撫臺待某非
比尋常蒞任三日即詣遼陽觀選精兵七十付與平
壤之克多爾其力又夫馬借調頗煩某方感佩何敢
亂其復員要歸入卷七

三

獨累祇緣他兵緩不濟事故不得已為之望臺下移
書為某代致之不致獲罪之深為幸多矣某令先往
平壤多方偵探如關白不來不添新倭惟止王京之
俟諒亦易與其所以不添新者徒懼關白之威力耳
今已遵行屢次指校多方行間其在必成倘不聽命
惟有進剿而已目今兩多地澤水過馬腹固難前進
俟天晴十數日道路乾燥當振起士氣分布兵馬安
設火器決一城下之戰夫關白如來我兵千里孤懸
眾寡不敵則將王京以東居民收拾彼野無所掠王
京以西臨津一江乃要害多設將卒及大將軍等砲

火器以守之倘再勢急難以支持當於開城平壤表
州沿江等處分布屯守是亦坐困之策未識台臺以
為何如容另陳請教也朝鮮民間止用粟帛不用銀
錢幸臺下得請獨賞兵士銀兩某欲求抽出一二萬
兩京中實有紅藍布十餘萬足轉僱車脚解賁以便
使用此實將士之所深樂者臨德倉糧恐難即至以
天津儲糧先發此中隨以臨德者補之使使山東田
道申呈止糴三萬某急移檄限足前數此乃今日萬
分喫緊事也鏡堂留神為禱某蒙

皇上重委臺下雖植今日心力殫竭止此區區一身付
諸累復國矣歸入卷七

四

之不有何況多口議裁聽之而已惟臺下履歷中萬
勿叙某微勞庶可以消彌嫌孽此則殷殷所望於同
心者勿謂虛談而忽之幸甚幸甚

報王趙張三相公書 楊三日

屢接相公手札蒙諭時未可來且宜堅守某遵奉指
授思得倭奴速棲異國所恃惟在糧餉彼龍山堆積
一十三倉某命李提督將士帶取明火等箭燒之
二十日往彼舉箭燒盡無遺倭奴雖列管分守不敢
來救又咸鏡倭奴畏我襲擊併歸王京大度其糧少
以難天持但我兵天兩地澤亦難進剿姑且分守開

城平壤等處以待機會謹具塘報呈覽餘不敢贅

聖石司馬書 初三日

其承臺下重安肺腑之愛筆不能謝今遇幸藉指授得奏平壤之捷昨小疏題叙其非敢邀功目今王京咸鏡等處未下所賴文職選將練兵轉餉製器所賴武職撥堅執銳冒險先登以故預求陞賞勵其將來冀收完績以報

皇上與臺下爾其求加職銜迺李提督所欲激勸將士

再四稟請且查閱視并舊時經畧常規非敢孟浪也昨小揭奉覽已蒙回札即為題覆其拱手加額謂社

稟復閣要編八卷二

五

殺之幸已將揭帖通達所在督撫按院各衙門矣今如復改劑中止不惟某之體面不全各文武又為解體某又何恃以鼓舞之自量役以來臺下日賜手教無非欲破格加厚將士今一題叙衆所仰望臺下何獨於此要緊一着反乃斬之若文職數多某亦具小疏題明各官勤勞非若地方官撫衙門可比且今日事體較重更止免一成即可班師者又文不同伏乞臺下力為主持速令上之尤望亟為題覆以期後功兩衙門處亦求為某明言得免恭駁是為幸矣萬不可免某亦付之無可奈何今日之事身非已有美計

其他是以萬里哀求只欲完此國事惟臺下始終憐而垂軫之幸甚

又 初三日

又啟某小疏發時對天自矢毫不敢私除三軍將士外即某與李提督二贊畫各標下材官策士雜委及承差吏辦之流雖曰未經戰陣其人或條陳或計議或占候或謀算或辦給而有口才或機械而能幹辦或勇敢捐軀而肯入賊巢總之有益軍中則不拘資格識而拔之使入行款列於號中然亦摘其一二功之尤者實非濫及其他名雖在陣核無實功曾不敢

稟復閣要編八卷二

六

假借以濫鉅典昨在本部時司中曾有一二書吏及有藉勢將官屢屢題某職名某寧任怨必不從之今臺下已蒙先允隨覆中止得非此輩流謗乎今軍中指麾將士鼓舞機宜全藉此號倘以文官難於覆本定奪陞賞不佞今已具疏上請至覆本時只用一句推入吏部另行題叙似於尊臺亦無碍也今乃閣置不上非惟致將士生疑而有懈心且使某何顏立諸官之上號令三軍耶目今糧餉兵弱天雨地濘進剿未得仍求臺下大被常格力為主持之某性迂直不合時派此行萬里孤踪百凡止賴臺下一人耳綜緒

練總恩德一一俱賞縱有出入威望未尚幹旋不然
惟去而已矣某非敢稍動非敢違功祇以事體重大
不得不懇懇於弱臺也惟望終始垂憐俯體郵意大
為造就焉禱

叙恢復平壤開城戰功張勳四日

一為仰仗天威救援屬國三戰三克恢復平壤開城
等處斬獲倭賊累千恭報奇捷併叙獲功將士懇乞
聖明詔賜破格優錄以勵人心事行擬奏重兵部員外
劉黃裳主事袁黃會主事等查勘得先於萬曆二十
年十二月內節奉經畧衙門指授方畧委職二人會

經畧復舊臺廟八卷上

同提督等如松隨軍東征一應軍中進止機宜俱聽
同心計議又蒙密賜職等如至平壤分兵三哨先列
大器復列車徒騎兵繼之奇出兩翼伏設江東倭攻
其聖間於其報佐以明火毒火等箭將軍城廣等砲
焚薰得擊俱連應朝夕講求於本月十六等日親隨
大兵東進二十五日警師渡江二十九日至朝鮮國
地名良翼館據哨探家丁蔡文秀報至提督軍前探
得倭將要起兵十餘萬殺到義州又遣進前哨要與
大明兵交戰本日入提督司錢世楨報稱倭城多造長
梯城上夜間燃火警守及機遊等沈惟敬擬用倭巢

通事張大膽報說倭將說關白文書來催兵馬先發
遣東住管日本地方造大船無數二月發兵到處起
岸等情該李提督有得倭酋狂逞必欲入犯前約退
王京者實彼緩兵之計催兵急進至二十一年正月
初四日行至安定館倭先鋒平行長遣將吉兵霸三
郎通事張大膽引倭通共二十三人前來以撲沈惟
敬為由其賓細探我兵虛實提督即傳命雲吉兵霸
三郎張大膽於內宴二十人於外意欲生置之不意
李軍當應坤等手下家丁不知主將之意亂行殺戮
生擒吉兵霸三郎其餘斬首逃走七倭歸報城中盡

經畧復舊臺廟八卷上

加嚴備然出其不意而戮其前鋒倭將已心驚於余
卒聞夫李提督因按李軍當應坤之罪師縛棘門要
行斬首等如相同諸將哭告元元重責李軍十五提
雷應坤三十棍且告李如相等汝輩違吾將令亦必
臬首決不汝貸將士聞之皆股栗失色初六日提兵
直抵平壤近城安營同諸將及沈惟敬遊城相度看
得平壤東南二面臨江西面靠山陡峻北面拉丹峯
臺高聳最高要害倭雄據四面設拒馬地砲陳兵以
待徘徊觀望急難進攻乃遣南兵一枝并朝鮮兵攻
牡丹臺以試其鋒不克倭且退營是夜倭兵突出偷

紹興復國史綱卷二

九

襲三大管知我有備而退提督因遣張大膳進城諭以禍福初七日霧氣四塞午時大膳回報約退兵三十里駕降書投服李提督知其詐偽初八日五鼓遣飯黎明分布諸將楊元領中哨攻小西門李如柏領左哨攻大西門張世爵領右哨攻西北城角止留東門一面以示圍師必缺之意即傳號令許以先登者賞銀一萬兩世襲指揮使爭割首級者新提督往來城下一卒稍退輒手刃之由是三軍齊呼聲震天無不以一當十前軍被殺後軍繼至時倭奴盡列城上旗幟旋逆約圍二十餘里烏銳鉛子飛下如雨中者無不立斃有鉛彈一枚而穿透二人者女牆垛口復射遠前拋擊石塊各將士皆奮不顧身併力攻東便那至未戰氣愈勵副將楊元親率本營將士先以明毒火箭及諸火砲一齊射打來勢攻城家丁丁景祿被烏彈打死楊元奮勇不顧由小西門先登賊金鑼之隨令家丁把總楊世隆等將小西門砍開張世爵錢世祺由北城先登李如柏率軍李如梅方時輝谷遂楊紹先皆從大西門殺入是時有城倒被壓衆軍踐踏從磚石之下跳躍登城如駱尚志者有鉛子傷胸血流殷踵督軍不休如具惟忠者乎芳春箭中

經畧復國史綱卷七

十

咽喉射穿右膊李如梧鉛子擊穿左脅方時春觸中毒火五人者俱帶傷不顧殺入城內李提督馬被馬銃擊死換馬駝戰觸胃毒火鼻孔血流猶左右指揮住來督陣神色不變李如柏頭盔亦被銃擊幸有親屬綿厚未至重傷大城既破我兵四集雲湧風馳雷轟常掌健馬奔衝短兵相接賊軍摧伏欄下火箭飛射中者焚觸者死而倭將頭目率賊六七千竄匿所據子城風月樓中又倭賊五六千屯聚館驛臺後山坡二處李提督令即救朝鮮被擄男婦一千餘名發平安道布政使李元翼安插軍家訖是日火箭火砲齊發樓臺房屋烟火大作倭被火焚砲擊火箭射死者各無算復據查天受家丁查應奎口報初九日義壯丹臺側壁城屋內見被火箭焚燒倭死者二百人平壤城中燒死者無數焦臭冲天穢聞十里平壤東面江臨城下倭賊奔走落江溺死者人不計其數比因天晚暫令收管計臨陣斬獲倭級一千二百八十五顆奪獲馬二千九百八十五匹倭器四百五十二件李提督復料賊計已窮夜必遁遁遵照經畧密諭設伏江東之計陰遣副參等官率軍張應神查大受祖承訓孫守應葛達夏等領精兵三千趨江東

小路埋伏倭果扶傷從小路有通李提督率同撫元李如相張世爵等由大路追遂不及小路伏走斬首三百六十二顆生擒倭賊得見半在順二郎三名餘賊棄甲拋戈奔走官兵因轉戰馬弱不及窮追收取所遺器械通計前後共斬獲首級一千六百四十七顆查出倭將頭目二十五顆內奉

旨有名首首三名遊擊李如梅斬獲一名宗逸舍丁楊鶴祥斬獲一名平秀忠圍花戰袍一領家丁張光新斬獲一名平鎮信俱遊擊沈惟敬辨認生擒首首五名吉兵斬三郎得見半在順二郎倭果通事一名獲

經冬復圖呈稿八卷二

十一

大勝焚溺死者約有萬餘李提督以平獲斬獲中明經畧院令秋毫不許有犯三軍肅然職等亦解行朝解陪臣李元翼金守順等將各身屍掩埋訖其陣傷將官李孝春具惟忠略尚志李如梅方時春原領官兵暫行妥官督束候各官金盾平復交代查計各營陣亡官丁七百九十六員名陣傷官軍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在陣射死馬騾五百七十六匹并有功人員斬獲首級職等遵同經畧本部查驗照例解送遼東巡按查驗訖等因又據提督李如松揭稱攻取平

及各將士獲功緣由開報到臣與實查二臣所報

大畧相同續據提督李如松揭報臣節據前鋒哨探原任副總兵查大受稟報平壤奔遁并黃海等道截去倭賊二十餘萬併集王京以精銳數萬據守開城迎敵我兵勢甚猖獗等情臣慮春風漸漸南朝鮮地暖正月初旬時若李春江河解凍若不乘此屯聚進剿恐其飄忽海洋為患甚大以平壤既克已震天

威進取五京勢如破竹隨令副將李如相於該營并副將楊元張世爵營共選精兵八千名遣李如相統領前鋒先發臣率諸將接連前進隨提李如相稟報十九日直近開城放火搜山陳兵列營城內賊衆望

經冬復圖呈稿八卷二

一二

風逆遁本官據城領兵追擊前有大江地暖冰開尋踪連襲過江賊衆以精銳收復刺營對敵本官因賊衆我寡奮率三營兵丁夜襲砍殺賊勢大潰當陣斬獲首級一百六十五顆奪獲倭馬二匹盔甲刀銳倭器共八十七件陣亡軍丁馮仲說等六名陣傷兵丁高得功等六十七名射死馬三十五匹被傷馬四十四匹開報到臣該臣看得開城雖復其附近王京并東西各道俱有倭酋據守臣遣副將楊元張世爵各領原統將領等官率兵分襲臣居中調度攻擊各道之賊聞知開城失守奔歸王京自平壤以至開城五

百餘里界內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中和黃州鳳山瑞興千山牛峯江陰白川長湍豐德坡州交河金浦通津陽川仁川原川春川金化鐵原金城淮陽二十二府郡縣悉歸朝鮮其逃避山澤人民相率復業者不下數十萬職遵經畧指授嚴禁官軍不許秋毫無犯除新獲首級并拿獲倭器等項另行解驗外等因入據提督李如松揭報本月二十六日職先遣原任副總兵孫守廬祖承訓遊擊李寧等選領精兵三千前鋒哨探王京道路以便進兵埋伏攻取去後二十七日職率副將楊元李如相張世爵等選帶兵丁二十親去踏看至馬山館離王京九十里留楊元領兵一千繼後職與李如相張世爵等領兵一千前行至碧蹄館離王京五十里聞報我兵與賊對敵職即督兵馳至見得各將因賊勢衆方在迟疑職當即奮勇將士如敢長縮不前者斬首於是官兵齊上與賊砍殺一處從巳至午賊衆接續愈添分布沿山遍野由兩山夾空將我兵圍住內有賊首一人身披金甲揮兵將職圍匝數重比李如相李如梅李如梧李如楠李寧等貼職身邊併力射砍李如梅前中金甲賊首面部落馬賊衆擁扶哭聲動地賊見我兵勇猛不

敢衝突又副將楊元領參軍鄭文彬等各親丁兵馬急來接應砍入重圍賊方稍退職乘亂奮率楊元李如相張世爵等并中軍旗鼓官王希魯等冒死衝砍殺賊數多因賊衆不得割取首級比遊擊李寧等前殺賊當被砍傷左手統子擊穿左脇甲葉未重傷孫守廬砍傷右膊職親丁指揮李有昇手刃數賊被賊誘去鈎扯落馬支解職喝官兵爭前砍殺賊即被靡大潰我兵乘勝追逐當陣斬獲首級一百六十七顆內有賊首七名係遊擊沈惟敬通事張大膽解驗明的拿獲倭馬四十五匹倭器九十一件比賊退奔因稻畦深陷馬難馳驟不及窮追收兵回營查計陣亡官兵李世華賈待聘等二百六十四員名陣傷官兵四十九員名射打死馬二百七十六匹職謂此番之戰原為踏看攻取地形不意猝遇大敵職以五千孤軍衝擊數萬勦寇得以斬獲微功非職等之力實仰賴我皇上天威遠震之所致也且續據哨報是夜王京城內哭聲不絕因渠魁中箭身死又殺傷賊酋甚多等因除如松俱另行具題外臣將如松揭報開城碧蹄功次并獲功人員行賞畫二臣查覈俱各呈報到臣及

生擒首首五名奪獲倭馬三千三十二匹倭刀鳥銃

盔甲等器六百三十件創百年披化之寇頑復

皇上法 祖敬 天親賢圖治念東征冰雪而大齊希

錄思西討功勳而坐催題叙以故百將感激齊心三

軍歡呼用命興城繼絕 威靈不震於華夷伐暴除

殘 神武布昭於今古臣謬膺重寄慶幸何勝至於

廟堂嘉謨輔臣成算預授征剿之策致收廓清之功

臣遵例不敢稱叙外所據節次獲功人員相應叙錄

主將提督李如松號勇絕倫精忠奕世兵機疾如風

雨駐移趙壁之丹旌號令肅若雷霆何羨唐宗之白

惟忠任自強李如梅驍勇志高果楊昭先李軍李如

梧谷燧方時輝方時春數舉登城奮勇殺賊冒矢石

而爭進擁袍夫而突攻內李如梅射斬首李步春

具惟忠驍勇志高果楊昭先李軍李如梧谷燧方時

輝方時春數舉登城奮勇殺賊冒矢石而爭進擁袍

夫而突攻內李如梅射斬首李步春具惟忠驍勇志

高果楊昭先李軍李如梧谷燧方時輝方時春數舉

登城奮勇殺賊冒矢石而爭進擁袍夫而突攻內李

如梅射斬首李步春具惟忠驍勇志高果楊昭先李

軍李如梧谷燧方時輝方時春數舉登城奮勇殺賊

馬堂夏方收偉績朝無更奏奇勲相應特叙為諸將

之冠也領兵將領如中營副總兵署都督俞崇揚元

兩手如龍一身是膽首堅鋒而不避首死士以先登

左營副總兵署都督俞崇事李如相將門將裡有勇有

謀奮此其以異陣橫龍劍以奪門右營副總兵署都

指揮俞崇事張世爵材多沉毅名負號雄身先士卒而

長驅足暖城樓而直上此三臣者首建奇功所當優

叙在楊元李如相俱應加都督同知職銜張世爵應

加都督俞崇事職銜仍俱應比照蕭如薰例遇有鎮守

員缺推用者也備將將領如李步春戚金鏡世積其

忠忠任自強李如梅驍勇志高果楊昭先李軍李如

梧谷燧方時輝方時春數舉登城奮勇殺賊冒矢石

而爭進擁袍夫而突攻內李如梅射斬首李步春

具惟忠驍勇志高果楊昭先李軍李如梧谷燧方時

輝方時春數舉登城奮勇殺賊冒矢石而爭進擁袍

夫而突攻內李如梅射斬首李步春具惟忠驍勇志

高果楊昭先李軍李如梧谷燧方時輝方時春數舉

登城奮勇殺賊冒矢石而爭進擁袍夫而突攻內李

如梅射斬首李步春具惟忠驍勇志高果楊昭先李

軍李如梧谷燧方時輝方時春數舉登城奮勇殺賊

冒矢石而爭進擁袍夫而突攻內李如梅射斬首李

步春具惟忠驍勇志高果楊昭先李軍李如梧谷燧

方時輝方時春數舉登城奮勇殺賊冒矢石而爭進

擁袍夫而突攻內李如梅射斬首李步春具惟忠驍

勇志高果楊昭先李軍李如梧谷燧方時輝方時春

經學復關要編卷十

一七

王維貞孫守廉祖承訓查大受吳希漢郭夢徵皆遵
 夏陳邦哲葉邦榮修養中胡鶴趙之牧王必迪徐輝
 周易張奇功章接李都姜大有施朝卿霍九臯以上
 諸將共懷報國克破堅城軍死士而爭先月命未將
 今而陷陣摧鋒均應並叙在見任者相應陞級原任
 者相應優職內王維貞係原任副將修養中趙之牧
 係原任遊擊而事遠戍今各斬首三級功浮於罪相
 應開伍復職者也寬莫副總兵修養正遼東都司劉
 應棋張三畏隨征遊擊宋大斌都司吳夢豹或偵探
 倭情於敵寨或饋遞糧儲於異國或監飭軍器於戎
 行與五臣旁聿功高相應照加職銜隨征恭軍如原
 任海安府同知鄭文彬原任壹關縣知縣趙汝梅取
 用候選縣丞王汝賢才能應覽謀足當機請長饒而
 志在鯨吞收壯士而身親血戰均宜從叙內鄭文彬
 趙汝梅應破例俱復原官或監陞擢用以備邊材之
 選王汝賢應量行陞級俟回部日除授州判之職者
 也隨征督陣中軍旗鼓等官原任遊擊王承恩原任
 守備張九經王希魯胡澤許開忠崇登科吳大績千
 把總官原同職等皆本豪雄志俱遠馭投奇而決策
 定謀畧裨而寧機新誠並應優叙或復原職或量行

經學復關要編卷二

一八

加級顧可教等先應授以衛鎮撫之職與譚宗仁等
 遇有守把員缺推用者也隨征策士吳宗道呂永明
 銜數可徵兵機多驗文學堪充記室權謀可備將材
 亦應併叙授以應得武職者也其餘隨征督委領哨
 練兵守備旗牌千把總武舉等官傳廷立楊大觀等
 以上各官或摧堅破敵或冒險衝鋒或追賊車或聚
 火器多有斬獲之功堪裨軍旅之寄俱應通叙內王
 道超得祿趙應爵張汝翼秦希曾俱本兵咨送與李
 元相曹養性張玉唐鞠養節一道趙之璧李如楠趙
 汝瑚俱量行加級方應科杜九德崇達春魏將大子
 世科楊文曾胡應元余應振王應斌沈應時俱量授
 所鎮撫職銜者也至如發縱指示權寬重臣職不責
 叙何以激內外將吏之心而奮東征士卒之氣也而
 照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石 真心為國確志等違案
 僥倖而日夜焦思任將士而慷慨善治外彰捷代機
 通玄苑之城中主陰符兵洗清川之水且臣日接手
 書皆出奇謀秘重臣遵命而行是今日之捷實出
 於星也臣何功焉用命者固由將士司令者實操權
 儲戶部尚書楊 倖倖宏猷清員聞氣宋倚兵器
 度支而將士歡騰國有儲胥轉運而海陸共進

都給事中許弘綱抱精靈英妙之才運揮靈確沉之氣兵垣明於說劍而捷似承蠅軍畧閑如弄丸而聲同鳴鳳俱由簡在宸衷臣亦遵例不敢妄議職方清吏司郎中楊應聘謹教之度雅有沉機端敏之材良多勝筭內外定籍其達籌文武獨無手經緯最宜顯擢者也督憲兵部員外劉若棠經綸實學文武弘猷置器則妙運於一心借箸則勝收於千里驅馳異域茂建軍功亟當破格超陞京職者也經理糧餉戶部主事文維新斤斤守法款款中忍嚴殊方而跋涉惟艱司軍餉而拮据獨苦百計經營三軍藉賴所當優叙者也解銀兵部主事黃崇奉使勤勞持身廉幹

顧志勤共濟兵馬實藉其調停發遣及期折衝獨勝所當優叙者也巡撫遼東都御史趙耀臣時偉畧命世奇才當虜急而特念倭款既分兵而尤勤運餉巡撫順天都御史李嗣素裕文經久聞武畧念輔車之相倚違馬步以應援巡撫山東都御史孫鑄氣揭山嶽宵湛水霜假假數萬甲兵表表一時豪傑巡撫保定都御史劉東星志急於防海力勤於募兵盡心几席之間收功海島之外以上四臣功當並叙內趙耀臣當優志刺膚之時值虜騎跳梁之日從容定計來往運籌尤當優異者也巡按遼東監察御史李時華遠

稽古密雲兵備副使王允賓天津兵備副使梁雲龍
遼海分巡參議馮時泰蘭州兵備參事楊植永平兵
備參事楊鶴寧前兵備參事楊時舉原任遼海分守
參議今陞陝西副使荊州使以上諸臣雖官居異地
皆義急同舟或據誠辟智而措置海防或獻策畫圖
而機符聞外戎兵克詰整飭俱勞內荊州使雖經陞
任然積糧治器首濟軍興韓取善雖為新任然運餉
發兵獨肩重任俱應優叙分別陞賞者也隨帶言吏
吳曰昇贊畫書吏吳繼周從督書吏錢學易當羽檄
文馳軍書旁午身通其國勤勞尤倍應俟各校三考
陞參復國吳兩人表七

三二

滿日量准考中校選者也再舉指揮同知李有昇素
有材勇屢立戰功方擬叙陞一朝死難情實慘傷相
應破格優恤以慰忠魂者也伏乞

皇上矜念東征將士功出非常見今用令邊場尤當激
勸勅下兵部即行破格分別陞叙議覆領賜軍中
使各將士益知感奮其首級獲功人員應陞應賞一
面聽遼東巡按御史照例查覈奏為馬奉行陣亡陣傷
官丁併乞從厚優恤生為後將等已經解送兵部應
否獻俘聽徑行議處施行恭摺恩威並濟海氛肅掃矣

題中明文武之敘

治四日

一為文武同功事應並叙謹再申明以昭公道以收
全勝事近該臣查明平壤獲功緣由及各有功員役
具疏題叙訖顧披堅執銳在武士還善策在文臣
武則耳目昭著而易見文則事業隱微而難知要之
文德武功兩相協贊臣今叙平壤等功而並及督撫
司道等文臣迹涉於市恩事同於遠舉者不肖跡再
為申明萬或有議及臣疏為濫者非惟臣心無以自
明各官功績亦不能表見矣臣於去歲奉 命經畧
自九月二十六日 陞辭出京而一應軍火銀糧兵
馬器械毫無所備及至前門而屬國望援甚急

陞參復國吳兩人表七

三二

嚴旨督發甚嚴臣是以一面移文督撫備調各路軍火
一面在薊保二鎮即行薊客水蜀天津等道備辦炮
硝礮黃各數萬勛督造火箭各十餘萬枝明火毒火
等藥班貓朝鷹等料鉛彈鐵子鐵蒺藜等件分委重
買者多至數十萬少亦不下數萬勛及大將軍威靈
等砲皆遵發單前應用若修飭海防把守險隘又出
前項器數之外矣在遼鎮則寧前海蓋守巡等道復
備軍餉糧蘇牌造戰車修海船置辦鐵水戰船轉輸
兵馬芻糧而防海又其最急者矣若山東登萊等道
發銀買糧練兵防海遼為聲勢其戶部糧儲接濟山

西宣大調遠保定以及浙直川廣等兵糧餉草料為三軍司令又不待枚舉夫而總之主持者則督撫諸臣也至於料敵而陳進止之機定計而明戰守之畧臣皆虛心採納見之施行又不能備述夫他如臣奉中標下器軍材官策士等項有係本人自經具題報効部覆其可用而未有係臣薦訪其才能容取各衙門而至者有按劄伏策投調軍前考試其藝術而留者此輩或謀藏六出之奇或智運七書之秘或捐軀直入敵巢或魁梧彈壓眾望或辯給有口才或機械能幹辦或計倭情或占風角紛紛藉藉各盡所長

經畧復國要編

卷七

二十三

雖其品格限於資局之中然識見超於稠衆之外臣皆隨才器使協贊東征然亦擇其尤者叙之以昭激勸而實不敢泛及矣臣又以被倭必在寒月恐各司道等官承委晚延誤事屢遣旗牌官刻期催促先期者定行薦揚後期者定行參治以致各官晝夜苦心南數十日而皆畢前件僅百日而平壤報捷固將士奮勇之功而探厥所由使器械不備易糧不充產策不舉盡力不奮恐空奉卒難於搏虎巧婦不能炊無米也惟彼此助勦乃克有濟今當論功陞賞之時若拘學舊套規避嫌疑叙錄止及將領不及各官則

誤有罰勤勞無功是謂得魚忘筌非惟於懲賞大典有缺即今王京之倭尚爾結聚與之相持方賴各官等始終協濟期收全功若使失信至此更何以激其將來之心又何以塞臣先入之語而收異日之効也且恢復異國新級累千與尋常報効內地者委為不同因是於叙疏中分別開載以昭公道即有一二擬叙稍優或竟生陞職加銜官銜者非臣敢自擅便臣實酌其功能建樹應該為此且查有西征經畧及年未閱視等例相同故敢開報天日照臨臣斷不敢以國家名器容悅人心將無功者混開希冒誠恐有見

經畧復國要編

卷七

二十四

臣之迹而不察臣心致生議論故不避斧鉞再為申明伏乞

皇上俯念同功一體兵家喫緊鼓舞機宜正在於是而王京諸倭見在相機進取 勅下兵部查臣叙効疏內文武等臣大破常格亟為議覆施行庶人心益奮全績可收臣無任惶悚祈懇之至

與李提督書

初四日

昨承遠顧深感深感而悉之事俱出肺腑其生平迂直毫不欺人其而是心非之事深恥為之今幸共事尚欲與賢齊梓昆玉訂久要焉有今日聞利害及二

心耶通視軍夏題張大為門下不平想後自有公論
若令事止我二人幸仗神威得收完績不佞當極力
薦之勅諸旂常以報血汗斷不食此言也兵卒在前
願言努力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初五日

某丞相公尊要即捐糜以報亦無所惜昨仰仗指授
幸下平壤無之開城諸路等倭盡逃王京機似可乘
但諸侯集併其勢反熾王京百姓又為腹心且山路
險峻水畦泥濘天雨連綿淹過馬腹進剿甚難今雖
分兵一駐開城一駐平壤休養士卒赤城中房舍被

楚累殺關要編 卷上

二十五

焚過半兵皆路宿且朝鮮不通言語不通貿易即有
銀錢無所用也况遭兵火蕭條已甚衆兵自渡江至
今菜肉鹽豉之類無由入口甲胃生虱水屨破碎一
遇天雨渾身濕透相抱號泣馬倒者且有一萬六千
匹兵士可知矣某雖發價給賞亟行遼陽實布并牛
酒犒勞搭蓋舖舍然所給有限或緩不及事人情不
安大有可虞昨贊畫李提督三協備得俱有印信稟
帖請暫徵兵待秋冬天時地利人和在我然俟直捷
王京燕或可望是一策也但今幸獲平壤開城累捷
一旦遽撤我兵回散各鎮恐賊陰肆逆謀復行窺

我兵既遠一時雖有應而朝鮮新敗殘破之餘按
之理勢必不能守三行可勿盡棄奈何又思我兵久
駐外國其餉銀必須加信他兵朝鮮殘破之餘力難
支給我國為人守國費出不貲亦非得策訪得本邦
銀礦甚多似可開做且其國深險絕不使用雖產此
利民不知行亦不知爭確徒益劫之患不足為慮某
今議行末一善策令朝鮮摘臣主其事所得之利散
給新軍作為糧餉則上不煩國課中不累小邦下可
鼓士卒况藉此厚其價值招致遼陽諸處客商往復
生理乘便進剿亦一策也未知相公以為何如至如

經不復關要編 卷上

二十六

龍山倉糧已燒倭奴或難久駐然倭謀臣測未可必
也夫執言於前左次於後俱屬兵家要法某未敢擅
便星馳上聞伏乞相公與本兵及兵科速議示下以
便調撤至禱至禱

檄劉東二營畫 初五日

一為官軍遠征勞苦可憫章行犒賞以勵軍心事訪
得自平壤至開城一帶城堡房舍向被倭奴焚燒表
軍無處安插野居露宿殊為可憫近據各官稟稱軍
士自征進以來日每淡食鹽醬腥羶並未入口各屬
心歸等情已經具實牛鹽并折乾酒銀發管犒勞

看得各管官軍救援外國屢獲奇捷目下克復王京期收全功况劉綎兵馬已至正在進兵陞賞之際何以遽與此念除委官差人買猪造酒及行令實辦布匹與軍士貿易外合行犒賞牌仰該司即將發去銀二萬兩千總官相等者每員銀三兩把總官相等者每員銀二兩管貼陳軍士在開城住者每名銀七錢在平壤住者每名銀五錢餘官酌量差等賞給先將開城官軍銀兩令差去官員同該管將官面給事完開報具由先呈查考

與李提督書 初五日

經畧復國吳綱入卷七

二十七

頃接手劉備述倭奴情形似有西向之意實山路便幸大將軍遣將兵隄防之糧料不敷暫分西路既食既得轉輸之便又免匱乏之憂甚善東也只要使各兵聯絡不絕易於調遣耳若三軍宿沒食苦狀不依深為惻然目下行文遼陽亟買布疋分給軍士無販牛酒猪鹽等物以便買賣二恭軍回日當面達此意也進攻一事雖得大兵已到然無機會亦難輕舉為今之計惟選精銳分撥與朝鮮兵馬各守諸路乃為上策其不堪將士留之無益不若早撤而使惟大將軍裁之火器承委將官收拾尤藉留神此謝

報石司馬書 初六日

初六日樓手札承諭小號叙文職太多使王京事竣一併載入恐兵科恭駁愛其至意心感何如但中間事體不能即如吾意故為臺下陳之昨平壤八道等處克倭之易以天道寒冷地不淨泥軍火器械俱備大將甫臨各兵新集勇氣百倍故軍不留行一鼓下之無難也今時則不然矣八道倭奴盡歸王京近日咸鏡一併逃入其膽雖寒其勢實衆且春時海潤作雨連綿不止以致水畦浸漬淹過馬腹故爾分兵休養其糧餉雖足但食味曾無入口屋少兵多露宿車

經畧復國吳綱入卷二

二十八

野馬首創死兵皆疲弱驅之戰敵必不能前諸將盡亟欲撤兵侍時後舉某恩我兵盡撤開城平壤等處復為倭有前功盡棄伊誰之責今且曲為調停給賞馬價置買食物搭蓋窩棚以安軍心開城兵馬一枝今李寧等將官把守平壤兵一枝今李提督并各將官把守義州兵一枝某自率將官把守其間有病疲願歸之兵先發回營望臺下急催劉綎陳璘宋三省新兵一到分撥防守此一定之論也某隨具稟上諸尤望臺下畱言政府兵科力主其事庶免後悔故王京之事必難卒竣如文職必待克此後題未知何日

倘今叙錄後欲調兵轉餉置辦器物孰肯應命然尊
臺雅意又所當體今欲以平壤開城碧蹄三捷併作
一本其中文職效勞軍中者載入餘則去之二事並
請算裁萬乞留神速示至禱至禱

移朝鮮國王王咨 初六日

一為倭情事據李提督稟稱二月十八日差宋丁查
慶等同朝鮮通事哨至王京東門外遇見倭奴四名
打草各丁即向前射砍三賊跑走活捉倭奴一名填
入羅到職譯審等情到部照得本部奉 命統兵救
援屬國自攻取平壤以至開城及碧蹄館屢戰屢勝

經畧復國要編 卷二

二十九

欲乘破竹之勢取王京以全朝鮮滅醜類以絕禍本
因時值天雨道路泥濘兵馬不便馳驟以故稍候晴
乾今倭奴併集王京內外固守是待關白救援之兵
也萬一有此彼來我寡只得分兵拒守時日又遠所
費不貲倘倭奴因勢敗退或因許通貢走回該國
地廣兵微防守頗難若欲議留中國官兵該國糧芻
不敷犒賞不及自救援以來中國已費數十萬金軍
士尚爾淡食若欲強留又必生變如中國之兵盡數
撤回倘倭奴規知復犯該國兵力既單戰具無備不
可不為遠慮也合行移咨前去煩為督令該國陪臣

會同大小官員悉心講求廣集衆議目今倭奴設有
救兵前來除中國兵馬分防外該國兵馬應該作何
拒守糧料草束何處搬運有無足用若倭奴逃去我
兵凱旋王京平壤開城等處應撥何處官軍作何守
禦若倭衆復來突犯應該作何拒堵軍兵是否足恃
器械有無完備能否保全若欲請留中國之兵應用
糧草器甲軍裝作何備辦有何銀兩堪以動支若糧
草不敷器具不備留之必難八道官兵應否召募逐
一從長酌議明悉文到王日內咨復前來以憑酌處
施行

經畧復國要編 卷七

三十

與李提督并二贊畫書

初八日

昨聞平行长移書沈惟敬懇求封貢東歸之意似乎
近真故不佞特行宣諭開其生路既不傷上天好生
之德亦不失王者仁義並行之道此諭幸門下即發
王京倭如聽從亦不戰而屈人兵失功亦非細過據
邸報捧誦

聖諭意在盡剿我兵疲弱者以新兵代換謹錄奉覽
聖意如此吾儕豈得生退心耶惟在調停諸軍士使之
得所耳幸同心共成此美是望

宣諭平行长

初八日

欽差經略副總保定山東等處防海兼使軍務兵部左

侍郎宋 示諭平行长等知悉近准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石 咨會為照 天朝自建國以來威震外夷

即雕題鑿齒之邦莫不臣服日本又居南海未奉王

化已屬不道今乃大寇朝鮮侵占疆土劫掠貨財滿

汚婦女燬燒屋舍甚至掘諸王墓擄王二子逆天背

理人神共憤無論朝鮮為 天朝二百年屬國義所

當恤即覆載內有此兇殘王者恥之以故我

聖天子震怒特遣司馬重臣發兵百萬援彼小邦周彰

天討兵歷平壤政所以除暴救民故直斥沈惟敬通

經果復國具納人表七 三十一

貢乞表之說一意進則不輸時而新獲焚溺者無算

驅兵長進開城八道等勢如破竹 天朝神威亦藉

見矣今爾輩逆集王京不敢抗拒情屬可矜嗟嗟秋

殺養生化工不廢日本朝鮮胞與何分則目前悔過

之日本即化日效順之朝鮮天高地厚無所不容悉

於若輩欲盡滅之耶汝等果能潑志滿非盡還朝鮮

故土併還兩王嗣以及陪臣等歸報關白上章謝罪

本部即當奏題封爾關白為日本國王汝輩速宜束

裝回國譬彼金魚生還為幸若或怙終不悛我

聖天子神武天授將相大臣必不爾宥專發閭閻浙直

之精銳副保燕趙之翼雄且檄瓊瑤運羅諸屬國備

萬億火龍神鴉秘密等器集我猛將謀臣戮錢山積

熊虎雲蒸直搗伊巢盡行誅滅彼時悔禍何嗟及矣

亟宜審決為此宣諭

撤李提督 初九日

一為查放已運米豆以繼大軍糧餉事據李提督呈

准朝鮮國王咨稱本國糧料已盡支放雖有零數相

離寓遠委難濟急等情到職呈報到部看待該國糧

餉既已支盡中國一時輓運不及各軍枵腹待哺勢

難久候擬合分撥牌仰李提督即便會同二賢盡除

經果復國具納人表七 三十二

關城兵馬不勦外將平壤軍士逐一挑選精壯者留

住平壤稍次者留撥安州定州等處有糧城堡其餘

羸弱者令回義州一面催行文主事轉運俟糧草稍

足另行調集毋得遲延

撤海蓋道 初十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據管糧文主事呈准海蓋道

手本內稱臨德倉糧天津召雇民間海船并清江原

新船運至遼東馬頭山交卸煩請差官於馬頭山江

淺去處築築臺基備辦苦席糧船隨到隨收用三

船搬運等緣由到職馬頭山原無貯糧房屋縱築臺備席即今天雨常作不無泡壞乞行海蓋道加給船戶脚價徑送平壤以省倒卸等情到部看得臨江官船與天津民船由海至遠途路頗遠而馬頭山以至平壤僅有數程若以馬頭山交卸今稱諸戶不便未免耽延時日不若徑運平壤速卸早還但船戶遠來又係生路難免畏懼且多送地里脚價亦應加添擬合酌行除牌行外養正差撥官軍沿海哨探外牌仰本道官吏即使雇覓價海水手或雇朝鮮人船作為向導將原來運米官民船隻照依前途地里石運奉復圖呈勅入卷二

三十三

數加給脚價者今令馬頭山徑至平壤行文主事多撥人馬搬運速卸使船戶得以早還一事兩便毋得違錯

撤修養正 初十日

一為倭情事據文主事呈准海蓋道手本內稱金州黃營馬失江馬頭山一帶係倭船必由之路糧船由海轉運萬一倭奴出舟過阻搶掠委屬不便乞要行令沿海官兵哨防等緣由到職轉呈到部看得該道運米糧船誠恐倭奴違截所慮周急擬令撥兵防護牌仰本官即於寬其真一帶撥兵哨探如遇海盜

道運糧船到即便護送前來若有推諉慢事定行查究先具行邊緣由繳查

撤朝鮮忠清等三道 十一日

一為倭情事照得本部經臨義州看得本城規制廣闊濶垣低薄且城中居民稀少有警不足守禦况西而臨江東南二面環海倘倭奴循海面西一帆即呈深為可慮擬合戒備牌仰忠清道觀察使許珥黃海道觀察使柳永慶全羅道觀察使權傑等即將所管軍兵拏緊要去處分布防守如倭奴有西犯情形即便飛報本部一面督同隣近居民堵截務使倭奴不得深入方為稱職先具通行緣由呈報

三十四

與李提督書 十一日

閱後倭書其語實寒寒此誠會復示宜諭彼必又有書來此書許之勁強之義字小之仁可謂並行矣如或訪我須仗神威使劉旋新兵主日殲滅無赦乃其自取非吾儕之過也若王總兵水軍進羅國楊果成者有人虛張此說以揚之是未可知糧事不倭書夜督催陸續可至覆覆

報石司馬書 十一日

倭情恐臺下懸念未見下落先此奉達然倭奴巨剽

反覆無常未可遽信此謠不諧即機決戰劉綎兵幸將至若陳璘戚繼和兵望臺下速促之未此間糧餉義州者見有八萬石登萊者即可望到況臨德乎目下不患乏糧惟舊兵疲弱所恃者新兵耳况敵人聞我增兵即初志不堅亦促育矣惟臺下留意焉

繳朝鮮陪臣尹振壽十三日

一為倭情事先該本部看得倭奴占據王京大兵進攻在即城中居民原係逼脅勉强順從今天兵不日征剿自當及邪歸正前來投首免遭屠戮已經責差指揮王應揚等給與免死印帖招撫後近據冊報招撫過姓名前來緣無印記不足憑信擬令行查牌仰

三十五

本官即啓國王速查王京舊日約有居民若干隨王西行者若干順倭者若干近日領帖投首撫過若干安插何處并前平壤居民亦照王京一同開具的確總數印信公文限三日內呈報知會施行

辨揚給事論疏十七日

一為東征舉動關係非輕懸乞

聖明嚴行查覈以昭功罪併賜罷斥以謝人言事臣駐劄朝鮮三月初十日接邸報伏覲吏科給事中楊廷蘭一本為銓臣叙轉宜一東夷報捷悉虛懇請

聖明及時申飭并乞錄用直臣以光主德以保治安

事內前後二節事干吏部於臣無涉獨中一節大都謂臣平壤斬獲倭級千餘半皆朝鮮之民其焚溺萬餘則盡朝鮮之民碧蹄一戰士馬物故者過半據臣所報特十分之一小勝則虛報為大大敗則隱匿為小提督明知之而扶同經畧明知之而緣飾等事奏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宜庸養待罪以聽

聖斷矣且功有虛實

聖明洞鑒廷臣共知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臣何敢辯第欺君之罪法所不宥矧王京未下所藉諸將士正

三十六

嚴若血戰勤勞多言清亂假令一旦膽心復效難從

所關國事體重大臣不得不披瀝於

君父前也臣自上年八月間受命經畧海上復蒙

皇上勅責東征救援虜國臣歸承重委法感知遇矢

捐此身以報

皇上期復朝鮮以塞臣責及提督李如松十二月至遼

陽相見之日臣首與訂約謂臣二人文武雖不同職

皇上恩遇則均茲欲仰酬萬一惟有努力進剿恢復亡

國愛恤將士與朝鮮人民以廣布德意而已若貪功

微賞罪莫大焉當以此為戒仍申飭諸將令勿蹈此

經本復國要編卷七

三十七

幸如松深然臣言仰指天日共誓如約故大兵尚未渡江臣先行刊布告示偏貼朝鮮國中一將領統率大兵救援朝鮮秋毫不許有犯違者斬一將士不許妄殺朝鮮子女希圖冒功違者斬一將士務要同心戮力共成大功參差猜忌者以軍法重處一臨陣時衝鋒者專務砍殺剖級者專務剖級得獲功次聽驗功時以四六分頒給陞賞爭功奪級者斬臣又慮進剿之時倉卒恐致混殺復谷朝鮮國王命本國將官率領兵士一以助戰一以識認投降百姓又遣陪臣監督伊國軍兵因監我國將士或有妄殺者又預監白旗令朝鮮人被獲所費者俱赴旗下先死臣謂似此法亦備美意亦周矣臣之心亦苦矣幸伏 天威諸將士用命一鼓登城群倭披靡或斬級或火焚或水溺或生擒方城開時朝鮮男婦赴旗下一千餘名口當發平安道布政使李元翼安禪訖既而長驅直進中和黃州鳳山開城等處望風奔潰惟咸鏡一道孤懸北界今亦逃入王京矣正月十七日本王命陪臣柳夢弼通官李汝謹林和粹十九日又遣陪臣許晉通官朴仍倫柳休賓等二次持咨謝臣臣皆令其至前親問城破之日本國人民有快救者否二臣對

以先是倭寇本周王徙義州平壤百姓隨駕西行者甚衆即有剩餘今又望白旗奔出屋舍雖被焚燒居民實未受害前後對答如出一詞設臣斬獲焚溺果盡朝鮮之民是

經本復國要編卷七

三十八

皇上命臣救援而臣顧屠戮之明有王法幽有鬼神少知自愛者不為而臣敢為之乎本王望臣往救而臣及戕害之是代關白而益之暴也彼將以讐關白者讐臣矣而肯以咨謝乎其日賊見城守不住棄城遁入民舍欲放去年七月用鳥機弩打祖承訓之法屋內發鎗戕殺我軍不意我兵各持明火毒火等箭齊發焚盡彼倭屢不及事以故燒死甚衆費重員外剿黃黨事定三日隨至平壤許居戶教有聲起板視之尚有餘倭潛匿在下就縛黃黨親對臣言可召而問者以朝鮮人嘗我者固如此耶及滿網近歸大同江口水漸將解故溺死亦衆如焚溺萬餘直高朝鮮百姓彼何不赴白旗以求免過開戶待焚越江耳滿耶且好生惡死人之恒情朝鮮人衆惡必不至此若曰死者盡屬朝鮮人於日本無與何平壤木下之先八道之倭安堵平壤既下之後八道之倭盡奔王京耶又云倭奴不過伴賊以誘我夫伴賊誘敵兵家必法

客亦有之但陽敗者必有陰伏然設伏不出數十里
遼寧止在頃刻間未聞五六百里倭衆悉奔而猶云
得敗者見今生擒倭奴七名臣已令人械獻闕庭

皇上試命輝者聞之果日本人耶抑朝鮮人邪奪獲倭
水倭馬倭刀倭銃等項

皇上試命按臣驗之果日本物耶抑朝鮮物耶臣前寓
鳳凰城如松解級至臣臣與二贊畫僉訪諸人咸謂
有網痕者為朝鮮人無網痕者為日本人水中覆者
為男子仰者為婦人臣公同查驗內一顆仰而不覆
似倭婦首即為檢出其新獲倭將已經如松呈報俱
應奉復聞奏編入卷上

三十九

發遣擊沈惟敬及沈嘉旺張大騰等出入倭中者無
驗是實臣始敢報見今王京百姓本王愿其降倭必
欲重戮臣聞之必咨本王令其招徠赦免復遣標下
官責應楊具宗道俞俊芳等分投給散免死帖為餘
紙近該團王咨報京城逃出男婦陸續過江日幾千
人咨文見在可查而知也至拊碧蹄之戰如松止緣
踏視地形卒遇倭兵接戰我兵因傷散亦大損互有
勝負兵家常事若謂所報僅十之一在臣不但不敢
為亦不可為何者今臣所調兵馬俱係宣太副總保
定山西等處發遣與督撫諸臣正轄本地兵馬者不

同事完之日一一臣當發還且各營俱有將官統領
死者多則存者少原間可稽見在兵馬可驗果可以
此而欺

皇上耶養倭考方張中外臣工以平壤難克為慮
皇上重撥爵賞亦慮其難而欲勵將士之用命也幸而

天兵一臨剿滅幾盡或者見其易而疑之固其成而
忌之無惑乎科臣有此風聞也臣待罪軍中未能者
錄無能者斥有功者叙無功者罰惟求事濟不避怨
尤故流言或起憎口而道路多屬訛傳衆口未調實
臣之罪臣固倪首無恨獨攻城時李如松陣中馬倒
應奉復聞奏編入卷上

四一

李如相陣中屢穿百死一生彼兄弟者猶能奮不顧
身鼓衆却敵乃誣傳者徒以妬臣之故掩其百世之
功惡矣在如松世受國恩當置不較若將領如楊元
張世爵駱尚志錢世損吳惟忠李芳春等奮身登城
揮戈直入身冒矢石耳蹄塗膏即今傷者抱瘡痍死
者委原野事到閭中魂飛海外乃

皇恩未受而功實先消臣恐將士願心解體何以克奏
王京未下之績而仰慰

皇上東顧之憂也臣切兢兢懼之再照平壤報捷以來
議論紛紛有謂臣舍中國而專為朝鮮者有謂臣挾

戰勝而務窮追者又有謂臣居遼陽鳳凰城而不亟渡江東者三者責臣均之為國各有攸當臣亦心服但軍屯千里中難遽制而事機緊急時刻難緩揆之今日事體有不待不然者遼東中國門戶也朝鮮中國藩籬也關自狡桀垂涎內地特假道朝鮮為捷徑爾不於此時一大懲創彼將益無忌憚失故援朝鮮實以安中國也非若舍已田而耘人田者比也平壤既下倭膽益落不乘破竹之勢席捲而東倘倭勢復振列兵固守大同江東岸為艦使開城諸路一旦盡為我有而為圖復王京之地哉故今之追襲其勢

經果復司吳屬入卷七

四十一

也非若千里趨刺瑛上將軍者比也平壤之捷雖由將士用命而軍火器械糧餉料草實資之臣計去歲置造器械盡發軍前文亦平壤費用已盡若不及時再為造辦則後來何所資藉是以一面買辦藥料置造明火毒火飛火等前大將軍霍庵子母等砲火龍噴筒飛鵠鉛鐵子火藥等項皆親行催督一向催併車船搬運糧料一面催調東應兵馬隨後繼進且復大張聲勢云經畧尚在徵發浙江川廣等兵使倭奴聞之亦必疑懼蓋虎豹在山勢也有如臣與提督齊渡江東使平壤未易攻圍城未得進前兵已孤後兵

不繼軍火器械未能充糧食料草未得遽損守窮途仗獨畢見歸則不可進則不能非惟倭得見我虛實耶朝鮮人亦窺我淺深矣此臣之春初駐遼陽鳳城者實非遑遑退縮畏難而苟安也蓋居中調度事理當如是也乃群議不察臣心刻意摘臣臣誠不肖有悞國事伏乞

皇上將臣亟行罷斥別選能臣以代臣任一而聽遼東巡按御史嚴加勘覈如果一毫欺罔臣與如松并坐重典以謝言者倘功係真正事屬派傳亦望

皇上少加垂察庶諸將之功罪得明而臣等之心迹亦

經果復司吳屬入卷七

四十二

白夷臣無任願越待 命之至

與李提督書 十八日

兩接手札一言海軍復續兵脆弱宜揀選發回甚當已領悉矣一報倭奴出迎江游被我兵砍殺似不容已者但須嚴飭諸將止為應敵之兵則可切不可不宣深入而營壘也昨奉軍報稱清正率倭搶掠無獲想城中糧少而清正新到王京舊倭或不肯讓糧與彼以至此乎且聞此倭與行長不睦如沈惟敬說行長馮仲綏等說清正令彼二人自相猜忌必至攻擊而我坐觀螭蚌相持以收漁人之利豈非勝算但中間

機殺頂門下指授方妙固守江岸修葺山城只坐而
因之其走必矣待其走而邀擊追襲當使彼無噍類
又一策也均惟大將軍留意焉勿俟送還行長尤見
高識餘不宣

移朝鮮國王咨 二十二日

一為修己以安百姓事准朝鮮國王咨內開恭承
明命任事戎務而體

聖慈覆憐之仁憫小邦魚肉之禍照下牌文以安反側
又令脫輸寬宥從仁聲所暨頑愚革心乎先歸正
其淫容之量極濟之策並非小邦君臣所可窺測而
歷暑復國要編入卷之 四十三

觀其餘竟蓋不足乎也當職感戴生成報答無地遵
依部旨將前日所下牌文依樣謄寫派送京畿管撫
官司着令張掛曉諭仍差陪臣司諫院司諫柳拱辰
前赴回話等因准此先該本部委遣指揮黃應揚率
齎執兒死帖前赴王京左右柳邑同該國陪臣通行
分散復面諭陪臣黃沂轉致保全民命去後今准前
因為照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治國者以生聚為先
修身者以明德為要王居東方之國聲容文物用夏
鑒夷今就王國而諭之朝鮮非聲封於箕子耶箕子
達內難而能正志卒存商祀於已亡蓋所謂正志者

正其公道光明之心志也是以夫子行易而以明義
配之今王遭逢外難邦國幾危幸仗 天威中與倭
復王不當效箕子之正志乎志正則心德光明可以
親民治國王與臣庶其遠矣此招徠之機以萬物得
所為心以不嗜殺人為念以教以慎毋怠毋荒通出
曉諭多方撫恤使反側者安被脅者出流難者歸休
其田業里居遂其仰事俯育充詰兵戎控守險要紀
綱再振國命維新將見故家遺老忠臣義士閭閻編
氓皆交臂而至夫民歸而邦不治者未之有也王其
留意焉

歷暑復國要編入卷之 四十四

報王相公書 二十三日

要奉台旨倭奴連日有書與沈惟敬乞封款姑許之
茲者復領軍教部意速決惟聞關關自一節前已令
人往彼行此但海天懸隔事體難期未敢遽覆某書
謂如或允其臣服增一屬國 天朝威令已伸外夷
觀望不失則亦已至特與一封不容通責若能安處
海隅亦當禽獸畜之置之不較何必繫其首於闕庭
方雪天朝之恨哉相公以為何如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二十五日

某竊聞帝王之御夷狄也來則拒之去則不追今聞

白止侵朝鮮未犯中國也平壤開城碧蹄戰已足
懲彼兇殘張吾捷伐行長適平詞乞封宜姑許之不
然剿滅之使無黨類則關白之讐恨愈深非所以為
朝鮮善後計也不然久待之以待機會則我不免師
老財匱非所以為中國慮也且屢奉嚴教示以不可
深入故爾允其所請如關白畏憚倪首款關乞封復
先朝故事增一屬國未為不可若不從命行長諸人
必與相左去官在中取事國之甚便較之分外另差
員役者難易不言可知倘得微天之幸去此罪魁中
國可長無事此是一大機密但恐不知者徒泥形迹
未識隱微反生議論以害其成故力求相公主持雖
被指摘無憾也

聖恩復國奏稿 卷七

四二五

報遼東撫院書 二十五日

辱念鄙人遠領輪教感戴無任調兵一事果係疆場
重務明公具題甚善又承尊諭慨允借調仰見雅愛
外旋師之說前因兵士屢戰力疲且朝鮮不行貿易
諸軍二月以來未嘗菜肉實不堪處故有此議今發
銀三千兩令軍士典贖諸物又招致各處商賈過江
買賣故兵氣復振前議久獲近日倭中平行長屢書
與沈惟敬求懇求封想其感寒禮乏情形屬真鄙意

謂威懾於先恩懷於後似亦可從姑允其請期定四
月初八日遣還二王子起身或可竣事然亦未敢盡
必也承台慈進取王京之教敢述近日倭情如是幸
指授之

移朝鮮國王咨 二十五日

一為倭首悔罪乞索歸國事近據報稱倭首行長等
悔罪乞索願求回國等情到部為照天地成歲生殺
互用而不偏帝王與師仁義並行而不悖倭奴自平
壤敗後屢欲求歸實係畏我天威本部與李提督
等非不欲求破竹之勢盡掃兇殘以雪王恨顧我師
經累戰國要餉 卷七

四十六

戰大慘則彼結怨益深倘聞我西歸率來再至非難
路遠往返我兵倦於奔馳而緩不及事朝鮮又不堪
其荼毒夫況王國兵氣不揚難為居守是以屢轉愚
維曾開生路許以東歸在天朝假此示以生殺互
用之機在朝鮮乘此亟為革故鼎新之計且本部差
人勒令行長清正送還王之二龍及陪臣方許倭衆
放行毋事鬭爭復修隣好是亦解爭息紛之一道也
誠恐全羅江源等道不察本部生全倭歸之意或為
偷劫邀截零倭不但無以彰天朝之義舉復以啓
王國之憂端縱使小勝亦無為今日重輕也昔齊襄

公復舉於九世之俊越勾踐報吳於二十年之間正不在悻悻忿忿於一時也為此移咨請王直照速令全羅等道陪臣權棟等按兵固守毋得遽擊雲倭希咨回報施行

與袁寶書 二十六日

幸叨共事遠隔分岐世事着履如此殊可嘆息公遊覽齋不佞亦將尋盟三竺間也河橋割袂已足動情異域驪歌尤深凄楚菲儀致贖家丁數人護送行軒就希哂存為荷外家報一綸勞尊使付見草萬懸萬懸

經本復國要編 卷二 二十九日

撤天津道

四十七

一為欽奉

聖諭事行據天津道呈送查過防海各官軍應賞文冊到部據此為照

臺上頒恩原為冬月冰雪水面寒冷防海各官軍而餉若不係冬月防海及暫防即撤者均難一舉議及相應分別等第查得河間瀋陽河大天津春秋等五營新兵一營力士五百員保定各標營雖經防海然冬月已行撤回既不防冬本不應賞但念其防戍稍久應量賞每軍一名給銀二錢官自下而上通加一倍

其各營留守官兵自夏至秋歷冬復及於春常川在海勞苦與各軍不同應加賞每名給銀六錢官自下而上通加一倍其浙直官兵遠來勞苦且防冬月亦應量賞每名給銀三錢官自下而上通加一倍若保定左營忠順營德州春秋班俱非久戍又不防冬並不准賞牌仰本官吏動支部發

欽賞銀兩查照前項分別等第委遣的當官員將錄包封摺驗每營每隊公同領兵官唱名給散務需實惠仍禁約各委官等不許克扣勉實畢取具各將官結狀併將賞過某管官軍若干錄兩若干網加磨算經本復國要編 卷二 二十九日

撤遣文冊限文到半月內呈報以憑彙奏每得邊報仍呈據按各院知會

經本復國要編七卷終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八

與文主事書 四月

接手翰阻國王兩行善書近日朝中議者俱謂不宜
深入昨平壤數戰已足示威茲倭奴卑詞乞求罷未
必真否而我假此縱歸朝鮮故土不失尺寸天朝兵
馬可以速還鐵糧可以減省今彼國王徒欲報怨而
不修省後欲中國煩師而不知兵連禍結反貽伊國
之害草此附復不宣

與李提督書 初二日

初八日清正如與行長同行彼既畏威我以恩結則
亦已矣倘彼無知獨留此地其為禍必所難容即
當密諭全羅道截其歸路我兵嚴守津江一面馳集
不俟即率劉統新兵直至開城而與門下商確進剿
之策收功全勝計在唾手間矣切勿貪卒幾有疎虞
又 初二日

昨朝鮮國王送謝順楊帖并辨明神臣受狂靈爲此
出肺腑非吾情所能強飾也二十九日遣使轉達王
義州面達周旋接驗嚴時問人何以辨其爲日本與
朝鮮人有人稟稱朝鮮人有網張日本人無網張且
無髮周廻按今盡工圖其形像每十級一排一一對

過內取一級令生倭辨認是那國人他寫日本二字
又於百級中取一級令生倭認亦寫日本二字直指
君大喜因云人言之誣至於如此若彼輩一上吾脣
報功之虛實不辨自明矣朝鮮齋罪人已在此不俟
恐門下垂念先以本國罪稿三本呈覽幸秘之

又 初三日

昨親來札述清正與行長矛盾宜有之蓋清正援二
王子三陪臣在彼且平壤戰挫彼又不與待已之功
恨行長之事其情矛盾宜也但行長既行清正決不
敢留蓋前日併集勢衆今日倭歸勢孤前日聲勢相
備且並鹿威曉今日勢孤力屈何敢獨留縱使清正
肯留而部下群倭亦必不從故不俟預其必行者此
也所可慮者吾使臣族牌已達而彼中正子陪臣不
肯放還倭將不留數人門下須諭沈惟義諸人三事
一有不從即令諸人回還我境速知會全羅用心違
截我兵固守津江火連報知不俟即發劉統新兵協
助不俟亦親至開城共議進剿也萬勿貪卒應之設
行長肯還王子陪臣肯留倭將而清正乃物其中我
則速遣智術之士間諜其中令之變動徐觀相持行
事是一策也如行長肯留倭將而清正獨拘二

王子與陪臣入敢獨留王京則單放行長諸侯歸國
我則羣前固守之法亦莫輕動以待不佞之來釜中
遊魚諒不能伴脫矣諸惟留神是望

移朝鮮國王咨 初四日

一為軍機事據委官通判王君榮稟稱職奉委前至
安興朝鮮王相遇於途俱在馬上講論久之王乃還
安興集群臣相見職以紙筆兼用口舌懇切曉勸自
未至而累千餘言王意稍轉乃其群臣百餘人忽相
率跪階下齊聲號泣云誓不與賊俱生以致王聖統
必欲西往而懸進兵等因到部據此為照哲人待時
經奉復國要綱不卷八

三

而動兵家相機而行本部奉 命東援王國非兩事
於剿賊必將露出萬全計圖決勝使王國危而復安
日本畏而懷德體天地生殺之機行聖王仁義之道
先是沈惟敬自倭中來願言通貢彼時非不欲許之
顧使數萬之衆來月冬征裂膚墮指走千餘里而必
欲與倭一戰者何哉蓋以倭奴悖逆猖獗不一創無
無以彰 天朝之威無以雪王國之恥是以斷不許
貢失志進兵者事機當如是也既而一戰下平壤再
戰下開城三戰碧蹄更復新級非不欲來此建瓴以
圖席捲盡滅醜類還王舊都於以榮京觀於岳山洗

干戈於漢水為快心事也值天雨連綿稻畦泥淖
守開城以因後舉而倭酋行長清正等近復樹白旗
求詞懇貢願歸王子離王京即回日本夫當我勝彼
敗之時非不欲竟絕之而茲因搖尾遂起憐情者何
哉蓋以王國破殘之後人不得耕田骨委道旁黔黎
失業陰風泣鬼晝日啼餓無論王國即天兵奮不
顧身為王戰聞而死者遊魂渺渺血污難歸與言及
此不勝涕淚故本部與提督覺時相計者蓋以屈力
不若攻心畏威不若懷德且得因是而察其真偽之
情因是而覘其虛實之狀因是而探其糧食之有無

經奉復國要綱不卷八

四

因是而識其來心之遠違真關白之援救或來與不
來此正用而示之不用餒而示之不饑守不攻而攻
必收藏九地而動九天王試思之如果一意許貢
兵不為王恩善復之策則川兵何以後來海運何以
嚴首何以服爾國之饑民何以修爾國之城郭李
督何以更至開城中左右三營何以廣為分布也此
正陰符秘訣鬼神莫知恐王不察所以特令王通
前來陳說乃王君臣志遠慮近功遠大憂近小
一至於此不思一子未歸王京未復兵甲不完衆寡
不敵惟悻悻然欲 天朝之兵為爾國專事屠殺夫

倭固當誅時亦當審今天雨不常泥深陷膝車不得方軌野不得成列嵐氣薰蒸人多疾疫王試思之今日進兵利耶不利耶果能盡滅使之無一生還否耶此一戰果還王京歸王子否耶且窮寇勿追因獸猶聞彼來猶數倍於我若請貢不成知無生理挑其精銳用分番休迭之法東控漢江之南西截碧蹄之北旁掠別道專守王京再求關白救援前來協助兵速搗結曷有已時吾意王國封疆不至於喪亡不已也王試思之今歲不得耕米歲能足食否耶精壯今已覺目下能生聚否耶昔以朝鮮八道敵倭而不足今

經畧復國要編

卷八

五

以備失一隅連敵而有餘否耶兵添補十國五攻不若宜選王國君臣能知之否耶昔鄭伯肉袒牽羊而存國趙人卧薪嘗膽而復讐彼鄰豈不能背城以戰而越必欲接會稽之山誠以東家勢勇有避無害袖手旁觀碌安輕率驛天朝士卒而不知惜視本國人民土地蕘蕘死亡而不知傳素人偷逆天理陷二子陪臣於賊中而不知返舉先王之江山杜復讐二三群小播弄番亡而不知悟藉援驅敵尚不知憐窮恤困豈故為新而猶究究於誓不共戴天之語為服前報復之圖王國之謀臣策士於茲見矣今陪臣既

能齊聲號泣必能同心協謀華不與賊俱生必能扼賊於死本部奉命東來視師海上生殺之柄我得專之方將為王定百年不拔之基乃阻撓如此今當與王決一進止王若照舊堅執不以本部之言是聽本部與提督號今三軍控守臨津西岸任王君臣飭爾兵整爾卒與倭相搏本部當登句麗之峯望王國之軍容也為此咨請查照區畫速行回報

移朝鮮國王咨 初四日

一為隆獎忠勇事自倭奴摧陷朝鮮王國三都諸郡縣悉皆望風奔潰曾無一英雄傑士倡義師排大難

經畧復國要編

卷八

六

守封疆以圖恢復者更聞觀瀾避山賊時被賊重圍亂於不知付存亡於不救與言及此王國可謂無人獨全羅道觀察使權傑抗守孤懸招集聚眾屢出奇謀時抗大敵近復雲沙為權傑來擒而劫殺之此正王國振湯忠臣中與名將本部深為加尚合先隆獎慈賞勳勞除另行具題外今特發下絹八端白銀五十兩獎賞本官以勵忠勇者之勸王其加之爵祿以風勳本國僚宰仍申飭一應文武大小陪臣痛加省惕除克宣恥盡如權傑毋再泄泄怠緩耽聲律而忘武備合咨前去煩為查照差的當官役齎赴全羅

道權懷處表示本部隆獎至意取回文查考

徵朝鮮陪臣尹根壽 初十日

一為東征紀錄事朝鮮東方君子國也本部視師入境見江山形勝風俗淳熙固知可歌可咏况春底鶯花松間臺榭東征之感豈直楊柳依依而已哉漫述短章幸鐫木石以紀時事本部待班師之日當謁其賢墓登牡丹峯別有所紀俟另發也

徵修養正 十五日

一為禁約事近訪得東征將領家丁及軍兵等不守行伍擅自逃回或有關領錢糧一至軍前領畢仍自

建果覆國要綱 卷八

七

私回或有各官縱令回家縱役有事方調前來事屬違犯相應嚴禁牌仰本官即便委遣的官員役於鴨綠江渡口把截除公差各員役外其餘有家丁軍兵不許仍前令其私自往來前來者即便阻歸逃回者即便拿解毋得容縱至如各商販前來朝鮮貿易者查明放行不許一槩阻截如把江各員役有需索賄販財帛及因而生事者本部查訪的實定以軍法網打一百棍然便冤罪本官即將牌內事宜出示曉諭由報

徵艾主政 十五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管糧文主事呈稱鳳凰城等處糧草催督就車運送義州復催朝鮮人畜用製造布袋并調船隻水陸並運自義州以至平壤一路查勘軍前支用不缺呈乞咨部知會等因到部查得該司所呈止云支用不缺未有運過實數不便咨覆擬合行查牌仰該司即查自實糧草各若干運過分遞分守海蓋各道某道糧若干料若干草若干通共若干已支若干呈四月十五日止見在若干開具的數呈來以憑咨覆施行

與李提督等書 十五日

建果覆國要綱 卷八

八

倭奴屢創倉糧運所致若不使何與觀米札所獲漸愧漸愧目下之事必俟行未先遣五子陪臣倭將然後遣使前往具見高職如不使令斷難輕放只以重兵固守洋江知會全羅整兵防禦後據探無所獲救援無所望查因之久待其敵而擊之無不收全勝者但倭勢南盛求生無路或逞其爪牙紛然四逞不可不慮則在大將軍善備之耳若前約直運放之歸國則我恩威無著無不可也至極至禱

與李提督等書 十六日

十六日接來札貴體平復社稷幸甚鄙懷曷勝欣慰
此天祐 皇家也據倭奴放回朝鮮百姓大賣倭被
中利乃其歸國之意真的無疑但沈惟敬留倭三日
送還王子陪臣及留倭將等事未見下落或中有變
詐乎且叅軍早有報至云有二真倭來降夫當歸國
之日何為又有此事恐屬偽降幸用意防之即朝鮮
放出百姓亦須搜無兵器並行本國地方官分領安
插翰云無事而為有事之備真妙論也如有的息布
速令人馳報為望

報石司馬書十八日

經畧復國要編八卷八

九

賞功事輸家密諭先給二十兩俟後補足竊東家既
攻軍士望實之心日夜懸懸且按君已為查明故以
谷格待解銀一至即為全給庶兵心可慰 皇恩大
布日後可責其效命矣外倭奴有通心怖力疲似可
追襲已據李提督帥兵督躡其後又遣劉督軍督剿
艇兵繼之俟至中途或釜山鎮有使處即令全羅諸
道合兵共擊雖兵法云歸師莫掩不必計夫愛我如
臺下諒所欲聞敢此密報幸秘之

移朝鮮國咨十九日

一為探報兇慘賊情事准國王咨前事內稱康靖王

恭僖王二墓俱係倭賊挖掘開灰隔牆迫棺材舉
國連連惕不忍言此賊不可忘此孽必可報况近來
賊情猖獗之亦審游詞巧說乞求雖至變詐百出理無
終順窮兇極惡必不但已等情到部准此為照倭奴
悖逆不道派毒於先王佳城間此誠莫大之孽無論
先王飲恨於九泉王國慟心於百世即本邦與提督
以及諸將領無不欲剝其腹中剗其腸而裂其肉
若其骨而碎其心以發舒王國之憤也會時有未利
勢難遽然又值彼悔罪乞求願奔本國還王舊都歸
王二胤是以暫為解忿息爭之謀欲王得遂生聚剿

經畧復國要編八卷八

十

練之計畫以警為之舉必欲真莊嚴之操必伏形勢
直為目前急近功忘遠慮也况我兵已分布開城
津一帶比前萬分加謹而劉毅新兵已至平壤皆
棚侍戰備倭奴運我的束悅首而歸我姑待以不
然後為王國善復之策以為復讐之會倘彼一有
詐則大兵見在我舉聲罪致討之師彼負逆天悖理
之惡我之稱名既順彼亦何辭機宜止數日間可決
也王少侯之合行移咨煩為查照

撤李提督二十日

一為倭酋畏罪乞求歸國事據委官胡澤等稟報倭

奴違約起身去者路上不斷約有萬餘十九二十日
大營倭衆人馬俱起身讓達王京行長使王京出來
說有許多患病倭子望令一將官管理待其病痊之
日發送回還尤見恩德等情據此為照倭酋既悔罪
奔歸又預懇保全病使生命觀其搖尾近屬真情任
我推心宜昭大義况我此不足為功生之實以示德
益堅向化之誠相應准許牌仰手倭提督如遇行長
已離王京留有病倭在城即便委官查明的有若干
果否真病有無隱伏變詐如係情真便令照前調養
或量給飯食俟其病痊另議遣歸使知我 天朝恩
德不替復圖要納人卷八

十一

德無不持戴無不懽情義約一應將士及朝鮮人等
不許妄行殺戮違者以軍法重究仍撥人看守且防
意外之虞一面宣諭行長令其安心云經略及提督
念爾悔過乞來今准爾所請病倭不至誅戮也具由
繳查

與李提督書 二十一日

觀來札倭奴十九日畫出京城甚為可喜此皆大將
軍威力之所致也但王子陪臣與彼倭將未曾盡出
倘至竹山惠州又或背約則國王得以有詞於我如
清正執拗其部下未行大將軍勒令送還然後就歸

甚為得策第宜慎重或申飭全羅正截清正亦是一
策事雖遠度須斟酌行之必令送還方為完績其塘
報述部咨甚善不佞亦當如議行矣待門下報至同
發也

與李提督書 二十一日

閱來札周弘謨敢於任事即致調停倭衆行期有日
此非大將軍神威妙算何以有此化彼就獲固表藩
籬杜稷賴之矣喜甚喜甚病倭未行者幸加恩養俟
其痊日放回使彼心神俱為平結他日海隅晏然大
將軍之功不獨在戰伐間矣紅馬對簡未有印者沈
經不復圖要納人卷八

十二

思賢處尚有暫於彼處取簡書月一面印完即馳
軍前此覆

與李提督書 二十五日

觀來札王京形勢險阻倭奴設備嚴密看虎負鳴未
易與敵不佞所以諄諄求勿輕進者為此故也今爾
離巢險無所恃晝夜勞頓勇不可施兵又四散不似
前日團聚於此衆之當無不克者金山鎮朝鮮所據
龜船甚堅且夥不佞早已行牌本國令其火速差委
能將軍兵列船阻截海口大將軍亦須速兵繼後如
清正可惡者乘此機會一蕩滅之未為不可但沈惟

敬使者并王子陪臣在內須用計出之若行長不從即盡殲夷亦不必顧忌機在呼吸事宜變過大將軍自有神算不必多贅

檄李提督

二十五日

一為倭酋悔罪乞求歸國事節據報稱倭衆已行過黃州等處行長在前清正與王子陪臣在後天兵三五日不起來先將王子送還等因據此看倭奴既離王京即應將王子等送出今已行數日猶且支吾不發且報清正雖後是清正明係挾王子陪臣與行長平秀嘉等恭順大不相同倘至金山鎮圍執王子

經未復國要編八卷八

十三

子乘船浮海彼時待之不來追之不及是望敵之斷也相應發兵前進以審事機牌仰平倭提督查照節行事理一面申飭先發李如相張世爵等隨後尾進一面行令慶尚等道整飭兵馬一面催調劉綎川兵前進仍令張世爵等統前行長平秀嘉清正等遠將王子陪臣質將送出毋再延捱再若支吾明係清正執拘便當分別順逆除行長平秀嘉等放其前行即聲言清正之罪合我兵與慶尚等道兵前後夾攻務使清正大遭挫衄大兵前進沿途仍當防備埋伏如糧餉不繼或相換裝帶乾糧須多方籌畫計出萬全

毋為倭奴所誤

檄禮曹判書尹報壽 二十五日

一為倭酋悔罪乞求歸國事節據報稱倭衆於十九日盡數起程提督統領大兵二十日已時入王京城安撫人民外其王子陪臣約至竹山忠州等處送還恐我兵馬追襲行長與平秀嘉等前行清正持王子陪臣縱後等因到部據此為照本部東征視師王國非不欲盡滅倭奴雪王大愾會時有未利暫爾少休值行長等畏懼天威乞求歸國因體秋殺春生之機逆剿順撫之術揭報本兵題奉

經未復國要編八卷八

十四

明有報不窮追故遵奉教其生還且以擊犬不可閉門章羊自當隨後於以鼻新王國舊日之江山整頓王國生聚之士卒以為報復之機是聖明保全王國大恩本部及提督為王國深長至意也願今者倭衆雖去王京雖復而王子陪臣尚未送還是倭奴行長雖恭謹乞求而清正尚執拘強仍當伸我捷伐之威以責其違命之罪除本部已行提督先遣左右營副將李如相張世爵等統率大兵尾進又行贊畫剿員外督發劉綎川兵續進一面遣人曉諭清正等令其速將王子陪臣送出毋再延捱外牌

仰本官即將前因啓知本王速發兵符號令慶尚全羅等道奎嶺水陸軍兵其陸路軍令知兵陪臣統領其水路船兵星夜催督并本部近發明火飛箭共七車分布各水兵船內應用俱從海中逃出釜山鎮水次停泊其船務使多多益善亦令知兵陪臣統領俱聽候提督及贊畫調遣進止務令歸還王子方行罷兵但不許各陪臣不聽約束擅行挑釁截殺使彼知覺預備爲留戍謝徐二使誤我進兵大機文到具由查考

撤李提督劉贊畫 二十六日

經奉復國王勅 卷八

十五

一爲倭衆畏威悔罪乞求歸國事照得本部因清道行長平秀嘉等畏威悔罪乞求歸國乃體養生秋殺之機逆剿順撫之術放彼生還勒令送還王子陪臣及留倭將高贊等亦倭衆已於十九日起程云至前途送出今又數日矣尚未見彼將王子陪臣及倭將留下明係緩兵延至釜山鎮符一併泛舟而去似此狡諂天討所當必加者相應乘時進剿除行國王令其速發兵符號令慶尚全羅等道整頓水陸軍兵其陸路軍兵令知兵陪臣統赴提督標下其水路船兵星夜催督并本部近發明火毒火飛箭共七車分布

各船多多益善俱從海中逃出釜山梁山各鎮水次停泊仍令水兵將領偵探倭衆將到海口約有一二日路程舉火燒彼船隻其餘進止機宜悉聽提督及贊畫調遣務令倭奴挫衄各陪臣俱約束毋得輕試其鋒擅行挑釁截殺使彼知覺得以先事預備誤我進兵大機外牌仰該司提督即便督發川兵協助大兵劉贊畫統率大兵并川兵前進相度機宜就慶尚全羅等道水陸軍兵星夜進趕至釜山梁山二鎮凡可下手處即便大行剿殺蓋彼係思歸之衆失林之鳥大兵壓之彼亡必免庶幾王子陪臣得以生歸

經奉復國王勅 卷八

十六

朝鮮君臣得以無憾但沿途應防埋伏追奔宜防勦後安騎衆等處程前後擺撥哨探俱聽便宜說處務保萬全以求濟事

撤劉純全羅慶尚忠清等道 二十七日

一爲倭情事照得倭奴因平壤開城等處屢敗併獲王京畏懼天威剿戮假貢乞求以圖歸國非出真心請降也本部明知其詐將概就計誘離王京無險可恃便於進剿況今又停逆留王子陪臣倭將秋詐益見是以於二十一等日牌行平倭提督統兵追趕慶尚全羅二道前途邀截合兵追襲去後但恐各將

不解此意見今倭離地方急緩誤事合再嚴諭仰
本官即便統領官兵督同朝鮮官兵隨帶軍火器械
銀糧星夜追趕前至賊屯處所大加剿殺務期必還
王子陪臣方准班師毋得違錯先具起程日期呈報
與李提督書二十八日

大將軍督兵速襲利在速行千里轉輸勢難接濟諸
軍須身帶半月之糧另行車運以應剿事旋施也此
最喫緊望為留神賞功事貴准部咨先給銀二十兩
以示激勵餘俟查明續補茲奉翰諭隨如教咨部外
復具公牘奉覽幸為查照傳示三協將士

經畧復國要綱卷八

十七

與李提督書二十八日

倭奴值此先後截殺窮困至極行長等將勢必夾求
沈惟敬及二使乞求請降以圖苟活大將軍惟當其
心意果真求降許登帶數使卸甲投戈拘繫牢固
付以不死餘則益戢不當姑息倘有此機順而行之
不但惟敬二使等幸得以生還且得諸將在手緩關
關白未必非良策也高明裁之

與山東傳方伯書二十八日

幕官原錄承遣至謝近日倭奴事體因糧盡膽
寒衷詞已歸四月十九日倭營南行賊既離巢無餘

可擬似可追襲已檄李提督率兵潛襲其後會合朝
鮮諸道兵邀截海上而下夾攻未知究竟若何想門
下亦所欲聞附報不悉

朝鮮國謝恢復王京咨二十八日

一為倭寇已退京城已復恭謝盛恩事本月二十三
日擬撥伴陪臣工曹判書韓應寅等馳啓臣等張同
提督李前到東坡貼在路聽得京城賊倭俱已出
去仍將王子陪臣并天使遊擊沈惟敬去訖有提督
分付先撥都督李領左營軍馬馳向京城隨當趁
晚上馬追趕伊賊倘有違悖就近剿殺等情聽此具

經畧復國要綱卷八

十八

倭據其前固當嚴為防小邦不夫海寇憑陵宗社淪

喪民人墊既君臣奔播無所控告幸賴

皇仁偏覆天怒斯漸命將出師遠來援伏惟經畧
兵部神算無窮妙用巨測兵機疾於風雨號令肅如
雷霆千環堅城一鼓就平開城以西望風先遁茲聞
賊徒受約而去已出王京此緣天聲震懾魄喪魂
不敢保聚負固抗拒王師拯小邦水火之中措生靈
莫居之地義係存亡恩深民心君臣上下感激無已
頃結難報衛人之木瓜魯邦之美談蓋未足以喻其
意也為此合行咨請照驗施行

徵李提督二十八日

一為賞功事應得平壤開城碧蹄等捷各官軍新獲首級除願陞外其願賞者已經奉有題准事例分別首級散傳等第各賞格在卷總准部咨因各功次尚未勘明又因各官軍望賞心切議將每級先給賞銀二十兩餘俟查明之後補給今照功次已經按院查勘而王京侯奴已通賞功銀兩且將解到相應預行曉諭全給以慰眾望仰平倭提督即便轉行三總各將領傳諭獲功各官軍知悉目今倭酋悖信不還王子陪臣見於人兵追剿爾等須盡心奮勇報效以輕重復國要綱六卷八

十九

收全功其前次應賞首級銀兩俟追倭回日及馬價銀解到照例分別全給如追倭再獲首級一併如例通給決不食信

移朝鮮國王咨二十八日

一為經界倭務事為應本部奉 命東征視師王國

伏

聖天子之威武藉諸將士之智謀三都已歸八道事復雖王之二胤尚在播遷而我之大兵見在追擊破其思歸宵遁之衆計當未明陽盛之時本部擬於五月二日自新安館裏發應平壤以至王京誦麥秀之歌

則欲弔吳賢之墓應軍露之泣則欲吊戰場之魂驅濟流難繼恤士卒悲形勝由目擊以實耳聞觀民風思心契以合神會少圖善後之計協助再新之基務使天造東藩從茲虎踞月明滄海水息鯨波然後振旅而旋方敢與王相遇敬贐丰虔庶應積懷但欲即中丰刻之談此心足矣並不敢沾一杯之酌幸情竊焉為此合行移咨請為查照

徵劉寶童李提督五月初三日

一為追剿倭奴事果仰該司提督即便查照節行牌札挑選步兵精銳萬餘預備數日乾糧并催調朝鮮水陸官兵緊蹙倭奴相機殲戮實令一意剿滅嚴密送還王于陪臣人等亦不准釋放務專剿除盡絕再遲疑失誤軍機後悔無及速發勿遲先具起程日期回報

二十

移朝鮮國王咨初三日

一為倭情事近該本部移咨請王速發兵符號召全羅慶尚忠清各道水陸軍兵協助天兵夾剿倭賊去後但今日機宜燒倭船為第一看然船燒矣能保其不為背水之陣乎大兵隨後尾進是矣然彼行我亦行彼固困而我軍亦不能不之倘彼前有阻伏翻

身突來結不犯追窮寇之戒乎又或倭見我前後夾攻彼擇一險要負隅固守視各道郡邑可以就食之處卒然襲取而為棲身之所是又不可不為之慮也王速出令使水兵星夜前赴梁山東萊金山及洛東江下流等處住泊凡遇倭船盡行燒燬然倭船豈無倭兵防守亦令水兵加護嚴棚務保萬全燒船後即令水兵分據海口多張旗幟搖旗吶喊彼來排戰我則飲兵入船勿與之戰彼若回聞我速兵則水兵登岸從後夾擊彼若屯住俟其埋鍋遠飯之時夜靜休息之際即用分番休迭法於海口施放銃炮若欲攻彼之狀而其實擾之便食不下咽目不得合水兵之機如此陸兵隨後追進而又不可不時時防敵追兵一枝則以十分之二為遊騎大衆居中左右各為兩翼如倭奴回敵則遊騎先抵其鋒而大兵繼進如倭兩分橫來則我左右先抵之大兵繼迎如彼據險而住則我兵亦據險待之彼來挑戰我不必與之戰彼糧自盡勢必走而我兵亦照前分布聯絡而進防其用調虎離山計也陸兵之機如此至如各道各郡邑有旁路倭可得以襲取者速調偏僻各邑軍兵前來索要處所深溝高壘專一把截切不可與倭戰倭

糧盡必不能久攻勢必亂竄然後大兵相機剿殺務使其無一生還戡守之機又如此其間千變萬化難以過度中制者是在領兵各官籌畫舉動務保萬全務咨諸王星夜傳知各道水陸軍兵查照相機剿殺施行

報趙張二政府并石司馬書 初六日

五月初六日接乎札慨嘆時事培植孤踪拳拳刺入心骨不佞惟殫力此役上報

皇上復命之後便求乞骸任時輩呼牛呼馬而已昨者王京事勢最為難處十萬之衆據守堅城攻之不可

惟有坐困之法能行非遲以數月不能了事且慮其有四散標掠死力決戰之患而時輩師老財匱久無成功之議又繼之矣欲如趙克國坐困先零非今時所得為也幸其勢屈求歸借言通貢正可為吊虎離山之計特具塘報請旨定奪以穩其心非真許貢也至於平壤開城碧蹄叙功之誼向因王京未下不通借此以激勵將士耳二事甫行俱有深意而叢議蜂起誠為可笑不佞某於今日惟知滅賊報主他非所敢顧也幸仗洪庥已得王京而調兵前後截殺倘再得成又何貢事足言哉近賊於十九日盡離王京日

行止三四十里二十九日晚到尚州未及一半且又
住下至五月初三日尚未起身過河過江隨後盡要
船隻橋樑恐我兵追襲故也若我兵亦不使驟進緩
緩尾後只當護送以安其心直待去之日遠勢不能
迫又彼糧食將盡困憊而復擊之若海上水兵船隻
久已伺候諒必不誤近據陪臣尹振壽報稱韓應寅
等狀啓國王謂全羅左慶右尚水使處於本年三月
二十一日率齊臣三水使率舟師齊泊蛇梁海口等
處伺候倭賊下來當以水兵移至金山海口截殺蛇
梁至金山鎮不遠金山海港中甚寬廣外而險狹倭
賊盡將船隻藏匿港中我兵亦為港口險狹未敢盡
入欲伺倭賊遁出左右水軍一時掩擊賊船倭賊乃
其若臣本心况不佞屢次催促未有不行者五期雖
火器如發橫瓜子砲比中國製更精利而水兵船中
所專用者積內有一木櫃鐵頭鐵翅鐵帶火藥發去
可及六七百步倭船過之未有不碎者今用此櫃又
用火燒者得盡載上某也即不然得養其羊亦不失
而中某又不然使其歸島朝鮮土地盡闢恢復恐亦
不至下某何任事者苦心思功者嬌寵必欲置天下
事若之何而後可也設非臺下主張於上某何以自

樹於下臺下之恩殖與天地等矣誠恐壽念故此預
聞其暑瘴報且未敢具俟釜山口消息至日當馳上
也臨檣惶悚不知所云

撤李提督 初七日

一為犒賞官軍事照得三協官軍遠出異域救援朝鮮
鮮平壤開城屢立戰功今倭奴盡數歸降王京等處
已皆恢復方在追剿合再犒賞為此除前行犒賞外
員外給賞外牌仰提督即將發去銀二千四百兩照
依前行折酒數目并鄭同知差人解去牛一百二十
隻分守道差官解去牛八十隻依養正差人解去牛
六十九隻共二百六十九隻前行於養正於雙山關
船運送食鹽一十七萬觔照依人數分賞三協并鎮
統官軍各將給領過數目徑呈本部查考餘剩銀兩
收候另用其官軍功次銀兩已發海州就近聽各官
軍到彼照依部文給散以見往返解送勞擾毋得吝
惜

撤楊元威金王承恩等將 初七日

一為優情變詐日增等事奏照先准本部咨前事已
經牌行各官前往蔚密等道驗兌寺馬給散標下官
軍家丁馬騎候事完議處交還去後今照倭奴道等

聖旋有期訪得各該軍丁官統減草料者有不請開
心張養者有割取馬尾並草者以致狂風不堪合行
嚴禁解仰本官即行傳諭原領寺馬官當策士家丁
各將騎馬匹用 心禁如有違犯及割馬尾交
還不過者定行問罪違犯仍違生本督將官決不姑
息先將原充寺馬若干牌傷若干例免若干皮張肉
保見收何處見在若干作違開報如有虛捏查出
定行察究毋得遲延

移朝鮮國王咨 初七日

經畧復國吳總 卷八

二五

一高追擊倭來事照得本部已經行今年提督劉貴
宣統率南北騎步大兵東渡漢江追擊倭奴去後
糧餉高三軍司令舟楫為往來利涉今皆棄糧而進
所帶不多而沿途皆倭奴搶掠之復倉庫一空大軍
去或有支用隨帶之糧回則必至缺乏事係緊急除
本部已行督糧官將平壤所積糧料移運開城王京
將義州所積糧料移運平壤等處以濟支用外王亦
速遣的當陪臣於王京東南一帶兵馬經過處所於
陣近末遺倭患各郡邑所積糧料或勸借富民積聚
俱搬運沿途堆積聽候大兵追倭回日暢清支用庶
免枵腹至如漢江等處必須調撥船隻或搭蓋浮橋

差要陪臣把守以便大兵回日徑行應免病涉此甘
係目前急切軍機難以遲悞為此移咨須請查照速
行

與李提督書 初八日

門下督大兵前進意甚美矣第恐兵來則糧多糧多
則難繼國王雖微各道搬運未審果得接濟否此在
麾下當斟酌何如也又聞王京東路山幽險伏兵更
宜防慮即至海口朝鮮若幸燒倭船隻彼無歸路且
云糧盡三十萬東據命奔潰生困可也勿與力角生
心諒為祈再濟

經畧復國吳總 卷八

二六

倭奴宵遁昨煩執事速運步卒奔馳雖苦更甚不候
宜不念之獨以萬里勤王意圖報效且律才又復亦
欲乘時自見故不令旅守平壤落人後也但中間人
情難測不佞亦深為執事慮昨劉贊重書至聞執事
能委曲其間甚妙大丈夫期樹勳名於千百世區區
小事不足芥蒂都下小卒穿耳責治足見軍令但視
其罪止燒草念其遠來亦宜寬假大兵前進亦不宜
急或有埋伏須多方搜探或之糧食須多方計處國
王固已催促漢江以東各路搬運糧草以濟我兵但

殘破之餘未知果能集否不可不深慮也本國龜船甚利且發積瓜子砲比中國所製更奇已於三月預設一千餘隻并水兵萬餘俱集海口專俟倭歸出港遇其船或撞碎或燒毀使其前不可過海後不可返王京我兵則須俟其糧盡力疲一鼓殲之諒無難者我兵固不可太遲亦不宜急進只宜速候俟一二日路程尾後而行切不宜趕上急與交鋒為彼行時百般防備恐落其彀中餘不多諱

撤分守道李提督劉員外 初九日

一為乞留精銳以防後患事准朝鮮國王咨據議政

李復爾呈稱

卷八

三十一

府狀奉京城倭賊雖已退出熟觀其實非輪狀效之意是大兵旋回款我小邦孤弱添乘過海再逞兇毒其禍甚甚乞留砲手五千名仍選委曉勇將官一二員屯紮遼南沿海關口若千月分布安插一以演習兵技一以隄防疎虞等因到部准此擬合查議牌仰提督本道該司即查朝鮮王咨留砲手五千名應於何營撥發各軍有無情愿何官統領住何地方如果留守必得數月官軍日支廩給行糧各若干鹽菜若干守禦既久水鞋軍裝各若干火器火藥若干餉賞若干本邑出於何處折色動支何項的於某月撤

還逐一查議停安具由呈詳以憑裁酌施行

撤李提督劉員外 初九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據劉督憲稟稱李提督統領大兵三萬餘騎於五月初二日渡江劉統領兵五千於初六日渡江前往忠州等處追剿倭奴忠州一帶無糧王京未豆並無車牛轉運不及本職已遣官分催恐不從今朝鮮君臣但欲進兵而乏糧則恬不動意乞速催發多差陪臣備運等情到部除即行朝鮮該管官員將王京未豆運至忠州遼西忠清全羅未豆運至忠州遼東上緊督併外合行知會徑催牌仰提督該司即便催令朝鮮陪臣多撥人畜作速搬運如有抗違軍令不行搬運以致軍士缺糧悞事者輕則自綱打重則拿赴 今旗令牌前即時斬首示衆各軍員役指名奏呈以憑奏奏其開城碧蹄一帶軍馬往還督令該管陪臣照舊管顧飯食各江漢口徑行該管官員拘集船隻聯絡浮橋以便徑行疊客辦免致誤軍機未便

撤來將領軍兵 初十日

一為進剿倭衆事令將本部與平倭李提督督率劉員外會議後開條款仰東征將領軍丁等員役

奮勇前進共成大功毋得違悞

計開

一據報清正據險修築石城為固守之計如進攻時將領軍兵有能率眾首登其城及臨陣首先衝鋒砍殺者許即時報名提督升賞並前記名報部除破格題叙外本部仍動支軍前馬價銀一萬兩分給登城衝殺之人只要本管將領及督陣旗牌查核明白公道不許徇私違者以軍法論罪如奮勇登城人衆前銀分派不多本部仍另行加賞決不食言

遊勇復國要略

卷八

二十九

一本部原行軍兵止許砍殺候衆不許割取首級最是良法但恐于戈擾攘之際人心不齊將領難以稽查若果以致砍殺者未必得取首級割獲首級者未必盡出衝鋒法令不公何以鼓衆今欲砍殺倭奴在地不許一軍割取首級通侯戰經公同驗判均分但有先後偷割者旁碎不准驗功仍將本軍以違令論罪

以上除砍殺外將領軍丁有能首登其城及首先衝鋒砍殺以致倭奴大遭挫衄盡被剿殺者許即揭收告示為信前來領賞但不許無功者

希圖混冒違者以軍法究處

徵李提督十一日

一為倭情事已於四月二十七日解行平倭提督近倭奴假貢請降非出真心本部明知其詐將機就計欲誘離王京無險可恃慶尙全羅官軍前進邀截我兵從後追襲前後夾攻大加剿殺又於二十八日解行提督即統官兵前去賊屯處防用計圍困以擒之蓋數日間糧盡今日妙策只在據險固守切忌性急角關則彼必殲死力戰得失相半守則我可待勞待饒決收全勝必使糧盡力疲督同朝鮮官軍相機併

遊勇復國要略

卷八

三十

刃剿殺務使倭奴盡遭挫衄不得乘隙而入機宜可守則守可戰則戰毋得誤事去後還糧清等見住尚州使商議除糧將且未來寨不嚴守野戰不可輕與交戰隨被奸計令行知會將領提督既月本官查照二十七等日并令事理即便暫住領國賊使且渡洛江大兵移住尚州據守東江之險使倭奴不得西向搶掠並遠密諭朝鮮官軍抄出釜山梁山等處港口巡邏焚燒倭奴空船不得乘賊船不得去致復糧盡自斃乃為完策或於剄住之處探去倭奴兵馬撓動有報可來或於起身過江及其半渡

我兵果有勝算一擊取勝元見神速乃退差的當官
員多方偵探以防倭奴聞道襲取王京等處違截大
兵之後尤為喫緊故使朝鮮水兵不得違截於前則
我兵亦勿輕易追襲於後即統之使去亦可不必拘
拘剿滅一說也但責彼留還王子陪臣倭將可以相
安無事仍徑催朝鮮陪臣作速還糧本部亦屢咨國
王并行文王事由海運首發毋得違錯

撤李提督并趙汝梅鄭文彬 十一日

一為倭情事據李提督稟稱初八日倭奴住尚州新
寨與舊城接連北稍為險峻止客華人獨馬我兵
應奉國要諭 卷八 三十一

得倭寨高樓險峻絕無奸狡巨測倘知我大兵
直數追襲王京空虛漢江迤北上流水淺可涉偷
王京不可不深為計慮軍情相應申飭詳仰平
倭李提督即差的人役於安保迤北哨探如有可
通王京道路速撥官軍住彼堵截仍再撥官兵一千
與梁心協守王京漢江行令朝鮮陪臣撥差官兵與
二將官兵協守漢江水淺去處不時差人哨探提督
仍萬分慎重相機進止務保萬全毋得違錯

撤李提督 十六日

一為緊急倭情事案查先據劉員外稟稱大兵於五
月初二日渡江米豆轉運不及速催朝鮮陪臣償還
等情到部已經解行提督行令朝鮮陪臣多撥人畜
作速搬運如有違慢軍令者輕則徑自緝打重則拿
赴 今旗令牌前即時斬首示衆去後為照各營官
軍徵調以來糧餉安家款實極資未為不厚國家養
兵蓄銳將士臨陣用命正在此時誠恐官軍因有平
壤開城之勝視功已成怠緩俱事合再申飭詳仰平
倭提督即行大小將領傳諭軍士臨陣務要奮勇
戰期收全功數月功勞全在今日如有怠慢慢事者
應奉國要諭 卷八 三十二

姑息具由錄查

報石司馬書 十七日

倭奴雖已聯出王京見住尚州不肯前往昨促提督
統兵襲獲十一日已聞起身漸向前路但米渡洛東
江耳提督稟稱此首一路建設營寨壕坑無不險固
無不精到又選五萬精兵嚴復隨路設伏以防我兵
追襲提督且屬實不肯輕動委動可知我國家不
可不深為防慮也大兵尾進倭機可乘即使下手為
今之計只在海口用力耳只恨朝鮮兵馬無可用者

奈何奈何

報周按察書 十九日

門下為東事達勢尊駕直臨冀州龍標入境亟欲來迎緣倭奴難出王京猶旋尚州扼險竄桐岵石建城其意叵測以故不佞未敢輕旋耳伏謁無由罪歎何已端官代候仰祈鑒渥

撤李提督劉員外 十七日

一為倭情事節據報稱降倭陸續未投者共九十餘名本部有得倭奴乞來宵遁之時復有反邪歸正之衆中間真偽深未可知萬一謀開實為可慮相應因

卷八

三十三

敵間反間之因未歸計處之簡真降敵衆愈叛倘昨降我已預防方為得策以保萬全牌仰提督該司除已前降者解發寬其等處外已後有來降者即便寬其多寡察其言統審其來意先於管門外差官遍搜身無寸鐵方許放入分散隔別竊置勿令成群照前起解送赴遼陽等處安置如彼至十人以上前未情有可疑者即令譯倭通事諭以爾等來降難以准信如能回去將真倭首級殺得一顆來投方准爾降仍與爾賞賜如投得頭目一顆來者有大賞若殺得清正等首級來者賞爾萬金仍要爾官做但不許妄殺

朝鮮人來驗出即行抵命如無首級不准來降仍令間諜大書前項緣由獨於前寨之壁或射入倭營彼衆必自相猜疑生變是今日處降之策提督與該司商確舉行毋誤

撤李提督劉督憲劉總三協將 十八日

一為倭情事據李提督塘報稱得拔降來倭說稱關白先發兵四十六萬後發援兵十萬實欲吞併朝鮮分犯內地因懼天兵威重神火器具無敵不得已退歸一面先遣李如柏等選帶精兵一萬五千掩襲又據參軍鄭文彬等稟稱關白初意建都朝鮮睥睨遼瀋以三十萬犯漸直三十萬犯關廣以窺中原今

卷八

三十四

見平壤兵敗始有懼心等情各到部案查先據提督并各官稟稱倭奴悔罪願留王子陪臣已來遣使歸國通貢已行提督等如果留王子陪臣質將方遣二使送還去後續報沈惟敬不聽約束擅入倭營周弘謨單騎與倭議話胡澤等恐留周弘謨遂令二使送倭省得降倭供報關白內謀非獨止取朝鮮實欲建都王京窺犯內地行長等因平壤之敗乞來歸國非出本心迺為脫身之計且欲渡洛東江苦無船隻而糧米又盡機會可乘必須大加挫衄方見忠猷倘使

逸去萬一入犯中國復擒朝鮮皆我等縱虎自貽其患也誠恐各該將官苟全平壤功次遲遲觀望致誤事機擬令再行中餉牌仰提督該司本官即行三協并劉綬大小將領各出報國忠心追趕倭奴相近必先責以不還王子陪臣又殺朝鮮人民背盟違約彼必無詞且趁此倭奴缺船乏糧窘迫之時機會大有可乘統率軍士各營謀勇銳賊半渡洛東江出奇乘而擊之是一策也再令全羅慶尚忠清各道火速整飭水兵龜船邀擊海口我兵過江追襲合兵進剿又一策也當此之時務必行此二策方為完美不然既經畧復國要圖卷八

三十五

不留遣王子倭將又不遣遣二使備後果有謀犯等情我等何以自解提督該司本官務要遵照今牌所開二策一意進兵剿滅勿得拘泥未定之說聽信諂將偏執退縮之語中間不肯用心勇往振刷者即率赴本部發到旗牌前以軍法從事本部受有王命調將不行雖不効人將欲自効各將慎之慎之後悔無及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十九日

某向未入朝鮮時其山川形勝尚未真知故未敢浪陳茲身歷其境無詳考圖帖詞譯者始知本國

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蓋地延正北長白山發脉故南北最長釜山鎮偏在東南隅與對馬島正面故日本兵馬易於入侵朝鮮若全羅一道直吐正南與中國蘇常相對如日本欲犯登萊天津必須乘東北風灣轉此嘴又候東南風然後能達大海巨洋波濤險惡安能如意若不至朝鮮登萊天津實未易犯故天護神京亘此一國於東南西北之間使日本克夷不得逞志中華者天陰限之也關白雄奸熱察此故舍浙直閩廣竟圖朝鮮蓋朝鮮與劉係山東相拒止是西南一海並無旱路間隔其中由南而北自東

三十六

及西者南州之洛東王京之漢水開城延陽津安肅之清川定州之大定平壤之大同義州之鴨綠諸江俱係大川俱通西北海面陸行則有遠左一路以抵山海而水行則有七路可達天津山東等處若得暇風三五日即達無甚難者故此奴一得朝鮮據為巢穴分投入犯特易爾吾察於陸而水路難支吾集於水而陸路不免三境動搖京輔振懼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關白之圖朝鮮實所以圖中國而我兵之救朝鮮實所以保中國非若救鄉隣者比也各降倭報稱初意欲建都朝鮮脾胃既連剿以三十萬犯浙

經畧復國要綱卷八

三十七

直以三十萬犯關廣以窺中原似非虛語也幸仗社稷威靈廟堂石畫運戰三捷今且懸出王京事亦覺有頭緒但倭奴擁衆尚駐尚州善山等處未即東徙見今殺死朝鮮軍民數千懸首旗竿者千餘且列寨無算聯絡數十里不絕虎牢木柵石城土堡極其堅固一路險阨處處埋伏哨丁宋好漢幾為兩獲某雖屢檄提督進兵而將兵隨情必不肯前軍中洵俱謂我輩百死一生以三四萬兵馬却數十萬強倭不數月而朝鮮土地幾已盡復晝夜身處冰雪盟某幸無入口功勞非細迺言官及謂報捷悉虛級賞又云

三十七

先給二十兩比寧夏及高不如經畧題叙又不肯履今乃天氣炎蒸疾病交作又欲遠追且倭勢甚果會聖聖完鳥銳利害道路崎嶇若有疎虞將何以處與提督雖百般催儻多方策勵然恐兵心有變不敢過責兵士多有疾故者後日人不察此倘歸之碧峰之戰又可深慮任事者畏首畏尾如此何以集事如幸而倭真恐懼漸次逆歸當為朝鮮悉心善後務求萬全縱令再來必不便如去年竟達平壤若復無人之境也其要害分布亦當畫圖貼說與四鎮圖說並進視保朝鮮若保中國必不敢草率完事設關白果

惡行長輩擅出王京益兵添餉諸倭不敢遽歸我兵難於即返必須軍臺主張即發陳璘沈茂兵馬前來協助再假勅文慰勞將士級賞頒給全數庶皇恩播而軍心勵兵勢張而倭膽落完績或可永也事關重大不敢不罄其愚此乃萬分真的非敢誣者乞賜密訪其情自見惟台慈鑒原社稷幸甚

檄劉贊畫十九日

經畧復國要綱卷八

三十八

一為設險守國以杜倭患事服得朝鮮幅員六千里本形勝之區重山內障大海外環八道相依三都連峙若潮隨江上必舟楫始可濟人更果出地中遇陸戰悉皆陷勝誠武四塞可保為安爾本國曉文墨而不結兵戎素天險而不知修守遠使倭奴勢馬狂逞按查往歲四月中倭犯金山曹未決旬飛渡洛江徑踰島嶼連陷東萊密陽開城金海等城直搗慶尚忠清京畿威鏡等道任彼縱橫全無阻攔國不絕者如綏今年天討數發故土重復捷報倭奴雖步步退奔猶程程既險固噴朝鮮音日布置能如此倭何能使倭一無忌憚至此往事難追姑無論已但倭奴連居日本彼欲內犯勢必先擾朝鮮而後南犯盛衰尤北遼前惟其內之近察降倭所報益見關白狡謀故

倭奴雖宵遁難保不再來大兵雖凱旋難保必無事朝鮮瘡痍殘破倭兵未犯必至淪亡今議留兵協守亦不過酌量權衡暫為修備蓋多留則恩歸將士執肯樂從少留則衆寡強弱勢難與敵是今日借箸而籌朝鮮者無過於因地設險因險設防為第一策亟應查明以便洽會國王上緊修募牌仰該司會同李提督行令鄭超二參軍及知謀材官策士等多方採訪先以今日追倭經歷之處得之目擊者如烏嶺峰峴倭彼劍閣相度或造重關或挑深壑如洛江深淵為我要津有警或守渡口或截舟船或東萊海口可懸畧復國要編 卷八

兵若干守把或我留兵量撥若干協助或用火炮若干并沿途沿海或五里或十里應否修設烽火如中國之制有警相傳得以堅壁清野使倭四無所掠本國得以預行防備蓋倭未利在速戰惟深溝高壘計自窮是今日為朝鮮善後之策或不出此中間有未盡事宜悉聽匪處停當畫國貼就呈報以憑務咨國王修募并委官監督務期成功若止藉留兵恐不足與敵且為守也文到毋得遲悞

檄楊元張世爵李如相 二十日

一為稽考行糧事訪得調到各路軍士上午十一月自遼陽起行東在沿途因天寒雪地病死者甚衆該管把總等官管貼隊人役希圖月糧冒賞不報國除將官止務征候置之不理以致各軍侵冒得志放肆賈布易換銅器公然用官馬駁載往還搬運國家糧餉勞民傷財轉運艱難宜如此擬合行查牌仰本官即行本協領兵大小將官各將本營軍士從實查出舊管若干某月日病故若干某人某人在若干每月開具花名文簿用印鈐蓋赴管糧委官處照依見在軍數開領如仍前捏寫是名凱旋之日本邦建國欽此欽此

有短少即以遼陽起身之日逃回追扣將官中軍把總管貼隊通行連生

明旨森嚴難以假貸各具遵行緣由呈報

撤李提督二十四日

一為倭情事據胡澤稟稱風聞朝鮮一總兵帶領萬人投降倭奴見在金山與倭剽營聲言向平壤歸還男婦盡沉之江中我軍總回亦死是以降倭事情到部看得朝鮮官民向被倭奴脅從原非得已國王惡其歸順治之以法人心驚懼今據所稟亦似實情既在危難之中招之甚易擬合招撫牌仰平倭提督即

聖旨復國要領八卷八

四十二

將倭去死屍貼五千三百張差人傳諭朝鮮總兵官令其悔過早來歸投各安本業本部各行國王寬宥前過決不追究倘或執迷不悟前途糧草後面兵追悔之晚矣具由先報

撤李提督二十六日

一為申明進兵緣由應諭將士以圖完續事照得本部經奉東征仰藉

聖天子神威諸將士勿力三鄰盡復八道已歸非不念天氣溽暑海澤炎蒸藉餉艱難孤軍遠進即圖收兵以冀康寧顧謀國貴於萬全杜患務在絕本即徵近

事倭衆宵遁王京倪首逃去沿途不敢步出槍殺者非追兵尾進之力乎吉昌軍衆二萬自海上來欲與

清正會劫全羅竟不果行者非懼我兵之追擊乎葉島嶺渡洛東直至金山追結以伺我之動靜不可謂不畏我兵追擊也降倭接踵而來朝鮮土地已復實今日進追之力也故諸將之功本部俱已洞悉惟是行長等雖回對馬清正軍尚住金山且欲待關白之命始行遁歸有如關白不令其歸我兵先以議撤彼衆從此復犯朝鮮兵將再進耶止耶本部展轉思惟殊不容已故五月驅兵深入海國雖心憐將士解沐

聖旨復國要領八卷八

四十五

之勞實欲全此毒威之續載悉將士不知用兵之由不識體恤之意相應應布為與除另行分布及催運糧料外牌仰提督本官即便轉行三協大小將領及軍丁人等晚諭本部今日進兵良非得已俱要各奮謀勇共收全功一聽提督分布調度不得先行驅阻事完後定將今日將士追擊之難經歷之苦備行奏聞陞者破格擬陞賞者破格擬賞斷不相負勉成一實之功共樹百年完續文到各相體諒

與李提督書二十七日

幸藉大將軍神威倭奴已至登山恢復朝鮮之功卓

越千古矣但今日事體縱令倭盡歸島亦當留兵代
伊防守別尚留此境其大丘馬嶺一帶防備尤為要
緊昨親來文欲留吳惟忠劉綬等兵甚為妥當一一
如教再惟今日不必議戰只以固守為上若劉綬兵
惟忠兵馬當今分守大丘善山更撥精銳守馬嶺餘
任門下分布不俟即日具題命下或俟歸即當與大
將軍聽軍士長歌入關也餘不贅

報三相公書 二十七日

昨接邸報見許棠科一疏謂項陳目前事宜以裨軍
政事其不覺驚訝之甚夫天下太平用人當循資格
懸畧復國要綱八卷八

四十三

天下多故即推埋屠狗之夫織蕭灑園之筆往往英
雄隱伏其中皆當蒐羅而置之幕府如才可將萬人
卒伍而拔之豈理如可却強敵千金而聽其出入至
於一技一能者裨軍中者何惜一命之予以故落職
將吏草莽匹夫方處困窮無聊之地則希冀之心切
報効之志殷大事之集多賴此輩今某監董茲役見
任將官無幾擢謀効死者甘罷開將吏布衣策士故
不數月而任倭盡奔屬國已復諸人之功可謂奇矣
彼方日夜期望一官榮其閭里若曰今天下無事名
爵當重不宜輕予不知關白校雄一日不死天下未

謂晏然况倭猶屯駐釜山尤宜深慮使將士聞之解
體懸心設倭鼓兵而西又誰肯用命此猶可也至若
秦之商君即衛之亡命漢之大將即楚之執戟豪傑
無以自見舍此而之彼者未必無也方今倭中閩浙
人頗多如此說一聞復有接踵而去者真所謂藉寇
兵資盜糧也言之可為寒心幸相公在上履踰當力
為主持仍望轉致本兵宜有以破其說此當今要着
某故不避嫌疑昧以請伏祈鑒誼天下幸甚

檄李提督 二十八日

一為酌議分布大兵以一機宜事照得本部自四月
經畧復國要綱八卷八

四十四

二十以後即行提督調發大兵尾追倭倭聚直至海
上糧盡力疲朝鮮水兵邀截於前我兵相機連擊於
後原不欲中途即行進剿去後今據報稱行長等已
泛海遠去惟清正等尚擁聚釜山連絡營寨大釜山
實係朝鮮連海地方今清正休險固守其謀未可逆
料營之莖草萌芽尚存我兵勢不能遽撤有如我兵
盡回彼長驅復入將何禦之是不可不深為計慮俾
又據稱前途糧乏相應酌議分布以俟進止牌仰平
倭提督查照先今牌行事理今日機宜據險布兵坐

丘南北接連分布其餘大兵俱在李如柏等後以至
鳥嶺聯絡拒守除本部日催朝鮮連運糧料速調水
兵前來接濟遼東外提督亦分投差人守催蓋不過
期月之間伺二使回還倭奴情形必然昭露如果逆
還王子陪臣及沈惟敬等前來一面飛報本部另行
定奪否則我國以信彼反用詐我國聽從彼反為逆
法所難有然亦必俟食盡力疲朝鮮水兵齊集仍飛
報本部以憑相機再議進剿務收全功機宜已定提
督查照舉行毋誤

移朝鮮國王咨 二十九日

題本復國王咨 卷八

頁一五

一為乞留精銳以防後患事據平倭李提督呈稱倭
奴陷沒朝鮮勢如瓦解

皇上遣兵援救 天威震疊倭衆數十萬盡數遁歸尚
有一半住於釜山海邊蓋房種田其情叵測若大兵
盡數撤回倭衆復行窺犯以朝鮮之微弱安能抗此
方張之敵所據朝鮮國王咨請留兵一節相應准從
但海邦遼遠烽火傷殘千里荒榛人烟斷絕查得遊
擊具惟忠所部見在官兵二千八百五十八員名熟
知火器且久戍朝鮮頗有固志則總兵官劉綎原領

朝鮮其處方說情

共兵七千八百五十八員名堪以留守合無准將劉
綎領兵駐劄平壤以扼大同江之險自王京而南有
警皆得應援兵惟忠領兵駐劄義州以扼鴨綠江之
險自良東而東有警皆得應援再量撥遼東山西營
馬兵各五百名訓練兵官楊元召募家丁三百名共
一千三百名防守平壤遼西安定肅寧安興定州等
處前後共九千一百五十八員名至萬曆二十二年
春汛無警議請擊回仍留同知鄭文彬知縣趙汝梅
居中畫謀行事等因入據提督塘報為倭情事內稱
看得倭賊初據鳥嶺尚州我兵追至賊即移營前去

題本復國王咨 卷八

四一六

又據善山大丘官兵將至賊復移去盡聚釜山官兵
逼近釜山前有通海浦口水面延長兵無船濟王京
離釜山于有餘里倭賊久住於後蓋房開市再三詢
訪原係朝鮮舊曾讓到其地倭賊相沿為已巢穴今
賊衆拒守自對馬島添兵運糧甚為近易彼來我寡
勞難構巢糧料不接地近日本天氣酷熱山嵐瘴癘
人多疫病亦難久持且對馬島倭奴倏忽往來我兵
難以居守其常川扼守請量留官兵火器協守朝鮮
並撤兵馬各還本鎮庶保萬全又據提督稟稱尚州
與果俱無糧料著為難辦之故編順倭奴等賊

住釜山即其巢穴我軍剿兵募守則無糧且又無棲址竊棚寨於曠野若楚不堪實難久待等因俱到部據此案照先該本部因王咨留砲手五千隨即牌行提督查議及誘倭奴有通隨今大兵尾進并行催調全羅等道水陸軍兵協助俱至海上相機奉事去後今據前因馬照倭奴摧陷朝鮮勢甚猖獗幸我聖主威靈將士智勇八道三都盡皆恢復會見養新之治宜思恒久之圖方王意止欲留砲手五千今提督議兵及萬較王所云已加一倍矣且布置分明首尾相結誠為貴國今日善後之策顧倭奴雖畏威宵遁

經奉復國吳興八卷八

四二

猶聚結釜山死險連營耕田蓋屋究其心尚欲棲連海上也夫釜山為朝鮮濱海要地起自何年連行剿蕩吏聞立有界碑土民與之耕種北阻夫江南接對馬島倭艦盡于往來海面以遠待勢以主待客以靜待動以飽待饑誠未可以易易規者不可以易易規而朝鮮獨能自處耶譬之治灘決夫而餘毒猶在譬之削草交夫而萌蘗猶存匪直隱憂實為顯患今大兵尾進方欲乘其奔走海上欲出奇一創而初不知釜山天險且為舊穴也將欲乘其營壘未始而後乘其不意也夫道水兵船船絕無影

嚮也將欲逼夾江而陣與之相持秦之何王國糧食已絕轉運不前暑氣炎蒸師老且暴露也夫以萬數之師深入外國歷寒及暑曾不留停過方張之倭賊復已失之江山又朝字小之仁亦已極矣諸將士脾忠竭謀亦已盡矣今復加意留兵為王防守王京之北義州之南或庶幾可保無事然慶尚荒殘全羅孤絕容陽大丘洛東島嶼倭入犯之途仁同善山高州開慶又倭必爭之地王國君臣自惟倭患以未必痛懲往事相與維新雖復誓之志未遂施行而國之謀料已熟計今提督所議留兵應否如前分布

經奉復國吳興八卷八

四二

否則不妨明白開說釜山果否棄則與倭棄則的係何年月日王京直至大丘沿途糧食果否有無有則見積何處的有糧若干石水兵船果否有無有則見泊何處的有水兵若干名船若干隻俱酌議查明備行咨部以便審度事機高王計處如或別有良圖可以使倭遠離釜山保安疆宇者亦惟開說如果可行必當勉承不負為此移咨煩請查照速為斟酌詳議停妥咨回施行

欽三韓大將楊元等 三十日

經奉復國吳興八卷八

衙門咨稱節次斬獲倭奴首級各軍聞有先賞二十兩之議大有怨言咨本部煩念恢復外國血戰軍功照例全給以安衆心等因到部查得獲功官軍每級賞銀二十兩蓋因此時未經覈勘權宜行賞今既勘實自應全給今俱比照虜賊每級賞銀五十兩備咨前來除行提督轉行外擬合通行牌仰本官即便轉諭本協官軍節次斬獲首級每級給賞銀五十兩賈王事解銀已發海州各官軍到彼俱聽提督給散毋得違錯

移朝鮮國王咨

三十日

經畧復國要編八卷八

四十九

一為 天討方張平壤已復合行宜諭國王督發軍民防守以廣 皇仁以昭大義事准朱咨欲與本部一會等緣由到部准此為照藩基重啓王位幸新是當正國之功且布及人之雅們心知愧對使莫宣即欲挾兩翼以冲霄數奉望三星而在戶恩贈手度月慰素來願鯨鯢雖肯通於漢江乃逢蛇虺尚雲屯於海岸因是斥墩未蘇羽微猶馳乘此戰心遂羈戎足又以入關出疆從茲咬路神交心契終屬空玄孰若望華藻抱清芬披大教觀容光之而快也謹以月之六再請聖光臨聖慈德文德之業已丁卯告辭於

使者前令轉咨夫宰相體諒庶遂鄙懷為此移咨奉復請查照施行

經畧復國要編八卷終

經畧復國要編八卷八

五十

魏畧復國要編卷之九

覆王相公書 六月初一日

五月三十日接相公手札慨嘆時事推許任人言言
雪戰五內弟無以仰副台意規罪熱中瀾承下詢倭
所以緩行及我兵所以追襲之故敢敬陳之倭雖欲
歸之急實畏我兵追剿故以精兵斷後在在設伏步
步列營使我兵偵知不敢前進固一意也又欲養其
精力以俟相角其能急行既許其歸追襲似為無名
但中間事體亦有不得不進襲者款貢一事原非某
之本心祇以倭集王京其數甚衆且城中寨柵堅牢

魏畧復國要編卷之九

乙

城外布營聯絡欲進剿則我兵疲弱道路險峻欲坐
困則時日耽延莫知究竟始爾許之及出王京恐其
沿途搶掠或別擬他險或謀反襲故令我兵潛尾其
後戒勿輕舉使倭知之不敢久停亦不敢妄志今倭
已至金山矣前隊浮海遠去惟清正尚屯海上其意
莫測但我國將士膽心朝鮮海口船隻欠備想亦難
於大創若留兵固守全羅慶尚大丘島嶼要害事不
可少差去二使者消息諒不久可至進止機宜再當
斟酌今日之事不佞可謂殫心竭力期不負

主知耳謹此仰覆為任主臣

謝鶴賞將士疏 初六日

一為恭謝 天恩事先准兵部咨萬曆二十一年三

月十八日於會極門接出

皇帝勅諭東征將士頃者倭奴猖獗攻陷朝鮮朕遠惟
東人倭后之恩過切內地震降之慮肆張天討授鐵
往征賴爾等將士齊心用力不避艱險先敢平壤再
捷開城朕深嘉爾等之功所望尅日蕩平大加陞賞
茲聞天時漸熱水潦不收賊衆尚多城守方固重念
爾等懸軍深入急難全勝饑寒暴露疾病死傷勢所
不免朕用是痛心流涕肝不安寢已令所司亟發銀

魏畧復國要編卷之九

三

十五萬兩濟赴軍前從宜犒賞優恤仍一面行山東
等處召商糴果方舟而下一面行浙江等處徵兵還
將分道而前務使爾等財力有餘得以安心戰守早
夷大憝永靖邊疆等語尚亦體朕遠懷勉圖報稱毋
功名於竹帛流禍於子孫欽此故諭欽此備咨到
臣該臣當即轉行提督李如松及中左右三營將領
等官楊元等一體欽遵聞隨於五月二十八日該本
部差委卓駕清吏司主事賁惟鏞齎捧 勅諭銀兩
到臣臣即率標下各官望 闕宣讀叩頭謝恩外臣
謹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稱謝者伏惟倭亂東隅海國

灑額天之泣恩軍字小廟堂張除暴之威五月驅兵
師尚稽於時日三門受律寇猶未逃門庭伊誰之慰
實臣之咎荷蒙 聖仁廣大不罪違違重念將士但
征宏教節惠更習子屬揮戈之勇仍復速頒如守之
音聽 天語之溫動聲呼萬歲沐 皇恩之湛
勳六軍威誦堯言共欽周養臣敢不益堅愚悃大鼓
衆心務使觀祭京封倭遁銀蛟之島軍歌凱曲徒傳
金馬之門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而此具本專差指
揮周衍澤齋捧謹具奏 聞

檄謝極 初六日

經畧復圖要綱 卷九

三

一為倭情事照得倭奴遁離王京大兵隨後追襲本
部節行該管官員搬運糧料務期接濟提陪臣報稱
沿途轉運似已足用而軍士每稱不足提令行查牌
仰本官即同朝鮮陪臣差人前往尚州善山大丘島
嶺各處查勘某處如有糧若干石料若干石據實報
驗明白方許回報毋得受賄扶同虛捏未便

檄章接 初六日

一為乞留精銳以防復患事准朝鮮國王咨稱欲留
精銳砲手八千餘駐劄島嶺尚州據險防禦及稱該
國水陸官軍併集海濱協同防守等因到部看得既

留我兵駐守島嶺等處必須該國官軍相為犄角云
克濟事擬合委官 驗明仰本官即帶陪臣差人查
看各道水陸官兵各有若干陸兵是否精壯有何器
械水兵若干龜船若干有何戰具鳥嶺遶南至尚州
等處逐一從實查驗明白具由回報以憑裁奪鳥嶺
遶北不必查看毋得聽憑捏報誤事未便

檄劉純 初七日

一為倭情事准朝鮮國王咨據都巡察使金命元馳
啓說稱五月十二日三道水使齊到巨濟境堅乃梁
兵船約二百餘隻水兵無二萬餘見賊勢則熊川昌

經畧復圖要綱 卷九

四

原之賊聚船分據於要害之處乞發川浙砲手二三
千查技而前使我國陸兵合勢齊驅水陸夾攻熊川
之賊既已剿滅則可直下釜山燒破賊船或欄義歸
路期於片甲不返今日剿賊之策恐無出於此緣由
到部看得全命元啓謂倭賊分據要害欲要合兵水
陸夾攻其策甚 且熊川地方之衆寡地方之險易
必須哨探真實方可相機而進合就行牌仰本官
即就所部官兵會同都巡察使金命元前往熊川地
方差人遠出哨探俟奴多寡有無據守險隘如有機
會可乘與彼國兵進剿若彼來我寡有險難攻不妨

因守先查彼地糧餉有無足用如果不多不可深入
本官建功在此一來快勿輕率務保萬全發去火箭
三千枝收用先具通行緣由繳查

繳費書劉月外 功十日

一為設險守國以杜倭患事近該本部行令該司會
同提督及各官備查朝鮮險要處所計議設防修守
去後顧倭奴若犯朝鮮勢必覬覦王京而路必經由
鳥嶺今該守鳥嶺良是然聞鳥嶺東西有抄道二
處可以暗度有如倭再來彼知鳥嶺有備伴陳於前
以奇兵乘而走之且抵王京諸處則鳥嶺之險亦徒
運奉復聞要餉 表九

設美光山川遊覽道路多歧恐抄路未止此二處則
處處宜為經理蓋必無間可入方為足恃亟應委官
查勘明白以復計處解作該司會同提督即使轉委
守備胡澤經歷沈忠賢前去鳥嶺東西之間備行踏
勘要見除鳥嶺正路之外有何抄路可通王京者凡
與處某處由某處與大路相合某處抄路干坦可通
大隊往來某處雖有抄路止容單人獨騎行走某處
某路離王京里數若干某處某路於何地築關或立
寨據本國軍兵若干把截一一查明計議停妥盡圖
貼說或該司別有聞見本部不次知者俱明白呈報

以憑再加斟酌為該國圖人安之策文到限二十日
以裡回復毋得遲延

繳平倭李提督 功十日

一為欽奉

聖諭事准兵部咨稱先該總兵衙門題請馬價銀二十
萬兩解發軍前賞師獲功并官軍應糧等項支用已
經履奉 欽依起解聞據太僕寺呈稱馬價不敷別
無措處該兵部議將二十萬兩暫見解發先於草料
銀內動支一十五萬兩兵部將五萬兩解發遼東撫
按收貯候支十萬兩差主事賈維翰解赴經畧標下
運奉復聞要餉 表九

六

從軍賞功優師等因本部因大兵將還留發海州今
大軍回期尚遠已於海州取解前來未得前請銀兩
雖未全發而各營官軍自冬歷夏勞苦備極其解到
銀十萬兩復有標下官軍應糧紅鹽菜實料置器
運糧腳價實補戰馬賞功等項俱取於內但各軍
望已久相應仍照原數給賞如有不敷另作區處解
仰李提督除劉賊官兵另發外即將發去後關銀兩
查照前次賞格給賞三協及續調遼東各官軍除陣
亡外有故軍丁明開項下扣除同餘剩銀兩一併繳
還仍將賞過官軍花名錄數造冊送部以憑奏繳施

行事得違錯 計發去銀兩共四萬一千兩

移朝鮮國王咨 初十日

一為修塞海防以杜倭患事照得釜山鎮係慶尚海門通倭要地聞往昔貴國曾於此處設有水兵七營以防倭患可為有備矣乃去歲倭奴徑犯該鎮曾不留停直揚三都八道未見水兵少為攔截何耶豈有名而今慶耶兵寨不相當耶布宣不如法耶抑果平既久晏安於無事之天該鎮本未設防亦無此兵與營否耶夫當念亂圖存之時宜思固國強兵之術矧今倭猶據守六地倭去則此地亟當議處修設以杜

倭患是為要領

七

將軍王其達查該鎮昔年奏者設有七營坐落何處或相接應或相隔遠水兵海船各有若干或某營多某營少或雖有此營徒設無益應否從長另行更置或本無此營必宜增設應否因地區重設險以防盜亡羊補牢計不高晚而久病膏肓事不宜遲其速查明酌議畫圖貼說回報以便再集來思為之經理希勿耽延遲滯為此移咨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移朝鮮國王咨 十三日

一為設險守國以杜倭患事為照除戎器以戒不虞設重門以待暴客先三體圖經野之制自昔記之朝

鮮外環大海內障重山本形勝之地四塞之區他無暇舉即如島嶼火峴竹嶺三處石燈峴巖峰嶺幸在枕然鰲閣擬彼太行此正天造地設以立王國者使中扼鳥嶺則王京安西扼火峴則全羅安東扼竹嶺則江源安泰之何天險徒存人謀未盡使去歲之倭得以肆無忌憚耶往事姑勿論已今倭雖宵遁海上倘若再來將何計處即留守之兵亦慮寡難敵舉今日為王國國又安善後之策無如設險固守為第一要務王其速委的當陪臣分投幹辦鳩工聚材將島嶼火峴竹嶺三處各險峻狹隘盤繞屈曲之閒當道

置立重關要領

八

置立重關傍有小徑直轄諸戍校往來者必待隊而行不拘土木磚石尅日興作動限完成關外皆築濠塹品坑凡有木植盡行刊去關內置蓋營房或需鋪務足萬人棲止關門仍要高厚堅固如中國月城之形重門旋轉而入女牆豁口務與人齊安排水溝銃眼布置深木臺石務使一人當關萬夫莫能仰視蓋三險為王國門戶三險修則三都八道賴以舉安所當要圖而不容時刻緩者本部一面分撥南兵為王留守此三處矣王當速圖之萬勿遲誤希將遣官與工日期先行回報為此移咨前去請查照速為施

行

撤分守分道軍前海蓋四道 十五日

一為遣

旨專責部臣經累倭患事照得本部督率兵將救援朝鮮今屬國雖復倭奴尚在釜山事將云竣軍前一應器械如大將軍鎗鐵子銃鞭連梢棍輕車麻牌寶寶硝黃車牛運糧車軍器犒軍牛酒連靴元刺等項皆行各道買賣解運去後船隻腳價事完應該造冊奏繳擬合取造冊仰本道官吏即將前項并關未盡者逐相查明係本部隨帶馬價者總造一冊係備倭患

總纂復閱是編 卷九

九

價者另造一冊如有動支無碍官衆開附開未若無明註一行作違違開完對查算總撤相投候隔送部機造等得遲延

報張相公書 十九日

東事仰承垂念過馬丁寧啣戰戰兢兢使駐釜山不得不嚴為防禦如王子陪臣使者并沈惟敬俱回即縱之使去亦可倘接遲不去終無歸着不一大創之恐未能竣事也然事屬重大何敢輕舉沈茂兵望轉致本兵速發為禱

撤尹報書 十九日

一為倭情事案查已經解行副總兵劉綎差人哨探

倭奴情形如有機會可乘船送還王子陪臣亦要會同朝鮮領兵官併力剿殺去後近報各將挑選兵馬前去接應擬合委官密查彈仰本官即便揀選的當官役數人前往釜山左近去處密查倭奴也果是何地方劉綎兵惟忠路尚志各兵駐劄何處李提督并各將某人某人各兵在於何處接應倭奴將欲浮海陽時實戰獲功者某營官軍扼守某地方者某營官軍沿途追逼不進者某營官軍住何地方與倭相離若干遠逐一密查勿令人知備細關呈固封送部查

總纂復閱是編 卷九

十

考美國王處今王不必具啓待回日一併報知續考輕濟未便

撤李提督 二十六日

一為倭眾長慮悔罪乞求歸國事本月二十三日據委官胡澤沈思賢稟稱探得朝鮮料餘一貫前至日本親見關白諭以天威關白欲長復令行長送二使回對馬島不日即來朝鮮眾使皆有悔罪乞求之意等情據此先該行長等奏懇乞賜本部因昭示養生之機開彼自新之路始從眾議許令二人前往曉諭恩威然必待送還王子陪臣方令二人前進不查

沈惟敬周弘謨違背節制挺身先入二使繼行即提督先惠深恨二官不聽約束與本部之心相合已經去後今據前因為照察倭情之順逆向背不崇朝而可決者今關白既送二人回至對馬則釜山之倭宜乎浮海王子陪臣宜乎還沈惟敬與二使宜乎即歸乃今事上未決者何也豈倭奴誠偽未可測耶別有所要挾耶抑沈惟敬欲矜詡其功居中用事復有所作爲耶影天朝神武威服外夷之心全在此舉誠恐惟敬仍復差人前赴提督軍前假以賞賜爲名討求銀兩暗或媚倭此斷斷不可與者相應嚴禁牌

經夏復國要編八卷九

十一

仰平倭提督如遇沈惟敬遣人前來以賞賜爲名討求銀兩提督斷不可少假另一面即差的當人役前諭惟敬云倭既感畏可速撤還釜山之倭送歸王子陪臣本官亦同二使即回面陳倭衆已降本意不得持疑牽滯別有布策以損國威

報石司馬書二十八日

降倭中詔道關白情形故爾解進京師以聽

皇上聖臺下及臺省諸公譯審之庶知其情可免彼此各生異見以致議論紛紛也但降之真偽難定恐中遂有變分作數起陸續解發昨據大丘將官報稱目

下四倭來降一倭願將官作揮拿兵士手刀即欲行刺幸劉副將追斬之一倭如此他倭可知百人之中奸細難保必無譯審後惟臺下酌處愚見恐不宜留也謹達

與李提督書 七月杪一日

據來札并沈惟敬稟帖知惟敬同倭將已來欲求封貢此事已與廟堂稟言之矣惟敬與倭將俱不必面見不佞恐內地空虛為彼窺圖故也倭將須擇一好公館與居供給亦須豐盛犒勞諸物惟大將軍裁酌但錄兩不可輕與恐日後有媚倭之謗防閑之事亦

經夏復國要編八卷九

十二

望加慎惟敬事成其功非細吾儕當具題厚加陞賞幸諭之盡心軍中一應事宜俱聽大將軍主持自無不妥止行照詳一文書不佞無不允者不然往還之間或替時日反屬不便而此奉春

與李提督書 初一日

接來札倭犯全羅門下欲行令劉綎等仍駐尚州以杜倭奴抄截誠屬妙畫又料降倭一節如出神算宜倭奴之屢敗乞降也火藥陸續發與劉綎倘有緊急庶可濟用更妙沈惟敬小西飛來惟急令釜山之倭速歸吾儕幸可發卸此肩至望至望

與李提督書 初四日

接來札并劉艇稟報俱稱沈惟敬此來帶倭中人約
三百名來倭既來幸嚴高防範外劉艇處承大將軍
遣兵協助悉心委任何事不濟此國家福也諸凡事
宜無分彼此一聽師制未教見示幸勿悻悻庶目前
消息頗得真聞也

報石司馬書 十一日

降倭總計一百五十餘名昨遣葉靖國陸續解京者
幸發前保就近地方安置其後到者其暫發遼東廣
寧等處分處俟事竣回京某當具咨奉答伏祈臺下
鑒奪復聞要聞八卷九

題請

皇上御殿以隆事體以彰臺下殊歟光此代布不宣

與劉總兵書 十二日

東事勤勞特藉甚喜甚昨移台本兵馬將軍特請
加銜備倭之事一聽主持大丈夫立功異域以繼仲
升餘烈正在此時願將軍努力

報石司馬書 十四日

近奉

明旨撤兵某一一遵旨陸續將兵撤回沈惟敬已同倭
將小西飛來此乞封請賁賈州又報倭攻甚急事有

互異倭謀回測某務撤李提督一面遣兵救獲晉州

一面令小西飛沈惟敬遣人往諭行長率倭歸島然
後與議封賁如倭違約來即便渡海某與李提督隨
可還朝復命封賁事具題可否惟聰

聖裁其劉艇望即加銜以統所領將兵庶事有歸着北

兵暫留三千俟沈茂兵至即便撤回即金山之倭尚
屬遲延廣將小西飛拘留於此將所留兩兵分守晉
州全羅大丘馬嶺使倭駐金山必不能長驅直入
而糧餉不繼亦難久將渡海之期諒可待也再不然
南兵既集機有可乘即大創之未為不可其詳備述

聖奉復聞要聞八卷九

小谷中伏前臺下轉為題請不候幸甚

移本部咨 十四日

一為暫留大兵防守以固外藩以安內地事准本部
咨覆本職題前事節奉

聖旨原有旨倭奴違違不窮追恐金山餘寇尚多復
應宜備這所議各兵應留應撤并禁約稿實事宜都
依擬作速行欽此備咨到職准此先該本職因倭住
釜山大兵應留應撤緣由題請去倭今准前因除奉
欽依事理即行提督李如松將劉艇兵惟忠略尚志所
部兩兵分發大丘等處防守沈茂之兵今尚未至將

山西保定或劉遵兵暫撥三千代防使沈茂至日或倭奴下海即行更替并遣兵三千應於何處駐劄及撤放劉鎮宣大等處軍兵派撥挨次放行使迷間不致壅擠與未盡事宜俱聽提督酌議呈報以憑本職再加裁處并行朝鮮國王計處留兵餉外為照島夷被創屬國再存字小之仁已著捷伐之義已彰且奉

旨敕不窮追則大兵撤退無容議夫惟是金山餘倭今尚未去則狡獪猶復難知劉綎等兵既經留守則事權必須畫一今大兵既撤則本職與提督贊畫俱應

經畧復國要圖

卷九

十五

西歸而劉綎具惟忠驍尚志沈茂等雖分布大丘一帶然俱不相統攝有如金山之倭再肆猖獗則一時戰守進止之機必至甲可乙否此是彼非姑忌走於中觀望乘於外非惟牽制更復阻撓又慮介冑之士終屬推魯師貞之義必藉文人且朝鮮為遠左外藩利害恒相關係孤兵為異國遠成糧餉自宜優厚全無將副總兵劉綎量加職銜其具惟忠等俱聽本官調度并提率朝鮮官軍拒險防守策應仍俱聽劉鎮軍門統轄遼東撫院部制命提督哨探候哨不時接報督撫時按以石畫倭之遵守有功及事完聽查驗

經畧復國要圖

卷九

十六

分別叙錄如驛樓外國違悞軍機者聽酌重懲在案處治其糧餉一節先該本職因國王請留砲手五千行據李提督詳議具惟忠兵原議每名月支正糧一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在於永平府支給川兵月糧行令原籍官司就近支給以資家口其行糧鹽菜亦照南兵事例每名月支一兩五錢每月仍當外加水鞋銀三錢稿賞銀三錢以示優恤其餘或應留軍丁各照征倭事例關給至於將官千把總等官廩給亦照原議量加優厚等因在案今照劉綎川兵萬里遠來其月糧難以取支於原籍而沈茂浙兵俱係召募義為等處之人與具惟忠兵無二雖略隨志之兵稍有不同然止六百餘名數亦不多以上各官兵俱係遠戍似宜一視同仁俱照南兵事例每名月支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水鞋銀三錢稿賞銀三錢共三兩六錢將官千把總等官廩給各於原支數目外量加一倍以寓優恤之意如有馬匹料草俱照見行事例但朝鮮疎破之餘前項以難責以全辦或彼居七我居三或彼支十我支半在彼者聽國王採其山澤之利處給其本色該國另行備辦支放在我者俱於遼東管餉衙門或分守遼海

道動支備倭馬價支給須俟倭奴浮海或本國自能
居守或俟來年春汛過期前方行議撤如倭添兵
西犯勢大不能阻遏許即飛報督撫衙門量撥遠兵
前去援應糧餉聽從議處蓋金山餘倭必先計其再
逆以盡防中之策而放則不必言已必先慮其不
歸以施坐困之法而浮海又不必言已如此庶撤兵
既省餉省勞留兵實可戰可守安內地以固外藩是
一舉而兩得矣再照朝鮮幅員六千里外環大海內
障重山乃形勝之地四塞之區在昔隋唐全勝之世
本國兵力尚爾抗衡豈昔強今弱一至此也良以二
經冬後國兵總入卷九

十七

百餘年恭謹內附人慕聲容頓忘武備以故倭奴習
知其款款敢侵凌他無暇奉即如大丘島嶼火見竹
嶺等處係倭入犯之路今按其地皆石墮曉巖峯鬱
峭立恍如劔閣擬使太行此正天造地設以立本國
者而皆不知因險拒防餘可推已今本職一面差官
踏勘查理一面移咨國王凡係險隘即令相度地形
新墾挑築關置寨分撥軍兵把守其海濱如釜山
等處仍設立烽墩遇警飛傳及緊要海口另設該國
官兵防守有警堅壁清野先事預圖蓋倭衆裹糧而
來利在速戰在朝鮮今日戰或不足而守則有餘焉

深溝高壘以待之則倭計自窮勢必退遁近聞國王
復位以來頗知儆惕圖存其金羅道陪臣權慄又智
勇無備獨能保全則國命尚未已也仍乞天語丁寧
國王令其召募勇敢也積弱種脩設險隘為勾攻二
十年復讐之計毋專藉 天朝援救庶彼益知謹飭
而留守之兵亦有依藉矣為此合咨本部煩為查照
希即具題請

旨咨示以便遵奉施行

與劉贊書二十日

倭奴狂逞劉統雄將失心報國門下手教欲令統作
經冬後國要入卷九

十八

速進戰以保全州誠為妙畫但以鄙意倭之彼衆我
寡若與接刃倘有蹙處所關非細昨屢使門下督督
劉統前進而又屢催提督進兵防守全慶二道及
害者正慮有今日事耳今已至此無可奈何早已發
牌提督令行各將止是分守全慶諸路要害使賊不
得西行北向迺今日要緊着也倘彼率衆來攻奉我
險要欲犯全慶諸道不得已而與之堵截則可爾若
進戰則未可也此復

檄艾主事二十日

一為倭情事案查先據傳廷立稟稱平壤之糧盡還

王京大兵回日誠恐缺用已於五月初六日票行該司水陸速運又經行催去後近報倭以攻破晉州西犯全羅其勢甚急向者大兵所用糧米皆係全羅供送今倭犯彼地轉運必難中國糧料合行價運俾仰該司即會行張三畏將義州糧餉作速水陸並運毋得遲緩以致軍中缺乏未便先具運過未數日期繳查

議經畧提督不必屯駐一處疏 二十一

一為謹陳軍中事機以明進止事先准兵部咨欲臣移住尚州王京等因復准本部咨將大兵應留應撤經畧復圖要竊入卷九

緣由俱備咨到臣惟此除留兵撤兵等項遵

旨另行外惟是欲臣移住尚州王京一節則揆度今日軍中事機似有不可臣若不先一明言則他日叢議不謂臣為觀望則謂臣為畏縮夫臣敢冒昧具陳臣與提督李如松駐劄隔遠非相病而實相成近日倭奴情形有一言可決之機無甚難知難行之事有不必屯駐一處而反誤事機者伏惟

皇上垂聽焉蓋倭自平壤戰敗合咸鏡黃海等道屯結之衆併集王京十有餘萬彼時臣非不欲與提督李方張之氣急務進攻然東征士卒不滿四萬餘勢既

懸殊時復不利臣是以令如松率大兵扼守開城一帶以防倭奴西犯臣駐劄義州僅備易糧并未充軍火器械時時廣布軍聲云經畧自遼陽來調集大兵十餘萬不日且至由是倭不能揣我虛實謀我情形始有乞求退歸之狀既而王京已復倭遁金山臣又非不欲身先士卒為追襲計也顧王京以南忠州為嶺尚州善山開慶大丘一帶皆倭去歲入犯之路分衆屯割之區今復從此奔歸又遣兵發焚掠盡空前者大兵皆聚糧尾進而朝鮮旁邑負囊搬運止能足大兵數日之用將領屢稱之食臣是以暫住安州今

經畧復圖要竊入卷九

二十一

如松分布劉挺兵惟忠等統兵扼守大丘善山復令提督撥兵數枝協守全羅慶尚及島嶼等處其餘大兵聽令撤回王京開城等處分駐就食蓋中國之糧自朝鮮義州由海運至開城王京間已經平有餘累大海茫茫風濤險阻至此已為極遠其勢不能善而王京以南如尚州大丘等處中國糧餉實難轉輸須取足於全羅慶尚兩道而慶尚又皆殘破今取給者惟全羅一道耳近日劉挺等亦屢稱糧食不繼日督朝鮮搬運如之何臣復率衆從進以耗彼食也矧提督專管兵馬而臣所經畧不止兵馬兼督糧餉朝

經事復國要錄卷九

二十一

鮮之難不難於進兵而難於運餉今日軍中之事調兵固難而運餉尤難臣將王京以南至於金山千有餘里留守士馬糧料責之朝鮮國王督催全羅慶尚轉輸尚州一帶王京以北至於義州約有千里分守士馬糧料責之戶部主事文維新督催遼陽海蓋諸道各委官轉輸平壤一帶臣則從中催督而於重劉員外率領委官往來其間清查催償夫自朝鮮國中以及遼海二道不下二千餘里糧餉轉運數月以來不至乏絕者胥臣等居中調度之力也且該國聲容文物雖慕中華然制度云為尚猶未備即如各州郡

經事復國要錄卷九

二十二

相似若臣等之在尚州王京居住無論王京以西至於義州十里空虛聲聞不相接續而尚州東西且有抄路可達王京若王京之漢江開城之臨津江平壤之大同江又皆西通大海皆可抄絕臣等之後倘金山倭奴探知經畧提督與大兵皆飽繫一隅伴兵大丘等處以逼於前而或以輕騎或以輕舟逃出臣後斷我餉道絕我歸途是又不可不深為意外之慮也即觀國王近日以王京雖復殘破難居猶遷就於偏僻郡邑間事可見已臣是以前令劉綎等住大丘防守如松居王京統率臣近復以安州之謹與贊畫住定州經畧令主事文維新專住義州轉輸首尾相援彼此顧盼且兵尚先聲後實臣與如松聯絡也駐操揚兵威虛張聲勢以壓倭心正兵法所謂軍然之勢而臣愚以為相成而實不相病者正謂此也今且舉奉

明旨以全師退賊為功夫欲全師則必不戰欲退賊則又不能不戰今既欲全師又欲退賊自古及今無此良法惟有坐困一策差可行耳前者倭出王京臣即令贊畫劉苦蒙督押劉綎進兵而屢促如松選撥馬步精銳一二萬前發尾進扼守要害一以絕其後

歷代通鑑輯覽卷九

二十三

一以禁其旁掠不二旬而倭奴盡驅金山夫釜山係
海濱盡處荒僻一隅假使大兵未撤休臣分布嚴守
慶尚如大丘善山一帶以防其北犯協守全羅若南
原晉州一帶以防其西向則倭若井中之虎釜中之
魚何能舉動坐困方畧無輸此夫臣之初意擬在必
行乃力不能心事難如願將領備之食而議撤軍士
指久暴而思歸以致倭奴一聞即行反襲幸今如松
盡聽臣言發兵援應固守全慶要害而倭畏我兵近
報仍退釜山則全羅似可無慮自今以往將此坐困
之法看實舉行列陣分營移兵漸逼若有果速虎法

之閒非不能勉強前進乃復嘵嘵如是實因今日勢
有不可而又懼有議臣之後者故不得不一申明伏

乞

皇上俯察臣言 勅下該部議復目前軍務不致中制
容臣相機進止庶事無拘牽而動無掣肘矣臣不勝
惶悚戰慄之至

報石司馬書 二十二日

歷代通鑑輯覽卷九

二十四

兵家之事用閒用詐本無定衡昨者倭奴擺撥王京
未可旦暮下也姑允行長之請贖出王京不煩一矢
而朝鮮根本復歸故主倭退王京之後不佞某即遣
贊畫劉員外督押劉領進兵而屢催提督選擇精銳
前進協守大丘諸路者正慮有今日之事耳不期將
士不肯用命而巧言捏指惑眾撤兵未及匝月倭一
聞之即行反襲茲果不出不佞所料矣自今攻圍晉
州全羅甚急事已至此無可奈何不得已而亟催
將士前進防守一面切責沈惟敬為倭緩兵之罪彼
與倭將小西飛彈守惶恐伏罪即時作書差人往諭
各倭歸還釜山雖未必能從與否而計在今日似無
出此倘一下海則惟敬之往來倭中未必無補也再
一倭奴狂逞未便歸巢則或守或戰斷不墮彼計中

若譴責一事只當視爲憾色方爲定算原不係人言與否也今日事某彈心竭慮惟求圖報

皇上與臺下千載之知正不宜拘學形迹牽制機宜而

言者紛紛竟欲爲欺君誤國竊風聞之以傷任事之

心真爲扼腕幸臺下維持

主上聖明俯賜溫諭某雖肝腦塗地未足報也諸凡充

望臺下主張爲禱外咨文或可具題萬祈借重

移本部咨二十二日

一爲倭情事先據李提督等報稱沈惟敬帶領倭將

小西飛彈守等於六月二十日自金山起身有損二

經畧復國要編 卷九 二十五

十餘擡不日前來乞貢倭將駁載行李甚多情形難

測且惟敬又云清正狂作其行長收兵未得的據等

情該本部有得惟敬與倭將移損數多俱係何物若

進貢猶出有名若私饋即當檢出隨差旗牌毛承祖

及牌行李提督知惟敬同倭將到彼即差官將損內

物件公同查驗的數登記明白開數呈報如係進貢

之物具由呈詳以憑題請允日奏進其乞貢事宜允

與不允事在 朝廷但不可令惟敬與倭將帶來人

回巢致泄事機俱聽羈留等因去後隨據李提督稟

稱倭奉即差將領任自強錢世預盤驗過 云 各數

目稟報到職據此爲照款貢之說原出無憑兵家之

事尤不厭詐自始乞而我藉之以取平壤自再乞而

我藉之以復王京則款貢雖倭因之瞰我在我亦因

之計彼也惟是倭酋行長等未出王京之時本職原

行惟敬令其曉諭行長等送還王子陪臣并留倭將

爲質方令二使前行乃惟敬實違節制首先進入以

致二使亦與之俱行且云至竹山忠州還王子陪臣

經畧復國要編 卷九 二十六

日攻犯晉州本職竊疑其用陽順陰逆之謀多方探

我之術即惟敬亦未必不爲倭奴所賣除另行調兵

策應外復計倭將既來乞貢而金刀之物何至攜帶

許多安知非捐金行間安知非用財行求安知非通

賄賂我安知非假此練兵故本職行令提督首發其

奸且以威劫倭將責以爾不還王子陪臣不速浮海

歸國來此何意倭將惟俯伏叩頭願差差者回諭金

山倭衆歸國今已旬日矣倘倭奴果云則其乞貢之

心似有可據貢事主在 朝廷本部未敢擅便其所

携之物應起解來進如果別有狡謀則倭將欺用法

應加誅金刀俱應盡數入官即惟敬亦坐以應得罪
名一面調兵相機防守剿殺斷不為其所誤也今先
將前項物件擬合咨報合咨本部煩為查照施行

撤楊元 二十二日

一為倭情事提督李提督稟稱除行楊元率兵一萬駐
守王京漢江本職於十六日督兵前去全羅地方相
機進剿緣由到部看倭將假貢屯住王京餘倭犯
槍晉州全羅既有抄路三處可通王京而內外連結
尤宜嚴防牌仰本官即便差人速出抄路大道哨探
倭奴情形嚴加防禦一面再撥將官二員量撥軍士

經呈復閩粵 卷九

二十七

協同鐵世損防範乞貢升前留養病倭如有釜山倭
奴假稱講貢扮作朝鮮潛入王京左近不時遷差的
當員役緝拏仍照李提督分付施行毋得違誤

撤傳廷立 二十二日

一為禁約擾害官軍事准朝鮮國王咨稱近日平壤
開城留下天兵中間有不守法度的或因供餉不全
好生嗔怪至將該管員役擄打詬辱以致受苦不過
咸思逃竄又據開城府留守盧履狀咨亦為前事咨
乞另差委官戒約等情着得平壤開城二府原係倭
奴焚掠之地所用糧米皆係隣近郡邑協濟若支放

及時官軍守分何擾之有蓋因給放愆期官軍索討
致啟爭端擬合委官禁約牌仰委官傳廷立即便曉
諭平壤開城二處官軍以後該管官員放糧刁難致
軍缺食許赴本官稟明呈部提究若係軍士僭強生
事作踐陪臣指名呈報究處該管將領併行連坐不
恕

撤李提督 二十三日

一為獨師以勵勇敢事照得倭奴久住釜山陰謀叵
測近復攻犯晉州進逼全羅一欲再陷朝鮮一欲規
我大兵動靜何如耳李提督智勇足備調度有方分

經呈復閩粵 卷九

二十八

布兵馬扼守堵截擬報斬獲首級倭皆畏威遠遁仍
回釜山本部度其情形已怯勢將洋海矣此甘諸將
一心三軍用命以故全羅無事我武維揚除候事完
另行題敘外合先犒勞牌仰平倭提督即將發去馬
價銀一萬兩聽提督儘此銀數酌量分別等第將近
日調發援救晉州把守全羅追剿倭賊各將領軍士
逐一賞勞俱使人人均需實惠仍勉其益奮勇敢擊
遂釜山之倭盡數下海另有重大陸實事完造開關
銷呈報毋得違錯

與李提督書 二十四日

昨據手報仲仗神威倭歸釜山不日必有下海消息
社稷幸甚不倭幸甚但議貢一節近因遼東機鎮塘
報言者蜂起且小西飛脫未悉已晉州又復被兵是
順逆互異情形匪測何以信之為今之計一面大兵
逼近釜山扼守要害虛張聲勢一面促小西飛歸
倭奴火速下海免致剿殺投其歸島將小西飛羈縻
留住責以關稅請貢何為又攻晉州昨經署具疏請
旨朝廷謂明是狡詐設譯聽我難准所請如欲准貢
必三年不犯朝鮮不犯中國方始許之復令歸還二
使王子陪臣然後放爾回歸脫不失約又不傷體吾
倭奴負國辜矣 奉九 二十九

為禱

又

將兵深入應援勞苦倍常禮發馬價銀一萬兩而人
解上幸大將軍畫數獨勞之為禱

敬李提督 二十六日

一為倭情事據李提督呈解降倭元元吉奴尼薩元
一等二十八名到部譯審供稱六月二十日自金山
前來投降降未時見關白新添倭奴六萬講封貢事四
道讓 天朝四道屬日本方將同是總許封貢亦要

攻破全羅已知朝鮮無糧日本用船供送等情看得
元元吉奴尼薩元一等使言語雖未可盡信然節據
先後降倭弁前范宰門供報大約相同且細譯各倭
歸順情形頗近的實而關白雄心委難測識擬合意
諒解仰手倭提督即將釜山各倭情形多方體探新
降各倭供報是否真的如果是實應該作何區處或
應增調兵馬或應添造軍火器械并應用糧餉或另
請援或亟備運作遠具由呈詳以憑題請且沈惟敬
久在倭管知情諒必詳確提督務要備細試問必得
真信回報仍令惟敬親至本部覆審施行此係添兵
禦寇事理倘再少遲設有急報顧不及事毋得遲延
稟報事理倘再少遲設有急報顧不及事毋得遲延
奉九 三十

報石司馬書 二十八日

近日倭奴悉歸釜山但未下海消息耳如使洪莊
得即歸島大是幸事倘猶遲延師興既久糧餉浩繁
吾儕何以逃罪况屢奉撤兵之旨乎今驅倭已至海
濱比前在王京為腹心之疾者大不相同如能扼守
要害若大丘善山為慶尚北路險隘南原求里為全
羅西路險隘此等處所或設城或築寨或建墩臺以
驍將五六員統兵二萬人分守二路狂奴雖悍諒難
長驅朝鮮可保無失餘兵盡可撤歸某與李提督亦

可還朝復命庶明旨不違錢糧可省是一長算也
鄙見如斯未敢擅便端此請教如當尊重幸速賜回
音以便具題也但沈茂三千已回浙矣今尚少九千
乞裁酌倘必不可處則一萬六千乃決不可少者查
得唐時亦曾為朝鮮留兵三萬防守四十年歸此時
料亦該用此數待看倭奴消息及朝鮮選練兵馬陸
續撤回斯為萬全伏惟鑒察不備

又

李提督因倭住釜山未有歸着而倭將沈惟敬且來
深加切責小西飛俯首伏罪提督因命小西飛差小
總兵包爾達差人來九

三十一

倭一名沈惟敬差家人一名提督亦差家人一名於
七月初九日前住釜山曉諭諸倭歸島今去人已還
親見諸倭俱已上船王子陪臣送還在路晚各上船
渡海有日此莊糧之福臺下洪猷所致也先此馳報
少舒尊懷俟有出關的期再當奉聞此係提督差人
所報諒不虛也餘不敢贅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十

與李提督書八月

節報倭奴盡數上船逃遁至十陪臣在道深為大將軍慶忭隨得胡澤沈恩寶稟帖又云向見沈惟放問金山情形云長二百里闊四十里可屯百餘萬人馬今已成市且可接濟對馬島今有小將在此倭衆不肯遽然盡退其報又如此不佞私惟吾俯屬事軍慎毋忽倭即渡海尤當作速調停留守一事縱有他意不致長驅倘猶遲延必有後悔幸大將軍力圖之

又榜三日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十

乙

議留我兵一萬二千善善弟郎意謂倭倭變詐無常我兵防守非二萬不可大將軍將保定五千山西二千楊元名募家丁一千添足其數庶分布多人本國可永保無虞大將軍之功不獨在今恢復也世世歲之矣小脾來覽不備

移朝鮮國王咨初四日

一為暫留大兵防守以固外藩以安內地事先該本部以議處留兵糧餉移咨去後未准咨復今提將領報稱金山倭奴將王子陪臣并宗眷送還蓋行上船遠遁即行長濟往向生浦去等情據此為照島夷已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十

二

道我武維揚普國江山盡行恢復本部當為王稱慶矣惟是倭性難馴狡謀匪測必留守周密斯善復有終本部為王國熟思審處前議兵一萬餘尚恐未足另行李提督再為酌議大約以二萬為率分為二枝以一枝分布大丘善山之間守慶尚以一枝分布南原晉州之間守全羅聲勢相聯左右相倚似成可以無慮顧猶有說焉留守之兵去家萬里遠戍異鄉彼其心豈無父母妻子之繫非厚利結心何以責其效力今議每軍一名月給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水鞋三錢棉襖三錢共銀三兩六錢其將領應糧亦從優厚以一歲計之大約該銀一百萬兩日支本色糧料在外王當速與司餉之臣計處前項銀兩如以軍興之後或糧有餘而銀不足則責國破山顛多乃天地自然之利不助國費又何患也然留守軍兵非惟有定數抑且有定時倭寇往來非惟無定時抑且無定數以有定待無定甚非又計今王國方六千里地非不開八道三都民非不聚沃野膏壤粒米非不狼戾也語曰琴瑟之不調甚則改而更張之今王當再造維新之際亟行全羅慶尚京畿等道令陪臣募選膂力精壯軍人以多為善即使陪臣贊

韓憲發副將劉純其惟慮駭尚志等營本部另行各將知會如遇兵到日令其所服承甲與南兵同所執器械與南兵同令各營教師訓練起伏擊刺之法與南兵同不數月間自與南兵無二俟未則助我兵以與戰守由此漸漸加增漸漸熟練多造軍器廣積勇糧仍照本部前咨設險守國事理於今防守慶尚全羅要害處所凡係險隘寨本部移檄劉副將會同各將官與貴國臣民即使相度地形竭力修築應斬斲者斬斲應挑壕者挑壕應築關者築關應置柵者置柵海口應設烽火者築建烽火船應出洋哨探

與支主政書初月日

昨據李提督報云倭奴退還兩生浦而其謀叵測未可深信糧餉一事欲加催償以爲留兵之需極爲確論況今留兵入不可少擬足二萬之數獨欲借資朝鮮又恐不給涓天朝助之則山東轉運更宜急爲也餘兵撤退似亦不遠不佞旋期尚欲與提督君一

晤未敢以定期遠覆也使旋附此代申不盡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初五日

東事仰仗洪謨近據提督報稱清正諸倭悉重下海平行長止爲直事帶領部下兵馬亦同至西生浦矣浦在海南去金山四十餘里不佞懸見譚貢一事始而平壤繼而王京皆借此一着用以退倭弱臺尊甚亦復如是故不佞原無奏疏前次王京塘報亦只虛虛談及不敢實說報在可查也祇爲倭情狡謫神是難測即如近日沈惟敬久在倭營絕不通信欲攻全羅乃發回惟敬譚貢以緩我師此明驗矣今日之事亦只宜備用此著了却前件若待實倭委爲不敢乃畏倭之反覆難定實非因人言之說晚也是以不佞與贊重提督密議將惟敬倭將拘留羈縻延緩月日俟吾防禦諸策已定復命回京應行事宜面商請裁何如倭今浮海善後一事最爲緊要毫忽不可草率者查得全羅慶尚兩道在朝鮮極南慶尚居東南角全羅居西南角是謂二南也倭犯朝鮮必由之路全此則無路矣此係全國緊要門戶而視王京平壤則堂奧矣門戶守則堂奧安兩道要害如慶尚之大丘慶州善山高靈諸路是也如全羅之南原金谷光陽

求諸路是也近日守此諸路不能犯要孰甚焉
若前報馬嶺三道又在腹裡當作重關今於此處全
留守諸將協同陪臣相度形勢除要寨關隘建臺城
將我留兵同彼麗兵酌量緩急撥兵多寡分發守之
再查全羅慶尚沿海舊設左右水營左右兵營盡令
修復設朝鮮兵馬守之釜山一帶衝要海口九可通
全慶南北二要路者俱令謹斥堠明信砲勿使失誤
再令諸將將我得力火器移取匪役赴全羅用彼鐵
炭就近打造分發各路然我兵分布兩道每道非一
萬人不可提督已選留兵一萬二千茲復行提督將

五

山國兵二千其餘五千楊元新募家丁一千奏是二
萬之數此斷斷不可少者仍奉國王將悉清慶三
道入馬挑運將銳兵萬分發備守我兵俱厚加月餉
鹽菜水雜等項每兵每月發給三兩六錢月餉之外
每日又給本色糧料足用俱令朝鮮備辦慶應厚
兵必樂從倘朝鮮或告消之中國量助十分之三亦
不為多劉綎授以總兵職銜管轄留守諸將而受成
於劉綎總督稽查防範則付還東撫院如此備禦亦
為嚴密倭雖狂逞恐無能為且將朝鮮精銳兵馬分
布我兵各營隨營操練使其習熟又復有險可恃我

兵漸次撤回庶在朝鮮可保無事而我國亦大有益
焉兩利之道也鄙見如斯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撤李提督初五日

一為倭情事本月初回日據朝鮮體察使柳成龍報
擄逃回人供稱倭賊在梁山機張者諸兵於釜山浦
留住倭將欲犯慶州又報倭船或大或小或三四隻
八九隻連日侵東大洋出沒賊謀難測恐有來虛冲
突之患且慶州於東邊郡邑為鉅頗有儲峙事甚可
憂等情到部據此看得倭奴前遣小西飛來求款貢
則一面攻犯晉州今次送還王子陪臣二使退駐西

六

生濟方謂其恭順復又報稱欲犯慶州及查國生濟
尚在釜山之南猶是朝鮮境界未曾浮海遠去似此
狡謀變詐陽為逆遭陰謀攻搶在沈惟敬久駐倭中
必明知其故乃今尚藏頭隱尾不發倭奸倘一朝倭
輒盡行恐本官亦難辭罪也雖前報未可遽憑然兵
事寧過於慎合行查明申飭牌仰平倭提督即差酌
當人員哨探倭奴是否於東洋乘船出沒有無攻犯
慶州情形如無照舊防守如真作速補撥八千名務
足二萬之數庶幾分布仍撤李劉綎相度事機發兵
前往慶州一帶救援協同朝鮮官兵防禦查明具由

回報毋得遲誤

報三相公石司馬兵科書 初五日

兵貴得時自古已然當守一節最高與劉賊勇而
且智必斯人總難方保萬全倘以他將易之或致疎
虞某與李提督雖云卸肩亦不能無遺言矣此事非
有私枉疑也祇為社稷關萬祈相公主張俯從愚請
至禱至禱

報石司馬書 初六日

某請習兵二萬恐臺下或慮朝鮮糧餉不敷欲裁其
數此則不可蓋朝鮮沃饒中國罕見周圍五六千里
區區糧餉安能入卷十

七

俱是餉餉雖山土亦深數入可種五穀無兩處有
東而不早多雨有過可洩而不滯若全屬慶尚惠清
江海內道即江南米易在休耕積蓄足供軍需雖
慶尚近被倭患亦自有數不足為全羅之累前者之
糧存該乃將得備其被國數兵不足信者幸臺下一
力主持務足此數不費中國財餉可固中國藩籬何
憚不為為此代懇

報李提督 初六日

一為築約事據平倭提督某稱訪得回兵將官內有
欲連仍用朝鮮馬牛獸載軍物數多俱潛伏臨江處

所以待行後方纔渡江乞於旋兵之日差官江沿逐

一查點各營兵丁除病故陣亡各員有數實在不到
者即係私遣獸器西回一併追治等因到部據此而
照大兵更放朝鮮本為恤災捍患故本部於入境之
初嚴行不許秋毫無犯既勝之後嚴行不許妄取該
國銅器無非欲重天朝體統恭屬國觀瞻今五中
已非一日差官緝拏又非一次乃貪鄙之輩尚復故
違如此今當凱旋尤宜嚴禁所據提督某稱得某
約良法擬令舉行牌仰平倭提督即選標下廉謹的
當官五員前來聽本部再差官員前往荏州江口把
查不復關其餉入卷十

八

某知過撤回兵丁許令照數查照若有不到即係私
駛銅器或明白獸器過江者即便拿獲某稱本部
以憑究治除本部嚴給告示外提督仍一面出示二
面申飭三協將領功成之日正宜約束保守毋因小
失大以墮名節其撫下官亦一體禁約并差官亦不
得假此生事訪出併究文到即令差官前來毋得遲
誤

報李提督書 初七日

賊已歸米不依與大將軍幸可卸肩但倭謀巨測防
守當預鄙意必欲留兵二萬者為萬全計也幸即發

劉綎管轄各將軍士俱令聽其節制分守各要害說有警息許以便宜調撥變奇濟事不然路隔千里在彼請調困苦稽遲在我遠應亦懸滯滯且盡數撥發責有攸歸倘後有事難以推諉其應撥兵馬悉聽大將軍裁處務令各將約束回兵不使騷擾目下幸速駕過我面議優情願望顯望

撤李提督初七日

一為暫留大兵防守等事近該牌行提督除議留劉綎吳惟忠駱尚志王問等軍兵共一萬二千防守朝鮮本部以全羅慶尚二處要害俱當分布恐前兵不

學李提督初八日

九

足復今提督再將現在官兵選留八千并前務奏二萬之數以一枝守慶尚大丘善山之問等因去後且聞慶州係糧食積聚之處倘為倭奴所掠則我留守之兵益無所藉軍為先事之防毋為後時之計合再申飭牌仰平倭提督遵照節行事理除先議劉綎等軍兵一萬二千餘即令照舊外速將山西兵二千保定兵五千併楊元召募家丁一千一百餘即發前去并前兵共二萬平分二枝以一枝住劄南原求禮晉州一帶以一枝住劄大丘善山慶州一帶各扼險防守本部已一面催令朝鮮備運糧草其全羅慶尚就

稱富庶目下秋成在即餘糧積畝或無匱乏其餘應撤大兵文到之日提督即便酌量遠近按程撤回西行或至義州就食或即令其先行俱聽便宜調度其留兵防守係喫緊事宜毋得遲誤

移劉綎諭帖初八日

一本部諭知本官今倭奴送還王子陪臣二使遠遁西生浦遣將乞貢另議外惟是倭情狡謬靡常在我留守善後之策必當周密審察朝鮮殘破已極在我分布把截之固斯能保全今日毋謂倭已去而不復來倭已順而不復逆故上兵伐謀先事預待豈得全羅慶

學李提督初八日

十

尚兩道在朝鮮極南慶尚居東南角全羅居西南角該國謂之二南倭犯朝鮮必由之路舍此則無路矣此係全國緊要門戶而視王京平壤則堂奧也門戶守則堂奧安兩道要害如慶尚之大丘慶州善山而靈諸路是也如全羅之南原靈巖光陽求禮諸路是也若守此二路倭不能犯至如馬嶺三路又在腹裡惟當作重關係障耳本部已行提督除奉

旨留本官兵及具惟忠駱尚志兵外其沈茂兵未至議留王問砲手一千步兵二千共三千以補其數共一萬二千餘本部計慮未足復行提督再留山西兵二

千其保兵五千楊元所募家丁一千一百餘通前共計二萬餘俱今前赴本官營內各將領俱聽本官節制調度將二萬兵分作兩枝於全羅慶尚兩道要害處仍便宜分布一應應戰應守應也剿應救援應合管應分擊惟本官相機舉事不必疑阻又經移咨朝鮮國王令其選募臂力精壯軍士以多為善命陪臣統領前赴本官營內聽本官處分使所服水甲所執器械皆如南兵使各管教師訓練起伏擊刺之法與南兵同不數月間自與南兵無二倭來則合我兵以與敵不來則合我兵以與守由此漸漸增加漸漸熟練我兵漸漸可以撤歸又行國王會同本官凡係全羅慶尚要害之處即使相度地形斬斷挑壕築關置柵海邊設立烽火添撥哨船修復舊設左右水營兵管令本國軍兵把守復將我已試得力火器移取匠役赴全羅道用彼鐵炭成造分發營中聽用至於將領應錄軍士行月糧銀另議俱從優厚日下雖被報稱糧食頗難但全羅水經倭患風稱富庶而慶尚如慶州等處未破州邑亦有積餘除本部已咨國王外本官惟督令上緊搬運且秋收在即餘糧接濟可無匱乏之憂也本部與提督將未完事宜計處行當即

行西歸本官當專心致意任此委託查照節行事理着實舉行功成事完之日朝廷自有殊恩斷不相負本官仍聽前遠軍門遠東撫院節制本部進京之後事無大小悉行報知督撫大率本官在此留守亦不過防來年春汛汛後即可撤歸雖倭不來而防守無事調度有方便為功績本官將種也素負忠勇仁智其益重乃心以冀厥事毋忽貽悔

撤李提督 初九日

一為暫留大兵防守等事除另牌行提督發兵二萬付李如栢劉綎分守全羅慶尚外着得留軍遠成必無匱乏之虞今李劉二將把守二路固為萬全之策然軍興糧從老不可緩有如朝鮮供給不以時我兵騷擾不相恤是倭患未平而彼此俱困夫誠宜命一應將居中督察斯為萬全查得副總兵張世爵清慎是持威名素著堪以行委督餉牌仰平倭提督即委張世爵住居全羅慶尚道中處所督放朝鮮本國供給留守軍兵糧料如朝鮮糧不繼聽本官催督如留守兵有逃亡事故者聽本官稽察不許重員留兵西回之日仍聽嚴禁不許私取該國牛馬銅器輕則聽

徑自處分于碍將官本官難以自斷者聽具呈遠東撫院究治事先有功之日與李如相劉紀一體論功無分輕重提督仍行令世爵聽其選擇應帶中軍千把總等官及隨身家丁呈報本部以憑典留守官兵一體議給行月糧料蓋漢三條而相國轉輸為第一誠以糧食為三軍司令提督當有令本官勿忘常視也速行毋誤

撤李提督初九日

一為經畧邊海軍務事照得本部近與提督議留官軍二萬防守慶尚全羅其餘兵馬盡數撤放回衛經

軍各復舊案

卷十

通郡邑應支糧料俱係朝鮮降臣經理誠恐各軍衛強多索該國陪臣畏懼逃竄萬一有此軍士之糧致誤事機擬合委官監督除本部委官外牌仰平倭提督即於王京迄西經過支糧郡邑每處委的當官員一員會同該管陪臣監督支放如官軍到彼應給糧料及時支放陪臣不得用小升十致虧軍士官軍不許分外多索作踐陪臣如陪臣有失咨行國王究處官軍有犯輕則細打重則軍法從事先具委官職名繳查

撤李提督劉贊五十一日

一為東征大功已成查叙內外與事文武官員以應勲勞以昭激勵事為照倭奴突起海上摧陷朝鮮志圖內犯三輔震驚四鎮無備其辜蓋孔棘夫

帝命六師用彰九伐天威所指兵不留行甫一歲之內而戰平壤下開城捲碧蹄收王京遂成鏡保全羅

退釜山還王子復屬國倭酋遣將稽顙乞來此固仰

仗我

皇上聖武布昭神威默運而實內外文武官員勳勤協贊共樹此功今當事竣復命之時例應通查叙錄在內知內閣本兵兵垣之廟謚戶部之度支在外如

經畧便關要綱

卷十

東條運籌贊德之共事如宣大山西實撫之發兵如各分司之料理如各兵道之經營即一二有司亦有與海防之事者至若軍中大將提督功勳獨冠贊重部司籌策超奇三協副將之奮勇爭先各偏裨將領之身親血戰本部提督督蓋各標下中軍管理鐵腰通判實功及差委經歷旗鼓軍官各軍策士旗牌雜委聽用各應事官書吏等役俱係異國從征各有勞績擬合行委分別破格開叙以昭激勵牌仰提督贊宣即便會同劉員外李提督備置前項文武官員并開載未盡者照依本部前次平壤叙功頭式等第排

列敘錄分別特叙首叙優叙通叙賞等項應單名
開薦者本人名下開列薦語應類名開薦者即於總
名後申列薦語應加銜者加銜應陞授者陞授仍要
自始事以至裏事雖平稟開城等功前已叙錄但未
經部覆或不妨再畧開載其杖王京遂成鏡尾通侯
保全羅放晉州守大丘退金山逼倭浮海等事情一
一備開寧繁母蘭及留守將士見今責以善後之事
俱應查叙此係激勵大典固不可廣為冒濫使無事
者有向陽之幸亦不可過於裁抑使有功者起沙中
之語文到就使會議停當開揭呈報以憑具奏使東
經是錄開要編卷十 十五

征將士得以譽錄

皇恩毋得遺澤今衆口有復時之嘆也

謝還二王子於十一日

朝鮮國王為仰陳情懇恭謝至恩事本月初十日接
陪臣李瑬黃赫等馳啓七月十五日有徐爾二天使
回三日本於二十二日臣等與臨海君璉順和君珪
隨同二使在金山鎮起程回還見到大丘府等因具
狀捷此為照當職欽蒙

聖天子再造之恩三都既復二子當蒙慈愛至情無極
方寸梟獍兇性恐難化誨仰惟昊天陰祐尚賴貴部

是憑 皇威多方籌畫好生得安天討暫饒獸心遂
回二子陪臣俱各全還去虎披蒼生死骨肉當職捷
報驚喜悲哀感激若不自己者然私情開涯至恩何
報為此合行咨請照驗施行

檄李如柏劉綎十一日

一為暫留大兵防守以固外藩以安內地事照得朝
鮮雖為海外屬國實與東倭鄰連外藩倭欲內犯乃
必爭之地我欲保內乃必守之區亟宜來此倭寇之
時上緊修築險隘柱其再來今本部發朝鮮海圖一
幅令旗牌官彭士俊齋來士俊久在朝鮮曉修邊
經是錄開要編卷十 十六

築營法或擬令及聯商確事牌仰本官備將彭士

俊齋來海圖細玩即與士俊計議修築之法先將本
官應守全羅慶尚凡可進行要路相度地形督同朝
鮮部臣一應斬斲挑壕建營築城及設關口如法上
緊幹辦其全羅南慶尚東面濱海處所凡可入犯者
俱要選差的當能事人員會同彭士俊前去沿海照
依內地一體修設并置立烽堠以便傳報此係善後
萬分緊要文到限某月某日先將踏看過某處某處
應該作何築度畫圖貼說呈報一面即便興作毋得
遲誤

與李提督書 十二日

大將軍恢復朝鮮已底完績即定遠伏波退三舍矣
勒石本國以彰盛美此不可少者奉命文書謹領悉
外留兵之事糧料不敷止留一萬六千其應撤兵馬
盡數撤回各鎮不必分屯就食也留兵糧餉仍咨國
王取討明復法失大既回可叩倭中虛實小西飛彈
守牢龍之得其心無可得其力想仰妙畫倭衆退歸
彭士俊兩稟已悉不佞疑慮盡釋皆大將軍之賜也
欣感何如感金不知塔重托否晤期在即餘不多談

與父主政書 十二日

經畧復國與編八卷一

十上

倭謀匪淵蓄兵不可不多而糧食一節詳將屬屬金
匪添而可虞門下長慮却顧不以事將就竣而儲積
催發更急於前三軍旦夕有資皆出門下之賜即鄉
侯之功何以加焉社稷精甚不佞藉甚

議朝鮮防守要害并善後事宜疏

一馬倭衆遁歸屬國已復計處善後事宜懇乞

聖明嚴責成重修守以圖永安以舒東顧事臣惟易表
披創屬國再存

皇上字小之仁已著捷伐之美已彰夫顧事貴有終謀
當慮遠方倭患未靖則當圖戰守之機倭患少息則

當思防禦之策是今日善後為不可緩也除內地計
處海防事宜先該臣條議具題部覆奉

旨責成各督撫官分任司道將領修舉其在蒞邊保定
各海口應行等項已經陞任總督侍郎郝杰與臣會
同題請訖其山東海防雖未會題然係臣舊撫之地
臣在任時已有議處者見之施行近復該省巡撫孫
毓汶又將臣條議并續添應行事宜履行濟南登青
等道着實修舉去後今東土宴然臣不敢無事復歷
彼中徒致擾擾應悉聽該省巡撫徑行查議具題外
惟是朝鮮既復倭奴已遁本宜將大兵盡數撤回各

經畧復國與編八卷十

十八

鎮實令國玉自行屠守衛而倭使但謀國殘破已極
將士覺於鋒鏑勿稚委於鐵鉞壯丁陷於擄掠勢甚
不支而朝鮮存亡又係中國治亂臣前者暫留大兵
殲內已詳言之矣蓋全羅慶南兩道在本國極南慶
尚稍偏東南全羅稍偏西角故朝鮮謂曰二南而實
倭犯必由之路舍此則無路矣此係全國緊要門戶
而王京平壤則堂奧也兩道守則朝鮮安朝鮮安則
東保前遼東安釜山還據對馬倭衆雖遁我之兵力
固不能跨海遠征彼之狡譎實可以乘舟復犯亡羊
補牢計不為晚而又病華夷事不宜遲又不得不為

之調停區處者臣是以與提督李如松督畫員外劉黃裳等多方商確查得前准兵部咨題獲

欽依議留劉綎等兵萬餘防守而全慶要害兵微不能分布今從大酌議應留官兵一萬六千名內劉綎川六五千名兵惟忠南兵二千名駱尚志南兵六百名戚金選領薊鎮各營精兵三千名谷繼部兵一千名宋人斌部兵一千一百名張應神部兵一千一百名千總鄧永和領山西兵一千名把總陸承恩領薊鎮三屯管兵七百名劉崇正母承宜領撥丁五百名於遼兵內選給其餘大兵俱已次第撤回各鎮以防內

經奉復國史編入卷一

十九

地其留守官兵是令督責前往俾劉綎派撥把守慶尚之大丘慶州善山高靈諸路全羅之南原雪峰光陽求禮諸路蓋二路守則門戶嚴候雖狂狡難以突犯臣又移咨國王大畧以留兵不能久戍援兵終難再煩倭賊不能保其不使復來修守不可不亟為整飭速行八道令陪臣募選精壯壯觀人以多為善即使陪臣統赴劉綎管內聽本官調度令所服水甲與南兵同所執器械與南兵同令各營教師訓練起伏擊刺之法與南兵同俟求則助我兵以與敵不來則合我兵以與守由此漸漸增加漸漸熟練又宜

得全羅等處產有鐵料柴炭行委宋大斌督率匠役會同彼處陪臣置造飛虎等炮及禦倭已試得力軍器復令其赴此新穀既登之時上緊搬運糧餉以便留兵支給臣又以倭衆雖強若泛海而來利在速戰麗兵雖弱若深溝高壘扼截險隘以待之則彼進不能攻旁無所掠其計自誦今全慶之間俱山園石合水連江環在在堪以設險即行令劉綎會同各將領與該國臣民踏勘地形協力修舉應斬擊者斬斬應挑濠者挑濠應築關者築關應建臺者建臺海口應設烽墩者比照內地興建烽墩海船應派輪出洋哨

經奉復國史編入卷一

二十

據者不時哨探修復金山等處舊設左右水營兵營今本國軍兵把守若島嶼三道又居腹裏當作重圍非特朝鮮有備可恃無恐即使倭奴聞此亦必息心不敢輕動夫然留守官兵係皆徵調不相統攝今雖經臣劉綎調度然權限不隆事難盡一有知倭復再來則一時戰守進止之機必至甲可乙否此是彼非觀望妬嫌阻撓率制大都介冑之士終屬推掌師貞之義必藉丈人而朝鮮為遠左外藩利害更相關繫則該鎮似宜為之經理者看得副總兵劉綎智勇足備堪援統馭合無加以集倭總兵職銜并請

欽給關防一應留守將領具惟忠等聽其節制調度不
許延阻其本官體統及應行事宜俱照遼東鎮守總
兵官行事仍聽副總督統轄遼東巡撫會同遼東
巡按稽察分守遼海道協贊無事聽本官練兵設險
造器積糧等項有警聽本官一面督率一面相機戰
守如果倭情重大勢難獨支許移文巡撫量撥遠兵
援應所留期限當俟修設俱完本國兵力自能居守
然後撤歸歸期聽總督撫按查議具奏事完之日但
得地方保守無事即為有功如修守無成騷擾外國
違誤軍機者聽酌量重輕查處治至於留兵糧餉

經奉復國要編入卷十

二十一

一節先該臣因國王請留砲手即行撥如松詳議得
具惟忠南兵原議每名月支正糧銀一兩五錢行糧
鹽菜銀一兩五錢在於永平府支給川兵亦照南兵
事例奉行每月仍膏各外加木鞋銀三錢犒賞銀三
錢其餘或應留軍丁各照征倭事例關給至於將官
千把總等官應給亦照原議量加優厚等因在案今
該臣詳議兵名雖有南北之分留守初無輕重之別
別離家萬里異國從征若非厚利又何以結其心而
使之効力也理應一視同仁不論南北每軍一名月
給月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木鞋銀

三錢犒賞銀三錢共三兩六錢將領以及千把總等
官原銀各於原支數目外量加一倍如有馬匹應支
草料乾銀俱照見行事例臣初意欲將前項錢糧俱
令朝鮮出辦節經移咨國王詳議及面諭禮曹陪臣
尹銀壽啓王計處去後隨准國王回咨及陪臣面訴
小邦殘破委不能備為自倭擄掠以致困疲原非推
諉况該國風俗止用粟布並不行使銀錢故所積無
幾及臣欲其開礦取利據稱炒造費力所獲無多又
難指未獲之財而償目前之用也然今留兵雖云為
彼亦以為我即使撤歸其日支錢糧亦所不免今該

經奉復國要編入卷十

二十二

將具惟忠兵應支行月糧銀照舊於永平府支給
兵月糧銀於遼東備倭馬價內支給行糧鹽菜銀於
遼東管糧衙門餉銀內支給其餘官兵除各鎮原支
月餉若干以一兩五錢數目扣除尚欠若干亦於遼
東備倭馬價內補足其行糧鹽菜銀亦於遼東管糧
衙門餉銀內支給如有駝馬騎馬俱照見行事例着
餉銀馬價不足聽戶兵二部處發至於各兵月給水
稿銀六錢及日用木色糧料不在前項之內者俱聽
該國措辦已經國王與陪臣俱領承認供給夫以上
留守事宜俱經臣等密度酌量人情緩急重輕

利害得失似應如是者况存屬國即以獲 天朝守
外藩亦以安內地非若去人之田與牧鄰隣有闕者
比也則今日善後諸策誠不可緩而亦不容潦草了
事者伏乞 勅下該部查臣所議留守應行事宜速
為具覆請 旨行令前選總督遵東撫按齊成留守
將領劉綎等上緊着實修舉遵奉施行再照餘固枝
強表正彰直自昔記之今留兵客也朝鮮主也留兵
不過為其一時而該國自當計其久遠臣始聞倭奴
直破朝鮮竊疑該國兵力在昔隋唐之世猶與中國
抗衡何昔強今弱一至於此及其人其疆乃知患不在
人器由已作在國王與降臣皆酒酣耽詩沉精聚挽
付理亂若不知置戎事而不問今當流離顛沛之時
全無卧薪嘗膽之志雖臣屢經移咨欲其修廢舉陳
革故鼎新詳請勸諭彼尚將近日政事盡付畫小主
持彼其兵則未見前來促其糧則尚多缺乏虛修窮
迫之辭時作乞求之狀滿蒙安猶昨也臣亦付之
無可奈何已及考朝鮮志書載在弘治正德年間金
山鎮已為倭奴蟠踞金山之人皆為倭戶志書尤在
可查故該國常有倭患特未若去歲之甚耳幸我大
兵為彼恢復倭酋金山盡去西生而回歸本國者

亦多若朝鮮再不乘其設防則海水桑田仍倭故物
今臣訪知其世子稱光海君名璉者昔年英發該國
臣民盡皆傾服是天亦未亡其後也臣已移咨國王
令其世子出居全慶之間會同留守將領凡一應選
兵設險置器運糧俱欲其親督則非惟陪臣大懼不
敢有違且使其熟練戎務歷涉艱辛他日承繼之時
必能通達國體順適民情是亦為朝鮮久遠善後之
一助也并乞 天語嚴責國王自今以後務要痛懲
往事勵志圖維為富強之謀毋得專藉兵兵援救以
致國事廢弛仍亟催世子光海君李璉速往全慶住
處本國要商入奏十

可增

聖明舒東顧之憂而臣亦得少畢其愚悃矣

與總兵劉綎書十四日

留守之事專意相屬者以將軍智勇足奇北門鎖鑰
耳為今之計惟在設險練兵儲糧偵探俟我整頓已
備倭欲狂逞必不能前將軍之功當與坐困先零者
並垂不朽矣聞其海濱常有打草船隻切勿輕犯以
生事端糧如不足即將軍行文全羅諸道催併接濟

亦無不可倘不違約咨國王令其重處庶不患匱乏也其詳具諸牌文希留意焉

移朝鮮國王咨 十四日

一為仰陳情愴恭謝等事准米咨前事內稱二王子俱各全還等因到部准此為照島夷不道肆殺勒凶權陷三都繫留二胤誠近時之變實百世之讐於是帝命六師誕張九伐實靈電擊月御風驅幸我武以繼揚抑箕封之默助三都既因力取二胤復用計歸麗紉暫分虎符永合父作子述章故島新惟稱慶以宜情乃因悲而愈喜為此移咨請為查照

移朝鮮國王咨 卷十 二十五

報達東周按院書 十六日

尊駕將臨江沿昨已肅官馳候某亦西歸瞻期在即矣外款貢一節鄙人實有深意不諒者適因趙見亭之報屢有所言捷迹疑心無惑也小西飛既已在此亦須照用前着完此一局情節備具單中不日上陳先具短揭就正幸示指南感荷無量

移朝鮮國王咨 十八日

一為國基新復亟行整飭以圖永安事為照倭奴倡亂朝鮮徑走三都直破八道本部回思去歲今時王之基業危且殆矣茲幸神威遠赫我武維揚不數月

間下平壤復開城遂成銳攻王京保全羅守慶尚退釜山倭奴乞求通歸王國江山宛然如昨近復撥留兵將居守是 天朝字小之仁厚且深本部與提督

贊畫共事文武之人拮据樵爨亦至且盡夫顧留兵不能久成援兵恐難再煩俟賊不能保其不復來修守不可不亟為之整飭今據報劉綎等官兵駐劄大丘等處人無糧馬無料非但葦菜不能沾唇即鹽醬未曾入口至皆相向而泣似此景象何能固留守者之心而本部亦難責其為王効力也今且無論留兵為王居守藉今勾當 天朝公事假路責難未審亦

移朝鮮國王咨 卷十 二十六

為東道主否耶此皆陪臣輩猶豫已久迷惘不悟以至漫不經心如此今聞王之第二胤光海君英姿偉發妙蘊岐嶷鄙意以為乘此國基新復之際委令重歷全慶忠清之閒事無大小聽其裁決如挑選軍兵必親閱則峭輟赤脫者不敢攪雜夫修設險隘必親查則鵠工聚材者不敢怠玩矣檄選糧餉必親督則支放供給不敢缺乏矣置造器械必親驗則鋒鉞堅厚不敢草率矣至若陪臣有戒否者王當勵精圖治如齊威之烹阿封即墨也倭孽所必報者王當發憤修政如秦孝之強兵與富國也且思慮而矯之以勤

思疎而矯之以容思寬而矯之以嚴思紀綱廢墜而矯之以振肅思風俗頹壞而矯之以防閑思先王開疆展土創業之艱難而懼守成之不易思 天朝調兵運餉恢復之勤勞而惟傲思之是存思郡邑殘破人民喪亡餓不得食勞不得息而延攬英雄召復遺舊舉廢政萃人心撤女樂遠佞夫以回天意語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善變也王庶幾善變之中興可立而至也使且聞風而遠匿夫尚敢再泛滄溟耶即留守將士觀王之政治煥然革新兵食頻行經理亦必欣然為之効力王其勿謂多喋而喜置經畧復國要編卷十 二十七

之高此務客請查照速行并希省復施行

撤李提督十八日

一為國基新復亟行整飭以圖永安事照得倭奴長威遁歸朝鮮疆土已復亟當乘此少寧多方修備今已議留劉綎等官兵為彼居守練兵設險以防倭奴再來乃近據報稱劉綎等駐劄大丘等處糧食不繼此皆該國陪臣溺豫迷復漫不經心深可痛恨即國王亦不少加料理似此奈何今聞其第二子光海君英安備發妙坡疑且通達國體政事合行使世子帶領忠諍陪臣數員與劉綎等駐劄一處選兵設

催糧造器庶事克有濟為此除備咨國王外牌仰平倭提督并咨國王守催王子勒限前往如違兵必行親閱設險必行親查運糧必行親督造器必行親驗如陪臣中再有違誤者加以重罪如此方使留守兵將得安該國武備可振具王子咨行日期呈報毋得遲違

與石司馬書 十九日

竊聞平行長舊為關白寵幸之臣屢為清正暴揚其短行長謝於關白關白怒視其職訪得清正遁薩摩州名將關白屢討不能克復以和諭之卒得其力降

經畧復國要編卷十 二十八

服六十六州厥功為多昨犯朝鮮獨領兵馬一枝據威鏡擄王子陪臣朱曾敗北蓋亦倭中鋒鋒者彼在金山意欲率部卒三百人歸降劉綎綎恐非真故爾不受李提督亦欲謀致清正來降厚結其心反間使誅行長而未成清正抱快而去聞歸本島倘得陳申伍應廉庶往彼處尋見許儀後暗行間謀挑動清正許以封爵令其密圖關白最為上策前遣二人亦欲行此未知彼果去否臺下如可行文閣中令彼急往根芳永絕後患不生妙之妙也

報三相公書 二十日

仰藉廟議事已就緒餘兵盡撤某待發善後小頭亦即西旋伏祈相公請一

明旨命某回還復命共小西飛事猶欲面請裁酌俟重歸國止有平行長兵馬一枝尚寓海中西生將某恐其妄動作牌行李提督與某各差一人同小西飛手下四候前往從處則探其的確情形一則戒其切勿生事小西飛帶至寬莫或迷陽交付修副將管領優待以安其心大功之成皆出尊賜啗飲何如留守事撥兵一萬六千令劉綎總其事仍為請加總兵職銜而各兵庫庫亦及諒亦樂從設重關而扼守之或可樂虞矣恐廟尊金敢布其畧就惟鑒照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二十二日

仰藉弘猷東事幸已粗定善後一節過今日要圖雖具小楊呈覽內留兵行月二糧某庫實朝鮮欲其併出但殘破之餘實不能供開礦事又無所得須如此議庶彼易從耳劉綎等在彼終非本國一應事務降臣未必應命世子英其故請親往督之不知天朝可給勅命否倘事體可行假以上命更為嚴切諸事俱請遼東撫按監察某可回還復命小頭未備此意乞為替奏 御札明示公某遼朝更便西旋而議

惟相公主持購備勇任懷及之至

與李提督書 二十四日

恭聞小啓已復未命矣外沈惟敬幸大將軍專責陸伴小西飛即其家人亦勿使復入行長營內恐關防不容漏泄軍機也

報顧冲卷書 二十四日

捧誦手教仰見惓惓無已之心弟係在金山遼南撥兵恐其囑我西歸潛匿其後疲國其何能支故不敢爾今幸渡海且留副將劉綎統兵扼守該國險隘弟方敢卸肩然小頭題請尤欲借重老公祖總轄其事

與李提督書 卷八 卷十

庶人心知畏防守不弛 天朝屬國均利之矣至若任事必須任諸弟直此心以報 朝廷已夫年史屬

宜靜以鎮之則愛弟者深教弟者至也敢不銘心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二十五日

平行長者倭中曉智將也故爾白命為先鋒一犯朝鮮逼其國王西奔奄有三都八道獨當平壤一面以捍中國以圖內犯但去歲秋冬淫寒天時不利故沈惟敬之說得行比及講貢止肯退出平壤以大同江為界其意尚欲併歸王京開城間固守以俟我之虛候天之援而併吞朝鮮豈有待也何其平壤一敗心

膽俱裂行長復申前說願送王京至於金山求三使
往見關白正以解喪師之辱贖失守之罪又對關白
盛稱中國兵馬駭雄難敵衆至七十餘萬軍火器械
勢不能當且誘二使沈惟敬及張從諸人俱厚養有
差人人得其歡心且諧清正妄殺邀功敗壞貢事以
動關白之怒徑促平秀嘉選國削清正官職皆行長
奸謀其能使關白回嗔作喜委心聽使者總欲賺我
中國悅而信之使大兵盡撤朝鮮空虛以逆彼捲土
重來之意情甚真切無可疑者況關白用兵海上二
十餘年戰勝又取所向無敵六十六州皆所轄服且

處以延捱之庶行長得此可以回見關白關白得此
可以誇示諸州數年之間縱關白不死諒亦無虞若
必如諸後生輩所言峻而絕之事甚無難只恐行長
畏關白之誅必不肯回歸本國關白懷壯膽之憤又
豈肯遽然干休不駕禍於朝鮮必修怨於內地海上
從此日多事矣惟高明詳察社幸甚生靈幸甚
報三相公升石司馬書二十五日
東事仰仗洪猷倭悉退歸日本止有平行長兵馬一
枝尚駐海中西生浦候小西飛消息諒無他患款貢
一事其實借此賄倭平壤之克王京之出金山之歸
雖藉將士之力而兵不厭詐亦每用此著而陰助之
兵機宜密難向人語今日留兵防守乃結局一緊要
着萬萬不可已者不得不明言之夫兵止一萬六千
彼衆我寡一也險隘尚未設立二也朝鮮兵馬集
未成三也若不照前用此賄倭法何能奏功不諱者
屢借以爲言如欲峻絕何難之有只恐關此舉陳其
說長矣竊慮之術無出封貢二事須俟善後叙功小
驛一完容某回京復命一一面陳商確請教議定然
後行之庶爲妥當耳
與李提督書二十六日

今在異國留兵賴以通血脈者全憑撥兵自美州以至全慶不下二千餘里軍情一有阻隔所關非小劉崇正所管五百名止可及於王京王京以西恐不能也不佞今議此路還須用中國馬丁而朝鮮步丁助之每二十里一撥事急用馬車緩用步不知尋意着何沈惟敬并家人等昨有小啓欲大將軍俱不可使人使營想徹清覽此事最為喫緊萬惟留神是荷

檄副將劉綎

二十六日

一為暫留大兵防守等事該本部議留本官等軍兵一萬六千名防守全慶要害外但查南北各兵應支

經費使關吏人卷十

二十三

月餉行糧鹽菜等項數目不等照得兵名雖有南北之分留守仍無輕重之別非破格優厚無以安衆心非議處妥帖無以便支給相應一視同仁不論南北每軍一名月給餉銀一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水鞋銀三錢犒賞銀三錢共三兩六錢將領以及千把總等官應銀各按原支數目外加一倍如有騎馬馱馬者俱照見行事例其日用本色糧料仍另外支給除兵惟忠月餉并行糧鹽菜照舊於永平府支給本官川兵月餉銀於遼東備倭馬價內支給行糧鹽菜於遼東管糧衙門餉銀內支給其餘官兵除各

鎮原支月餉若干以一兩五錢數目扣除尚欠若干亦於遼東備倭馬價內補足其行糧鹽菜銀亦於遼東管糧衙門餉銀內支給其各軍水犒銀六錢并日支本色糧料不在前項之內者俱係朝鮮國王支給已經具題外合先行令知會牌仰本官即便轉行留守各將領軍士知悉曉諭爾輩受此非常優厚俱是鼓舞精神奮勵勇氣各照信地把守不得懈弛事完功成之日朝廷自有重大恩典斷不相負其錢糧起支日期仍候欽依應副違旨撫按院文到之日另議俱毋違誤先具遵行曉諭過緣由呈報

題奉遼東關吏人卷十

卷十

三十四

移題撫院咨

二十六日

一為籌費東征將士以示優恤事照得本部奉命徵調副保宣大山西遼東等處官兵遠適異國剿敵倭奴今將一載夫辛爾事竣除另議留守外其餘大兵盡數撤歸但各將領軍士歷寒及暑沐雨櫛風水東盡壯勞苦倍常茲既撤歸擬合行賞以示優恤之意合咨貴院煩為轉行該道官吏即便動支備倭馬價預行管糧衙門知會凡係關西軍士回至廣寧關領糧料就將各鎮見在關糧軍士的數查明每軍一名給水鞋銀一兩飯食銀三錢務使人沾實惠其將

士宴賞該道即移文遼東都司衙門查照先次過江各將領等第已行宴賞事例亦照數頒給其在遼鎮原調兵將今撤歸者亦聽該道移文經理糧餉文主事處查覈見在的數明白俱照前項宴賞水鞋飯食一體分發各道轉為頒給如備俸馬價不敷聽不拘庫貯銀兩暫借或將祝員外所解馬價該道轉發分守道收貯五萬兩內補還庶少慰今日征夫之苦且勵後來將士之心其見議留守朝鮮者不在此內希念同舟之雅并憐歸兵難以久候幸即舉行毋得遲誤以致羈留事完具動過銀數并給過將士備用回

三二五

示諭 二十六日

一示仰撤還各鎮東征將領軍士知悉本部念爾軍從征勞苦將及一手茲當撤歸特加犒賞以示優恤議定將領俱照先次過江宴賞事例軍士每名給本鞋銀一兩飯食銀三錢其關西將士路經廣寧俱聽該道動支馬價給散其在遼鎮者俱各回營聽該道查明轉解本營兵道給散故示

一經奉兵部令將節次給賞過官軍家丁銀兩牛酒

食鹽喇喇達報各數目開示于後
計開

頭次 欽賞銀一十萬兩兵部差義勇衛經歷王國彥解二萬兩留天津道二萬兩留薊州道賞防海官軍又差黃主事解銀六萬兩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達陽二十五日差指揮王通張昌胤解至李提督軍前寄發義州至二月內本部復行贊賞劉員外索主事給放過官軍共銀三萬五千一百一十二兩王通判給放過官軍共銀八千九百三十九兩九錢剩銀一萬五千九百四十八兩

卷十

三六

一錢

陣亡官九員

指揮二員每員銀十兩 千總二員每員銀八兩 內楊虎路達 把總二員每員六兩 百總三員每員五兩 軍丁一千二百三十二名每名銀三兩 川將劉統官軍五十員名雖係後到但起身在先程途萬里隆冬在路辛苦應與大軍一體給賞共用銀五千一百五十二兩
遼東遊擊高員所統官軍雖係續調又住外國相應量給一半共用銀五百六十六兩

應該補實宋大城等統領違東續到并被傷詳見
未領銀一千八百四兩

現在剩銀四千六百六十五兩一錢銀少軍多零
星難散令議解發剩銀高協賞留守官兵一萬六
千名之用

二月二十三日一次犒師以勵勇敢事行王通判
勳支馬價銀二千一百兩牛二百一十隻又用銀
一百兩委雙山管鹽官王三知買鹽二十萬觔三
協官軍每協銀七百兩牛七十隻千總每員折酒
銀二錢把總每員折酒銀一錢官貼隊軍丁每名
銀一錢

折酒銀五分牛肉食費等數俟散

五月初七日一次犒勞官軍事牌行李提督就近
借動馬價銀二千四百兩鄭同知解牛一百二十
隻分守道解牛八十隻依蔡正解牛六十隻俱解
至李提督軍前照依前次折酒數目犒賞三協并
劉總官軍記

二月內一次犒李提督軍稱各軍涉歷山險屢經
血戰泥水浸濕鞋襪殺賊踞足不堪請乞量動官
銀易買呢喇達靴等情已經牌行守巡海蓋三道
分買隨後開衙門陸續發給前來轉發李提督

給賞記

分守道解呢喇達靴一萬一千四百五十九隻

分巡道解呢喇達靴一萬二千隻

海蓋道解呢喇達靴八千二百隻

金州五百隻 海州一千五百隻

七月二十三日一次犒師以勵勇敢事發銀一萬
兩行李提督委官給賞扼守金羅追剿倭奴官軍
一買主事解到銀一十萬兩內
欽賞三協官軍發銀四萬一千兩官軍家丁俱照前次
數目聽三協將官分給

劉總官軍共發銀五千二百七十兩

一官軍得獲功次每優級一額賞銀五十兩

平壤城一千二百八十五顆 城外三百六十二

顆 開城一百六十五顆 碧蹄一百六十七顆

活倭六名 共用銀九萬九千二百五十餘兩

各官兵中倘有未領者許赴該主事告明數報本
部追發給散

報石司馬書二十八日

承前再委沈惟敬以千金暗結平行长小西飛等反
圖關白事未奉募教之先鄭憲亦欲行此後徐察之

斷有不可者夫行長乃關白倖臣而小西飛又行長腹心之將一旦與此議論彼何肯從且謂天朝反覆無信自此兵連禍結不可解矣且二使一往贈以千金沈惟敬主其事即二千金酬之李督提曾言貢事如成關白又許謝三人十萬金夫萬金彼且不惜何千金肯為我動小西飛來帶錄數千兩且欲行間以緩我師彼又胡肯為我間耶况惟敬平壤講貢之時止以大同江為界當時如從其說某不知稅駕地夫臺下受累亦豈渺哉金山既同小西飛來夫晉州又報攻破此其情形狡譎甚不可測如再往行長處及慶星復國要藥人卷十

三十九

生事端勢所必至某知其情命李提督嚴加防閑責其過使之曉諭行長速為退歸幸得事竣關令惟令彼善伴小西飛不許妄動等情事體妥當論功行賞不沒其勞則可夫圖取關白之事某謂斷乎不可者此也至如清正已有二心許儀復肯為內應陳中伍應熊之計固是一着或封號既加之後彼已心安我既守固機或他有可乘又不可拘拘於一隅也為今之計惟是中飭留守將士朝鮮君臣悉心防禦庶乎近之鄙見如斯望高明詳察幸甚又留兵一節某非不欲止用萬人秦漢奴不易與敵而朝鮮要藥

分二道故非一萬六千不可耳如行月二糧亦非不欲該國併出察其情實委不堪供又難強之本國今已承認每月米鞋犒賞銀六錢日逐本色糧餉似亦不少待其兵士訓練一熟我兵即可撤回亦非父累者題覆小驍時幸臺下力為主持萬勿少損其數以悞機宜至禱至懇

答朝鮮國王 二十八日

一為圖基新復並行整飭以圖永安事該本部務咨請王命光海君出居全羅慶尚等處會同副將劉經上緊修守復牌行尹林壽轉答經行去後未見答復

慶星復國要藥人卷十

四十

為難難者勢難得者時惟敵國外患之少寧官也棄舊石之是固况當政事益極新復之時正係人心渙散將軍之日與廢門關間不容髮王無昧於妹媛之愛煦拂之仁勒日刻限速令光海君還滯的當陪臣星夜前去會同劉經等赴此候叙速通速行還兵設險造器運糧事事皆令光海君身親料理如此非特留守官兵獲見王胤尚在戎行鼓舞歡欣為之敵用即全慶等道臣民念曰吾君之子猶涉艱辛我輩世受國恩且御使恨何不盡心圖報亦必奮發不耽懈弛王不宜謂愛子不能遠難當念先王昇我之江

山社稷不可再失不宜謂愛子不可暴露於風塵當念天朝留守將士去家萬里父母妻子音書耗絕而且為王居守即王國值此兵荒黃童白叟委於原野者蓋不知其幾千萬人不宜謂愛子年方幼稚姑且徐徐本部聞知其茂齡英發已露鋒芒亟宜就其血氣未定乘其未滿使其跋涉道途則知負戴者之難觀覽稼穡則知鋤鋤者之難見寒則膚生銀粟饑則目眩飛花知貧苦者之難見瘡癤出陣飲血登陣則知荷戈持戟之士為難歷練已久必至困心衡慮忍性効心通達圖體順適民情既往之墮獄可以更經各復國要編六卷十

四十一

張將軍之難前可以整飭國命自李靈長之福美王萬萬不可溺於慈愛而不斷以行之至自貽伊戚也本部業已具題應再委僅為此務咨請查照即日令光澤君落行希勿懈幸將落行日期咨復是望

撤沈惟敬二十九日

一為候情事據本官稟稱帶來倭將倭伴因提督西行朝鮮不肯供給且夙怨既深陰圖加害又稱關白費送金鞘長刀十把八月初八日提督差官祝國泰呂天裕取送前來及本官欲前來而見等情到部據此看得關白本係狡獪奸雄初志權陷朝鮮實欲侵

犯內地今特畏我天威前謀未遂始已封貢耳本部姑念其目前恭謹不為在立之招聽其來文至日當與代奏以候

聖明處分彼何得送刀為誓本部斷無收受之理且本官先同倭將來日已經差官毛承祖公同將領錢世楨將倭將帶來行李金刀之類俱已檢明咨報兵部倘或

聖明俯准則前刀俱宜解京亦非本部所當受者除小西飛聞其恪守法度甚為可嘉已行提督送赴遼東相應城堡內安頓官顧日給及令小西飛速遣使

經各復國要編六卷十

四十二

回取表文前來外但刀器雖該提督差官取來倭至日本部自當嚴拒誠恐本官不知合行曉諭解仰本官即行查照本部斷不受倭一毫物件如或天朝准許之後倭將倘仍有此意本官亦即嚴為拒絕不得聽從即本官亦不得貪圖小利反致有害但盡心効力功成之日朝廷自有爵賞也仍伴倭將同行不必前來毋得違錯

講明封貢疏二十九日

一為申明始末講貢之說并陳計處休情之機懇乞聖斷嚴飭及時修守以伐狡謀以安內外事臣幸仰仗

我

皇上威靈倭奴遁歸屬國已復留守善後諸策另經詳議題請外惟是通貢一節臣原無成心亦未曾輕計特以兵家之事虛實有隱機經權宜互用臣固不敢謂始事而度其計之必行亦不敢謂既事而矜其街之已遂願廷臣之中有疑臣之迹而以爲許成又不諒臣之心而以爲聞警今東事雖云就緒而機宜仍須預圖者臣不得不爲申明 上諸馬臣自去歲九月內奉 命經畧十月終至山海關時方創始徵兵在千里之外積糧在召買之間一應軍火器械樂使

經畧復國要典卷十

四十三

之具方在置遣提督大將又未來至軍前臣與費重諸臣正費區處乃先是沈惟敬七月內奉本兵尚書石 令至倭營探聽十月內自倭中回見本兵本兵具題發臣標下聽用惟敬至山海關見臣備言倭首行長欲乞通貢約六十日不攻朝鮮以待回音今已及期願請金行間使行長收兵等語臣默思軍前諸務未集乘此足可緩倭西向復有本兵親筆手書囑臣給發惟敬銀一千兩臣遂照數解行中軍官楊元付惟敬前去臣即照程行至遼陽晝夜併督進取之事而提督李如松於十二月旬亦至遂與率三軍

擇吉戒行通惟敬復自倭中聘執稱行長願退出平壤以大同江爲界臣姑然之將惟敬發提督標下拘管不許復入倭營令隨提督齊至平壤如松默聽臣言止許惟敬差家丁往見行長約一二日內退出平壤時行長尚在躊躇家丁未及回話而我兵已薄城下出其不意乘其不備是以平壤遂捷聞城復收向使當時遠絕惟敬之行顯無行長之約倘彼逞其方張之焰由平壤以及義州止五百餘里席捲長驅分植黨與把守沿江上下臣恐我兵不能飛渡鴨綠矣又何得有平壤開城之捷耶此始事議貢計破平壤

經畧復國要典卷十

四十四

之說也繼而倭奴借集王京令威靈黃海江原等處之衆據報實有二十餘萬我兵不滿四萬人轉戰之後士馬疲勞強弱衆寡更不相當兩軍泥淖相峙深天時地利又不在我是以暫爲休息惟廣布軍聲揚言臣與如松前後統兵不下數十餘萬多行間發免死帖數萬紙招出王京脅從之人以散敵黨築開城城垣以示久住令死士夜持明火飛箭射燒龍山倉糧以空積儲又時時添兵運餉於開城間以示不久必攻王京之意於是王京倭奴既畏我已試之威又不識我多方之謀復致書與惟敬仍欲乞貢

還歸臣復思就其請貢行成之機可施釣虎離山之術隨即聽從蓋以王京為朝鮮都會居本國之中左江原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為之犄角忠清為之輔車四通八達之區民物輻輳之地苟不揣彼已從事力攻非惟王京不能還下我兵不能保全即使小勝反使倭衆東犯西掠派害無窮朝鮮不勝其荼毒矣臣是以佯許行長之成責令惟敬專主其事以釋其疑發諭帖聞曉利害以示其誠分布將領不許偷殺零倭以示其仁責以速還王子陪臣遂聞不許生事以結其義並為題請頒發

經畧復國要略 卷十

聖主

明旨曉諭以固其心因是倭方信臣為真於四月十號日遁出王京臣聞其一出王京隨後大兵尾追一以絕其復來一以禁其旁掠一以實其速歸不二旬而盡至釜山釜山係海隅荒僻無人之地王京逃南千有餘里故土盡復人民驚懼屬國始得中興向使臣再拒行長之求惟恃攻取之勝倘倭首知無歸計以其二十萬衆分為數枝東扼漢江之南西絕岳山之北抄掠全羅等處未破郡邑以取兵食時出遊騎往來臨津上下以擾我師臣恐東征無羅兵之日矣即臣前次塘報止云通貢一事惟曉

聖明主持廟堂議斷未嘗專主其說報書見在可查且云不論貢與不貢但使倭收書數下海朝鮮故土復還其情可察見已此無事議貢計出王京之說也倭使屯駐釜山巨屢獻大兵扼守大丘善山南原雲等一帶預容因王令其速調全羅等道水兵龜船前赴釜山海口如倭遲延不歸即使相機前後剿殺否則坐困其歸乃力不從心事難如願在朝鮮兵船擁擠臣報為倭奴隔絕不能前來在我將士又稱之食痛餒遂爾撤回臣是以止留劉綎等兵分布大丘等處防守且行牌責惟敬久在倭營不歸之罪文到即

經畧復國要略 卷十

聖主

今星夜前來督署嚴督海上仍令其曉諭倭將行盡清正等緣何尚結釜山不歸豈待如來敢於執約強強不服即使整頓馬步軍兵將軍當當虎子等處砲明火毒火等箭直至釜山登岸致討斷不輕縱等因去後乃惟敬於六月二十日自釜山起身帶領倭將小西飛舞守并倭衆三十名前來乞責於時倭使倭奴攻犯貴州欲通全羅臣疑其陽順陰違隨令知松發兵協守全羅救援貴州外另牌復行如松如惟敬與倭將前來乞責提督即聽其所講何事若彼所講不當即使曉諭爾今不放還王子陪臣不調歸金

山倭衆不令二使前來此實斷難准許就將倭將與
留勿得輕放等因又另牌行惟敬令其脫諭倭將遠
還王子陪臣盡數浮海歸國如或別生異議即便發
兵剿滅本官非惟無功且實重罪等因至七月十二
日據如松差人稟稱惟敬帶領倭將前來即盛設兵
威公同衆將放令入見責以爾衆既欲乞貢如何又
犯晉州是何道理既然如此背約今日先斬爾等我
率大兵專務剿殺必使爾無噍類而後已倭將大懼
惟俯伏叩頭請罪當差從倭待書往諭倭衆前赴金
山去訖會先遣二使謝用梓徐一貫自日本回至金
山云已面見關白關白極其禮禮待顧順天朝
二使及隨從人俱贈賚有差於是行長等即送出王
子陪臣并家眷與二使供張禮錢於七月二十日自
釜山前回大衆倭奴俱乘船浮海離釜山遠去惟行
長量帶倭衆亦遠在海中西生浦暫住以待前遣小
西飛回音屬國盡復王子陪臣二使盡歸從此操縱
皆由於我若謂臣真許其貢則倭出王京之時何以
令大兵尾進何以調朝鮮兵船何以屢徵將領不曰
坐困以逼其歸則曰剿殺以滅其類何以不棄惟敬
之功勞而責惟敬之罪進何以於倭將之來不施之

以恩而加之以威耶此目前講貢計還釜山之說也
夫倭首前後雖有乞貢之稱臣實假貢取事原無其
許之意且今軍前馬價解發有限支用有數管理有
人登記有籍事完還國逐項奏繳又無分毫取以彌
倭惟是度量軍情似應如此故將機就計託以空言
求濟其事耳蓋我國兵馬原來止三萬有奇而大半
多脆弱不堪中間又有陣亡病故者至若續調陳賚
兵馬則留薊鎮矣沈茂兵馬則同浙江矣李承勛兵
馬則守山東矣而臣所徵調之數又皆有名無實今
臣不得已止於從征大兵之中還留防守者一萬六
千人耳餘俱還
旨撤回本鎮况朝鮮新復之後瘡痍殘破尤難料理臣
之心謂宜乘彼乞貢之際將倭將小西飛羈置不赦
緩其數月之期使我留守之兵分布已定朝鮮之兵
操練已熟該國修設險隘置造器械俱已完備斯可
戰可守方無後虞此又善後講貢消弭禍萌之說也
伏乞 勅下兵部再為酌議查臣前後講貢之由實
是借貢以退倭未嘗輕許而誤困今倭將小西飛等
見在軍前或被繫以獻俘或顯戮以示武或應否許
其通貢并臣所陳稽時日以便修守為今日急務不

客斯須遲悞者俱作速議覆請

旨頒發以便遵行庶我有不援之基倭無可乘之隙安內地而固外藩計無出此矣臣於今日惟知集群策以濟時艱據赤心而報

明主此外有泥臣之迹而不肯諍臣之心者非臣所敢知也

報石司馬書二十九日

提督李君為世虎將忠勇兩全不輸年而却勁倭完屬國真百世功也其弟如栢如梅同心戮力共建奇勛亦大將之才可稱難兄難弟夫如梅解銀進京謁

聖恩復國是勲

卷六

四十九

見臺下倘有就近英練率為補之庶不負其遠道慕國屢經血戰之勞也為此代懇伏祈鑒涵至荷

經畧復國要綱卷之十一

撤修養正李榮春九月初一日

一為經畧邊海軍務事票仰本官如應撤軍兵前來及家丁等已經關領行糧鹽菜銀兩者俱令渡江西回不許潛住義州違者許將管隊千把總官呈報以憑拿究其留守官兵如有私自潛來渡江者本官務要稽察不許故縱抗違不服者許呈解即以逃軍論罪仍出示曉諭毋得違誤

撤李提督劉員外 初一日

一為倭情事已經牌行提督將倭將小西飛送赴遠

經畧復國要綱卷之十一

乙

東地方有將領駐紮城壁內安養去後今查得寬某係副將修養正駐劄之處軍多地僻易於防守可以安頓但倭將并從倭人衆日遂供給難以責之該堡擬合酌議牌仰提督該司會同贊書提督即將小西飛等俱送赴寬某今修副將擇一空閑地方安插量撥軍丁守護其倭將并從倭等分別等第議定日給若干動發馬價銀兩交與修副將委官專管支應務使得所以慰外夷向化之心酌議停妥具由呈報

撤李提督 初二日

一為倭情事訪得各營官丁聞知事竣之後原領寺

馬應該交還有待壯馬藏匿而以老弱充數者有原馬見在捏作倒死者既藉此驕驕復設心抵換情殊可恨擬合嚴查牌仰千倭提督即查各官丁原領寺馬除實係陣亡得病倒死外將抵換虛捏官丁姓名馬數呈報本部以憑拿究毋得遲延

撤朝鮮陪臣黃慎李廷龜 初七日

一為國基新復亟行嚴飭以圖永安事近該本部移咨國王命光海君出居全羅慶尚之間會同留守將領選健兒設坎宿除戎器積餼糧去後查得陪臣黃慎等係其進講之官未茲日又雖本部已將明德親

經畧復國要綱卷之十一

二

民之學齊家治國之圖詳詳真言聽聽典計矣今者當輔光海君行若亦端敏誠慤士也復言諭若若式志之當謂世子承宗祧之重君心為化理之原必置諸安始安必養以善斯善聞光海君美質偉發妙蘊岐嶷才識甚為通明臣民且皆傾服其李氏中興子間出幹蠱之子其東藩將恭平萬生有道之君業必性以動心會除兇而雪恥即抱杞憂者又何能置累也唯是先海君茂齡秀質正此心出入存亡之會理欲消長之時所賴相維貴得其道盡觀諸水乎淳淳一泓其質也隨所觸而方圓曲折之易其形隨所決

而者黃精聖之易其色隨所擊所碎而奔騰澎湃
旬件隱之易其聲是水固還於遇耳今其心性非
浮涵一泓時耶或正或邪隨其所導幾隱括於纖微
間不容於毫髮所謂朝而規夕而動者又不在尋常
摘句以為奇操珠聯玉以為秀操脉梁翰以為工雕
龍蟠虎以為麗故梅之遊觀抵足資逸操而不能磨
其憂動惕勵之心誨之騎射祇足供馳騁而不能堅
其財新嘗膽之志惟輔以大人之學在格致誠正之
間勿措於夜氣勿鑿於虛無勿溺於私欲慎獨於尸
居龍見恐懼於操危慮深或就於勉彊耶則戒之曰

經學復國要編

卷十一

三

是腐腸之藥莫為溺之獨不見八道之民啼饑病經
者蓋不知其幾矣或悅於柔曼耶則戒之曰是伐性
之斧莫為惑之獨不見八道之民流離顛沛者蓋不
知其幾矣或樂於新聲耶則戒之曰是亡國之音莫
為聽之獨不見百姓之疾首蹙頞向隅而泣望天而
呼者又不知其幾矣峻宇雕牆炫燿於土木雲雲雲
殺股削於杵機則戒之以去益益諸臣諱官雜沓於
宴閒利口說夫標榜於暇隙則戒之以遠小人紀綱
墮廢於前朝則戒之以整飭風俗陵遲於末路則戒
之以轉移有弊去訓以終無弊人而作止改絃易轍

之勇以治人勉以謹守治法而擴其長慮却顧之恩
必使靈臺臺徽正大光明湛然如秋渚之澄溫然如
荆璞之潤朗然如寶鏡之空燦然如南金之輝如是
而光海君之精神日益貫通智慧日益發越舉動日
益周詳謀猷日益深遠將見措三韓於飽煖之天真
八道為輯寧之域何敵國外患之是虞也而今日之
仇讐端可復矣若俱毋詭隨脂膏以曠乃職若其最
之戎焉此制仰本官轉咨光海君同為查照施行
報石司馬書 初七日

經學復國要編

卷十一

四

朝鮮國王昏亂無能全憑奸佞陪臣播弄民間膏腴
田產盡為陪臣家占併稅糧差役分文不納其有奸
民投入奸臣之家者鞭撻亦皆影射國王全不覺察
以致貽累小民賠補國人怨恨入骨近據劉親報稱
王京等處百姓計其欲隨僕奴去者并擒掠者近四
五萬人至漢海時僕奴不肯帶去欲逐放地又恐國
王陳戰若不計處必生他變某已行國王寬赦仍給
劉親免死帖安撫之又光海君妙齡有志昨谷國王
欲其前往全羅慶尚同劉親居守是亦要着週詳小
輩殺太甚世子又不欲行迹民恐罰其害有不可勝
言者特馳小啓奉親伏祈臺下轉為具題嚴加申飭

庶使君臣知懼不敢阻撓危可使安也

撤宋大斌 初七日

一為暫留大兵防守以固外藩以安內地事照得藩
孽宋大斌謀智超群膽量過眾已經本部具題留中
朝鮮間今據本官條議倭情率皆中竅至如堅築城
池訓練兵馬尤為朝鮮目前第一喫緊本官如此用
心東事可無慮矣但所稱全慶海濱不下千里恐聚
臺城該國勢難卒辦但本部初意原止欲於全羅如
南原等處向如大丘等各緊要處相機修築非欲一
舉舉行也今留守機宜俱責成劉總兵統率本官以
後應有裨益軍機應與劉總兵計議妥帖見之施行
功成之日 朝廷自有特恩斷不相負其益香魁以
樹勳名牌仰本官查照施行

撤劉養直 初八日

一為暫留大兵防守以固外藩以安內地事照得藩
兵官劉養直領官軍留守朝鮮其一應應賞公費乃
軍中必用之需擬令查議果仰該司即使會同李提
督將劉統軍中應賞應用公費等項托照鎮守衙門
事規酌議開數具由呈詳本部以憑裁酌施行毋得
違延

撤分守道 初九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經畧倭患事照得本部議留副將劉統等
軍兵一萬六千名防守朝鮮全慶二路今看得天氣
漸寒各軍俱無冬衣而畢國不通貿易布花又無買
處相應及時行揭以鼓士氣牌仰本道官吏即便動
支馬價委差廉謹官員每軍以銀七錢為率買平機
大藍白布二疋每疋價銀三錢綿花一兩半價銀一
錢如布花價值不等唯通融易買務足七錢之數不
得增減陸續買完陸續徑解劉統管廳本官分給取
經畧復關要錄 卷十一

六

甲信實欲撤道腳價亦於馬價內酌支貴今委官務
要兩平交易不許虧短布花客人價值亦不許將銀
惡布花抵數仍出示曉諭本部已經行令各軍知會
毋得遲延以誤接續之恩如一萬六千外尚有在營
留防軍士聽劉統開報補給先具遵行及委官置買
緣由呈報查考仍呈據按二院知會

報石司馬書 初十日

某承尊委一應事務凡出指授無不奉行即聞有一
二閹置或人情未愜時勢難行故耳總之為國家收
利蘊利豈不依諾得免後議者方敢為之未嘗存一

成心與一私意也此可譬之天日廣之鬼神者今當
事竣凡我東征官將難以指名有用舍賞罰并以私
事求為而未遂中懷憾憾背多後言甚有假公借私
暗進說謗於政府及我翁處者望臺下主張勿聽庶
始終成全德擬高厚而不佞區區報効之心亦不孤
矣此在提督君所共見兵聞非不佞其敢枉造者不
日進京當與翁一一面陳苦楚不盡

報王相公并石司馬書 十二日

接相公手札謂留兵二萬或有不便請陳其故俟謀
巨測彼欲來虛而動實未嘗忘也如留兵數少防禦
不足倘有疎虞西費更大縱有後悔亦無及矣故務
意欲留二萬茲因事體未便又裁去四千止留一萬
六千實不得已也此數倘因人言再為減損斷乎不
可者且中國月給行糧每名三兩朝鮮月給犒賞永
鞋銀六錢此外又日給食糧供用甚厚兵心大悅且
操練朝鮮兵馬俟其開習我兵即可撤回矣不過半
年邊不過一年而已我因西費亦不甚多庶始終完
美算慮可紓若兵數可省某何故必留此數拂兵心
而費國課耶敢此代布幸相公垂諒社稷幸甚不佞
幸甚

報遼東周按院書 十二日

遠荷雲緘兼之佳製盟手誦之清逸出塵若下壁隋
珠未易多得但李郭同舟之句某何人斯敢當此也
妮甚親甚龍標一指廣掌醜虜聞風宵遁試諸生又
將其北空釋文經武緯一舉具見之矣某十三日渡
江晤期想亦不遠使旋草此謝復不宣

撤尹報壽 十二日

一為嚴取與以昭情義事旋陪臣尹根壽呈稱陪臣
尹根壽叩首呈上石硯五方裁紙小刀十把家某二
匣清酒四尊到部據此看得尹陪臣辭恭禮謹情雅
意文誠敬將於儀物之先真切溢於語言之外固當
俱受以慰爾心顧本部來襲以來提身獨慎每期不
愧於四知奚能妄取於一介但爾既禮來我難義却
今飲爾酒啖爾果以啣爾忘其刀硯逆孽爾仍懷之
則交際之義已明取受之節斯著牌仰本官照牌事
理即將刀硯收回毋違

報遼東周按院書 十二日

八

聞白行長二倭狡諂神鬼難測用兵以來應我有三
觀其平壤誨貢止肯退出平壤以大同江為界一懸
我也某且願其意用兵破之手讓遼復王京悔責分

報趙張二相公并范舍虛書 二十三日

關白行長二倭狡諂神鬼難測用兵以來應我有三
觀其平壤誨貢止肯退出平壤以大同江為界一懸
我也某且願其意用兵破之手讓遼復王京悔責分

明畏懼我兵難敵全師而歸二懸我也某亦願其機
退出王京直驅海上登山講貢一面緩我救援一面
攻取全羅三懸我也某亦就其計預撥軍丁防守全
慶要害拘繫小西飛沈惟敬而威脅之後果解散遠
遁西生浦是彼以三法懸我也亦就彼懸法三用而
三勝之今日留兵止有一萬六千朝鮮兵馬選練未
集全慶險隘修築未成須假月日方可措辦是以款
待小西飛以信其心省令退居對馬島遠取關白表
文俟其來至代彼奏請

旨下廷臣會議非得數月不可而朝鮮留守之事漸有
懸望復國要編八卷十一

九

次第矣此亦照前倒懸法也今日封貢之說乃為兵
家間諜之謀假令封貢不可而間諜亦不可乎貢固
難言而封號空文似亦可行臨時某自任之不敢推
諉誠恐王相公石本兵疑某不敢擔當伏祈轉為
言諒某愚忠寬某鐵斧則三國生靈社稷均賴之矣
移朝鮮國王咨并檄尹根壽二十三日

一為均賦役以收人心事照得民今與國命勢相關
足國與足民義相濟故上驕則下怨上奪則下離民
怨離而欲久安長治者未之有也朝鮮素稱禮義之
國風俗醇朴土地膏腴溪田處處可耕而無旱澇之

懸望復國要編八卷十一

十

賦役收拾該國人民非本官不能宜各做中國三等
九則之例通行八道委差的當階臣不論官民凡有
田則有租有戶則有丁租則按其田之肥磽丁則量
其戶之多寡官則酌其品級大小額定優免之數浮
於數者悉罪之編成冊籍責委官員管理以後每遇
十年清查一次其有霸占欺隱詭寄者悉正之以法
務使官不兼并民不偏累官民一體彼此相安如是
則民有恒產斯有恒心大本已固而國家斯可保於
寧謐矣聖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此萬世體國之經宜深念之本官其速查明呈報使

本部獲見該國維新之治事元仍即以此事具奏
天朝曉然知王國君臣之整飭當必有 溫給嘉獎
也除咨國王外劉仰本官上緊舉行刻期完報慎毋
遲違

報石司馬書 二十五日

念五日得詳言東征始末大踴捧滿數過中間力排
群議獨主冊封爾將士血戰之功鄙人尺寸之畫不
可泯滅極力擔當詞情懇切真一字一泣一字一感
也萬一國家日後有事猶有人出頭肩任臺下為社
稷久遠應信非淺鮮可測識也某即行提督差人往
覓身復國要編不卷十一

十一

輸行長遠令爾爾凡允望臺下主持不特某輩高
厚之德爾將士亦仰扶植之恩無極矣臨楮曷任銘
戡之至

又啓

昨閱題見事再上陳乞之疏 聖意不允則已萬一
允之此地責任非常可代替也兵道輯取善才欲
敏練識見超卓伏惟中寓沉潛之思真誠中有發揚
之意況又歷過疆無虜禦倭俱有成算欲代此任非
斯人不可且就近推補更為便益幸為轉致銓部薦
賢為國非為私也統希照亮不一

移朝鮮國王咨 二十五日

一為設險守國以杜倭患事行機委官守備胡澤經
歷沈思賢呈稱蒙經畧本部憲牌平職等遵依會同
劉總兵駱恭將兵遊擊及朝鮮陪臣工曹判書金命
元兵曹恭議崔遇木陸元帥權傑查得中路自金山
由東萊梁山密陽大丘歷尚州間慶遇為嶺可抄王
京間慶之右又有小鳥嶺可全入大路左路自東萊
蔚山慶州永川新寧義城安東榮川豐基過竹嶺可
抄王京右路由金山金海靈山昌寧玄風高靈星州
全山過秋豐嶺由黃洞亦可抄王京其全羅道由稷
經畧復國要編不卷十一

十二

山俱通王京此則內地而鳥嶺竹嶺秋豐嶺小鳥嶺
皆王京門戶也職等議照朝鮮忠全等四道乃倭奴
所素垂涎者惟大丘府東南抵密陽西北抵仁開全
山西通全羅東達慶州倭奴欲犯全羅除熊川全海
晉州是陽可抄而至其餘須從慶尚道地方而入而
大丘乃其必由之路開守大丘便於東援慶州西應
全羅皆所以固王京也劉總兵有見於此即於該府
分營列寨屯兵拒守此其志甚銳而其心徑苦也然
行兵固以足食為要而足食又以儲積為先朝鮮體
草原無儲積之地惟是隨時播運日捱一日並無在

餘萬一敵寇在前一時不繼即致絕食此兵家之大患焉今急當預處多備者也職等查得該府原有大石城一座上無垛頭三面衝塌數多東面被倭拆毀搬運另做營寨今俱倒塌非一二年工役不能修理不敢輕議外迤西南有小山城一座規制窄小舊係朝鮮堆糧止有東門亂石尚存將上山脚塌塌去處重加築修上砌亂石垛牆添建西門一門增置門樓二座并四角敵臺六座可蓋營房數百間屯兵二千敵臺樓櫓務須燒造磚瓦石灰修置堅固於內積糧萬餘以備官兵之用若賊勢重大我兵亦可倚險

者知度原有定地可以為趨向之準行師者知糧草之盈縮可以決進止之機此二處工作所當首先修理者也尚州忠州城雖有舊根亂石實皆低薄俱應增高濶各五尺添築垛牆尚州應建敵臺八座內原有倉廩數座並未燬壞今可蓋房數百間撥兵一千把守忠州應建敵臺四座可蓋房二三百間撥五百兵把守且水路王京直抵忠州則糧運可以徑達又條為嶺小鳥嶺竹嶺之家儲積亦不可以不多也鳥嶺竹嶺秋豐嶺小鳥嶺四處俱係要害每處俱應建一關口併敵臺二座置小木寨一圍各撥一百人把守則王京之門戶俱固矣至於全羅要害之處除南原府城先該駱恭將督率將城加高三尺修築垛口并建懸樓三十餘座小樓七十餘座外壕重牆木柵足堪保禦其晉州城宜重修見陽宜建敵臺陝川咸陽永禮等處俱應增修城垣建置敵臺積糧料聽劉總兵分兵把守仍令朝鮮水兵大小船二百餘隻原舊屯劄巨濟等島春秋之日分布羅州把守以防海道之突犯則全羅之門戶俱固矣此數處工作該國皆當以次修理者也查慶州乃東路要害之地但去釜山一百二十里去大丘一百八十里今所

留之兵為數不多若分兵把守恐孤軍深入萬一賊分兩路牽制我兵卒難會合慶州止應進兵宵探相機堵截暗伏傳烽不可不嚴悉聽劉總兵臨時分布又照朝鮮積廢已久無之殘破之後今糧料在所要緊并各處與此必用之工非特遣相臣與戶兵工三曹判書親歷其事竊恐日用之需修防之禦仗為紙上虛談無裨實用早職等謹擬後款請乞移咨國王於崔興源柳成龍尹斗壽三員內揀呈一員或輪委一員其三曹判書決不可缺俱送劉總兵處聽其督率糧餉應於何處地方坐派運送土兵應於何處抽

經奉復國要編

卷十一

上

選訓練士匠應於何處拘募務要着實舉行即今饑荒迫切凡應役者每日將米豆按日照名給散遠近人民自相樂從不患於工作之難要在相臣與戶曹判書悉心區畫糧既充足工自易舉而興作之中未必非賑濟之一策也國王仍時常諭令全羅等處地方官民無分彼此併力協濟乘此天兵在國及時興修保固封疆庶可轉弱為強一勞永逸而外患亦可杜矣若付理亂於不知而欲綿國祚於永久非職等所敢知也今蒙前因擬合呈報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同畫圖貼說理合具呈伏乞裁奪施行

計開

一大丘山城一處

東面六十丈 西面五十丈 南面一百四十

五丈 北面一百六十丈 周圍用亂石包砌

城牆并垛口東西增門樓二座城門四合四角

敵臺六座內可蓋房五百間

一仁同天生城一處

東約一里許 西約一里許 南約半里 北

約半里 東西南三面俱削石高巖不必用牆

止東北用亂石修砌城牆并垛口東門一門城

經奉復國要編

卷十一

十六

樓一座城門二合可蓋房數百間積草屯糧山

下建敵臺二座周圍設立木柵

一尚州城一處

東面一百三十七丈 西面一百五十丈 南

面一百二十五丈 北面一百三十丈 周圍

加高闊各五尺并用亂石包砌垛口門樓四座

敵臺四座城門八合見有倉房數連可蓋房三

百間

一忠州城一處

東面五十八丈 西面一百丈 南面一百二

十丈 北面一百四十丈 周圍加高闊各五尺并用亂石包砌垛口城樓二座敵臺四座舊係四門今止用西南二門城門四合可蓋房三百間

一烏嶺設關口一處建敵臺二座周圍木寨蓋房數十間令守關軍住

一竹嶺設關口一處建敵臺二座周圍木寨蓋房數十間令守關軍住

一秋豐嶺設關口一處建敵臺二座周圍木寨蓋房數十間令守關軍住

經畧復圖要編卷十一

十七

一小馬嶺設關口一處建敵臺二座周圍木寨蓋房數十間令守關軍住

一南州東南三十里善山西北三十里適中有飛鳳嶺宜設一關

一關慶河東宜設敵臺一座河西宜設敵臺一座此極險有備防賊不敢徑犯

一仁同連西北五里山口宜設一關

以上工程已咨行國王行令工曹判書著各該地方官如法修造何處工力不及即派就近何地方人夫協助仍行剽總兵揮委各營千把總官督率調度耗

期報完錄由到部據其先該本部屢經移咨請王設險守國復差胡澤沈思賢會同該國陪臣親行踏勘去後今據前因馬照倭奴去歲得直入王京者以沿途有險不設故耳本部節次移咨已為明悉今據呈報前來誠萬分不可緩者王其遣命相臣一員輪差前去判會三員蓋如胡澤沈思賢所議勒限修築刻期報完并上緊搬運糧料以濟留兵如此則倭奴知王國有備必不再來即來亦無能肆其兇惡尤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彼來而我反得制其死命矣王其速行事完仍具奏使

經畧復圖要編卷十一

十八

聖明洞識王之勵精圖治轉弱為強東國莫安帝心嘉悅當必洪溫旨褒錫也為此移咨諸王查照遵行仍將舉行遣官典工運糧各緣由咨復

檄朝鮮三相臣二十五日

一為設險守國等事除咨國王外創仰本官聽王派定輪派上緊搬去會同劉總兵催督戶兵工三曹應臣如議上緊幹辦刻期完成具奏本官既為該國相臣當念國步艱危主憂臣辱今幸倭奴遁跡社稷恢復亟為亡羊補牢久病蓄艾之計本部聞知本官係持重老成整頓其旣壞輪翊於維新料必克濟事完

本部當為籌措

聖天子前云東國有賢相臣如洪當必有恩波及也昔衛國賴仲叔固等三大夫而國因之不失本官其深念之甚矣豈致誤修守

撤朝鮮戶兵工三費 二十五日

一為設險守國等事除谷國王外劄仰本官上稟前去會同劉總兵如嚴幹辦刻期完成聰國王具奏本官既為該國重臣當念四郊多壘為卿大夫之羞今幸倭奴遁歸杜根恢復庶殫心竭力以收桑榆之功本部聞爾等皆忠實有謀料必充濟事完本部當經奏復國要通卷十一 十九

為籌措 天朝知爾等為東國良臣當必有恩波及也爾等之屬若世世保事責有攸歸

典副將劉經書 二十七日

昨據足下報稱倭奴有復攻全慶王京之意夫倭奴巨剽本部正慮此者所以借重足下者豈欲此時乘隙臨儲糧草削兵馬諸事俱備即有狂逞可以禦之本部雖西旋大事有託可放懷矣若目下事體未便已歸止有行長一枝暫住西生浦以待朝旨必無改犯情形且朝旨已下許加封號只待嗣日未文一至即差官往復陳不日盡數歸國如剽掠小事只當

防防禦何可輒許朝鮮人擅行殺戮倘激起事端我

留守之具未備一有驟虞本部重委之心何如要亦非足下鎮定之道故今日之事責守不責職責及贖修轉不責安生事端昨本兵復本意欲止留足下兵五千本部力爭之必欲如今數則此數料亦可守惟急召募朝鮮人馬以助我兵又何患寡之有外威金為將口雖直致心頗謹鈐李提督再三言其可任朝鮮王特為具咨亦稱其廉謹足下幸與同勿相違迂以負本部顧望之意足下與諸將士保守經年無事即為上功 朝廷必加爵賞惟足下體諒鄰心至

經奏復國要通卷十一 二十

橋至橋

移朝鮮國王咨 二十八日

一為倭來通歸屬國已復計處善後事宜懇乞聖明擬責成重修守以圖永安以紓東顧事惟本部前事該本部題云云欽此欽遵備答到部惟此先應本部因倭奴進去議留將士一萬六千留守全慶以杜後虞咨請供給糧餉米鞋食米續准回答極言難以措辦故本部不得已議將糧餉取於 天朝米糶食米取於該國并練兵設險請光海君出居全慶會同留守將領協力修舉等項具題去後今准前因為

照事有安危緩急之不同勢有勞逸主客之或異方
倭奴倡亂八道皆圖危而急 天朝則緩而安自援
師東入三韓將士客且勞貴國則主且逸今拔已陷
之城歸已執之亂舉還王國而大兵死於戰死於勞
死於疫者又非一人是 天朝為王國謀者至矣
天朝豈直慮倭表請與度之倭之騎射孰愈於虜倭
之光悍孰愈於羌倭之猙獰孰愈於緬彼尚縮首帖
尾不敢動豈直慮一水窟之妖而遑遑於東國之役
耶夫 天朝既不應倭則是役也其為王國謀明甚
乃王國尚不察緩急主客之形泄泄如舊規兵未挑
經事復圖要點八卷十一

二十一

除寇未集勢極未遑而先海者又託疾卻行以致奉
部與提督實直不忍見貴國既復再失諒留萬六千
人居守而王且聚難於軍餉矣今且奉

明旨豈可虛內帑以中外國欲本部就彼酌量以漸撤
回王當此際欲留兵耶撤兵耶少留耶多留耶能餉
軍或不絀耶罷兵絀餉練否耶除隘絀修築否耶先
添君能剋愛連行否耶守國之道計將安出幸速指
明以便進止且得具題為此移咨煩請查照速為咨
復施行

報石司馬書 十月初三日

東征事近雖言有攻之愈急必欲滅將士勲勞陷
某臣測重罪幸荷臺下一疏慷慨激烈讀之令人泣
數行下臺下之恩真天不足高地不足厚某與將士
當如何戴之外懸倭之說另具別啓幸臺下詳察某
即具疏懇請歸里不復與人間事夫言短氣沮統希
鑒誨不備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初八日

十月初七日接手教謂不意請封計定之後談嘲互
起某不勝悲悅細思去歲朝鮮事勢三都八道悉為
倭有祖承訓大創隻身僅勉人情洵洵咸為義膽深
經事復圖要點八卷十一

二十一

憂仰仗

聖主威靈相公指授平壤等戰幸落其膽今已驅之釜
山又驅之驪國止有行長一枝不過十分之一遠望
西生浦待命夫釜山已為朝鮮盡地西生浦又在海
中視去年景象何如耶迺諸君徒為郭御夫之謠某
悠於某微功聞置而譏嘲互起世道人情一至於此
可嘆可嘆留兵一萬六千只為朝鮮殘破不能自守
若非此數亦不能為朝鮮守故爾懇請何有隱情別
故可得而言耶至於日本舊主不佞原未有聞迨二
使所見降奴所供惟有聞白言者又生此說無非欲

阻開封一事相公謂待殘便退重職而行之為慮深遠不依證奉行之容日另報

徽分守道 初八日

一為優恤單獨事照得本部師回遼陽見道傍養濟院孤老扶携匍匐親真顧連困苦之狀若有所告而不取者殊為可憫牌仰本道官吏即便動支馬價將遼陽養濟院孤老不分男婦每人給銀一錢以為冬水布花之用俱各另包委官逐名唱給務使均霑實惠以見本部恤孤憐老之意蓋遼陽係本部駐紮之地與他處不同此外不得援以為例事完具動過銀數呈報查考

徽分守道 初八日

一為育才事照得本部師次遼陽敬謁 文廟仰瞻如在之英獲見諸生之盛信賢才不擇地而生乃使俸皆束脩而出合給筆墨之資少為鉛槧之助牌仰本道官吏即便動支馬價銀將遼陽都司儒學教官一員銀二兩生員每名銀二錢以為紙筆之資各俱另包散給蓋遼陽係本部住紮之地與他處不同故行此優隆之意仍諭知多士當潛心黃卷奮志青雲以慰本部今日屬望事完具動過銀數給散過姓名

呈報查考

移朝鮮國王咨 初九日

一為計處被育之人以散家與以弭釁端事先准兵部咨云准此已經移咨去後今特專官奉旨前來宣諭為照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今之金山等處被育之人皆王國昔日奉令承教之黔首也彼豈無父母妻子之繫繫也彼豈無田業里居之筆耕也彼豈無舊君之想祖宗骸骨之在鄉園也特以削髮而形若鳥夷思歸而身恐誅戮故假息遊魂擁聚海上聞出剽劫以度餘生誠一招之猶不失為良民若終拒之必至於背敵國王無辜歸咎於民之我叛也使倭不入境彼豈有未泰之悲斷髮之慘惟是封疆不守以致人民離散王當此際即因事以省躬加意以招撫尚懼國本不立而乃復妄行殺戮耶速宜遵奉

明旨即發免死帖萬餘紙責令陪臣前往金山等處大張赦宥之文廣布招徠之令如投歸者即分發去種以款未歸之人勿仍務殺戮以阻將歸之衆王其念之移咨前去請查施行

檄朝鮮陪臣權慄 十七日

一為倭情事照得該國雖已恢復而倭奴難保其不再來本部是以復留劉副總兵等軍兵為爾國暫行居守使爾國修守之事已有次第即議撤回爾陪主權標獨保孤危屢抗強勁爾誠該國忠臣也宜速來此八月上緊選練軍兵保守爾國牌仰本官速行調集全慶等處軍兵逐一挑選精健者上緊送赴劉總兵管中聽其分撥教練以多為善毋得稽遲時刻先具遵行緣由呈報

移本部咨 二十一日

一為倒死馬匹事先據真定管遊擊趙文明呈稱所轄軍復國要編入卷十一

二十五

統齊民兵馬顧老等原係真顧廣大保河六府州縣民間召選自備馬匹征倭倒死馬四百餘匹與別鎮各營軍士兌領寺馬官銀朋買之例不同請於征倭錄內勒支發買惟復議給寺馬錄由到部已批李提督查議詳報去後今據李如松呈稱遊擊趙文明所呈原領民兵多屬貧難富產自買馬匹倒死委與各鎮太僕兌領官銀朋買者不同且其遠征外國攻戰奔馳以致倒損應請議處但征倭餉銀自難動給別鎮買馬合無請已從宜酌議給寺馬或行各府州縣查以別項官銀給領措買以恤食軍以實營伍

等因到部看得真定管軍兵馬顧老等原係民間召選所騎戰馬亦係自備既非給銀朋買又非兌領於官所呈陣傷與倒死之數相應咨請議處為此合咨本部項為裁酌前馬四百餘匹或於備倭馬價動支另覓或行保定撫院查於所屬庫貯堪動官銀補給希由咨示以憑行令遵守

與副將劉綬書 二十二日

天朝御夷以信義為經聞謀為權今諸侯恭謹待命朝廷近已有旨許封執事只宜修整險隘訓練朝辭人馬為緊昨欲請戚子和兵決不可得萬六千中數雖不足有朝鮮人馬雜之諒亦可守近遭胡澤熙視

卷十一

二十六

不過欲得實數而已必不能再借一兵補之也蓋一萬六千之數朝議均謂太多本兵屢書盡撤撤回止留執事部下五千足矣本部力為主持不致竟撤何得更望有加又聞執事差兵前往行長管中欲行反間使與清正攜隙夫反間固兵家妙着但事在兩持未有歸着行之為當茲倭已違約

主上復有明旨且行長清正亦是海外雄奸俱屬關白所轄未可以計間也設行之不中機宜因此致生事端不惟執事難於自解即本部亦何說之辭彼時悔

之說夫不若誠心御之為妙執事幸體鄙心速察其
事至屬至屬外來文下須註時日以便稽看

移本部咨 二十三日

一為倭來通歸屬國已復等事先該本職具題前事
議留兵防守朝鮮俟該國修設俱有次第漸次撤歸
并乞 天語嚴責國王痛懲往事勵志圖維仍亟催
光海君李璵出居全羅慶尚楊守經理等因已經本
部題覆節奉

聖旨為勒與朝鮮王令其自行警備毋貽後憂欽此俱
備咨到職該職看得朝鮮為東海外藩今雖恢復而

題復國要編 卷十一

二十七

該國破殘已極許不勝支故暫留我兵防守令其亟
為修設計也但國王本以平日宴安之主近雖遭驚
迫而本部修察其舉動猶未見其憂然思惕然省也
乃其輔相陪臣若尹斗壽尹根壽崔興源柳成龍皆
無德而取其間為王所親信用事者則斗壽根壽
二人耳他若權備則主於戶判書韓準軍旅則主於
兵判書李恒福典作則主於工判書金命元雖即該
本部移咨國王催其速令光海君出居全慶間并令
其輪差相臣一員總領戶兵工三判書分管前去會
同副總兵劉綎來此冬月倭退之時上稟修奉刻期

完成復備創各陪臣又差官胡澤等守備然國王尚
未見其回咨前來諸陪臣又復觀望難以責成且係
外圖之官更難繩之以法非奉

旨生名嚴督彼必互相推諉何以竣事為此合咨本部
煩為題請即於 宣諭國王勅書內并專督尹斗壽
尹根壽協助光海君李璵出居全慶總管戶兵工三
判書韓準李恒福金命元及國王前差催糧官吏曹
判書李山甫俱各照分管職業上緊搬運勿得遲緩
軍兵宜造器械修築險隘務在冬月之內刻期完成
如斗壽根壽并三判書能盡心為國首事完本職具

題復國要編 卷十一

二十八

題權要知各陪臣泄然思惕有悛悔中職本部奉
聖問如此庶人心知警事有專責修設之事易於
完矣如 宣初已領事已集及并請另題奉

旨即咨本職轉行督催施行

班師朝鮮國王謝咨 二十四日

一准來咨該為布謝高雅事等因准此為照貴部負
經濟之偉望輟樞轄之重任下臨荒壤指授勝算迭
蛇來於海上奠鼎於城中再造之恩百世何忘每
想跋涉關河變易寒暑風土殊異館宇湫隘禮義多
愆情懷莫中常以復戾大君子為懼昨國旌節渡江

旋遵快馬騰驤易有其極不期駕駐遼陽留戀東道
遠惠德音易以善後還德之情溢於言表當職與舉
邦臣庶感佩無窮不知所答但小邦孤危日甚曲全
終始惟仰貴部臨紙抑塞不能備陳為此回咨請照
詳施行

報石司馬書 二十五日

二十四日接手札中云朝鮮陪臣請補諒命并遣
失等命服其即諭陪臣尹根壽轉告國王具疏懇請
方是事體不然非所以重天朝寵命也劉綎部兵安
家銀兩久已具咨呈下為彼請討今既無處彼又久
經奉復國要綱八卷十一 二十九

役外國全無所給亦非所以慰衆心也輪教欲於某
處馬價內先處一兩給之恐又太少某酌之當先給
二兩餘俟安撫已定再議也留兵一萬六千臺下屢
謂宜撤止留劉綎五千某非不欲遵命但今倭奴事
機未見下落恐有變故設有所虞所關非細故不敢
耳必欲欲回須俟倭盡歸某封事已定方可漸次行
之諸兵行月二糧亦望臺下預為留心昨劉綎所報
留兵實數豈亦不滿一萬六千已差胡澤前往查驗
或只有一萬三四千向尊曉一萬二千八所增無幾
萬已解從為定諸候尚在金山某城之說的是說係

望勿聽信不過旬日間任輸行長之人必然歸報也
又啓

撤通判王君榮 二十六日

一馬遵

官專責部臣等事照得賈畫劉員外先該密雲通詳議
每日支庫銀五錢今看得本官客寄遼陽且時值冬
月復舊有吏書僕從等役以致逐日一應館穀薪木
木炭之類盡係自行買辦前銀不敷捐資接濟夫本
官驅馳王事應建奇勛豈宜使居旅之時乏資斧之
費相應議處牌仰本官即查照劉賈畫每日米薪銀
應奉復國要綱八卷十一 三十

食等項之費約得銀若干除前五錢外應當量於馬
價內每日補給若干以足其用毋使費儉議定呈報
以憑裁酌施行

撤通判王君榮 二十六日

一馬遵

官專責部臣等事照得經歷陳勳原係陞任大寧都司
見任官員該本部訪得本官取要標下賞功遠將前
缺開除帶銜遼東都司既非實缺又無係新日遂薪
水俱係本官自辦夫標以養廉刑本官又係見任且
多勞績相應議處牌仰本官即查遼東都司經歷每

月俸薪柴炭等項公費銀兩等項若干逐一開報本部以憑動支馬價就於陳敷開報陞任之日支起毋得遲誤

又檄

一為道

官軍責部臣等事照得通判王君榮原係河間府見任官員該本部訪知本官恢宏才猷練達取委標下管理錢糧遂將前缺開除今看得本官從事異域往來驅馳一應館穀薪水之費俱係自辦且無俸銀資助夫祿以養廉矧本官又係見任且建功勳相應議處

應奉復圖要編

卷十一

三十一

牌仰本官即查見在河間通判員缺每月應給俸薪柴炭等項公費銀兩每項若干逐一開報本部以憑酌處此公事也本官毋得遲延隱忍未便

報石司馬書

二十九日

許儀後既有密書云關白名雖求貢其實欲明年侵犯中國欲各海隅並行隄備等語胡可不信夫倭謀叵測前不佞小啓中屢屢言之頗為詳盡俱係實信非欺假也且事勢二三年方可寧靜今日姑與封號不過為一時羈縻之計中國沿海之防何可一日玩視外諭陰散其謀實兵家妙着即當行一剷與賊金

如來札所云者使與小西飛知之以速行長一消滅之策也謹覆

又

尊札謂倭來必無即來之理誠是第今事體未曾下落所留兵衆一時盡爾撤歸倭或知我空虛因而狂逞劉綏五千胡能分兩道擇禦恩之再四未敢遵教只待行長盡驅一面催集朝鮮兵馬并修築彼國就近勸議險隘俱各就緒然後撤之方保萬全亦不多時日矣行月二禮望臺下預為留神營此時後無歸期方議進勦豈得中止耶萬祈情原至禱

應奉復圖要編

卷十一

三十二

又

朝鮮殘破之後復有兵提其實難堪某欲嚴法禁之恐又激變多方中鈐諸將令其約束部下亦不敢肆行無忌今大兵已撤止有留兵復行劉綏極力禁約分毫不敢妄動矣朝鮮國王與其國人頗知鄙意重下不必掛懷也

朝鮮謝留兵守王京咨

二十九日

一准來咨該為懇乞仍留簡約將官以安遺民事將遊擊戚金率兵一千駐劄王京候事完同留守各將撤回等因准此竊念責部體

皇上矜憫之意弘猷遠舉無所不用其極既今小邦得以再造及其西歸尚且餘念不已至命賢行留駐於此統制天兵輯寧遺民仍將所據錄由備谷知會當職只益銘感周知使謂焉此回咨請照驗施行

朝鮮設險守國咨 二十九日

一為設險守國以杜倭患事准來咨前下內稱修設險要遠命相臣判書勦限督催等因准此為照自大兵撤還上下慄慄靡所依倚唯懼再墊於喪亡之域而恭惟貴部軫念小邦今又幸教以設險固國之要務指示的確曉諭明白不啻若親臨遣使目擊而手

經畧復圖要綱 卷十一

三十三

畫之吁其至矣庶幾卒蒙貴部之力而得見於紳衿之患矣不勝感激不勝感激曩者已行催諸路另行申飭而第念逆變以來兵民喪敗財力蕩竭重以饑饉缺乏顛頓且賊之出沒到今滋甚邊面列邑屢被屠殺策彼瘡痍創此竄舉探之形勢未易報完當贖之日夜所深虞者正在於茲而見今長策舍此無他修廩補牢一刻焉急係是誰家之事而敢急焉不自力乎方遵休戚教列設方使策勵臣工趨速修舉除衆伍赴防外抽發餘軍相度緩急以次興作戶工兩曹之官亦即差遣想今已達總兵劉挺督門聽其

畫兵曹之務則既遣都巡察使權慄專管關外諸事近日施措皆責諸慄今再着監事之臣協力期濟大事一如貴部所命仍念小邦採喪已極一面招募防守一面拮据供給一面撫賑頭運時屈事緩急厚命深增惶感不知所裁為此回咨請照驗施行

經畧復圖要綱 卷十一

三十四

復國要錄卷之十二

直陳東征艱苦并請罷官頒十一月朔

一為東役艱難才疎智拙懇乞

聖明早定大計特賜霽然以謝人言事臣本卑鄙庸劣

無足比數荷蒙

皇上責臣以東方之役幸微感盛優叙遠道祇緣封

貢一節臣先因借此以退倭今欲假此以修守申明

前蹕願為明悉乃在廷諸臣指臣為誤國臣雖百口

亦難置辯顧東事始末有萬不得已之情臣即就首

奔鑽終當再為剖白夫國家亦時常用兵矣或操禦

總要錄要錄卷之十二

肘未有者今日東役之難絕域遐荒未有者今日東

役之苦方倭奴吞陷朝鮮八道國王奔竄義州所不

失者惟安定等數百里耳彼視未安定虜國王易若

拊掌而臣方奉命援賊中外惶惶咸謂臣之兵馬

且不宜東渡鴨綠矣况一應軍需庫條隔期料理若

徵兵則原准部文七萬有奇然遠方者不能來應募

者未得集實調至遼陽者止三萬餘耳其間又係各

邊鎮崇虜之數勢必先主復客是以來者強弱居半

而時則冬盡也謀罪侯衆二十餘萬臣與提督李如

松贊畫員外劉黃裳等相與謀議謂彼此羸弱既不

相敵宜速乘此泛寒以計取勝乃就沈惟敬謀其之

約而撫之以兵是以有平壤之開城之收繼而轉

戰深入將士疲勞負載艱難食不繼天雨淋漓

膠泥解泥深陷膝北池兵馬不得驅馳於是暫令大

軍休息而倭且懲平壤之敗併其王京王京固形勝

之地為國之都皆阻岳山面臨漢水倭乃連珠布營

城中立寨廣樹飛樓連懸土穴為銃自穴中出者

無不死至此非特三萬之衆不能攻數十萬之倭即

使我衆倍之亦難卒下乃我軍自入朝鮮別是一番

世界語言不通錄錢不用並無屠猪沽酒之肆無以

總要錄要錄卷之十二

倭奴焚掠廬舍一空軍士無論寒暑不能沾唇即

醬醢無入口言之深可悲泣雖臣屢發勳牛隻

為犒賞濡沫之恩終難濟事雖號召遼陽人趕販生

理道路迂迴所來無幾且平壤開城等處人民餓死

者交相枕藉載輿流行海氣蒸濕瘟疫大作馬匹倒

亡軍多疾病誠如今日按臣周維翰所稱灑然若鬼

者非虛語也彼提督諸臣於此時見兵氣不揚應援

不至自惟孤危相與恐懼臣微以虛實之聲大扶個

喝暗施間諜之術焚倭倉糧而出遊騎鎗砲演放於

江濱旌旗隱見於山阜倭遂不識我情形復懼而

貢臣即借此以勸退王京彼即允勸退王子陪臣依
即允仍於攻獲全羅之時接過我兵一戰而敗餘衆
宵遁即有釜山之奔且大衆歸國惟平行長一枝逃
在海中西生浦居住今已三閱月矣安靜狀欲不敢
生事然非勇者之効力智者之獻謀亦何能得此也
及查釜山鎮自弘治正德年間已爲倭奴囑咐釜山
之人盡爲倭戶該國書見在可證實係朝鮮東南
荒僻海濱之地回視義州幾三千里不血刃而該國
恢復如故較之去歲全陷者何如西生浦在釜山海
口之外倭被驅逐逃遁於此而臣今提督於全羅慶
尚之間扼扼據險刑兵屯戍較之去歲謂臣不能東
渡鴨綠者何如夫當平壤可戰之時則用力以進攻
王京不可戰之時則因閒以行事軍中機宜原難拘
泥臣又聞之兵法云十圍五攻不若宜避王薊破楚
而必用六十萬衆彼蓋見於聚寡之勢乃宜爾也十
以區區三萬之卒大半皆脆弱之夫而欲以敵數
萬長勝之倭且深入絕域前無資助後之應援况又
屢奉

明旨敕不窮追欲臣全師以退臣實計無所出惟思逐
倭海上留兵防守一節差可行耳夫朝鮮爲我中國

喫緊藩籬朝鮮失守非但遼薊保東從此多事而畿
輔亦受震驚此海內有識之士所共知者而朝鮮喫
緊該守之地則在全羅慶尚二道今已留兵分布要
害而所留者止一萬六千人耳當此之時不使有三
彼衆我寡勢難與敵一也朝鮮兵馬選練未集二也
全慶險隘修築未成三也須假月日方可措辦於是
款待小西飛以信其心省令諸倭退還本國遠取關
白表文使其表至代彼奏請

旨下廷臣會議非得數月不可而朝鮮留守之事漸有
次第矣此亦照前破平壤退王京倒懸之法也今日

封貢之說乃以權濟經以奇行正所謂兵家間謀之
謀假令封貢不可而間謀亦不可耶貢固難言而封
號空文有何妨礙而謂不可耶是臣今日非敢假此
以媚倭也亦非茫昧而受倭之愚弄也不退借
陛下下一封號虛名假以退倭急爲朝鮮修守以衛中國
無事耳近奉

明旨謂服則羈縻爲千古不易之理勒令盡數歸衆俟
其上未稱臣方許封號臣仰見我

皇上聖德弘敷至明廣照深得控御外夷之道經權互
用之機已經宣諭倭酋小西飛等令其差遣從倭往

前行長等遠離丙生浦還歸本國今小西飛遣人且去矣如果倭奴遁歸奉文即至臣當為之具奏有如目前不肯行羅摩之術必欲為進剿之圖則必添發新兵數萬衆置造戰船數千隻渡海入丙生浦而戮之舍此則無良策然恐師老窮追背違

明旨諸臣又得議臣之後矣且諸臣言東事者甚夥有謂不宜深入有謂不宜代奉有謂當守內地有謂當撤大兵有謂當宜進剿紛紛難辨今人何所適從至謂倭奴挾兵求貢臣尤不知其解蓋倭奴講貢始自平壤繼至王京彼合王王京險隘不居之以要挾乃直

經畧復國要編

卷十二

五

奔海上還王子賜陪臣遣酋長前來叩首而謂之要挾可乎至又謂臣為苟且了事希圖封賞噫臣自遠籍以來浮沉中外二十餘年今復往來異國夙病增劇積憂暗然每思前路轉迫人世幾何而猶無止足之戒耶總之係臣物望卑微習術短淺有以未諸臣之謂伏乞

皇上將臣遠行罷黜以謝人言即初副違背機代為料理分守遼海道併為責成仍乞憫念朝鮮為緊要屬國殘破至極非我留兵彼之臣民決難居守反貽中國大患臣之私憂過計實在於此更乞

皇上早定東方大計允執許封前古倭其表文一至唯與封號以應厚之仍初下該部務要如臣前陳所擬乘此時日留兵一萬六千與之協守急為修練俟其險隘已蕪廢兵已強倭奴已遁漸次撤回方為得策要亦不過數月間事其糧餉宜令該國全辦事屬艱難者欲議減月糧等錄則留兵遠戍外國值此寒月更為苦累似應仍照臣前題議處庶東藩保全內地寧謐而臣亦得以登伏田里歌詠太平未盡餘年甘

皇上恩賜矣臣不勝恐懼懇祈之至

經畧復國要編

卷十二

六

與天津兵備道書初一日辱命征人速惠書箋纒纒數百言言珠玉揮霍之才金蘭之雅於茲具見不佞且珍藏之矣東樓事作藉

三上威靈門下指授朝鮮仍失地土舉尺寸還之故主雖不敢當未輸溢舉似亦不其為知已羞迺朝中言者極力譏毀必欲加以不赦之罪設使喪師辱國又當何以處之自揣謏劣宜乎有此於人何尤惟遵三反之訓以省一身之愆實亦吾儕儉修之一助也今止于行長部下枝駐丙生浦待首昨遣人往謝

蓋藉倘得如約隨當求脫世網還吾故於兩三三三
間足矣他何望哉特愛附此知已如公諒不厭聽也
移顯總督韓院咨 初一日

一經夏過海軍務司提督楊總兵至詳解給征
倭軍士用過廣寧前此等二十衛子連統九百七十
六張料物共用銀一百五十一兩零前十一一萬九
十九枝料物共用銀三百七十一兩九錢零今候詳
示准行各衛開銷或於備餉內動支置造補還等
緣由到部除批行外有得前項支天乃與處必用之
具勢不可少而邊衛錢糧措處且難應於備倭而價
銀內動支違補以備緩急之用擬合咨會各該貴部
院貴院煩請查照施行
經夏度關要餉 卷十二

院貴院煩請查照施行

初三日

一為候情擬許日增等事查得原兇各州縣寄養寺
馬一次八百二十七匹係副總兵楊元遊擊戚金經
手給散一次戴桂戴木兌馬五百匹周鳳鳴兌馬五
百匹共一千匹俱係中軍官王承恩經手給散除陣
傷倒死外見在馬匹已經行委經歷陳勳清查副總
兵張世爵驗收去後今交還將完擬令委官估價牌
仰本官即便會同陳勳張世爵將交還寺馬逐匹親

驗毛齒尺寸分別等第高下估計價值多寡開造文
冊具由呈詳以憑裁奪報部固不宜估計太少以虧
國額亦不宜太多以累食軍於焉適中方為妥當毋
得遲違

諭示朝鮮陪臣尹根壽 初七日

經署兵部諭朝鮮國陪臣尹根壽知之本部奉奉為
爾國謀者至矣敵在議征敵退謀守乃昨得留守將
士稟又皆告稱王子未行糧食不繼軍兵不來臨臨
未察本部不勝憤懣之極爾國何遲復若此今爾諸
親裕王良是特囑爾為爾與兄王壽皆該國重臣也
經署兵部要餉 卷十二

人

陪臣若才與位皆無出於二人之右者一切國政務
以專之雖然島夷弗靖校焉廢禮是誰之過與豈重
諒於兵力之不加耶抑人謀之未盡耶將平居責難
陳善輔相引導之或未備耶夫往事不可諫已矣若
收桑榆以救東隅顧又可緩耶世固未有坐漏舟火
屋之內而可以暇豫處者該國破殘喪敗其勢殆有
甚焉爾其速歸裕王仍與兄王壽共圖艱鉅相與匡
維挽頽風振靡俗詰戎務莫爾國有服後列安內攘
外之政刻日見之施行則該國其庶幾乎且語有之
食人之食者當終人之事乘人之馬者當濟人之難

矧尚爵厚祿耶故疾風方知勁草拔蕩乃識忠臣爾其念之爾兄弟果恪遵無悞本部當薦之

聖上使天下後世知東國有難兄難弟能盡忠報國者爾其念之具舉行緣由回報

計開

一請光海君出居全慶之間鎮守

一命相臣一員輪流前往全慶之間總管

一命戶曹判書治權餉上緊搬運以濟留兵兵兵

判書治軍旅速挑精壯赴劉副總兵官營內教練

工曹判書治興作上緊乘此冬月刻期修築險隘

慶奉復國要圖八卷十二

置造火藥務在報完

以上皆據外之政

一均徭役 一清田糧

以上皆安內之政

與李臨淮候書 初九日

久因拮据戎事致疎教候罪狀何如然仰企故人之私即身寓玄苑未嘗頃刻置之昨辱飛翰下慰無恙

日本志藉示彼出沒資我運籌具見門下留心國事

感甚外不佞某謬垂茲役幸使指授彈力彌年朝聘

已失地土舉尺寸還之故主似亦不為知己羞過近

來言者攻之更急藉令喪師辱國不知又當何處也可嘆可嘆連 旨令人往諭行長使率眾盡歸倘得如願即當求脫世網高卧兩峯三竺間豈不徜徉同苦碌碌作牛馬走馬後生輩豈不耶恃愛布謝附此鄙悰他不友

報石司馬書 初十日

小疏中數語雖違奉命刪去但人心險薄世道傾危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自侯託以來某奉命東行之後

臺下還將調兵湖廣村算且不暇論只日賜手書精

盈荷匪精神命脉 詢其中一點忠誠真皇太后上

慶奉復國要圖八卷十二

兩共鑒諸終無一人見亮而敗者疊出深為臺下扼

腕也即某雖不才恐有重要晝夜兢兢幸使指授屬

國恢復無遺焉倭欲舉求款似亦不為知己羞昔高

宗世稱賢王鬼方小國猶曰三年克之其可見師難

言而功不易就自古記之矣若日本強悍何如鬼方

強克之不逾終歲而言者屢以誤國詆之甚有謂亦

紛不足贖者藉令某耽延歲月喪師辱國不知又當

何如處也可嘆可嘆昨某於安州四野日朝鮮男婦

行舞盈道不下萬人送文一軸以表其思我朝起身

日國王遣其子臨海君并二三重臣欲與江中月

叩謝老幼男婦不可勝數拜舞謳歌懽聲動地亦送文一軸江口登舟沿堤泣送堤為擁蔽依依若不忍捨抵中流猶然見之人情如此非可威力強者或者微功有以繫服之爾須預言此似屬誇翊以臺下事屬一體且諸君未經目覩無怪其然故特達之臺下或可轉聞諸君亦以見今日之事要非誤國欺君少寬斧鑕爾幸臺下不以迂誕罪也軸文二首奉覽乞命為其收貯容日拜領謹實

諭示咸金十六日

時值嚴寒勤勞異國本部實切懸念惟執事悉心為

經畧復閱要綱卷十二

十一

國他日敕勳必列高等外朝鮮舊倭二節本部詳為條議宜即遵行迺今光海君未見遵行大丘糧餉屢屢不敷募兵僅止四千又稱旋即解散諸險無一修葺視國事若兒戲然且以彼國艱危欲天朝盡代之也有是理乎君臣媿情昏昧一至於此將奈之何昨本兵題疏專為此着如再泄然必將留兵盡撤移守遼左內地斷不許再請援兵矣特命司行人來諭國王陸辭出京就事須急諭上上一切修守之責速完備毋再稽玩以貽後悔且行長輝來待育而國王農耕操掠夫標掠者實本國疲憊之民耳不行

撫反肆詭傳於東征事體大有妨得如再亂傳本部必密訪陪臣中有此誑惑者必不輕恕尤須執事嚴諭其君臣故諭

報石司馬書十八日

今之播流言者不過為行長殘倭未退朝鮮亂民未歸故捉風捕影為吹聲之大耳翁臺如聞斯言當思不佞於倭退王京之時何為屢屢急催進兵倭退釜山之時何為曉復催提險至此倭來大勢尚據釜山未曾過海不佞何敢將前兵馬遽然撤放留守將士果係單弱不能防禦數月以來不佞何敢寂然無言不請援應乎行長又何肯甘心海嶺落莫之嘆無無寬伺翁唯思此則群疑自消訛傳自息而翁臺可寬懷抱夫唯翁思之

移本部咨十八日

一為暫留大兵防守以固外藩以安內地事據實員外劉黃棠呈奉本職批據副總兵劉挺呈前事照得早職躬鈴木品介冒庸才叨蒙養後之留並重加銜之典捫心知懼刻骨難忘惟有頂踵以同報塞而已但標下尚有才勇壯備者六人相應奏用以勵後效肅得中軍千總劉天祐歷試武闈熟諳機務料敵

不遺餘算提兵屢策奇勲名色指揮馬禹卿志切請
纓心存桑梓自負投石超距之勇曷得有摧鋒陷陣
之雄風此二員者堪膺守備備禦之選者也名色千
總陳大綱才猷遠達志氣激昂敵寇不出其氣甲士
卒樂歸於麾下名色千總莫如將平力精壯技藝出
群屢經戰陣艱危俱有擒斬功次此二員者堪充實
授千把總之任者也名色指揮劉元久歷戎行屢
經征戰多收斬獲之功堪爲馬禹卿之用名色千總王
維鎮從事多年束兵不擾征剿累多俘斬防守益藉
堵安此二員者俱堪實授把總之任但劉朝元原以
兇夷他日方宜別用目今駕馭征倭者也以上六員
才力雖有不同悉皆得於試用故敢冒昧呈舉如蒙
不以卑職之言爲謬俯賜俞允特爲具題將劉天祐
等授以實職仍發單職操下領兵備倭則趕赴武夫
咸知立功異域圖報將無紀極緣由奉批仰劉贊
會同李提督查議詳報奉此遵依移文會同李提督
查議得副總兵劉綬所呈中軍千總劉天祐名色指
揮馬禹卿劉朝元千總陳大綱莫如爵王維鎮六員
未有推鋒禦敵之雄堪授實職防海之任等因到職
據此先據副總兵劉綬呈請前事已經批發在案劉

黃棠會同提督李如松詳議去後今提前因馬照倭
衆雖遁而朝鮮當殘破新復之後故議留兵暫爲居
守非得智勇之輩無以肅戎行非有超拔之權無以
激士氣所據劉綬呈舉劉天祐等六員堪授實職是
必察其已試之事可以期其將來之功復經贊畫提
督會議俱堪任使似應准從以勵將來爲此合咨本
部煩請裁酌具題施行庶人心知奮感恩益圖報
矣

撤劉綬 二十六日

一馬倭情事本月二十五日據本部差回夜不收張
經兒口稟本月初三有朝鮮亂民因無口食在密陽
搶掠糧食有遊擊具惟忠當即領兵渡河討敵官軍
致有損傷等情據此看傳取夷之道逆剿順撫方倭
奴占據朝鮮則用兵以征進今彼退居海上遣將已
來復屢奉

欽依赦不窮追賑則羈縻許令盡數歸巢上表乞封是
堂堂天朝昭以大義示以至仁今議留兵原爲朝鮮
修葺選練本部節行但欲保守無事即爲有功雖零
賊以無食開出剽掠而密陽等處甘殘彼無道即剽
掠亦無所得使惟患駐堅壁清野拒河爲守這張兵

勢彼必自退况節據副總兵劉綬稟抄行長來書中云賊徒有搶掠者已令官治之或誅之可也則知前報搶掠係朝鮮被脅亂民也結海濱值此冬月身無水口無食以致如此乃惟忠為將已久不審事機輕率渡河貪冒功級致傷軍兵况行長見道其心腹小西飛等來此乞哀從豈無所顧忌且安靜四閩月不敢生事乃值此嚴冬非其所利之時彼復動兵耶惟忠皆違節制與天朝之信夫夷狄之心莫此為甚本當查處姑行中飭牌仰本官即便申飭兵惟忠及各留守將領務查節行修設選練事宜着實上緊奉

聖恩復國要錄

卷十二

十五

行營得仍前偷竊一二零賊以希報功其行長一枝聽差去宣諭人回話如果悖逆不歸許呈報本部從長計處以圖萬全不可輕進以冀僥倖仍查惟忠對敵緣由據實呈報毋得違誤

撤李如相

二十七日

一為招安軍民事務訪得朝鮮被倭脅使軍民也聚西生滿左近地方欲隨日本倭奴不肯帶去欲還朝鮮又恐國王坐叛民誅戮已經咨行國王少寬法令責其歸順去後但恐被脅之人日久糧盡擾害地方擬合委官招撫牌仰本官即便會同劉副將查訪朝鮮

被脅軍民的有若干見今在何地方如情願回鄉行令朝鮮官員招送隔別道分郡邑安插若執迷不歸假使擾害地方者定行盡數剿殺後悔無及若各官或有招安良法具由呈報

撤副總兵劉綬

三十日

一為計處被脅之人以散黨與以弭黨端事照得金山等處聚結朝鮮被倭所脅之人以衣食無措欲歸又畏國王殺戮往往假倭名色間出搶掠難節經本部移咨國王欲其開赦復發免死帖萬紙今本官廣為招徠但此輩終懷疑畏而該官陪臣又觀望不為

聖恩復國要錄

卷十二

十六

設處令照本部差官奉

旨宣諭行長退歸日本如果行長遵諭退去則海上惟餘此輩合應立法招撫庶使來歸牌仰本官如果行長遵諭退歸即先取行長結報要見金山原有倭衆若干陸續已過海若干今次過海若干海上有無仍留倭衆其節次作亂搶掠者實係朝鮮亂民與倭衆無干等情一面即具塘報到部本官即親歷金山一帶督同陪臣權懷金命元等於亂民也結處所立紅白大旗各一面令通事廣為傳言曉諭如願歸投免兵士者立紅旗下即給免死帖收着營伍衣糧一體

支給如不願為兵願耕田里者立白旗下即給免死帖發各州府照舊為民再加賑恤復令陪臣大張國王開教告示斷不殺戮以安衆心仍務要多方開導招之使來以廣好生之德以一月為期不厭煩瑣三令五申彼衆既前無倭倚又海濱斷絕糧食計必樂歸如一月之後反覆曉諭不肯歸順者則是真為反叛天所不容許本官督同留守兵將該國陪臣衆兵戰殺首級准以倭級十分之三行賞此係不得已之事必須待行長退歸一月之後屢招終不肯至方可行此毋得聽憑各將士乘機希圖功級激之使變速

恩奉復國要綱卷十二

十二

行殺戮戮獲多命上于天和也本官詳慎施行

移朝鮮國王咨問十一月初三日

一為割割橫行速行議處以清道路事照得本部差官諱宗仁奉

旨宣諭行長退歸西生浦無非欲驅逐倭奴莫安王國別復留劉副總兵等將士一萬六千遠在大丘等處一應軍機全憑羽檄乃近據報稱諱宗仁水馬盡為盜賊所奪恐賊騎牛乃抵大丘其餘往來官役極為苦楚以至海上停息每為阻絕夫以天朝之官值此裂膚割指之日奔馳異域直赴海濱已不勝其苦

累乃使恐使其水馬盡被奪本部問且王國當此維新正宜肅紀振綱安內攘外乃使剽劫橫行梗塞道路軍機不通往來遠誤大為貴國之患亟宜禁緝王其速命該管地方陪臣嚴加約束如遇饑民為亂設法賑恤如遇狂逞之徒設法擒捕其諱宗仁被奪水馬速為追覓下落水馬給還本官為盜之人擒拿正法庶禍源可絕邦本可寧為此移咨請查照速行咨復萬勿縱寇養奸自貽伊戚

禁約示諭 初九日

一為再行申飭禁約以昭法紀事照得本部咨兵防

恩奉復國要綱卷十二

十八

守朝鮮誠恐差違往來員役并留守官軍於該國沿途館站地方騷擾屢加嚴禁不啻三令五申乃近訪得仍有肆意貪婪不顧法紀或需馬六七十匹或載貨物及取夫六七十名者或雇買留守將領差出名色沿途需索供應牛馬者或沿途擅擄賣私謁國王圖利者或枉道全羅富庶之地希圖多取供應者或借應付照馬即馬索馬駝貨生意買支米料者或原差牌票止斥馬一二匹及逆則索牛馬積至一二十四匹遂為已功任意發賣者或失驢及倒死弱馬而勒好馬者或將陪臣駝馬一併強奪者或欲淫其婦

而輒生事端細鄉其大以便已私者又各該官兵俱有行生糧票不為不厚此外又要重支齊整供應者又分布各處把截不肯自立排擱定要入城并占據人戶房屋以便接糧捐不如意輒加譴楚者夫朝鮮為倭奴推陷困苦至極近雖恢復而見議留兵防守糧食又復取給該國乃奸徒肆無忌憚于憲犯紀一示申飭為此仰各公差往來員役并留守官軍以後務要恪遵法紀仍念亡國新存不許復蹈前轍肆行需索騷擾如敢有照前違犯者許該管館站委官

題奉復國要編 卷十二

十九

軍法從事決不輕縱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先據都司呈送造完軍火器械文冊到部已經解發分守道查盤去復屢催未報查得各項器械各衙門俱動馬價置造事完應送遼東撫院查收票仰本官即將節次收過各衙門解到一應軍火器械并硝磺製成火藥火箭委官造完報棍鉛鐵子輕車麻牌等有備造文冊二本送部一留備照一

送遼東撫院查收毋得遲延

檄都司張三畏 十一日

一為遵

旨專責部臣等事已經票行張三畏將原收一應軍火器械運回江沿交付修養正查收去後查得各項器械原動馬價銀兩置造事完應送遼東撫院查收票仰本官即將劉應祺節次運到一應軍火器械并海蓋道及戴朝升軍國龍解到鉛鐵子王憲將來解到鞭棍在平壤傳廷立收管者若干在劉凝管內者若干運發修養正收貯江沿者若干務與原解數目相同如有使用明白開除備細造冊二本送部一留備照一送遼東撫院查收毋得遲延

題奉復國要編 卷十二

二十

與司大行書 十一日

門下雄抱儒才海內人傑今幸共事東方得瞻光範欣慰何已台旌東指御風而行某雖不得執鞭隨侍而懸懸之私儼在左右屈指計程想抵王京矣天語丁寧國王必在改弦易轍但積救之國勢難速化門下試察其君臣近來意向若何修守若何即留兵撤回可保萬念不神明炯照必得其真幸詳見示又歷覽封疆咨詔道路必有奇畫可禪外藩者更求示我

以便轉行臨諸神性不任依依

報石司馬書 十二日

李滋潤縣文道口裏行長見佳熱川又達西生浦一
百餘里乃海中小島也部兵亦不甚多東征之事似
謂少竣矣 明旨必俟倭歸確報方許放歸但今倭
處絕島又難驅逐况釜山舊為倭戶今必欲盡逐之
是不但欲恢復朝鮮今日之疆土且欲并育十年之
舊疆而復之也不亦難乎今當冬時且有劉綎留守
料無他虞所可慮者在春間耳今幸與教習督直松
坐遼陽已幾三月供給艱難門下材官策士麀鹿度
經身役國要編八卷之二 二二一

移本部咨 十四日

一為預計防禦應敵之機以便專責以保萬安近
准本部咨該本部題議撤兵緣由奉

聖旨是朝廷原以大義與師今既戰勝敵服又欲何求
這所奏撤兵事宜俱係擬行大兵既撤除劉綎一枝
暫留外其宋應昌李如松俱有倭歸確報着便回朝
以後一應防禦事務行該督撫官各遵照勅書用心
料理毋得怠忽欽此備咨到職就遵聞該職看得機
貴先圖事宜重一蓋自治之宜預也今倭奴雖長歲
遠遁然終屬狡猾其心叵測朝鮮雖全國恢復然於
屬破殘瘡痍未起故留兵分布全慶之間已四月有
餘而行長等不敢狂逞朝鮮又見在修設則未必非
留守之功也今大兵既撤矣轉盼冬深將及春汛倘
倭奴知我兵已撤再犯朝鮮朝鮮必求救於我勢在
倉卒間而我兵尚在議處文移往來道路遠絕比應
敵軍兵始行而彼中之事機已去矣 雖奉
旨行督撫料理然督撫以本職在未竟有相碍之嫌
兵以提督在未竟有觀望之意乃大兵已撤在本職
與提督既無兵馬之權又無地方之任彼此遷延兩
相稽閣倘春汛有事將何責成是又不可不早為之
計者似應請為移咨督撫并備創各鎮守總兵官其

選鎮軍兵先為冰守其將管領某路軍兵若其將
管領某路軍兵若于俱預行整點齊備無事則舊也
住防第一遇有警則飛調令其分投禦倭或收朝鮮
或防內地其前保亦照此冰定如邊兵不戰應調前
保協助申飭令海防俱加意修守防禦如此庶以
通待勞以靜待動將領得以責成海防可以無恙矣
為此移咨本部煩為查照遵舉併希咨示施行

檄王君榮十九日

一為優處効勞人員以昭激勵事照得倭奴遠遁西
生浦等處恭順不擾雖出天朝恩威遐布而遊擊

經畧復國事編入卷十二

二十三

沈惟敬宣揚曉諭之功實不可泯况出入倭巢已經
數次而今天氣沍寒不辭艱險毅然前往曉諭倭眾
必欲令其盡數浮海具來乞封此其忠誠任事尤可
嘉尚且據稟討官丁廩月糧錄向未領給情殊可憫
合先優處給發以為任勞之勸牌仰本官即將惟敬
并從行員役應得廩月糧錄照冊名數按月查給仍
動馬價一百兩給賞惟敬以慰寒月勞役之苦云示
本部優待之意候事竣功成之日從優題敘具奏

報石司馬吉 二十七日

閏十一月二十七日李滋潤自京師至廣寧接手札
欲以東事專委撫道為其請有還朝聖感即感本日
得朝鮮權倖馳報國王云海濱各侯於本月初五日
蒸食裹糧盡數歸國亦美事也其報呈覽某只待劉
綬報至或臺下題允即便西旋也承諭沈惟敬事某
前已將本官及家丁廩糧照其所開盡數給發仍加
犒銀百兩屢次諭之盡心乃事完局之日另有厚賞
首敘臺下亦乞移字諭之作速完結為妙餘不敢贅

檄副將劉綬 二十七日

一為經畧追海軍務事查已經牌行分守道動支

經畧復國事編入卷一十二

二十四

馬價完寬自布四萬八千疋花二萬八千勛運發
劉綬管內給賞留守官軍一萬六千員名冬衣穿用
具由回報去後查得前項軍士逃回事故甚多誠恐
千把總管隊扶同冒領令再申飭牌仰本官即將前
項布花停作一萬六千分見在官軍照名給散如有
逃故扣在官關數呈報另候本部明文給賞毋得
違錯未便

又二十八日

一為倭情事照得本官總創大丘九一應倭情軍機
俱宜速偵密探乘時傳報以憑隨機酌處乃今朝鮮

都元帥權倖本報國王西生浦豆毛河東米水谷金
山浦下龍堂巨濟金海等處倭奴於本月初五日俱
已乘船回籍本土本部亦有稟報者而本官漫無一
字馳報是果偵探無人而彼中情形有未知耶抑知
之而不肯以輕泄耶事干倭情擬合行查牌仰本官
即查西生浦等處倭奴果否盡數歸國的在何日浮
海作速查明一面即具塘報以憑轉報本部以復一
應事情務要隨時飛報毋得因循遲忽致誤事機不
便

報石司馬書 二十八日

應奉復關要編 卷一 二

二下五

承臺下知遇東方之事從來絲毫不敢有欺誑言倭
衆尚多清正猶在蓋緣朝鮮亂民混雜其中執從辨
之況朝鮮若臣借此以堅留兵留守將士借此以圖
進剿故其說紛紛莫有已時設使諸倭尚在某何敢
以此誑臺下也若清正一節李提督知之甚真向因
行長歸諸關白將其家屬殺戮乃欲投降提督其事
不諧復欲投降劉綎以三不仁言之又不得諸倭
遂不知去向豈海門戶被塞猶安坐此處為關白室
心者耶臺下試於書函詢提督則知言非失矣諸
凡伏望臺下下心勿為詭言搖惑幸甚幸甚

崇失事將官疏 二十八日

一為查奉食功失事將領題乞亟賜議處以肅軍紀
事本年閏十一月初五日據副總兵劉綎呈稱十一
月初二日據守慶州遊擊吳惟忠呈報倭與同朝
鮮叛民犯搶安康等處糧食請發官兵防範隨發
禹卸等領兵前赴兵惟忠調遣與賊接戰折傷多於
我軍雖有斬獲不敢報功等情又據提督李如松報
同前事臣當即行查乃自遼至大丘往過五十餘里
未據回報方准行聞於二十五日據鄭報見本部尚
書石 題覆山東巡按御史周維翰一本為傳聞倭
奴殺傷川兵數多懇乞

應奉復關要編 卷一 二

二十六

聖明亟行經畧從實奏報事等因奉
聖旨是着便行與宋應昌從實報來欽此今雖行查未
報臣仰遵

明旨森嚴故不以所聞見者欺實為

皇上陳之系照先該臣因倭奴雖已遠遁而金山舊有
倭戶餘去倭未未可測度全羅慶尙實朝鮮喫緊門
戶防禦豈得不嚴故與提督李如松贊並劉黃裳等
議留兵一萬六千副將劉綎總劉大丘其餘將領分
守各有信地也前全羅首尊於保守全羅也劉綎尚

者專在保守慶尚又節行各官止務修險練兵繕器械糧惟以守為功不以戰為事切戒挑釁生事申飭不啻再三今據呈報前因該臣有得倭來已歸惟行長一枝遠住海島自遣小西飛前來乞款安靜不敢生事已閱半載且值此嚴冬非被所利之時及又節據委官彭士俊自大丘稟稱倭眾不多欲戰並不生事又據防守慶州叅將駱尚志稟稱有朝鮮順倭亂民被虜日久歸來無着覓食燒掠疑或有之若陰蓄異謀假名作反實係不知不敢妄言又據副總兵劉廷呈報據遊擊宋大斌谷越稟稱同城沿海等處倭船並無踪跡熊川齊浦等處連五日烟火漲天將必歸渡外島隨該當堂審據劉綬差官李慶雲等供稱行長安靜原不搶掠朝鮮亂民因無口食在安康等處離慶州五六十里還隔一江搶掠糧食有防守慶州遊擊兵惟忠見得倭少暗自領兵渡江擄集與賊對敵賊眾傷多我軍亦被損失劉綬總兵聞之亦謂失智隨該副總兵劉綬揭報折傷官軍名數遊擊兵惟忠下官兵二百二十七員名千總陸承恩下甲兵四十九名叅將駱尚志下官兵二十四員名提調馬尚卿李為瑚下官兵二十七員名等情均照得

守朝鮮原因該國修設未備故暫留我兵為之督率况倭奴見在乞封安靜不擾奚可乘亂民蠢動輒為擄集輕舉且安康離慶州既遠駱尚志與兵惟忠同守慶州今尚志稟稱亂民燒掠而惟忠獨報倭賊搶掠尚志安守不動而惟忠獨輕率渡江深入以致損軍最多明係貪功各將譏諍劉綬職司主帥事得專制乃惟謂其失智而不能預為約束罪亦何辭參照遊擊兵惟忠好大喜功寡謀輕敵驅殺無知亂民不足為武傷折遠成我軍實已損威本宜按以軍法第念隨征平壤開城等處率眾登城屢建戰功似足準過所當寬任者也副總兵劉綬當留守之重任布置雖無失策據將領之貪功鈴束似平又嚴但今金山一帶殘倭亂民退斂地方無事亦係防守之功相應量加罰治者也若臣奉命經畧處置非宜致有失事之愆難免不職之罪首宜罷斥以明功罪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將臣首失辭斥劉綬量為罰治兵惟忠先行革任其功罪俟臣查明議處庶當罰明軍令肅矣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十三

諭示周九功 十二月初八日

一諭旗牌官周九功知之今東方之事殘倭遠遁海島亂民被創屏迹全慶修守除隘漸已就緒各營實練麗兵稍似精強行長雖在亦無足慮矣且釜山然川一帶原係日本舊據之地其民皆係倭戶自弘治正德年間朝鮮已置此地於度外其志書昭然見在也故今倭遁於此是已歸其巢穴而與對馬島止隔一航倏忽來去誠難測度所以留兵防守全慶要旨者恐其乘虛再犯也是今日留兵只可議增不可議減畧復國要編卷之十三 乙

撤若留兵一撤則倭必復來朝鮮之人素高倭奴積威所劫一聞其來則心膽墮地矣誰敢抗衡未克前功盡棄且夫天朝救援初意所以本部不即奏凱西回而日夜與提督贊畫等講求善後事宜務欲萬全以收完績耳本部素知爾忠勤知事且善調停用是特諭本官凡後應對內外員役務悉以此意達之勿得草率妄對致誤事機不便

慎留撤酌經權 初八日

一為屬國新復修設始行懲乞

聖明慎留撤之議酌經權之宜定專一之任以圖萬全

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議撤兵緣由奉

聖旨是朝廷原以大義與師今既戰勝敵服又以何求這所奏撤兵事宜俱依擬行大兵既撤除劉綎一枝暫留外其宋應昌等如松使有倭屬確報着使回朝以後一應防禦事務行該督撫官各遵照勅書用心料理毋得怠忽欽此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為東征議貢議封均屬失策懇乞

聖明獨斷以消憂萌以保疆圉事議將兵惟忠駱尚志谷繼宋大斌張應種鄧米和陸承恩劉崇政母承宣等留守南北官兵盡數撤回各鎮等因節奉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十三 二

聖旨這所奏撤兵事宜俱依擬行欽此又准兵部奏請本部題覆兵科給事中具題明一本為留兵既多傷經各未行奏報乞頒

明旨中諭嚴詰以杜欺隱等因奉

聖旨是這倭情傳報未確着使問宋應昌約在何日可以完事如果能一力擔當萬全無虞朝廷自當寬議論以責成功其或事有掣肘亦今上聖明白奏聞以憑裁處毋得延緩文吾誤事其餘依擬欽此備答到臣臣當即捧誦 諭旨遵行不服何敢復有陳說且因朝鮮陷沒援師一舉 聖武布昭猛將效力東土

獻謀復已亡之國而還之舊君退方張之夷而驅之海外

皇上興滅繼絕之仁無可復加伐暴除殘之義於今而烈果如 聖廟亦以何求分宜罕本國而還本主聽本主而守本國留守我兵真出無為但臣竊念善始者期於保終國近者貴於謀遠臣請將日本朝鮮強弱情形留守封貢互用事體及擔當結絕掣肘責成焉我

皇上上一陳之伏惟垂聽焉去歲關白突起海上狡焉蒼蠅遣平行長等來直破朝鮮豈直利朝鮮計哉經畧復國要綱卷十三

彼之居釜山慶尚之倭與朝鮮人婚嫁貿易歲及百有年蓋已習知朝鮮形勝接近中國皆尚州之洛東江王京之漢陽江開城之臨津江安州之清川江定州之大定江平壤之大同江義州之鴨綠江俱通西海直達遼遠保東諸處欲捷之以解脫內地耳臣於前題曾留大兵防守驛中頗為明悉乃若朝鮮幅輳六千里地非不闊也八道三都民非不聚也然而倭奴一逞不踰月而全國傾陷者此無他良由該國君臣昏闇偷情詐偽不情無天險而不知修棄人力而不知練棄鉛鐵自然之利而不知用棄僥萬黔首之民

而不知恤以致廢時失事國破家亡一至於此若日本諸倭視其君臣真猶几上肉耳特以

聖主之神武廟堂之善畫及我將士之命令畏威請封侯衆大勢久已遏海止有平行長希領部倭數千舟居熊川島中收歛安靜不敢生事者今已半載全慶諸將分守信地並無失事狡夷至此可謂恭順若天朝之待四夷如天覆萬物何所不容哉苟以是心至斯受之已矣與封此貢以羈縻之有何不可但留守經也封貢權也守經方可行惟無經則無權失猶之留守形也封貢影也有形斯能有影無形則無影經畧復國要綱卷十三

矣封貢之事臣方差官與之議論彼止欲請封即與之封封後二三年無事果可與貢另議與貢事體次第應該如是無庸論矣至如留守之事正今日所當亟為講求者何也蓋朝鮮與中國勢同唇齒非若琉球諸國泛泛之可比也唇亡齒寒自古言之休戚與共是朝鮮為我中國必不可失之藩籬也故臣嘗謂朝鮮為遼遠保東要緊屏翰全羅慶尚係朝鮮一國喫緊門戶此乃臣之實言非誣語也守全慶則朝鮮可保無事失全慶則朝鮮危矣守朝鮮則四鎮可保無事失朝鮮則四鎮危矣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

為至要守朝鮮之全羅慶尚則尤要也。能守全慶是謂執簡御煩，扼吭拊背，再或與封典，貢倭必知吾有備，無隙可乘，及益堅其恭順之心，用力既少，成功又多，完策也不守全慶是謂就夷舍險，棄易從難，縱使與封典貢倭必知吾無備，有隙可乘，適以動其窺伺之念，用力既大，為患不小，無策也。况我之視倭猶倭之視我，我兵不撤固欲待彼之歸，彼倭不歸寧不待我之撤乎？畏威而適衆，撤而來是，又不可不為之慮者。臣與諸將士能遂倭於朝鮮疆域之中，不能逐倭於釜山海島之外，能逐倭使之今日帖然，遠遁不能。

經畧復國要編 卷十三

五

倭倭之化日必不再來，能藉

聖主神威，逐二十萬新來之倭奴，不能逐釜山等處，逐百餘年舊日之倭戶，能使朝鮮今日之疆土已失而復得，不能使異日疲憊之朝鮮再失而再復，臣之留兵防守封貢，曷庶正欲倭倭奴之動靜修葺之完備，方可次第為之，非謂今日兵馬可得而遽然撤放也。且近據報稱，西生浦之倭焚燒林木，整頓舟船，大舉已去，餘黨躊躇是倭情可坐而待也。恭遊諸將如驍尚志之修築南原宋大城之甕，追鐵砲委官彭士俊之欲樹釘客陽副總兵劉純之鞏，稱訓練嚴卒與陪

臣尹根壽之招撫亂民，皆見在分派督率舉行是修葺，亦可望而就也。若遽撤之，是謂半途而廢，盡棄前功，倭且得以乘其後矣。故謂朝鮮無關於中國則可，謂朝鮮有關於中國既已拯之於初，猶當護之於後，全其終始乃可耳。或者謂留守日久費餉不貲，奈何？臣復又有說焉。蓋全慶東西二路所當防守者，環統不過數百里，若東保則遼沿海周圍不下數千里，全慶襟江阻海，峻嶺崇山有險可據，留守兵馬僅僅以數萬計，若東保則遼北方處處濱海，而不似東南遼闊，海岸率多平坦，無甚險峻，倭舟在在可通，防守

經畧復國要編 卷十三

六

兵馬則當以數十萬計，夫數百里與數千里孰達而孰近？數萬計與數十萬計孰多而孰寡？一應軍火器械，猶宜籌糧供應，支值孰省而孰費？况中朝鮮津貼資助又當十分之三乎？乘勢待時事，丰功倍抑何憚而不為乎？且東夷心狡，不似北虜心直，東夷志狂，不似北虜志淺，况關白行長又係海上奸雄，如去年平壤講貢，即以大同江定鴻溝之約，今歲王京講貢，又到釜山，便有晉州全羅之犯，變動反覆，不可捉摸，兵家謂知彼知己方可取勝。

陛下試看此二奴何如人也，烏可指定封貢，認為全真

而乃拘泥執一以應之乎臣愚謂此二事要當隨機應變並行不悖可也若令偏乎留守通得吾體猶可言也偏乎封貢大失吾常不可言也伏覲

明旨謂倭奴狡詐欺而犯犯而又款使來只是羈縻使曲在彼豈有今日遂以悔罪為真通行撤備之理者愈加嚴謹毋得疎玩誤事臣仰覲

皇上量包天地明並日月夷情兵法燭照數計曲盡無遺臣復何言臣祇仰承 德意奉而行之議封議守經權難施經能立於常勝之地權又行乎羈縻之術威可懾服其狂狡恩足招來其志意必如是而後謀慮不復國是編八卷十三 七

出萬全優情完計指日可定臣之所能自信自任一力擔當者惟此而已若以救朝鮮為無謂守全慶為非策退內地而有難憑封貢而撤兵如此之計非臣所敢知也今之留兵可撤於 明旨與封之後必不可撤於餘倭未去之時可撤於朝鮮兵練陰設之後必不可撤於該國未備之初臣自五月間與 嚴督贊畫諸臣猶思海上一邊擊之節惟國王拘集水兵龜船截之於前我兵逐之於後以冀一逞不意朝鮮兵船終成畫餅且又大兵已撤調兵不應此計遂至不行又慮朝鮮新復難以自存故留兵一萬六千與之

協守復借封貢羈縻時日以為修設之計此皆臣等萬不得已而然要之非本心也況此一萬六千之兵中多有名無實臣方在清查求補足數豈可於欠缺之中復行裁撤至如近日提督李如松之選練兵馬兵科都給事中吳文粹之添兵增餉恩深慮喜俱為得策

陛下所當亟從責令者實舉行者也臣之私憂過計盡在於此是實不敢兩可支吾而有別說也夫智者慮事親在未萌忠臣謀國務殫心力儻臣今日知而不言言而不盡是謂不忠不忠誤國罪莫大焉有如目前經畧復國要編八卷十三 八

諸臣將此留兵視為末務遽爾撤之萬一倭衆淪乘虛入犯朝鮮一國決難居守待彼復據中國難免無事則四鎮沿海徵調兵餉恐不止一萬六千已也失策誤事罪有所歸豈謂臣等今日不盡言也更乞皇上察臣愚衷一意為國至無他腸將臣今張并李如松吳文粹所奏事情 勅下該部議撤務要照依臣等所請速行督撫諸臣及時整理應留守者留守應預備者預備以待來春汛期之用決不宜彼此遷延以致兩相耽誤也且今日倭犯止及朝鮮朝鮮郡縣非我土地幸願

皇上慮震隣利虜之患廓天覆地載之恩援師一舉我武維揚破平壤收王京保全慶逐釜山而今已驅之海外夫全慶東西諸路若大丘慶州光陽宣寧各處要害我兵據而有之是我得其險彼失其利夫況金海熊川及西生浦等島皆在朝鮮海南邊域唇濱浩蕩倭往倏來孰得而知之倭國為薩朝發夕至孰得而禁之且自弘治正德年間已被倭奴盤踞慶尚居民且與倭構畫為倭戶已非一日該國志書見在可查非臣今日敢為詐說也臣與李如松劉黃裳及將士人等嘗謂釜山等處猶我中國之虜地也全羅慶

經畧復關要編

卷十三

九

尚猶我中國之九邊也

皇上試以九邊之虜視為其大者若順義之捷豐羅卜首之捷河奎阿育之捷松山火酋之捷奔刺青酋之捷開平長昂之捷三衛甘肅邊僅一二百里耳然中國亦聽之禦之初不能逐於陰山之北廣莫之野也恢復屬國已至於是臣等職業非為不盡防禦之事論乎常理當付朝鮮臣猶慮其君臣闇弱殘破至極必不能守全慶險隘必不可失守之則為朝鮮中國之大利不守則為朝鮮中國之大患故特留兵一萬六千與共居守非但保朝鮮實以衛中國也臣今遵

照部議遣今遊擊沈惟敬再請倭營講論封貢可則許不可則明白與之斷絕將留守兵馬之中有疲羸驕惰者悉盡撤回添發水陸精兵二三萬協助也列於全慶要害之間仍督責朝鮮修造戰船數百隻一應圖攻守之計如此則謹始且可保終援外亦能安內萬全之慮計無出此正今日之所當必行而無疑者也雖然臣猶有說焉臣聞事貴責成權當歸一臣今以一卿兼提督以一大將兼畫以一部員既無兵馬之權又非地方之任家家客寄思欲何為况近奉明旨專委督撫料理臣等若復冗贅遼陽則督撫諸臣

經畧復關要編

卷十三

十

以臣在未見有牽制之嫌總兵諸臣以提督在未見有觀望之意春汛伊邇意外之防將何以畫一也臣用是不避斧鉞冒昧再陳更乞

皇上俯察臣等實無規避情由特賜乾斷 勅下該部一併議覆容臣即為奏繳提督督畫俱赴府部供職東方事務盡歸督撫使之一心整頓以防不測備無臣等借此息肩推諉不令遼朝仍當管事亦必使臣等居得為之位操可致之權調兵徵餉率能自由不似今日仰藉於人臣等敢不一力擔當捐軀圖報務使經權互用賊犯難窺無虞未春不敢有誤如

才庸劣厥任不堪亦乞

皇上睿覽斷罷臣歸里不宜使臣久妨賢路以誤國

事臣於此時荷蒙

聖諭猶或迷憊隱諱不直明言是臣延緩支吾欺君

誤國倘至春汛有事臣罪何解故臣謂朝鮮全慶保

守防護乃今日事後第一要着也倘再猶豫致有差

池後悔無及臣僅據平日聞見真切者繪成圖說冀

聖覽因在邊鄙繕寫難工未敢潦草進呈以資

宸聽茲特具送兵部兵科及各衙門當事諸臣按臣圖

說奏揚一一請其悉心體訪玩索諱明庶知此地防

經各復圖要領

卷十三

十一

務必不可緩臣言的不為深熟計詳議具奏施行臣

愚幸甚

夙疾舉發乞賜罷免

初九日

一為夙疾舉發難前懇乞

聖恩俯賜罷免以延殘喘事臣緣以蒲柳之資賦性極

弱自幼抱怔忡疾病然自恃年少初不介意兼意奉

疾既久為患愈深自巡撫山東時火症陡作勢不能

生臣已具稟乞休荷蒙

皇上存留尋叨內轉適會東事緊急命臣經畧臣於

是時不敢愛惜已私以肩任使力疾舉行強勉視事

時值冬月遠地苦寒倭報頻仍兼程前進風寒已侵

膝理今歲二月初至朝鮮乃朝鮮風俗猶然習古也

坐卧皆席於地加以春氣蒸鬱當時作冷濕又侵

肌髓更無所飲之水皆係海氣以致脾胃虛損此至

夏秋諸疾會作時發眩暈而異國無醫徒自隱忍然

是時正在用兵臣又不敢為餘生請告以懈將士之

心稽緩遽延延忽復歲暮冬寒兼迫前病轉劇手足拘

攣半身不遂共事之臣若李如松劉黃家皆親見之

床褥呻吟淒其慘切竊思

皇上用臣以精力也而臣攬鏡血不華色夫使臣以筋

經畧復圖要領

卷十二

十二

骨也而臣解水形若槁木矣以此具稟使以償國事

而累

聖明伏乞

皇上憐臣病苦日深一時難以療理東事已就中非有

所規避客臣將經手錢糧并一應事務奏報完日將

臣亟賜罷免放歸田里倘不即捐瀝懇當與康衢擊

壤之民歌咏唐虞太平之盛臣不時籲天懇禱待

命之至

恭報交代

初九日

一為恭報交代日期

有西還事臣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為預計防禦應款之機以便專責以保萬安事等因奉

聖旨是大兵盡撤宋應昌既難展布着與李如松俱取回但倭情變詐未可遽稱事完督撫官遙制不便顧養謙才畧素聞着星夜前往彼處相機料理務保成功為勅與他其副鎮防虜事務暫令順天巡撫代管宋應昌仍候顧養謙至日交代回京其餘依擬欽此臣即遵奉

明旨於本年正月初九日至寧遠衛與總督顧養謙面會將現在錢糧留守官兵馬匹一應軍火器械等項經奉覆國要編入卷十三

一三
及經畧未盡事宜逐一欸分縷析俱已交代明白訖其平壤開城碧蹄三次戰功臣於四月間已經具疏題敘下部候勅着諸將士用封貢贖法退出王京咸錢遣兵救保全羅侯股復歸釜山及劉綎等將領兵分守全慶等處要害經今半載有餘恢復三都八道歸還王子陪臣一應功績提督李如松業已具稿進前三戰功次併叙揭報到臣臣因留守封貢事未結局難以具題已將如松揭帖咨送總督顧養謙收貯俟乞封殘倭盡歸長文至日將有功將士一併題叙似為兩便臣今

子錢糧逐項分別造冊完日併將 勅諭奏繳
應明公道早賜生還源順曆二十二年正月初四
為東征功迹當明西還病勢轉為惡乞

聖明昭公道以慰士心准生還以全殘喘事臣於本月初九日自寧遠衛與總督顧養謙交代進關途接邸報見戶科給事中包見捷陳世恩貴州道御史許聞造廣東道御史唐一鵬交章論摘東事失風聞官事言官職也臣何敢辯是非曲直自有公論臣又何庸辯但謂以臣一人之故而使兵將蒙士恢復成功乃至泯沒化為灰燼將何以慰今日東征將士之望亦何以激勵後來任事之心臣今病且至死有不能瞑目者敢以東征功迹為諸將士一昭雪焉伏惟

皇上聖察之案查萬曆二十年倭寇倡亂朝鮮鯨吞七道席捲三都將王子陪臣毀壞聖宗廟國王奔竄義州荼毒血膏原野其不為倭有者僅鴨綠江邊一坪九地耳勢何岌岌也臣與提督李如松贊畫劉黃宋等奉 命東援兵非素練器非預備旋至遼陽商同調兵置器誓師渡江幸仗
皇上威靈將卒用命東士獻謀方其始收平壤如松同虎弟虎將勇倡三軍以三萬餘烏合之卒

萬鴟張之倭斬級一千六百四十七顆童僕溺死者無算行長是歲適回王京鳳山開城等處乘勝收復新級一百六十五顆是時先用沈惟敬行講貢緩兵之謀我軍又當將勇兵強之會致茲克捷信非無據若碧蹄之戰提督李如松領兵數百哨探地形猝遇副將李章等被倭數萬四面攻圍如松了無怖心率衆突入殊死以戰射斫金甲墜馬倭從擁哭其圍遂解楊元張世爵等調兵即至倭潰入城士馬雖有損傷然亦斬級一百六十七顆其餘中箭帶傷相繼死於王京者實數倍焉三戰三捷世所罕觀倭方破膽

卷十三

十五

懼而乞求請封賁賞當時清正俘囚王子陪臣虎據咸鏡仍欲窺復平壤先是贊主事袁黃計遣策士馮仲璽金相等入說以危言聳動臣又遣遊擊宋大斌指揮趙應爵等領兵於益水劔山等處張疑設伏以懼之清正始畏而奔集王京然王京為國之都糧積甚富城堅足恃而群倭併聚勢難即下臣與如松黃棠等乘其倭有懼心哀請將機就計復遣沈惟敬周弘讓胡澤沈思賢等議封議貢賂而出之倭奴雖離王京而全慶尤為要害不可不防恭同如松當遣副總兵劉挺李如柏李平胡李寧恭將騎尚太

擊具惟患求大城等尾倭前進分扼大丘南原慶州等處險隘隨後復有星嶺之捷斬首三十五顆倭奴益知我兵有備不敢再犯全慶既保朝鮮始回光去歲七月留兵防禦至今八月餘矣而倭奴遠遁海島帖然安靜不可謂非防守之功縱有倭封殘倭尚未盡歸非如去歲殲諸封域之中割掠邦畿之內者比也金山熊川沿海一帶間有剽竊然止在海濱寂寥之所又多朝鮮脅從之人饑寒逼迫而然非如土倭衆大舉直入攻城略地狂逞荼毒者比也三都八道盡已完復王子陪臣悉皆歸還恢復之功竊謂至

卷十三

十六

此亦已盡矣與昔事事實在毫無粉飾言言真切無誇詐况有朝鮮億萬人民所共知也隨征三萬餘衆所共見也往來公差貿易人等所共聞也臣於前次屢屢疏中陳說明盡歷歷可考而證也上有天日下有清議非臣與將士可得欺誑掩蔽之者且將士自入朝鮮將領奮勇捐軀士卒觸鋒死戰冬卧冰雪夏立暑兩日乏一食食無鹽味人間苦楚無以過之不過望一事完大者得官爵小者得犒賞死者得優恤今乃遷延一年有餘毫無宿賜而議論蜂起視驅倭若揮蚊等血戰如撥毛不以恢復朝鮮為將士言

功且以殘倭未靖為將士加罪不以開闢疆倭為最
宜術法反以封貢為罪緣由且倭奴憑陵屬
國陰圖內犯豈不欲一舉蕩滅為快心事哉奈我
僅三萬餘兵而欲竟數十萬任倭於一擊其誰能之
以故借封貢懸之誠以封貢當一奇兵用也乃言者
又謂留兵未撤是朝鮮之事尚未完也諸將士何可
言功豈知驅倭海外麗國山河宛然如舊恢復之功
也留兵留將議貢議封未時修練保守之事也故臣
屢謂該國君臣國弱至極無之殘破必難自存自去
歲八月以來每具稟懇將東事交卸督撫使之代
為修守者亦以朝鮮東連遼左勢關唇齒而前連諸
臣原係該管主人既有地方之責又種兵餉之權調
遣運用隨其展布誠與臣等空名客寄者不同譬人
有患危疾者幾至不起而用藥醫治轉危迴生醫者
事也危疾已去元氣大虧所賴調攝以全身命則屬
於患病者之主人朝鮮今日之事願類於是該國危
而復存臣與諸將士任之矣防禦保全責在首撫是
恢復保守明係兩事奈何以倭情巨測為言欲併前
功置之勿論不但無賞且欲議罰使使征將士傷心
迸淚解體屏迹如罪臣言所難盡述者

臣不避鉅罰死衷為於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俯憐將士血戰功勲驅馳日久 勅下兵部並行
總督額駙等議惟倭倭盡歸將恢復有功員役應優
異者優異應陞賞者陞賞先行查叙以酬將士之功
若留守諸員役雖有一二前征續到將士名數不
多須待功完另叙斯於事體人情兩為妥當何也蓋
西征止復寧夏一城而東征將士首克平壤夫次復
王京夫次保金慶金山夫如此功績數倍於西而猶
不得獲一寸恩榮連遲滯如之何令人不與怨望乎
日後國家有事又何以感動而使人樂於効用手臣
今若不明言奏使露恩以致將士內有厭望外生怨
言是臣誤
陛下也臣負將士也臣亦何顏立於 殿陛之間抑又
何詞以釋將士之憤若臣碌碌庸才因人成事既無
汗馬之勞又乏運籌之能臣何敢言功該部不必叙
臣臣斷不敢觀望且臣夙病轉劇人世幾何日念首
丘惟知有去而已前疏已歸荷蒙
聖諭勉留今已遵
旨交代扶病西旋勢日轉劇藥石難瘳更乞

皇上憐臣疾苦察臣愚衷

勅下吏部容臣將經

全

糧造兩完日併將

勅諭關防旗牌差官齊捧奏繳

即令罷歸靜養庶臣未死之日甘

皇上再生之恩臣與子孫世世頂戴臣曷勝祈望感激

之至

三懇生還疏 二月初五日

一為兩事兩竣病勢轉篤懇乞

聖明俯容生還以全殘喘事臣臣素弱又患疾病茲因

驅馳異域水土不宜夙病轉劇萬不得已於上年十

二月內具疏乞歸荷蒙

聖恩准其回籍養病

十九

聖諭勉勵與總督顧養廉交代扶病西還自矢積勞

無足報稱豈期造冊甫完前病愈篤蓋既苦奔馳動

火又復廢理侵寒頭目眩暈半身不遂運動艱難延

醫視息謂臣血氣本虛勞思過度益致損耗以致肢

體危廢至於如此非得林泉靜居安心調理必不能

愈臣每自忖精神益衰言良不為虛妄非旦夕藥

石所能療治者臣不自失一旦危劇雖死何益伏乞

皇上憐臣疾病不能親赴 闕廷 勅下吏部容臣將

造完冊事及原領 勅諭差官齊捧奏繳將臣即議

罷歸靜養庶臣未死之日甘

之至

疾篤不能回朝四懇生還疏 三月初六日

一為夙疾轉篤不能回朝供職懇乞

聖明俯容生還以全殘喘事臣在朝鮮日久水土不服

前病陡發於上年十二月內具疏乞歸隨奉

明旨宋應昌東征勤勞既有疾看回朝調理不准辭吏

部知道欽此臣自分爲勞又宜罷歸荷蒙

聖諭勉勵不敢違背隨與總督顧養廉交代扶病進關

日夕清查錢糧糾工造報尤冀臣病少痊道

經奉復國要調 卷十三

二十

旨回朝瞻拜 闕廷躬謝 恩眷臣思遺籍以來仰蒙

三朝厚恩無足報稱臣若無故何敢言去近復奉

命東征 溫綸寵錫至於再四臣縱有疾亦何忍求

去但臣素孱弱患疾已深勢實難愈且今東征功罪

屢奉彈章 旨下吏兵二部議實會奏臣係侍勤之

人豈可擅自入朝視顏就列當此之時正宜准臣回

籍以待東事之定如果無功臣即以身甘戮正欺

石誤國之罪倘有微勞乃臣職分當為原非過人之事

亦不應有尺寸之錄况臣向在行間每因人成事既

無汗馬之蹟又乏運籌之能臣實未嘗有功臣亦何

敢言功而妄生希覲如臣碌碌毫無建樹無以臣病轉爲人世義何日念首丘惟知有去而已此臣懷奉懇懇哀鳴於

君父之前而不吝已於言也伏乞

皇上諒臣疎庸憐臣疾病勅下該部客臣將造完冊籍并勅諭旗牌關防等項事務差官齊捧奏繳臣回籍調理庶微臣殘喘藉是少延而朝廷法紀因而益振矣臣不勝祈望感戴之至

奏繳支存馬價冊籍

十二日

一馬經畧交代事宜查明隨軍支存馬價造冊奏繳

聖恩復圖要錄

卷十三

二十一

事據寶靈兵部武庫司署員外郎主事劉貴家口奏臣劉付前事遵依行提管理錢糧河間府通判王君榮將密雲天津薊州永平寧前分巡遼海各道并中軍副將楊元管理錢糧河間府通判王君榮各經收兵部原發馬價二十萬兩內密雲道四萬兩天津道三萬五千兩薊州道三萬兩永平道三萬兩寧前道三萬兩分巡遼海道三萬兩轉發分守遼海道楊元五千兩又將遼東巡撫衙門經收兵部續發馬價銀二十萬兩內轉發分守遼海道一十九萬七千兩山海關主事張棟三千兩又分守遼海道經收兵部欽

奉勅諭解發馬價銀一十五萬兩內一十萬兩海

州衛經收四萬八千五百兩山海關主事張棟經收

一千五百兩查覈得密雲道原收銀四萬兩支過銀

三萬五千一百七十四兩七錢四分五毫糧餉銀三

萬兩軍火器械銀四千九百二兩七錢四分五毫獨

賞銀二百七十二兩見在銀四千八百二十五兩二

錢五分九釐五毫天津道原收銀三萬五千兩已支

過銀二萬二千四百八十九兩八錢九分八釐一毫

四絲內薊州道奉文製造火箭差官領銀三千兩買

過物料銀三百八十二兩六錢七分五釐秤折銀二

十九兩七錢見在貯庫銀二千五百八十七兩六錢

二分五釐該道糧餉銀二萬兩軍火器械銀一千九

百九十九兩八錢九分八釐一毫四絲獨賞銀四百

九十兩該道并薊州貯庫見在銀一萬二千五百一

十兩一錢一釐八毫六絲薊州道原收銀三萬兩支

過銀七千四百九十四兩九錢四釐一毫四絲軍火

器械銀六千七十八兩六錢一分九釐七毫四絲買

補沿途倒死戰馬銀七百七十九兩二錢獨賞銀三

十兩雜項支用銀六百七兩八分四釐四毫又遼道

判王君榮借支銀六千五百五十九兩六錢一分五

釐見在銀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五兩四錢八分八毫
六絲永平道原收銀三萬兩內除五千兩給遊擊處
金支放另款開造外實收銀二萬五十兩支過銀五
千二百六十五兩四錢六分六釐三毫二絲五忽軍
火器械銀四千六百八十二兩四錢七分五釐八毫
二絲五忽犒賞銀五十八兩藥材銀一十二兩雜項
支用銀五百一十二兩九錢九分五毫見在銀一萬
九十七百三十四兩五錢三分三釐六毫七絲五忽
山海關主事張棟原收銀四千五百兩支過銀二千
六百二十一兩七錢七分見在銀一千八百七十八
兩二錢三分解永平道收貯寧前道原收銀三萬兩
內解分守道銀七百兩又解發通判王君榮銀二萬
四千二百二十六兩五錢三分五釐實收銀五千七
十三兩四錢六分五釐支過銀五千四十九兩四錢
六分五釐糧餉銀二千三百一兩三錢五分軍火器
械銀九十兩九錢實補沿途倒死戰馬銀一千九百
八十四兩雜項支用銀六百七十三兩二錢一分五
釐見在銀二十四兩分守遼海道原收銀三十四萬
六千一百七十六兩內指揮盧應登解解經歷顧台
星原解馬價十萬兩折銀三百六十五兩六錢員

外稅以幽原解馬價五萬兩折銀二十四兩副總兵
楊元領支銀一萬五千兩王君榮領支銀一十四萬
九千六百三十四兩四錢實收銀一十八萬一千一
百七十六兩已支過銀一十七萬八千八百三十四
兩八錢三分四釐四毫糧餉銀四千八百三十一兩
二錢軍火器械銀二千二百九十一兩九錢一釐五
毫馬匹草料銀八百八十一兩二錢九分二釐四毫
賞功銀八萬三千九百五十兩犒賞銀二萬三千九
百三十五兩七分五釐宴賞出征官兵銀四萬五百
三十九兩藥料銀二十六兩七錢二分雜項支用銀
一萬七千一百一十兩一錢四分五釐五毫橋運分遼東
寧道用過撥兵安賞銀五千三百六十九兩五錢見
在銀二千三百四十一兩一錢六分五釐六毫副總
兵楊元原收銀二萬五千兩已支過銀二萬四千五
百五十四兩四錢八分九釐一毫五絲召募安家銀
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九兩家丁糧餉銀六千三十一
兩六錢二分官員廩糧銀一千七百七十八兩八錢
一分三釐一毫五絲軍火器械銀七百八十兩四錢
馬匹草料銀二千二百四十九兩九錢七分一釐五
實銀一千九百七十九兩六錢六分藥材銀三十五

兩八錢四分雜項支用銀二百九十九兩一錢八分
五釐支利銀四百四十五兩五錢一分八毫五絲支
通判王君榮標管支銷海州衛原收馬價四萬八千
五百兩內一萬八千五百兩轉發分守遼海道三萬
兩撥分巡遼海道見在俱無分巡遼海道原收海州
衛存貯馬價四萬八千五百兩內三萬兩俱撥兵案
賞金支訖通判王君榮四次經收分守遼海道存貯
銀一十四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兩四錢二次收寧前
道銀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六兩五錢三分五釐收楊
元威全交代并扣還各項銀四百四十五兩五錢一
釐

二十五

分八毫五絲收歸州道銀六千五百五十九兩六錢
一分五釐共實收銀一十八萬八千六百六十三兩
二分五釐三毫五絲支過銀一十七萬六千六百五
十六兩一錢五分八釐三絲後次 銀賞銀五萬一
千三百二十九兩八錢官員廉價銀一萬四千一百
八十二兩五分三釐三毫三絲召募安家銀一千三
百八十二兩糧餉銀六萬一千七百四十二兩九錢
二分馬匹草料銀一萬二千一百九十七兩六錢四
分五釐軍火器械銀七百八十八兩一錢三分六釐
五毫犒賞銀二萬三千五百七十兩五錢四分二毫

出征軍賞銀七十三百六十三兩五錢五分撥兵案
賞銀二千九百六十五兩九錢藥材船隻銀五百四
十四兩六錢五釐雜項支用銀五百九十九兩八錢
見在銀四千二百一十兩一錢六分七釐三毫二絲
外各官扣還逃故軍丁行糧犒賞安家倒死馬匹料
草重支實賞等銀二千三百一十五兩四錢四釐一
毫五絲俱另項收貯羨餘銀五十七兩總計前後解
發領收銀六十五萬兩除 欽賞十萬兩另開報
外應支銀五十五萬兩除經歷顧台星解銀秤折三
百六十五兩六錢員外稅以函解銀秤折二十四兩

二十六

實收銀五十四萬九千六百一十兩四錢通共用過
銀四十八萬八千一百四十兩七錢二分五釐六毫
八絲五忽支剩見在銀六萬一千四百六十八兩六
錢七分四釐三毫一絲五忽羨餘銀五十七兩已動
者給散明白見在者的係實數遵照開款式分別
各營將士數目順序月日造完文冊具由呈繳到臣
據此奉照先該倭犯朝鮮內地震驚臣奉 命經星
防海禦倭軍務隨奉 勅兵部右侍郎宋應昌近因
倭奴陷沒朝鮮謀犯中兩處擾害臣之奏報并我邊
吏之上聞言屬不恭罪在不赦雖曾申飭督撫鎮道

并添設練兵閱兵諸臣猶恐禦倭防倭難於兼濟書地分守周知同心今特命爾前去剿遼保定山東等處經略防海禦倭軍務爾宜查照該部題准事理防守要害修築墩臺督造戰船多儲火砲鼓舞士氣審察倭情一應戰守撫剿悉聽隨宜處置兵馬錢糧隨宜調度司道將領隨宜委遣應與總兵官計議者從長計議而行勿執成心期利爾事鎮巡以下悉聽節制文職知府以下武職將以下有怠玩畏避應等問者徑自拿問應恭治者從重恭治務求將勇兵強戰勝守固倭奴敢為西犯大軍先挫其鋒如其畏威

經畧復國要綱

卷一三

二十七

通將亦皆嚴兵慎守務以一倭不入為功從前防禦事情有處置未妥者悉聽爾計畫方畧以圖善後勅內閣載未盡事宜悉許便宜區處應奏請者奏請定奪事寧之日具奏回部各鎮文武將吏及管糧官分別舉劾爾為重臣受茲特簡宜竭忠殫慮權武宣威使臺茲小醜伏斧鑕於天朝爾爾朝鮮何州據於上國庸功克樹露布早聞斯稱朕委任之意爾其欽承之故勒欽此當准兵部咨為遵

旨事兵部臣經畧倭患事該臣題前事本部覆奉

欽依議發馬價二十萬兩分發各兵備道收貯聽候文

用又該兵部題為使情變詐日增等語益猖獗萬分可用虞乞

聖明早賜議處以伐狂謀以圖治安事隨奉

欽依議發馬價銀二十萬兩差委本部辦事進士張三極押解一十萬兩經歷顧台星押解一十萬兩俱付遼東巡撫衙門交割專備募兵等項支用續准兵部咨為欽奉 勅諭事司禮監太監張誠等於會極門接出 勅諭東征將士頃者倭奴猖獗攻陷朝鮮歷速惟東人後后之恩遍切內地震薄之慮肆彰天討授鉞往征賴爾等將士齊心用力不避艱險先收平

經畧復國要綱

卷一三

二十八

獲再捷開城朕深嘉爾等之功所望克日蕩平大旆陞賞茲聞天時漸熱水潦不收賊眾尚多城守方固重念爾等懸軍深入急難全勝饑寒暴露疾病死傷勢所不免朕用是痛心流涕卧不安寢已令所司速發銀十五萬兩齎赴軍前從宜犒賞優恤仍一面行山東等處召商糴粟方舟而下一面行浙江等處徵兵選將分道而前務使爾等財力有餘得以安心戰守早夷大寇永靖邊疆爾等尚宜體朕遠懷勉圖報稱垂功名於竹帛流福祿於子孫欽哉故諭欽此兵部隨發馬價十五萬兩差委司員外稅以肅押

解五萬兩接解海州衛收貯車駕司主事賈維翰押解十萬兩分守遼海道收貯俱聽候臣從宜賞功優恤等用節據督撫各道詳議援屬國必資兵馬器械而召募宜造勢不容緩臣即批行副將楊元召募家丁八百餘名每名議給各安家銀六兩日支糧銀六分又行各道置造軍火器械以備征進隨征官兵各每日准給廩糧工食銀不等俱照投用之日起委官充領寺馬二千三百二十七匹每匹日支料草銀三分臣於萬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渡江自入朝鮮查得三營軍士各支餉司鹽菜銀三分以恤遠

遼東復國史編入卷十三

二十九

征而臣標下隨帶員役以無征戰之勞不准鹽菜續據通判王君榮呈詳隨征寺馬朝鮮雖有本色料草然每短少不得充用馬匹倒死日多且本部升費重標下各員役不時差往剿邊等處公幹所騎寺馬不支草料乾銀馬匹無由食用等情臣批行贊畫劉黃榮查議准給臣復行既支朝鮮料草又支馬乾似應扣追而贊畫呈稱三營軍士俱支餉司鹽菜而不支乾銀在寺馬止給草料乾銀而不支鹽菜實足相抵臣因以標下書吏人等及署中軍官王承恩旗鼓官張九經下家丁並無差遣俱不准乾銀管理征候

錢糧通判王君榮及實功經歷陳熙下家丁間有差遣量給乾銀十分之三去後及今事竣復行贊畫各道將前馬價截止督同通判王君榮逐一查覈銷算有無出納明白開列款目前總住撤扶順月日開寫官丁及銀兩畧節數目備造文冊以憑具奏去後今據前因馬照前項馬價或以安家或以行糧或以料草或以犒軍或以賞功或以置器或以優恤或以藥材總計共領馬價銀六十五萬兩除欽賞十萬兩另開報外應支銀五十五萬兩除經歷顧台星解銀科折三百六十五兩六錢員外祝以幽解銀科折

遼東復國史編入卷一十三

三十

二十四兩實領銀五十四萬九千六百一十兩四錢通共用過銀四十八萬八千九百四十四兩九分五釐六毫八絲五忽支剩見在銀六萬一千四百六十八兩六錢七分四釐三毫一絲五忽羨餘銀五十七兩查得原發山東海防道實糧銀五萬兩除陸續運發外見在米豆一十萬九千六百九十七石六斗六升零又寧前道糧買糧餉銀二千三百一兩二錢五分原因比時兵馬方在調集而遼海一帶人民將米豆俱往關西運賣仍恐軍多糧貴接濟不前臣特發銀該道今照依時價收糧以備匱乏今見存貯該道

聽餉司支用照價補還又行各道勒銀收買硝磺實
造明火毒火等箭飛虎霹靂子母等炮大小鉛鐵子
鐵簇等軍火器械銀共二萬一千六百一十五兩
六分四釐六絲五忽俱經造完進發遼東都司張三
畏轉發軍前聽用及查火藥火箭已經量用其餘俱
仍運回遼東都司收貯馬價雖已支費而原物皆係
見在繁榮禦庫均可取用朔州道原領天津道收貯
馬價銀三千兩除見在銀二千五百八十七兩六錢
二分五釐外其餘仍買硝磺箭桿等項俱見貯該道
如地方有事聽便取用補價原價副將楊元升各
將家丁行月二糧及寺馬草料乾糧共六萬三百餘
兩俱該餉司給發今皆於馬價動支標下創鑄家丁
五百名騎獸馬四百八十七匹原議草料餉司支給
朱有戶七兵三之例今管餉主事艾維新止各量給
而前馬仍於馬價內每匹日支銀一分約共支銀六
百餘兩又恭將周易下并復州管哨丁支過鹽菜銀
四十一兩八錢似俱應戶部補還又調米宣大山西
各鎮官兵沿途倒死戰馬已於所在管衛查明對給
該道申請批免動支馬價補還共計二千七百六十
三兩二錢但所給馬匹用過銀兩應否扣抵該鎮年

例是馬價見在者雖止六萬二千六百九兩零以前
項見貯糧料器械等項并副將楊元各將家丁行月
二糧寺馬草料乾糧計共約有一十三萬四千八百
餘兩應行餉司補還并見在銀六萬二千六百九兩
二錢零及買補戰馬銀二千七百六十餘兩應抵年
例各係見在之數俱可作實在之銀是仍餘馬價尚
有二十餘萬并給過首級銀八萬三千九百五十兩
後火 欽賞銀五萬一千三百一十九兩八錢共銀
約三十三萬五千餘兩而臣軍前所用者實止二十
一萬五千兩也今已支者查皆明實見在者收貯各
道官庫及一應糧料軍火器械俱經造兩交付總督
顧景嵩經管伏念兵部原發馬價惟俱軍前支用然
揮師出入則臣職攸司故軍興應用者臣固不敢刻
削夫 朝廷鼓舞之意法不得支者臣尤不敢廢濫
昭邊臣欺罔之弊臣今逐一清查聞有冒領家丁安
家餉銀如楊元鄭文彬趙汝梅者已經查奏行勘王
宗堯趙之收係充軍人犯陳邦哲係為事立功今俱
以原官名色食糧亦干冒濫是宜併行查究者也若
各項糧餉諸冊事干重務尤宜清楚伏乞 勅下該
部於廷臣中選差精明公直官一員乘今收領支銷

經手員役俱各見在未散將臣出納錢糧對同冊卷逐一查數明白并將王宗堯等一併勘究所據前項支存馬價既經督憲委官查明相應造報為此今將造完馬價支存各數目理合具本專差指揮鍾大成親齎進繳謹具奏 聞

奏繳 欽賞用指銀

二月十一日

一為經畧事竣查明給散 欽賞數目造冊奏繳事據督憲兵部武庫司員外郎王宗堯呈蒙臣制付前事遵依行據管理錢糧河間府通判王君榮將本官經收原於主事黃杰解到兵部欽奉 初諭

經手員役俱各見在未散將臣出納錢糧對同冊卷逐一查數明白并將王宗堯等一併勘究所據前項支存馬價既經督憲委官查明相應造報為此今將造完馬價支存各數目理合具本專差指揮鍾大成親齎進繳謹具奏 聞

三二

解發 欽賞銀六萬兩經歷王國芳解發薊州道經收 欽賞銀二萬兩天津道經收二萬兩共銀十萬兩查覈得王君榮經收六萬兩外羨餘銀三百九十四兩交兌解官王通轉發督憲員外劉黃棠秤折銀二十五兩五錢餘次給散過五萬四千三百九十七兩四錢餘督憲員外劉黃棠放折銀一十九兩七錢見在銀五千六百二兩六錢內除已交代銀四千兩實在銀一千六百二兩六錢羨餘銀三百四十八兩八錢薊州道經收二萬兩奉文給散過銀九千四十七兩九錢見在銀一萬九百五十二兩一錢天津道經

收二萬兩奉文給散過銀二萬兩見在俱無過共給散過銀八萬三千四百四十五兩三錢見在銀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四兩七錢除已交代四千兩實在銀一萬二千五百五十四兩七錢其各官扣還事故軍丁 欽賞銀四百七兩另項收貯羨餘銀三百四十八兩八錢已動者給散明白見在者的係實數遵照制開欵式分別各營將士銀兩數目其各將士花名已於馬價冊案賞欵內備開造完文冊具由呈繳到臣據此案照先准兵部咨為欽奉

聖諭事該司禮監太監張誠等於會極門傳奉

經手員役俱各見在未散將臣出納錢糧對同冊卷逐一查數明白并將王宗堯等一併勘究所據前項支存馬價既經督憲委官查明相應造報為此今將造完馬價支存各數目理合具本專差指揮鍾大成親齎進繳謹具奏 聞

三二四

聖諭朕見入冬以來天氣嚴寒思及禦倭各邊并招募官吏軍丁人等水糧薄少又臨水面愁苦東錢朕甚憂念着太僕寺便發馬價銀十萬兩該部選差廉幹主事一員解付經畧宋應昌處給散務使均霑實惠以體朕懷勞至意欽此本部隨差職方司主事黃杰制行太僕寺動馬價銀十萬兩內六萬兩發遼東二萬兩發薊州道二萬兩發天津道收貯聽臣核恤將吏人等支用隨該臣行賞員外劉黃棠提督李如松查議 欽賞優恤等則各隨督查照支給其陣亡官軍特加優厚指揮每員十兩千總每員八兩把

總每員六兩百總每員五兩武舉每名四兩軍士家丁每名三兩各峇開花名銀數解發各巡撫衙門查照給散各親屬支領薊州天津二道所屬防海軍士亦行量給及行賚書轉奏通判王君榮將前 欽賞銀兩逐一查覈銷算有無出納明白開列款目前總後撤開馬官丁及銀兩畧即數目備造文冊以憑具奏去後今據前因爲照前項 欽賞銀兩係

皇上浩蕩鴻恩必士卒均霑方爲實惠今已將各鎮徵調召募南北水陸主客將吏軍兵人等先到者照名先賞後到者照例留給陣亡者查明優卹薊州天津

經奉復關吏部入奏一三

二五

二道防海軍士留撤又近不同亦俱查明量給以海聖恩總計發臣軍前 欽賞銀六萬兩外奏餘銀三百九十四兩給散過銀五萬四千三百九十七兩四錢除通判王君榮文兌解官王週轉發賚書員外劉貴榮拜折銀二十五兩五錢賚書員外劉貴榮放折銀十九兩七錢見在銀五千六百二兩六錢除已交代銀四千兩實在銀一千六百二兩六錢薊州道經收欽賞銀二萬兩給散過銀九千四十七兩九錢見在銀一萬九百五十二兩一錢天津道經收 欽賞銀二萬兩給散過銀二萬兩見在俱無通計給散過銀八

萬三千四百四十五兩三錢見在銀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四兩七錢除先交代銀四千兩實在銀一萬二千五百五十四兩七錢奏餘銀三百四十八兩八錢已散者查皆明實見存者俱已交代總督顧承諱核管伏念

皇上垂憐將士寒苦特發帑銀賞恤然給散均平使人需實惠則臣職攸司故隨征及防海陣亡者臣固不敢刻削失 朝廷賞恤鼓舞之意法不得與者尤不敢廉濫蹈邊臣市恩欺罔之弊所據前項支存 欽賞銀兩既經賚書委官查覈明確相應造報爲此今

經奉復關吏部入奏一三

三十六

將造完 欽賞支存各數目理合具本專差指擇章

得保親齋進繳謹具奏 聞

恭進海圖倭物罪二十日

一高恭進海圖并獻倭物以彰義師以備採擇事臣奉 命經畧之初倭患孔熾籌輸戒嚴而屬國望破甚急臣以爲居重斯能輕安內方可據外隨歷天津薊鎮以及遼左乃山東又臣舊撫之區是以四鎮海防籌畫諮詢頗詳具題責成司道將領修舉而繪圖貼說一節臣復行各官務期詳盡俾安原擬事竣進呈及朝鮮雖稱內附終屬外藩以故全國海圖知

之者鮮臣自入其邊即為講究凡足之所履目之所
親圖之所載與土人之所陳說者無不與贊畫員外
劉黃裳考求商議始得其真於是併四鎮合朝鮮東
西南北之海總為一圖分四鎮附朝鮮水陸險要及
山川未歷各為一說固不敢默識以銜可亦不敢牽
扯以惑聽今臣當奏繳之期例應恭 上以備

聖明披閱又臣於去年正月內平壤等處將士奮勇血
戰當陣斬取倭級奪獲倭刀倭馬等物除倭級解發
遼東巡按御史查核刀馬應解驗者解驗應給軍者
給軍隨該臣行令提督李如松等於內揀選倭刀十

餘不復回呈編

卷一

柄倭馬二匹及本年十二月內該臣行至廣寧據倭
酋小西飛彈守於本月十九日前來謁臣乞封呈送
平秀嘉行長三成吉繼長盛五將刀銃盔甲且復稟
稱關白降表具送倭營已又飛將今日見復行長等
聞知表文即來不敢遲滯等語臣以其來意至誠語
言真切即時收受俱令廣寧司道公同查驗隨即具
題記其刀器除不堪者不敢進呈外於內揀選金鞘
長柄刀十柄烏銃二門紅鐵盔一頂鐵下領一箇紅
漆皮甲一領黑鐵盔一頂鐵下領一箇黑漆皮甲一
領以上海國刀馬等物俱各整齊見在今臣當奏繳

之期例應恭進庶上以昭

聖明神武之威下以見將士血戰之苦而為免今已革
而亦可識其歸心誠不當拒絕之已甚也除臣親投
通政司轉奏其海國夷器等項謹差指揮晉三錫赴
會極門齋捧跪呈伏乞

皇上俯賜鑒納臣不勝祈禱冒昧悚懼之至

經畧復國要編

卷一

經畧復國要編十三卷終

經畧復國要編卷之十四

奏繳

勅諭符驗事

四月初十日

一為進繳

勅諭符驗事 萬曆二十年九月二十六

日臣欽奉

勅命經畧趙道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

倭軍務臣即前去劉遠等處欽遵

勅諭內事理將

各鎮防海事宜通行申飭隨宜調兵置器渡江救援

朝鮮今已交代事竣及將節領馬價併

造冊奏繳記所有原領關防一顆并

今旗令牌各

十二面副俱送兵部轉送禮工二部另繳謹將原

奉

勅諭符驗理合具本專差指揮親齎進繳謹具

奏

聞

總畧復國要編卷之十四

奏

聞

計繳原領

勅諭一道

達字三百三十九號

符驗一道

辨明心迹疏

十二日

一為孤臣去國心迹當明懇乞

聖慈特賜查核以昭公道事伏臣荷蒙

皇上俯憫疲病難支業放回籍調理目今奏繳事竣即

當與疾南奔自此依棲猷猷希延歲時一息餘生皆

出恩賜分宜絕口東事一聽國是主持弟緣封貢群

口論臣有謂無功有謂有罪有謂欺誤有謂奸邪有

謂用賄媚倭有謂屢催求表有謂諂聽和親不肯主

戰有謂延封貢推非已出有謂當黜有謂當誅者

連章累牘洗垢索瘢臣不敢曉曉置辯誠以仰賴

皇上日月之明與今時復世自有公論在也惟是用賄

媚倭則干錢糧屢催求表則關國體諂聽和親延

封貢則係國是均非細故臣病且回籍今不明言請

旨查核則羣疑終於不解臣心何由得明是萬不獲已

而衷訴於

君父之前伏惟

陛下垂察焉頃因倭陷朝鮮請援孔棘遽左轡輔惠在

總畧復國要編卷之十四

奏

聞

命經畧錄二十九年九月終旬而獲違則

於是年十一月二十日也當其時大將朱到兵馬未

齊勢糧未集器械未備時日逼促百無一有乃晝夜

督催分枝料理始有頭緒至十二月初八日提督李

如松自京至遠一力主戰與臣同心故遂督師渡江

深入異域克平壤收開城大戰碧蹄斬金甲調兵

南原得保全羅恢復三都八道者實將士如松等血

戰奮斬之功退威鏡復王京靜金山迄今不敢西犯

者亦策士沈惟敬等竊廣間諜之累屬國山河宛然

如舊臣等職業非為不盡而議者不諒謂臣捐二十

萬四十四萬金賄使退夫所謂賄使者非幣帛即金

三

錢絲綃數百車金錢數百索千里輸運萬目昭彰非

三

錢絲綃數百車金錢數百索千里輸運萬目昭彰非

隻手所能掩藏也且朝鮮幅員五六千里土地物產

頗稱饒富倭奴一旦竊據乃肯舍之不為已有而顧

受臣數十萬金之賄倭雖至愚不如是也藉令臣以

二十萬金賄倭經署衙門並無別項措處勢必取之

馬價總計師火解發并 欽賞銀共六十五萬兩除

三協并防海官兵 欽賞二次共用銀一十三萬五

千七百六十五兩零給賞三協首級銀八萬三千九

百五十兩不算外山東糧買糧料銀五萬兩寧前道

糧買糧餉銀二千三百一兩三錢五分各道款項

黃軍造軍火器械銀共二萬一千六百一十五兩零

關州運道運火箭物料銀三百八十二兩零俱見貯

各道副將楊元并各將家丁行月糧及寺馬草料乾

銀共六萬三千六百餘兩前鎮家丁騎馬匹補支

料草銀六百餘兩恭將周易下并復州營哨丁支過

鹽菜銀四十一兩八錢俱該餉司補還買補沿途倒

死戰馬銀二千七百六十三兩二錢銀花段疋等項

及各官和還事故軍丁等項銀三千餘兩支剩見在

銀七萬九千一百六十餘兩以上各項俱實在之數

皆可作見在之銀是所餘馬價尚共約銀二十三萬

餘兩而軍前如官軍庫糧餉等項支用實用銀止

二十一萬餘也若以此數類倭則臣軍前所用何物

以四十萬賄倭則餘二十萬兩又出何處况收支有

官開銷有冊種種條析無容分毫可得假借虛冒者

新近造報奏冊可核而見也所謂求和親臣查自

經客以來為封貢而未有

明旨者凡七次臣今不敢重錄以煩 聖聰姑述一二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十七日本部尚書石星覆臣中

明旨貢始末一疏節奉

聖旨復國要為八卷一四

聖旨復國要為八卷一四

聖旨復國要為八卷一四

聖旨復國要為八卷一四

聖旨復國要為八卷一四

聖旨復國要為八卷一四

聖旨復國要為八卷一四

聖旨復國要為八卷一四

聖旨復國要為八卷一四

聖旨復國要為八卷一四

聖旨復國要為八卷一四

聖旨復國要為八卷一四

聖旨復國要為八卷一四

聖旨復國要為八卷一四

聖旨復國要為八卷一四

聖旨復國要為八卷一四

聖旨復國要為八卷一四

京乞款臣燃言之然臣止是請封未嘗請貢但惟敬至遼陽時齊王主事袁黃曾言侯中人有指封貢為和親說話臣與黃童劉黃宗大駭面折其非袁黃不悅遂條陳征倭有十不利之說此二十年十二月初聞事也當時劉黃策亦曾言能行吾之所明不行吾之所疑戰者吾所明也封貢吾所疑也臣是其言一意主戰守之事封貢一着置之不論迨十二月初八日提督李如松到遼陽臣即將所調各鎮將領兵馬標下征倭將丁并沈惟敬等及置造一應軍火器械檄行李提督盡數統領節制仍行牌與提督將惟敬

經奉復關東人卷十四

五

拘惟防範不許進修營港滿軍機牌稿見經文數年稟有正月八日之捷若云臣不主戰則打遼軍火器械拘留沈惟敬在標下不許復進倭營奈何為也况臣於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曾具主戰一書達輔臣王錫爵趙志皋張位本兵石星兵科都給事中許弘綱各有回書以臣言為然諸臣俱在

陛下可召而問也臣之書稿見存可取面覽也嗣後本兵於本年九月十六日稟亦言經畧除遣臣書倭將雖願退平壤然實體我若不創復効難收臣亦是之等語人可證也臣始終用兵力戰即後設計講封

並不講貢先停謬如和親乎臣昨面諭小西飛云如果真心向化畏懼 天朝只許一封若又求貢違封不允小西飛叩伏不起只討 天朝一封臣許既然真心向化待表文一至替爾上本求封西飛叩頭此在廣寧當堂公言難掩大小官員及跟從人役之口且今西飛不日到京而臣差官如沈惟敬孫文道楊安李勝等李提督差官如譚宗仁王自強等皆親入倭營與行長觀面講封俱各見在可審也至於催取表文臣因奉有許封

明旨無有本部咨文故臣屢次差官詣營宣諭不過數

經奉復關東人卷一四

六

聖旨傳達鄙文使倭上表乞降受封歸國以完國事豈如言者所開賄賂私求之說若耽延封貢倭於去年七月進陷釜山復據全羅此時倭情尚在反覆豈敢輕信輒上封號須待表文已到查果恭順飛首面稱委無刺宋纔可代彼上本摺封近聞聞白表文正月二十三日出釜山倭營三月初四日已至遼陽而經督顧養謙稟請封貢果在表文已至之後抑抑未至之前耶如果表文一至只討封號臣請且與之封使其歸國貢則封役二三年視其順逆若何另行議處

此臣題請初意也。題此事息，仍催劉健急旨朝鮮君臣上緊修守以防後患。如是而後復有事，臣願一身擔當，不敢推諉。倘今節外生枝，與臣原題不同，則與臣無干矣。臣今若不明言致復事體有誤，臣心不明，臣罪何解？當時臺省諸臣交章論臣，臣不敢辯者，謂全官之體宜爾也。而言官之中，豈無公道？了暢此事機者，哉！朝鮮為我國喫緊藩屏，全慶為朝鮮喫緊門戶。此臣屢屢言之者，其他瑣屑之事，臣俱付之公論，不敢喋喋。豈喋多為辯說也？伏乞勅下兵部覆查臣經畧之時，有無用財賄倭，有無催求表文，有無壓及復國要圖。八卷一因。

取周劉項錢糧是否應和，與戰是否對實，延逐一查數明。曾其奏有則臣甘斧鉞之誅，以為欺罔者之戒。無則臣之心迹得明，臣雖抱病踰伏，生有餘榮，死亦瞑目。臣不勝激切禱天待命之至。

朝鮮耆老參錄軸文

朝鮮國平安道定州牧耆老士庶軍民人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再拜獻牋。

欽差經畧副遠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倭軍務加一品服兵部右侍郎大老爺台座。伏以粵共育維綱，壤分治聲自太師久被東漸，海晏波恬不識堯鈴。

秦越升朕跳梁朽木，蚌蠶有毒要我。倣遂觀窺，區謂天可誣。嚴辭斥絕，凜若霜雪。吾王忠烈，羊狠狼貪。忽視耽耽，薦食於南。邊將敗，蚩生民蕩折焉。魚為肉，捕遺西土。稅駕無所，葵忱益固。惟我天子明見萬里，豈容封豕元戎，推轂相度米鏹？天威咫尺，緩帶柳營。牙門直前，萬馬無聲。指揮諸將，風霆震盪。白羽在掌，額頤其城。鐵壁如屏，巢窟已成。天兵躍入，火星叢集。腥薰幽鬱，勢成破竹。進戰松岳，如振其薄。元龜駭散，卷甲鼠竄。夜涉江漢，匪疾匪遲。亦正而奇，處置得宜。莫民榆塞，沈兵炎海。功存萬代，繫公未至。如墓之累，未墜於地。妖祲既裕，若育之剗快觀。天日山河，依古再造。區宇公義，父母優游。暇息仰事，俯育是誰之力？公勿過聽，使

我涕洟東民，具休伐石。治金豈盡德，肯刻在吾心。

朝鮮耆老參錄軸文

朝鮮國平安道義州鎮耆老士庶軍民人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再拜致詞牋。

欽差經畧副遠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倭軍務加一品服兵部右侍郎大老爺台座。伏以威鳳先親之快事，仰瑞世之儀。泰山不足為高，獲見曠代之績。

鴻名可勒於鐘鼎威烈宜被之管絃念我東土舊
鎮實爲上國保障二百年不知兵革恃 天威而
無虞十三代恪守封疆荷

皇恩之既渥何圖匪茹之醜敢與無故之師要以殺
遂此言美爲而至求我剋地克謀莫測其端嘗嘗
難之不期奄楚氛之甚惡痛爪分於縣域舉舊都
爲墟焉灰詠葛誕於荒丘非大邦誰因誰拯賴父
母之孔遺 命元戎而徂征恭惟經夏老爺淵源
聖賢事業經濟憂國奉公安得如祭征虜奮推廊
廟之英運善決勝吾不及張子房獨蒙

經本復國要編六卷十回

九

聖明之睿武爲萬邦之憲志義居百條之先學士
疎兵世稱業中願牧中丞許國身佩天下安危僅
屬國之佔亡亞本兵而受任

帝命薄伐惟一二臣子同師出有名雖千萬人吾往
國真儒之無敵斯廟謨之克殲陰陽開鬼神莫
窺涯沃先計復戰屢急咸中機權萬全實其便宜
百勝在於袖提今出而灰膏動也威行而草木知
名 天討已施於東陽月捷俄飛於 北闕神咒
徒若崩角重復三百六十州之區救我民猶解懸
遂活百萬億生靈之命 九重寬東顧之念用勅

賢於長城三韓家再造之恩微管吾其左衽自今
日皆我公之賜雖秋毫非 帝力而何伏念民等
鴻塞遐氓箕封舊俗沐東漸之餘澤久知中國有
聖人懷西歸之好音不啻赤子慕慈母衣衣於我
信宿歌頌其誰宜爲詞曰嗟我東藩世受
皇恩素著忠勤惟

明天子明見萬里內服同視三陟無爲既恬而情粗
安忘危島夷不恭敢追厥寇誰道其鋒長驅犬羊
驟驅我禮不義而強捕越西城瀝血 帝庭寡若
之誠

經本復國要編六卷十回

十

帝命亦師知虎如龍實聖皇親桓桓元戎受 命而
東方叔召公構組於衝虜在目中萬中藏寶將
霧集謀士雲合勢如山壓旌旗所向莫我敢抗
皇威遠揚三京汛掃八路得保邦家再造七兵以守
爲之長久能善其後請粟以繼捐金以濟是誰之
惠拯我既弱肉我既骨是誰之力自今伊始以迄
而萬世公之賜刻石江濱祀公之勲少答公恩頌
德歌功蹈舞惟同白叟黃童昔公之來春日遲遲
我心則夷今公之去威律雲暮使我心苦無使公
歸公無我遠東民其休

韓光惠歷并陳一得陳十月二十一

原任兵部左侍郎宋 為賞厚功微力辭 恩命并
陳一得以盡忠事臣自蒙 恩准回籍調理退伏
草莽東石間臣竊幸優游可以沒齒夫急於萬曆二
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准兵部咨為中外多虞激勵
急事奉

聖旨宋應昌准蔭一子與做正千戶世襲欽此臣又讀
咨內該本部題為查核東征功次等事奉

聖旨宋應昌等查核蔭免奏庸功應從首叙著陸都察
院右都御史遇缺推用還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絲四
疋奉復國是編入卷十四

奉聖欽此臣聞 命自天汗流浹背臣時與臣子在
稽留峯下冷泉本側濯漱肅恭望 北闕叩首謝

恩外臣再頌 溫綸不勝悲涕涕淚感激死臣伏念
以孤寒危疑之跡低抱愚忠惟忠也故不恤殺身滅
族之禍仰答

明主惟愚也又不知推移遷就之術取媚時流往歲倭
奴狂逞陷沒朝鮮期期入犯在廷則群策畢獻在野
則駭望皇皇斯時也誰不知任者為險而避者為安
乎臣念 三朝厚恩位列卿貳素不顧身當其拜
命之日豈望生還闕下哉彼時臣妻子在京日不敢諫

夜持臣墜而泣而臣且怒賊之也荷蒙

聖天子神威速振廟算玄符大將軍有決勝之勞諸部
曲有血戰之慘是以卷甲長驅經權互用生還王子
再造朝鮮誠如

陛下所謂三戰成功全復與國者矣此乃 宗社昭靈

聖功數格與諸將士以流視石之心成之耳微臣何敢
貪天功掠群美哉止役一受降表便驅乞休不圖仇

嫉交攻風波四起有不至殺臣之身不已者嗟嗟諸
臣俱抱謀國之忠者豈肯為賊報冤墮彼反間哉不

過內執成心外局聞見云然耳仰賴

聖恩復國是編入卷十四

聖恩生臣於東恩必免之中恩臣於戴金落弁之日
身內灼躡影望天則臣今日率妻子而躬耕南畝

弱孫而猶祥北牖者皆

陛下再生之恩也臣即碎首膏原不足以報塞萬一臣

縱身隕九死斷不敢再受國恩矣何者徒原

聖明知人之哲與來多憎之口斥辱之羞耳臣聞忠臣

去國義不忘君臣雖愚闇孤忠自天矣臣又聞布衣
之交一言知已輒以死報況於

君父之尊乎受知於生死危疑之際乎臣即傳郎報休

觀本年九月初三日

聖諭內有云善後之計或遣兵驅出若待再來出兵征之或不許貢但許往市三策又親九月十三日

聖諭內有云自古中國制馭外夷使其畏威懷德戰守羈縻不妨互用今倭既遣使求款國體自尊我國而撫之保全屬國無煩遠戍暫爾羈縻以待修備有何不可臣愚聞之傳曰聖人見微以知著又曰不言而喻者為聖人臣惟倭謀狡秘三國安危之機亦云微矣諸臣罷封以來置之不言者亦已久矣而我皇上聖由天縱識等神明特布

明旨示宣中外真可以奪海外鯨鯢之狂魄誅域內狐鼠之雄心臣不勝欣忭舞舞以為有 君如此何憂

負之知事屬臣首尾安敢局常迹為名高視同舟為

胡越不一吐露耶兄聞者雖詳不及見者之暮臣往

在朝鮮善後諸罪已詳言之矣守全慶之要地為易

守中國之沿海為難保朝鮮於既得為易攻朝鮮於

再破為難 朝廷需然下一封號羈縻之為易跨海

而盡戮之為難封之而果三年效順中國之防已塞

今降表之至既已過歲矣夫小西飛之拘留不下歲餘矣諸臣不能應首領街又不能縱還海國如此舉動

臣雖陋劣私心竊慮島夷有以窺

陛下之淺深也近聞言者輒曰封之禍不旋踵臣以為

倭之犯中國也必假封號為嚮導耶抑揚帆海上關

市議嚴必有符節為之驗放耶受我封號仍復悻逆

守土之臣殺之犯 明律耶此封之不足為害也明

甚昨見朝鮮王疏則一封歸國信非臣之私言矣及

是時不問朝鮮之所以歸國列成者何如我之沿海

不問所以練兵積餉者何如民不知兵兵日以驕不

問古之所以寓兵於農者何如屯田麗國而因兵

於食者何如國勢日輕多言亂聽不問畫一之法而

信守奉行者又何如

聖天子在上片善不遺臣願諸臣之勉答 明主而望

陛下之力賜裁決也臣即老死林泉有餘幸矣何敢更

望國恩式項者臣聞有謂勿為朝鮮代戍而止增兵

戍我遼陽者夫倭有朝鮮兩犯豈止遼陽犯遼陽

若擊蛇尾然策之下者也謀臣何乃以下策策倭我

用力多而成功鮮何似守全慶之高省且便也臣之

所不辭也使倭再得朝鮮巢穴一固天險可憑往往

隋唐舉國從事而卒不得志於高麗者可鑒也一朝

列旗幟於鴨綠江上晨發一師焉寇天津夕發一師

馬犯山海遘兵出沒於登萊徐淮之間臣見日苦多
事夫我無不中彼無不攻守者地廣兵分而為力勞
攻者生策事機全軍角勝而為力遠兇內有震隣之
恐外乏鎮兵之援京師 陵寢在焉何能一日安枕
卧也今之以代戍朝鮮為非者不觀全局之勢而滯
見一隅耳此又臣之所不解也有謂許封互將入貢
矣必犯我中國中國何支臣也庸庸無比數尚能率
烏合之師破強倭於絕域雄傑加臣數等者獨不能
禦此奴於戶庭之內耶此尤臣之所不解也三五年
後我國之兵力既盛如悔之有矣然便則食不便則
難若復圖要餉一卷一四 十五

止封之絕之剿之權之在我者也北虜互爭歲以數
百萬委之市於東而掠之西有志之士無不切齒今
陛下且言許倭海市一策設出東征諸臣之口言者不
知何所訾訾也然不知先

陛下而言其便者有周弘祖矣上可益國家之賦下可
寬東海之征洪武以後嘉靖以前世食其稅邇來八
閩見行海市公私受利無算與中外臣民所共知也
往者兵端之起實以日本主弱兩道爭貢而然非市
舶之害也大哉 王言明如燭照來而行之可立割
已徵臣一二之章幸懸斷於千日之前

陛下乃定策於萬里之外臣退而結舌者已再時矣
陛下還與議而行之臣之快慰死且不朽更何希望哉
陛下之身何如用臣之言為利之廣也庸臣之子孫
何如行臣之計為益之無方也况

陛下有殊造於臣 恩固際天極地矣而臣更受今日
之賞則喻分之禍禍患將臨語曰服之不衆身之災
也此臣所以瀕九死而下忍再受國恩者此也臣愚
敬陳丹懇仰叩九重伏望

聖慈憐臣之愚察臣之忠追寢

聖命使臣與臣子孫歌謠山澤世命林間以頌太平
萬壽復臣等願一卷十四 十六

戴荷

聖恩寧有涯漢武臣無任殷切祈禱待
命之至

經畧復國要編後附

兵部一本為查核東征功次仰乞

聖明酌行賞罰以昭國是以勵人心事該山東巡按周維翰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從公議奏未肯欽此為照東征之役遠隔異域事體難制朝議物議亦皆難之特緣倭犯朝鮮疆土陷沒

皇上憫其告急赫然命將與師往與救援此興滅

之至仁遏亂之大義也方王師未集行首虎踞

平壤撤我藩籬妄生睥睨臣等竊慮平壤不下

經畧復國要編後附

則屬國之恢復無地賞格不應則戰士之鼓舞

無機故當大兵出關特請中令拔復平壤從優

陞賞荷蒙 聖兄先時宣布感激衆心此渡江

之初人人勇氣百倍思建功名之奇仰副優異

之典而平壤一戰提督率衆先登偏裨分道並

進各使島鶯魚爛遂一夕而奪其城焉未幾開

城之僑望風投首兩捷獲級共以千數百計即

福建撫按罪張各倭侵入高麗被本朝官兵殺

死不計其數信斯戰之高烈也若乘以倭竹之

勢益圖萬全之計豈不庶幾滅鯨鯢為京觀哉

乃以碧蹄中伏未免輕敵寡謀之誤幸諸將士

尤能力戰潰圍更多斬首其先復勝負之跡按

臣蓋詳言之未可以一青蓋前勞也況自義州

低開城不越浹旬而復地千里此一時也救援

之名實允乎可稱諸將士戰勝攻取之功亦足

奇矣皆仰仗

皇上天威遠播宗社寵靈故將士效命致有前捷

如照本部先行條例首級一百一十顆以上即

當告 廟之典今且未敢遽請惟是偏裨以下

三戰之勞待賞逾時既該按臣核實已明復奉

經畧復國要編後附

明旨從公查議斯時何時斯事何事上有 聖鑒

下有清議明有斧鑕幽有鬼神臣等即欲不公

其何敢與謹按週維翰叙頭等例斟酌次

第而今分別定擬焉如中營副將楊元左營副

將李如栢右營副將張世爵分兵協關戮力齊

驅平壤轉戰捷膺褒厲揚之勇行首落膽曳兵

成鼠竄之風雖布今齊衆有主將之指麾而陷

堅摧鋒繁偏帥之領袖內楊元近經重効功罪

是否相掩聽按臣勘明另議李如栢張世爵委

當優叙李如栢擒獲生倭仍當依議加賞遊擊

等官兵惟忠十二員各提一旅共佐三軍或冒矢石以先登或推鋒鏖而殲死或倚左或翼右或勁後堅中凡茲堂堂正正之威精桓桓赴赴之武併當優叙以嘉其捷容將等官旋朝卿等二十四員聞關赴敵而約束頗嚴明閭歲征征而精神益加鼓舞或以攻戰者頗或以策應收奇均當併叙以償其勞至於李有昇之陣亡見元綏之志周弘讓之客死見殉國之忠莊定國生被重傷足錄死因含憤可矜分別賡贈庶慰幽魂備禦等官詹鞠養等十七員名效勞於

文彬趙汝梅王永恩楊紹先或無功而虛冒榮恣或有功而貪黷奸賊在鄆文彬等既與楊元奉旨勘究在豈大受允宜並行各該巡按就近提問以肅軍紀者也茲到五用則崇實益勤功罪並明則有罪者愈懲此固國典之攸關抑亦公道之所繫既經具奏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將李如柏等陞都督同知張世爵陞都督僉事照舊管軍理大將員缺推用仍特加優賞其惟忠谷燧谷陞之等子如海任自強駱尚志高秉已陞安撫各與吳惟忠谷燧俱加

級的親兒男蔭一輩莊定國照部功一級准賞
仍贈副千戶唐鈞等十七員名各加重賞依
養正等十員同加重賞王汝賢吳宗道呂永明
王泰陶良性祖廉三宗聖金相併加重賞張九
經王希魯許國忠吳大績王玠等示功唐克
宿派化譚宗仁趙國忠章甫龍戴柱周京鍾鳴
高李運元曹宗周等事恩賞國能正東陳中
伍應廉胡水富張思忠王憲邵應忠彭鳴鶴
胡周九功周邦智等道行七人祖郭大林胡大
勝胡天俊李宗王宗權王錫福葉子高宗臣李
應豐陳雲鶴吳武倪紹母承宣黃鳳等功次
宋宗簡成李培宋汝東徐大章王祚和過
楊登雲李舉孫尚文祝國春王一龍劉朝卿
宗義徐龍方時新郝清方統劉時陶敷談文禮
蔡元相劉維超啓元王仲謝應召段奇敷張
文倫高雲閣梁宗才趙漢虞希玉王子光高可
仰馬升王慎慶高爵郝有福宋金劉進選李
高質谷大同孟一雄王汝良曹邦達李文龍王
金李有貴各加重賞已上一百三十八員名人
衆貴輕一賞已足六間亦有督陣造器宵除用

命賞未酬勞者例增議夫臣等查果有實效實
用係文職者咨吏部優叙武職者本部優錄其
應咨札者咨各省鎮軍門從宜札安以盡其用
以平其情趙之放開伍贖罪准復副千戶朱益
科陞授三級仍量准改註遼東衛前不許告回
原籍王維貞范舉俱准開伍復試百戶佟養正
先因參論革任原未擬罪今獲功三顆准復舊
職王升何鑑俱准開伍不給冠帶許回原衛而
開住王尚文徐守廉徐虎俱照例給賞不准贖
罪仍舊解伍張伯芹董永吉原職向革例難贖
復實授二級署職一級汪應召買志官一元明
國臣各准復原職止食半俸李棟韓國忠李植
張龍張仲文虞時昌張國卿夏東星安九恩清
名汪魚化李在尚朝榮張繼武吳東藩王承襲
黃可寶王臣嚴汝慶高爵郭大臣鄭勇各准
准復職不准食俸胡桐行雲南張道中行山東
各巡按御史提問究治將楊元鄭文彬趙汝梅
王承恩楊紹先功罪詳加勘實上緊奏請定奪
再照今日之所叙者皆王京以前之事按臣所
謂嘗職者千百而台臣必以馬功者是也然此

偏裨之功耳。經畧提督向未叙及。蓋錄此時。金
 使未歸。封事未罷。廷議方滋。始為錄叙。且屢奉
 明旨。經畧宋應昌提督李如松。是功是罪。吏兵二
 部會議具奏。尋准吏部咨稱。東征功罪。該臣部
 職掌。欲俟按臣勘報。至日會議。今據按臣票內
 稱。經畧提督併贊畫等官。王京等功罪。過候事
 完。叙勘易議。各該督部司道通判等官。例陞經
 畧提督。并叙是。按臣未嘗不以為當叙。而特有
 待耳。今朝鮮君臣王子還都。已逾一年矣。我之
 留守兵將。已議撤回矣。春汛已終。封事已罷。前

如松是功是罪。遵旨從公擬實奏叙。其贊畫員
 外劉黃裳。管餉主事文維新。通判王君榮。及各
 該督撫司道與王京。效勞有名。員役併節次。瘡
 報錄奏。是否具級俱照宋應昌與顧養志交代
 揭開典劉純久。成勞績。作何議叙。一併上緊具
 奏。以憑覆核。議擬上請。定奪。臣等職掌所在。不
 敢不盡其愚。思慮出自 朝廷。統惟
 聖明裁定。奉
 聖旨。朝廷為島夷洗滌。朝鮮命將與師。三戰功成。
 全復輿國。樹我藩籬。前後新獲首級一千六百
 餘顆。功可嘉。尚休部裏。遵賞先請。告 廟。宣
 以慰祖宗之靈。著每日朱看符告 廟。後通行
 叙錄陞賞。不必再行查勘。
 文書房傳 諭內閣。該部不以 朝廷信義而
 重畏忌。群小心中。持兩端。先有先行告 廟。宣
 捷後。一併叙錄。有功且有功。自有發蹤指示之
 人。今首功不叙。先叙偏裨。豈不失信於人。以反
 將帥之心。卿等還違前旨。擬奏來看。
 兵部一本。查核來征功次。仰已
 聖明酌行賞罰。以昭國是以勵人心。事職方司案

呈該山東巡按周維翰奏前事奉

聖旨兵部從公查議未着欽此本部覆奉

聖旨朝廷為島夷陷沒朝鮮命將與師三戰功成

全復輿國樹我藩籬前後斬獲首級一千六百

餘類功可嘉尚你部裏還當先請告廟宣捷

以慰祖宗之靈着擇日未着待告廟後通行

叙錄陞賞不必再勘欽此又該兵科都給事中

吳文梓等題為東征功次叙錄當議等事奉

聖旨這東征功次着吏兵二部作速從公勘議具

奏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而照東事自

經奉復國要編入後附

九

倭遁釜山以來封事日盈凡關大約在明功罪

而服人心慎賞罰以重國典屢屢

明旨或令吏兵二部從公會議或行達東按臣上

緊查明而臣等前題姑停經畧諸臣之叙先議

偏裨戰士之賞蓋亦權緩急協輿情也已奉

明旨俞允近該按臣勘報三戰功次甚明臣等據

實議覆上請伏蒙

皇上以斬敵數多功可嘉尚特令告廟宣捷通

行叙賞不必再行查勘仰見聖心軫念諸臣

遠越異域跋涉經年勞苦居多叙錄獨後於賞

擬惟予之中寓鼓舞群工之術也已經通行咨

札禮部擇日題請去後今據科臣具文梓等題

稱主帥不當與偏裨並論經畧提督會議未獲

功罪未明已要仍勅會議或令按臣據實奏

聞誠叙功確論亦與臣等原題意合復蒙

聖諭仍令吏兵二部從公會議具奏臣等備查見

行事例凡各邊一應功次類以按臣勘實為據

方行叙錄陞賞蓋以事關重典必須昭示大公

載在今甲進行已久即近日寧夏事可為左驗

也今二臣之功罪皆臣尚未具奏按臣尚未據

經奉復國要編入後附

十

勸臣等若不從勸諭進行叙錄即使功擬惟一

叙便其薄而核勘未經終焉夫典在經畧諸臣

當之亦必有不安心者且九邊一體恐此風

一倡各邊效尤將來勸功之典必且廢格非所

以綜核邊臣風示天下也況王京以後功罪未

經驗明的數臣等亦難懸斷相應仍候會臣奏

報巡按勘明之日通行勘議果真勞有足叙罪

不掩功論定後叙亦未為晚且於大典有先伏

乞

皇上念勸功原係令中脩條公論速頒

總纂復國要圖 後附

十一

明旨將三戰有功偏裨將領員役等如指等照臣等原議等第先行陞賞其煙臺宋應昌提督李如松是功是罪仍照行遠東總督侍郎孫鑄運育從公具奏其督畫員外劉黃棠管糧主事文維新通判王君榮及各該管撫司道與王京效勞有名員役節次塘報續獲是否具級劉延久成勞績作何叙錄一併上緊奏聞奉

聖旨遠東征功次平壤三戰斬獲首級千餘與復疆土昭然明白又石星每說例該重叙惟朝廷失信後難用人今奉明旨查勘着令明白中說何久含糊及覆將明旨一毫不違是何大臣還着遵前旨告廟宣捷後通行叙錄陞賞王京以後仍行遵接御史查明奏報

兵部一本欽奉
聖旨前事職方司案呈本年八月二十日該司禮監太監張誠於會極門傳奉

聖諭昨有旨以東征復王京三戰之捷着爾該部及禮部便擇日告廟宣捷擬叙有功人員如何許久不見奏來好生欺玩不遵顯然鐵規不敬作違擇日定擬未着欽此恭捧到部為照

擬叙有功人員係隸臣部職掌必於告廟宣捷之日方行具題此定例也其擇日事宜係隸禮部臣等奉

明旨於七月初七日移咨去後今奉嚴旨切責仰見

皇上軫念遠征艱苦激切過臣至意臣等莊誦再三不勝悚懼伏祈

聖恩寬宥除即日移咨禮部作違擇日具奏臣等一面擬叙候題及補本送兵科備照外所有原奉聖諭一道遵嚴

聖旨復國要圖 後附

十二

聖明酌定處典以儆無情事竊朝鮮未呈該本部題准兵部咨為查獲東征功次等事該臣等行移該部查取獲級實數然後行翰林院撰文欽天監擇日使海內曉然知之目今爾宣重平壤之捷也其王京以後功次東經查明者俱不無及等因奉

聖旨是已有旨擇日着作違遵行隨於七月二十八日行准兵部職方司手本開稱平壤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顆生擒六名開城斬首一百七

十八顆生擒一名碧蹄新首一百六十七顆等
因又於七月二十九日准欽天監李本開稱選
擇八月二十九日寅時祭告 郊廟辰時宣捷
至日文武百官各具吉服恭候

皇上視朝御前宣捷首該寺致詞百官行五拜
三叩頭慶賀禮是日寅時先行遣官祭告 郊
廟所有行禮大臣三員伏乞

聖明欽定本部仍行移翰林院撰古文太常寺繕
祭品一體欽遵施行奉

聖旨是祭告南郊遣公徐文壁北郊侯具繼舜太
經事復國要編入彙冊

廟所為候候辰各行禮

十三

兵部一本查核東征功次仰乞

聖明酌行賞罰以昭國是以勵人心事為照頃者
倭奴陷沒朝鮮

皇上與師杖屨離時臣以先復平壤乃可漸復王
京故特請頒示賞格昭布中外謂能恢復平壤
城者文武諸臣從優陞賞所以鼓舞士敢戰之
心為後日論功之地也及平壤復失叙賞未行
士卒缺望故臣復請姑停遷署諸臣之叙先叙
偏裨將士之賞蓋以經累諸臣應其事者也必

事完方可以議叙偏裨將士分其任者也即寸
功不可以後時及按臣之議勦平壤開城若
蹄斬首之功次臣據議上請乃奉 諭旨通行
叙錄且厘先後 嚴旨切責 聖諭詳詳復令
諸臣速征之勞一體報功之典匪酬於既往且
勸於將來仰體 聖意若此臣敢不仰承

明旨據實格而叙列焉如原任經略兵部侍郎今
回籍養病宋應昌總兵李如松管餉主事文繼
新劉黃榮此四臣皆奏特遣救勞最著附當首
叙河間道判王喬榮亦承責戮力為多附當

經事復國要編入彙冊

十四

臣聖恩先遣且漢江東寄居遼左而倭酋以來
貢為名戰然猶在兩可應昌如松慨然主戰聖
意擬宜一切調兵馬從軍餉辦大器明賞罰實
應昌主之請以經累虛銜原為料理海防未獲
繼累朝鮮與各酋撫司道皆專力備虜未遑
倭應昌督率拮据於其間事體難易可知而平
成茲捷少舒東顧其勞最著自應從優陞賞也
如松統領官軍鼓勇奮勵分道登城首先決勝
為中彈仆易為復戰一夕奪城倭之落魄驚

經畧復國要錄入後附

十五

實由如松其勞最著並從優陞賞也劉黃棠原恭惟懼之議未與錄鑄之任能相機決策同如松戰捷平壤其勞亦著前當併加陞賞文維新轉輸速迅三軍感若投膠今計周詳萬錦明如觀火通判王君榮出納不與鑄錄幹理備嘗辛苦均當量加陞賞以酬其勞如副將李如栢等應陞應賞趙之牧等應准開贖有罪查大受等應行提問已該臣等前疏議擬今無容議合無恭候 命下將宋應昌從優陞賞李如松同優陞賞劉黃棠併加陞賞文維新王君榮各量加陞賞等因欽此

經畧復國要錄入後附

十六

按臣有核功罪未明難以懸斷臣所以執征平壤通准之賞格議見平壤獲功之將吏如其國不敢不叙致沒諸臣之勞不敢妄叙以濫賞功之與但思威出自 朝廷臣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奉 聖旨東征連戰奏捷恢復朝鮮倭奴遠遁文武將吏勲勞可嘉這叙列平壤功次既經巡按查勘明白合行陞賞以彰激勵宋應昌等盡勞瘁克奏膚功應從首叙看陞都察院右都御史遇缺推用還賞錄一百兩大紅紵絲四疋李如松力戰取勝忠勇超群加太子太保於世襲伯爵加給祿米一百石賞錄一百兩大紅紵絲四疋裏還待東事完結另叙劉黃棠看陞還方兵備副使賞錄三十兩紵絲二疋文維新陞兵備參事賞錄二十兩王君榮陞還方同知賞錄十兩李如栢陞都督同知張世爵陞都督參事俱照舊管事遇大將員缺推用各賞錄八十兩紵絲二疋李如栢擒獲生倭還加賞錄三十兩紵絲二疋吳惟忠各隨陞參將李如梅任自強駱尚志黃業與惟忠等各加副總兵銜照舊管事

經界復國要綱

優所

十七

員名各賞錄二十兩俸養正等千員名各賞錄
十二兩王汝賢等八員名各賞錄十兩張九經
等一百三員名各賞錄八兩餘依擬報捷人役
各照例陞授職級王京以復功次并效勞員役
及各該督撫司道官與劉凝久戌勞績着行總
督巡按衙門勘議定奪石星居中調度勞苦功
高賞銀八十兩大紅蟒水一襲該司郎中賞銀
二十兩楊俊民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
兵部尚書石星一本為中外多虞激勵最急懇
乞

聖明俯先無功之賞以明臣節併議未盡之典以
勵人心仍

賜罷斥不職以完東征事帝王所以鼓舞豪傑奔
走無侮有賞罰當而已矣所以議賞罰彰勸懲
若引明而已矣其子奪出於

朝廷其可否咨於輔臣其是非定於公論其議
擬由於本兵自有戰伐以來未之或易者也故
無功之賞徵將亦所當惜而有功不賞唐虞亦
不能化天下古有明微今尤重要臣至不肯多
至物議豈宜嗟嘆置論復招口吻而貽危視顧

經界復國要綱

復附

十八

皇上股肱之託當效捐糜之報而又四有入祀之
奎房原有覽伺之條夷川貴有藏履之補實顯
遠有內訌之諸賊衆目皆觀聽於
朝廷之舉動而乃有不職者蓋於賞有功者新
於苑恐動懸機阻無以責庸功之奏也故因東
事之賞而竟其辭臣於八月二十九日題奏二
疏一為查核東征功次等事奉
聖旨宋應昌着陸都察院右都御史遇缺推用選
賞錄一百兩大紅紵絲四表裏李如松加太子

太保於世襲伯爵加給祿米一百石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線四米某遠待來事完結另叙石星居中調度勞苦功高賞銀八十兩大紅蟒水一襲欽此又為任重材疎久干物議等事來

聖旨卿任軍國重務今東倭事尚未完結豈可自便求去有倚託宜即出料理還計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除臣伏枕叩首外竊照東征之役一切調度惟臣是委乃不能奮策文武掃淨妖氛而仍留釜山之遺倭貽憂君父啓聖庭之衆議致煩

聖旨復國要論八條

十九

聖明如斯不職免遣是幸茲蟒水之賜乃極品之至茲奉金之施豈救禱之可比况臣前已奉旨准免叙及傳示中外信難容渝又茲役也內閣諸臣之密勿盡置兵科諸臣之參決機宜本部侍郎之協恭戮力勞苦比臣不啻倍蓰東事未結不敢暴叙乃今出格之賞獨私於臣心愧神悚萬無敢當若宋應昌季如松之功實則尤有當議者沈惟敬等之枉狀則有當明與已往征討之臣如尚書鄭洛魏學曾著有功績事久論定又臣管事年內所備歷者當時失於力持至

今輿論未愜臣若不及今一議恐無以酬往勳來實為有國也蓋嘗倭奴舉六十六島之衆當呼賊倡亂之秋陷據朝鮮聲勢甚大我方專力西討未遑東征久之宋應昌季如松始率各鎮殘弱之卒僅滿三萬仰仗

經畧復國要論八條

二十

皇上神威一戰而克平壤再戰而下開城雖碧峰得失相當而倭奴畏威請貢實始於此言者謂平壤之戰首級多偽欲按其罪東師聞之各有搖心又二三月後朝鮮兩藩不時弓矢皆備軍多糧腹馬多餓斃於斯之際而望盡賊倭奴勢誠不能也此中外之所未慮臣星之野備細故於時應昌等復遣沈惟敬同周弘謨與行往訂前約應昌仍假便宜復遣謝周祥徐一貫往見關白遂讓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朝鮮王因携其臣僕復居王京修繕廟貢彼之無國而有國非諸臣之功不可且自王京復後天津召募南兵七千餘皆罷遣計處省銀二十餘萬又斬首二千餘級降倭二百餘名皆散置各還未入功數此自劉江望海燭數戰以後未有者也然應昌如松所以不免衆議緣應昌巡撫山東

舉動任情如松寥門滿盛仍多私又封貢之
議為時所未與而封拜之約為人所未思以茲
之故爭者盈庭二臣惴惴未保寧後他官故臣
於昨題覆前事止據平壤從優陞賞之於弟議
大畧言未明言一以恩典出自
朝廷不敢擅擬一以衆議方在相持未可迫與
也伏家

皇上畧其綱過錄其微功應為陞職起用如松加
祿進銜陞恩自天已為過分顧臣則念如松東
西力戰功固云高累承恩祿賞已不薄彼方盈

聖恩重賞

二十一

是傳聲宜增門未安惟應昌則區區雖有未盡
而勞瘁則有足矜查得近知十九年延綏構集
新首五百有餘而督臣得降錦水千戶世襲遠
如漢武帝海西之戰李廣利罪大功細仍貸罪
叙功貴在史冊故知應昌者似宜少加文武一
旌以酬其勞始足信功機惟重之與臣非為應
昌為戰功計也至於鄭洛昔年之征征火節當
時亦職其未及職臣時亦薄其功爾未足奇也
然自節兵以來甘肅今為樂境而東虜順義以
火酋為仰奉寺無端借口以迎佛金虜上

亦以水泉之戰失其行幸甚多為恨又當會其
時賊作變曾用金幣賂順義許予以寧夏要其
助逆而順義先以鄭洛頭計復款約約遂定竟
不助逆時賊之當遂孤寧夏待以養定此皆機
之間不容髮功之者在

杜獲臣與總督肅太尊之所獨知者故如洛者
似且於彼前降錦水衛百戶上許之世襲始足
酬其勞也魏學曾當變之初起議者謂速往處
之或不致猖獗也時臣亦以為然顧當久不用
兵未易遽集稽緩之罪固無可原然資其附招

魏學曾

二十二

之兵附屬之將而重之許軍情以機時賊而後
西夏賊者謂學曾即不易置少遲月餘亦可奏
凱於時臣失於主持至今每為嘆勝之悔改如
學曾者似當於原降錦水副千戶上加級世襲
今得與葉夢熊等均賞而議報庶乎平物情而

彰

皇上無我之度也若沈惟敬乃市井之徒得蒙加
銜任使已為世所不手矣而議者反以和親之
說固謂必有且以三尺絕之又誰與議功乎言
者又謂為臣附違併以

微白

其枉乎顧臣則心知其寃心知其功而又良心之不審昧也臣若不為一言惟或至罪誅臣之禍當移於身家殃當流於子孫矣蓋當倭寇干壤意欲西犯彼實護之其下王京送王子陪臣彼實說之其和親之說彼實無與乃一時共事者或陰忌其功或欲敗其事而朝鮮君臣又冀我之為彼盡誅倭賊而不救我之許以封貢故假是說以壞之此皆臣所已辨於前三次疏內毫無欺偽以誑

皇上而故拂衆論也願

聖上復圖去歲不敷附

二十三

皇上始終懷柔卿不違與其言亦不違加之罪而仍令督臣按臣虛心查叙無令微勞即怨而且貽

聖朝以不美之議也臣今已排物議咸為切盡豈可復為前議但臣職掌原為議功罪明賞罰也而功罪若定賞罰若明將何憂乎東侯何慮乎西虜而捕首不足處罰遼諸虜不足驅滅也故寧甘衆議決不敢謂有功焉無功寧甘罷斥決不敢謂無罪焉有罪不然自古有揮淚斬故人者臣亦能之何獨為此知臣罪臣惟在斯耳若

臣則疾已深矣感望已損矣

明旨固責臣以完結東事人以庸懦如臣何足付託在位一日必誤一日之事故惟行臣之言定其功罪明其實罰而後東事可以完結是即所以報

皇上也伏乞

皇上俯納臣言若以為可即將宋應昌量與文武一齊鄭洛量於原降百戶世襲其沈惟敬事情仍

勅總督按臣虛心查叙臣等水銀兩之賞俯准

二十四

辭免仍察林叢以為將來有功者之勸不職者之懲則邊功可振臣分獲安臣無任悚慄願望之至奉

聖旨宋應昌准降一子與做正千戶世襲鄭洛原降百戶准世襲魏學曾已復原官了罷其餘酌着待事完之日再議卿不居功姑從薄養而辭不允該部知道
朝鮮國王李貽一本賤情事本年三月初八日該海蓋道副使白士霖飛報據昭撫府吏金安虎供稱本府住賊分處各處時遣兵船往少差

多以示派兵之狀聲言等侍沈恭將回話以決進退等因本月十五日據陪臣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元均馳啓聽得衆賊說稱天使若來我們當欲東渡海若不來當大勢添兵令陸順禧等因四月十五日據被擄軍人宋昌洗告稱留賊築城蓋屋不少休息俱說

大明恭將奉

皇命來我們一時罷歸等因本月初十日據陪臣諸道都巡察使權傑馳啓各道諸賊於金海巨濟熊川等處如前分據而搶掠之患比前稀罕

經呈報國要編入後附

二二五

熊川住賊於密陽府三郎江上打造房屋說稱侍候天將出來時將魚酒來且以銀撥軍士左道諸賊自慶州賊還之後亦皆分守各寨欲求不動等因本月初八日據陪臣諸道權傑馳啓據降倭時古松若等說稱俱係開白親弟葉榮下軍人留在林郎浦兒裏聽得開白分付諸酋封貢不成你們決不可還以此各屯上官並懷煩惱等因五月二十八日據走回軍人黃必金供稱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初被賊搶去前到日本國無應僑地面本年三月內回到郎古耶地方

聽得有大上官號稱大告司馬來往本島專管一應兵務以各酋於平壤金羅前後失利深懷怪恨聚船運糧添調強兵要於本年七月間分作二起一從自濟州直犯金羅一起自慶尚直到京畿東西焚掠仍令勢西槍入該慶州府尹朴毅長飛報五月三十日有降倭山只之等供稱係林郎浦屯倭在本屯時聽得大家去習汝在 大明國許款與否各屯日望沈恭將回話

等情具啓到臣臣竊照賊兵尚在臣境土但係聲勢緊急理宜節驢馳奏除已於上年十一月

經呈報國要編入後附

二二六

內將六月以上賊情具本付謝恩陪臣金胖等奏聞外今該前因又是本年正月以後各該守邊陪臣所招走回人供稱及偵探人告說雖詳畧不同虛的難委而既係各寨賊情不得不聞以備 朝廷裁處臣謹查上年十一月內欽奉宣諭

勅旨即該大兵且撤王自今還國而治之猝有他變朕不能為王謀已用是預申告戒以古人卧薪嘗膽之義相勉欽此 恩詔丁寧指臣以再生之道臣不勝感激謹心銘骨奉以周旋伏惟

臣之地方雖已殘破萬一兵火暫息邊境稍靖
臣庶幾奉 成命彈竭弩銳收拾餘爐而補棄
梓仰報

聖天子大恩於萬一秦此賊猶壓土相守經年猶
然不已小邦人心日夜洶駭荷擔以立奉命不
暇息肩無期而師已竭力已殫矣以臣無狀雖
欲刻意砥礪阻攷區區其路無由矣抑臣又有
所憂倭賊自前年晉州一擒之後分逃營寨壘
言等待 天朝許款臣慮其假許款之說延至
汛時賊必再肆為恐今經半年未見動靜若此
經年復國要端不復附

二十七

情形委難料測或以為倭奴求款將沈惟敬
往來許約接受降表且為期日而去都司譚宗
仁駐營戒勿搶掠使侍報至賊因此少戢凶鋒
又據邊賊中傳聞之說亦往往如此而今期亦
逝矣賊以所高未遂惡或蓄憾益深而決裂之
禍更急於朝夕臣尤懼焉往年賊由慶尚道歷
忠清古道直犯臣都城兩經沿路千數百里蕭
然一空只有榛莽耳竊謂弘被各路皆然全羅
一帶數十道粗免焚劫小邦經費軍餉皆所倚
辦賊兵垂涎在此今惟無動動則必犯全羅而

出於忠清之右蹂躪殺掠公私餘蓄以為食用
收回海船水陸俱進無論全羅忠清雖貴海平
安亦將次第瓦解此又今日危進之勢也今臣
之見迫於賊甚矣長亂以來困心衡慮與國內
臣民百方圖維所以自保者已無餘慮矣而以
戰以守無一可恃徘徊四顧不知所出臣之計
亦窮矣伏惟 天朝之恩至矣臣之受恩於
天朝極矣收臣七路復臣之都使臣生還故國
大造生成茂以加矣海埔遊蒐之賊臣尤可以
自力剷除不可每煩於 天朝而費勞不報一

經年復國要端不復附

于本

而西關號望恩無已使
皇上東顧之憂未嘗弛於宵旰之中臣罪尤大矣
然赤子無知墮於水火疾痛宛轉惟父母之長
呼其所解脫之方則赤子未能自言而在父母
所處今臣無知無異赤子而 天朝之愛臣遠
於父母臣安敢以煩費之故而輒其疾痛之呼
以自阻於拯濟之仁乎夫樛之以威以創其頑
廉之以款以弭其禍斯二者莫非古帝王馭夫
之大權而同歸於禁止兇暴保全生靈因時審
勢惟 天朝明擇耳臣愚之所不及也伏願

天朝洞察賊情之所在東臣國勢之已急命
下討護之地亟以此時使長議處免貽兇賊私
肆之患以綿臣朝夕垂絕之緒不勝幸甚奉
聖旨兵部看議來疏

一本東征將官勞績事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十
八日據謝恩陪臣金晔等回還啓稱前在京師
聽得征倭諸將官以東事未了並未揭功次得
此查照先該本年四月內據議政府狀啓該漢
城府判尹洪進平安道觀察使李原翼等各呈
漢城平壤等處父老軍民等追感天將除兇救
經東復國事人復附

十九

死之功相與勸帥事出銳力治碑而各盡忠
祠願效香火之虔永世不忘等情為照本國得
至今日實荷皇靈而亦係諸大人各有勳勞近
據漢城平壤等處父老軍民人等附願惟聽令
無行令禮官及著詞臣撰出刊刻篇章分卑各
處相應等因具奏據此除已准行去後今該前
因臣切思有國不能守過賊不能禦以歷
聖上東顧之憂非惟不棄絕之而數千里出大兵
救臣於水火之中存臣宗社於丘墟之餘臣仰
惟天地父母何詞可以喻恩何方可以圖報獨

區區切感者各官上奉明見萬里之神救下海
專制師外之威算蒙風雨不辭宵鋒必不邀干
壤之捷快絕前聞餘威所震諸也賊屏於海墻
臣得還於故京而臣二息亦脫虎口其音見之
功於斯為盛假曰適冠尚在小邦賊犯之勢未
必可保而官軍所造既建之績不可沒也臣計
經畧大臣已具功賞上聞非臣所得名狀所
懼在於泯滅附望在於表白益出臣與邦人銘
鏤之懷不容已也否則小邦從事於勒碑自傷
其再生之惠則有之竊恐各官立功異域之美
無以彰示於天下後世也奉

三十

聖旨兵部知道

傳內閣

聖諭朕覽文書見朝鮮國王二本一本言東征將
吏勞苦功績一本言欲定許其款貢以保彼國
杜援可見前者阻撓東事的專為一己之私壞
亂國家大事好生不忠卿等可將本票了未看
運作一論切責兵部是難辭小全無主張有失
畏威來速之意致彼國有懼暴之奏請失中國
取喪威德之莫諭卿等知

兵部提出

聖諭朕覽文書見朝鮮國王奏本欲定計倭夷狀貢以保彼國社稷情甚危迫朕思自古甲國制馭外夷使其畏威懷德戰守羈縻不妨互用今倭既遣使求款國體自尊我因而撫之保全屬國無煩遠戍暫屬錫原以待修備有何不可該部受軍國重寄但當計國家利害如何只計一身毀譽延推諉讓無主張若致誤天下大事責亦難諉著著度機宜作速明白具奏毋更含糊兩可務全天朝駟夷之體毋派使國顧望之意欽此故諭

意欽此故諭

又提出

聖諭朕思東事阻撓壞亂皆群小朋謀指使附和以故失策此皆河南道御史今刑部山西司主事郭寶育高僧階阻撓大事以致群小結黨附和妄議胡興造言惑眾好生不忠可惡本當革問從重究治姑且革職高氏不許朦朧推用其餘兩京條議東倭事情的兵部通查寫職銜名字承議內有阻封貢造言惑眾的開寫來說該部知道

兵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帝王制馭夷狄惟在威信之兩全人臣關事擇策當酌內外之緩急論當事者權諸此而已夫倭之陷朝鮮迹涉匪茹當利用威時也我

皇上赫然興師致成克捷而大威已震於殊域及倭之退還王京送回王子當利用信時也我皇上慨然許封數布詔旨而大信已著於遐方則為今計者以封而退倭奴亦以封而保朝鮮以封而息外患亦以封而修內備是可一言而解

聖諭復國要舉

李士

臣星奉 嚴旨切責更勿含糊兩可而猶不自斷題行曾撫勸解者固以事在彼中難於懸斷亦以責在國外難於越俎也今倭酋撫孫麟事題稱倭之造船運餉若將為狂逞之圖然築城掘濠似止為窮守之計而倭情已料其候封未候封亦已無他矣又稱即使暫示羈縻亦當預行整飭仍乞 勅下本部酌議施行者亦已知其當于方且遣人偵探夷夫向奉許封明旨臣星固當仰承近據當事勸報臣星尤當共為今計似當一面即許小西飛進京雅示封

歷代復國要編入後附

三十一

之信一面諭令行長速退恭候開使之臨如約固善矣即使行長之不敢遽歸許今特開使而後返亦無不可蓋我之欲封不封者久已失信而彼之請封未封者久已懷疑故惟封後而勒今盡歸宜無不得封前而數為責備似難必行何者金山之待原非城下之盟而晉臣顧慕謙謂一倭不留而後封臣始信為必然而今則知不必然也非苟且以完事也勢固爾也至於館待事宜本都前已題而冊封儀典則屬禮部掌行耳或者謂倭素狡詐既封而仍圖朝鮮未可知也臣則以為事關外夷國難倖終之不覺然野子封賄必無侵朝鮮而後盟可定亦盟定而後復可往是在當事訂之耳况彼方久慕朝鮮欲借此為歸計我亦久勞征伐欲借此為結局事屬兩便可否不昭然乎即如封夫當必三五年之安而朝鮮衆之以自為戰守我亦因之以自為備且以後或有他虞亦不至分裂如今日也而又不昭然乎此猶外夷言耳至若遼左以東征之役居民貧於轉輸士馬斃於鋒鏑虜知虛實無時不犯近復聚眾萬深搶廣寧山海

歷代復國要編入後附

三十四

以外白骨遍野千里無烟唇亡齒寒當在頃刻若復設難成之約澤國封之典則行長必不敢見關白關白必不令行長歸春永將聯全羅必失遼左敗殘之區虜攻其內倭攻其外無朝鮮是無遼左無遼左是無朝鮮則神京將安依宗社將安保乎於時皇上當必責臣曰向勅若誤天下大計責亦難辭而今果何如乎而議者必以三尺繩其後即斬臣之首亦不足贖誤國之罪矣然此猶為一方言耳今天象告譴兵端屢興倉庫虜入搶固原驅殺男女不知其數火落亦方結連入犯甘肅鎮長昂數掠寧前潛遁陵京而播酋負國勦討未結雲南兩賊每歲屯聚天下無一處無患野在兵疲餉竭無一堪將焉呼此正所謂危急存亡之數憂不在顯更而在蕭牆之內也今乃不為中國而為屬國不憂內虜而憂外夷不救腹心而救四肢臣亦自悔向之為虜軍堪付託所不致再請罷斥者以向蒙明旨責以東事未完也故及未填溝壑遺廟謚褒勳議而盡布其愚以

皇上之恩信果事當無不完即有反覆臣星請職
部事以身往推不濟則治臣之罪臣所甘心倘
東事完結仍乞于臣骸骨全臣終始而孫鑛亦
待封事稍定回籍備房庶不顧此失彼而遠左
且得息肩臣等在負荷熱案機宜似小有便於
此但事關重大臣星未敢擅便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奉

聖旨倭夷久住釜山請封甚切夷使久到未見處
分殊大刺無機宜朕前屢發諭旨仍恐耽延悞
事餘部某現這等說便着他進來准與他封不
違上旨是矣人奏附

壬午

去與師明正其罪一書舉劉運行實撫官知道
及時修備慎防警致辦悉

兵部等衙門題為仰奉

明旨以定東封事職方清吏司各呈本月初七日
該本部題前事內稱倭使小西飛等抵京遵照
禮部題奉欽依事理合請鴻臚寺官初三日
舉於十三日起 闕朝見伏乞

皇上於是日御門賜見群臣俱吉陽門堆德單各
臣等比照會議事例集府部九卿科道及本部
司官於東闕面諭便使明

皇上威德因與盟約東諭譯事會使使於公所候
聞臣等見諭等因奉

聖旨知道了欽此隨於本月十三該內閣傳奉
聖諭卿等與該部以乞封倭使請朕御門朕以會
允又以動火而煩熱及咽啞諭卿等知矣昨因
朝聖母又感風寒頭目眩疼體發熱身軟御
門且暫免其倭使小西飛着照該部題請卿與
本兵及文武官面詳審其情形真偽詳議未說
朝見另擇日行卿等可安心毋自疑慮朕非假
疾若有借此肆言的朕定行重治不饒卿等可

壬午

傳與該部及該科知道諭卿等知欽此欽遵
等於倭使朝事會同後府國公徐文壁等吏部
尚書孫丕揚等吏科左給事中耿隨龍等浙江
道御史崔景榮等俱赴東闕面諭倭使小西飛
并示以

皇上恩威訂以許封約束恐倭夷語言不通將三
事開立簡明條件給以筆札令其逐款登答一
件釜山倭衆盡數還歸小西飛親筆書云謹答
若得准封一人不敢留住朝鮮亦不留對馬島
速回國一件一封之外不許別求貢市小西飛

書云任憑分付並無他求一件修好朝鮮共為屬國不得輕肆侵犯小西飛書云朝鮮代我日本請封豈肯再犯他國又一件蘭國原有國王否小西飛書云十六年前有蘭白信長哉了日本國王三事盡以聽從情詞備極恭順隨該閣於公所回諭云爾這次來請封我舉朝文武官議論都不許還要出兵征討這是

皇上

天地好生之心見爾懇求歸順特恩許爾們知道否小西飛書云 天恩萬萬歲閣內臣復部要約三事諭令一一都要遵守書云任憑分

經書復國要編

後附

三十七

付准封並無他求其輸誠效順與前審無異見該督撫保續遣人討問行長機送到回稟具已聽命臣等未敢盡言今復會集多官於 闕廷朝會之間衆目昭彰之地開款譯審俱小西飛親筆登答毫無假借真偽俱已畢見許封事在不疑小西飛筆跡已封送司禮監查驗除朝見日期遵奉 勅旨另擇表文隨令候使項送禮部聽候恭進外謹將前項譯審情形據實奏聞所有冊封及遣官事宜容禮部及臣等詳議題請次第舉行奉

聖旨已有旨了

兵部等衙門一本欽奉

聖諭事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該司禮監

太監張誠等於會極門傳奉

聖諭朕覽卿等所開條款譯審候使之言及候使回稱之說猶未詳確速奏請封必須盡得其情平秀吉為何以兵侵掠朝鮮及至戰敗尚拒金山不退今又差使上表乞封豈可輕率不細加詳審誠偽着該部詳議封名先遣二官一諭彼行長不許留住金山候夷盡數退還本國一人

經書復國要編

後附

三十八

不許留住巢穴房屋盡行燒燬一諭朝鮮衙役退回秦來卿等可與內閣將小西飛環在左門會同文武及科道等官令通曉夷語通事當面嚴加詰問譯審情誠訂盟永無他變來說就恭捧到司案呈到部除原奉

聖諭已經進繳外臣等欽遵於本月二十日會集內閣大學士趙志皋等後府掌府事國公徐文壁等吏部尚書孫丕揚等吏科等科左給事中耿隨龍等浙江等道御史崔景榮等於左閣將發使小西飛精封始末情由備細開款研加擬

遼東復國軍編入使隋

三十九

審令其逐一登答一問朝鮮是天朝屬國你關白上年何故侵犯答日本求封曾教朝鮮代請朝鮮隱情瞞了三年又騙日本人殺了因此舉兵二問既有此意只合通好朝鮮今之轉奏如何舉兵相犯不答三問朝鮮告急天兵救援只合歸順如何抗拒有平壤開城碧蹄之敗答日本原住平壤無有接應及八月二十九日行長與沈遊擊相會於就麓山相約退讓平壤不期天朝老翁不信去年正月初九日進兵攻城殺傷行長兵甚多君歸亦是天兵追殺死傷日

前日行長有稟帖上孫老爺去一一聽候不誤

遼東復國軍編入使隋

四十

有違天命此係大事秀吉有命行長行長有書小的方敢如此對答定無反覆七問原來兵二枝一行長一清正今獨行長請封倘清正不肯輸服如何不答八問爾等雖一時違約至於日久能保永無他變否爾當對此訂盟立誓方與請封答天朝老爺問的言語小的飛彈守藤原如傳答的說話封後不該永貢朝鮮不敢再犯兵盡數歸國如有一字違誤問白平秀吉并行長小西飛俱各不得言終子孫不得昌盛答天在上鑒之鑒之九問你既承永無他變爾當對此訂盟立誓方與請封不答十問爾國在我成祖文皇帝時曾賜玉帶金印封源進我道馬日本國王今有子孫否其金印安在答日本稱王甚多姓源姓橘姓平姓泰十六年前高信長所殺國王乃泰姓子孫金印俱未之聞十一問爾前去朝鮮既為請封豈肯侵犯他問但平秀吉受知信長尚且暴奪朝鮮一時代表彼豈不再犯答信長者暴國王不好因為將明智附殺見今關白秀吉率行長將將與我兵謀明智歸併六十六州若無秀吉子定前別日本有

今不安信長殺國王信長為明智所殺亦
誅明智俱十六年前事十二問平秀吉既平
六十六州便可自立為王如何又來 天朝求
封恭秀吉固是殺了明智又見朝鮮有 天朝
封號人心安服故特來請封十三問爾國既稱
天皇如何又稱國王不知天皇即是國王否答
天皇即國王以為信長所殺十四問爾國既有
天皇今若立關白為王將何王置之何也答
十五問既如此當奏

皇上請封爾國當書差倭去報信長速船令關
經累復國要編入後附 四十一

自整備兩便船隻館舍及一應恭候禮儀一有
不度封仍不許恭守候已久件件不敢有違
天朝原命沈進擊到釜山兵馬即過海回家行
長守候天使到日即退十六問既來請封為何
釜山運糧造房必有他意答原以封貢相求因
天朝不肯關白行長未信這是求封好事又進
糧蓋房俱恭守候天使並無他意天使一到盡
皆燒燬為照求倭封事自始議迄今臣星任其
事頗悉梗概而在廷諸臣聞見尚未詳盡今該
臣等遵奉

聖諭自從起兵根因以及三戰退還請封普興諸

彼國王存亡未悉凡十一款其條對一一皆有
源委即一月一日一孝一時親筆直書衆目所
擊不容更有支吾轉換者謂喪性多役賄未可
以一封之後永保無事然考昔年倭答乞封內
外主持止期五七年之安外示羈縻內修職守
乃今二十餘年封事三張追思稍寧則亦既往
明驗而今倭夷當棄會之餘關白以義旅收復
六十六州之衆將以統一全國非微我 聖朝
寵靈則不能長守境土豈有當所請以懇乞封
號者有由然也據云朝鮮始保以致與兵而自
平壤摧殘之後今退王京逃還王子且守候糧
年未聞動役以三事悅首遵奉乞封委真與封
有名况奉

明旨許封又遣取伴倭使來朝遠近傳聞事難中
止誠予一封足以昭

皇上懷遠之至仁以全 天朝駟夷之大信在朝
遠待以休暇無征調之煩在朝鮮得以生息無
傾覆之患一封而數美得焉計未有便於此者
又何疑於今日之封乎欽此

皇上特賜 宸斷勅下禮部將奉文齋進議封議

名兵部即擬開使同小西華前去遼陽暫住一面遣官宣諭行長封已予矣即將金山倭衆盡數遣歸務柵盡行燒燬伺朝鮮王奏到而後開使渡江以往此照順之盛事 大聖人之作焉天下幸甚臣等幸甚奉

聖旨這條使既詳審的確封名開使等項着詳議具奏你部裏先差官前去宣諭俟將軍來直數

回巢待朝鮮王奏到之日遣使往封

兵部一本欽奉

聖旨復閱奏編入後附

四二三

聖諭事職方司案呈照得本部題前事內禮部擬

封上請遣使與小西華等於正月內刻日起行

二事既畢即遣官諭令倭衆悉歸朝鮮王奏到

開使自遼陽渡江往封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奉查本年十一月內准禮部咨核本

部題為仰奉

明旨再陳未盡事宜以定東封事內一議國初遣

使外夷原無定銜其後外夷策封如朝鮮則遣

行人琉球則遣科臣及行人蓋屬國賓服已久

使臣不難銜命而示之以信也今倭夷雖云

封然夷性未馴禮文未習宜得武臣有威望者

以攝服之容臣等務各兵部選擇武臣儀觀雄

偉智識明辯者一員齋 勅前往或徑赴彼國

宣賜或就令於境上迎接臨期取旨奉行務令

宣示 德意相度機宜足為制馭長策毋致失

候使指虧損國威以辱 君命庶外夷知朝廷

之有人而禦侮亦有賴矣等因題奉 欽依部

咨送司案呈到部為照開勅外國例有使臣俱

禮部題差文臣二員今該部以創始之封欲選

差武臣儀觀雄偉識智明辯者以性且令相機

聖旨復閱奏編入後附

四十四

制觀期以不辱 君命誠為有見臣等查得

淮侯衛術字宗城丰儀端整智識圓融武足稱

戈臨友文能款詩悅禮堪充正使應加府銜五

軍管右副將都督僉事揚方等儀度修偉而將

畧素閑才識精明而事機立斷堪充副使俱應

量加服色以光使命若倭夷乞封往來講拆者

遊擊沈惟敬也倭之情形事之始末本官能知

其詳仍應責成本官偕使前往俾之始終其事

及照近奉

明旨差官前去宣諭俟將軍來直數回巢仍待朝

經案復國要編八後附

四十五

鮮王奏到使臣往封亦應差沈惟敬齋 初一
道前抵金山宣諭使將令盡數退歸棚房燒燬
一面即順使齋文諭令朝鮮國王遵 旨奏報
而後使臣往封於凡約束三事和好兩國恭養
料理事完併叙前功如有疎失併治其罪及照
本官效勞已多未經一叙今復責成封事千倍
重大亦應填註職銜便行事相應題請合候
命下將李宗城量授署都督僉事添註後軍都
督府僉事充正使楊方亨以原官充副使各賜
武官一品服色內府頒給沈惟敬添註神機三
營遊擊將軍俸薪軍伴照見任關文本部仍將
二臣出使應行事宜及沈惟敬宣諭料理各項
事務議擬數目假以便宣請 勅二道給付鈐
遵行事合用箱櫃人役等項行各該衙門照例
撥給所有各官隨從員役并天文醫士畫工等
項俱聽隨宜奏奉應用獨資木裝應糧本部酌
量度給事完造兩奏繳再照文臣出使琉球遠
日俱性應得京堂以酬其勞載在令甲遵行已
久惟武臣出使未有定例今倭封創始比之琉
球久稱屬國者難易不同由朝鮮以抵日本

經案復國要編八後附

四十六

水路險遠與琉球更甚仰體
皇上威德還宜稍渾遠被必能完事遵賜諸臣宜
敢貪天為功別有希冀惟是文武一體出使一
事若銜 命而往忠恪將士能使島夷服屬
滿抵定上寬
聖主東顧之憂下解中外騷擾之苦則一紙之書
真賈於十萬之師一介之使足抵六師之衆所
有酬勞之典容臣等分別從優擬請以示激勵
其餘李宗城員缺另行推補奉
聖旨李宗城校署都督僉事充正使楊方亨以原
官充副使各賜一品武官服色沈惟敬也看便
去都寫勅與他
禮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儀制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前事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欽遵案候在奉今該部因遵奉
案呈到部看符俟夷已封兵部題請不實詳矣
既議封其主并議封其妻且欲刻期遣使限以
正月內起行無非欲過使夷之歸國以慰遠人
之望除遣官一節已經本部題奉 欽依遵擬
武臣前往移咨兵部徑自題請外所有聖旨奉

秀吉復國要綱（後附）

四十七

秀吉相應議擬上請及查兵部題擬小西飛供稱日本已無國王似應封以日本國王號但秀吉既乞恩請封果如兵部所稱誠心向化則其歸順亦自可嘉先該本部題請另議二字如順義之類以封之今或即以平秀吉封為順化王則名號所加亦足風示外國而顧名思義未必非招携之一端也至於有夷主則有夷婦兵部復因小西飛稟揭報因朝廷不各封爵以昇向化之夷亦不新封以迷夷使請乞之心要在俯順夷情耳及查平秀吉未內原未有乞封其

妻字樣雖朝鮮傳奉舊制妻封亦與國王並封

其在傳舊等夷原無比例該科亦詳則舊例信

有難處據者惟是平秀吉錫封原係特典名器

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恭候

聖明裁定其國王該用冠服印誥等件各臣等易

行題請行令各衙門一體遵奉施行奉

聖旨是平秀吉准封日本國王

小西飛稟帖稟兵部尚書石

日本國差來小西飛稟守勝原如安謹稟天

朝兵部尚書太保石爺臺下小的日本來封

蒙老爺天高地厚之恩感當何如昨見四位閣

四十八

下老爺禮部范老爺盛心大事已就今在議封之時特將本國一應人員姓名開報伏乞老爺照例開復緣由施行奉國得安萬代頂恩謹稟計開

冊封 勅書并各項儀制務求老爺留神要

好不致貽笑朝鮮琉球海外諸國至禱

一日本國王無有舉國臣民乞封關白豐臣

秀吉為日本國王妻豐臣氏為妃嫡子為神

童世子養子秀政為都督仍為關白

一豐臣行長 豐臣三成 豐臣長茂

豐臣古繼 豐臣秀嘉

以上王員乞封大部皆獨行長加世西

海道永與 天朝治海藩維與朝鮮世

世修好

一釋玄蘇封日本禪師

一豐臣家康 豐臣利家 豐臣秀保

豐臣秀俊 豐臣氏卿 豐臣輝元

平國保 豐臣隆景 豐臣晴信

以上十員乞封亞都督

一釋宗逸封日本一道禪師

一豐臣玄次 豐臣吉長 豐臣正家

豐臣行成 豐臣全宗 豐臣調信

豐臣吉隆 豐臣正信 源家次

平行親 平末卿

以上十一員乞封都督指揮

一豐臣義弘 豐臣鎮信 金平豐長

源鈍玄 源重政 平信

以上六員乞封亞都督指揮

經年復國三編入後附 四十九

一平山五衛門 兵衛安宅喜藏

平田四都 西山久助 吉下中我

吉田善 右衛門 西川典節

十昌九次 十瀬少吉 松井九丈夫

以上十名勞苦三年均已封爵且有未

盡應封人員乞老爺給賜大都督割付

十五張亞都督割付二十張都督指揮

割付三十張亞指揮割付五十張臨將

頒賞後日本大小臣僚俱叨受 天朝

爵祿遵 天朝命令

兵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豐三行長准授都督指揮使賞紅線紵絲四

疋膝原如安授都督指揮使賞紅線紵絲二疋

銀二十兩各給與冠帶衣服其餘俱依擬

經年復國三編入後附 五十

經略朝鮮劉遵保定山東等處兵部左侍郎部奉

院右都御史宋公行狀

黃汝亨

左司馬經略朝鮮宋公行狀
月平公長公子守一丈長安伐關上書曰父功而義經
過汝亨郎舍持門人舉文冠揚公行事據地江口以收
累吾子某謝不敢則長公擇涕言守一不即死不慮次
所以數十里來非微死父幸甚其身為子孫謀念淫滅
父功負上恩竊忘區之心無以為人臣子與亡子等守
一罪當死為功於朝微行自御殺吾子狀馬微子是甚
不職解按攝公諱應昌字思文別號桐前其先會稽郡

人始祖先元古稽覽之仁如里教傳而為曾大父義義
生富富生四子長曰儒號虎山公配何太淑人生二子
長應期次即公也公方面紫髯目閃閃如曜下電生時
有赤光異香之祥而足下有七大飛吞內一處如珠藏
者如其不凡云六歲就外傳十三愛易子為翁二兄工
研太極河洛之書造達胡僧曰是兒電目後步踏麟閣
中人逆捕之不顧而去十九娶鍾淑人而何太淑人卒
公哭盡哀二十三為督學於波華公所賞識補邑博士
弟子賈時耶有屠先生者甚言為折角突業披易玩
圖餐卧俱廢家故貧蔬食布衣晏如也嘉靖甲子為鄉

者十八人會赴公為功曹坐便餐于理公即出坊金價
當出之已丑第二甲進士以愈先山公展太淑人墓假
歸已奉虎山公謁返部或為公計擇官公不屑按降州
守降部地極瘠得難治公悉心撫平州有四門稅金
案曰急能不安蒙案有擾民者廉治其左右一二人眾
為賊手降早公審或得傳十為甘山之神而激激隨群
下是故大有號冤雪枉每有異政而臺文章為公時在
唐寧化等關月餉公因洞見邊情整飾法嘆曰遠備如
此而待無恐乎聞者使意即卜公負安服之略矣守條
之三年擢利部員外郎晉中諸公相扼腕嘆曰宋公忠

略如彼而冷如雲司何耶頃之改戶科給事中其嚴也
會新部起至市議公疏陳撫賞不便者三事又陳防守
六事柄事者不能周尋轉刑科右給事中有久任邊臣
恨廣仁德及隆聖德以答天眷等疏右中轉禮科左給
事中會虎山公疏公執禮盡夜如長太淑人服闋復除
禮科左給事中奉勅巡視京營時江陵相當國氣灼灼
權臣委事者必先上制封公獨斥不用違報一夕十款
至江陵添糾亡有公撫膺嘆曰敬至此報復懷以聞直
陳防屬七事江陵怒謂是大乃獨號虎山公為濟南守
公竟然就道無幾微不平邑漸為南北孔道道難特

公慶軒劉憲不遺餘力問民所疾苦而得平停之如賦
意收解役分九到東省至今規馬他寬仁善政所全活
不可勝數民誦誦至今不絕前陵最善凡七上三年入
親考年昇第一入賜軍東序六年擢山西按察司副使
備兵河東時蒲州河堤決水歲城就圯會守道以肅操
行公馳入蒲為文橋于黃河之神火復水落三尺公仍
併疏為築堤三月堤成請以永賴民強呼祠祀公比子
南海之祠由黎馬公完心民報德公不而用春秋繁
露特而後微所司行之無愆故七月甲子有龍見于河
氏壘井中鱗角森森龍東風上是夕而民咸神之亡河

陳河南布政司左參政兼管糧儲河南漕糧歲輸大戶雖
免而饋餉已擅為奸公係九張禁革奸利累民稱便而
河清運至今賴之時亦昔早夏六月公為堰西郭有五
色蛇見於堯中諭日失所在而乃降秋七月復為堰於
大梁西郭不應稍移而此俱用案露編而法而變通之
不終日亦而是月陳山東按察使東人故德公聞公王
時雖飛舞如嬰兒之復健慈母亡亡何轉江西布政司
右布政行清軍事公洞見軍機在官積書錄為奸上下
張忠志據辦五參莫復除他官民可相告驗一洗向來
株連之累而以餘聞與陳五叔左使登樓賦詩持戒留

既德是人或服公胸中既有條情非但宏濟世具也然
之公者即如劉憲公公說上乞休疏家軍二山情公深
知公獨奏留之轉福運布政司左布政使疏解不獲尋
公於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山東兩都之三輔南
北咽喉處山西三都因於邊境馳驅東三都固於撫復
軍控人成泰命發奏裁遣流亡者未復研究不思俗化
益時公嘆曰事不師古法不宜民鼓頭濡尾何以為治
于是疏陳二事一按公師約法一按古保甲法一按古
常平預備意為保赤給法下所司設誠行之于時有編
窗之役公又定為稽系權變二法以統有司以此陳據

饒之役無偏苦東人妻利者累年戰而公憫粵東上未
已也念山以東北衝神不而有登萊利屏輪東海國初
沿海設有營衛延司法制頗詳而永平日久當事者置
不問有如世廟時整海關中德何以待耶於是巡視五
府虛意整飭乃題海防事宜五事一設專官以備責成
二加職銜以資彈壓三增營房以壯士卒四撤防海以
保實用五復海汛以消兵冗又題海防要略大意謂倭
情情形已著春汛可虞巡邏將練兵積糗三策仍親歷
海口修險隘築營壘督造軍器火藥分撥沿海官兵查
築設防嚴密謂公迂遠關情事亡何陞大理卿而按

攻陷朝鮮之報王與當東事初起時會我兵方事而計
而德收果六十萬之衆突入朝鮮國王李以走荒美
州府王子臨海居津順和君廷發請衆恭保二王蓋八
道三韓度破幾盡聲言內犯京師或嚴某官祖承訓奉
命往復朝鮮金世保復健以身免中外洵謂計畫無所
出朝廷懸賞格有能復朝鮮者賞銀萬兩封伯爵世襲
朝臣深服戰古華觀無應者乃海首推公位詔群公
兵部右侍郎鄭經略副達山東保定等處防海禦倭軍務
有言宋某忠勇任事又經持達達事雖都專有任他督
撫毋得阻撓將領以下聽節制達者以軍法從事時有

郭傳卿論公不可任者七事上震怒摘之公上疏力救
且辭上任公言益切不得已解命有中使數輩來凝視
公良久去俄而持衡方賜出賜經略宋某白金百兩大
紅紵練四衣裏公叩首謝驚喜俱集中使可好曰上命
視先生福器如何我輩遠報先生及安雄偉眉目
英英逼人空消欣悅持衡此賜公威臨注下皆以勇報
國即伏紙出都門蓋上辰秋九月杪也然此時經略創
設部署未定一切甲兵糧糧軍器倉卒未備公從空中
留憲軍事皆辦奏以大將軍李如松為提督修鐵四鎮
修墩堡並戍兵督造軍火器械分佈海口又奏添編守

引總兵二員遊擊各十員守備若干員兼南北兵一萬
五千添募北兵一萬二千加南兵二千各相此要官分
駐南北控扼節制有是延袤三十里首尾聯絡有身臂
指使之勢署既定以制將楊元特中軍李如柏將左軍
張世爵將右軍參將而下分撥標下統率出關一軍肅
然觀者皆欲手擊嘆曰宋公行兵整而暇大而不疎真
經略也然是時倭奴以三十萬衆據朝鮮我兵調集
僅三萬五千而大將軍尚為羈軍夏未至石大司馬又計
且策師倭西事定遣沈惟敬以封賞議往有旨惟敬以
游擊職銜身經略軍前聽用至是達揭公公呼惟敬前

西傳求封首第軍辭向關全軍退金山雖命何敢踰
朝鮮要我而計境我我奉命討賊有戰而已汝毋以身
當法惟敬猶告去時戎幕戰戰軍心惶惶公指顧詳
偶有能煉神兵符術退者幕客相顧笑以為詎妄公曰
如試之惜以安吾軍公所秘遣火箭明火燄火皆精入
神將士試之輒奇驗軍心始安臘月大將軍李如松連
揭見公公曰倭眾而悍能我中國我兵糧足器械精誠此
而後朝食責在大將軍李將軍軍迴席此四種受命相與
誓師度江會惟敬至自海營執款議如初公瞋目大怒
曰兵兵來如泰山壓卵賊亡無日尚敢以擾辭侮我汝

松學國聖當新命力士博惟敬軍中而議科益意頗
示軍律三十二條會欽賞銀十萬兩公宣上德意衆
感奮歡聲徹大至期謁牙於庭乃奉謁進大將軍決及
三刻許曰破德復屬國魁樹鴻猷以報主恩又進諸將
士曰封爵在前軍律在後某各戮力俱叩頭謝去於己
春正月時吉加公一品服奢縣縣衣一襲至鳴鑼江上
公北向拜賜跪整兵陳平環衛將平行長擁衆十萬集
城下募飛樓鑿塹穴守壯丹峰為犄角穿小孔鏡從孔
中出勢如兩虎並飛仰捍者公指授方略圍其西南北
三門外布鐵蒺藜數重將覓覓得等炮列兵守之火前

大將蘇葵燭敵宣德衆皆昏也仆我兵各解蘇城
附而上臨門盡破賊大敗走斬首一十六百四十七級
獲馬死者不可勝計連之關城將戰又斬首一百七十
八級諸路賊望風奔潰行長卷營趨避王宋是時倭勢
尚熾又德就而債大將軍仰其屢見敗僅以三千人自
隨往探地形子是有德歸之國大將軍陳死戰我兵無
不以一當百斬金甲倭墜馬而楊元張世爵獲兵獲五
德潰圍衆然公被圍衆計謂北山高逼王京依山頑攻
可一鼓而下又度原謂三大捷兵當應時集我兵刻期
進擊子陰而令朝鮮以水兵截于海德即百萬可隨手

盡而兵符令惟敬議敗志公轉戰所調兵悉令支解
季承勅兵留山更陳瑞公等鎮尤茂兵中逃還運新
公掛臂嘆曰今我以度卒當銳師却使手旋戰耶公又
念德不還王京則朝鮮必不可復而王京城南有龍山
舍朝鮮所積二百餘糧舍皆以飽德則德必不還乃復
令兵士以明火背燒龍山舍十三座煙盡德火宮乃燬
正京去公復計而原係朝鮮南都要害地德必從此度
冬德敗民皆別徙守之於是建兵屯及晉州與濟正役
戰大破之賊聞驚曰天兵無何而所聚策應何神也
自是德既逃歸釜山舊吳又復遠徙熊州西生浦送王

子陰臣及當幕百餘人還公欲乘此時轉戰德懷滿
而兵力不遂師老矣于是臣國王還壯士萬人夜中悉
同南兵即同南兵到東守之俟陳成移南兵回而惟敬
輒乘間平倭使以封賞請公乃具防守善後議聞上而
大司馬遂有撤兵議公奮聲力爭曰吾官可去矣必不
可撤國上留留撤酌輕權疏大意謂臣以兵力倦而姑
聽封賞權也守朝鮮金慶以備倭倭不敢生心窺我經
也臣能逐倭於朝鮮之境內不能逐倭于釜山之海外
倭今日以畏威遁他日必以撤兵來且憂心狂說未可
遽封賞為信疏上不聽而撤兵之議從部下與公既獲

軍入其國營風雪營苦日久中復憤懣不自得忽中
風仆卒日可悲嘆其妻曰良將歸國雖有以此道亡者
已數勞奉命案案東征勞苦既有疾苦還朝調理學以
赤官板奉撫此子是公侯代所率考績贈大父及父如
其官大母及母贈淑人妻封淑人孫一子守一淮道監
讀者是月轉本部左侍郎得代入開朝鮮上自國王下
達父老親往接後先復教百思不地建祠繪像即平壤
而尸親馬嗟乎是可以處葬得哉而物議譁言不已公
乞休還皖凡工上俱奉旨題留公還鄉族萬不能還朝
跪而上始得旨宋某准回籍調理東征營續待事定論

微公香嫩更存萬價餅致賞冊指計開英德十六月所
費僅二十一萬五千而獲者有謂公以二十萬金填海
可嘆也蓋東征之役自上時簡當公陸辭中使無視運
報時即荷尚方之賜既東恩賞海上上不可謂不善公
而公於是後歸工子降臣新德言二十三十道克復平
壤開城王京還運故地二十五百里勞苦功高亦不可
不自上致功履歷歷有者八月告廟宜捷奉聖旨元
某等宣勞學免免庸功應從首敘著陸都察院右都御
史疏缺推用運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練四表裏又部引
十七年延綏撫吳新首五百級督軍得勝歸衣十戶世

襲例奉聖旨宋某准廢一子與做五千戶世襲公解良
懸解不獲臣主之問可謂兩無負矣而議者謂以請封
撤防為公罪不知公受命經略在二十年九月而達沈
惟敬始封議入德在二十年七月議定封在二十三年
秋而公歸回在二十二年春則公於封事始終不涉而
部下撤防之議自公得代後公所留劉總兵萬六千守
全慶而事言兵不可撤疏具在則必得移而營公益乎
中山交趾之請古今同慨奈何當明主時而猶紛紛或
藉令率承勳陳鼎沈茂等調兵繼至長驅絕海則公功
當益高又猶令德以據開城王京不追王于不生還朝

鮮不再遠又當何如罪公也曾不記海陷朝鮮之日
為知世伯將之實而朝臣觀視相盼無一敢出聲應者
千編謂公東征功即不得與竟之運則裝番之運而相
上下豈不足比此則江望海隅之捷不然亦何至出延綏
撫吳新德者下哉此忠臣志士所以扼腕而嘆者于所
以江血而許也於公何損焉公壯年遂仕出典方州故
臣頃聞郡守潘某所至有善績連璫卿貳東鐵東征已
有歸闕門奉聖旨口不言伐德山光義梅里為文或客
王浩歌或倚來清話意猶有允深於書易許太極河洛
之言蓋自兵少年師傳而歷閱世變融通心地每有獨

得學者罕得而范馬所著有遺器圖說心運并跡現則
陳蒼等者門人奉為司南六公生自嘉靖而中十月
三日申時而卒以萬曆而年二月十日已時傳年七十
一元配顧淑人某官某公女生二子年一官生有遺書
昨行精通內外典即今注如諸閣上書者也與廣西陸
林府經歷五亭公為女次守敬大學士與徽州府以
府地應沈公女不娶太學生芝麓許公女再娶許公女
俱顧淑人出側室丁氏生子一子心女一孫幼孫男二
長楚望仁和厚生娶孝廉國昌孫公女次乾望聘大學
生仲宣金公女次虞望未聘孫女一一適大學生江之

張俱守一出一許字南直隸提督學憲文洪國楊公子
子歲出曾孫一曾孫女一俱楚望出 某年某月某日
終葬 葬於山之麓某亭公知各知公時詳其生
平懿行不具論其大者則為狀以備經公先生史乘
以信信當代不朽來世澤忠臣孝子不至問明飲泣無
亦滿錄謹賦

明兵部左侍郎沈必嗣同宋公配顧淑人墓誌銘

左司馬經畧祠同宋公段五十年而元配顧淑人喪歿凡
十二年昨而沈公子一與宋公子守敬子樞厚懿行
過不佞亨泣而請曰陽我母夫人之未及志以葬此以
先經畧公之尚在也先經畧公有大教子國例得
小祭葬而會有抱之者未遂蹟也母夫人臨歿而呼不
孝畧曰爾父功不白吾日不瞑母先及我近迨久之顧
念先經畧之功紀在司勳終必不泯母夫人懿行在國
聞之內及今不圖所以誌者將泯泯矣故以累吾子某

謝不文而于長公兄弟至為向慕已哉經畧公而何
居於淑人誰受而志之淑人顧姓父曰武里將軍柳塘
公母沈宜人未生時有青鳥家通顧氏墓者指曰是當
出貴女七何淑人生有奇表稍長靜婉婉孝經內則
讀書能解柳塘公喜曰是女所為貴淑者乎吾不與
凡兒而以贈左司馬虎山公與最善因見經畧公亦有
奇表語所知曰此兒足當吾女虎山公請妻焉馬越明
年姑何太夫人病劇甚念得一見賢新婦而瞑淑人乃
歸年十八作止潔潔無他儀太夫人見而喜曰兒有婦
矣遂瞑隨執太夫人喪朝夕哭甚哀而從中經紀其事

如禮虎山公政索與不問家人產經累公東補之入不
贍而為文曰有莽所過從皆名士淑人持節如治世
脫承習微佐經略公歸而歸以給客贈不足則脫簪珥
幾意無慍色也時世氏家乘政淑人嚴事之如姑姊亦
愛之無幾微聞中子經累公舉子鄉兄格調公為郡公
書此便繫於理公願捐坊金贖伯氏而虎山公贈難之曰
而不念而婦解解理處予淑人聞之起對曰金與元孰
重伯氏竟以是得出而親實噴噴稱經累公友子歸賢
淑人亦已且經累公成進士念虎山公清以歸踰年應
調還人從不思離奉而北忽格調公卒于家虎山公不

傳西河之勳至陽明服食起居故人扶掖之必踵而淑
人相周旋益達虎山公喜而語人曰得予者人既育而
況予之也經累公過還得山西絳州守與學判州事
無違制室人而淑人密為門以內清澄如水以是政成
晉秋官郎付士中經累公改戶科給事中尋轉禮而虎
山公忽逝公哀毀不勝喪淑人朝夕從之哭如哭姑而
佐一切舍禮制應亦如禮不以戚訪易服聞經累公指
補仍禮葬淑人以舉恩封儒人制誥比于羔羊采蘋之
詠殆無愧焉大義經累奉命視察營繕條上邊事與柄
利左遂出守濟南郡經累意既然拂衣淑人慰解之曰

君薄海南耶聞之海內政平訟理無欺恩德懷之聲著
惟氏二十石也公於是夷然就道既濟南屬意郎寧濟
南大治而淑人遂歸門以內如居絳州時公奏最為大
下第一淑人守封恭人歲而經累公晉山西按察司副
使制罷河南參政山東按察使遷江西布政使轉福
建左布政使至著績而淑人著想於家連拜開府三齊
之命仍偕行經累公夙厲文武吏撫循百姓收賸婚於
野士卒前於任東人安利者累年歲淑人笑以語公曰
君往者薄濟南而乃今見休盡東土也士民召公入為
大理公治淑人曰吾一介貧士聯任九列不負而猶水

繼顧足矣其倚虎門隱乎淑人領之方早已身疏而會
從臨朝鮮京師戒嚴中外震動廷議經累難其人朝臣
左輔右盼無敢前者共相推執公數趨百端公奮然曰
事不迴難臣之職也遂叱駁行由建尉三達為少司馬
神廟獨倚注公援鐵東征撫具經累狀中淑人即以是
冬李月還抵家朝夕焚香祝禱曰婦人不能執子見以
衡社稷使佛之慈願夫君功成報主耳於已破平壤矣
有聞而淑人喜可知也甲午經累公振旅還朝議且虛
中樞席以待而會與當事者論左丘欲賦還初淑人亦
建次公之京極公曰功成名遂身退其時也願無忘士

長之志公遂拂衣歸絕口不辭東事日與二三門人故舊相往來論不報淑人元酒製餅既已供不告棄恥而公還照林泉之適若物外人也時李杜公從雲棲師法席遊無生之曾作流水長者因而淑人齋居事佛亦時時戲喜助之公稱淑人非惟貴世亦道侶也是歲陳峯公以三品考滿贈三代如制母是以封淑人歲餘少頃忽罹憂公勞苦功高辭都察院右都御史辭世隆壬寅長公以請退入都長公生無所肯居歲餘無案牘能行攝即故交在官者泰越視之竟竄不行淑人以手書招之曰吾歸乎來命也仙侯之仁公內歸越二年而陳峯

公辭世淑人哭之哀淑公以卦開神廟下其說吏體公部議所以地易臣司執朱公恭錄議如何幾得請而會可故為公撫吏時屬吏修部者忽從它曹郎出糾衆疏至再長公亦疏謂者三三得吉報可而衆疏留中不下然事亦竟寢長公時對人彈劾言先臣各子爵六千里死疏之屬聞歸之湖延以視之遶山遶水履屨履行受其托胸而不可收功罪如何哉而孤獨不能白父功乎至愚婦人乎遠地意往進無次公奉淑人膝下茹蔬止于羅食衣節崇于節守淑人酒而樂之亦賦詩如也而奈何其慈然進耶臨境無它乃遂提以白經表伯約

獨已而起坐與手南而梅而方脫而醉嗟乎淑人之所理者深矣蓋淑人一生平學志盡惟孝姑若弟志盡志其母沈宜人之獨而為藥而而養身任之期無職親屬若七兄弟若兄若兄之子若孫若孫則以推而之其繼以追藏獲勿忽遺也生平信素諸子孫亦不敢以革朕至也予作喜事老而彌篤饑者食寒者衣病者皆指無虛月冬之湯夏之水無堅冰而飯隨以十引治亦不遺路以十引治無為以百萬計不可勝記也此不踰戶而明達境事人莫能世依想公叔腹中外二十餘年內政井井而士農工商公法然所長兒婦人所

其長公又稱淑人精識通天人之應當長公在樞中偶物被所蒙惘不能出辭幾脫淑人方理然思聞空中有語以見危者趨視之乃解已且經長公上公未得與疾幾不得入聞淑人間之乃日夜哀得而經長公於病中既見天神有持刀斬魔者驚悸汗下病遂已居京師嘗念其母南向涕淚下之神得莫有直侍錦衣公子玉語初不解所謂已而淑人以虎山公長歸贈年值母所愛得竭力大孝持姑姑其精應往法如是故淑人信心信得無依律當五十年一日也然則淑人自女而婦而母而王母淳備聖孝非它尋常聞聞之秀可此倫者以

紀恭公之狀勅諸將常而所淑人之贊戴之形皆揭曉
姚美福無世不亦沉乎淑人一生於嘉靖丁酉六月三
十日殁於萬曆辛亥七月初四日得年七十有五長公
其將以某年月日封追恭公諡子某公之陽國有常典
褒恤勞臣以及淑人幾幾追爲子孫婚嫁不其詳詳在
經夏公志更素以銘
歸四惟臣從王內安水根熟名孔楊推婦從夫爾恭爾
叔利得而章生楚以莊長壽且康邇也吉祥帝念勞臣
茂爲之沮載錫之壤一德合體子馬倍餐子馬倍美坤
厚無疆慶延世世子孫其昌

國俗不高外競唐劉仁軌白江四戰海水爲丹而史傳
顯慶後恩賞殆絕及破百濟平壤功者皆不甄敘蓋幅
員恢廣即域外小小勝利無足於重劉仁願勒碑百濟
新舊唐書皆無傳履附于仁軌傳中以此也明宋思文
以儒者按師千聲字小之註陟履寒越遼海取燼餘之
三韓八道莫之枉席平壤之捷威震海東而明史亦不
爲立傳使在它國其宣寓宸耀奚若哉是書千頃堂書
日作六卷蓋在明季已不甚顯至滿清誤以復國二字
禁之傳本尤訛甲午以來言東事者莫之述也蓋山圖
書館皮藏有年某領事曾乞送錄而邦人不爲搜討其
勅略使湮霍輝嘉聞縣仁軌故實猶在金石苑者蓋
可唏矣霜霰彌天良維多故猶看圖錄爲之慨然終生
贊實既爲提要並採黃氏行狀補史之闕夏述所衷以
爲國族使知明當嘉靖以還積苦倭患而令世之才初
不爲覆車所餒赫然建樹若是則今日明恥勵俗故宜
一蔭前習不徒以蕭勺腹裏爲國功也已己十二月
柳詒徵

周忠毅公奏議四卷附一卷

〔明〕周宗建撰

明崇禎熊開元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序

四庫全書

先帝朝余與忠毅公縱橫對直無他
微迹也時魏客竊王鈇奉者抵其
熾微言中影譙謫游加至指斥關
名披抉交關則自公始而余亦後
序一
先之於是請

名對立剖以驚重端

上傳會者以張籍舉朝廉二代虞不

測矣

講筵申救稍霽

天威公僅罹薄罰而余與流全舍且

獲從寬政蓋幾幸異數焉既余捧
節出公益發舒言事畏筆端者益甚
久之始以巡方行而余兩人里居
遠隔皆在氣絰中矣踰年衆正屈
序二
虎翼張

國靈移

詔徵起綏騎相望於東南揆揀駢楚
於北司謂大辟有完膚也而誣賊
酷索劍必不可忍之殘具以立盡

人之筋骸謂籍沒有完卵也而懸
坐株連毒必不能生之家拏以立
畫人之喉類公則始就外許繼以
逮入即余猛萬不敢當公姑微
末減亦始削籍繼坐萬餘贖乃公
卒

年三

竟捕死而余在最後大索中得緩
須臾以達

今上解澤村不材有幸不幸遂若斯
乎余再遇錢塘田峻莖豎皆能言
公為今時事其最辭龍公者亦心

服其廉平即白簡霜生如余刻中
所戴非不洞心刺骨折角積牙然
尚未有破柱屠尸密謀誅戮之怨
且姦黨未輻輳時雖遂關於公猶
濡忍無所加而後何渠若許無亦

年四

驅除擁戴侯王姐相直欲趨而上
之此

國家一大劫數為漢唐所未有非關
公一人亦非關公一流人耶雖然
余等在而若輩猶若少需直俟其

夷盡而後為所欲為何況於公則
繫二三年如綫之

社稷以奉

新皇皆公一流人力萬世而後必有

以余為知言者許大氣魄許大事

序五

功天實苦之天實成之何有於已

致之身何有於原不足却顧之家

獨是以公等之身寧釀成姦黨之

浩穰鉅而走險或化為中行說立

全甚則欲為可知而不可言之事

今已有左驗矣且又以公等之身

窮銷盡士氣之剛大虎豹輕於在

山鳴鳳瘖於在廷似戒心公等徒

旁觀日憤而處鐸袖手噤不敢聲

嗟乎勸哉余烽火司門驚魂未定

序六

適以使事過公里廟靈方新舟昔

相值不知涕之何從而其長君以

所刻諫州示輒拭淚而作此苦語

若夫公之常義在文章聲名在

褒綸在

國史憲侯余言況以

國事成名節一腔熱血徒灑黃壇千
古精英極領憑吊於公始願滋感
更何有於茲刻特後人勵極之思
聊以是寄焉則可耳

序七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太常寺少
卿前吏兵科都給事中侍

經蓮星沙友茅劉弘化頓首撰



周忠毅公奏議目錄

卷之一

爲四先生請謚疏

鑒往持平疏

請修實錄疏

請恤東南加派疏

請興文令卹典疏

按楚陞辭明用人以佐銓政疏

請更置邊方有司疏

周忠毅公奏議目錄

查刷事竣條議裁革疏

裁革各官儒食卓疏

白祖寃疏

附請謚揭

請謚公揭

爲趙文毅公公揭

卷之二

歷陳陰象首勅迎璫魏進忠疏

請斥逆璫魏進忠并郭章交通設陷疏

再申魏進忠郭章交通疏

首勅客氏疏

請罷大璫劉朝典兵行邊疏

奏大璫王體乾疏

附申明郭章交通設陷揭

卷之三

請與鄭馮兩總憲並去疏

申救文鄭兩史官疏

申救賈張高三御史疏

周忠毅公奏議目錄

申明法守參范得志并救徐驗封疏

糾郭章疏

駁徐世榮疏

參張我績疏

參張我績申救劉太僕疏

糾本兵崔景榮疏

論魏掌科救王會院疏

再論魏掌科疏

題明經撫罪案疏

酌議遼餉疏

查刷事竣條議裁革二疏

議恢復河東疏

請接應榆關疏

論遼事在用人疏

論遼事責成輔臣疏

請備城守器具疏

請收廣寧疏

請設捕奸專官疏

周定發全集

論河西奏報不的疏

設防天津登萊疏

崇實勿驕疏

舉將官疏

請予恤遣亡將士地

巡視捉獲強賊疏

巡視捉獲地方強賊疏

開戰守議

欽此

卷之四

論收天下大勢疏

酌裁兵餉疏

酌議遼餉疏

議恢復河東疏

請接應榆關疏

論遼事在用人疏

論遼事責成輔臣疏

請備城守器具疏

周定發全集

請收廣寧疏

請設捕奸專官疏

論河西奏報不的疏

設防天津登萊疏

崇實勿驕疏

嚴奸細疏

舉將官疏

請恤遣亡將士疏

巡視捉獲強賊疏

周忠毅公奏議卷之一

廷後學熊開

男

廷祥訂

請四先生易名疏

候補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直抒公論開發真忠仰祈

勅諭易名以光謬典事臣聞人臣事君義取致身明

主擇臣無先議直臣間以此律次古今貞臣烈

士或絕服以鳴忠或剖心而見志或袒刃而進

周忠毅公奏議

設或就烹而陳詞未嘗不掩卷太息低徊想慕

惟恐其名之不彰讀歎之不盡豈謂世實有如

此人顧忍使其名湮氏沒淪落於冷煙寒葬之

墟沉埋於敗壘殘雨之內使貞魂寂寞化碧樓

燐而肥身保妻子之輩反得起而傲以一日浮

榮笑其百年共盡此豈宜見於激勵大行之日

聖明臨御之初者哉臣等謹

聖世日擊新政凡先年披瀝瀝血諸臣多蒙

簡畀近荷

皇上復九禮臣之請一朝予謚者四十餘人凡在臣

子無不灑然易處欣欣然有不得爲忠之恐而

臣顧猶有言者在已謚諸臣品既定于沒世名

合享于千年議者難受者無愧獨聞有未經

廷議者非名空於子姓之彫殘卽論格於好惡之

未察或事散諸編而不及致或時經易代而未

及詳將使一段精忠無人齒及

聖朝盛典掛漏不光臣實痛之惜之臣未暇遠引姑

就臣考據最真耳目最著平日耿耿胸中而不

周忠毅公奏議

能自己者若臣鄉先臣太僕寺卿顧存仁中嘉

靖壬辰進士授餘姚令以異等拜禮科給事中

十五年丙申蜀藩與閩司許奏興大獄

特簡存仁往按存仁爲持平各以不寬

朝論建之十七年戊戌疏上

肅皇帝爲廣曠蕩抑邪佞五事申救惕慎焉錄呂經

馮恩諸臣指斥吳章葉凝素邵真入等

肅皇帝震怒廷杖六十褫管保安州爲氏臣嘗攷故

實傳其草疏之夕鴉啼戶上鬼嘯樹前囑將臣

測竟不顧其被杖時已死有神人扶九一七得
更魁而棄側至戊所爲流人者幾三十年築室
孤居布冠且履授經終歲間以所得發之誦詠
忠厚肺腑絕無愁心至今關外有上谷書院所
著有六家五幸四欲五憶諸篇可考也

莊皇帝卽位下詔召諸言事者有仁起爲通政司參
議歷太僕寺卿益自努力於馬政諸弊搜釐殆
盡所修太僕寺誌見在同寺時滋內務注直臣
宰相且以大用示存仁而存仁誓不受指遂自
請老耨人仕傾鄉選之擬之二疏阮老家居
朔望必朝服望闕拜示不忘

君又家故薄產獨置田六百畝贈族又以田二百畝
贈諸貧生又以田百畝建介石書院祠于終
日引諸生講讀其中題以忠孝大義尤解讀性
命時時與羣族先服之輩往復商論其在塞
上有夜坐讀書傳行于世既以病卒家無餘資
至不能具喪而令且于孫舉謝杯土荒涼處
義之魂長淪淪草啞啞蓋臣願士何代蔑有要

以威激于名或矜于氣計其所豎尚足不朽矧
如存仁一生砥礪萬行錄其爲今則有茹未
之守其立

朝則有碑首之危絕漠大荒則有絃歌誦諸之娛
長組玄纒則有懸車急退之勇自起家至九卿
全節完名無片疵之可摘里有賢祠官留名宦
有臣如此顧乃不得一被易名之榮後使人進
平吞紫閣風增威謂

聖世實有未暢之孤忠

廟堂金鑑卷之十一

皇家實有未暢之盛典此臣所爲拊心橫涕而不能

已於長吁者也方今正直登

朝如鄒元標王德完諸人剖血當年

賜環今日一時義激天地爲開有如存仁生實此特

倘亦元標德完諸人之所甘爲讓席者也

皇上能錄生者于今豈獨難歸死者于往不惜勸

大樞要直臣于變嚴久錮之餘豈獨斬片半單

詞揚忠魂於蓋棺論定之後尋崖望壑激潯揚

清臣所望于

聖明者久矣若此外應議之臣如先臣光祿少卿顧憲成理探的派忠貫青宵文章氣節之俱全淑世修身之無忝先臣國子監祭酒陶望齡素心遠韻動節孤標歷仕同遵愛之明乞身有陽城之孝先臣南刑部尚書王世貞文空百代氣盛千秋標持無規于古人著述有功於當世之三臣者品各不同豈堪不朽卽有疑憲成者或營其門風太廣而臣謂受小人之欺者原無傷君子之品疑望齡者或營其宗風太冷而臣謂當

廟忠嚴公奏疏

卷之一

九

此附熱投炎之世何可無此餐霞飲露之人疑世貞者或營其終多後來一出而臣謂歸隱禹與聖賢家法仇君避世臣子難容觀人者當觀其大論世者須論其真如必苛求毛舉一一以俗法繩之則必周公孔子而後可入蓋林卽周公孔子恐亦難免于俗議

聖世錄人不應若是之太刻也臣聞謠者先王之所爲名教也

皇上以名教扶天下而臣之所舉皆有裨名教之人

在存仁名宇久湮松楸將老臣故言之獨詳若憲成三臣氣韻尚新見聞未遠故臣不妨大略言之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如果臣言不欺將顧存仁等應得諡名從公議覆俾得與四十餘臣共邀盛果則諸臣身雖往而忠膽如生骨雖冷而香名常在臣工師濟豈無慕諸臣而爭起者

皇上卽借諸臣以鼓舞天下之効忠者有條術矣臣無任惶悚待

廟忠嚴公奏疏

卷之一

六

命之至

天啓元年正月十二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鑒往持平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直窮數案小人之變借爲今日持議之衝請
勅諸臣各捐智見共砥身名以襄盛治事臣常繫觀
往昔中主之朝紀綱未整議論多紛嘗恨其時
不得一挺立不回之臣爲斬其靡援破其成心
以至君子小人兩歸銷盡如有宋熙寧紹聖故
事今日者幸得身事

聖主倘不以素所盟心者仰報

周宗建奏

卷之一

七

君父而猶拾涎取唾甘負

明時臣之大耻孰過於斯故臣不敢以時之所喜
道者爲獻而願平心爲我

皇上陳之臣聞國家之治治錄公論而公論多出於
光明正大之途國家之亂亂錄銷論而銷論多
起於紛紜幽隱之路一出光明則數陳了達無
所不折而一涉幽隱則揣摩應度憚憚深此
于老成之主猶恐眩惑矧昔變態幾更之後適
聖主冲切之年頗可潛滋精伏以胎一後來不了之

局面哉臣無論往事請論自

皇祖戊申以後方故相沈一貫本敗之時其時在

朝者豈曰盡無君子而惟一譴以小人則沈澹可
逐郭正域可爰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幾
夢事康丕揚等爲之首雖有善諫者不能不謂
之

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譴以小人則大合之

淮撫可保撫險之銓佐可阿直館可據清流可
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紹芳等爲之首雖有善諫

周宗建奏

卷之一

八

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壬子癸丑之交其時

在

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譴以小人則學差可
擠考選可排吏兵之說事可日試以爲常舉本
之把持可一綱以爲宰時則有元詩數體典邦
等爲之首雖有各諫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
夫有一書小人之滅度即有一書小人之現身
有一書小人之聖壽即有一書小人之罪案計
其時爲君子者有心難昧有行難捐豈不欲一

顧其終而無奈此諸小人占風息影擇復投種
不問

國家之利害不思事理之有無不審寸心之安危
不計後來之破敗惟擇一時尚題目據爲腹下
靈符苟有不合于時者輒舉而入之羅中而一
時無識之士又復神速步亂爭先取憐勢在浙
輔則趨浙輔勢在秦淮則趨秦淮勢在齊則趨
齊勢在楚則趨楚十年以來兩經變換雖其人
前後不同桑猛不一而要其根氣貪庸識力汗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一

九

暗則此數小人者實所以累一時之君子而使
之共盡者也夫此數番諸人方其意得之時車
可填門金堪成穴官常任其把握仕路信其離
黃儘足自謂英雄而迨乎一朝垂盡焰冷光殘
平時之辣手化爲糞土之凍魄不身死于賡行
辱人卽魂銷于蛇行鼠伏嗟嗟諸人夫亦何益
之有哉有如今日三咨拉下衆正齊登專門之
光彰漸開啓事之揄揚幾遍臣謂君子進廟之
盛無喻今日矣而臣願欲借往事爲衡者非謂

今日遽有已往之事而臣竊欲諸臣之先事而
慮其萌也姑以用入一案言之如前後諸臣所
引高攀龍董應舉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顧雲
中等不下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風霜老骨
在舉者光明洞達各諒無他在用者直捷了當
無嫌旁顧如必借此爲題爭相濫引若橫橫之
貪邪亦思梯榮干月旦窮竟之醜類尚留春夢
于寒灰將

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欲廣業升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一

十

反開破綻此臣之所爲不得不慮者也又以移
官一案言之凡前後諸臣所申論者如方震瑞
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聞發旣明人言且已
在科臣楊連潔志遠嫌自當聽
召用於他日臺臣賈繼春持議解紛亦不妨付定論
於國人若復據此爲名再生譏諷將侈談羽翼
者益添臣子之不安追憶

几筵者復來事外之億逆各欲高其聲價翻似失其
初懷欲掃疑端愈增枝蔓此又臣之所爲不得

不慮者也夫臣以四處獨立之裏旁觀冷觀早已
有此二慮而況一涉有心之人通爲弓影之
揣牽連疑擾又當何如諸臣明而熟於計者後
其見尚未到此哉臣曾兩讀臣同官張慎言之
疏一則爲用人發而曰恐墮前人之案曰一則
爲連典繼春發而曰恐開日後之爭端肯哉斯
言實與臣合臣今請約言之以告諸臣曰銓除
在吏部自非真才真品毋容夾雜以同升
朝論在典評自非大枉大寬毋輕出言以佐關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一

十二

國家事宜以還事爲第一緊者當共圖挽救毋日

趨室內之戈今日畢竟以

君德爲第一本根當共思願

主母使爲將願之辭胸中淨絕筆底空明此臣子同
事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又請平言之以
告諸臣曰一語偶峻正可爲奉互之藉一人五
異不勝助舉論之中凡一切理外之獨厚盡可
歸之說夢即金殿之影干亦不必留之筆端一
掃虛疑各歸坦蕩此臣于東西南北諸臣願進

之以藥石者也臣更請廣言之以告諸臣曰時
本無事母爲意外之災皇川既養仲母湊過去
之孤憤德業以虛而滿廣聲名以澹而彌長臣
姑不暇遠引卽以今日自況亦有失日孤忠聞
其家居絕口不言

廷杖一事亦有一生學道早歲投荒直聲動天下
者而習其絕一如書生好儒觀此諸賢足爲師
法諸臣年頭更進豈可護此爲家珍朋友絕頂
相期豈肯限人於故步此臣於已用將用諸臣
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嘗欠三冬靜觀願定姑
未暇及他端而先以此清淨簡澹之讀進臣身
不知臣言一出必謂臣何慮之太蚤而不知外
臣之說則氣或有時處裏局且有時成峻誠如
臣說則公道常伸與要開出仕路甚廣何懼旁
攬可保諸臣一生收正人之券

兩家亦得享數十年寧靜之福以此報

聖明而消獎俗不減宇宙間一人快事也哉臣言若
此臣誠不忍當此

吳主冲年之日舉工師濟

明旨如流爲二十年來夢想不到之世界際此艮時

忍復相負將該此諸臣猶可借

皇祖之靜攝爲百事叢抽之門今日臣等又復何所

借以謝過于我

皇上裁臣爲此言可以對朋友而告

君父可以叩鬼神而質理賢忠義魁爲其真志識須

圖其大臣之數奉教于君子者久矣伏乞

皇上察臣之愚明示諸臣閒心定氣細味臣言脫有

同治元年奏議卷之一

十三

以臣言爲未然者臣且樂聞其說令更進一言

以加于臣說之上臣請退三舍避之不復敢與

之共日而論也臣愚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二月初十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院一併議覆

請修實錄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史局因循已久纂修稽覈宜詳懇乞

預定今宜以垂不朽事臣惟國之有史猶家之有

承人之有誌且傳也民間有子爲其父狀生平

猶不惜寸題尺累與無遺行而後卽安矧以臣

而詠君以

天子而揚祖而今抽歷啓歷之日坐數徵文考獻之

窮此亦龍門柱下之羞而

同治元年奏議卷之一

十四

聖子神孫所不忍道也我明

列聖重典鴻猷殊蹟史不絕書至於享國長久號稱

獨盛前有

世廟後有

神宗歷年既永

朝事多端其爲

神聖大略相似臣考

世廟實錄成于萬曆初年其時參核頗詳所載事宜

班班具在今前

皇上御極之初首九輔臣之請纂修

皇朝實錄計輔臣留心掌故必有規畫授之史官而

臣乃側聞

初家故事湮廢者多史局條章因循且久閣中之

私記僅託筆於執事之人

聖明之舉動半銷沒于

禁之於禁之職徒懸風影之傳失實凡如此

額閣略爲多而況四十八年之內時移局換議

議畢分若初政之屬精中年之初徒晚歲之幽

周禮公案卷之一

深政不一也若

冊立妃封之緩急欲書楚獄之陰陽因明准上之

乎執論不一也若大相巨關之威福稅璫礦使

之誅求罪帥囚臣之禍

國變不一也若

東朝之數有震驚衆議之頻干

嚴謹

藩封外戚之屢有煩言疑不一也至於大等大吏

大兵大費若

兩宮三殿之災戾地北江南之水旱兩災會落一

教東藩北受虜王之臣中更之叛敗徽鏡

聲勳普罪狀凡此數案更僕難詳加以二十餘

年之靜攝公車之言率歸高閣其所下六垣者

不啻十中之一今欲總集諸奏彙括成書而聚

案若此又何所據矧所下之章諸吏積偷竊且

抄塞而西臺之草六尚書之牘南北諸曹之陳

列往往寂莫無聞積習若此又安望其大璧小

璣左言右事上爲揆天揭日之文而下有金版

周禮公案卷之一

玉書之類哉今聞論者求其備而不得則有爲

採訪之說者臣謂採訪之役必先擇人文學少

年一經

使命優游自喜適家上家強半聞銷求其咨討正

復不易臣請於中行儀部中擇其博雅端詳者

分地而往務令幽遐之壤孝子貞女遺士高此

悉討其實拾之囊中而又問詢故老核之名家

悉錄其書以備聞見使五紀之內安藏欲晚潛

德爲尤亦一快也則又有爲專官之說者方今

承明著作之庭雖稱濟濟多才而學有專門事
難兼習如星曆樂律河渠三項非藉講求終難
虛探則有臣所知若邢雲路之究心天文李宗
延之研精律呂于仕廉陶明先之熟習河經武
就其人訪其故實或收其書以佐叅核使星遷
再整官徵重請而水脉河源按圖可譜又一快
也則又有言求野之宜公者臣謂

皇祖歷年既久中間事變傳聞不一豈無裨官小乘
自託名山還客時人私稱不朽及事不為攷定

廟堂家乘

卷之一

七

後將滋惑無窮則請悉收其書明為訂辦務令
野之所信合于

朝之所徵甚廣無盡齊諸息響又一快也則又有

言即廢之宜查者嘉靖初修

武宗實錄曾取正德中留中章奏盡付纂修臣以為

皇朝末年所留諸疏藏在

禁府定無散逸與其求之腐牘時有魯魚亥豕之

說何如請請封事宣付史館使感時慨論者從

得盡見而任情附會者毋得輕滑以今日之公

是公非達

皇祖之不聞不見又一快也則又有言立傳之有體
者攷

國制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臣謂史以褒貶人
倫豈論顯晦若今一遵官級將高門者踞踰亦
書棄退者夷削並屈以此垂後何益勸懲則請
從大僚而下倘有奇節特行不妨竝為序次間
有大議大機亦復著其情形惠施共列表鏡平
懸又一快也則又有言編次之有期者開闢史

廟堂家乘

卷之一

十八

館諸臣隱心于督催之取怨習成于人衆之相
推每至遷延勦經歲月白首汗青幾何不為劉
知幾所數乎臣考萬曆初年纂修

二廟實錄輔臣請立程限每月各纂修官務編或一

年之事送總裁恭詳月終諸總裁官務改完一

年之事送相臣刪潤一時諸臣含毫吮筆無敢

乞私差而圖自便者今應仍持此格即四年之

內

神廟實錄期限可或又一快也則又有言總裁之宜

專者編纂之事草創修飾潤色討論工大不斷
乃能成書要其緊要全在總裁親或心分部務
身直

經緯事既難兼終成兩誤今請略徵萬曆初年袁
令總裁諸臣分年專任示以盡一其兼直諸臣
志在分發不妨稍減其帙使有餘閒總統一專
程期易了又一快也有此七者而後純疵纖巨
犁然畢陳

王德臣獻確然有畢即千百世而後復有如還如固
廟憲公家議

卷之一

十九

如弊者出有不稱爲一代良史臣不信也抑臣
因是更有進焉臣等日悅

皇上臨御以來

天表端凝

禁庭嚴肅相聞

講席靜聽潛心聞有

諭咨周詳和雅人卜

中興天開

英哲倘非備極紀載奚以闡發

休明臣請

講筵之上日輪請官一員專注

起居其

朝廷政事見于諸司章奏者今之編纂正襟料抄不

無潤略合請另行

申勅責令文學素儒史官專意稍詳無同故套其

遇

視朝御門即輪該日起居史官四員親近

御座俾得傾聽

廟憲公家議

卷之一

二十

玉音便于記注以儆古鑠頭戴控入直紀事之意至
於不時

召召及造

諱密陳者但令人

對大臣自紀本末封送史局以此爲恒庶

新政彌焉可攷不復更有缺遺即千秋萬年所爲勳

琬琰而書竹素者此已思過其半又何至茫然

索之敗精而拾之耳傳後此尤臣所願爲今日

預歎以成一代之盛者也臣學淺才疎自知無

當於史而目擊纂修在近不敢不陳其略惟

皇上採擇施行臣不勝幸甚侍

命之至

天啓元年三月初四日具題初八日奉

聖旨這所奏纂修事皆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周亮工奏議

卷之一

五

請准東南加派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東南民力已窮加派疊增可憫乞

勅戶部加意查核以懸積困以平偏累事臣惟民爲

邦本而東南一帶則尤

國家根本之本也間者 登難以來四方徵調

處處騷擾遍地加編家家坐困而三吳幾郡

畝九釐等之海內凡茲小民目擊

君父之難共有頭目之援卽警讒以供自不敢後乃

周亮工奏議

卷之一

五

近見憂民艱者有照銀加派之議臣固澤服其

惻哀一念真堪流涕而第其事有難繫于臣鄉

三吳者臣請得詳言之臣嘗考海內賦額東南

居其大半而蘓松常三郡又居東南之大半三

郡之中蘓又居其大半人但知三郡賦甲天下

而不知此非

祖宗制賦本意也當

閩初僞吳僭竊之時東吳平定獨後諸地

高皇帝念其久據遂悉取民間租額準爲賦額名爲

官田而此後開墾民田仍以五升起科本以不
懲一時初非持爲永財後因

成祖靖難征討四行財力殫殘未及更定後宣德間

撫臣周忱痛念吳民獨當偏重因奏請官民兩

田哀益多寡稍得適均然計其賦額每畝約納

本色者一斗八升八合有奇而兌軍之加贈不

與焉納折銀者一錢三釐有奇而收納之羨耗

不與焉納丁徭者一分二釐有奇而白糧細布

漕頭諸役之費不與焉合計一畝所輸較之他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一

三

省上者不啻五六畝下者不啻一二十畝矣夫

以一畝而當一二十畝之輸必使其用獨耕上

上則可而臣按三郡之地于土爲塗泥于田惟

下下於畝額則止二百餘步於歲入則止有秋

一收其所爲地之種者非有兩岐數穗獨有於

他地之獲也其所爲人之力者非有神工鬼斧

獨異於他方之人也獨以揚越之人性耐勞苦

汗澹之地人習河經筑甃小民既迫于生之無

資不得不畢命於耕種而又求于上之厚歛不

得不刻肉以上供二百餘年來若共習此爲上
天獨降之剝莫可如何要其眼盼心懸固無日
而不望

朝廷之賜獨無日而不思周忱之再起也若他方之

人不悉其因遂認以爲膏腴之壤其賦應多則

不均不平之歎在他方總在加徵之日而在三

吳已在派額之初他方之苦不均不平也謂以

輕額而同較重之科而三吳之苦不均不平也

正謂以竝上而獨受十倍之賦臣方將追訴偏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一

三

枯之困丁當年而倘欲益重偏枯之病於今日

是亦古今來未有之不平矣且

皇上亦知三吳近來凋瘵乎臣嘗詢問父老謂吳中

三四十十年前絕非今日風景向猶肩摩袂擊今

則戶冷門衰矣向猶闢米鼓者今則捉衿露肘

矣向猶樂施好義今則自救不暇矣向猶走巷

驚榮今則株守不前矣向猶春煙數水逐隊而

靡無益之錢今則老雨酸風閉戶而講無聊之

計矣貌似日足而餘人實日削而憂要其所難

初無難解向者網疎目濶生意儘多今則敢事
事繁利途已盡也向者散通零欠猶可容於法
內今則錄笑毛吹且頻求於法外也向者三年
五年尚思達赦今則一日二日莫從情足也向
者源大物饒子母易辦今則息微害重稱貸無
門也以知此情事如此淩源而宣其地者或未
及察至以一市紛囂掩却四郊之慘以積愁重
欲反來殷實之稱遂使饑名獨著而衝財賦者
不見憐焉斯不亦寬之甚哉臣請設爲兩層有
兩權夫于此一擔五十斤一擔百斤苟不量其
力之本齊而湯謂擔重者仍當議重擔輕者仍
當議輕則此一夫者雖少受稍輕之利而彼一
夫者不將令其紀肋折脇而就斃哉如臣之愚
則真有直捷之法于此如全楚一省即不敢望
多獨但視地之下者直請少輕其派計一省所
獨不過幾萬石

國家收之僅供逃兵一二日之破胃庸并二三輩
之貪漁正使少加清核何必爭此零星此法之

宜請量豁者也又如三吳諸郡即不敢遽求減
但臣查前此優撫所加兵餉每畝三釐請省盡
象
恩部獨免臣鄉仍獨私做使得扣抵援遼亦可少省
一二卽近該撫臣胡應台疏獨防倭增兵無所
取辦而臣查臣鄉賦額存留甚寬往往多乾役
于猾胥老掠之手每當事敗莫可追來何不從
中量抽緩解以克前費如近者蘇州知府沈萃
積華亭知縣章允儒設法惠民人皆尸祝此豈
違事何難做行此法之宜請量扣者也有此簡
捷之法既不妨餉又不累民主計者又何惜一
言調停而不一教此嗷嗷無限之赤子哉臣目
擊天下東西交紅所在告警獨東吳一區從來
承順莫敢梗化誠不忍其日就塗炭獨當蘇州
之堅故敢爲

皇上陳之伏乞

皇上念三郡根本之重憫小民偏累之艱

勅示戶部將

恩詔久寬倭播兵稍扣抵援遺餘仍從長酌議以濟

全楚之弊庶加派各安而人獲稍甦東南百萬

生靈且世世頌

皇仁于千萬年無窮矣臣不勝惻惻惕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具題廿二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一

五七

爲典文令請卹典疏

福建等道監察御史等官臣周宗建等謹

題爲懇乞

竊以節死義之臣以快人心以激士氣事臣等竊
觀今天下臣節薄於倭回土心削於貪惡禮義
廉耻之祭不能奪其功名富貴之心而報君殉
國之誠不能奪其全軀保妻子之念數年以來
逆臣逃吏各以走爲上策無肯爲

朝廷捐七尺以自効者如近者西首之變賊兵所指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一

五八

望風而奔者不下二三十邑求其死心抗賊如
翁登彥章寥寥無幾乃有典文知縣張振德者
閩門死義其事獨奇臣等初得邸報心竊壯之
迨近讀其下哀憫之詞及川中諸臣所傳遂將
使白日爲黔而鬼神爲號臣等爲之痛心悶死
竊悲振德之所遭不辰又歎我

祖宗養士之報至於斗大荒城亦復有九死不悔如

振德者出而救難

國家忠義之譜也蓋振德爲臣等鄉人竊聞其初

卽以名節自勵長爲青衿有名所交多其豪長者相與講忠義之事迨舉鄉貢授徒餬口敝廬數椽風雨不蔽旣謂遂得歸令遠走巴蜀一家相隨啖蔬茹荼常祿輒盡不持一文歸家嘗三畧邑篆三有尸祝至今蜀人思之猶能談述其遺事者乃不幸一旦當逆酋之變其時振德前出棘關急趨邕繞三日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鬪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子張組及其女淑安淑慶北向羅拜盡授烈炬其時儼僕嚴英顧美等長幼二十一人亦各慷慨憤激同時殉死止長子諸生張紀以應試先歸幸有一息嗟乎嗟乎死生之際豪傑所難矧當羣邑奔竄之時共作苟且逃生之計而振德獨能挺然自異矢志殉節至于舉家投爐葬僕捐生合忠義在一門等九死如一輩此不亦疾風中之勁草而末流中之孤柱也哉臣等與振德義屬同井聞其壯節毛髮爲竦且目擊其子紀孤箕子影一線餘生無食無衣哀號燕市時過臣

獻烈慘無言涕順交下臣等掩淚相見不能爲情姑強以好語慰藉之謂

皇家必有破格之異恩造物必有憐忠之冥報而紀乃鳴咽更深且語臣等將卽爾足萬里旁招父母弟妹妻子之魂以自託于啼血之鵲華表之鶴而臣等且無能爲之解也呼嗟噫嘻紀真天下之窮人無歸凡臣等之有父有母而有六親者其忍視之而不一爲之灑泣哉矧我

皇上方以忠臣孝子鼓舞海內如近者何廷魁赴井周忠毅公奏議

高邦佐自焚及其妾僕之殉主

聖心惻然重加憫恤

賜祠賜諡無不且悲且快相與憑弔之今振德之死較之邦佐更烈而其舉家殉義更千古所希

聞爾于

聖衷當更悽惻

皇上誠思在廷諸臣果能盡心振德之心何賊不摧何事不集

皇上卽奪百庸臣之賞以賞振德分百庸臣之食以

食振德之子肅謂于

國家之數不爲過也抑臣等尤有慨名人準謂臣

卿三吳風氣文弱而臣觀先臣以磊磊丰節兄

者代不乏人乃有蓋棺已久論定可徵而率以

子孫棄謝未遑表揚其在

先朝若中丞朱統之力盡倭氛功著閩海若御史

蔣欽之三遭

廷咎身殞

閩前若太僕卿顧存仁之拜杖投荒長編絕筆凡

閩忠義公案錄

卷之一

十一

此三臣雖經郵錄未及易名進于近世若顧

成之忠成篤學而死若薛敷教子孔榮之直言

三黜而死若沈璟之抗疏妃封而死若華鈺之

作增

詔獄而死若張棟葉初春之並爭

國本而死以彼其人固皆所謂落落君子顧忠子

主者而一經身沒遂不得與起廢諸臣並沐

用臣等心竊悲之夫先進者後進之模楷也有

父兄之倡帥而後有子弟之應和有先民前

之風範而使有後生末學之步趨則因振德一

人而遐邇諸臣大節其或當旌顯又何疑焉臣

等事關忠義目擊甚真用敢合詞以

請伏乞

仰勅禮部於振德之死准照高邦佐例破格垂恤

賜予諡廕其妻若媳併其一子而女准照何廷魁義

支例並賜

褒旌仍勅令祠本縣再祠蜀中其僕嚴英顧美等亦

乞照高邦佐義僕例從優並恤得附振德祠旁

閩忠義公案錄

卷之一

十一

以無沒其殉主之義至于先後之臣應諡應贈

自有公論無庸臣贊夫旌死者于前卽以勸生

者于後此以方之近來陳乞恩賞之濫正未可

同年而語也臣等無任激切特

乞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張振德國門死義者從優議卹朱統等另行查

議該部知道

按楚陸辭明用人以佐銓政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疏

題為發臣

陸辭之日欣逢

大慶之期謹列保奉大端以佐銓政以副吉祥事

以一介疎愚荷叨按定受

命而往中心永惕勉思所以仰報

皇上以無負任使而顧臣竊念百姓之安屬于外吏

外吏不戢即百方彌縫皆虛文也

周宗建奏疏

朝端之端係于內僚內僚不整即百端紛傳皆故

事也以今天祐

聖明誕生

元子奉朝臣工爭各欣以頌

皇上則無之林涵會有言家臣之命適當其時

心端理無不迎和惟不吉收天下之善事以迓

奉還者無先今日矣而臣以為處有自生祥有

祥聚賢人君子者天下和氣之所鍾而吉祥善

事之所集也天既合瓊海之祥而萃之

皇上則

皇上安得不合師濟之祥而布之朝班臣敢稍列大

端仰聽

揀擇其一在用人之途而宜開年來班聯充滿集

士不升可謂過于寬大而臣猶謂得百衆人不

若得一賢士拔一平進之賢不若微一久鬱之

賢彼有事起一人之薦者自當就一事而白其

端安誤出一時之偶者尤當就一時以雪其生

平疏而抑以暢太和謨吉人而長

周宗建奏疏

王國此真今日新銓乘之以第一義也而臣以為

用人之路則宜清今用人者首重起廢一途願

起廢者最之久銅勢難拘以常資而考其生平

自當稍為分別有年資同者當論其才品之各

優有才品同者又當問其挫抑之來歷有困奮

同者當核其誥誤之根因有誥誤同者又當查

其情事之真偽同一事

國本而或杖或奪宜分同一爭橫稅而或達或請

宜分同一事

國是而或抑武仲宜分但使爲冢臣者預爲參酌
若權衡水鏡之無私而後遇缺推遷若規矩準
繩之不亂又何至榮升之世反有倚戴之殊而
衆正之途反米澀觴之萌也此尤今日士風臣
節一大關鍵也而臣以爲用人之權則宜尊大
冢臣者長六卿而爲之表者也家有長子卽主
伯亞族莫不稟而受成國有保衡卽羣僚百工
莫不望而起憚而今使長督之前敢聞名利之
口於主宰之地屢問陞除之目所求日廣則泛
應之路且窮周旋日煩則失望之嘆反起毋論
機旁祿而不清亦且體養狎而易犯故大臣正
色率下端表立朝啓事入而人莫知其難除書
出而下無從受德風軌未建可師可法此尤今
日澄清世道一大本領也而臣以爲用人之法
則宜一夫用人者有進與退兩柄故文選主進
者也則當分別其應退者毋混于賢路考功主
遷者也則當分別其應進者毋混于積薪自昔
唐虞尚嚴考績之期豈當今日反可行越格之

事在冢臣

簡畀方新自當大有整頓而以臣愚見諸于天下各
官各定其應轉之格仍預列其資俸之序勒成
一書合于格者就其宦績之上下以爲遷轉之
低昂而不反格者卽賢者毋得混焉從此功令
一定懸諸日月師有躁遷者自安心于資序之
尚淺而無營卽有孤子者各勉首于程期之相
逼以自慰用人者銜簡而易操而待用者進清
而難混于陞除之中寓化戴之法又何至就均
之府爭爲講嘆之場也此尤今日疏進內外一
大補救也臣少而國世二十餘年之內書局屢
更是非莫定往往于六年內計一收用人之色
往若癸巳一察持公秉正人無間言繼用有乙
巳一察而內留之科道至今嗟爲好府又繼則
有丁巳一察而美掛之諸賢至今尚有餘言頃
者公道昭明世路漸整我
皇上復以英明而照臨之一時之景運豈宜虛度而
海內之沉潛更煩乘通軫封疆而憐沐之熱戰

可思顧轉輸而實運之勞臣可念於商沉而晏

幸

明旨之曹郎可通體典論而屢經斥運之諸臣可轉
凡此皆所以伸和氣而增休祥以終今日用人
公奏者豈當此老成

簡命之初而獨無一書之大開籌畫計

皇上之信任在此時而老臣之報

國亦在此時矣臣得與察吏之責而敢效用人之
言當尋情善舞之反而進柔牧吉人之說凡以
明教令未盡卷之一

為

皇上之吉祥善事也臣身處

天顏聊抒片驥臨疏不勝懇切得

命之至

天啓三年十月廿八日具題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

請更置邊方有司疏

補建邊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凡為邊警日危需人日急乞議臨邊要地選擇有
司以固疆圉事臣惟天下治亂關於有司矧在
邊地尤為吃緊嘗考漢世虜數犯邊不能為患
如廉范守雲中耿恭守蒲城皆邊年不下卒至
全安其時有急卒多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之
兵應之乃知古昔責專守令其任特重故時平
則賴其撫安遇警則責之調度國未嘗舍近事

用兵於公案疏

卷之一

五

遠重內輕外以邊方遠遠之地青之年老途窮
之人俾其以官為市以國為戲也

國家近日臨邊諸地多用乙科間有明輕車屬老
年形既衰德志亦灰短百事支吾盡成廢弛差
幸薄邊視為常套選曹青眼不及邊方邊使沿
邊一帶竟同邊牆之鄉間有賢者風霜獨苦得
調如常悅數知希天高莫問蓋邊地有司之獎
與有司之苦大略相當脫令此輩一遭警急不
為棄城之遺客即為泉下之死人輕有千軍不

當一用警之人身背腰脇之處緣非當面遂置不理及其爲害其止眉睫臣觀

穆廟初年先臣高拱曾有議處邊方有司一疏內云蘇遠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緣場之寄其條責諸款誠爲石重現在西川之變逃官種種聯邑成墟米如張振德之死殉翁登序之卻賦捐不多屈此亦有司庸屬不忠之明效矣今者

聖境羣虜窺伺人心易搖內盜思起若使近邊有司仍不從新吏置則此輩望風

周憲會奏

卷之一

臣

相靡遂成故事迫其事敗誅之既不勝誅即盡誅亦無益於破壞言念及此實可寒心臣以爲

趁今大計之時各官麟集賢否星懸合諸

勅下吏部選擇甲科有司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德出治邊各府州縣縣更其人不得混雜調簡之格仍須專責之以開練鄉兵固結民力聯城整器積庫儲積務令一城壯實然金湯之固其能稱職者定以賞格陞轉之期仍比內地半俸起過其期有捍禦奇勞者復如軍功不次擢用

後過邊道巡撫之缺卽從此擇用不爲過也倘

有格條洋具及觀望推委以致誤事者立時斥

逐較之內地詞亦加等賞罰既懸勸懲自信諸

有司中豈少殊才異能之人自樂以名之會矧

有信賞明罰之令敢懷退避之心但使一城可

守足勝幾萬之兵城城如此聯絡無虞既可使

地方安戢羣盜潛消卽令猝遇大警可以徐待

策應外藉聲從衆人忠義之氣成內地鞏固

之形此實方今第一急務詎無

周憲會奏

卷之一

臣

況追邊警宜容緩西伏乞

勅部卽日酌將任淺賢官西列邊地盡爲更置以後

凡遇邊缺卽從新甲科中擇超務使人無閒選

各盡其長庶疆西可西而

聖世人才不至終以文飾壞事其爲補救良非淺鮮

伏乞

聖裁立斷施行

天啓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具題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邊方守令已有旨了這所奏着該卽併行

查明事竣條陳義舉疏

欽差查辦光祿寺祠祀通議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查辦差事已竣謹報錢糧實數并陳條議事

宜以查職掌事該臣于天啓二年入祠奉

差查辦光祿寺錢糧兼管通視臣受

命米說不敢以故事相應于一切查覈事件應悉臣

愚幸寺卿何喬遠等一時皆名賢風望相與協

心暨嗣年米節省較之往歲其數頗多今當一

年事竣何當據實奏

臣等謹將

開以見微臣涓滴之誠且以見寺枵空虛之實據

本寺典簿廳呈報去歲八月內舊管存銀三萬

五千八百三十二兩七錢零陸續新收各省直

銀二十萬九千四百九十五兩二錢零每月給

發過各項銀共一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九兩

八錢零現在實存庫銀五萬三千三百二十八

兩一錢零此寺銀出入之實數也又據本寺各

掌印署官呈報去歲八月內舊管存米五萬二

百二石有奇折收各府縣糧米六萬七千二百

七十四石一斗有奇每月給發過各項米共四
萬六千八百八十六石六斗有奇現在實存金
米七萬五百九十石一斗有奇此白糧出入之
實數也以視

皇祖初年寺庫之積至百有餘萬倉糧之積至三十

有餘萬相準而論今日之匱已云極矣而要此

所存之數亦皆臣與寺臣及通視科臣等刻急

緊持如每月所報節省實銀至一萬四千一百

六十二兩二錢而此外之行文住支據職禁止

臣等謹將

者又不啻一萬餘也報據往規于折色定估一

項比照時值扣存餘銀以當節省者又不啻二

萬餘也夫竭臣等之愚誠不惜耐勞忍苦以與

涓人胥吏爭此正供顧猶未能盡如臣願使漕

船悉去一如萬曆初年之制脫令更一議寬而

此幾萬之積不知又歸何有之鄉矣臣今已著

別釐諸款立有定案刻有須知永存公署以為

考據更有未盡事宜臣敢略吐其愚以為

聖明採擇惟

初年止有

奉先殿玉皇宮及

文華殿等處供養數項所費甚少即中年以後尚

自有限今乃多立名色重冒疊支至同一神明

同一宮殿既有朔望復有每日既有本色復有

折色如

慈寧宮之則例不一而足而

聖濟欽安洪慶等殿之車轎重出多端每出寺志

之外臣之所謂當裁者此也一日冗役之冗核

皇上賞重聽焉一日折價之當行臣按本寺支給錢

糧無一不從折色法甚簡便今如長隨內使廂

支本色臣亦無庸議矣若畫士局匠等項類皆

虛名冒替名雖曰支實則暗與行戶算折何不

竟從本寺折予此輩既不失虛冒之利而官府

得稍減浮給之廢法之兩便無逾于此獨坐家

各官及一切胥役一聞折色苦無影射之地故

常借各役以爲名而其實與諸役無與也臣之

所謂當折者此也一日供養之當裁臣按萬曆

臣按

祖宗立制計事程人計人役食未有人久煙銷而需

終不減如尚承御則等監其中冒破姑且無論

至御馬監以三千餘人而養幾百頭之畜馬又

何取焉臣之所謂當核者此也一日廣例之當

清臣按萬曆初年卽歲給定額尚往往以八分

減折今南書房之廩多至四萬餘觔既日以供

官中之則而各宮厨料又復索舊此間又何冒

也至于成造各項率亦多靡查

神廟之初此費絕少昔不見爲太儉今何逮至太浮

況不役折色而役本色此等冒費尤爲不經臣

之所謂當清者此也一日好事之宜罷臣按萬

曆初年每遇歲時自常祭常供外初無晝夜好

事一項中年以役暫有傳辦猶存節限近則佛

誕神期動稱近福至一日之內重添奉勸費

二三千金自昔聖王不邀福于鬼神不役心于

瞻視今乃損正供以佐虛誕耗實則以資虛孔

傷財累德莫此爲甚臣之所謂當罷者此也一

曰則例之宜一臣按萬曆初年供養及祭祀各例類多相同今則混托傳添多寡隨意盈縮不等合請自今以後凡同一事例者品物不得過應但需刪多費約不得改簡爲浮臣之所謂當一者此也一曰白糧之當議臣按萬曆初年本寺白糧可支數載應多泥爛先經科臣劉魯有關年一折之議使新陳兼放不至虛耗今以查各倉現有七萬之餘今歲白糧後將投納及查所給各項率屬胥破

周憲職公奏議

卷之一

四

國家以東南開基徒使三吳萬姓罄膏竭髓以供此子虛烏有之費既爲不忍況復益之陳朽徒資盜竊又何如間年一折以進民窮而收實帑臣之所謂當議者此也一曰鹽行之當議臣按會典長蘆運司每歲解鹽二十二萬餘觔赴光祿寺定爲正額計一歲進

官所需甚少所餘皆鹽往往積爲柱礎牛歸膏役之窟往者寺臣亦有間歲一折之議化無用爲有用變沙土爲金錢其于國課益孰大焉臣之

所謂當議者此也一曰坐家內官之當嚴臣按上供諸事率掌之尚膳監在監未必盡無公心而無奈坐家各官如侯元李忠李進成等往往從中爲祟爭數細屑至不堪言令

勅該監從公遴選必得誠謹之人代任其事庶一切事宜得無掣肘而錢糧出入可望一清即該監亦何樂于利歸坐家而謗歸于已臣之所謂當嚴者此也一曰廳署各官之當核臣按萬曆初年寺窮賂王道曾有清裁署官之議近諸臣有改用鄉榜之議科臣許可徵有巡視歲終舉劾之議業已奉

周憲職公奏議

卷之一

四

古遵行正爲各官途選易豫耳目易迷非使賢者有以自見則不肖者反得起而相笑而現在鄉貢各官若羅良策之修潔素有芳名許以忠之慨直不辭勞怨謝君惠之清操刻勵程三樂之挺立精詳領慶恩之高雅超羣張紹初之真誠搜剔龔陽秋之敏敏清查此皆先後掌印盡心恪職無負其官者而陽秋則以裁革一事略與謝

印官同其勞勩此外賢者正自濟濟而息者亦
自有之要使各官皆有向上之意則八經半通
共有當爲之事竹頭木屑皆有當盡之心又安
見諸臣之爲卑僚而可不經意也臣之所謂當
竣者此也凡此十款言甚平平且有諸寺卿所
曾先言者然臣不憚再陳以少伸職掌之義凡
爲

皇上之物力計也臣嘗按隆慶六年十二月方

神宗皇帝御極之初查刷御史張士奇進呈每月錢

開卷全集卷之

四七

權柄帖伏案

神祖查有虛冒各員隨奉

聖旨道勾丁的都與他照改的行欽此一時減省

其多仰見當時綜核實政發達之權操之

廟堂今我

皇上聖明同符

聖祖而財力既乏大異昔時安得復遵此意令臣等

樽節幾減少得展布而無旁掣之患哉臣因差

竣具奏錢糧之數并布其愚伏惟

聖明採擇施行臣無任祈禱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八月初十日具題十三日奉

聖旨該寺積餘銀兩俱係內監減省周宗建如何引
以爲功糧鹽係

祖制御食之物輒敢任意議折紊亂成規姑不究都
着照舊規行不得輕改該部知道

開卷全集卷之

卷之一

四八

職章各官糧食卓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敷撥職掌清撥冒支以杜倖端以存

國體事該臣等建視光祿寺兼管查刷每月下庫

監督收放則見諸行戶填呼懇苦謂積欠其

上供諸物價至二萬有餘也及問之庫藏則卿丞
諸臣橫肩告窘謂歲積如洗不能了

上供一月之支也及細收每月諸費則又重見溢

出一屬

內廷幾不可問輒不勝有漏卮之歎然未有如

武英題諸官儒之濫叨含卓起于劍見妄引

聖恩坐糜厚費至于兩廂處而猶不知止者也臣

等查得張一元等一十二名至費滿飯一十二

卓謝成名等四名至費四卓杜安國等二名至

費一卓共計一十七卓每卓一年至費銀一百

三十二兩復支白米五十四石通一十七卓計

之錢則二千五百金米則九百二十石若以臣

等之俸累之不啻七十餘人之俸支此卽諸閣

侍儀諸臣或任編纂或任誥詞或任玉牒勞大

官專似宜優厚而

祖宗限制尚于支給飯食之外粒米嘗有食卓之須

不知各官儒冗冗難畜有何事蹟有何勤勞而

每歲至費

朝廷銀米至三千五百有餘至超館閣諸大臣而上
之此成何國體也臣嘗歷查

祖制額設中含各官原備抄寫之用卽

神宗朝抄錄甚繁初無格外之賞今諸官橫紛紛添

設已爲冗贅幸不議裁已出意外乃欲妄借

聖恩冒昧干澤至于重給疊支幾于無底寧復有

法紀乎且凡屬

恩典皆爲暫賞暫不可以爲常賞不可以爲例因

事而予事完則止遇恩而給恩遇則停卽近來

封典屢不准行用肩錢糧大關

國計縱使諸官儒果有暫勞合選

恩例亦當從今停止豈有借此爲名長據爲有之

理方今冠賊紛紜海內登聞

內帑之給發將空小民之加派無已即在

朝官紳自副部九卿而下無不人人捐俸以爲消

漢之助而么麼小輩既得月糧薪支飯食經無

故而冒此多金將合幾衙門之俸銀尚不能抵

此一項之冒破試令各官備還之于心寧不惶

懼欲死又令

皇上二日查問及此諸官備何以置對臣等及今不

爲發覺他日

皇上試問臣等何故不二清查即臣等亦將何以自

解臣等今日即明任諸人之怨有所不惜必不

致市恩討好有負

皇上之任使也除經行文該寺將各官備食卓自今

十二月止盡行停革不得再行濫支外理合疏

題兼爲詳述端委如此誠欲使

皇上知此輩前者冒賞之非永爲後來濫觴之戒不

致復有贊員散秩散行虛假而恣欺罔者亦臣

等精盡職掌之一端也臣等無任激切特

命之至

白祖寬疏

候補御史臣周宗是謹

奏爲

先朝幹樞未沾隔世沉寃未豁懇乞

聖明比例昭雪以廣仁恩以終孝違事臣以一介書

生荷蒙

皇上拔置西臺方當需次之時未有涓埃之獻何敢

違逆下情以干

天誅第臣躬逢浩蕩正千載一時而臣今所陳乃臣

祖數十年未寢之寃倘不及今上懸以孤

曠典將臣祖寢中實料臣以不孝而

皇上他日又安取此不孝之臣爲也臣用是敢爲

皇上披瀝陳之臣曾祖先臣周用歷仕

三朝効勞勞績至晚事

世宗肅皇帝每評廷臣輒以剛直見褒過蒙簡畀累

遷卒憲遂晉銓宰時方大計先臣用感激知遇

矢公盡瘁計典甫完嘔血而卒

肅皇帝爲之嗟悼終日

賜堯錫慶易名恭肅事載

國史兼臺志乘蓋先臣用養國訓家無日不以忠孝相砥故臣祖式甫幼讀父書即思自立十四而餞于庠輒有萬言之賦三十而領鄉薦已成俠士之名於時臣祖追念父業未終

國恩未報一意攻苦於一切家人生涯捐讓而不居朋友窮通焚券而不問一生博極羣書自勵名節蓋毅然欲效古烈丈夫以自見且思成一

別集卷之十一

五

家言以不朽自謂遭際明時展其風抱賞不從

於先臣而不意命與禍會至來墨吏易可久之猜毒緣可久在任之日汙垢百端殘賊萬狀衆心嗷嗷各不聊生一時民間有身短手長貌陋心險之誑郡邑士紳習爲笑柄而可久乃誤疑臣祖曾爲傳播且有墨宦小人巧借臣祖爲獻諂囑託之資可久之恩不復揣度遂日圖所以中臣祖之計反謬與臣祖爲歡而臣祖駭懼之骨不習趨附可久愈密而臣祖愈疎臣祖方坦胸直意自謂與人無爭而不知談笑扶洽之中

可久之戈矛已因集矣會臣祖計偕北上有使

奴楊奎犯姦婢妾之事臣祖歸而責之隨自身

頃臣祖業已付之相忘而可久伺得此影以爲

緣此可以中傷乃審呼奴父許以重犒令其告

許然猶止及家人未敢一涉臣祖可久復投之

計堅其誣誑遂欲坐臣祖以毆殺巧比引徒羅

織深刻致獲前程累申上官累舉批駁可久以

此舉既成勢同騎虎必欲擠臣祖而後已於是

每當審密必多方譴阻致令職官明知其寃而

礙於可久沉束不理使臣祖一身牽掛支離無

從違白公車屢夫淹抑自傷雖有名卿碩士痛

此無辜而懼觸兇機徒有短氣臣祖計無復之

值！

皇祖神宗顯皇帝登極之初因自瀝血草疏令屬局

銓叩

關呼籲與求速勘以便赴奉時豫

皇祖矜念先臣之後隨得

明旨下都察院當有院劄轉行蘇松按臣限期結案

臣祖頤獻

聖恩自謂覆盆可照桑榆可收而不料可久心戰膽寒恐緣奉

古之後公論頗明且應臣祖辯復之餘一朝獲雋可久罪案無地可逃遂乃窮謀走險每遇上官及有司到任輒先投以稟帖陰陽閃爍沮遏千方遲延累歲莫與歸結幸遇恤刑范郎中洞了此情隨批開豁而諸司受囑挾服相循止以側目可久一人遂使

兩京公案議

卷之一

五十四

朝廷矜勸之仁反爲下官淹阻之具俾臣祖功名路陷窮路無聊憤恚之極吐血心傷而臣祖逆奄然逆矣嗟乎嗟乎一婦銜冤能使三年不雨而不能使賊吏之迴心匹夫含痛能令六月隕霜而不能令隄夫之易面痛念臣祖生平以古人自期以文章氣節自任止以賊性慨直不耐小人爲緣遂以僕隸無妄之事竟殘虐鬼域之謀使生前非用世之懷垂沒負傷心之痛一生請纓投筆之文翻作賦鴈弔湘之草嗟乎嗟乎

重地爲獄誰不入臣祖非有事與獄會也刻木爲吏期不對臣祖非有意與吏狎也天外窮荒意中不料風生竟對異世相逐臣祖已矣臣父臣母今俱七十有餘相距臣祖去世之年已垂四紀顧時時向臣讀及祖竟終相嗚咽雪涕無從臣獨何心堪此幽痛臣少讀春秋齊桓雪九世之使聖人義之矧臣祖爲墨吏所殘飲恨而沒臣今幸遭

聖世讀聖賢書臣獨何人顧能然然已乎臣又伏觀

兩京公案議

卷之一

五十四

先朝有士人盧構以簡傲陳于縣令鐵鍊重辟其友布衣謝某過訪當遂爲出其罪至今人高其義又臣鄉先臣王世貞世懸痛其父爲奸相所陷訟冤

穆宗莊皇帝爲白其辜卹贈有加又臣近查臣鄉刑部郎中朱本洽疏陳其父被誣累戌蒙

皇祖神宗下部昭豁臣幸得被

皇上知遇簡列侍從且伏讀

恩詔內一欵有奉監生儒吏員人等誣誤被革公論

其情者許其自辯奏請定奪臣視之寃正與此
例相合若不及今申控將臣之視祖反不如布
永異姓之交臣父母且謂臣上實虛

聖明之恩典下冒忘祖之大愆豈直臣祖九原之下

永痛公道之未伸卽易可久先年食飽工料傾

圯

皇陵猶猶重誅至今昭布獨於臣祖一事好魂久尋

猶未得彰著其顯於天下失今不言臣之不孝

視臣同鄉前後三臣負屈何極臣川是澀血疏

周宗家案卷

卷之一

五十七

陳伏乞

皇上察臣至情無一字之敢欺

初卜該部院特與臣祖式南昭銘此寃復還科目使

皇祖初年恩旨得大伸於今日臣祖數十載沉痛得

吐氣于幽冥臣之一身捐報有盡臣之世世環

草無窮臣無任懇切哀懇特

命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具題初八日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又爲國先生請謚揭

候補御史周宗建謹揭日有小疏爲顧東白請

先生請易名大略已具

疏中敢再一詳列以備君子採擇方

前皇帝時坐大獄大獄得罪羣臣庾死大半而方士

邵真人葉凝素等且陸賁有龍東白先生輒左

右扼腕抗言得失當時人人危先生無生部先

生亦自分必死卒被杖幸爲流人夫人至死生

不顧又何論身後名其難一也

周宗家案卷

卷之一

五十七

國家建官被謫諸臣聞至戍所幸或被赦而先生

長流垂三十年得不死始歸見故國其難二也

人臣一被直聲卽所在敬視多爲悲感感慨自

託離憂而先生久居塞外惟投經請學足不出

戶不一交邊吏爲高名其難三也人至碎首

闕廷摩切黃近出百死于震驚拊擊之餘一旦得

志未嘗不心期大任而先生出不出三年不肯受

相臣指於彈冠日持急流之勇其難四也有此

四大難而平生之飭躬砥行學遺誅義及早年

作令 歲減民賦幾萬緡既老起

召歲清歸身幾萬兩竟一生家若宦輒幾歲無間事

多散見于寶錄及皇明通紀明政統宗永昭二

覽史王弁州合集李千緒歸太僕王文肅集居

肅園志太僕寺志餘姚縣志暨諸傳誌中此真

世廟時第一流人物也若顧曉陵初投戶曹寸餘不

苟既調吏部風輒變潔所請留郭南阜諸公

朝論翕然稱服會使李何走鴟事直言被謫後以

時望再秉銓政皆自持其銓選人才務剔邪

正明貪廉抑黷歸一時號爲清正

三王並封議起先生抗疏爭之漣漣千言至相臣

心動累揭陳懇議亦竟罷而先生遂以會推事

作

古制籍歸而杜門講學一以程朱爲宗務根實際所

若有四書制記諸書傳習於人雖世有走名之

徒妄相依附而尤明磊落無偏其大

皇顧戊甲歲用薦起光祿少卿累辭不赴海內知與

不知無不心儀先生此之李元禮稱僕起一流

人則漣陽先生之梗概如此若陶會稽賦性恬

約而中僕勁節方砥書事起屬有細人構其事

語連郭明龍先生

上方震怒且莫酒先生曰奈何以莫須有事成大獄

人臣不足惜如

朝廷何反屢於言之當事者事乃得解申版再乞骸

歸齡年

詔起國子監祭酒復上疏以母老乞身未如陽城生

後歸養之例

詔九其請會哭毋過傷咽血死距母沒僕百日勤居

官無殊戚而清冷壁立孜孜好學士林重之多

擬之鄭文潔則石贊先生之梗概如此若王弁

山方盛名時相滿欲收致諸名士令于世蕃相

結納弁山獨慨然不爲下會椒山先生諭萬十

罪生死先生爲楊夫人草疏求代已獲爲治其

貴嵩銜之構其父獄下重與先生坐救父難去

官歸爲敗爲訟父克復故官尋

詔起大名兵備仰抗疏論

宗藩兵制八事尋陞參政歷都御史陳言兵戎之
弊及請增荊州三衛言多愷直他如制軍政諸
屯田諸事皆兵有實用未幾丁內艱復再起歷
南刑部尚書有議其學祿二氏遂乞骸歸不久
卒

詔贈祭葬如例其於書上窺三五下窮百家其文于
諸體無不備尤究心當世掌故所著外別集足
稱一代良史尤諸文人所絕無則鳳洲先生之
梗概如此四先生者即不易名未嘗不食名干
利

載第

卷之一

六十一

國家既有此盛典何賢者獨缺此顯榮且四先生
門戶彫殘烏衣半謝獨涇陽先生有二子能續
父書亦復索居不與人間事燃灰久冷門雀長
羅誰復有救歲寒之盟而伸集枯之義者哉故
猥不惜謠言爲一申其生平秉葵在性直道難
磨倘世有不盡知四先生者請覓四先生書清
夜端坐而讀之當必有真然者無煩職再言之
矣謹揭

諸益公傳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等謹揭爲合關忠貞
名賢以光易名大典事

國家易名之典凡以風勵人心而于忠義一途尤
所加意若夫直節自矢百折不回肆以其身碎
首投荒而不恤者此其浩氣剛腸直當投極于
古而光顯

聖朝諒採風君子所急欲得而發揚者也職等敢就
大江以南忠貞之最著者與海內貞臣義士共
評而當之蓋

廟堂金鑑

卷之一

六十一

世廟時有太體寺卿顧東白先生云先生名存仁中
嘉靖十一年壬辰進士授餘姚令一絲不染爲
邑中均盟賦額歲減窮戶萬金載在名宦志可
考也及徵拜禮科給事中十五年丙申

蜀藩與閩司許奏與大獄

特簡先生往按先生爲持平各以不究朝論建之十
七年戊戌疏上

肅皇帝爲廣曠湯抑邪佞五事申救馬錄呂經獨恩

諸直臣指斥妖人吳璉棄疑素鄙其人等累數
千言語甚愷切

順皇帝震怒廷杖六十隨謫戍保安州卽夕昇出城
嘗考故實傳其草薶之夕稱啼戶上鬼嘯梯前
稱將巨洲竟不顧其被杖時已死有神人長十
尺餘者挾九一七授之始得甦已過覓其人不
得至今鄉里傳爲奇事旣製刺至戍所垂三十
年未嘗輕歸築室孤居布冠直履終歲授書爲
諸生儒陳說經義示以忠孝仍遜覽塞上形勢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一

六十三

帝討故實爲居庸關志故卷野評三十篇里今
關外有上谷書院表忠祠卽先生向時讀書處

也

莊皇帝卽位下詔召諸言事者先生首起爲通政司
參議歷京兆丞進太僕卿時先生居經寒久初
登進用益自努力報効數上疏條議馬政諸弊
搜遺殆盡所省阿寺金數十萬者有太僕寺志
敏十卷現在寺中時海內方向注直臣靳鄒常
國且以大用示先生而先生誓不受指且數多

規正遂自請老樞入士傾都送之爭頌其高挺
之二疏旣老家居每朔望必朝服至

國拜示不忘

君又家故薄產獨置田六百畝贖族又以二百畝贖
諸貧生又以田百畝建介石書院祠子游終日
引諸生講誦其中勉以大義有鄉東廓張曙味
李千麟諸公碑傳可徵焉又好談性命時時與
羅念菴唐荆川鄭東廓諸賢往復商論其在塞
上有夜生諸詠及順應篇諸刻傳行于世旣以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二

六十三

疾卒家無餘資至不能具喪葬今且門戶畢謝
坏土荒涼數椽之居已爲他有其子孫至不克
衣褐負薪盡職等于先生誠不能無咨咨感焉
至今鄉人拜鄉賢祠者無不低回慨慕推頌先
生爲首凡諸事蹟多數見于實錄及皇明通紀
明政統宗名臣紀獻徵條王介州李千麟歸太
僕王文廟集餘姚縣志暨諸傳誌中此真
世廟時第一流人物議易名于今日似無有違先生
者也至近者若王介州先生其文章爲一代盟

主其于書上窺千古下窮百家爲

國朝諸大家之首而其立朝大節如直拒分宜之
羅致力護楊忠愍于死亡皆表表著人觀記至
其宦轍所至著有異績居鄉教厚施義不私生
產皆非諸文人所可及此又謚譜中一冠冕也
又若顧涇陽先生其學足爲大儒師表而忠言
謫論所扶植在

國本所教正在世風癸巳大計今總憲趙公以考

功當事衆正執法忽有

用忠義公奏議

卷之一

六十五

中書罷去先生疏請同罷其事人猶傳之蓋標軌峻
潔而宗旨淵深此又謚譜中一龍象也又若吳
復菴先生名中行者當萬曆丁丑歲江陵奪情
事起廷臣交章保留先生以史官上植綱常明
大義疏言婉而判隨奉

旨杖六十罷爲民江陵沒起原官累遷諭德復以建

言乞歸久之薦起侍讀學士掌南翰林院先生
不赴未幾卒易賢時猶自作輓詩四章正衣冠
危坐而逝蓋其磊落大節得之性成此又謚譜

中一奇特也至行遽則有侍御黃公名正也者
以論列權倖逮獄戍遼幾歷三紀不一難伍後
乃

召用歷官至南岡卿而旋即高尚有中丞朱公名統
者力盡倭氛功著閩海無人不知而卒以譴死
有侍御蔣公名欽者三進直言三被

廷杖卒死

閣下顧皆僅得贈卹而未刻謚林此又易名中一

缺典也諸先生事皆先有疏

用忠義公奏議

卷之一

六十五

初禮部議覆已登謚冊而職等猶不借共言之以賢
公論者茲議謚法得採之官評鄉評職等合國
人而言之固三代直道之遺行也若此外賢者
尚多表章宜及職等日以觀世之有清議矣謹
揭

爲趙文毅公公揭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等謹揭爲先述忠名

久著

聖朝恩數當先謹合詞開明以彰公道事敢擲故吏

部左侍郎定宇趙文毅公初以詞林抗疏論江

陵等情起復

廷杖削籍聲滿海內陟伏數年嗣後

神祖親政得召還原官游登禁近隨遷留都有斥大

璫有言官諸疏皆言人所不敢言時值

廟堂公衆議

卷之一

六十七

儲位未定羣心惶惶公首以冊立爲論轉南少宗

伯又請謙教

元子朝論倚以爲重既自南改北適有

三王竝封之論時吾鄉王文肅公在政府公與文

肅均以忤故相去國同籍同志及是遂侃然循

職掌相與辯斷至上疏力爭論杖回

成命文肅因累疏乞請當時疏中有云

三王竝封禮臣無可具之儀臣之委曲規勸不如

請臣之說正而嚴正持公也自此竝封議寢

國本屹然固不可謂非文肅轉旋之功而以地近

詞危發抒感動得伸大議者公之力居多焉無

何公以夙衆被構解組歸田至今人能訟言其

故而其爲社稷大計苦口苦心一段忠誠慨直

有爲人所極難者恐尤先後建言諸公所避讓

爲難及者也今遇

聖明御極衆正齊肅一時臣子多所陳乞而公以無

地樓臺之後其子陸美遠來叩

闕冀開先獻併求

廟堂公衆議

卷之一

六十七

恩數一時正人君子知無不惻然增感共樓表揭第

日觀銓部有申嚴旨濫一疏適當其時職等敢

稍爲剖別夫部議所分

廷杖斥逐二等此或爲追恤庶僚而設文毅既爲

大臣似難以此祭論今查後先與公同朝者如

沈文端于文定皆以在禮卿時有翼

儲功近蒙

恩恤禮賚加不嫌其濫文毅雖未獲大拜而其首

倡正議當先羽翼亦正在禮卿之日自與兩公

雖合朔公爲史官時亦旣拈擊庭下矣律之近
漢旣合

廷杖之條按以大臣又可比文端文定之例

聖恩雖當裁于禮屬之餘盛典豈反新于大賢之後

磊落名卿如文教者海內指掌矣屈遺忠具在

引例非誣

國史可稽先達可訪知常軌必且爲之目擊而心

動矣現在隆美之疏已經

旨卜伏願虛公博採卽與題復以養崇明德風勵後

周忠毅公奏疏

卷之一

六十八

人其於旌別之化不無少裨而職等實抱九京

之慕非敢爲一家之論也謹揭

周忠毅公奏議卷之二

於後學無開元校

男 廷祚訂

歷陳陰象首勅逆增輒進忠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目擊時事之非謹列四端以獻仰祈

採納以近天眷事臣聞天地之和氣必先聚于朝

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祥天地之沍氣亦必

先聚于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異近者人

春以來連月曠旱草木爲枯伏逆

皇上側身憂惕甘雨忽零人皆謂

聖德格天有禱卽應顧臣未敢言賀而言憂者竊見

未雨之前先降大雹一時驟驟半見殘落臣竊

考天占盛陽雨水陰氣勝之則轉而爲雹雹者

陰象也陰爲臣下爲小人爲夷狄陰之勝陽爲

臣使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中國昔魯

僖昭之際冬春兩雹解者向以爲陰陽陽臣使

君之象漢李春夏連見霜雹襄楷抗疏而諫

本朝天順弘治元年或四月兩雹或五月兩雹其

時皆楊璠修省遣官祭告矧今當 文江川

默告變之時乃于盛夏陽長之日大雹忽作推

之人事豈爲無因臣且未暇遠指姑以近事推

測略將大臣小臣內臣外臣條爲四端凡此皆

朝廷陰氣之所聚也伏乞

皇上俯賜親覽立典消除庶根木一端卽元氣俱爲

協應內奎一袂卽外憂漸見教率扶陽遏陰實

關天道臣卽冒惡範之嫌有不情矣一日大臣

名節宜重臣惟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公則

小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

私干大臣剛決自任則小臣自不敢優游取適

大臣高尚自矢則小臣自不敢耽離求容乃今

所謂大臣者位極宰輔而忠赤徒懸寵列公孤

而變蛇龍聚于一席之地彈抨四集而恬然

入直言無貳心登唾面自乾之義可長借以護

身而笑帝不敢之狀可割割以謝衆夫人臣委

身用世止有此氣此氣一折萬事俱廢乃以詬

辱之修自甘願耗卽此行徑豈復能伸召昂首
再陳天下之事又何顏長呵迂步領袖百僚之
前此豈象之在給閣者法宜扶之以名節者也
一日小臣忠告宜寬臣惟

國家廣故諸臣有官守者課之官守有言責者課
之言責苟有寸衷可効豈難觸忌取嫌而忘者
諫草甫投詔呵隨下故日之內疊遭摧折在
明旨豈不持之有故而側聞外論皆謂奉効輔臣之

故

明旨豈不持之有故而側聞外論皆謂奉効輔臣之

三

皇上先有成心而後因事而發倘使其中機括果如
所揣是

皇上之慶慶通爲左右之端鋒

皇上之威靈通成左右之祖護上之厭薄愈堅則下
之猜度轉盛將使一言一政皆堪假痛以行而
一害一實盡可蔽燭而山

朝端之上乘蔽將成聲影之通毒流何已此陰象
之在言路者法宜開之以忠告者也一日內臣
窺伺宜防

祖宗朝內臣干預之禁勒在成憲後漸疎防釀成二
正茲幸

皇上英明天挺自當獨斷獨行而近見

朝廷處分一二章奏外庭噴噴咸謂與受之中莫可

測識

諭旨之下有物惡焉臣卽未敢盡信而干人所指如
魏進忠者目既不解一丁心復不諳大義竭其
志慮有何遠謀

皇上試思細旃之股此輩趨瞻其能進

皇上以

祖宗之法是

皇上以講習之勤勤

皇上以憂危之苦規

皇上以是非之實于度必不能則耳目頻笑之厭漸

與相親

宮庭禮法之事漸覺相苦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其
說必且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縱
使

將勿之內原無成心如近者御文之

特罰司空之用陪尚煩幾許之下度必至積久而後知脫若更有他事復如斯類將使內庭之成見與外庭之公論互相水火而內庭之僭端與外庭之投合復互相雷同甚而巧立虛名上無顧忌離間之漸起于蠅營蟻指之端生十長舌其爲隱禍豈不堪憂此陰衆之在

中禁者法宜振之以嚴明者也一日外臣傷譏宜化我

周忠義全集

卷之四

五

皇上御極之初日照月臨人各有心誰敢不効乃近者河西再請罪案甚明兩祖之分既息一綱之弁何爲乃至黃髮老臣更欲尋端于理外勾夷大獄再思羅織于愛書大僚既據此爲新題而有人遂據附以譴誣噴血之口任旁嗾而不悛而吠吠之聲愈顛迷而難解眼觀斯章正復可憐不思古人意見何嘗不左議論時亦相爭司馮尤曾論韓琦不聞幸災任福之敗宋郊曾論范仲淹不開窮追元昊之書今不學兩君子之

公虛而欲效賈整千之改許將使千載而下復

驚心于樂羊之謗書再灑涕于李晟之伐竹鬼

神可畏青史難磨此陰衆之在士紳者法宜消

之以融化者也夫此四者近在人事何必遠徵

之天而臣觀便古天人和感實有斯理誠使

皇上明示臣語即與剖判應去者去應留者留應肅

清者肅清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之上所重在風軌則所輕在浮榮所重在忠規

則所輕在僉倂所重在賢士大夫則所輕在左

周忠義全集

卷之四

六

右近習所重在光明正大則所輕在曖昧幽深

從此陰氣一掃即勝氣頓升凡臣所言皆陰陽

消長一大氣運也毋論

聖德感通自當力爲旋轉即輔臣道在變理諸臣

在交修可謂臣言無與天道而僅儻以膚寸之

澤便足了修省實事平昔申豐對李武子曰聖

人在上則無電雖有不爲災

太祖高皇帝嘗勅侍臣曰朕在位來常勤惕自克待

且而朝夜臥不安席每披衣起觀乾象兄一星

失次第中爲憂惕固國政事實行有次第條記
之是明立見施行又嘗得雷務

令內官持以前御朝置案上得親視時儼焉今日之
異此亦

聖人營心惕慮之一助而法

祖幾天之一會也故臣于華陰方盛榮華漸生之日

敢以此進惟

皇上監體天意仰遵

聖祖下察征愚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手

天啓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具題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修省當條行實政這本多以攻訐沽直所奏滿

法

祖勅警等事知道了該部知道

請斥趙增輒進忠并郭華交通設陷疏

福建道建寧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巨猾巧借兇鋒交除善類謹直請銷斥以清

宮禁以絕禍本事臣聞見邪不擊非忠臣也畏死

不言非勇士也故雖一介之士剝肝露膽死亡

之誅有所不避矧臣位列交戟身沐

聖恩目見永冠之禍憂衍將成狐鼠之奸憑依難破

而臣勸顧瞻七尺膽忍不言俟其布阱既深毒

形遽見而後起而爭之卽殺一身亦何益于事

哉日三之論科臣郭華也條言實語爲提醒其

良心寬喻曲曉爲衆解其冤紳甫奉

明旨不得牽輒意輩且悔悟自新殺機且息而不意

輩又復起而爲爭矣然輩亦何恃而誕慢無禮

一至于此臣請因擊而直挾輩之根株取冒死

爲

臣上一陳國夫內臣輒進忠者因今

禁教之下所爲望而震焉者也處進忠之威勢可

以咳唾而成風雲計進忠之財力可以呼吸而

聖神是極遺忠之線索可以使愛者升天怒者
墜淵而臣義激于中曾于去歲指名而彈劾之
臣于時已不知死所矣幸蒙

聖恩薄示諒責未快其激聞于

文華殿上撤講之後遺忠宿恨臣請臣疏中于
人所指一丁不識兩語曉曉語辯至起激之聲
直達

宸聰時方持科臣章允儒疏不下稍臣向高婉諭曲

營情詞懇懇遺忠無始稍解而允儒亦得幸免

順治金鑑卷之二

此事在

朝諸臣無不相傳憂臣者謂臣後必有無端中傷

臣時即飲乞告自全而以時方多事遂爾中停
然而遺忠之心固無一日而忘臣也時臣掌官

郭元標等疏請

召遺言事諸臣遺林

聖恩傳為美事諸臣既荷

賜環衛用方始乃獨有聲者平時在京專與內閣相

聲遺忠以為中傷臣者舍聲無可他屬于是乘

聲之人遂日走人亟問聖餽于其門牒以傾臣
并傾諸異已者由聲乃將受指使造為新曲大

曲之說把持察典編輯諸臣數十餘人乘為一

番役聞于交單數日後造為匿名文書羅織五

十餘人投之路旁于省則以劉弘化為首次及

十則朝瑞熊德陽及現在諸科臣等而款一綱

盡之于臺則以方震喬為首次及于江秉謙及

現在諸臺臣等而款一朝盡之而臣則其綱中

之一人也既欲羅諸臣以後報復之私而更欲

順治金鑑卷之二

獨中臣以快遺忠之私蓋聲之欲借察陷人者

時時驕誣于人且皆以諸臣姓名粘之壁上

有如立黨網之碑者使果如聲把持設陷之意則

凡諸正人之羅織下輩者俱當在被繫之列又

矣獨臣一人也是察典非

朝廷之察矣乃郭聲之察典親遺忠之察典匿名文

書之察典也是使天下但知有郭聲不知有家

臣不知有聲臣不知有考功之法且不知有

皇上之威福也不惟直道尚在正氣尚伸一人私造

之籌終不能測六垣十三道公廷之籌故極進
忠一戰之謀與等數月入幕之算終莫掩于
公論而等始計拙心勞悞莫及宜今日之刑
骨恨臣情事并臣輒誣以熊廷弼爲一併也獨
等之辯疏若忘已之媚進忠者而以左右私惠
說奉合于

召還之與不知臣之疏語正謂

賜環出自

君恩不常如等之辱人賤行且臣方悞等過絕

朋黨錄卷之二

上

屈環之路甘爲名教棄人以爲等一罪狀而等反語

爲不解曉曉致辯若欲借他人以自適而激

聖怒以相中凡等之混扯亂經大都類此乃復有磨

顯心虛冒認而闖入者是何進忠門多族類而

郭等之外又一郭等也至等謂臣言及王安笑

臣有何爪葛等而不言王安則已等而言及于

安則

皇上亦知安之所以死乎安之死也身首異處肉體

烏爲骨投黃土此亦古今莫有之慘毒也安于

存日事雖已甚而被此慘毒無不憐之等卽心
願進忠何至背公滅理至今尚有慘與平等連
劉一燦周嘉謀楊連毛士龍等盡指以善進正
安此其媚進忠等不太甚而其視人世寧復有
廉耻視此身寧復有心卽耶等既申論及此所
請

皇上卽爲窮寇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則進忠于

此便爲一大罪案等之媚進忠便爲一大證據

臣卽力擊等與進忠以存天下公道臣亦不爲

朋黨錄卷之二

上

通也臣觀

先朝汪直劉瑾其人雖皆最倖然幸言路清明臣

僚隔絕故不久將敗今乃有等者結連膠合取

旨如奇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聲勢

反假中涓而重數月以來一斤熊德陽江秉謙

一斤侯震賜一斤王紀一斤滿朝薦一去鄒元

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鄒近且欲厄孫慎行

盛以弘而棄之摘爪抱蔓正人重足此等機關

奉朝之人無不知且痛恨第各愛惜一死無有

敢明言犯其鋒者而鞏且橫行愈甚奸謀愈深
臣若尚顧復軀不為點破將內有進忠為之指
揮旁有客氏為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為之典兵
賁威而下復有輩等從而蟻附蠅集內外交通
驅除善類而天下事尚忍言哉臣今誓捐此生
為

皇上明言之伏乞

皇上即將魏進忠立賜鋤斥仍問郭鞏何敢以言官
交結近侍何故以一人私損察典勒令回詔生

請以鞏公奏疏

以應得罪名仍將臣

賜罷以謝進忠及鞏庶內外肅清大禍可消臣言及

此身且不惜何有一官使臣捐一身而

朝綱復清籍紳免禍臣即伏就鼎鑊猶如大海之

損一漚使臣總一官而

國族莫剪國賊莫擊臣即游翔仕途僅足以備編

班之一黠臣志決矣青山一片可以長往寧能

與吮癰吮痔之郭鞏等同立于

朝哉惟願

皇上大奮乾綱

立斷施行臣千冒

天嚴可勝願起戰懼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具題三月初一日奉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駢辭求勝何得無端牽引章尤

儒閣損申教溝違奏請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郭鞏

多官主持何從私捷降處允放各官并推點閣臣

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言交結陷害等事有

何實據悉何見聞着周宗建從實回將語來該錄

知道

知道

再申觀建忠郭華交通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

奏為奉

旨回話事臣以愚昧冒死觸忌不揣涓埃之誠以至

妄干

天聽伏蒙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講辯求勝何得無牽引章尤
儒閣搦申教講筵奏請有何由觸考察公典部院
多官主持何從私捷降處允放各官并推點閣臣

附錄奏稿卷之二

十五

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言交結陷害等事有
何實據憑何見聞着周宗建從實回將話來欽此

臣仰觀

明威敢不惶悚第臣之疏語絕非駕空臣緣感憤特
事久欲一盡其愚自愧屏靡每懷退沮今因郭
華之難不覺披其積悻若駒辨求勝有乖和氣
雅非臣所自暨至臣疏中講事若章尤儒之
竟有實跡開請臣非敢謂有他也第問是日于

文華殿上內臣觀建忠郭華訴辯臣前疏中一丁

不識之語時允儒疏方未下諸輔在旁實有寬
解無非仰頌

聖明之言今

講筵諸臣現在可開初非臣敢探為此說以傳
也內計六年一舉典至重大即我

皇上不自主而委之眾臣憲臣即眾臣憲臣亦不得
自主而參之考功吏科河南道即考功吏科河
南道亦不得自主而咨之四司六科十三道之
眾此正

附錄奏稿卷之二

卷之二

十六

明旨所云妄官主持者也郭華乃以一人而羅織數
十人為一番欲挾當事者以處分此番現在可
按此其為私捷明明有據非臣敢臆觀至于降
處允放各官觀出

皇上親裁而羣于熊鶴陽江衆諫等則欲退其
賜環于郭元標為從吾等則皆疑以盜藪此皆羣有
疏可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羣指劉一燝為逆
族而王紀初不忍織成羣詆諆學為無用而文
震孟等曾為申救即羣之疏可窺羣之心其深

恨紀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于孫慎行之耿介
盛以弘之清端無人不知其當相而

皇上不及點用外庭之人實有煩言即輔臣亦曾為
申請亦非臣敢臆說也至所言夫結設陪請諸
臣既摺合之人情復徵驗之事理計今進忠方
極尊寵指揮如意而指名糾劾者獨臣一人今
華既續成數十人為一冊復開有程為匿名文
書出之一人袖中者羅列多人仍欲借以中臣
以快進忠報復之心此事情之可信者一也
時嘗在外倡云進忠欲勸

皇上做幾件好事此語人多聞之夫華以言官何以
得聞此說而乃播自賣弄口口進忠不監此又
聽聞之可據者一也至華與內閣相離尤非無
證當辛酉閏二月中華巡視工程時監督主事
沈榮力去陋規可省鉅萬華反左袒內閣首言
今日事切不可言節省且語同事趙贊化云此
是

朝廷銀子不是你家銀子何苦力爭至給事中熊德

陽出離相讓而榮亦欲掛冠求去夫進忠者不
能自循耿介而反恨監督者之精明復恨時
者之相助至與內監引眷稱兄相視莫逆人言
噴噴諸臣皆有揭發抄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
也而況有王安一牽華獨時擲口開積恨不已
似欲甚其罪而重其惡以此為下石者解釋之
地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也夫此諸可據者盡
在華身臣即欲不信華之交下進忠不可得也
大臣非過人進忠也

皇上未必盡信進忠而進忠則信

忠以需權臣即欲不信華之附託進忠亦不可
得也若其家人來往臣時得之風聞如必欲臣
手執其人而後為有據則是欲臣為緝捕之事
臣言官也但有所聞而有益于

朝綱有裨于

君父則陳之惟恐不急又豈能一一踪跡其人在手
而後入

告即臣一介微軀荷託

聖恩致身大義講之有素既冒昧而有言故因懼而

遂默伏乞

皇上俯諒臣愚

兩露雷霆惟

天所賜臣不勝戰懼惶恐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具題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周宗建奉旨同話自雷明白確奏乃尚牽連搢

度談于風聞好生恣臆沾直姑從輕罰俸三個月

該部知道

該部知道

首勅客氏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

朝廷之信義難輕

官禁之舉動難變仰乞

聖明急剴小愚以昭大新以慎大防事臣聞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所以謹其始也而于左右近習尤

尤甚嚴霜堅冰漸不可長所以謹其細也而于

內外防維爲尤甚我

皇上御極以來早朝晏罷廣採博收無事不善即近

者千端道忠之謚叙既收

成命于客氏之出復不逾時一時臣子無不歡喜

躍舞而頌我

皇上英睿之性終始不渝信義之昭四時不易從此

近習無不肅清乃昨忽聞

皇上復有宣召之命仍令客氏進官諸臣得之爭相

疑訝豈我

皇上真眷眷于乳哺之恩而不忍一決哉臣于客氏

趙傳

皇上誠不知其何狀第即

皇上近日宣示之語及外庭所以揣度客氏之行計

不過以推嫌居溫之勸告勞苦于

皇上之前而已計不過以婉變賄偷之態動慰于

皇上之側而已計不過以巧伺察笑之智善將迎于

左右以離諸將謀之習工媚悅于燕園而足矣

此數者微勞薄行有何足恃客氏而得以此家

優卹于所養備轉于周身

賜重土田名號

一品所被亦既奢矣乃猶欲久圓侍

侍戀戀不舍客氏之意欲何為子臣聞小忠者

大忠之賊也小信者大信之殘也苟舉進者崇

不以所不能嘗也使變習者忠誠之所不易入

也以我

皇上天倪初階前星將昴

三宮之內叶吉承歡而乃使有客氏者私恩小謹

皇上一日進平前令也皆言日陳于近將恐心移于燕

服者或反覺淑慎之疎念勸于細言者或易聞

就構之象即使

聖明天挺竟終無此事而顧此侍前曲實豈四知

多難之日所當親近習編煥豈弓劍初藏之後

所當近婦官女調豈聽受編史之時所宜分玩

小福優游豈獨總萬幾之朝所宜及

皇上誠嚴然將念惕然猛思則凡客氏之所以取憐

固寵者方將厭且棄之不暇而何乃日習日親

至藥

清禁之嚴為保母報勞之地哉且

皇上于客氏既已用吉治行大小臣工共聞且見細

民巷語亦各歡呼乃出不逾宿而

寵命復降兩日之間乍出乍入人且謂

天子咸言有同兒戲

法宮禁地僅類氏家無論

聖明之舉動有率亦恐內外之防屬甚嚴今既既以

信東後將何以令人所屬

聖東豈復渺小耶

皇上今日或謂階前寸土不足為意婦人女子東歸

乃今何難不知此輩無知一切恩格便思逾涯從此而後抑壓忘記漸成驕恣人之多言陛下不

必謂

皇上滿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重罰小恩誤心并

私昵之隆榮華漸起寵競日繁

皇上于此時而始悔今日之優柔思始事之不斷維

欲是挽亦將何及臣誠慮此能復顧此輩之私

衷而不一告之我

皇上哉昔漢楊廣于廢帝初年爭執王璽之弄權左

周書卷八

卷之二

三

維于安帝初年極諫宋娥之事寵齊世祖天唐

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其國凡此三

君召尤致咎皆緣保婦主既無終彼亦自禍原

其事始皆謂無傷迫乎末流遂成兩敗是恩恩

寵反作禍胎往轍若斯千古痛思伏乞

皇上深鑒積漸之難開重念禁防之宜慎

內庭儼肅非可借以濫庇私人

主德剛強必不安于私加小輩仍將客氏一依

成命仍

賜出外則所裁于一時者似彰大斷而所保全其終

始者實見深恩所護于客氏一人者似小而所

昭示于天下臣民者甚大臣用敢不避斧鑕謹

吐其愚惟願

皇上蚤持明剛立

勃施行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九月二十日具題二十三日本

聖旨

周書卷八

卷之二

二十四

請斥太常劉朝典兵行邊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遠謹

題爲內臣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謹據風

聞直陳利害以通奸萌事臣等考

國家典制各有所司毋敢輕亂況乎軍旅直寄內

則有關部主持外則有撫鎮專轄下則有臺省

部僚可以從中効用僕未有以內臣而輒與戎

政且以邊關大事機密重情而敢以和璫小輩

闖入其中以自託于

明憲

卷之二

三

天子之親臣者乃日開外庭相傳欲遣太監劉朝分

率內操諸璫巡視榆關關勢諸軍若有似十占

之採訪使者臣聞之未敢深信使果有此事俟

其僕馬戒途而後爲規正不將爲既往之諫乎

用政不避斧鉞略吐其愚夫

皇上重念關門曉爲東顧皇皇爲 事屢慮也此

誠

皇上神謨獨照遠出諸臣謀國之上者也然使

皇上果留心于邊計則當日召諸大臣而與商確問

其將士若何整頓兵食若何料理令其日進

籌時與行邊樞輔互相參決邊國大略不越此

矣而乃讓遣內臣使之巡則此爲何意也哉是

必左右近習有倡爲綺言以惑

聖聽者謂外臣奏對欠真不若近臣目擊可信以此

欺動

聖意欲以佩刀擬甲自賣勤勞永蟬國玉炫耀都市

此其自爲計誠得失寧無繫

國體而爲

明憲

卷之二

三

皇上之威靈哉臣請先言其不可之狀

皇上既重遣樞輔暫扼重關一切事宜屢有條奏其

言詳盡無不指掌乃復遣一中使寄之耳目若

視重臣尚有未精之畫此其不可一也

皇上誠念將士勞苦有所犒恤一介信使豈無可擇

何至命及中用若視外庭一無可遣之臣此其

不可二也即使

皇上欲得關前形勢而觀之則令輔臣承宗撫臣爲

奉調上諭則列爲御屏且不可據何必待一中

使之百始爲足信此其不可三也然此猶論其
大體也臣請并言其害中使一出騎從必繁修
飾軍容宣譚道路張皇大衆有駭觀聽一言也
關門尺地食物畢殫諸珍饈食費詭易起二害
也輔臣當關體絕百僚中人貴倨輕與抗衡體
統易廢三害也中禁之人不習世務耳目所及
輕信易疑擬拾邪言恐滋虛僞四害也中涓之
性喜諛惡直巧儼領聲希圖紀叙起材官微侍
之心來兵伍粉飾之想五害也近侍專兵立威
賈重自明得意實或虛增罰且過當人心失平
有孤衆望六害也關門將吏功名念熱鑽穴情
深諂結交知潛通線索七害也從行既衆弊孔
易開財利相親唾涎必起徒滋損耗有傷實惠
八害也自京抵關道里八百經行驛站勒索多
端疲累窮民驚殘難大九害也有此九害顯在
目前矧有禍胎尤爲可慮凡諸中涓恣傲之行
習與性成一派兵端如虎傳翼彼既自恃有威
兼之與外相習或謬採夷虜之虛信或妄陳經

緯之邪言自託方略圖而市寵漸乃謀爲監督
之官漸乃謀爲巡撫之使漸乃謀爲大柄漸乃
挽亂主權以中人而參決輕重之事以腐豎而
品薦文武之才邊繫緣此而生軍政從此而壞
人心緣此而灰此之大害直係
宗社念及于斯毛髮欲疎安得諸今此一行從同常
遣直聽其逍遙佳選伐鼓鳴騶爲一光榮之快
舉乎哉昔
太祖高皇帝曰內臣無得干預政事預者新而政事
之大孰有過于軍旅者今乃欲破壞
祖宗之法初開弄兵之端自此以往何事不可倒持
何言不可惡竊素稱亂紀芽孽叢生此巨所爲
大懼而不可不言不得不言者也昔漢中常侍
侯覽輩妄干朝柄恣行威福弄流縉紳遂有清
流白馬之禍唐天寶末魚朝恩玩弄國政妄自
專兵釀成安史之亂宋有童貫頻年用兵自號
太師出人專恣遂來夷虐我
朝土木之事禍緣王振正德之季亂起過瑾此皆

已事彰彰較著若不禁防此實預行遏絕恐此
輩無知習爲故事蒙貳之作其來非小我

皇上聖齡日壯聖德日明一切軍國機宜正須面與

大臣親自裁決卽有小誤不妨臣下互相規正

又何用此趨瞻小輩而與之商略

國家大事哉臣旣得傳聞不敢不以直陳伏乞

皇上鑒臣愚忠卽將此行

賜罷毋令宵小得借軍前生端起事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激切待

闕恩奏議卷之二 五九

命之至

天啓三年 月 日具題 日奉

糾司禮監王體乾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愚臣術

祖制以盡職內監爲妄說以撓公謹據實糾正以伸

國體事臣惟

朝廷設官各有職掌臣盡臣職爾之忠君臣昧臣職

謂之負國臣少而服膺斯誥五年已令頗極清

謹近以愚國有蒙

皇上欽遣查刷光祿寺錢糧臣昧查刷之義蒙誦

廟堂公奏議卷之二 五九

世宗肅皇帝設差明旨正謂本寺經費交涉中涓

緒甚繁支取易冒故庚遣臺官一員稽查而嗣

去之嘗查萬曆初年歲費止七八萬金卽在中

年多亦不過十三四萬以至數年之內寺帑積

餘多至百餘萬兩

皇祖取爲給邊佐國之用此皆鑒鑒可攷今臣旣任

此差正臣竊仰成規俯盡職掌之日也臣自蒞

任每搜考故屬竊見其中混淆脫穢因稍爲分

別先于去歲奏繳揭內略彙次第隨復累次遞

直多所駁正約自數月以來法章曾被歲計不
啻二萬餘金此皆實有銀數可抵正供非若往
昔僅扣時估虛數以存節省之名者也昨聞邸
報見司禮監太監王體乾一疏無端牽扯

祁廟享用至集辰而三月間行查四項以爲飛檄旁
午且稱引其金家官侯元李忠趙連成王登進
等謂臣該聽書役以爲此輩需勒不遂之故以
此捏駕似巧實拙臣請得而糾正之夫臣職在
查刷每月奏數間有清查此亦常事數旬三票

廟數金家廟

卷之二

三十一

何爲旁午臣查會典開載自五月以迄八月內
外各員餉不給酒臣遵會典而行此于郊廟等
用有何干涉又臣攷本寺錢糧大都改折上而
仰厯后妃下而各宮嬪御大而闕輔卿貳小而部寺
曹郎內而司禮侍從外而局匠官儒一切供辦
率從折色以取清淨獨有數項日冒本色使行
戶借此以飾苦而寺帑不免于浮支故欲照例
改折曾于前月疏內具題不遇節浮價之費而
省旁役之侵且知造作局匠烏有子虛率係冒

破雖省本色之名未嘗不說行戶私放故臣爲
此直捷簡便之法此于各員初無不利獨寺監
各役則皆苦以爲去其侵沒之實者也即如僧
門書役亦共苦以爲絕其游移之路者也累朝
祖宗軫念民艱本寺錢糧先經寺卿屢請改折具有
成規今臣按規而請豈爲輕改臣方以此掃空
胥役之弊豈得反云誤聽下人之言即菜豆一
項雖多虛冒然臣亦僅批寺屬量裁備整以應
行戶何嘗建議申華若

廟數金家廟

卷之二

三十二

聖清殿朔望供養一項實多重支諒亦不載臣卽
一查以核錄錄何得違爲多事至其稱引誌書
尤爲可訝夫誌書成于前寺卿徐必達雖多詳
析閱其交代之際間委署官未及盡核舊曆初
年收簿且未及會同查制臺臣間有參差不合
未揭且體乾果信寺誌則供養一項重冒疊支
爲誌中所不載者又何不引誌自安而行文寺
屬反謂誌中遺漏也此皆其說之不可解者也
至于碎碎一給庫庫費有千餘原係私給向來

不敢聞之

皇上故不載臣奏賜近臣欲奏微蓋如實數始知皆

有此項臣即行查駁正乃臣職掌當然今偶一

聞及而該監輒號咷起而爭焉則是

朝廷之上但知有內監不知有外庭但知有溫勝不

知有

祖制臣無所用查劄即

國家亦無所用臣等不識數年之俗

禁庭之喜事日多

關東全集卷之二

官府之辦制日廣此輩之食費日奢奇幣蕭然又

將何項錢糧借爲支應此又臣之不能爲該監

解者也然臣因是而痛歎今天下事之難爲也

皇上方日憂無備日誥諸臣治餉年來自加派而外

議搜括議事例議抽典備一切苟且之政無所

不爲且至各官捐俸以佐消災此亦可謂纖屑

之極矣而

國家曾不憚爲之乃胃殿所在則有清釐可省鉅

萬者一涉內廷堅持不破幾視外臣爲仇而對

且恨之不知此輩日食

君祿日享富貴仰光祿一項廣額二十四萬其供

皇上之玉食者每月不過千金

中官之膳每月不過三百餘金以次遞減膳費僅

少獨內監食卓一賞銀至三萬餘兩米至一萬

餘石此外虛冒不可觀極此其取于

國家者何奢而銖兩偶涉輒起相爭又何其用心

之不同一至此耶嗟乎世事至此幾都付之無

可奈何而臣之愚聞乃借此刀刃方脫之餘獲

關東全集卷之二

欲起而率成規以備職掌臣之愚真可謂下愚

矣第使人皆習爲智臣而不爲愚臣恐非所以

訓天下而明職守也伏乞

皇上勅諭王體乾各圖盡心毋得阻撓臣差仍乞

嚴候元李忠趙建威王登進等毋更惡依狐鼠

構挑生事自干違制之律其尚冠執事等消飯

或令仍支本色此外匠作虛名合請仍照改折

主于停酒之令其在會典臣不敢不爲奉行儘

時之給不載奏糧臣不敢不行裁減臣職掌所

題

國體所係特爲駁正如謂臣言無常卽臣差說可
不設若此差一日難哉則臣常一日難職不敢
避權倖而貽素餐之誚也臣于胃
宸嚴不勝惶恚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七月初一日具題初四日奉

聖旨該寺錢糧節省已多這所奏皆係

祖制着照舊遵行不必爭執該衙門知道

順慶縣令奏疏

卷之二

三十五

再申懇達忠邪筆交通故陷得

福達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揭職連疏糾邪全

駁掌科之橫至直扶其如寔情狀長安士論

不人人痛快謂此綱一破從此內外之交斷知

願忘

君父常有自主之威監閣部當無潛移之慮慮是非

邪正當復道公論用舍于奪當從在

朝廷天下士大夫仍得伸眉吐氣事我

皇上于天清日朗之下而一二黨閹小人亦得屏息

順慶縣令奏疏

卷之二

三十五

還震不敢再快城狐社鼠之威而肆其異象之

毒爾時職已不復知有頂踵矣既而

嚴旨震疊伏願何鮮惶忠者無不憂職以不測而金

琴之靈猶暗暗下石害職不遂尤欲中職以杖

而後快職復義不反顧同話一疏據實直陳訴

甚詳核不自意反荷

聖恩薄譴其懇以此知

兇鋒在上照臨無私而金琴等平時所交結以恐喝

人者其伎倆至此始敗項見金琴疏辨至力請

新職以報效思慮難克濟而畢竟心怯于交
遇之實罪庸寒于泉正之合科謬啞伴變類知
畏懼卽此便是

朝端一好消息職向日疏中所云拚一身以解衆
網者殆非妄也試問金谿先時對人得言擬于
計事後必論某給事某清卿某御史某部寺斷
不放過者今何亦彈劾而不再斗乎九鼎鑄而
龜鹿悄然厚燭而妖形見小疏一出而行邊之
役計遊空果因之而謀俱敗卽謂職從刀山劍

關公家公案卷之二

三十七

林中提出一郭金谿可矣乃金谿所自辯者尤
堪絕倒更欲職惜人情地指物以實之反不欲
職終存厚道以少留其說抑何不自愛之甚也
嗟嗟樞垣累疏尚乞靈于捉刀而內豎通書反
欲榮其假手且權嚆之家僕卽是權嚆之分身
同佩之類仍無非黃白之錯落暮夜屬垣金谿
安得一一嚮避之而欲風聞不到于職何可得
耶至于大工一事人實抗疏以鋪奸惡而反云
啓職庸涼已既倡言不宜飾者而反云省數十

爲此等語言實所難解乃猶自名善類獨曰
正不知我古至今幾曾有托足閭門之正人豈
曾下有氣怡色交歡婦寺之善類又不知長安
一片地上自金谿一二輩外誰復肯捨其名節
甘與刑律爲族而至煩金谿有同類憂也嗟嗟
金谿不記往昔錢夢皋等巧遇奸相之惡尚且
貽臭到今乃金谿至詆斥人之難以達其惡則
醜態更在夢皋諸人下舉朝觀破正未知其汗
從何處出耳職請爲金谿下一轉語方今

關公家公案卷之二

三十八

官崇隱憂無如劉朝典兵一事金谿能從今日草
一數千言疏直爲恭破以消異日大禍則職昔
九拜金谿且爲同朝力辯金谿交結之誣若猶
未也縱有舌長三尺終不能洗此交遇一段公
案矣至其疏中牽經索事無非爲諸邪開翻案
之門而受人嗾使以掩求寬示趙之罪狀耳而
反謂職介介也哉職今日之身得免杖免斥皆
皇上所賜之身也此身一日在

朝臣欲一日盡言擊賊虜之軀業拚出以報我

皇上一任開黨帶地安排職萬有所不獲也姑先一

揭以明之謹揭

天啓三年三月十五日發抄

明倫彙編

卷之二

子九

忠教公奏議卷之三

楚後學熊開元跋

男 廷祚訂

請典郡爲兩總憲竝去疎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大臣求去既堅小臣義當竝去懇乞

聖明准賜回籍以安愚分事日臣堂官鄒元標獨從

吾以講學一事屢疏乞罷一時老成聯翩引避

無不容嗟慨歎相與惜之臣以小臣不能強挽

則盡全集卷之三

其曾堂敢妄援其去第自自蔣居授書嘗慨晚

近以來學術不真人心好異學士大夫大喜爲一

種賣名市譽之事外飾叮咛中藏巧捷心竊非

之近見元標兩臣古心質行雅志華人在元標

忠孝大節夙著海內臣固嘗淑其著述望如靈

光而從吾一意躬行規言矩動不欺耶室不人

時情所請古捷捷君子也臣間與諸臣私評無

不心服其高企爲難及適其公餘會講苦無棲

坐欲于中西兩城擇地之稍遠市者居一講室

時臣同官馬逢臯楊新期相繼巡視西城會爲

覓有一房從吾以爲適于官署不樂居之適臣

接巡中城併論及臣久之不得其處偶于城際

存有官房數間尚無售主臣因舉以相役而從

吾不嫌湫隘出價相償遂命司務臣呂克孝鳩

工改葺臣亦細聞其議今其房現在僅十餘間

所費出諸臺臣所共隸不能逾幾百金之微以

今細官道死相次如餅酒社輪盟紛紛如繼而

兩臣以區區數椽遂來指摘嗟乎兩臣修身力

則盡全集卷之三

學幾盡一生何處青山不可自適而臣以偶值

巡城之時實曾與聞此役輔臣葉向高作文記

之亦曾附有臣名使兩臣欲去而臣不同之是

一事而去留相背亦大非臣平生素枯不集蔬

之本心矣昔宋治平間趙鼎傳堯俞以嘗與呂

誨爭濮王之議疏乞同強慶曆間尹洙亦願與

范仲淹同逐臣卽自規疏愚不知學問念居言

路不敢總譁然而禁學之疏既發在起聲講堂

之後則兩臣拂水之日正臣竊比古人之目也

伏乞

皇上察臣愚悃放臣歸籍俾臣以踽涼寒骨復還窮
居授膏水也臣雖賒伏田里有餘幸矣臣不勝
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月十四日具題十六日奉

聖旨講學已有展旨周宗建以該城與事何必求去
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周宗建奏為奏請

卷之三

三

申教文鄭兩史官稟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時屆

嵩呼之會請開

竊觀我

皇上以育出聖明初登

寶極開科取士而

賜文震孟等四百人及第有差茲前此未有之盛典

周宗建奏為奏請

卷之三

四

也榜下之日兒童婦女無不文相誦舞以為一

甲三人風名時彥適副

龍飛首科之舉既復弘問彰遐廣取庶常至三十六

人以此卜我

皇上中興丕業人才蔚起仰虞孟等亦無不人爭濯

后心忠奮翼用以仰答

聖恩以知遇不意百者龍孟以抗言時事遂蒙

嚴譴許謫外社而古士鄭鄭以申教廢孟亦復並請

夫八臣事君如子事父生成平素皆諒君命

皇上既以狀元吉士榮之而復以外補辱之卽兩臣
敢不自懺其妄甘受如飴第念

皇上欲以外補擢兩臣而人乃反憐兩臣之題數日
以來街傳巷語輒各喜談震孟一舉反若以其
外補爲榮是

皇上之所爲辱兩臣者乃外論之所謂榮夫使兩臣
得狀元吉士之榮未足而更益以外論之榮將
使書生之名反重而

皇上以不能容一書生其威反輕臣爲

廟堂集卷之三

聖德計已受此舉萬非所宜矧又非獨關
聖德也

明旨不云首科取士乎凡士之進率繇諸臣等置而

狀元獨爲

天子所賜故雖一人進退每關氣運盛衰走念

神祖末年丙辰以廣嗣貽羞已未以註誤淹抑一時

人情大爲憤恨以爲晦塞之占今幸

龍德初升羣英畢聚

皇上既親拔一風名之震主而賜之乃復以語云之

微疵而題之是

皇上于龍飛之始方見休徵復來否兆在震孟狀元
之名易世不能奪而

皇上于首科顧獨受衆失狀元之名且當此嵩呼
萬歲特四方諸臣鱗集輻輳方得舞乎蹈足伸眉舒
眼共仰

聖朝有非常盛舉一快其胸中積想而今所見者乃
一斥逐狀元之事使其傳之天下皆謂狀元外
補爲累

廟堂集卷之三

朝未有之典相與咨嗟歎歎共惜盛事之無終而
轉惜

聖明之有憾其何以聳觀聽而新海內乎故臣爲

皇上計莫如

召還震孟并復鄭鄭之選或量加薄罰俾兩臣悔其
狂直仍柔之以史局之閒且得奪其虛名仍予
之以科名之格是

皇上之所以寬兩臣者反所以誅兩臣所以伸兩臣
之官者反所以貶兩臣之價卽爲

皇上慈兩臣計法亦無善於此且臣親

別肯重譴之意止以震孟比擬失倫致十

聖怒而不知震孟原疎止因痛念臣下精神不貫故

有取譬之言其疎見在可以覆按固未嘗敢指

及

君父也古諍臣論列人主人主尚優容之而

皇上乃代爲臣下震此雷霆且代爲臣下受虧損

聖度之名非臣心之所安也口見閣臣屢揭請救未

蒙

賜家金奉

卷之三

聖允臣等叨居言責頓未見有一人爲

皇上申言此義以助閣臣之請者臣竊耻之故臣敢

以此進惟願

皇上乘此臨軒受賀之日大開

舞納示以優容俾諸臣于快觀兩臣之還歡欣告報

轉頌

聖明譬諸青霄之下迅電偶作忽爾祥雲景耀復滿

太虛其爲精彩更自萬倍區區之忱誠爲

皇上非爲兩臣惟

實垂諒焉臣不勝激切待

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日具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黨救周宗建如何又來噴擾該

部知道

周宗建奏疏

卷之三

申教三御史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鼎疏

題爲謹固遵

旨會議仰見

席處周詳懇乞

聖明更賜平懷以昭新政以全盛美事臣幸逢

皇上初登寶位運運中興凡有敷陳悉蒙圖轉

聖心廣大無不踴躍至于追思

聖母純孝自天一時臣子捧復

周忌蒙公奏議

卷之三

九

聖諭誰不懷其欲痛念

聖衷之久鬱思盡播于羣心豈復有人敢懷異議而

屬者

天威赫赫

嚴旨中頒臺臣賈繼春既以狂愚致干

聖怒張快言高弘圖兩臣復以愚爭亦蒙切責然止

一令會議一著回話仰見

冲懷詳慎欲採衆論于大庭

辟屬寬平必不求多于臣子劉寯

聖意敢不御承而竊有微衷更欲一吐臣聞君猶天

也天不以匹夫之憾而增威君猶父母也父母

不以子之失言而遽怒故輕言誤信者臣下之

無知棄過匿瑕者

君人之大度若使一物偶乖遂至明威震疊以

天子而與人相較反若爲臣分庭以

聖主而兼忘愚昧適足表我能容臣所心祈正無窮

盡臣又聞如絲如絀王言有懷矧

皇上初政幸與人情瞻仰一言之播關係匪輕倘有

周忌蒙公奏議

卷之三

微數便煩

嚴示

給旨之下有失春溫人惕寔感事求將順恐於

聖世似屬非宜且我

皇上篤孝之誠奉朝既爲感涕當日移

宮之事臣子久已分明仰繼春風聞致誤語涉疎

率小臣之愚亦何足計至於慎言弘圖二臣之

心正恐後來議論情此生端故特出一言兩爲

分剖本爲息紛初非佐圖此其仰體

子點護科臣尤爲洞丁在臣等外庭方幸此疏一出
出藤蔓俱除猶妄意

上情鑒二臣之使備其用意之苦豈期

引旨翻爲感聽是使二臣一片杜囂去擾之赤心反
爲旁觀冷視者所竊笑設使後來

國有大疑

朝有紛辯皆將情二臣以爲戒箝口不言其於人

臣持祿養安自爲身計則甚便矣其如

皇上之國事何哉

則聖裁全奏疏 卷之三

皇上千顧命大臣義同一體今閣外庭顧咎相臣不

能從中調護謂失票擬之權未盡回天之力使

其無詞以對羣下

皇上誠念愚凡之託何忍貽之外議

平慮躊躇終當不安則臣于今日又不止爲

皇上情且爲

皇上之待相臣情矣臣叨受

皇上拔擢之知恨無髮膚可報又心知

聖明無已之孝謹無母子至情願臣不爲三臣起念

而爲

皇上深恩終覺平心付之者於前此之

論更自悽然可想危詞壓之者於如天之

聖度反似缺陷不完臣俯仰再三終難自默用敢披

瀝懇憫千冒

盡嚴伏乞

皇上察臣之言非專救解仍將臣言并

勅會議其于初政所全實多殊難微忠不敢不盡臣

無任戰慄待

則聖裁全奏疏 卷之三

命之至

天啓元年又 二月共題十五日奉

聖旨

申明法守恭范得志并教徐驗封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

國紀漸弛異萌屢見諱割愚衷以屬官常以正世
風事臣竊惟天下有順治而後有威嚴有官方
而後有法守威之行也能使四夷震九牛懼而
其本乃在郊圻之整肅法之飭也能使百官輕
萬民齊而其原乃在京秩之清明以臣觀今日
之

則忠教奉表疏

卷之三

十三

禁下僞印之猾類發五減盜鑄之奸公行都巾假
人廷在

禁門而僥倖時聞漏網可謂無法極矣然猶建視
諸臣可得而糾之也若失南都盜鑄之地獨非
皇上之幾旬耶乃近日之南中何莽莽多異也昔
祿而扶厚風紀之官可異也左道典而妄編蛇
山之號可異也控刻謗書而巧投齷齪之地可
異也然中卿寺而說飛蒲劍之章可異也而其
尤可異者以冒學而橫開糾劾之門以冒郎而

則忠教奉表疏

卷之三

十四

強爭臺官之柄若近日刑部郎中范得志之論
御史王九厥者夫志士不知其作何面目第
知其爲今歲拾遺范醇敬子也爲得志者不能
幾諫其父使其善于鄉評則亦已矣乃猶橫口
詈人若欲建旗鼓而思一逞者此何爲也卽其
所論尤成諸事臣隔在遠無從知之第思尤成
職備法官公符相涉自亦常事卽令果有參差
何難互相商確胡遂執以爲據而信爲逆列
彈章若借以爲難端也豈其習見前年永武會
有擠言官以備資者其事漸以成習其風漸以
相流而因效其弊以自見耶抑其一十四載之
京居能有破綻始後此以自遷匿耶而總自臣
下之無法守始則總皆近日之異萌也後法守
一飭而各官其官方將自奉其職之不觀又豈
以其餘力而開入爭鬪之場耶耶于是而觀世
風之不振又竊歎擬世風肯未嘗不在人也自
聲路不清而獄犯如王 屬者尚得持刀筆而弄
精神乃錄傳一到而 賜就範國中遂消一

妖矣自士達日混而作奸如李大元者尚得托
戲而冒太學乃姜遂元一疏而諸儒畢陳衆
矜遂知有顧忌矣自碑訓不嚴而神棍如趙維
清者尚得鼓利口而凌執法乃蔡毅中一示而
羣邪盡肅成均遂知有典型矣至於政虎方酣
得臣堂官趙南星一疏而逕方頓肅荏蒲方熾
得臣鄉撫臣周起元一榜而偶語遂消然則法
紀之壞自有人壞之于其壞也仍可以人而興
所謂因地而倒者因地而起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之三

十六

皇上誠欲求振飭于今日寧終無奉法遵紀之人而
可謂一蹶遂不復振一素遂不復張哉乃日者
皇上之降諭驗封司官臣又不能無疑焉臣聞司官
徐大相者素以發抒忠憤爲我
皇上守法者也卽其若封司時聞于陳乞諸疏極其
慎重駁而不舉者多矣乃偶以
先朝薛蕙請贈一事而遽遂

聖怒大慈之忠直于古猶芳

聖世表章之典原與一時覃恩之例絕不相同特其

分剖欠詳使

驟疑爲近來陳乞故事今聞銓臣既已申明此
義卽大相此請初非邀觴倚以素能守法之官
反衆不能守法之責以

皇上求臣守法之盛心而反使人有爲法受過之不
測臣恐臣之能守其官者反懼矣臣以愚懇荷
託

聖恩非不欲遂迎鍼然如時情之所云善則歸

君者第臣以君子之道事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之三

十六

皇上而願正人之伸不敢以小人之術達

皇上而喜善類之斥區區之忱不能自己故敢擊訢
其愚若此伏乞

皇上明勅臣下各守典章毋使與孽小臣得以達世
而旁撓言路仍乞

俯矜素能盡法之臣鼓其忠貞則

國紀常明而世風常肅卽有意外之異萌終亦無
自而作矣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大啓三年六月初三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二

十七

此葉北圖配補

科郭肇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科臣橫肆愈滋惡口幸經無了謹昌言直糾
喚醒狂詐以掃言路之獄以欲仕路之厄事日
臣有疏駁南臺臣徐世葉無端附會并一點聖
人情之違初未有觸于科臣郭肇也乃近接肇
一疏刺刺不已累數千言其鄙俚猥褻幾不堪
讀臣儘可付之忘言顧其支牽蔓引不復可解
若不一爲駁正將其昏悖之性終身不醒以護
言而貽笑仕途猶可言也以羅織而盡空善類
不可言也臣于是不得不一昌言直糾之矣夫
肇之於屬瀾擾不過爲熊廷弼一案臣查去歲
刑部擬罪一疏奉有

明旨謂熊廷弼控制無方王化貞棄城不守兩臣滋
案已定縱有覆者誰能寬之而肇乃藉藤峯合
至無了日既欲因一廷弼而株連數十人又欲
千數十人中追題臣所條陳之疏披枝故葉誣
出不倫乃動輒以封疆爲題臣請卽與肇言封

稱之事夫邊陽四衛環地千里皆封疆也李維翰楊鶴袁應泰等皆失封疆之臣也元詩教之力主備戰趙興邦之賄賂邊官皆誤封疆之賊也使鞏而果爲封疆起念則自應泰身殉而外其可痛心切齒者豈宜後于廷弼胡不見鞏之公正發憤竝請誅鋤也即使鞏以恩怨起念不得不釋他人而專攻廷弼則亦攻一廷弼而足矣又何必盡數十人設爲保舉之阱而兼攻之也且使鞏而果欲嚴保舉之法則薦錫薦維翰薦應泰等者皆保舉之人也胡又不見鞏之職日豎髮而反若爲之寬解其詞也且鞏不啻簡疏牘中之薦王化貞者乎當時諸臣見其進嫌廣寧其志可尚誰不交其歡之迨其後信後進降棄城奔竄非人所能逆料使果如鞏之嚴于保舉則又將盡取諸臣之推王化貞者而復絀爲一案不又將有數十人乎不幾一朝之上盡罷保舉之條乎何鞏之昏而不及思也至其尤可怪者楊廷據護

不知有何獲罪而欲舊家臣處之周朝瑞首荷逐其名豈不更美而欲以保厥加之熊德陽江梁謙等同作返臣方將共遠起用而乃欲終身錮之劉一燾身爲宰輔何嫌而遠指之爲逆族周嘉謨竝叨顧命何因而懷坐之以機開毛士龍放棄已久何事復卿之于刻骨王安登惟不具何忍復借之以媚權至于理學何仇而至誅之爲庭律講學何罪而至處其爲盜藪方震儒千進陽之役既苛責以不死之非而陳王庭千三路之敗開鐵之亡反欲爲微不次之實又此皆鞏之顛倒而不可解者不知鞏自召還以後有何恩恃而在驟不經遠至千此臣試請與鞏平心泰之方今聖明御極山藪爲空一時老成忠藎半出賜環然皆懷誠抱璞如不勝承其視生平音節特行未嘗見于面目即與鞏共還朝者亦多深思長慮恥作時器者獨不自忖度

橫行無忌惟終日以開囊爲得計而以賊害爲
美題迫逼人以不得不言而盡露其醜又何幸
之愚也然臣終不忍盡言以傷同請之誼姑聊
駁其大略如此如必欲迫臣盡言而發之爲聲
恐不堪再說矣伏乞

皇上勅令郭聲收滌肺腸早調狂疾念

賜環之盛典則當盡結草之微忠感

君父之隆恩不當懷左右之私惠論一事止須就一

事求順本勿得幸遇則索以相戕卽論一人止

廟堂聚公奏議

卷之三

三十一

須就一人定是非勿得期起株連以禍衆告

若宜存大體毋再陳貴職之汗言陳說須核真情毋

空墮泥犁之業種且懇延爾惟一生緩罵致令

人與爲仇今郭聲乃百倍咆哮恐亦見將禍生

臣因糾正其謬而并爲拈破其迫惟我

皇上震以雷霆大爲提醒康使言路自此有清明之

日而仕路亦從此無矛刃之驚其于世道關係

匪淺若臣之舊疏與廷弼之起用各爲一案臣

前疏言之已詳固無所容其再詞也惟

聖明實裁斷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十一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前廷弼罪案已定不必爭辯言官論事但當據
理直陳是非自見不得蔓衍幸綱有失敬慎這所
奏知道了該部院知道

廟堂聚公奏議

卷之三

三十一

駁徐世昌疏

福建巡撫奏御史周宗建疏

題爲臺臣林毅情形無端附會建一一剖明前後
事案以質公論事臣惟天下有翻然而不可移
者時與月也有相隔而不相離者形與勢也有
各自成一公案而不可互相混者事與情也此
卽尋常舉動其中頭緒尙自井井況于封疆之
事日異而月不同事任之來前成而忽後敗若
不考核事勢參稽時日必欲執後事之敗若追

期宗公案疏

卷之三

三

前事之情形盡抹去中間一切端委并不細閱
從來疏牘而暗襲機關肆排擠此不亦宇宙
間一大怪事哉臣聞邸報見南臺臣徐世昌疏
論朱道棠之勤懇延擢而并引臣兩年舊疏
亦欲以此爲臣罪案臣讀之且歎且惟且憤世
業之不熟于

朝事有如此也臣請爲

皇上——一陳之

國家自有東事來累次因始則用李維翰而撫

順破陷繼則用楊鼎而三路喪沒又繼則用熊

廷弼而被劫以去既又改用袁應泰而河東遂

亡此遼陽前一戰事業也遺亡之後則王化貞

于廣寧又再用熊廷弼爲經略兩臣以戰守不

和兵一渡策將迎降一則棄城而遁一則望

風而遁河西遂陷而兩臣議辟此遼陽後一戰

事案也兩案之分判若星淵前後之局較若黑

白其時之相隔則一載有餘其事之不相案則

成敗迥別臣之疏在辛酉二月十八日時經臣

期宗公案疏

卷之三

三

袁應泰方侈言城撫順收降夷自謂得策議者
憂之而臣因有條言東事一疏大略言守遼之
策必先自固而後能勝人臣言住者決計自強
聖澤峻堞使人有固志而後乃城濟陽屯奉集
相形勢布聲援殊爲得着此卽世業疏中所引
述語也以往日之遼而度守遼之策卽令世業
從今計之能不以臣言爲石盡乎迨後河西不
守應泰身殉臣之言未嘗不驗況查臣疏稱引
不止一人現在名流濟濟多臣疏中所及初未

導奉一廷弼也既而諸臣累薦廷弼展奉

查吏部覆疏中所稱迷甚多竝不及臣疏一

于則以臣疏久置高閣想亦略而不及採也及
後廷弼既用

二、頓加臣方私款

廷禮之太重且以廷弼聲勢方炎理當遠避竝無
一字涉及弼者今世業乃謂後之用者議者皆
據臣爲定案夫果爲定案又何獨遺臣疏不載
予以錄陳之末議至與

臣等入奏疏

卷之三

三五

一、助之日擊者相提而論更不大可異乎況乎一人
之身前見才而後見過始得弄而後失着者正
自累累即引薦人者前得功而後得罪古嘗有
之諸何嘗薦韓信不聞以信叛而何受誅魏無
知常薦陳平不聞以平無行而無知被罰富弼
嘗薦王安石不聞以安石變法而無見貶即平
來薦韓琦薦如楨者亡遠禍本俱此三臣
未聞有一指出者今乃欲借一熊廷弼爲陪罪
盡使諸臣一二援引之言纖數十人爲一案且

不容弼與化貞兩臣致敗之罪而混以封疆兩
字以激

聖怒而盡一擱此則近來諸臣設謀陷人之計方將

借廷爲舊輔劉一燝一不了罪案而何世業之

述而隱其術中也至來童業素與臣無相議即

過爲譚院一事童業恨臣入骨嘗思有以中臣

乃欲與臣同類而共害之又何昧也臣觀世業

之疏似無他意但見有郭鞏疏出不暇察其用

意所在以爲新題可喜始以此奏合之曾未覽

臣等入奏疏

卷之三

二十六

及從前邸報及該部當日覆用之疏而謬以誤

舉加臣其論臣雖太不情而臣亦諒其心之太

疎矣至于世業發論既爲察典臣請即以察典

言之夫察典者

朝廷屬世磨鈍一大權也總六年臣子之品而辨其

操守核其職守以爲衡而去留之此

祖宗二百六十年來不易之法也今乃欲舍其職守

不論去其操守不論止借一熊廷弼爲題目而

以快一時之欲以類一時之議見有直解臣嘗

力扶正類挺然特立者而惟恐其去之不速爲
自爲固結進身之計而借此以爲贊薦而因而
排抑一代之正人因而益毀一時之道學因而
剪去當戶之蘭因而廣布樹棘之手奸如元時
敬道典邦等而反欲力保全之忠如楊連周朝
瑞等而反欲力排擠之

皇上有賜環之德意且將及于侯震陽蔭德勝江乘
澤等而預爲遏絕之

皇上有用舍之大柄當與天下共見共聞而陰爲把
持而力制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根本之憂將

明倫彙編

卷之三

二十七

來方大世業生于道義之鄉不能一爲匡正而
反乃推波助瀾欲以佐小人之力而掃清議之
公憤乎世業之見不及此也臣性負慙直忤世
已多至一疎而彈劾進忠二疎而請與鄒元標
馮從吾同去三疏而申教文震孟等凡此皆臣
忠于狄

皇上之微軀而不謂人情之忘臣專以此也令世業
而知人情之欲借臣以爲贊于進忠則世業一

自悔失言惜不待臣言之畢矣臣見世業雖既
起而天方當察期不敢先特具疏今知察疏已
上故敢冒昧直陳臣即排一身以爲數十人解
羅織之寬臣死且不朽矣惟我
皇上俯鑒而垂察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具疏二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明倫彙編

卷之三

二十八

恭張我朝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國法原無游移之案胥臣忽國妄意之條謹

據事劄陳以質公論以昭

聖斷事臣惟人臣之惡至於叛逆而極

國家之法至於討叛逆而止故使其人誠冒大逆

罪在不赦則誅之惟恐其不嚴伐之惟恐其不

急除君之惡惟力是視亦復何忌何嫌脫使其

人原無大罪而鑿空而談懸虛而坐意所欲重

則重之意所欲輕則輕之將使

朝廷之法可上可下於告密者之口而人臣之罪可

掄可縱於轉換者之心則其視

國法太戲而視天下亦太無人矣若臣張我朝

之初逐布政周著也心忌其存城之功而妄輕

以浮嫌之罪舉

朝之人無不謂其良心盡喪恣意顛倒一時公論

果已大明其繼勅原任少卿劉時俊也始既叙

述樊龍訴詞歸之賊人之私忿既又述其軍中

販賣婦之時使之姑息似已早成一公案矣乃

近見其教訓良心一疏則又忽而坐時使以卑

汚入二子以通販且又祈

皇上以解網而曰臣之妄重若此臣乃請而數曰夫

我續奈何以妄意兩字又欲擅出入人罪也臣

請得爲

皇上一一剖之夫法者緣人之罪而走者也人之罪

則又以罪之證而定者也今我續謂川入之証

時俊者曰賀者實曰稱子歲曰受其知生帖此

其所據爲卑汚者也臣則謂時俊而果賀者實

也果受其知生帖也果稱子歲也此即可謂之

叛逆不可謂之卑汚我朝自當直陳其質者實

也誰見之其稱子歲也誰聞之其持知生帖也

誰得之不當混混曰川人之証時俊而已也即

川人有証時俊者亦當直陳其誰姓誰名不當

混混曰川之人而已也乃前後兩疏止消歸於

川人而直以已意斷之曰卑汚曰非大逆則是

我續止聽提弄於川人而已全無主張也若曰

因無實據而姑以卑污之微罪坐之聊以此快
一三川人之私忿則是我續以督臣而代一二
川人報歷職之恨借

國法以伸私隙是我續者固一二川人之奴也廷
亦莫大之卑污也若曰實會有人見其投賀實
會有人聽其稱呼實會有人拾其單刺而我姑
降之以混託于川人則是我續又故縱時投而
以川人爲脫卸地也此又與于不道之甚者也
乃我續又曰訴出賊口未必盡真若爲時俊求

周忠憲公奏稿

卷之三

三

寬也者大果真也通逆大惡誅之宜也族之宜
也不得以賊口而寬之也大乃不負也則豈特
賊口不真并其所云賊口者又誰聞之誰見之
恐皆不可謂真也日監軍遣臣戴君恩之敘述
淪城事也日與樊龍對語者再與張彤面誓者
三與彤之僕私約者又不啻再三其時相訂執
款迫訴致變之圖無一不吐使果時俊稱之則
乞憐求免之時宜更無先此一語矣何竟無一
字及時俊也於筆楮陳之而反於口舌失之于

福城訴之面反于觀面置之於四月之朔追恨
之而反於五月之內遺忘之臣已不能爲解矧
有一川人者耽耽其旁乃不能面質時投潛通
一語使諸臣共聞以爲非出陷害之證何也我
續不能如此一一詰問使直截痛快明坐時俊
之罪而乃以未必盡真四字斷之以謬附于罪
疑惟輕之指欲破

周忠憲公奏稿

卷之三

三

祖公之法而使我續之妄意此又何以說也乃我續
又曰劉昱劉遜密遣兵船違禁販賣而又擊獲
其賊真犯送于時俊若是則昱等之罪案早定
矣何前疏漏而不載也果明知而故漏之是實
昱等以欺

皇上也果昔未知而今知之又安見前此之非初情
而今日之非捏造也借非捏造也自當直提各
兵鞠其違在何日證在何人各兵自所給口糧
之外果餘米幾何爲其私賣之賊自火藥已賣
之外果餘藥幾何爲其現贖之證卽其贖賣已
盡果現贖贖價幾何爲其敗露之跡如是而明

止其罪豈不成一堂堂督臣彈壓氣象而直以笑而釋之歸之時俊若一聽命時俊而無可如何者不知時俊之所釋者有幾人乎抑止所遺誘賊羅現之一子乎抑羅現之子果會供有棚豎劉運手授其火藥幾米監幾乎抑會獲其賊價幾何果付收貯在官乎果盡獲也而我續姑隱忍縱之是我續不能爲

皇上守法安用有我續爲果一無獲而混混以各道之具稟縣中人以重法此又與推卸川人之詆

周忠毅公奏稿

卷之三

三三

時俊者同一含糊之說又何以爲賊犯之真也乃我續又曰時俊室廬已經焚劫而直以已意歸之土兵之無律夫室廬焚劫正時俊訟寬一大證據後未被焚劫而我續故爲此言以寬時俊是又我續私時俊而欺

皇上也使既被焚劫而我續乃以已意懸斷爲賊兵之誤及是我續既以懸斷卑汚者出時俊之罪而復以懸斷笑劫者入時俊之罪也時俊度終不肯捨實據之事受我續懸斷也然臣因是而

羞歎時俊之禍有自來也彼其快口招尤不悟戈矛之集體偏心觸忌不知事會之非時方且津津焉道督臣之相知聒聒焉爭撫臣之沮餉勃勃乎有帷幄上人之氣自謂平蜀在其掌中而不料一貽危機遽成罪府功名念熱明哲心昏臣謂時俊殆淺人也亦癡人也從古淺而見猜疑而得禍如時俊者何可勝數獨惜我續雖愚何至徇入而忘已人情雖巧何至匿已而借人料時俊之衰年將盡并欲俊兩子以杜好還

周忠毅公奏稿

卷之三

三四

之天道知通逆之公論共明遂欲繼販賣以俊殄滅之陰謀嗟乎嗟乎不其太甚也哉昔宋夏竦深怨石介作詩貶刺常欲報之會任人孔直溫謀反搜得介書謂介詐死因誣富弼遣介陰結契丹起兵已爲內應欲發舍棺驗之時杜衍呂夷簡等力訟其冤介始免弼僅得貶安撫使又萬俟卨與岳飛有隙因誣與張憲逆書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大理卿薛仁輔李若機等並言其誣乃傳合羅繼卒罹冤

死此兩事者千古而下尚爲雪涕時俊卽不取
望古人顧其事之有無左驗頗與相類臣非敢

學仁輔等之訟秉杜衍等之訟介惟乞

皇上秉今監軍道臣戴君恩

獻俘之便如臣前所陳說一詰問之更集川人之
臣于京者一參質之如果前事一一有證卽重
戮時俊爲不臣之戒我續當更受發奸之旌如
果一一無證而姑舍其父仍陷其子以此爲剪
草除根一法恐天地鬼神實有所不容也臣草

周聖毅公奏議

卷之三

三

疏已畢適見君恩有揭投衆有疏上陳累累千
言衆爲時俊剖辯其冤始知君恩當日之報原
非本心今日之辯適存公道獨惟我續身爲大
臣支吾轉換作此時心殺人之事故敢聊一重
陳以附于執法秉公之義臣心甚平臣固非苛
求于我續也惟

皇上實裁斷焉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具題初八日奉

聖旨這事情已有旨着法司實問戴君恩卽與完結
張我續不必苛求該部知道

周聖毅公奏議

卷之三

三

再料張我續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危城垂陷可痛督臣詭遁駭人請將督臣治人之法道治督臣之身卽

賜立斷以洩公忿事日者諸臣先後論列督臣張我續坐視黔危遲延不救詞嚴義正真足奉我續之魄而快忠義之憤矣然臣猶望其幾日以來應卽遣過使將督率勝兵道赴援黔有如

勅諭之所示者猶可急救危城少遑斧鉞乃近聞我

周宗建公本義

卷之三

三十七

續則已直下江陵種然陷府且以荆門爲一歇脚地矣臣聞之不勝駭異何我續之敢于負

國款

君忍心悻理一至此也臣請爲

皇上先指川黔之道里及赴援之形勢而後及我續之竄歸引避種種罪狀夫黔在蜀南蜀在黔北而遵義一府則黔蜀咽喉之界中連平越下達貴陽不過二百餘里爲入黔第一捷徑我續念果急黔則渝城一下之後卽宜坐扼遵義使黔

蜀氣脉相連而後安者兩省無處聯合既足爲

王三善之援勤又可銷各土司之奸萌此一定

不易之理者也乃我續漫不一顧坐視遵義折

入安貧黔既失險而蜀且連復謂非我續一大

失機乎然使我續果不棄黔則偏師襲取爲力

尙易後此取路直逼黔省豈不電舉蹙發旦夕

可至乃我續膽戰賊氣魂迷私室恐勝此直進

未免親行遂舍此直捷之路及迂道而退歸楚

地復欲歸楚而渡辰沅計其轉展跋涉不啻四

周宗建公本義

卷之三

三十八

千里之過一兩月之久以呼吸垂陷之黔其望

救之急豈止倒懸屠火而我續乃故作此遲延

以從倖于黔之或保則仍以赴蜀故智與陷入

于叙錄之中計黔之必不可保則詭言提兵赴

難仍脫身于敗局之外近見我續

勅旨命臣一疏則已明明設此公案以爲他日援應

之端矣我續之自爲計甚狡獨不料道里之遠

近赴援之時日其能掩事

別而欺

皇上乎且使我續而果欲至偏沅也則兼程而進直抵沅境尚可自解而何起馬之撤乃云至荊州楚鐵也夫荊州非有事之國也計其封土沃饒素稱天府我續而于此建牙據其一十七房之歌兒舞女偃仰酣適誠足爲得計矣獨計

朝廷設長劍大纛以榮我續合四大省以重我續掌數十萬金錢以恣我續夫固謂一方有警卽當合力以赴今使圍城將陷烈士垂亡遠如滇粵尚欲責以應援譬如鄭楚尚欲望以相救而身

川思毅公奏稿

卷之三

三十九

庸其事日見其慘者顧及覓路而竄身擇居而偷便不救人于衣帶之近而迂迴于三省之間不知我續具何肺腸有何線索而揚揚自恣全無畏忌至此且聞我續近貽兵曹一書叙述陰事而未有感于素庸寧之說津津有味言之若不早棄黔之爲恨夫

皇上以封疆之事付我續而我續乃敢萌棄封疆之心計今區域之內不過十有三省果盡如我續一方有急卽議棄一方將黔急而棄黔濟急而

棄滇川急而亦棄川楚急而亦棄楚天下止三四張我續事而已割棄無餘矣不知我續身荷國恩何忍懷此逆天忤義之想上干

九廟之譴而明玩

皇上之法哉若謂蜀新殘破無處可以安頓我續之室家供應日豪無處可以備陳我續之水陸役沒之

內帑不偏久留避方外宅之使兒無計消其暴積姑以退還一著擇便地而窟焉不知

川思毅公奏稿

卷之三

甲

朝廷待添總督果爲何事豈荊州肥富之地若無一人逍遙坐鎮必得如我續者侍妾數十後車百乘而饜飽其中乎若曰西川亦足自適無奈川人之憎惡何也不得不遠徙避之夫川人者固我續所時授以爲謀人之穿者也以爲設謀之陷穿則一二川人如著蔡以爲逃避之根因則全川之人如眼釘不思我續在川川人誠疾首矣彼荊州之人亦有何罪而獨爲我續所鑒足也且我續自視平日氣餒何如也在中州則劓

張盛明矣。勅吳璠徵矣。在西川則勅周著矣。勅薛來微矣。勅劉時俊矣。我續于諸臣何等凜凜乃身當四省之任。目見兩地之危。始則首鼠不前。既則抱頭先退。使西川之事。來微元獨任其難。平越之兵王三善。獨身其苦。貴陽之積屍幾滿。撫按之望。眼將穿而已。顧盤桓往返。如在局外。且猶謊言發兵。眼數。

君父試卽以我續之律。諸臣者還律。我續聲明未聞變而先歸。我續之既當變而潛退者。何如也。瑞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四

微乍聞變而避難。我續之坐視變而不救者。何如也。著能力保危城。尚苛索以悻悻。我續之一籌莫展。貽敗江門者。何如也。米胤之托京請歸誠。當責以逃避。我續之逍遙得意。汗顏交拂者。何如也。時倭構陷之獄。一無左驗。尚欲坐其早污。究其二子。我續之百醜俱備。彰著三省者。何如也。在他人則一疏再疏。抗言而託鷹鵠之擊。在已則一錯屢錯。捧首而效穴鼠之逃。在他人則爲私逃。爲浮躁。爲大逆。爲卑污。可以任其所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四

欲加在已。則宜進而不進。不宜退而退。全師覆而藉口他人。違義失而束手無措。可以任其所欲。避在他人。則遠者遠。削者削。死者死。流離者流離。若一一盡快。我續之欲而在已。則封疆失而不顧。兩軍敗而不知撫臣剪髮。按臣刺血。道臣投綬。而不惜若不能一有加于我續。誠不知廟堂之上。更有何長。取于我續。而百倍他人之罪。案獨寬我續之雷霆。又不知我續一身更有何事。可稍容其自贖。而信我續之言。以治諸臣者。獨不能持諸臣之案。以律我續。此臣節節推求而不能爲我續一解者也。伏乞。

皇上。一一詰問。我雖始何以逗數月而入蜀。後何以虛邊義而不守。何以不從近地。且逼黔城。何以託言。

朝命續身剿楚。又何以止荊州而不動。何以付黔蜀于兩志。

朝廷有何負于我續。而養賊不殺。我續有何仇于史永安。寧而坐觀不救。要見妾媵酣淫。果孰與。

君父之急難一身貨貝果孰與節鉞之寵榮務使我

續一一登答請從司敬一 根究治以不依期

進兵策應之律如是而

朝廷尚存有功罪之準則臣子定自有報効之忱且

使繼我續者不復敢再效我續之轍川黔之事

庶乎猶可爲也不然而仍聽我續戴冠歸里揀

其捆載聲使而酣然自適驕語辱臣將我續一

生得意全在荊州一走其又何以激勵人臣而

責之死綏卽我續又何以謝前此諸臣子白簡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糾本兵崔景榮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健謹

題爲直糾昏愾崇奸誤

國之罪乞卽鋤黜以快公憤事竊念東事敗壞以

來在

朝諸臣無不慈危念激各失憂心獨觀樞臣崔景

榮恬然自得絕不介意謂不解其何故且聞其

私語遠事自謂的信云必無妨臣等外庭猶意

其果有所聞有恃無恐而執判景榮一承部務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卽引大逆劉保任爲耳目每有謀議輒喚提塘

一日之內三吐三握致有洩者惟一逆保之

言是信是崇景榮曰何兵可調保則曰某處兵

少不堪調景榮曰何將可任保則曰某將資不

及格不堪任景榮曰可來否保則曰三岔河

天塹之險必不來蓋盡景榮之心腑灌入逆保

之奸欺于是必不來之說保則密地而獻之

景榮景榮亦復密地而語之朋輩昏迷光景略

似表應奉之信賀世賢者夫乃知景榮之所謂

樞謀皆逆保之方略景榮之所謂的信皆逆保之奸詐景榮之所爲欣欣自得皆逆保毒藥之所蒙盡夫中樞重地

皇上方將特以折衝萬里而景榮于肘腋之近昏聩若此倘非仰仗

天威叛賊授首臣不知景榮之實

國家而危

宗社者作何究竟也更可異者逆保之誅通國爭思共啖其肉而景榮猶若痛惜其死不立刻刊布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四十五

榜文以奉

皇上傳首之旨宗師重賊之設規制全非而景榮反稱盡善力阻築臺以甘墮賊人四面之敵臣即不謂景榮還有他意而據此形迹已犯天下臣子通恨即有百口其何以自解矣伏乞

皇上即將景榮立賜錮繫仍追奪其新得

誥命毋若罪樞黃嘉善以喪地辱國復盜封廢而歸庶使後來任本兵者惕然自齊其于邊事不從

敢欺此乃今川

新政肅清之第一務也抑臣猶有請者

君德宜英不宜柔

聖度宜廣不宜狹嘗觀本朝

英廟以九齡登極

世宗以十六繼統

皇祖以十歲榮乾當時紀綱法度何等明飭輔導大

臣何等才略海內邊防何等安輯今

皇上英年適于

列祖已不可謂冲齡且值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四十六

國事多艱尤當日求諸臂伏乞

御門臨朝之頃時

賜清問使臣等得吐一言而陳時事仍乞

嚴責輔臣以無欺明恕諫官以題直以摧抑言路之

威摧抑克職之林材以陳斥小臣之憤疎斥私

仗之李本固貞邪緩急然易決敢因論權景

榮而併及之惟我

皇上垂察臣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

大啓元年五月初二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遺澤變告以來本兵章疏可按何得以風聞苛

索惟景榮已有旨了

同知教公奏議

聖旨

諭魏掌科救王會院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科臣借端誣陷圖逐忠良謹據實科正以伸

公憤以伐隱謀事日見科臣魏大中疏論食都

御史王德完謂其近疏定大獄一款有議寬李

如楨楊錫之意臣讀之不勝駭愕夫如楨及錫

權

國之罪舉國所恨請誅請殛三尺童子無不知之

返因大奸既獲羣心相疑共求速斷以清內患

周宗建奏議

卷之三

四九

累見章疏此正德完所謂事臣大夫通國之公

論也因見

朝廷久不賜決故德完疏語兩致詰問意專在于飭

法凡有目者誰不共獲後見

明旨有從寬之說臣等方相私評謂與德完疏指不

合殊非其求決之意而不虞大中於前後語氣

盡行削去止摘其發端兩言指爲德完罪案臣

于大中實所不解且大中自視德完何如人也

方當

神廟宮闈不測之時舉

朝慙慙莫敢一言德完獨甘萬死保護

孝端點扶

先帝至庭榜百餘死而復甦迄今談者尚有餘痛幸

得遭逢

皇上復見登庸至與鄒元標兩人後先竝起一時臣

子聞風慕義誰不捐此兩臣爲魯殿靈光明堂

葵鼎惟恐其一日不安于

朝且惟恐其直心見忌于俗風波末世安德難期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五十九

而孰料橫証醜誕遽有大中者出而欲排去一

人也

皇上選拔大中授之省席草草三疏曾無規正而

証據手獨先試于

先朝羽翼之精忠九死回

天之者顧卽其巧借關重因爲題目似可籍人不言

而不知德完疏語正可其實且大中不深諫暴

慢之寬而直攻決斷之請今觀其疏中獨以恨

心毒口罵盡德完若有深恨于中而不能自禁

者誠不知大中是何肺腑也臣子良心未泯決

非大中一人所能抹殺但使一時

召用諸賢忽見大中無故而謀逐一首安

國本之孤忠恐諸臣之功在德完後者亦宜慘然

無色迴腸自憐忘

帝之深痛而傷烈士之丹心臣卽愛大中不能爲

大中解矣臣公橫所激義難隱然終不能盡

言以傷雅道聊與據實糾正如此伏乞

皇上立勅魏大中改行易心無從此多事之日再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五十

私口賊害忠良庶

中朝臣子不復敢有挑闢論訛獻媚趨時貽羞言

路者亦

國家無窮清淨之福而專意戒之第一義也臣

冒昧直言伏惟

皇上垂察

天啓元年五月十五日具題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再論魏寧科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險媚科臣喪心無賴潑口欺

君圖空善類謹就事糾參仰乞

聖明垂賜訓別以伸言路事伏念臣以愚耿忝列班

行矢志公平從未嘗與細人爭辯且念

國家多事之日既蒙

聖諭角口為羞故雖于科臣魏大中畧有糾正久已

置之不言不謂大中三疏之後復有一疏發癩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二

狂噬昧天欺

君是大中既敢于益誣而臣復不一明糾將使邪臣

妄意張羅正士盡心投奔

聖諭通申豈獨寬于大中而嚴于他臣臣于是不得

不畧述大中近日之謀并一破其疏中之謊以

明告

皇上矣方大中之初入京也蹤跡詭秘日鑽私穴既

得入垣神聖喪亂方當責報之日偶逢會推李

此葉吉大配補

之救危疾者烏頭附于不妨一試及見諸賢瀾

集譬諸病勢稍定仍用良藥或舉或棄有何所

心乃大中欲借此立幟因見王德完會

題不與遂思一力排之苦無其會適有德完六事

一疏大中曰謀在是矣遂借兩因之案傾誣德

完使德完去而後三才之出始穩既可以明一

飯不忘之報且可從此受一生擁戴之誠辣手

一施人莫敢犯而因自命為登壇之將招權樹

翼此大中始謀也聞其謀時曰此疏一出計有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三

八人出而營之不知所謂八人者何指然竟不

料臣鄉三人相繼出疏又不料此時稟

旨者尚有公道而以險刻斥之也於是大中之本謀

稍沮而微以金錢之說暗暗點綴畧如去冬造

誣之法令人謹避其鋒而又不料物論之喧相

傳播無一人不知其奸謀無一人不羞其私運

也於是大中之轉謀又稍沮日夜扇戶而計之

仍用前謀裝成題曰盡臣等而加之污衊相時

此葉吉大配補

不知大中自供自吐滿盤托出巨竊笑其謀之太愚計之枉設矣但臣所自恨者不知賦性何以偏孤不若大中之一掃門投幕不知秉心何以偏冷不若大中之一走熱趨炎往年大計既不肯望權要以換身今來被選復不肯先私圖而後國補牘之後論頗持公有愛臣者謂臣率此以往將來情忌而臣復以慧口直腸目見不平遠有糾正大中邪謀一破過疑臣等終爲碍手之人謂必排去臣等而大中始可專恣逍遙開懷滿

達

聖諭而復以一疏爲再三之瀆也噫嘻大中豈知臣心光明洞達賦性難改正直忠厚雅所自持凡一切陰陽閃爍之事任大中自爲之臣不能爲觀破也一切戈矛措陷之術任大中自張之臣不能爲阻遏也麝香有味任大中自趨附之臣不能爲屏逐也冠紳滿路任大中自驅除之臣不能爲禁格也臣一疏相正之後浮烟幻影盡

此筆吉大配補

付太空又何仇之深而必欲取旁觀久破之謀密爲一箭連鵠之訣哉臣頗知學道終不忍盡發其隱有類相角獨其疏內駕虛控空明欺

君父伏乞

皇上立勅九卿科道卽予

御門之日面賜剖決先求

皇上面問閣臣從寬之擬果否曾有何人言及閣臣

之幕果否何人曾入求寬票擬出自輔臣果否

何人曾爲相迫

朋音發自

中禁果否何人曾爲要挾再求

勅問閣臣職主平章何以兩番票

旨兩違衆論使通國請誅請決之言槩置不理果否

有何情弊從此根究立令回話如使臣等果有

一涉臣等甘受大中污蔑之枉如果大中之言

盡屬虛妄

聖明之前敢肆幻誣欺

此筆吉大配補

之罪當接治以何律說議之禁又復當在何條輔

臣如復支吾不剖仍以套擬撫塞是輔臣實似

有私及欲借大中之葛藤以爲躲閃輔臣實似

蒙垢又欲利大中之附以冀周旋是使奸邪

口嫌而

朝論日煩孤忠去國而差類將空片繇兩輔臣貽

之又何以仰對

皇上而無負

聖諭且令滿

周思教公奏議

朝諸臣于信服也臣語追情切無任阻越待

帝之至

此葉吉大配補

趙明經撫罪案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平劉經撫兩臣之案以息事紛仍急議處置

書一之法以圖固圉事臣昨有摺報隔絕一疏

謂河西情事未見的確撫臣化貞現屯關外猶

望其羈虜一着尚有機括經臣廷弼旣在關門

猶望其接應化貞俾圖善後乃項接按臣方震

儒報及撫臣王化貞疏雖詞句稍異而其出通

情形入關先後大略已具乃化貞似終介介于

廷弼之不和至以大兵潰敗官舍降 悉坐之

弼而絕不見一言及于制 馭虜之策則化貞

於是乎失其本心矣近見伸撫臣者謂先還在

經仲經臣者謂坐失在撫調停其間者謂兩臣

均罪無分重輕臣則平心虛論願一質言之必

使目前之是非先明而後日後之著數方定夫

撫臣王化貞侈口 不足平者也經臣熊廷弼

苦口 不可玩者也據撫臣之所恃者曰河東

之內應也曰西民之響應也西虜之助順也

曰我兵必置之死地而後生也然間者兵刃交大兵隨潰可潰于河西者何獨不可潰于河東在鎮武可望關而逃則在河東何獨不可履水而趨河東之民既屬內應何河西之民先思迎賊不繼撫臣東渡之日能不携孫得功黃進而前乎未見一虜而挺刀先叛乃深入賊穴而効死前驅世界有此事乎西虜不肯逼賊于我主彼客之時乃肯用命于寡糧遠戰之日巡撫不能驅使百姓于高牙大纛之前乃能約束兵士于宿莽荒煙之下此不可以欺三尺童子而謂進兵一還壞其成算將誰欺也此撫臣之罪案也不必勘而後明者也至於經臣廷弼挾氣負高則不能無罪疾呼嘲諷則不能無罪過寬輔臣欲殺之而移書四出則不能無罪為封疆失事引咎則不能無罪然細觀其屢疏及見聞一述詳詳慎修守而戒躁動者非失也其述中

有云鎮靜而勿慌厚集而勿散閉門而勿揚內防奸細外拒間諜者非失也其云登萊覺其後

廣寧扼其前使有成算而後戰者非失也即其抵關稍先一日自亦一罪第不知當此風鶴皆兵之日巡撫奔渡之時而早無一人當關控扼恐內潰之勢一解難收即廷弼今日之嘔心難明終多此一退而關內外數萬潰卒數十萬竄民恐亦不可無人整頓也此經臣之罪案也亦不必勘而後明者也前者功罪一畫之說自是激勵經撫正論然使就中若無分別則經臣之憤志結戾即死亦必不心服譬之過兩岐之壘者一人指東一人指西驚東而墮坑塹反執指西者而病詬之其人能心服否此又朝論之定案不必更紛紛者也至于今日制馭之法且無先為張皇頃者兵之來原非傾巢故專憑奸細奸細未通必不輕動即西虜挾資原非系突今但收拾現兵五六萬專責經臣扼住山海道臣無罪如張應吾邪懷言者留之如高出胡嘉棟者殺之南來失策悞壞疆事如撫臣者今既已進關內當詰問其果有機宜尚能聯絡西

房尚能仍也廣率則當責之善後許以贖罪果無方略坐困書空力竭志衰不能再振則請從愷車坐間失地處置既明人心自奮仍再

遣風力廉幹廷臣四五人東自一片石西至雲中跋履山川畫地分視烽堠殘缺者若何修明堵空頽廢者若何增築將領庸劣者若何更換軍士老弱者若何選補卽用所發

帑金刻時東事春夏二時備力完功以備虎慾素囊吉能諸會車西聯結乘秋入犯之虞爲費自

同治二年三月

五十九

簡爲効白倍更於登萊之間時出銳師一二萬以撓四衛而驚之膽自此休息二三年元氣壯盛再議恢復

國家大計猶可爲也奈何釋此不圖但欲扭經撫使同罪且欲伸撫而屈經乎大抵

國事處分失當跡是非不明是非不明歸成心不化前此成心之害已不小矣故臣敢冒忘一直伸之明當事之得失卽可以責將來之後效轉危爲安實賴于是至于樞臣行邊臣非不服其

忠勇第往事惟經撫不和故至此今又以素不相和之樞臣復掣其肘臣前疏所云兩虎共咽勢必相齧者是賊未窺山海而斷送山海之根基卽此又伏矣臣自矢獨立不倚不圓但見國事之利害不見人情之東西臣之此言久以告之朋友非發自今日若有借此摧殘喜滋議論者此固非臣空虛無物之本懷所敢知也惟聖明立裁斷焉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周忠義公奏議

辛

天啓二年二月初六日具題初九日奉

聖旨該部院勘了來說



忠教公奏議卷之四

楚後學熊開

男 廷祥訂

論收天下大勢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欲收天下之大勢須先定立國之規模敬陳

轉害爲利轉弱爲強之術以祈早決

廟筭事臣竊謂今之天下以爲極破敗之日矣又未

始非極可收拾之日以爲大虛耗之世矣又未

始非極可收拾之日

嘗非大可整頓之世何以明其然也方 事之

初發難也我方有除兇雪耻之憤而又習見

皇祖初年有東蠶西平之勇于時言犁庭掃穴者則

躍然起言老成懷重者輒喟然怒虛張一泰山

壓卵之衆以行其齒牙滅裂之謀故雖明知其

遠難收拾而不得不爲虛耗以自大明知其遠

難整頓而不得不爲破壞以輕嘗譬之大家巨

室見侮小人不惜傾貲破產以殉之以爲爭吾

祖宗之體而此當日已敗之規模也實當日之

勢使之然也若今日之事可謂破壞極矣而臣

以爲反可收拾可謂虛耗極矣而臣以爲反可

整頓者何也蓋自有遼事來徵兵索餉海內騷

然至于遼陽之收議兵十八萬議餉八百萬順

率之役議兵三十萬議餉千餘萬于是兵則募

之各邊募之齊楚募之獨募之浙募之江淮廣

廣之間餉則索之

內帑索之加派索之事例索之抽扣及一切苟且

之政而又且徵車牛徵器甲徵火藥徵馬草徵

月小盡

而又且爲登萊運爲天津運日率數千百

人事于驚濤颶浪之中與海若爭一日之命

凡此皆前史所稀見之擾九有所未經之毒而

國家皆盡爲之略計五年之間消耗餉金者不啻

五六千萬戕傷人命者不啻數十百萬而究竟

兩河偕亡一邊遂失然則我之困于一耗于

一隅者言之真不堪痛哭矣然臣謂

國家雖不幸而丁此挫折爲我極其極厚之時臣

猶謂幸而敗且辱者及今臣長前未發于五年

十年之後使我之物力雖匱而尚未盡匱兵力雖空而尚未盡空人心雖散而尚未盡散臣紀雖衰而尚未盡衰從今圖之天下之大勢正可借此以收而

國家之精神正可從此而復 之困我者未必非所以利我而我之見弱者未必非所以見強則臣請畢臣之說焉往遼陽一鎮額兵八萬一千九百戰馬四萬一千八百年例主客兵餉數十餘萬又加以將吏之費不知凡幾今遼陽去而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三

所需之兵有數矣山海十六里之邊牆及喜峰一片石諸口卽多計之不過七八萬兵而足矣加以永平添鎮又不過一二萬而止矣又加以通州之五千天津之一萬登萊設防之二萬總合兵之大數不過十三萬而止又加以山海各鎮之馬匹不過三四萬而止較之往日額兵之外所添不過四萬餘耳錄此而計十三萬人之餉繁輕補重每兵約二十金不過二百六十萬餉而足矣若馬草之需與遼陽之費相抵固無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四

煩于增加也又錄此而統計將領之費每兵百名設隊將一每千設裨將一每五千設參遊一每萬設大將一比而約之爲百夫長者不過一千三百爲千夫長者不過一百三十爲參遊者僅二十有六爲大將者僅十有三而足矣卽寬計其費而長百夫者食五六人之糧長千夫者食十五人之糧參遊食三十人之糧大將食百人之糧又不過二十萬之餉足矣較之往日額餉之外所添不過一百八九十萬餘耳此則今日兵餉之定數也以此而較年來議兵議餉之數不過十中之二而已夫使連年之費止存其二是年年可以損出七八百萬之財力年年可以損出二十餘萬之兵力是 雖陷我兩河而我未嘗不受失兩河之益我雖棄地千里而未嘗不受棄千里之利失地喪師雖負

祖宗莫贖之耻而省兵節餉未嘗不爲今日保守之資蓋因其困我而轉售以爲利因其敗我而轉借以爲強從來英雄豪傑遇窮地而反通值

地而反生者往往有之此臣所謂雖破敗而反可收拾雖虛耗而反可整頓者此今日一定之規模也則今日之勢宜然也乃臣所可痛惜者天下實有可收拾而無如自起於破壞天下實有可整頓而無如自促於虛耗又何以明其然也兵部日事兵矣而不計某處之兵應幾何某處之兵存幾何某不足應補某有餘應裁某人之募者應用某人之募者應消止以多寡去留聽之旁論而已且無定算焉此兵事之無規模者一也戶部日事餉矣而不計某處之額餉幾何某處之額缺幾何但計人之分數而不復酌算其由但計出之分數而不復清核其消止以有無盈蝕聽之陳請而已且無定則焉此餉事之無規模者又一也夫兵與餉天下之兩大權也今使樞計大臣已且先無把握何所據以核人已且先無冊籍何所憑以革弊尤可惟者九邊之臣方其告無兵也則曰兵以援遼空矣及其告無餉也則又曰餉有故額存矣在兵部則

處應之兵皆虛在戶部則應處之餉皆滿臣終不得其解也夫治天下猶理家然僅奴干指無不欲相欺相利以蒙主人乃爲之蒙督者復無一定之算持而課之第任其自往自來自支自諾不一過而問焉則蒙衆安得不解而家事安得不消此臣所謂有可收拾而無如其敗壞有可整頓而無如其虛耗者也以臣爲今日計誠急取兵而核之兵則一如臣所定之額急取餉而核之餉則一如臣所定之額急取將吏而核之將吏亦一如臣所定之額其畫爲式也若某之置子必不容爲增損若鼎之鑄書必不容爲游移若方圓之就規矩必不容爲改易使邊臣持以爲則而不敢妄異于意外廷臣信以爲準而不敢妄議于局中一切突起之變修祭之費缺廢之賞則姑以內帑應之而不得中分于額內錄是取軍伍而肅之而數亂者汰精果者庸取國紀而明之而游談者誅欺罔者逐取一切冒濫之恩數而除之

毋得市恩而布利取工部諸商之胃破而塞之
毋得中飽而旁瀝取一時請才望爲巡撫而久
任之毋得輕轉手歲月取一時請進士爲州守
縣令而就近選之毋使其避危而驚遠取一時
請才臣爲備兵使者而隨地任之毋使其崇內
而苦外更取天下之加派而酌之當獨者獨當
減者減約足與一歲之增餉相抵毋使其混派
而橫徵絲是大頒

聖諭以收拾簡約之意明布告于中外以示

屬望

聖主一意休養生息之仁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不重此一塊土以再擾百姓使百姓曉然知

國家卽失此一塊土原無損威重

君臣上下條然有準而軍民內外寬然有餘如此而
三年五年卒遇大有爲之才邊機恢復固自可
期卽歸此十年二十年無難可圖而審時量力
我國已固此誠今日一定不易之規模臣所謂
賦不能困我而反以利我我不爲賦弱而反以
賦強者在人聞之似以爲駭聽而臣則斟酌天

下之大勢而決度今日之

言平常簡易之言也然如臣之言而天下尚無
損其爲天下脫不如臣言而高者輕誠恢復卽
使廣寧果得而顧此既空之城不知又從何處
聚十萬之雄兵又從何處措幾百萬之糧餉欲
拉酌守之必無此兩倍之物力欲棄關守之又
恐如王化貞之潰逃若下者專事欺虜而虜不
可恃虜且卽爲以苦我虜果可恃我已分伐

屬望

之半以事虜使天下依然受害如前日將終
歸于無可奈何之地而一決必不可收一敗必
不可復則天下之大勢盡去而

金隄之樂恐正不煩之內犯矣臣嘗見治廢家
者取房舍之頽破者而易置之取荒蕪之賸補
者而割去之其主若督習勞忍怨次冗片浮穀
然盡收其平日之孟浪而數年之內家初大擴
此亦今日立圖者之罕譬也臣目見人心無定
大業將危而又念其勢正在可爲之日故敢直

吐其愚望當事者親臣言而一改圖焉毋曰也
舊生之常談而不足聽也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七月初九日具題十一日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戶兵二部酌議具奏

周亮工奏議

卷之

九

酌裁兵餉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議餉須清用餉之源議兵先酌用兵之地謹

請詳言近勢以期權計大臣實心謀

國事竊惟

國家自有遺事未策兵策餉諸凡見於條陳者不
啻舌敝墨淪卒未嘗有盡一之法可裨實用者
但知與利而不知除弊但知添兵而不知用兵
無惑乎終日議餉而餉愈不足也獨戶科都給

周亮工奏議

卷之四

十

事中周希令核餉一疏言多石畫臣嘗再三讀
而歎曰令主餉者盡遵此說何至仰屋攢眉至
付之無可奈何之地哉臣因謹將近事不可解
之故條爲數端與權計諸大臣商之夫兵之與
食不可相離之物也今主兵者皆言某處應用
兵若干某處應添兵若干而獨不言某處應用
應以何處之餉某項之兵應以何項之銀兵開
聚米而餉若錢空此臣之所爲不可解者一也
仰主餉者亦皆言某項可與利若干某事可生

則若干而獨不言某項之可減者若干某事之可節省若干入同珠玉而出等泥沙此又臣之所爲不可解者一也然此特僥言其槩也更有近事之不可解者山東之地沮河濱海登萊一帶則山東之邊壘也護山東者宜莫急登萊矧有三方布置之說則登萊一路又廣寧之要道也卽應廣寧者亦莫急登萊今於山東內地突議募兵五萬僅議創五之二以佐登萊卽撫臣趙彥精心碩畫必有遠見第以今日之勢而相

明臣奏今天議

卷之四

十一

度齊右之形則屯濟上者不過爲萬一不虞之備而備登萊者乃爲今日必救之者今登萊之兵旣不可減而復添此四萬內地之兵則添兵一萬卽有一萬之安家卽有一萬之器具卽有一萬之車馬承甲卽有一萬之官員將領必得二十餘萬之餉始足以供一萬之兵合四萬計之當得百有餘萬之餉不知此餉從何取給營之救饑寒者不急目前衣食之需而先爲倉箱積谷之計其計非不良而不精迂乎此臣之所

明臣奏今天議

卷之四

十二

爲不可解者一也督臣王象乾以瞻瞻老臣急國赴遼自不可無親辦之旅壯其行色第當此多方窘竭之時而酌緩急有無之用則得萬入爲隊添其壁壘亦已足矣今聞招募之議多至四萬夫添兵四萬則必添餉百萬夫此百萬之餉不所爲遠取之資而姑設爲防守之備不猶之救疾病者不急目前療死之劑而廣搜冬水爲延年計其爲計非不良而不稍迂乎此又臣之所爲不可解者一也至于廣寧之兵斗米千錢日苦枵腹如按臣方震儒所備遠者其言甚痛第臣反覆思之諸兵之食仰給官家官家之果運從海上遠陷以來聞督餉侍郎之海運者不啻幾十萬矣卽寬計之亦當足十萬人數月之糧餉至各兵疲餒煩雜買於民間至以裕金一兩而僅易一斗粟哉頃見經臣近疏始知米豆多積海岸半至泯爛夫以巨浪驚濤千辛萬苦之餉而竟以轉運不接使有餉不以飽兵士而以委風沙是他方之憂憂貧而無策而河

西之憂憂富而無策也此又臣之所爲不可解者一也夫此諸不可解者乘輅大臣或別有大計而不及言樞計大臣或念有顧忌而不敢言臣久藏于中欲一言之今更不言又何時言也以臣計之所議山東五萬之兵合請停募止將現募之數分撥登津而登于進取更近則當盡撥漸圖之兵合之江淮之數付之撫臣使不苦于坐困則一酌畫間而減去四萬之兵即可減去百有餘萬之餉矣合以所議前鎮之兵量足一萬以壯督臣其餘悉請停募則減去三萬之兵即可減去七十餘萬之餉矣現在川兵將至毛兵已未合以此數畫發廣寧此兵既齊則現在之兵如按臣所云似人似鬼涕泣不前者約可減三四萬則汰三四萬之疲兵即可減去八九十萬之實餉

朝廷原非開一大養濟院於遼西決無取象入塗馬空庫財賦又非發一點名冊於 又何必使殘骸頽頽委數沙塲此卽經臣近汰疲兵之法

諒必不以爲不然者也今使樞計諸臣蒿目竭心不能廣添百萬之財何如一舉事間便可減去三百餘萬之餉不猶之言與利者坐增國家以三百萬之財也哉而直是湯匪不理豈其恐傷撫臣趙彥之心不知彥之素守急公必不以此爲嫌又豈其恐傷督臣象乾之心不知象乾老成謀

國亦必不以此爲訝也夫治天下猶理家然當家事紛紜之日不從一切無益塞其滲漏而將日告遼典債東索西求則雖日入千金必不能抵漏卮之潰今不核兵酌餉而徒事搜求即使天地爲鑪滄海爲府其能廣供一千餘萬之財爲我五年十年之用哉勢必不能則惟有坐數立稿叩

關而乞

內帑內帑終有盡時恐不煩兵三四年間天下大亂作矣臣目擊時勢躊躇隱憂不敢不詳言其端伏惟

皇上卽下戶兵兩部立時具覆實見施行仍

勅督餉侍郎專意料理本色接濟河西併議海岸搬

運或使董搏霄人運之法或仍酌派車牛從長

計議以成畫一之規以爲兵食之準以助經撫

諸臣進取之用區區之愚頗有裨益實非空言

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九月十三日具運十六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周忠義公奏議

卷之四

十四

酌議遼餉疏

福建等道監察御史等官臣周宗建等謹

題爲遼餉本色宜寬經費弊端宜塞敎陳流通糧

節之規以裨

國計以實邊儲事臣等伏讀戶部遼餉一議竊思

極慮幾於寸心欲唯百孔俱披竊惟從古國家

之資未有甚於今日者然而

國家非真貪也多取而不能盡多取之用則取愈

煩而愈窮日入而不能當日出之支則入愈多

周忠義公奏議

卷之五

十五

而愈耗號理財者不從背榮之處酌其利便觀

其會通而惟欲削下以求盈卽

聞而告急一有不應則有橫眉相向以爲天下第

一難措手事嗟亦弗思之甚矣臣等請卽以遼

餉言之遼兵現在十三萬餘歲應支銀二百五

十萬兩支米八十八萬石有奇而此外將上之

祿及牛驛之費復不與焉數不爲不多矣然而

金錢之輸非饑能食而寒能衣者也聞遼左每

米一石須銀六兩卽其市斗較寬以內地之斗

較之亦不下每石四兩矣夫以四兩而價一石之價以四倍而當一倍之供則是輸銀百萬僅足抵二十餘萬之用即使兵士之食取足內餉而民無餘粟可以相通其視粟既重則其視銀反輕口腹之給既難則百物之市皆貴粟兵即日得銀五六分亦僅足當內地一二分之需買國家即日費萬金亦僅足當平時二三千金之分給夫以窮搜極索萬難萬痛之金錢而賤而用之一至於此徒使上有竭澤之漁而下無濟邊

之實不亦大可惜也哉則臣等有說于此臣觀江南楚浙江右諸處所不足者非米粟也請以諸處加派之銀即于本地一舉時值糴之民間約銀五六錢便可得米一石小民捆載求沽適足便其市糴之願崇歲粒米狼戾正宜收之豐稔之餘于和糴之中而寓轉輸之術即使歲有凶穰地分荒熟要亦可常得米數十萬石資爲邊儲臣請即於每年漕艘之便以五十擔裹爲五十每艘量令加帶交頓天津仍量給以脚搭

五擔計漕卒往來率帶私貨卽量添此米不足抵其一二而又恤以脚力又何苦而不從天津海道既通渡運費當無幾常使遼陽一帶每歲輒添數十萬之米果卽不妨平價而投而一倍自可收兩倍之利且使本色流行諸價各減米兵得一分受一分之實惠而

國家養一兵有一兵之歡呼士馬飽騰軍聲自壯此于守遼實爲至計而況此法一定可以備山東一時召買之窮可以免淮上截漕渡海之患

可使新經臣坐展赤心籌勇之效可使遠人永破閉城枵腹之虞一轉易開諸利具與計臣又何計不及此臣等所謂流通之說者此議是也至於經費之孔自

京國以迄郡縣自腹裡以迄邊國自官廩以迄禱需自外供以迄內庫自上便以迄下冒自吏屬以迄民通種種諸端皆爲弊竇而臣所最惜者則無如夏稅綿絹一項歲費銀一十四萬八千有奇黃白蠟茶一項歲費銀三萬四千有奇甲

半庫之類料歲費銀二萬七千有奇丙字庫之類絲歲費銀一萬二千有奇丁字庫之類料歲費銀二萬七千有奇乙字庫之皮張約諸省直半歲費銀數萬有奇南京諸庫之絲絹花布約歲費銀十萬一千有奇而浙直之綾紗

京師之夫匠約歲又可減銀數萬有奇各項之水脚諸費約歲又可減銀十餘萬有奇夫此數者

使果歲歲盡登天府一一無有使漕亦足見

國家有預蓄之使定額有難破之例今則名雖雖

則思義公奏議

卷之四

五十八

千內庫大半餉于奸民臣爲令時親見各處包

攪大奸於前此諸款盡侵入已至三四年足影

不一涉于長安而所謂綾紗一項則萬層四十

年前者尚堆貯于通州臣曾親訊其事堪爲浩

歎

皇上試召問諸內監歲歲之入果如額否則奈何

此

國用告罄之日令此數十百萬之金錢上不在

國下不在民中亦不在中官而獨盡飽于郡邑巨

奸之濫不亦深可惜也哉即各監所心懷而不

點折者止以鋪墊諸小費臣請折納之歲明以

此費歸之如科臣周希令所疏陳者豈不公私

兩便即諸內監亦有何害而不一爲之至若此

外有驛傳宜清曠軍宜核冗官宜汰屯糧宜查

如近日計臣所條畫者歲復不下數十萬金令

之皆可以佐

國家之急臣等所謂樽節之說者此議是也即此

兩說一則轉駁而爲貴以暗補其貧一則化虛

則思義公奏議

卷之四

十五

而爲實以明濟其之臣謂

國家非真貧者非空說也乃臣等又竊有疑者先

年加增兵餉一欸原爲征伐征播而設事平之

後果率

詔書蠲除已久獨臣鄉江南至今輪納計蘇松四郡

已不下幾萬金近經撫臣力欲清查而以道臣

請告未及竣事即近聞海上有增添之兵不過

千人僅消萬兩亦可以別項使徵相抵何至以

此遂爲定額使東南民力既欲使其應遣兵之

加派復不令其被

詔旨之寬除是

國家常若有一倭一播一併困東南此賦額中之最不平者此亦可以流通之意而推豁之者也乃臣等又竊有疑者近如

大婚一費即不能如

皇祖朝之省儉五六倍之亦不過三四十萬而止而

御用承運二監所請幾至百萬有餘縱金珠禮

不可缺而臣恐費雖累萬買無二三則奈何以

周鼎義公奏議

卷之四

三

敵骨吸髓之民財而供烏有子虛之冒破臣等

查

皇祖開採以來各方稅監歲進金珠甚多即經

兩朝賜費之後其存恐亦不少留之

宮中止爲長物何不一

賜簡發可免召買之半矧此大費計部度不能應勢

必請之

內帑臣謂即

內帑亦自可惜何不留爲

上異日軍國大計之需而必欲兢兢爭嗜耗累年

之封藏而稅愉快此亦可以樽節之意而推行

之者也臣聞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善理財者國

不能使天雨粟足輸錢也即號殷富之國不能

使鑄錢之取爲泥沙之用也昔骨仲相費首通

輕重之權齊遂以霸李愬相魏取有餘以補不

足雖遇水旱復復痛不貴而民不散魏卒富愬

劉晏主唐計變通有無曲盡其妙使國權利而

無甚貴甚賤之憂此三臣者皆不言聚歛而宜

周鼎義公奏議

卷之四

三

流通又臣聞宋陳鄴爲三司使俾商人各條利

害鄴爲次第三等曰下等減裂無取上等取利

太深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行

之數年困用以給又王堯臣爲三司使時元昊

寇邊軍費用廣言利者率主厚賦暴歛用益不

足堯臣曰困與民皆弊矣拜命之後乃推其財

利出入盈縮計其本末先後一爲條目使就法

度期年公用足而民富實比二臣者又皆不主

加增而主樽節此亦今日制

國用者得失之大較矣臣等少讀資稗傳其言曰不加賦而用自足始甚鄙之及今而知其言之確有所本非復後世腐儒之所可及今天下財用竭矣若不如臣等前說而第欲沽焉爲一切剝取如鬻爵賣儒度僧抽典之類要皆殫屑寒陋非

天子經理一世之規又如纏綿焉爲一切美論如部議所謂籌存留查里甲清課價索牙錢諸加此類言之可聽行之實難經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三

國大臣須酌天下之大血脉而均調之使上下相濟方稱善術若必竭流而取使絲毫盡入于成額紙上便盡爲金銀豈特百姓零通勢所難免抑且世間利孔忌于無餘臣等久習爲今知之頗真凡若此者皆非臣等之所謂足

國者也計臣心盡力窮其于議餉諸款臣等深服其許然半引其議而尤半爲參酌以仰告之

君父亦欲借

聖明之睿算及宰相之遠慮可以破積弊而清濫觴

會大通而規長久臣等之心猶之計臣之心也用敢合詞以進惟

皇上採擇行之將歷年食匱一朝可克九塞空虛立時可轉上無損于

內庭之借下不礙于典禮之費當事者又何憚而不爲也臣等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閏二月初四日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

三

議恢復河東疏

肅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直達被 可伐之情請堅恢復河東之志毋

專言退守毋再延誤以貽誤

國大義事臣聞天下強弱之勢譬之相持我進彼

退決無中立矧一昔久勝日鼓則日前一當屢

挫日怯則日縮狃其縮而安焉計會一無所之

念其縮而奮焉一呼可以立振猶之奔且仆者

驟然自立慨然向前站立一定而逐者亦止此

周宗建奏

卷之四

二五

今日軍事得失之大勢也

朝廷昔年銳意勦滅輕率喪師今見 勢挫猖獗我

遼左逼我門庭漸迫而進反欲漸退而守備端

焉不思爲捲土恢復之計則是 李永芳之

建師所以爲我

中國者乃欲以此自愚也且今日之勢不可不恢復

彼者其說有三可以恢復者其說亦有三而計

必出于恢復者其說又有二

國家邊宇所逼幾千萬生齒于遼陽斷送幾千萬

金帛於 爾遼幾百萬良臣烈將干沙場匹

夫有恨向思報復何況大國便自包羞此不可

不讓復者一也前此失一城一堡向不磨憤憤

而有三路之舉有十八萬之集今一朝而喪

祖宗數百里之封疆顧乃束手歎氣視若固然一棄

之後何所不棄臣子何以仰對

君父

皇上何以上慰

列祖此不可不讓復者二也

周宗建奏

卷之四

二五

國家氣運全在人爲安史之變天下去而復來李

天之厄宗社危而復定轉危撥亂從古已然豈

一役 遂甘退讓此不可不讓復者三也當時

遼民苦西兵苦降虜苦車運輒有詛望之心今

遼 我更慘更爲怨氣所結豈遺消況洛邑麗

民田橫義士山開海上哉曰無人此可讓恢復

者一也當時 巢深密險惡難前今 以遼左

爲巢地廣力分衆心未衆復方求守之之策而

我乃爲擾之之謀道里遼濶勢難照應虎狼雖

狂難穴易擒此可議恢復者二也川兵一鼓破
及萬人雷生一推殺及頭領 之兵豈其如

神如鬼有異於人但使殺向兩彼自決鎮退
避事錄人微有志竟成此可議恢復者三也且
今日計欲結連西虜牽掣東 必使堅固恢復
我無畏 之心而後勁氣不衰始可得西虜之
用倘令畏 知虎甘心資地豈惟 欲難厭亦
且西虜生心東西交固何以自存此勢之不得
不恢復者一也且隔河一線我不過京則 必

渡而復集大挫必求大還廣寧不已漸而山海

山海不已漸而

神京即欲自守何以爲國此勢之不得不恢復者
二也夫以不可不復之懷有此可以惟復之機
而又處不得不恢復之勢顧不着着上緊事事
奮揚必待 計已成聯絡牢固乃欲借一河一
海特爲鴻溝臣恐謀國大臣雖有百身肉不堪
食也誠爲今計誠急督兵三萬發三岔河鎮守
以兵三萬發登萊鎮守以兵一萬發天津鎮守

若云一時調募未及則請以五十萬金付王化
良自募以五十萬金付登萊道臣自募以二十
萬金付畢自募自募

朝廷視此百萬何啻蠅錄事在制庸豈容怪情再俟
川兵併集浙兵齊來聯絡十萬之師以四萬從
登萊渡以攻 之後以六萬從三岔河渡以機
之前復其腹背受敵支吾不及即水必聚
之頭而逐 遠去仍可得還爲鎮因而進取殺
可期正未可以今日一敗遽爾索氣也乃臣

所痛惜者密勿猶臣不能爲中流砥柱師主張

國事本兵重地如懸如醉一籌不展更可笑者以
大司馬帷幄之奇亦自派于坐守一門而其自
謂拮据者則惟搜覓朝報日晷不遠如同宦張
捷所言

中朝有如此等人亦足羞費當世士大夫之氣矣
乃猶欲仗之折衝禦侮動以舊經臣之更換爲
戒是有一袁應泰之誤

因將使土高木偶終長據而不易是當局大臣明

明以

國事爲戲恐金甌天下不壞于

而壞于二三

大臣之迷暗矣臣忠憤所激敢直言之以壯

中國臣子之志請我

皇上立斷而行臣不勝憤切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四月十九日具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遼陽自當恢復然須厚集兵力這所奏該部

議覆

周忠義公奏議

卷之四

二十七

請接應榆關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關門甚危而外論似安賊謀甚深而人情似

忽邊備甚急而內應似緩謹述邊臣之苦情迫

念會推之光景乞

勅共圖接應以忠社稷事臣伏見河西陷沒以來

京師震駭奉國張皇若凜凜有不能及夕之慮至

於經略一推有同赴奔撫臣解經邦固雅有物

望者且謂此天下古今第一重任而一疏再疏

周忠義公奏議

卷之四

二十八

疾呼求免豈不謂榆關一線

宗社所倚備端焉有不能自必其勝任者哉乃近者

經督兩臣同心協濟關門形勢稍有端緒

中朝之人驚喘少定正須題首追恩長見此艱危

在目而兩月以來似已稍有易心傾聞人言且

有輕談守關之易而逆料奴之必不來者果如

此易不知會推集議之日何以相顧而却步而

衆人推轂之會何以反憾爲相傾又不知廣寧

游騎何以往來未退三岔河浮橋何以不日告

成前此開籠之後數月而入遼陽遼陽之數數月而入廣寧當時諸臣豈不亦爾終總果未必深入而卒然一事逃潰不支然則今日之策者亦遼陽廣寧之已事也所謂本危而安扭之者此是也至於設謀甚陰布着甚巧近見經臣疏稱且數遣人與友齊都令議婚又數遣人與抽扣諸首議和諸首且明言姑且從之而願勿守哨如株量大半字羅丹金台吉者復又相顧物故是虜款既未可固而計終不可洩卒之犬羊同羣勢必相投遼陽爲好官以愚我陰乎利以賣我即不然而中牧兩家之路以弄我而我乃日在虎狼交噬之中將暗入其牢籠而不自覺而論者乃曰勢必不容必無引賊自禍之理是必于虜以劉備孫權之智而不逆虜以虞公齊主之愚必保虜以耳逆呼韓之親附而不料虜以逆藩突厥之反覆其果智且忠也我能恃以自固其誠愚且誦也我又何所恃以自堅所謂本深而淺忽之者

此是也而臣尤有異于內應之緩者日經臣王在晉之議請班軍時工也議請修築障塞也既不敵爲大整之呼又不敵如科臣幾百萬之議但一據實以陳而班軍則權之東省矣經費則限之二十萬矣且有謂邊牆之築爲多事者矣夫以九廟神京最危最要緊之地而築輕較重反不若捕盜賊者之緊嚴尚所給養反出追遠召募生應四十餘萬者之下其何以服邊臣之心而剛危疆之望哉臣嘗查遼陽之役不過年餘而餉至數百萬廣寧之役不及十月而餉亦至數百萬其特經撫尚時特有整竭之告而人不恤之今者賊患日逼修備日嚴幾幾以天子守邊以重臣主戶而廟堂之上所以應之者反不如遼陽廣寧之什一焉臣所謂本急而輕視之者此是也臣竊以此有感于今天下事之難爲也游談無根者大言可誑金錢而節約者或反疑爲冒費虛備恐竭

若危言可以聳

右父而備定者或反見爲平常招提樹交者用言可以

以屬

朝廷而風子者或反怒爲易與以今經臣在關風與

宵寐無事不親聞與諸道屬相商往往滿下二

三鼓而後別近又聞其循行山海一疏拾盡關

隘駭屢甚周此亦其髣髴血盡之時矣脫使官

事者猶無視爲泛常不思急爲呼應將使老成

之實事反不若欺罔之空言盡瘁之勞人反不

如推避之巧智邊臣一身不足惜其如

皇上之國事何哉伏乞

皇上灼然遠覽亟令班軍仍盡赴山海修築卽云二

東妖賊滋蔓料此輩白徒決不至如東 西虜

之毒難云剪滅貴早亦無取此荷鍾持駭之徒

此之當決無煩再言至于所請

帑金仍乞

皇上酌其所請更屬多發則經臣每事節漸如近者

汰官四百汰兵盈萬早已省却

廷幾十萬之

內帑即使其所請者盡數予之亦似一半出其節

省當輔大臣又何不以此直告

皇上願備僅僅以二十萬示耶至于款虜之費既難

繼減又難太奢現經廷臣集議自有定則雖不

宜持太平之語專主議駁而虜情巨測通事難

憑往歲助兵之故觀難信恐所云近兵給餉之

說未可遽持爲實數也臣自己未入京初經三

路之敗人猶志存痛忿迄今兩年兩經敗誓似

則屢蒙全奏雖

已招習如慣漸已成忘臣恐從此再壞而天下

大事盡矣故臣敢略述邊臣之急迫題會提之

難爲泄泄者下一鍼焉若夫立今日之規模收

天下之大勢爲

開闢久遠之畫者則臣又有另疏陳之惟

皇上立賜垂擇見之施行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大啓二年七月初九日具題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論遠事在用人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用宗建議

題爲軍國主持宜定

廟筭用人爲先愚乞急持

宸所以保大計事臣自備員以來拊膺揮涕日久所

憂惶而不釋者惟有遠賜一事臣曾首以爲言

愚臣之衷知有敗報者久矣乃日聞清陽一語

臣心欲碎獨謂

皇上御朝之日定有大臣面陳方略

廟筭公奏議

卷之四

三十三

皇上勤包辦諸臣以戮力詢大計于羣謀作何等驚

汗襟仄之狀具何等痛哭噬心之狀而靜候崇

朝候無定晝豈諸大臣中尚有以不必張皇之

說進者耶藩陽既去虜馬如風往來倏忽偵令

遼城一下山海之地不復可守山海一危登萊

一帶盡在虜奴賊既乘于東大虜復逼于西

廣寧一帶又非復我有矣各處皆危而

都城之內有何可恃市棍成羣奸宄萬狀一有緩

急言之寒心此之危直刺床之災非僅震隣之

恐也而諸大臣中猶復渚渚相視莫肯爲

朝廷用一破格之人莫肯爲

廷擢一任怨之事意欲言而囁嚅於旁人之掣肘

心欲吐而趑趄於言路之僮殘嗟乎嗟乎誰非

臣子誰無肺腑而忍視我

皇上之孤立而不一援身被我

皇上之恩遇而不一報扶顛持危能無深痛誠爲今

計初無奇策惟有用人一着爲目前第一緊要

百凡防禦總藉人爲而臣所欲用之人非猶夫

廟筭公奏議

卷之四

三十四

人之所謂用人也平時之人橫金結綬赴闕生

歡今所欲用之人必被髮纓冠誓身死國者也

平時之人安車緩轡徐徐吾行今所欲用之人

必擊楫枕戈矍鑠自薦者也平時之人小廉小

謹標格自持今所欲用之人必不衫不履不傍

時起者也平時之人求封求廕登錦在懷今所

欲用之人必仗劍出門不與妻兒作別者也以

如此事任如此人而旁搖者猶爲之錄錄而較

曰某向以某事而退某向以某人而歸某曾經

敏于彈文某會身掛於察典某爲習氣之未除
某爲功過之不掩不辨伺于銓司卽旁撓于私
口嗟乎嗟乎抑何其忍於忘

君父之封疆哉臣謂今日之事急勢急雖矣求人
於今日亦太晚矣若復悠悠緩緩於所當用之
人不從片時立決如張鶴鳴之却步未前熊廷
弼之擬議未用卽前此論兩臣者人咸服其無
心而猶欲聽部覆以相延猶欲稱引疾爲罪案
臣不知其解也卽兩臣一山一水豈不欲求自

明倫彙編

卷之四

五十五

通而臣爲

國家計不得彼爲兩臣情也兩臣爲

國家計亦不得自爲惜也計惟速招之來並集

聲下使人心有所恃以爲壯而事急亦有所藉以

爲謀如已巳之變城中有一千譚嗣度而城外

亦頗有石亨石彪之策應庚戌之變城中有一

徐階主持而城外亦頗有仇鸞等之聲援當日

臣子雖多未聞此時便忌等之成功也又如

原任吏部郎趙邦清者其人卽素稱任氣然臣

嘗覽其治膠諸狀及讀其論還三書似有成畫
以此人而置之危地卽不敢必其有何奇績而
死守勿去可以立保與其欲留爲別用何如卽
轄之遼陽臣不知

明倫彙編

卷之四

五十六

一切兵甲器仗火車火土城守攻禦之具無不
具有成製卽其人近儒習不必責之戎行而自

可

召還以備

顧問又如韓萬果之練具才鋒劉時俊之優有心計

卽其人一素山林一經近攝不敢輕言重用而

要其赤膽熱腸定可以資半臂

國家當此大危大難之日不急急爲猶人之計而

情復斤斤爲平時株守恒格恐一越格而人言

及之偏偏爲長讓彈如長虎亦何見之太淺矣
雖然臣所列者皆棄而不用及用而猶被言者
也若臣前所舉如王在晉徐宗濟熊明遇李邦
華朱光祚等此其名姓久歸衆望惟在用之各
賞其才又若臣所確知科臣楊選其沉謀遠識
足歷一時尤宜重賞其幹濟而現滿卿座如林
耶階如積其間真才真所正自有人臣卽不敢
竝列其名計論才者必當懸鏡而精求之矣從
古天下事皆仗天下人爲之樂教以一人典聽
廉頗以一人存趙郭子儀以一人定安史之危
李晟以一人平朱泚之亂裴度以一人成功于
雪夜寇李以一人決策于澶淵卽我
先朝臣諫以一人成復辟之功臣守仁以一人破
逆濂之叛臣宗憲以一人勅大寇之倭獨有宋
之衰可恃惟李綱一人而棄而不用至後韓岳
諸臣痛心恢復竟不免于賊臣之割刀當時邪
黨尚有議岳家軍爲太橫頌檣賊之能解三將
兵者徒令千古而下咨嗟歎悼欲起護賊而鞭

之而奈何以堂堂
昭代顧有人焉欲蹈此好壞之積弊也哉抑臣又
有說焉新經臣袁應泰縱橫難短志節可鑒雖
有逆事之失猶應憐其誓死之忠此與楊鎮之
貪同禍
國實難同日而語人臣當效古人同舟之助不宜
效後世倖災之心併膺一力如教頭然則臣願
輔臣冢臣及樞臣終日相聚而謀勿再優游袖
視勿再顧忌人情當思度齒欲折之深心勿學
圍棋賭墅之虛貌更願諸臣當思有事時求人
甚艱毋於事定後責人太易當思今日只有此
事之驚危毋於他日再多小事之爭執此尤今
時救遠第一根本義也臣目擊心憤不敢不言
願終不出臣前疏用人之說他如防西虜練京
營備山海護糧餉搜廢將調家丁其說不一總
之得人則件件俱得失人則件件俱失臣不敢
以紙上之方略而附賈生之哭涕也伏乞
皇上特示嚴勅立賜施行

示祖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激切侍

命之至

天啓元年三月十七日具題十九日奉

聖旨該部一併議覆

周忠毅公奏議

三十九

論遺事責成輔臣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制府全無成局籌謬專在

明堂懸

勅輔臣豈持定議以保危疆事臣竊觀東

來兩度調兵三番易帥疲竭天下困弊中原於

無亡矢遺鏃之害而遼陽片土半沒腥羶三

年於茲訖無成美而臣以爲遼事之壞不壞于

無兵不壞于無餉不壞于經略將帥之無人而

周忠毅公奏議

臣之明

四十一

獨據于大臣之無議何以明其然也方撫順失

事之使

特簡楊鎬授之尚方十萬之師徵集塞下試于此時

先築撫順修我封疆俟其再入殲之境上此定

若也乃當

國者湯無定見徒使脂竭早流嗷嗷出讓而輔臣

因以爲果擬之率餉賊遂以爲進兵之符一言

督戰全銳俱亡則幸臣之無識誤之也既敗之

後馬林尚未全沒李如桢已擊還此時謂

版簡開原聯絡北簡爲死守計此又一定着也
而當

國者復湯無定見所票

乃肯全無經畫二三庸流惟推一統袴之李如楨疎
莽之劉國綽倚爲長城而鎬乃眼迷心亂茫然
無措使開鐵繼陷屬夷淪亡則又宰臣之無識
誤之也既而起熊廷弼于田間再徵兵于海內
此時以方張之銳視遼陽如掌中廷弼乃決
計自強無濠陵壞使人有固志而後乃城瀋陽

則忠義公案議

卷之四

四

屯奉集相形勢布聲援致心疑未敢深入
獨此較爲得着而閱視一遣復亂人志川夷之
言不效同舟之劬遽與當

國者復湯無定見徒使去一經臣用一經臣而武
戰武守尚無定算則又宰臣之無識誤之也至
于今日新臣受事壁壘初更臣計此時惟有固
其膽志多其變防守廷弼已效之規絕賊中
土之市使其退則憂于饑疲進不至于大掠一
破櫻城自守之說洗明廷弼以忿不平之氣持

之幾年虜無大利我無大害終心希
中國市賞之利而悔禍求服當有定期此又今日
不易之定着也乃當

國者復漫然不見一主持不聞一料理人言兵十
八萬則亦曰十八萬人言餉九百萬則亦曰九
百萬人言撫順可城則亦曰撫順可城隨人高
下一無短長日者入犯一報已沒沒薄

上國矣于此尚不急急布置而猶從容迂緩爲太
平宰相之銳一旦有警計無所之則備有如前

則忠義公案議

卷之四

四

廣之早閉九門而已嗚呼大臣無識若此尚可
與談天下事哉臣聞宰相者上佐

天子下平四海謂其有大識大力照見天下之大勢
而屹然持之始成爲真宰相若今日遼陽大勢
則固曉然易見矣一同之地輟影相交非若

世宗朝之倭酋

神宗朝之關白有航海阻濤之遠也又非若先年之
字僧播酋僅據強尼其力有盡其勢易衰也彼
以新銳之強憑首飾後一舉而勢易衰也

儼然大敵而謂二三年間可能結局臣不信也
即使今者入犯暫復退去而其入犯者仍在也
卽更三年五年未必長驅而其可長驅者仍
也卽令現兵十四萬外再加兵十四萬而之
勦絕終不敢必也爲相臣者誠知其大勢而確
然以定議持之此議一定不妨明示經臣以保
守明計兵食于久長使經臣不至戒心于廷獨
之被言不必借城撫順之說以自白灼知其執
爲勝者則雖盈廷紛議衆口譁然羣指我以爲

怯而堅不動也灼知其孰爲敗者則雖高談介
子侈論終軍日賈我以慷慨之氣而亦堅不動
也夫此堅不動者則大臣謀

國之遠識非諸曹小臣所得而及者也以此收
遠之局卽不能出於犁庭之上策猶不失爲剿
禦之中計脫復去此而紛紜旁禰倭而退遠
言進取倭而來便思退避常使縱橫反在
手而進退我無可據不幾爲趙宋之覆轍也哉
臣請輔臣自今以後須先知平章軍國乃宰相

第一緊事料理人才乃宰相第一忠獻使全道
形勢常悉于胸中卽局外禁如誰得而亂吾之
謀使海內人才素諸於平昔卽衆言互異誰得
而獎吾之聽使兵食大計盡經於思筭卽道旁
殊議誰得而易吾之畫以言議兵而十三萬餘
之外益以一萬餘之家丁更無煩于再議也以
言議餉而十四萬餘之兵應以五百餘萬之加
派大略相當部議之多至於九百萬者可細爲
之簡汰也以言用人而熊廷弼之氣吞驕虜張
鶴鳴之戮力行間王在晉之精析牛毛徐宗濟
之胸羅紫塞熊明遇之奇翻八陣李邦華之思
入重淵朱光祚之才足追風楊鶴之忠堪矢日
俱可促而備緩急之用也此又今日一定之急
者也故臣願相臣之早持定議也相臣能具此
議而後任事者有恃無恐持議者無得旁撓相
臣所以輔

新主而中興者斷無外此一事矣臣願相臣急圖之
今日能主張遠事安穩無虞卽他有關連可從

見略畢竟焉

各朝第一名臣今日不能主張違事復蹈舊日之

轍使邊城再陷危及都邑仰愧一批一對事事

協人一身一案條件清謹要亦爲相譜中第一

罪案相臣念此宜何從焉自古及今有臥薪嘗

膽之恨然後有沼吳之萌業有起舞臺榭之忿

然後有江左之中興有力決過河之勇然後有

濯淵之凱奏有熱血欲灑之痛然後有

英廟之復辟有一日數札飛騎屢通如拱如居正之

周聖教公奏議

卷之四

四十五

留心邊事然後有陸萬五十餘年之款貢

國家當大疑大難之日不仗大臣決策而欲依違

桀舍俯仰人言以僥倖于無敗不幾羞宮保而

貽

宗社之憂哉臣忠心所激義不能默然不欲繩相臣

以難爲而獨規相臣以定議相臣議定而違之

廢局尚可收拾也嗟乎違事危矣相臣不任誰

復任者

皇上不責相臣又誰責者願

上早初三輔急瀝違事毋再迂迴切再推諉知上

罪臣所不計也臣不知忌諱披瀝愚誠惟

皇上垂察焉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

聖旨軍國大計廟堂自宜主持關外機宜仍當參合

畫一這所奏裁定兵餉固志峻防以待

悔禍

及薦舉熊廷弼等著該部詳確具奏

周聖教公奏議

卷之四

四十六

請備城守器具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謹列城守應需器具乞

勅卽時製造并責能官分練以圖實效事日見尚書

黃克纘所列城守事宜其言頗詳然臣嘗考歷

來城守諸書及相酌臨時利害更有數端最係

要緊倘非

嚴勅工部卽日料理分頭置造恐臨渴之掘貽悔何

及至于所委部僚苟不得人徒費金錢無裨實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四十七

用今有新訓職方司主事沈殿崇已任勞心計

精審其在工曹勦積蠹著令仍著帶銜督造諸

器再擇精明強幹幾人佐之務使製必適用勅

限報完不得再言姑待明日至于守城之法頗

畫定壕口約三百壕擇一年壯精能文臣任之

預將掘壕營軍及應用器具應列將領發令各

官分練仍各給

公帑予以便宜俾明賞信罰併許量募勇敢以資

捍禦庶人以空地而專軍以素演而習視聽既

一號令自齊且於城守之中卽寓練兵之意較

之京營混練更爲得力若止如昨歲浪派守門

卽日日點名日日登陴總屬虛文無益於事伏

乞

皇上立勅該部務將故套盡洗使件件實做著着該

真庶

都城有備卽一旦有急亦可恃以無恐臣因將應

做諸器具開列于後伏乞

聖明立勅施行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四十八

計開

憑崖以避矢石火炮

木女頭以防敵推壞女牆

連棒以打女牆外上城沒人

護城遠箭牌以護壕口守軍得以礮石滾木亦

防下矢不箭傷城上人

木棚以禦當面矢石

夜叉棚以擊攻城牆附者

鐵提鉤以攻挽攻城高車止使其木墜落

撞車以拒飛梯賊城

抵萬以禦雲梯

鐵標以禦扇筏

竹立屏以防火砲火箭之類亦以蔽人射外

砲車以推從往來逐便打賊

檣牌以禦焚門之患土壘不及將檣放下隔阻

水袋以防火

陷馬坑以防敵來路及城門之外

以上一十六件皆城守必用之需其製度機巧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四十九

自有成式此外若刀斧大銃鳥銃佛郎機更甯

筒灰瓶藥等鉛彈飛石之類不具載

天啓二年四月初四日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器械着該部上緊料理沈榮准委用

請敕廣寧疏

福建等道監察御史等官臣周宗建等謹

題爲河西萬分危急乞立遣大將急救危疆以固

山海事日見督臣王象乾所報 兵攻圍廣寧

勢甚危急迫經臣身在閭陽驛策應調度倍極危

險撫臣身在隔城一無可恃兩重臣既俱在死

地脫令不保山海大勢豈能復鎮令人皆知固

守山海爲一定着而不知敕廣寧者卽所以護

山海係二臣者卽所以壯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五十

神京況關關門南海口于水瀾灘長人馬易渡一

片石地坦墻薄尤爲捷徑倘非急發援兵使揚

旗東指外作廣寧之聲援內爲山海之擁護卽

山海人心已同瓦解 兵倭至豈能抵當今有

新加鄭衙何棟如更臣同官鄭日宜募到各兵

約近一萬不日抵

京此兵原爲援遼而設今日正屬應急之時日宜

之兵固有紀律定可効用而棟如一腔熱血豈

難請樓伏乞

上立發帑金重如錫師仍

特勅大將如蕭如薰者統率抵關相機策應務脫輕

啓於危併援撫臣於死即使必不可前有此一

軍屯駐關外庶關上人心可固而關內之防守

可恃若復再煩擬議羈緩不前馬如風雖有

天險斷斷不足恃臣等日擊危形用敢合詞上

請伏惟

皇上立斷施行

天啓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具題三月初一日奉

開國毅公奏議

卷之四

五十一

題設捕奸專官疏

兩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達謹

題爲懇

勅專嚴緝捕之令永絕賊內通之謀事臣觀自古

夷狄入犯皆有內賊爲之嚮導若漢有中行說

管敬唐有僕固懷恩宋有張元吳吳郭藥師我

朝有喜寧宋素卿莫登瀛趙全等歷歷可按無未

有將士生儒駢肩就配臣逆于接踵投如

今日之甚者也詳考自圖滅南關之後卽有

開國毅公奏議

卷之四

五十二

叛臣佟養性等日與兒順目大真阿都爾飲

設管密謀不軌年來撫順之破開原鐵嶺之破

及近者遼瀋之破或以叛將李永芳或以逆徒

王把總或以重囚林寬或以賊賈世賢凡此

數失皆不煩一力不偏一兵專以內奸特爲

練索獨奉集之役以無內應輒敗回此亦可

謂已事得失之大較矣近復以此計審覈

神京幸而逆謀顯露劉保既係此中竄正從多

人脫泥內安反側之說逮持勝從開治之條老

賊神奸且將從旁暗笑劉保之後安得復無劉保哉臣聞善治賊者不屑屑窮其零黨而惟專于索其渠魁渠魁之集不專在僻巷窮郊而反在通衢豪市不專在殊言異狀義眉可詫之人而常在抱腹治普器折腰殊之輩此輩既得與變自空臣嘗令浙素聞熊明遇之治兵與也按奸刷盜捕發如神積年賊穴幾爲化國誠使如明遇者以卿銜兼御史之職俾巡督

周憲公奏議

卷之四

五十五

都城專司緝奸之事約計一年城中奸類可以盡

得往嘉靖庚戌時特命京卿一員巡督五城專防內案此何何獨不可援也又

國家設立巡捕一營專司緝賊向因寬弛日久徒具空名近見臣同官李達所舉陳居恭者臣亦頗聞其人殊足備

朝廷一臂之用以斯人而權監捕管責以偵緝其精才敏力必能善于搜除所謂當關有豹百獸俱潛致庚戌時會命武臣一員專于諸門譴察不虞此何又何獨不可援也

國家頻年繫一全無家要則若君用謀而我乃處處恃力之取我常如妖之攝人而我之應常如象之捕鼠我欲用夷攻夷則爲袁應泰之昏迷賊欲用中國攻中國卽有賀世賢等之紛應羣奸接跡亂賊如麻上面

君獨下而

都城每一念之心靡欲墮臣謂此輩不除雖有雄

兵十萬填銷

京師恐不能當一二賊之潛遁竊發背帝舜憂靈

周憲公奏議

卷之四

五十四

夷猾夏而專以寇賊奸宄責之士師內賊可慮聖世且然況宵叛逆橫滋之日可無特設之官專董其事哉臣謂得真奸一人勝于得精兵百隊銷萌杜隙實爲內治第一義矣謂臣言迂也

皇上如察臣言非謬仰乞

立促龍明遇等專司此職豈惟賊逆謀從茲永破卽意外奸惡究竟潛消臣言有盡臣慮無窮臣無任迫切待

時之至

以下原缺

論河西奏報不的確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河西塘報關絕關外情形未真乞

勅嚴責諸臣無爲隱覆無事虛說急圖補救以贖前

愆事日見馬渡河雖經屢報大略止言廣寧

不守大兵潰散經按先還關上撫臣據衆而西

終未有的確一報直達東果屯何地西虜果

據河方某將吏果誰敗沒某道臣果誰先逃據

臣王化貞果駐關外何所現今關門作何布置

據臣作何善後經臣作何調度間得傳聞其言

不一竟不見經按諸臣明白直捷一一而告之

君父可惟也若曰關門緊閉關外可竟置不理則化

貞前謀雖疎而單身在外或向自有方略未可

便視同楚越也知事前一帶尚未陷沒則斗城

尺土盡屬封疆未可遽委爲賊有也若曰一關

之外已爲虜穴則張應吾何以抵死未退化貞

何以駐足尚留安見此中遂無後括而遂以尤

是封山海也耶又聞化貞果屯中所相去二舍

臣王化貞奏

卷之四

五十六

臣王化貞奏

卷之四

五十七

則關外消息時刻可通豈難以一騎潛偵虜情
何至併化貞之報亦不一連也

國難既迫卽仇讐可以相釋化貞正不妨以數奇

謝過于廷弼卽廷弼亦何得終執齟齬以相難

乃三四日間報終未詳使

君父肝食羣臣憂皇而冥然不顧不知諸臣是何肺

腸豈恨不得化貞共集關上耶豈恨不得西虜

卽愛以成化貞之罪耶豈恨不卽棄廣寧早實

高出之言耶臣以爲化貞而誠棄廣寧則化貞

不得無罪化貞而尙屯西外則經臣不得無援

化貞而果在西虜據龍之內亦當援之使生俘

歸而伏

關受死倘化貞尙與西虜有聯絡之勢則當信爲

捍蔽或策應化貞仍入屯廣寧以西過賊或容

與慈營請于寧前一帶並派官監護之如漢護

南單于拒北單于故事虜相構

中西之利何諸臣默然無一語也日成都被圍撫

按兩臣尙能捍禦數月未嘗辭危卽舊經臣按

臣在遠智竭計窮身竭盡傳令馬未通紛紛

委去高出胡嘉棟輩即不能捐軀殺賊亦當燒

盡有糧無爲資乃望影即逃先諸臣而叩關

入關之後有同伏鼠至不肯日馳一報以慰

聖懷而鎮內擾嗟乎嗟乎逃臣之尚堪食哉今日

之事爲撫臣者惟有竭力以聯西虜使爲中

梗即可轉敗以爲功爲經臣者惟有盡瘁以控

嚴關使京師有恃即可以功而贖過爲按臣者

亦當開目張膽分剖明白毋以直指爲調停母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五八

以料察爲姑息務將諸臣實狀奴虜真情兵馬

實數斬釘截鐵馳告

皇上庶無辱

簡書而負任使若使諸臣暗圖巧卸更事含糊

朝有典則國有公論一特死不屈備寧不爲千秋

後笑罵之謂武伏乞

皇上志下嚴勅馳責諸臣如更有隱匿虛能不每日

馳一實報者尚方之劍請從此姑至于守關之

任既責經臣臣嘗覽其見聞一述故自井井倘

令經臣復參其間而虎共喘勢必相當視師一

舉不若仍令還部專聽廷弼料理之爲得也臣

目憤國恤直吐其愚不勝能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二月初四日具還初六日未

至旨這本說的是連日開外未見的報總督各官何

俱不奏聞着兵部差人星夜探聽確報來經撫官立

功贖罪已有屢旨了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五九

設防天津登萊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天津登萊之防萬不可緩懇

卽議添兵將以伐賊謀事臣觀賊既陷遼陽奄

有河東豺狼之噬貪厭無窮兼以叛賊

多方狡幻不可測量今聞旅順之去天津三日

夜可到其去登萊一日夜可到雖奴虜性不習

水而叛臣賊子降服者多且海蓋四州旣皆兇

服脫卽用其土人揚帆跨海千里之道一筆航

周宗建奏議

卷之四

六十一

之卽未遠能橫行兩地而劫取楊餉抄掠民資

不知兩地居民弱卒其能與之抗否臣念及此

中宵駭起不能貼席今天津雖設撫臣果自嚴

而登萊尚未開一處及且天津現在水兵僅足

成隊尙須廣集義勇以壯軍聲而登萊全無預

備雖道臣陶朗先可資謀略而徒手子身豈能

殺賊合請多募壯兵統以大將俾扼海口之要

使一時壁壘赫然改觀庶雖役亦苦望洋

且兩兵一發時出游艇潛行偵探聲言恢復暗

示揚果使有內顧之疑亦可軍其人犯之肘

此實今日捉吭擒虎第一要着至於三岔河口

增兵壘營事在剝虜患同呼吸倘令此地不守

雖有山海斷不可恃相臣樞臣所當專一料理

無逾此三事者遼陷以來又將一月時日易銷

虜謀益急伏乞

皇上卽勅畢自業速赴天津責成調度仍開兵部作

何防禦登萊更問現今三岔河口作何防守錄

無庸馬渡河立勒回話毋令臣言又復沉之

周宗建奏議

卷之四

六十一

議臣無任迫切懇望之至

天啟元年 月 日具題 日奉

聖旨這所奏水陸防禦事宜該部作速議行

請崇實物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 氛孔熾虛飾宜除詩

易宜告之文以崇實効事日因東事敗壞勢披

猖陷我

祖宗數百年之疆宇朕我

國家數百萬之生靈文吏武臣殞身暴骨寡妻弱

子野哭招魂怨氣慘容日月為暗在我

君臣方當生薪茹痛福過于

周忠毅公奏議

臣天痛告于

尤願其抒忿恨各圖戮力尚恐人心積性振作不前

虛我久仍起張不起顧提可崇儒太平偽為張

大以重

上帝之譴以千萬物之痛哉頃臣聞邸報有五月六

日宣捷之舉據稱勦苗一役多所蕩平當時撫

道勵高將吏勞苦實所難泯然不舉行于往歲

勦定之日而舉行于今日多難之時此于憂樂

之候已為大舛題張鶴鳴一腔熱血三載憂心

方恨兵餉不敷勦局未竟雖有一番珍域不無

遺孽潛滋在于今日止宜剖明公案使提刀殺

賊者得自白于

朝廷血淚衣衫者獲大伸其勞績或實或虛使諸臣

止受前此之功而不分任目今之亂便可收結

公案激厥臣心又何必紛紛宜布以修為捷伐

之奇勦頌為三苗之格命也哉臣恐

上天

列祖方心願 賊之氛未必速信虞陷之羽也臣因

周忠毅公奏議

見 事日迫

廟堂之上且不急急為枕戈擊節之計而尚作此

繕給拜歸之文臣實恥之痛之故敢謬吐其臆

伏乞

皇上將此祭告一舉博為求助感 之禮庶或上邀

天祐仰祈

聖鑒可無負于聲價惕勵之義臣不知忌諱干冒

天譴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嚴奸細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請

特勅山海守臣更加防察內奸以絕 謀事臣觀

賊連年專用奸細自剋撫順剋開原剋鎮遠以

至剋瀋陽遼陽皆以此輩得力近賊復用此計

窺伺內地傳聞 李永芳有謀主李伯龍專

以水清相傳之狡策巧裝醫藥各色之奸撫遠

既以降夷得計安知不即以降兵放歸流布寬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李五

以赦死懸以重賞置之有意無意之間任其半

或通歸半或報効此種小人儘有隨其迷惑而

不覺者今所擒獲之入如降兇彭坤直等雖其

堅口抵賴而中情終似巨測在內地者既經奉

旨嚴斬而臣思此輩出入皆藉山海關或從一片石

偷渡若守關之吏不爲着意嚴防止取虛文磨

塞恐此輩入而復出潛透情形其害又有不忍

言者今請

皇上嚴勅山海關主事及在鎮諸臣于一片石等處

加意防察果能擒獲出測奸細者官爲紀錄人

給厚賞倘有疎虞重加罰究以爲不職者戒此

亦陰絕 謀之一端也臣因審鞠降卒而併慮

及此伏乞

立勅施行

天啓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具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奸細內外出入宜嚴加勅諭依議行山海關臣

并各官一儘申飭該部知道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李五

學將官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急求將材以防固守事今日

國勢危迫目前急備無題固鑰關門謹防久口一切添兵慎守諸事大約不出臣意一處置之疎今既一月矣勝偏日急諸備尙虛近雖新推經略定有調度而戰守專責畢竟資於武將有如人之治病必求藥石近該兵部咨訪將竹其意非不甚懇第使明知其人必須卽爲補用始不

同忠毅公奏疏

卷之四

六十七

候於特日諸臣推舉非一據臣所聞舊據邊守備鄭祖禹者素負勇略曾於去春度遼至甫一月卽遇勝渾河排死力戰救出川兵數百身被四箭舊經略袁應泰壯其膽力

題加遊擊及邊城被圍時復督戰教場身傷數箭丁男子第率盡陣亡且於城陷之後復能用計潛出因以兵事數干撫臣王化貞殊有方略後因與道臣相左遂卽告歸且聞其趣料孫得功等必敗乃事其識亦有大過人者今聞其人久

歸新水雖在二千里外而還反赴京或派守關

隘或責練營兵定有實效可濟緩急又聞大同

有裨將馬從龍者揮鞭殺賊勇力萬倍果如所

聞俱可以資一臂所當星夜取用更無容於迂

緩者也嗟乎七年之病尙求三年之艾事急加

此更待何時至於歷來專用叛賊內應臣

於去歲夏間一答撫臣化貞一答道臣張應吾

俱諱諱以好細爲囑其言竟驗今者奸民竊穴

豈曰無人特未可明示抄傳便其逃掩臣昨歲

同忠毅公奏疏

卷之四

六十七

曾專舉熊明遇以京衛專司其事未嘗

採用偏令急召明遇責以巡視補營任其鈎察報

之九門之挨查連戶之保甲必更大有妙用敢

因論將而井及之伏乞

皇上立勅施行臣不勝是切特

命之至

天啓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道所舉將材著該部查訪錄用

議弔恤遣亡將士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援兵必不可緩弔恤萬不可無懇卽

勅募調使臣加意撫恤以紓愁慘以鼓義忿事臣竊

觀

國家連年用兵率以寡謀屢獲敗衄家家痛哭戶

戶招魂愁怨之氣日月爲暗比者連藩繼陷殺

氣連天風雲慘黯愁結萬里臣意聞報之日不

知

國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辛八

朝廷當有何等念惻何等哀痛而乍聞驚訃旋即遣

忘匝月以來不開下一紙弔恤之文不開出一

句慘怛之語河邊枯骨不能博黃泉一陌之文

野哭千家不得被

天朝銖兩之惠視其就戮若爲固然在死者飲恨幽

冥無從告訴卽其家妻兒腸斷亦復吞聲獨使

旁觀之人心懷私憤諱不謂

朝家如此寡恩耳聽喪聲誰不謂諸人空効死力

既足陰干天怒亦且冷落雄心日者調兵不應

募兵不前效已明見於此矣今見

朝中又復急調川浙之兵但一開口幾萬幾千何

等容易而所謂黃沙白草之頭顱風雨號之

怨氣懷然不見議一垂恤示之矜憐夫財帛者

上之所輕尚不免許多慳惜不肯一施性命者

人之所重乃欲其立時慷慨不一躊躇此亦世

間大不情之甚毋論

朝家法今到此必窮卽揆之造物感召之常亦不

應有敢死輕生之報此臣所爲日夜隱惻不能

國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六九

不一呼之

皇上者也今請

皇上特布明詔申寫哀痛于三岔河口布壇設祭收

集南還仍於調川兵日卽着臣同官李達科臣

明時舉齎帶

部金幾萬緡查陣亡諸家厚爲周給再查陳策董

仲葵秦邦屏鄧起龍周敦吉等十餘人贈官錄

予尤錫勞秦氏并厚給卹卹之予奏俱明以勉

其一家殉

因之忠其所中召募亦乞

勅撫按查爲一體賑恤庶

皇恩所激而忠爲之一開義聲所鼓衆兵各思爭奮

此實調募中第一鼓舞之法諸臣言調募

似猶未及乎此故敢直吐其臆伏惟

皇上立賜施行仍

勅各臣刻期集兵毋致耽延以遂殺賊至於司臣劉

時俊素懷心膽尤請兵略其於上同情形知之

更悉脫使鎮江礮臺之間早如時俊昨年之計

副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七

李單 財必無今日則調蜀兵而因收蜀中之

才尤

國家急封疆而免議論之一端也敢因調兵而併

及之以備

皇上採擇臣不勝激切特

命之下

天啓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劉時俊著該部議用

巡視捉獲強賊疏

巡視中兵馬司地方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

建謹

題爲捉獲強賊事該臣看得

畿輔之內剽掠屢聞先縣兵馬董嘉善兩次擒獲

大盜景崇而奇克王臣等又復見告又皆係廣

寧道兵近克新卒因而出劫惡虐異常大渠百

千狼虎于郊市而竊聚有宅驛間有名至于禦

賊則怯作賊則勇臣不知主兵者當作何法以

副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七十一

約束之矣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先將奇克王臣等依律處決餘盜張

進祿等仍著督撫各官開會協緝仍

勅總兵杜應魁立法稽查先從將官分別清楚第擇

一二貪縱如吳天壽者懲而治之則各兵自然

不敢離伍何至紛紛出禦入於國門耶至坊官

董嘉善以本城之官屢獲他境之賊其勦甚著

且其立志甚忠怨勞不避似當優錄以鼓任事

莫謂卑僚中遂無人物也臣不勝激切特

命之至

天啓三年 月 日具題 日奉

聖旨喬寬等着法司擬罪張進祿等督捕等官協緝
務務總兵官還當設法清查約束把總吳天壽仍
行懲治董嘉善着紀錄該部知道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七十三

巡視提獲地方強賊疏

建視中兵馬司地方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
建謹

題為提獲地方強賊事該臣看得

肇敏之地逼近

宸居而羣盜縱橫了無顧忌究其根因皆出副將杜
應魁所新募在應魁一腔熱膽豈不欲收羅義
勇壯我長城而募格一懸流民響附今據請犯
所供見獲十有二人皆屬廣東通卒其諸木獲

周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七十三

者大半亦同遁之件因恐以逃見我不敢歸家
又聞

京師餉厚因而就募既募之後已大非其奢望之
心所入之餉漸不足供其游浪之費于是福壽
為盜動至幾十幾屬餉所所在驚人此亦今日
紛紛募京兵者之一效矣臣每歎

國家設三大營原以護

神京而備緩急今乃釋此不講勤日外募而又不
講求訓練之法俾其帖然就撫將

京師反多一腹心之疾京軍且將藉口謂

國家原無資于我輩賊至自有新兵擊之名欲聚

兵而實以散兵其爲計已甚左矧又蓄之以盜

乎臣因訊盜而并論及此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將見獲諸盜依律處決未獲者轉行

杜應彪備擒盜法并

勅應彪此後立法操練現在者急爲約束空缺者毋

再召補正不必諱言招募之補反開躲閃之端

蓋各兵苗莠不同竊發之奸原不累其一軍之

周憲毅公奏議

卷之四

七十四

壯去盡竄以安精良卽治盜亦治兵中一法也

至于坊官董鼎善以隔城之官擒獲多盜此其

心計之密運漸之勞其各坊中翹楚仍乞并

勅吏部紀錄以爲勳事之勸庶

禁地肅清而

幾輔或得帖枕而臥也臣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聖旨

天啓二年 月 日具題 日奉

戰守議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議今日之事議戰

議守不可相非而分戰于守分守于戰則皆非

之非者也蓋賊鋒雖張兵力有限我勢雖散全

局尚存若據云必不能守而始爲固歟且聞之

說以十萬師爲孤注是棄中之結制非策之全

者也若狙云必不能戰而始爲嬰城株守之策

是竭四海以事一隅 不必西渡而我已坐壞

此北魏之所以困齊者是苟且旦夕之計也故

周憲毅公奏議

卷之四

七十五

欲定今日關外之畫必先破去其不能守不能

戰六字而後東事庶乎可爲耳今經撫兩臣各

持不相下之見全不打笑河西實落情形實落

戰具主道者作如何勝笑卽小有挫失保如何

收拾主守者作如何善謀卽暫時固守保如何

歸結從此儘力策過一番果各有不敗之着扼

定在心便須明目張膽將此成畫暢言而告

君父如趙克國之對朝問往返十數曾不爲頃又何

至紛紛爭辯徒聞勝干口舌聞耶故職謂今日

且勿輕議去留請畧做職廷之問克國者走二
飛騎先問經臣果何以能守無妨進取具一方
畧審上之

朝廷又問撫臣果何以能戰不至一擲亦具一方畧
審上之

朝廷使舉朝之人了了心目實信得過而後或聽其
獨任或分其職守定限二十日往返未爲晚也
若謂職言爲緩必欲定于一朝則請以鎮守山
海專責熊廷弼練兵飭防築臺固壘爲都城一

別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七

金湯爲廣寧一役勦去其經畧之名仍以經畧
遼寧專界王化貞聽其展布使相機而圖伺隙
而動無復有滑稽輕詆相笑于旁辨論分爭相
持于後庶精神各有專用將吏各有專轄各用
兩臣之長而無分兩臣之袒東事庶不至于决
裂也謹議

奴房職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議今日奴房一事
自須設身處地相時度勢焉

國家計物力又當爲邊臣計便宜斟酌實數畧有
幾端如督臣所云各部舊實向來撫邊者定有
成額緩使冊籍已亡而記憶可據如舊擲王化
貞單現在可一質問若通官張仲信等所開二
十萬兩恐有浮冒未可盡信此舊實之當核者
也至云虎平控怯十萬不日到國先請當額然

別忠毅公奏議

卷之四

七

後爲晚爭奪廣寧使其情果實卽額實之外如
督臣議再給進兵領兵之實二十餘萬自不足
惜第使扶實而去仍無報効徒費金錢無從責
信恐成王化貞往歲過河之說職等不能保也
故今日之議且當先論虜情之真僞毋只先爭
實數之多寡此今日談款虜者之要領也至云
收復河西之後以廣寧之守虜之押漢寧前之
守虜之谷喇慎自是得策第虜旣以復虜寧爲
我重故邀我厚賞今我旣不自守仍屬西虜則

我亦賞以丹廣寧爲虜重既昇之地而從給以三十六萬不太侈乎况虜聚無常豈必真以萬人屯駐又何至按籍給賞如中夏法也愚謂虜果逐賊東歸便當着令住牧爲我外護當畧倣漢設監護官一員監之駐劄寧遠之間仍令各房於寧遠受款而掃漠哈喇兩部各加給以四五萬兩賞其外護之勞此即特爲歲例亦不爲過若多至三十餘萬此自斷斷難從總而計之所云領兵餉當進兵功賞皆爲收復廣寧而設

收復之名要我重賞既得我賞仍收我地內以結盟于我而外未嘗不示好于於虜無構殺之仇而於我受非常之路此則西虜今日情形大率如是今者榆關之事但當訓兵整備專圖自固不得虛恃虜款反受其愚但賞懸賞爲餌使虜惟恐賞之不成懸寵常錄我操不當使其挾賞自大輕視中國之愚播弄反歸其手於今日用虜之時而預思爲他日備虜之地諒籌邊者定自有苦心也敢因議賞而併及之以助主款者一著焉謹議

明故忠御史贈太僕寺卿來玉周公墓誌銘

嗚呼此

明天啓忠臣第一人周公季侯墓也公之時大懿起於璫畧而公以名御史撰其鋒壬戌之夏有電警公謂其占在璫璫畧曰電者陰類見於盛夏共象爲臣使君下陵上小人乘君子衷狄窺中國頃朝廷一二處分金謂

論旨之下有給惠爲臣即不取畫信通千人所指如

魏進忠者信

墓誌銘

上之震疊以肆機鋒換

上之竄竄以成裡讓至且巧立虛名漫無忌憚維聞起於純習諱播生於長舌其爲隱禍豈不堪愛璫入璫嚙之甚因是改名忠賢璫之得幸

上有根底其喉舌之機寄諸女戎犄角之勢寄諸類甚則間諜之用且寄諸我然公不爲小嫌有爭客氏之疏爭再召也有爭劉朝之疏爭典兵也復有典給事爭之疏公之典爭則以考察先是京察將有題名之書見於市所排斥盡一時士而

墓誌銘

公在焉此所謂諜之寄於我者也朝御史大大越公南星持之堅察典卒以無撓而華疏出矣登公之疏薦諸公嘗及故督師廷弼輩以爲辭且有締結王安之語公謂輩輩之不我釋非以廷弼之薦而以有忠賢之邪耳忠賢之計既不獲陰寄於察典則必顯借夫鍾事者勢也且諸人而尚解言王安則亦第問安所以死與死之狀之慘而罪人斯得夫考察朝典也而何以寄忠賢之臭患言官朝士也而何以効忠賢之股肱疏上具言所以其批劉表裡條叙本來視諸疏無後留餘故璫之怒以益深公之敵以益衆甲乙之際璫勢處丙震有詔遣公而公從庸涉之後矣嗚呼用師於璫者不啻數十疏而璫恨公以登狐之登此公之爲忠臣第一人也天下知之僕史傳之至公治行第一則子先仲方伯公之治湖頗與聞焉故予得以公千廷祚之請合之爲公誌誌曰公諱宗建季侯者字也別號曰來玉其先自湖遷蘇之吳江太千太保吏部尚書恭肅公用公曾大父也察璫四千其叔爲

孝廉公武南孝廉之仲子輯符是爲公父自父迨
大父皆以公郵贈太僕卿母顧大母都督贈淑人
公之生值周中葉至不能具脩脯自習章習以及
制業皆贈太僕爲之師年十三以文薦有聲其補
學宮弟子實受知郡伯朱公燮元其後復受知邑
侯劉公時俊是爲子同年友西川名大大也丙午
舉於鄉再下第登攻苦於學與吳公熙袁公貴有
堅義逃難之契復深叩性相之宗於果清濬禪師
亦可以知公之於吏生矣癸丑成進士其試春官

墓誌銘

三

出張公爲之門時年才三十而耳其名者如得青
宿焉庶常之選僥得而失之從選人得令制之武
康武康之爲邑也福且僻公殊不見少意與今有
餘邑無罕邑有餘令居頃之有德清之極丙辰大
計吏以異等再調仁和凡三歷邑皆在湖湖爲五
下財賦地其民最苦者賦役苦吏苦兵其民之暴
者苦民之黠者是不獨一邑也大約其緒繁則其
府憲益甚公一務爲簡易凡以賦事役於官無當
者皆汰武康之汰者五十人有奇其存者才三之

一德清之汰者百八十人有奇其存者才二十之
一以是事無長人顧人亦無長事至徵收之爲登
爲違爲舊爲新其操如絲公會其數於一單據案
即得於是民之輸於邑邑之輸於贈者皆濟德清
南糧愆期者至八年公至一日而竣仁和之賦道
者率歲數千金公在事之一年不及五百金明年
才百餘金其尤甚者莫如先運之法其法先期視
漕艘之數艘設一嚴其嚴所受之數亦如之艘既
集則掣籤以示之艘受一廉無升斗之贏詣焉登

墓誌銘

四

未之人則官與民相授受其出則官與兵相授受
而民與兵無所授受民與兵無授受則姦吏之左
袒姦民之外市者其智皆無所施故是法也其事
徑其數無爭行之武康而便因行之德清仁和遂
著爲令蓋公立法既善亦其力足以行之德清以
賦法之亂其兵之受未者五年而三諱其前令以
見侵辱移其官與公至持類如故尋卒陰爲置且
以某夕舉火因切令改其議公雅悉羣卒所爲因
授指揮官故夜出以軻之亡何羣卒果至甫入舟

而伏發見獲者兩人公令潛逃擊武康獄羣卒亦竟不知設伏者爲官訪也至所約舉事之期公晨起如先所約其長至庭中語甚溫旋出牒數卷曰此爲先事本末當白上臺者爾等不受約且得罪矣衆猶耳語因出其夜獲者二人示之衆始大沮叩頭伏先事得以無捷其報完更視他邑獨先至聽斷之際於人命特嚴時或屏騎從得至先者之所則兩家之屬皆發故訟爲之頓息者其時雖他邑獄疑者徑徑皆決於公長與有曹濟之獄久不決部使者移武康令公風勞披血而呼者曰非聽不明公疑聽音近尤因遠勝所連者趙元既至則別以鄉音鞠其子於異室始具悉事本未得所謂孫敬者論死一時稱神君蓋公雅不能以三尺事臺貴至田叟村嫗則嘗得叩膝執手以家人語畢其懷來故凡所滌不數月輒庭寂然凡案之前卽嚴整也嘗言有司無他譎巧獨事之大者小之難者易之轉折者直捷之省一紙卽省一紙之費少一人卽少一人之福惟有司有誦人之心故

民之爲蝸蚌者益多耳自視事以來所論生法實贖俾各以米入監分給繫囚之不卽死者無一錢入署中雖上官所取用或歲逾三四千金公尚力持之獨民蠹所在則不敢徂手小慈凡城社之胥風波之民次第皆伏峻懲盜既得狀則立與衆素之四達之衢杭故苦盜尤不喜自明發盜盜以故盜恣至是皆戢其尤快萬心者復有二事其一則累版一事其毒凡彌數郡其爲窟者三上窟於廣陵中窟於金闕下窟於杭杭窟最爲巨測自杭而東則嚴州又爲一窟其鈎奇之法非一甚則以幻藥掩之凡所得女子悉其所爲蠟旋以人積年之窟至是窟者不出戶而遍通四方之色其譽則以俾妾爲堅不從者聽於刀礮計杭一城以亡失子女告者無虛日而諸姦者其力能以衙門爲金湯惡少爲鷹犬人至莫可稚何公心憾之甚密捕得首惡者阮承德因盡發其窟得女子數十人皆致自藥術其以稚年見掠者不復記父母矣承德者說視之幾同愚慮計三十年間所掠不啻千餘皆

自伏也其甥趙科者尤甚嘗得一婦擊之婦不即從立殺之投諸火因大集諸婦各投之燼餘之骨寸許以爲令其不遠至此承德科皆論先其異方四汪雲等二十餘人皆擬戍強半處死其家重樓以居盡沒入官爲城隍廟費捕得之日士民聚觀者數萬其聲流聞諸郡亦各爲脅息者逾年焉其一則邑之有養濟院凡爲貧獨者設其後更成奸窟杭城爲甚誓沈松者不知何人以詭食於院遂擅其籍籍有缺則以其名名亡是公而身食之更

貧者其屋直以歸放生池而惟養濟一院始爲官有人有緇繪其事以傳者嗟乎此二事者可以知公之於瑄矣夫二豎至惟願天下之患莫大乎穀祿之仇而別言國討三川周室固秦兵之朝市耶惟公之於二豎也不以名舍蜀則知公之於瑄也非以名取韓韓皆時公竟勝瑄者亦正如勝二豎耳豈以詭獲醜哉杭之憂桂玉者以渠不受舟公薄之春鍾皆給於官在武康時曾以金六十出異隅之地於采石者以護地脈其學宮建於草昧之初不中程且圯矣鄒魯之模縣公而現獲公治邑不當家丈人之於家絲髮皆心服所至顧意恒綽然又時以茂宰爲首宿師三邑之士蔚起與諸生說經書輒皮帙典至或手自拈義與相唱和暇則角巾遍勝課投西湖桃柳及補孤山處士梅文以記之戊午去仁和紀公者稱有范萊蕪之清而敏勝有孔洛陽之執而達勝有陶靖節之風流而致事勝無一字溢時公名冠諸侯以有所格覽授工部主事于假歸改福建道監察御史爲明年庚

中時朝士盛有門戶之形公屹然中立特標虛淡兩字爲實世規曰德業以虛而彌廣功名以淡而彌長見之疏奏時論題之而不能用旋具疏論瑯甚屬座師葉相國見其草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宜寬以待其變擊之過迅恐負嶠之勢遂成是言也則公能用之然瑯曰益以甚則公雖欲用之而又不肯得此諸疏所以備鍾鼓也聞瑯嘗以公疏故平其類繁泣

上前祈得削髮爲僧以激

上怒有

九

旨廷杖公賴葉公救以免愛公者或以知幾爲勸公曰葉爲臣子復敢爲身謀乎嗟光祿一差臺中以與中涓相涉諸公恒病之公義不避視其事凡歲減五十餘萬金復用兩大瑞王體乾疆事之起任職者率以是爲上策獨彌公振德之殉節最著舉家投鑑者二十餘人公合衆疏於朝得諡烈愍其他措切軍國大計不少休其敢言敢任者類如此癸亥以直指按楚歸值贈太僕之數時事形日異

萬工部環事聞公頗足曰奴手滑矣既楊中丞緒公達就達公知不免第慮爲八十母憂聞達之夕秘不置令知詣朝入城起居贈淑人笑語如恒時旋辭於廟以善養楚淑人付申淑人及諸子託他事達適舟候達者於胥關宣詔訖即就遁至都下鎮撫獄縱師許綱純瑯譽大也所以治公者其酷非所忍言數訊之復勸折膠絕矣公抗言不少屈亡何移獄就內公知爲前諸公畢命處強自力起索衣冠望

某誌第

闕而拜者五望則而拜者四足夕遂不免是爲六月之十有七日越七日而後殘骸出於寶先是公未達時業用故邑令工部主事曹欽程之請奪其官且追贓千數百金公家盡矣至是復增逮至萬三千金流傳復有門誅之說於是贈淑人及幼女一人驚振立贈贈者無不流涕丁卯今

上詣

上登極瑞伏誅元年正月公子廷許廷社始出自草闕公竟於是公家之聽於有司者其事皆麗有紹

贈公太中大夫太僕寺卿給祭葬錄二千人暨性
恭肅公以省垣事

康陵亦嘗疏擊大璫及諫迎法王著抗盟聲使百牛
而純武者復有公可以觀世臣之烈矣顧恭肅以
生至冢卿而公以先得太僕豈不悲哉公自爲童
子時所聞語涉忠孝者輒手錄之及人臺中首列
孝廉公寬益孝廉嘗見構邑令之修節者孝廉以
鳴於

神廟事未竟而身殞贈太僕爲厲心焉至是其崇始
墓誌銘

白劉公時俊以監軍功坐譴公復疏理之蓋平生
於繼志感知之際類有至性及轎車之發眾憤雷
沸諸大夫憐公之貧者各捐室以爲道路費周公
順昌後公而遽死者也其人清苦絕倫亦附二金
於公袖陳太史盟於公交至漢及公至詔獄太史
露身與諸急公者其義斯亦公平生肝膽氣誼
之効矣性不能爲諛亦不能受人諛每見鄉人之
祠其有司者如故事公未嘗一借之名及武康之
祠公者於學仁和之祠公者於湖德清則有三賢

之祠爲燕公德陽宋公典祖而公以構君與焉尤
爲希有公時皆移書峻止之不可得然追公及焉

而三祠之靈尤如故三邑之頌公者不以瑤故少
易其爲桐鄉也公遺書付諸子者有曰古忠孝人
親一死如尋常故慷慨生焉若作奇事視之世豈
復有能死者哉皆學問深至語性嗜讀書雖簿書
執掌之餘不廢丹鉛嘗言有書可讀便是生人一
福所論著仲紙輒就有奏議四卷老于解八識規
矩畧注論語商詳定通鑑紀事本末荆川右編昭

墓誌銘



二三

明文選人倫佳事及詩文集甚富故一周公也爲
文士爲良有司爲忠臣而揚推者獨以忠從公之
所以先也公死諸公之後其所錄死者在諸公之
前故吾於公之忠復有第一人目嗚呼人臣之
誼不顧爲忠即載筆者亦詎願得忠臣而文之哉
夫官府之構其禍於古爲烈蓋關運數顧膺滂之
死以漢殉之訓注之死則不必以唐殉之造物於
二代之死者又何軒輊耶故世所憾者以訓注而
蒙膺滂之事所惜者以膺滂而不值訓注之時以

膺勞而值訓注之時其後尚有武宣諸帝其威能
行於驚警之藩鎮而不能爲忠我者一取其殘與
故雖人如訓注而死於瑄者非天下意雖人如瑄
而死於外兵者又非膺勞意今瑄之死尤伏漢法
是卽伏公疎也公雖生不殺瑄而死殺之矣然則

吾

君之畧雄於宣武

國家之祚熾於漢唐計公之爲忠者亦必快於膺勞
試取忠臣之不可顧者而故顧之故文之將願爲

墓誌銘

一三

蔚宗之傳膺勞者乎抑願爲予之誌周公者乎公
生萬曆十年六月之十五日至卒之年爲四十有
五元配申氏初封縣人以公三品卹進封淑人子
六長廷祚邑庠生今人國子監讀書妻袁氏次廷
祉邑庠生妻吳氏次廷禧聘董氏俱申淑人出次
廷祺廷祿側宋出次廷禧側會出女五一適庠生
蔣五輝一適庠生陳修一適趙渭一字陶學儀俱
中出一字呂啓元側宋出廷祚子四聯助聯淨聯
聘鳳氏社子一未名而殤所賜堯在邑二十七都

九菑之變子圩子讀廷祚兄弟所列公者三疎微
乎如聞公之聲也然社也旋以先孝從公矣廷祚
經術氣節皆克其家所狀公萬數千言于載而誌
之復銘之銘曰

忠臣而可顧今而死於瑄忠臣而不可顧今而足
以死瑄死於瑄者緊一臣今如顏之烈繫其於累
死瑄者緊一臣今如難之伐繫許於張吾以是而
銘公之藏以數

天子之耿光顯忠銘幽

墓誌銘

一四

天語煌煌惟易名之有候今是在太常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同知

經筵

日講纂修

實錄總纂選家鄉侍生桐城何如寬顯貴撰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前都察院右都御史
督與部左侍郎事雙飭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
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京太常寺卿

太僕寺少卿三奉

勅提督京邊東西二路馬政兵部職方司郎中通家

眷弟中用憑願首篆蓋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前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事戶兵刑科都

給事中入侍

經筵年眷弟陸文獻頃首書丹

墓誌銘

一五

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太中大夫資治少尹

太僕寺卿朱玉周公神道碑

今

天子首揚忠烈御史周公晉七秩寵恩再世

繼制文臣三品以上得樹祔號碑墓道東南公千長

君廷祚將以十二月初九日葬公

賜塋而走一介以碑文見周余再入承明受交于公

每抵掌談天下事肝膽洞盡且猶子羽宸之女實

字公三千廷祚誰不得辭按狀公諱宗建字季侯

神道碑

號朱玉系浙東居吳江自始祖俊德始五祖瑄生

易昂生恭肅公用是爲公之曾祖恭肅生孝廉式

南式南生封御史公輒符則公考也公生長名聞

不異軍門少隨封公學語及揚忠愍事慨然有祖

豆之思自童乾而已異矣性敏悟下筆千言聲滿

大江南北癸丑第南宮年纔三十餘四方見者驚

曰向疑是耆宿也今武康視萊德清調繁仁和所

至如神庭無何事番幾數如澤家政御胥吏如約

賦獲撫百姓如督子弟訓諸生如處朋友公嘗自

言有司無他長惟大者小之難者易之轉折者直捷之若自道云他疑獄積不決臺察移就公一物卽了最著者趙充一事澆如核戶清賦禁絕略取善政不勝書也公既洗手觀事歸裝蕭然惟三邑澤士文數卷而已兩舉卓異入拜御史會逆璫親忠賢客氏交通端處無敢言者公獨列其奸狀疏上者四時逆璫猶名進忠而公首發之擬

廷杖論死幸救得免而是時更有大璫劉朝者有典兵行邊之舉公極論其官壬戌通視光祿一意清

二

釐可省鉅萬而大嘴王體乾又側目矣癸亥奉命按楚丁封公廉掩削不開戶外惟地方利弊知無不言甲子水災籍公請折全活饑民無數時楊公澆左公先手辦起攻忠賢輒引公疏語爲証適萬公琰杖死公頓足曰此逆璫以部澤爲嘗試也吾輩今無死所矣乙丑果賊曹欽程以爲今時受賄

誣公而削奪勘進之
令下矣先是欽程令吳江勸捐富民居奇公爭曰富民貧民毋奈何重困之又有公宗人物無嗣欽程

思利其有特以公在不得通也用是積恨詎公與張公俱言同謹督撫柯某擬張公戊奏上逆璫矯旨竟掩泉靈杖逆道之日公托他遊別積淑人怡然就道士民巷哭頃刻數萬人鄉先生王公世仁吳公雲申公用懇趙公士誇爭楊金助行周公順

目特以二金納公袖中所至村農野嫗爭出錢餽

吳騎視善觀公公顏色不變也既下詔獄拷掠備至公但澆呼

天地祖宗共扶擊賊逆黨許顯純崔應元迎璫意必

三

欲死公聽生靈萬三千五百知公貧不死法必死追比也有陳太史聞者慨然謀之張公捷陸公文獻出金三千有奇欲以活公而公竟不可活矣先是逆璫救王安

盡諸父弗聞也公于辨郭章疏得之

臺廟始詰問逆璫璫以朝朝對卽

賜朝死逆璫掩掩庸矣用是恨公辭公欲殺其于楊

公澆云

今上御極公子廷昨上書訟寬

節子全歸易名獨洞煌煌異種嗚呼可謂榮哀也已
公之與鄭公元標焉公從吾論學曰人心昏廟雖
有百種大略俱從無忌傳來忌憚二字絕與天理
相近相在廟室一簣千聖學問丹頭也暨往持平
疏略云國家畢竟以違事為第一緊着臣子畢竟
以君德為第一根本一語偏岐正可為參伍之藉
一人互異不妨酌衆論之中皆前人所未發也參
肅公事

康陵嘗疏擊大關諫迎洪王著抗直聲公雖性生忠
勇廷碑
寺乎淵源之所來者漸矣陸平逆焰之張輻諸疊
涕而

宗廟訖得晏然則以諸君子為之撐柱也諸君子之
功則以公為之首事也公議獨早公廟獨烈公樹
亦獨偉嗚呼公何憾乎烟姪生卒詳誌中銘曰
慈豈得剛節不辭苦名李范齊羞終灌伍此一士
錫彼九關虎美新蓬然茅靡三鼓其弘一呼奮其
豹武渾水群飛碧血在土嚼齒銜鬚誰不可侮九
幾一幾萬死千古

聖人能與整我

皇芥元祐路碑日月再視廟忠揚貞廟臺四府無陵

不平無豐不盡資以敬忠浩氣可買

屬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

詹事府事

實錄副總裁年家春侍生董其昌頓首撰并書

神道碑

五

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太中大夫資治少尹
太僕寺卿周公神道碑銘

天啓元二之間逆閹忠賢已居中用事周公爲御史因盛夏水電論內臣爲害訟言攻之當是時聞猶未改名公疏所謂魏進忠者也公既首發閹奸而後先言乳母不當入宮近侍不當典兵皆以剪閹之異而遏其機牙迨癸亥內計極論贈典其私人援交關亂政狀聲大慙且懼諸與輩潛附贈者聳聽喘汗人自以爲麗公白簡遂聚族而謀公矣

神道碑

六

乙丑間徵楊觀諸公考虎群小帶闢曰必殺周某途噉吳江舊食令曹欽程飛車告公公喪父里居坐削籍追賊獄未上而樞車徵矣公之下詔獄也以丙寅四月十三日其畢命也以六月十七日年僅四十有五越七日始得出暴尸都市肢體斷爛其慘多視楊觀一也公被急徵後繼聞實又証奏公傳言將孀修公之母以驚死所生職多不能償其子廷祚廷祉亦旦夕死會

今天子御極遂竭屢詣闕訟寃

天子暴公昔發奸逆屢公太僕寺卿褒卹有加又詔所司定章等罪狀於是天下雖云夫牧豎無不稱

公之忠爲之嗟咨嘆泣而咀嚼輩等恨不得樹其肉也嗚呼公又何憾哉公爲兒時贈其父談楊忠愍事輒抵掌曰好好念其祖之死於寃也燈窗讀讀流涕慢面甫入臺即疏請昭雪焉其言事傳旨廷杖者三比其得免言笑舉止無以異也下獄考掠逾兩月無屈詞且死以老母爲念無怨言其死於忠孝蓋天性也公少儻傑豪勵遇事風發舉過

神道碑

七

士益自刮磨飭理以詩聲業擇楊爲武聚知縣視崇德清調紫仁和尉宿盜斷疑獄三邑皆以爲神明共在西臺諸熟典故曉暢法令慷慨發舒知無不言東事之敗也議極復計兵餉皆成中樞執政皆鑒鑒可施行延視光祿歲數冒破幾萬餘金聞體軀以郊廟事用爲言公據會典服正贈亦爲屈服輩被彈猶信不相下公曰今劉朝典兵行邊輩能出片紙過朝吾請爲洗交結之名輩噤不敢應其以正論服人皆此類也公每昌言于朝謂士

大夫嘗持平心洪憲雖無使國家爲無辜極聖之
續其言論風指於世所指目賢人君子亦不盡相
附麗而魏公在陳垣尤爲挺括及內外鈞途中言
數出慨然知國事日非而是非邪正不可使易也
于是大臣言官相繼放風途不惜傾身願與之同
去與之同罪而卒與之同禍嗚呼公可謂忠諫特
達致身校命之君子矣公諱宗建字季侯藤州之
吳江人也曾祖諱用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曰
恭肅祖諱式南舉人父諱輅符母顧氏太傾寺卿
神道碑

諱存仁之女祖父皆以公贈太僕寺卿而批皆淑
人妻申氏封淑人子男六人廷祥邑諸生今入國
子監讀書廷祉邑諸生後公卒次廷禧廷祺廷祿
廷祿女五人皆歸士族廷祥以崇禎五年十二
月初九日薨公於吳字圩之

賜葬世公與魏公爭論故會院王公德完途相擊排
魏抵其末路而公諱其初節所謂相爭如虎者也
及糾章疏出魏公亦聞而嘆焉魏周之爭舉朝幾
分左右和既而諱黨藉光閣禍白首同歸閭閻論

定閩之禍虛殆天所以成公等與余於墓隧之碑
重復寄之不獨彼兩家子弟通知二父志亦以信
于後世云爾

銘曰聞有極人金虎在旁群小視附厥翼始張雄
唱銘和設險施陽公嘗資筆校摘附璫譬如迅霆
破彼警藏飛謀釣誘俾及以償身填牢戶魂復折
楊腐肉安逃枯骨何莫明明昊天云胡弗恤

神
墓之際憲論拒棟分部立埤沸羹湯填河濁流焚
神道碑

玉崑岡勞臣志士同歸一坑遺燼焚如顧此忠貞
孰云長夜天晶日光嗟我于公同籍同方我爲靈
魁悼而彼亡悼悵撫今有淚盈眶刻文碑石過者
垂傷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大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年春弟銓謙益類首撰

賜進士弟中憲大夫巡撫鄆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前太僕寺少卿陝西道監察御史掌河南道事奉
勅巡按陝西年春弟壽九儀類首景額

羅進士第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奉

勅提督省直邊餉前運按陝西年通家眷就弟吳煥

頻音書冊

神道碑

御史贈太僕寺卿周來玉先生傳

公名宗建字季侯別號來玉蘇州吳江人生有志
氣七八歲贈客侍其父泰六公泰六公偶與客
楊忠惡事語未卒公遽起問求許泰六公因爲
練言忠惡忤驚書及得罪以死狀公拍掌大聲曰
何物楊公大好死猶驚驚安在哉泰六公悚然驚
異之既爲文章名噪一郡弱冠舉于鄉越八年而
成進士授武康今有異政更賢仁和鼎敏惠惠民
大蒙之膏蘇德清三邑之八皆立祠生祀公母以

傳
卓異徵拜監察御史時爲

慈皇帝元年追贈忠賢尚名達忠已得用事與
上保鄉客氏朋儔爲奸然人習以爲易與曰此豈凡
耳無能爲也公曰不然他已死矣乘寡剛不可制
會天雨雹公上疏舉云今四月爲盛夏陽長之時
大雹忽作推之人事豈無因近見

朝廷處分一二章奏外延戚族有物器焉臣即不敢
宣信而千人所指如觀進忠者目不識丁心存臣
訓借

皇上之震疊以肆機鋒假竊嚴錫邪正顛倒朝端之上聖藏將成聲影之通毒流何已甚而巧立虛名上無顧忌離間起於說管說排生於長舌其爲際禍大可寒心疏上忠賢志甚會

上御經筵講讀竟忠賢怒目語開臣即御史疏一人所指目不識丁此何語也時首輔爲葉公向高從容言是言官也豈當深咎忠賢意稍解尋又傳

言子重譴葉公又具揭力抹獲免居久之

上似心悟忽遣客氏出宮朝臣方相賀其明日復召

傳

入寵顧如初公又極諫請削小恩以慎大防凡千

餘言語皆危至有

詔奪俸三月然忠賢愈怒不深陰與其黨給事中郭聲等謀逐公時正人尚多在位聲等分謀悉去之乃援進黨徒彈擊四出公患之曰羽翼既成禍不遠矣吾不惜死因復上言臣觀先朝汪直劉瑾其人雖皆梟獍然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不久終取今乃有郭聲者結連膠合取旨如寄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之聲勢反做中涓而重數

月以來一斤能德陽汪秉謙一斤侯震鳴一斤王紀滿朝爲一去鄉元慄獨從吾一逐文震正郭鄭近且欲厄孫慎行盛以弘而棄之指爪抱重正人重足此等機關奉朝無不知且痛恨第各愛惜一死無敢明言犯其鋒者而忠賢且憤行愈甚奸謀愈深臣若尚顧微軀不爲攻擊將內有忠賢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爲之市成而外復有聲等從而譏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言哉因請誅忠賢輩等甚力忠賢

傳

既借且懼乃率羣璫環泣

上前至請自斃以激

上怒進得旨責公回話公復申請不屬傳旨杖八十

又以葉公力持返詔改奪俸一年于是公履虎不啞者再矣或謂公君義大章雖更數月雙語未爲寒蟬也公屬聲應曰卽日者遂死杖下安得聞君是言乎

上實生我不敢不以死報時間忠賢欲使其徒劉朝等與兵行違議既定需期發詔公曰俟詔既發爭

之晚矣卽力陳內臣典兵有三不可九害疏人不
報然其事竟寢已而奉按楚令歸遭父喪當是時
忠賢益矯虔無忌其黨徒日益進于是貪鄙楊公
連左公光斗等交章訟言朝賢多和之者卽所稱
紀皆以公最疎爲權舉忠賢以是益追恨公未幾
楊公等金鎚歸于是忠賢大樹威福殺工部萬公
璘公時家居歎曰是奴我士手滑吾屬寧足復留
種乎其明年春奸人工部主事曹欽程希忠賢言
誣奏公弁及張公慎言等四御史金得旨覆職追

傳

四

賊亡何詔逮楊公等六人尋卽逮公當公未逮時
語人云璿求首禍必及我我安逃死卽不然我必
伏闕爲楊左諸君死爭旣聞綏騎將至乃謀爲他
之人別母太夫人身自詣都聽宣詔已夷然就檻
車時道路觀者數萬人皆號慟稍激卽云此璿矯
解不當奉詔何欲共拾殺使者公念皇諭止之
乃稍稍散去吳人旣宿憤其後數日遂有周吏部
之事云公至京下鎚楊司訊承刑甚毒至肉節廢
圻抗辯益厲奸人司獄者無加之可竟以意鍛賊

五千餘金獄上忠賢意未憐矯旨令訊承刑如
前又益賊七千金掠比無虛日一日忠賢下片紙
付獄吏趣入黑室中夜半番沙石其兩立斃時
六年六月十七日其夜朝天宮突先是公逮至
日都門地震初鞠之日王恭廠六再震天大震
天之應公卽鼓桴然可與也公卒之明年

穆皇帝崩

今皇帝御極

臣言贈公太中大夫十等褒誥

傳

追贈金五百其天二年

安郭鞏陰附虜三投虜書語皆阿侍事聞

上大怒逮至論死

史氏元璿曰璿禍至容觀極矣或尤異時諸賢
亢有激威之者此大謬說荷備恒夫之論號達比
于皆可謂之多事也天啓六七年歸領禍滿世亦
至順已而其勢日上威亦彌極誰激之乎當萬公
掠元楊左驛丞時士氣驟熾無更有不畏死如公
者解衣而前遂使奸人志得無忌夫婦寺之

威立而真我操則其循此日甚無感也且夫公之
死忠得于學問豈徒氣至而然哉公在獄時余處
翰簡陳君盟及公同年張君捷陸君文獻冒難開
旋持虎纓無畏令

上卽位公子廷祚刺血作奏訟父冤必求得英悅而
報之斯皆至義嗟乎爲公之友與其子則固難也
右春坊右中允秦翰林院編修纂修

實錄記注

起居掌撰

傳

語物

經筵講官承德郎始寧倪元璣撰

六

御史贈太僕卿周季侯先生傳

方季侯周公之訓奪也余與周忠介公景文氏操
扁舟訪之景文語余云季侯其能以削奪終乎余
曰永也夫妖婦逆聞之惡季侯先發之矣陰毒之
性寧容遂已已騷季侯于苦次相對慷慨無慘沮
之色既而曰從來國家類敝必有一番生氣震動
始不大壞真忠孝人當知死節是分內耳自

神祖以來士氣稍靡正賴我輩起而振之吾三人宜
各努力以回氣運勿爲生光勳也因鄭重而別

傳

二

何季侯遠又無何景文遠景文之遠復季侯十日
耳餘死亦先後兩日嗚呼痛哉而余今日猶得稱
後死者操筆爲季侯立傳則烏能文則又烏能以
不文辭也季侯者名宗遠號東玉季侯其字以遠
士起家望仕爲令文章政事俱卓然有聲而其徵
拜御史正

憲宗歲祚之初年見議論多紛紀綱未整則首爲鑒
徒持平之疏見群陰日盛陽德無光則有壓陳陸
象首勅逆璫之疏見巧借兇鋒變除善類則有大

幽小幽交通誼陷之疏見妖婦狐踪官閣蒙恥則
有小恩當到大斷當昭之疏見內臣行違亂形已
兆則有直陳利害力遏奸萌之疏免議侮道學追
逐名賢則有申救鄉馮願與同罷之疏見直諫不
容嚴譴屢及則有執解詞臣臺臣之疏至於恤民
窮則求緩加派之苦崇節義則請卹死難之臣選
先祿則議授富穴之蠹而明用人以佐銓政嚴防
禦以固危疆明法守而糾貪王牧大勢以通恢復
定經權之罪案酌兵餉之機宜其他章奏無虛四

傳

八

十餘上皆達微石實不惟直聲震天下而經綸亦
冠一時與親給諫忠節公同朝蓋嘗爲王總憲一
人議論不合後屢見公疏嘗拊掌語余來王近疏
直有功社稷不能不令人心服而意傾也斯固微
輪諫之無成心無偏見而公職力丰采見以服人
亦於茲可鑒焉公在臺幾拜杖者三皆福清相公
爲之杖免既幸

命是楚歸遺父喪未幾而竟制且遽以死公之制也
定歸松陵故今令始歷於公不得恣爲奸利悞乃

判骨已直身爲剛兄一疏學數公皆知名正士有
肯勸公作令時事既微無所得乃與澄江繆太
史同赴部欲實丙寅之三月也於時人心震駭會
復有景文之逮在吳遂有聞讀之變在都則有王
恭服之變有朝天宮之變聞是時連瑞亦頗有戒
心而柄臣多助其虐者諸公竟俱不免嗟乎公等
之存亡豈關一身事哉公初令武康邑小而民頑
公一以全力治之其所審法爲今古循良之冠如
肅清兇清獄役杜侵漁經盤踞辦冤獄窮盜驅賊

傳

九

濫祠修水利興學校經人文事事皆有良法其鞠
獄時雖村翁里婦皆得盡所欲言獨豪貴不得進
一語佐貳不得擅一事胥吏不能索一字一暑德
清再調仁和民皆尸祝至今不衰仁和視武康簡
繁懸殊而公治仁和如治武康其神明之最著者
誅掠人之魁免婦女之陷風塵者無算捕丐戶之
奸全貧兒之殘廢體者亦無算而在武康有閭井
焉在仁和有安黎焉餉保甲之法而精審焉凡戶
口生理流寓良桀無弗洞照作令六年邑無遺稅

道無拾遺民樂其業士馴其教善政多不可勝紀
而自公視之直如長松之鱗文不足幾數矣公居
官清操衡約律已嚴而處名濬視世之榮進利達
泊如也兩舉卓異以不遺權貴僅擬工部得御史
乃御史卓犖如是人何事擇官爲年僅踰強道已
千秋人何事貪生爲且備諸條毒身供蛆蠅而骨
乃爲香人又何必考終廩下也哉公在詔獄與景
文議論不輟每言志士勿視忠孝爲特行勿視生
死爲奇事殆所謂不忘溝壑喪元者矣公六十四

尚幼長者延祚延祉

今上御極日月重光二子走京師上書訟寃

天子制之與贈太僕卿并封其妻申及祖父三品而

祭莫祠謚

思典儒焉所以酬公忠者至矣公被逮時一女悍死

社亦悲死今裏公大事者祚也

史氏曰嘗

世宗朝而有給諫顧公名存仁者以直言廷杖謫個
保安三十餘年吾吳誦說至今則季侯外王父也

而冢宰張公諱用齊給事

康陵疏孽巨瑄諫迎法王以抗直著聲爲季侯曾大
父然則淵源所自豈一朝夕哉季侯十齡時或談
楊忠愍遺事公諱聽大呼曰男子哉彼奸人今安
在耶則其所性生可徵也公甫入臺卽爲梁銘先
生請誼而在都門與吉水長安游居鄉獨與景文
善烈烈而先軍徒意氣所激昂乎公性至孝被逮
時猶憐色侍母托以他事遽行再拜而出聞者泣
下臨沒自傷惟股股以老母爲念也雖然如公之

顯親則已至喪夫又何悲焉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長洲文震孟誦撰

贈太僕卿季侯周公傳

嗚呼當侍御公首發逆閹橫權之日在廷多以應
角易之既捷決閹黨給事中郭鞏輩阿結寵正至
一再披陳莫不擢觴剔擯誦者舌番不能入雖臣
測無所疑沮而有議已怖其卒矣余嘗過公公言
中外黨附非國利吾必不愛一死是時司禮太監
王安實伴讀

上爲逆閹橫權以死

上方顧念公疏適至且不已則請斥遣客氏又不已

則請止內臣行違無弗危言極論言人所不敢公
至是已飲刺逆閹之骨擬杖三奪俸再顧若崩崖
之郭公自若也一日延余入斗齋顧笑曰吾知不
免余應聲曰

余駐有靈靈不至此嗟嗟此癸亥秋語也度夏萬邸
中死杖下福清蒲坂兩師半歲中相僕去國太宰
總憲成刑逆南樂修郤言官通閹假手釋假黃扉
撤暨合而鷹犬響附楊左請公崇崇斃若虛公朝
露之危寧待丙寅三月二日哉公從容就繫義不

反顧雖友朋聞而驚其生而增久已無生公之
意矣原公逮捕追責半夜囊沙與諸君子同而一
訊再訊一追再追掠立之慘偏異茲公不第攻擊
奸閹與阿保者敢先即指交通之賊子亦最盡見
故既亦最烈公以四月十五日下午

詔獄畢命于六月十七日先五月六日王恭廠災六
月六日地震屋瓦有聲公死之翌日朝天宮災月
晦蘆溝橋水災即天亦不寧厥居也况人乎今

上御擬贈公太僕卿賜祭塋廢卹備優渥而停办之

曾欽程以媚璫論死郭鞏以瑞案繫錮後旋亦論
死公爲御史所陳論皆關洪鉅如請與鄒馮二公
同罷申救文鄭兩君之黜及力維直諫之王公德
完諸卹死事之張公振德辯明劉公時俊之冤咸
侃假讓讓非入所能言與肯言者自有公素疏在
公名宗憲字季侯來玉其別號爲人伉儷有志節
三爲半尸祝皆有異聲詳在諸名公志傳茲不具
列其子廷祥刺血陳情不與罪仇同戴天日至生
嗚呼顯純于蒸街而觀其碑首焉

史氏曰婦寺之既至乙丙間極矣然使兼釣者持
憲不問矢身報國卽宵士未敢盡決裂也若政本
之地如蘭斯馨則依倚者徒不招而集矣惟衆罔
于後至之誅柄倒千門戶之日一落不可監收繼
之者又日甚一日合漢黨綱唐清流宋維綱蜀之
概而兼有之公所謂權璫之報復借言官以伸言
官之聲勢假中涓而重者豈獨爲一輩哉豈獨爲
一輩哉

國子監司業前翰林院簡討纂修

三

實錄兼

起居

經筵展書局錄源陳盟謹議

先考文林郎賜處通鑑察御史贈大中大夫太僕
寺卿朱王府君行實

嗚呼爲子如不肖生而猶或復何忍狀吾先君哉
嗚呼爲臣如先君死而猶生又何忍不狀吾先君
哉先君以首登逆軒身填詔獄腹體之歸雖錄擢
者曾敵朴拉折之餘也言輒厲心速難到骨不肖
其何以狀吾先君哉項屬

聖王當陽念先君之擊逆增在瑞未更名舉朝未處
一字之前而於逆憚人官亦嘗肯諫視諸忠直倍

官表揚於是超七級以贈秩崇兩字以易名

龍章馬鬣祭葬並賜今電窆有期隨中片石阡上穿

碑所邀靈於

大人先生者雖

君恩臣節章章在人耳目然家之實行官之實政處

非條兼件繁莫可備

稚筆揀拾不肖其何以不狀吾先君哉先君諱宗

建字季侯號東玉行第五我周自浙東朱居吳江

實自始祖祖諱俊德者元時貴于桐溪張院判氏一

傳諱希賢又一傳諱景芳又一傳爲贈公諱璵于
先若爲五世經是生贈公諱昂于先若爲高祖是
生恭肅公諱周于先若爲曾祖兩贈公皆以恭肅
公貴得賜資政大夫南京御史院右都御史恭肅
公仕至資德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
保錫今諱我周之所自大也恭肅公四子孝廉公
行三諱式南配都氏孝廉公三子封御史公行二
諱輯符配封獨人顧氏是爲先若祖父母父母兩
世皆以先若

行

二

鄭典得贈大中大夫太傅寺卿執皆得贈淑人蓋異
數也先若之生會祖父以訟破家良田美宅俱轉
屬之豪姓家徒四壁立雖出自名閥而食貧不啻
如寒人子先若少而穎悟異常然力不能具修脯
自習章句以及制舉義皆大父自爲之師五歲就
學覽經成誦九歲能多對古今記載凡語涉忠孝
事關經濟者必手錄成帙不肖於舊約中頗數覽
猶先若童年手贈也一日大父偶談揚忠愍事未
竟先若急叩其詳大父備述其始件仇鸞狀請繼

初嚴萬論成事白得諱忠路先若故章曰楊公處
得却好數兩軒安在哉大父奇其語每言此兄誠
書若成富不肖碌碌人後十三握管爲文輒高秀
鬱宕盛有時譽垂髫即抗顏處人賓席其補博士
弟子在萬曆己亥大爲都伯朱公榮元識賞榮邪
有與邑侯劉公時俊振之冠軍選以國士嗣是試
必高等隨儼于序丙午領鄉薦雖名在中權而行
卷直令繼貴丁未庚戌兩下第下帷攻苦一如諸
生日每就袁公貴吳公默兩先生論文講藝益奮

行

三

博覽群書不沾沾于舉子業間閉齋蕭寺從果清
湛禪師叩擊性相宗旨舉于鄉者凡七年終歲惟
資館經從無隻字入公府於是歲進士出張公嚴
之門先若自制冠至壯十年而海內名流目其文
耳其人者無不知重先若先若遂得盡交天下士
實無意于徵名兩名益噪其捷南宮也朱識兩者
幾疑爲有宿而先若齒僅三十有二疏林中以不
得元魁爲先若惜及選庶常已入彀爲強有力者
所得而先若不一介意乃備資授武康今恭肅公

爲

世廟時名冢宰其在

康陵時處諫垣嘗號擊大剛諫連法王早著抗直聲

顧淑人之父太僕公諱存仁爲

肅廟時名諫議嘗諱居塞上之保安晚蒙

穆廟進用者先君甫習書字趁爾兩王父風猷節槩

卽以古是直自矢迨得邑卽佩清慎勤三字符以

往時則甲寅冬也武故僻小而疲最苦無如賦役

先君屢任卽置井間冊戶口田廬一覽如指掌民

行

四

第知爲清核戶籍而設未幾編審先君呼集百姓

按冊以定役有幼者更無從高下其手凡汰雜役

五十二名於糧解二十名內擇丁產相當者八人

主解餘令出金佐之他役則官自起解不以煩民

故向來包攬營閹數年猶未達京者一時上輪殆

盡往遇清兌臺里猾胥與刁軍相未稟陽議加耗

以爲民先卒事而瓜分之遂致窮民擔石之糧耗

有倍於正賦者先君特勅新版若干間一視漕艘

之數貯粟如額而止一版受如一般一般集則傾

厥興之無升斗贏焉清卒莛而糧政詳大約使軍

與民隔豪強與村氓隔吏胥與糧戶隔提攝不生

糾索自去至于徵比條編則設立錄票強給一紙

開列里甲田賦之數搜復相合完欠悉註杜遇一

切妄增混扣之弊且令納戶手自投復而出入平

準徭毫無肅民盡樂輸是以終歲不事敲詐而賦

額盡登民有質訟強半論違其兩造在庭雖村翁

乞艱皆得盡所欲言獨豪貴不得預違一語佐貳

不得擅行一票胥輩不得苟贊一字每謂人命至

行

五

重若一涉誣則雖獲昭雪而家已傾置故遇以被

傷告者必令同詞入驗輕則呼本屬諭以傷非致

命毋得加功重則卽令克手療治許以痊可免抵

囚是獲全者衆若簡視則不避腐穢立時親驗不

特傷痕易辨件作其敢肆欺而當場發落人免牽

連事無延滯時有吳化高恩兩詞虛誣屏諸廳所

具得其實遂生以誣刁風頓止盜賊廉得主名次

第就擒校實其狀問臨鄰市立杖殺之流聞隣邑

獲符遂皆室穴先君治尚簡要務與民休息一切

繫身疑不捐除故琴堂畫靜庭可羅雀日進諸士
實支析義口示而舉被之論語商一編皆其時所
蔚成也先是學官處于

高皇龍興之三年屬在草創規制未定殿東堂兩勝
聖北歲位置失坐額北漸極先君蒞治匝月旋從
相度對圭審勢多從而向明殿前廊廡以冀從祀
堂前齋舍以居師生專經文昌二閣後峙前旦尼
材鳩工捐俸以倡而士民從之凡費銀千百不涉
公帑一畝地不改闢制然易觀練園不與選者數

六

和戊午之役舉于鄉者二人且魁其經焉武邑山
水寓宅採石巽隅地脈受傷屬禁不能止先君單
車往勘今里甲售爲公產自是斧鑿不敢入爲此
地留未絕之脈港式不數月稍錢故如謀田租核
吏胥如辨僮僕約百姓如督子弟訓諸生如浹朋
友修府壁如理家事神明父母之稱四溢故兩浙
有疑徵率就先君衡決昭雪奇冤甚夥長興有曹
清一獄孫發實爲戎首以巧脫故累歲未結事下
先君覆核是夕夢有被血麗訴連呼非聽不明者

旦聞索有趙充名因思夢語聽當即充也逮充子
至統語詢之果得濟致死狀獄成稱鐵案焉又畧
中一樓塵封甚固舊令囑勿啓吏胥亦咸稱有祟
前令無敢入者先君叱之曰祟安得爲厲立啟之
令不肖輩讀書其中兩年居同安宅先君移去後
令一日失其子得自樓下庭中因頃幾驚急封閉
如前更服先君有神異云乙卯秋撤攝德清清之
疲倦于武官吏比昵各營其案諸猾乘機漁獵小
民歲供半屬侵逼漕艘未集邑蠹先受各里果約

七

爲代先飽索聞耗至則折乾取便且以里中強弱
情輸之軍軍得倚爲嚮導橫肆勒索大奸一人獲
輒數百特無以應軍弁遂得挾抗長吏五年凡三
鼓噪前令以此各官先君攝理持法甚峻盡相
仍陋規諸猾故素憚先君名至是奸無所施因嘆
漕卒作諱以嘗先君先君處之怡然法不少變旗
伍遂糾衆歛血約以某夕從邑門舉火何令出劫
改前法先君偵知之更兩得漕卒數出爲盜密投
冰旨夜半承果獲二賊弁竟械至刑軍也先君令

潛禁武邑不使弁覺至其所約舉火之晨先君被
諸公督先裁抑贈耗示以中膽弁悻悻若有所扶
先君徐出二賊至弁前弁驚愕語塞羅拜求免遂
定潛規一月之內諸賊盡發所省民間耗米凡數
千石至今遵之其他庶政金不以代庖起見日講
求良法以番永久邑中有巨奸數輩或專伺鄉民
之畏役者給以代充金點之日先爲冒認一墮其
網逼勒取贖或包運南糧歷年沉闊藉口苦役求
增車價前今爲之加派條編或經收權銀私改官

行

八

冊抑勒納戶先君備悉諸弊爲之削去空役一百
八十二名止有正役二十八名給單核實以杜冒
役蠲除加編詳請府佐部運以完南糧暗令老僕
充爲納戶以察勒耗于是諸奸咸敗遂生冒役沈
蕃陳文魁等若而人榜揭賊吏徐爾官孫晃等若
而人重擬奸皂錢元等若而人更獲斬盜首毛應
召等若而人伐秋柙禁邪巫境內肅然常館二符
往來兩邑制決如流反多暇晷時或角巾簪服西
齋茶臼香勝于山場水曲園寄興詩文展簡立成

貴公汝亨序云劉柳無事業晚宋無文章兼之者
聚惟周公厥後得代謝清也事士民作三賢頌立
祠肖像三賢者宋公興和熊公德陽迨先君而三
焉鄉先生朱公長春作文記之有云天下生祠如
熊宋絕少至周公以晉祠更千古無聞乃徵民直
爲丙辰大計舉卓吳改訓仁和武之民齊詣兩堂
乞留勿許曰此朝廷辦官論材法豈私備一邑耶
繼下趨駕父老空國振轡灑泣不忍去追隨入關
者數千人立祠于學宮左宗伯駱公從宇記焉時

行

九

先君官漸日久習知越西民情數俗仁邑之老吏
解符開先君來爭投牒散去先君于催科潛務略
做治武法而益以情核出之吏憚民懷若未嘗易
民而治者更不知武簡仁制也仁爲杭郡首邑而
杭固閩粵吳楚一大都會商賈喧集流移雜處里
無定居又城西爲湖山勝地四方來遊者終歲如
織奸民于是營略賣一大窩於城中分布其黨于
雞場金關開呼吸相通展轉通售或誑娶民鬪釋
妾或誘取道旁子女投以迷藥噤不能聲恣其淫

歡既厭然復驅而入之娼更有說籍養濟院會處
月月樓部集役丐爲頭領掩捕良家童稚燃眼斷
足昇至長衢殺以乞虐夜則謀其乞錢不和額蓋
楚並下以是幾同富民先若素廉得之至則首發
略賣爲悅成德者籍其家得略婦數十具吐迷藥
掩取狀又其甥趙科嘗運一婦入銀不卽從立格
殺之中夜焚厥且集諸婦各殺燼骨寸許以示警
先君并救之及其翼方四汪雲等二十餘入盡置
之法更遂懲丐沈松焚之獄出其責製爲衣樓通

行實

給宋丐于是杭民頌德和雷聞於都嗣矣治仁兩
牟利無不興害無不革作安黎冊以申飭保甲而
監賦屏迹清驛貼餘銀以抵補門牌而市廛獲
汰育院庫子之疲役而民不領家濟河渠之通利
而果不騰貴除行戶以平物價禁賽會以息巫風
皆前政所未有也其加惠者皆以作人爲本勝邑
有虎林書院立廣社于中集諸生有支行者朝夕
典之譯文傳道時茹一運以爲之式刻有款衆數
百首更選芳稿數香一集以示指南跡是社中獲

傷者三十餘人或年試分考所爲皆名下士程
式尚書文實先若手筆也先若爲今前賢五載思
軍三邑凡所畫畫皆不蹈陳轍而宛轉中窺每出
一政郡邑必恭以爲法人有以異轍詩之者先若
應之曰爲治固無他長數事之大者小之難者易
之轉折者直捷之況民衢原極大事不過編華蟻
奪數計即可相平乃爲積穀所拘格難盡釋然以
情之禮重者勉爲薄罰已多內愧倘提筆在手而
曰此固功令是民爲端時有司爲虐人惟恐民不

行實

十一

訟以爲繁也是神必除罰之矣故作今以來並未
有擬杖以全力罰服至數聽者若此外偶有健責
令折米分給窮民延其喘息于法網中少留生意
云尤痛抑豪右使弗加小民三移治未嘗行一機
馮人亦不敢干以私居身極潔雖食有曾雖而一
果一絲必得自家關額數俸薪運半供師儒社課
餘則用以焚點湖山洗刷泉石卽今兩堤桃柳皆
先君種植成蔭孤山梅嶼亦出遺澤杭人餉之以
此召公棠羊公碑焉戊午冬人

觀再舉車其行之日萬民擁道車輒不得前對祠廟中祀云有范葉蓋之清而敏勝有孔洛陽之執而建勝有陶靖節之風流而政事勝覽者謂其實然入都寓解遠不向難要通一刺勝大計屬示詩教趙典邦等爲政舉朝無不走其門者先君獨不一往且傾言云萬一在言路即爲

天子耳目今若屈身干請異日何以立朝故先君時望首推乃僅暫擬工曹已未秋假歸杜門謝客日許古史數章程課不肯簞冬月棲息虎丘通房稱

行實

十三

液解邑事不輕一言有大利病必開陳條處時雖今曹欽程肆虛任厥鄉城民咸不得安枕臥尤喜被劾富民先君以微言規正云富民爲一邑元氣所存元氣深厚間遇災譴可無患不宜專事剗削庚申果稍賈實未勝願若撫古人處法高傾招商南通果集市價自減乃欽程屢次富室名貴以官羅給羅者果所至得乘機聚掠名爲報而實掠富家之傾于賄免及強羅者無算先君又極陳其弊不聽因力言兩臺移文禁止又吾宗宗子之賦無

嗣家稱饒亦吳欽程騰漸之長安率僧舍大父寔爲宗長先君奉成命立嗣者二均其產族姓皆得以次分沾先君創施受田百畝即以半供大母以半給同產諸從父凡古玩不一舉獲止携先恭肅公畫一帶一所以存手澤識

皇恩也時欽程航欽望有厚獲先君不以閒分授冊且從郡伯沈公辛禎印給以此數事積件欽程議構之譽實澤于此八月行取入京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拜

御史拜

行實

十三

命之次卽疏鳴曾大父寬先是曾大父賦性侃直墮于縣令易可久鍛煉周內曾大父嘗疏額神廟行兩臺勸議未結而身先隕至是叩關得白大父家居聞之語不肖曰汝父臣而忠汝父事耳今昭雪祖寬且能了吾事矣當是時朝廷門戶分角趨者如鶩先君惟樹立不倚每云從來朋黨之禍不必盡小人而無君子特以成心一役輒論多紛以至如熙寧紹聖故事臣子立朝但須從國家起見則甲可乙否捷歸有用于是有鑒

往持平疏大略謂國家畢竟以違事爲第一緊著
今日畢竟以君德爲第一根本餘除在吏部尋次
雖以同升朝論在與許母輕言以佐國一語偶歧
正可爲參伍之藉一人互異不妨酌衆論之中從
業以處而彌廣功名以澤而彌長藏入而建之者
與獲之者相半矣幸甚

其廟改元建端觀通忠要結秦氏表裏爲奸雖本畢
著而陰陽其術已成浸淫不解之勢一時廷臣相
顧莫敢發先君首獨軒然立草疏數千言詞甚厲

丁寶

十四

呈座主福清葉公公云君子在外小人在內爾竟
以待變不妨發示糾擄俾彼陰有顧忌若此盡言
洙擊恐反成禍虎勢會四月雨電先君遂歷陳陰
氣致沴之象畢云電陰象也陰爲臣下爲小人爲
夷狄陰之難陽處臣侵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矣
伏觀中國乃盛夏陽長大電忽作推之人事故謂
無間近見

朝廷處分一二章奏外庭噴噴成謂與變之中莫可
測識

諫旨之下有特恩爲臣即不敢盡信而千人所指如
觀違忠者目不識丁心存巨淵一切用人行政墜
于其說必且東西易向邪正顛倒將使內庭之虛
見與外庭之公論互相水火而內庭之信端與外
庭之殺合復互相背同甚而巧立虛名上無禍忌
離間起于觀營護構生于長舌其爲豐禍豈不堪
憂違忠術甚傳

旨廷杖李葉公偕蒲州韓公赦免嗣後違忠奸謀益
熾而客氏更通錄案爲官禁晏九月有

行實

十五

旨再宣入宮先君又從舉朝一字未及前有急刺小
思以慎大防一疏略云

皇上倪天初諸前星將期三宮之內協吉承歡而顧
使有客氏者私思小謹日玩于前倖也乘聲時呢
于側將忍心害理圖反覺淑慎之陳念勤細言易
關陰情之隙即使

聖明終無此事而此律明論實置四郊多難之日所
當親近習細觀重弓初初藏之役所當近婦言交
竭重獲受難史之時所當分玩偶優游豈獨抱萬

農之朝所宜及

皇上誠懼然者念則凡客氏所取悖因寵者方將厥
素不暇何以日習日親至寒清禁之嚴爲保無報
勞地表乃出不逾宿

寬令復罷兩日之期午出午入

天子威官有碍兒戲法官禁地僥賴民家無益

聖明舉動有幸亦且內外防閑甚嚴所關

聖政立機渺小疏入違忠以爲欲空其典程緒首切

責等俸三月程積保無已遂合黨力謀必欲傾先

行實

二六

君而昔繼其會因屬郭章與親應嘉道爲歷名文

書羅繼經於冬亥正月十六日諸公會早朝房與

嘉起踴躍趨至袖出一冊云項從路上所收者輒

取筆從旁開抹首言某公某公應處次及先君臺

中胡公繼升輩爭之甚力議不合而散一日復詣

撫憲趙公南星門求保全趙與郭等時爭納賄聲

大著而應嘉賴爲之使當事者無不歸之且無不

知章程早一事農公即出四內儀于應嘉遂定典

刑等以不謹側而程早所欲誣陷者公論亦遂大

明矣奸謀既沮于是復借題封羅令一時名賢而

畫欲交逐因逐趙先君審逐羅中所薦高公舉趙

史公孟麟朱公允升李公邦華楊公述龍公雲中

徐公宗濬王公在晉等二十餘人獨摘一熊廷弼

以爲辣手傾陷之端先君曰正人去國使奸邪布

列中外從來國家未有不從此觀敗會今日之患

止在逆忠與聖等尙幾惜一死而不爲

明廷祛大害乎遂復有巨璫巧借克餘爰除其類直

請鑄斥以絕觀本一疏略云內臣魏趙忠者固今

行實

十二

筆嚴下所爲望而震焉者也威勢可以嚇成風

雲財力可以呼收驅神鬼絲堂可以使愛者升天

怒者墜淵而臣義激于中曾于去歲指名糾劾之

臣于時已不知死所幸

聖恩薄示詰責未快其職聞文華激激講使達忠情

臣竊中千人所指一丁不義兩語曉曉詬辯至聲

達

宸廡宿臣向高統喻而晉進忠怒始指解然其心固

無一日忘臣也時臣堂官鄒元標等疏請召還言

事諸臣既齊路環衛用方始乃獨有聲者專與內閣相繼進忠以爲中傷臣者舍羣無可他屬于是職以傾臣介傾諸異已者羣乃善受指使造爲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造爲匿名文書綱輅至十餘人投之路旁于省則以劉弘化爲首次及于周朝瑞熊德陽及現在諸科臣等千臺則以方震濂爲首次及于江秉謙及現在諸臺臣等欲一網盡之而臣則其綱中一人也既欲羅織諸人以快報復之私更欲獨中臣以快進忠之私蓋羣情察陷人嘗以諸臣姓名粘之壁上有如立黨離間者今惟直道尚在正氣尚伸一人私造之冊終不能混六垣十三道公選之冊故極進忠一載之謀與羣等數月入事之美終莫掩于公論宜今日借事排臣私誣以應廷劾爲一勝也至羣言及王安則皇上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異處肉飽鳥驚骨數貴大此亦莫有之慘羣卽心願進忠何至背公滅理至今尚有餘嘆至牽劉一姆周嘉謨楊述毛士龍等盡誣以普通王安此其端進忠不太過而其

視人世事復有廉耻視此身事復有心肝耶臣請皇上卽爲窮究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則進忠于此便爲一大罪案羣之相進忠便爲一大証據臣觀先朝注重劉理其人雖曾梟獍然幸言路清明臣僚脂絕數不久終敗今乃有羣者結連膠合取古如寄惟嚮之報復及備官官以伸言言之聲勢反假中涓而重數月以來一斤熊德陽江東濂一斤侯震瑞一斤王紀一斤滿驥薦一去郭元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鄭鄭遠且數厄孫慎行盛以弘而素之猶及抱蔓正人重足此等機關來朝無不知且痛恨第各愛惜一庖極敢有明言犯其鋒者而羣且橫行愈甚奸謀愈深臣若商輅數朝不爲點使將內有進忠爲之摘擷淨有客氏爲之極縱中有傾側等爲之賣威而外復有羣等從而綴附縱其內外交通驅除善擄天下事尚志言哉進忠情甚且率衆泣訴

臣至請制變爲請以要震處遂奉
嚴旨責令到話將保不測而先君義不反顧據實直

陳畧云：延忠方極專寵，指揮如意，而指名彈劾者，獨臣一人。今羣議咸一，是欲借以中臣，快進忠報復之心。臣即欲不信，輩之交于延忠，不可得也。臣凡有益于朝，則有裨于

君父言之，惟恐不悉。既冒昧有言，敢因懼逆惡雨露，雷建惟天所賜，時二月晦日，疏上，傳

旨，延杖八十，歸家。官薪俸俟明日行事。時有同志數人，咸就先君高談，至夜分，先君氣平，意決無異。平時至五鼓，葉公走力云：「已三鼓，命免改擬，謂俸矣。」

行實

二十一

一席驚喜異狀，而先君坐語自如。若向之優杖與今之赦免，直與已不相涉者，于是共服其定養為不可幾及云。進忠因是更名忠賢，咸談愈烈。黨翼日，警先君朝夜受恩，謂

朝廷柄歸內豎，將來禍在

宗社。吾今日之身，得免杖斥，竹

聖恩所賜之身也。此身一日在朝，誓必一日盡言。擊賊傳聞，則朝有與兵之舉，而內臣非行逆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之疏出矣。畧云：日聞外庭相傳，欲

建太監劉朝分率內操諸瑯巡視輪關，朝勞諸軍是必左右近習有倡言外臣奏劾欠真，不若內臣目擊可信，以此款動

聖意，欲以佩刀環甲，自賣勤勞，衣蟒圖玉，炫耀都市。此兵自為計，誠得失寧無繫國體而傷

皇上之威靈哉！臣請先言其不可之狀

皇上既重遣樞輔暫扼重關，一切事宜屢有條奏，其言詳盡，無不指掌，乃復遣一中使寄之耳目，若視重臣有未精之畫，此其不可一也

行實

三十一

皇上誠念將士勞苦，有所犒恤，一介信使，豈無可擇，何至命及中涓，若視外庭無一可遣之臣，此其不可二也。即使

皇上欲得關前形勢而觀之，則令輔臣承宗撫臣鳴泰圖上險阻，列為御屏，豈不可據？何必待一中使之言，始為足信？此其不可三也。然此猶論其大體也。請并言其害中使一出，騎從必繁，後傳軍容喧譁，進路張皇，大衆有駭聽觀一害也。關門及地食物單殘，諸瑯雜沓，易起二害也。輔臣當關體

絕百僚中人貴倨與抗衡三害也中禁之人不習世務耳目所及輒信易疑擬拾邪言恐滋虛偽四害也中涓之性喜諛惡直巧俱誦聲希圖紀叙起材官僥倖之心來兵伍紛紜之想五害也近侍專兵立威貴重自鳴得意實或虛增罰且過當人心失平有孤衆望六害也關門將吏功名念熱鑽穴情深諛結交知潛通線索七害也從行既衆獎札易開財利相親嘔涎必起徒資損耗有傷實惠八害也自京抵關道里八百擬行驛站勸衆多端

行實

二十一

疲累羈民驚疑難大九害也有此九害顯在目前胡有禍胎尤爲可慮凡諸中涓恣傲之行習典性成一預兵端如虎傳異彼既自恃有威兼之與外相習或謬採夷虜之虛信或妄陳經緯之庸言自托方畧因而市寵漸乃謀爲監督之官漸乃謀爲巡撫之使漸乃謀親大柄漸乃撓亂主權以中人參決疆場之事以腐墮品薦文武之材邊警緣此生軍政從此壞人心繇此灰此之大害直係

宗社昔

太祖高皇帝曰內臣無得干預政事預者斬而政事之大孰有過于軍旅者我朝土木之事禍緣王振正德之季亂起通理皆彰彰較著若不預行遏絕恐暴亂之作其來非小雖人言中事竟殺又尤祿一差日與內監相涉動必掣肘以次及者輒引避去先君云天下事無不可爲如各爲身謀則國事矣觸舊次奉老登制力違

祖制法章冒破不少惜一日忽有衆間捧

旨至駕置堂中几上先君方具冠服而出爾日請拜

行實

二十二

先君曰請問是

聖旨是

今旨問不得已應曰是

今旨先君曰

聖旨則拜

今旨則不拜問乃其肆其寵索權解之說先君便

力折之已而一聞欲獨免江邑以見德先君口請

邑皆

稍延土地豈以吾故而私惠一邑已而又一聞欲待

免蘇郡以推廣前說先君又曰從吾起見則蘇郡較親從

朝廷起見則蘇郡等耳卒不許所謂

三王今古者亦竟不啓封反置辦駭聞氣索而去
所省糧解費無算其他每事節省凡歲減五十餘
萬刊有頃即冊存署中復疏糾大綱王體乾不遺
餘力而仇面擠之者且連郭瑞與事竣陳議十條
曰折價當行曰供養當裁曰冗役當汰曰歲例當
清曰好事當罷曰品物當約曰白糧當議聞折曰

行實

二四

鹽行當議通緘曰坐家內官當通曰廳署各當當
核凡所款列咸遵

神廟初平定齋而諸璫又以爲欲絕其侵漁之資鑄
旨鹽責論果廷杖復賴葉公誠止歷臺中西藏傳
旨廷杖者凡三皆危而得安而嫉邪之志愈久愈烈
然平時嚴以律已寬以于人接待之間藹然和氣
樂與爲善見有一得輒歡欣誦言之凡僦通不一
受人亦無敢挾以相當者蓋出之至性不標以爲
名每云惟康節始爲君子乃有矯持以立異者不

特自視太宰嬰典庸俗靡一善耳日無同志諸君
于相扶以正氣標持以大劉謚有不合雖同事爭
之必力王公德完以首爭國本廷杖家居者二十
餘年既出舉朝無不靡鳳目之乃以會推某不與
途相時忌先君再疏申救至以王公故受誣亦勿
之顧又鄒公元標爲公從吾出山時爭相推轂幾
滿于朝後以請學去國曾無一言挽其留者先君
特疏請與同罷又公震玉以抗言時事衆請鄒公
鄭亦以教文並請先君云古諍臣論列人主人生

行實

三五

尚優容之

皇上乃代爲臣下震此當震且代爲臣下受劄謚
聖度之名非臣心所安急草疏申救逮滿川縣所在
告變通臣逃吏無不以走爲上策強公從衆慷慨
向節舉家投爐者二十餘人先君合同志懇請差
得予諡烈忠聖專詞于鄉乃若表典忠則爲覆公
高成等四先生諸監郵民力廟請先東南加派清
查細則巨奸劉保伏誅嚴舉勅則兩糾張權通申
劉公時後竟急逃竄則酌典餉備復餘收天下

大勢備城守器具更置邊方有司疏凡數十上言
皆石畫而庸清官禁尤先君所失志者云癸亥冬
率

命接楚歸臣月會丁大父顯聯號號哀歌骨立時
泣語不肖曰吾以一官故不得侍爾祖者三年餘
矣今歸又不能久親奉養是吾以官累也淚隨語
下至走大母前又牧溪強爲解願痛公事生無不
曲盡甲子吳中大浸小民處迫死亡而奸徒且藉
此有倡亂之形先君憂之通告各臺請非改折無
行實

三六

以救災弭亂更遣使入勸力請當事者因得議折
計東調盈數十萬言

命丁吳民數慶不啻父母載爲苦次每閱邸抄輒深
嘆息時楊公遽勅忠賢二十四大罪後群起攻之
多引先君疏辭爲証而逆賢則以首疏發奸者惟
先君一人故以懷諸君子者轉銜先君刺骨時學
息洵洵執奉之報無虛日適萬公擢廷杖死先君
頓足曰此殆逆者以部官爲嘗試也乃舉朝竟無
一人敢諫者此叔手滑吾輩不知成所矣乙丑春

逆賢果熾義于曹欽程咬以笑官屬萬傾能欽程
以風忿故即退空齋及仆令職私而制奉勸退之
命下矣未幾提騎四出都左勸君子相繼被竟同
事勒無不驚駭憂惶先君獨慨然曰從來國家遠
故會須有一番生氣震動始不大撫然真忠母人
又頃看得成節是分內事自

神廟以來士習卑下人心靡靡正賴吾輩出而挺持
之今日生成正關氣無奈何復勉勵一身養吾育
攻逆豈不久當繼諸君子被逆耶不吾適吾當徒
行實

三六

關死乎之時毛一驚因勸同里身忠賢務文搜索
不啻數四而浙之有司百口駭雪三邑士民聚萬
訟竟一驚無誰可率直以俸動作賊懸坐公費一
千二百且十兩來達三百百歲之傳一朝香盡初
欽程疏離先君實與張公憤有同受

嚴譴皆極柯果以張公擬戍回奏乃逆賢追飲死先
君竟從衆疏矯旨削號而先君親又被疏矣至獲
時已發李實廟丞舊撫周公起元吾鄉周公廟居
鎮逆賢復授意令人先君名臺共殺先君之志曾

不須更緩也丙寅三月初二日先君適與不肯掩
闕靜生聞叩門頗急先君語不肯曰是必

朝廷遣吾矣出報者果以違聞先君即計縱騎遁至
之鄉適命買舟以明日而別入郡誡不肯曰無驚
爾祖母與不肯同侍大母側以是夕當訣別生甚
久然絕不敢稍露其意其所囑家慈及不肯輩者
惟善事大母一言餘無他及老僕語官旂側有書
索先君叱之曰吾安得有錢與若輩且若輩亦安
能索吾錢哉將行人家廟拜別分叩辭大父靈几

行實

三十八

其告大母則託以他事遠出初四日展刺泊舟晉
閩而達者甫至郡伯寇公慎入舟相見淚雨下先
君曰諫而先吾分亦吾志也吾死不足懼所可懼
者吾死而

皇上終不悟則將來

宗社之憂正人若何泣焉時官旗且欲就公館稍憩
而一驚迫促開請先君就舟次易衰絰爲囚服入
監宜

詔而道路喧擁士民流慟者頃刻數萬人皆曰此逆

瑞端出者不應奉

詔先君曉以大義來乃分列步始得前開陳時聽者
無不涕泣爭思手擊絕騎雖官吏無就禁而沸聲
如雷幾成挺變後數日縱騎之曉至者遂遭悍敢
整其義憤已先發于先君受迫時矣官旗亦因此
長憚不敢以景囚相待先君曰奈何以吾故廢法
卒就檻車當是時不特無以充官騎索即行囊亦
空然如祭而鄉先生王公世仁吳公默申公用恐
趙公士諤草捐金以倡凡士民若以不獲襄助爲

行實

三十九

駐周公順昌清苦絕人特以二金付葬從父永年
納之先君袖中亦誰謂其旋遽去而同斃獄也至
村農野老爭出錢僱達先君却不受果以私贈旗
尉囑途中善視先君親如送者咸臨淚不忍別先
君力辭之餘然就途絕無但色自是隨道弟社婦
視大母而不肯先一日行踰踰途中夜行晝伏惟
爲遲卒所偵父子後先同遭聲息難通此時生離
卽爲死別嗚呼痛哉四月十三日入都道下南鎮
德司十五日下北鎮無司嚴勒逆黨許顓杜程應

元等皆詰先君云汝首爲禍種久辦極刑待汝遂
搜十指夾一足杖八十笞四十慘酷至筋脉斷
絕拷掠時更有名爲聽記者儼然堂中指揮授意
又有名爲打事件者絡繹道路每一責問必取逆
賢命發落萬千威逼先君抗言聲徹堂上而兩奸
卒令問不得宜竟懸生賊銀五千二百五十兩然
逆賢猶以爲未快其毒二十日復燭賊首盡數竊
追傷殘骸骨更遭酷訊榜掠之慘倍極于前不肯
言及比腸如割一字不能爲而先君寧死不降

行責

三十一

惟有連呼

天地

祖宗共快擊賊一語不絕口而諸奸羅織無處下手
橫判云姑念作難未久再坐連銀七千兩隨勸限
追比嗚呼痛哉連賢以先君爲發奸之首欲諸姑
子勸追者不復違問既勸迫于本籍仍違問于部
獄者惟先看諸君子止一訊而嚴刑再訊者惟先
君諸君子懸坐或一二千金或三四千金而坐至
一萬三千五百者惟先君不肯子身坐困茫不知

所爲幸有陳公盟仗義首倡特走先君同年張公
捷陸公文獻寓共商救助時兩公方謀協力特以
陳公文淺未敢深言陳公拍案大呼曰事至見何
尚敢泄兩公揖而南曰此吾兩人事今得公三矣
訂爲密交各捐金通貸共完及三千三百有奇爾
時都授之內刀山劍海不肯潛踪往來驚惶欲死
凡諸捷助應限期旋險阻皆三公力也不肖且感
且泣無刻不具完銀稍緩先君血肉狼籍之痛乃
始而五日一比既而三日一比不如瀕輒受大杖

行責

三十一

不少貸故每一限比則不肯不勝磨磨魂飄然計
無所出會天變示警旬日之內垂戒者四朝中傳
有停刑修省之舉謂可望寬典不得已復連夜馳
歸至六月八日抵家即走雲間告急于先君同年
董公羽宸集有三百五十金及家間追捷共得九
百有奇方搜賫入京計題危困萬一而先君凶問
至矣嗚呼痛哉先君繫獄既不能以身代虎先君
受千萬嚴刑又不能以身分痛以賊難獄卒不能
一視含殮嗚呼痛哉兩月鞠訊百慘備嘗一日顯

純令領頭服藥等二人起先若是內監從左就公無不從此奉命先若知不免時久仆已離強立聞官即振起力索承冠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以是報親恩罔極且報

恩思以盡葬云爾而此君所最嗚咽不已者惟云吾死如八旬老母何須更昇押密室夜半覆以沙囊更垂重石兒卒葬事環立取命竟以亥刻報亡蓋六月十七日也嗚呼痛哉凡此先君從容就死與兒逆之所以死先君之狀俱至田公唯嘉鞠香顯

行實

三十二

純時用獄商人張聖昂重德難潘斗南等以所目筆言之鄉城禮廟中而外人始知其詳更可痛者酷者惡惡楚獄七日至二十四日方許領埋比離杆登半供繩蚋諸君子獨得以血純因服親親棺內而先若一絲不掛肢體殘落此則富家屬具領時顯純直云爾主乃東厥隸人簿上第一人且錄他商徽底就木所以獨遲蓋是故也先君遺筆付不肖有云占來忠孝人視一死爲尋常故慷慨生焉若作奇事視之世豈復有能死老固如此若陳

僻幾暇實自學問中得力如此不肖以同六月遇逆先君柩于東昌以七月朔日到家慷慨死許覆果未事取圖就父服彼一坏得覆尚有夜臺足泣者不更痛哉衆家方屬斷淚悲憤無語而李實怒振抄斬之說大母城痛立絕切妹遂亦驚殞陸手餘雖已極而喪再繼不肖處此其何以生乃未幾而部制追賊又遇于星火矣署邑伍維新希奉逆賢逆呼百出勢同抄沒家慈寄跡外氏不肖重分寄客旅數千之賦板微莫辦不得已行求乞

行實

三十三

聖族湊合時保全之僕徐如殺者處有相及巧托嗣主名取于誣倒而更有兩掛察典之盛萬年欲借免君燃既燭之灰遂刻報廟就以逆逆賢危條中從從禍幾幸先君情忠至性入人心慨四方士紳慕義捐助陸續得完六千五百六十兩嗟乎逆杆播毒殺其身不快必極其求死不得而後親之殺其久不快又必極其子之求完不得而欲盡殺之顧彼建有地震之異初勸有王恭親之異再勸有水電之異臨歿有朝天宮之異固不違以身死

家亡卽指天道之果遠也爾時不肖同弟壯孤苦無依命厄朝露惟刻刻自分一死以快嫌逆賢者之謀會

聖明御無七年盤踞之奸大弟就陳而世路風波亦得漸息不肖之尙留殘喘者亦危矣戊辰正月卽偕弟壯匍匐入都爲先君訟冤隨奉

聖旨周宗建首折逆奸條死可憫着該部從優卹廕誥生職銀准與部覓仍補遺勅命以旌忠戾再爲先君請諡制全卹又奉有

旨實

三十四

聖旨周宗建三疏蒙遺忠銀尤著所請全卹着該部酌給仍于賦銀獨見外准給銀五百兩以昭憐憫而先君致死之無則逆賢實與郭聚合謀再疏登其奸罪又得

命旨今該部酌給卹之實未幾

欽定遺案云郭聚爲亂忠賢報言桑之難致周宗建有逆死之條亞卿轉達內可知遂以督導擬配已已入犯學三投書社圖逆畔妄書定辟罪不勝死益知先君之特新于謝奸夫當請全卹

時朝論以先君爲發達首忠銀直晉號上卹乃違重尚有潛身要路出言旁撓者遂從大例具覆今

贈太中大夫太僕寺卿得遺三依

謚命于祭于葬于廕廕已報上未經

欽路時僅多數不取自降教條低以爾若逆人歸邑

御賈祠周亦奉

欽命以從事者存發共戴

上恩宜有經無方會訊顯純等時不肖同弟壯往觀

恨無能卽擊死之隨以筆通刺其體從噴其指幾

旨實

三十五

酌銀者幸爲吐第已而將匍匐南廕復詣鹽撫司門哀號以招先君之魂聞者又皆爲不肖兄弟垂涕嗚呼痛哉先君事大父母禮甚備慕依歷切壯如一日每事必善承意旨大父早年多訟豪奴有逼處壯者幸其占據甚至側繼之制不留又地且高築墳墓滑州地勝大夫佐于力心實憤之先君登賢書實其產使不得營葬大父爲之色喜復遺遺命勉集百金并與家勉營瑯半將汝陽之田四十畝作告文以祭異魁大父之號于地下也

從諸伯父後極盡往惟曲意周旋待不肯若輩
遠其方面言色爾如抗徒必詳悉諄諄絕不如世
間文字師以繁語塞責遇時與獎爾必力與人交
坦易無町畦至意有不合必開明直指如食有物
吐出乃已更胸無有怨歷臺中有相誣誣者先君
抗辨日明絕不稍一報復想以故誣者旋亦歎服
有庸君功在社稷名在千秋之諸後遠時服朋輒
多背去先君云交情二字止可責人于平時若危
險之際避忌自保亦情勢之常若于直遇為意中

香

三十六

事非維持物不劫亦自家真實受用也先君性敏
而好學為諸生時讀書于族之園居諸人爭擇請
舍先君坐一軒閒甚初勿之苦日有書可讀便是
生人一福至丙夜篝燈時私市油以自供然志遠
賸遠不惟為科第計偶讀蘇秦傳歎云秦得陰符
而讀之可謂極難事之苦但此願力却以取尊榮
三字作起念結局此秦之所以死富貴也登仕籍
從登諸諸讀書史盈笥丹鉛其旁者再即內與亦
無不究心尤服屠孔氏家法每謂

成祖採輯宋儒論學之書為性理大全頒行學官要

使一切失防裂網之事有所忌懼不敢為若今日

立朝諸人膽心宋已日墮坑塹正須正人若于指

路避途使得與于光明以故時與鄭公元標為公

從吾高公舉龍章論往還朝夕不倦其致三公

書有云學問多方總以明心為主人心皆逆靡有

百億大略俱徒無忌懼米忌憚二字絕與天理相

近相在爾室一語于聖學問丹頭也二三同志來

亦持此互相參証力學躬行先君有之乃邪諛以

行實

標榜矚目不更身哉先君性不肯諛人亦不善人

諛居鄉時每見縣令去任不辨臧否士紳競為立

祠相沿成習心厭薄之未嘗肯一列名及穆令仁

和武清兩邑爭為尸諫計先君聞之移書格止然

士民實深去後思豎祠植碑所在皆然服遠繁時

三邑卒不毀以承遠賢意簡所謂三代直道非耶

先君政績之在三邑者不肯時尚童幼不及悉知

其臺中事則又遠宋慈侍大文母于家知之亦不

請盡止就筆記及過庭時所指示者聊擇大略如

此遺供可勝言哉先君生于萬曆十年六月十五日卒于天啓六年六月十七日享年僅四十有五

葬申氏初封孺人頃以先君三品

卹典建封敕入子六長卽不肖廷祥邑庠生今入國

子監讀書妻袁氏次廷祉邑庠生卒娶吳氏亦卒

次廷祿聘董氏俱母中出次廷祿次廷祿側宋出

次廷祿側宋出女五一適生員蔣玉輝卒一適生

員陳脩一適趙清一字陶學俱俱母中出一字呂

啓元側宋出廷祥于四聯助續聘嚴氏廷祉

子一隨楊先君死者有泰讀老子解八達規矩略

註論諸商行世別有詩文雜集尚書講義論孟題

解三邑監讀及詳定念一史通鑑紀事本末別用

右編啓明文通人倫佳事俱容續刻不肖孤卜以

壬申年十二月九日奉先君靈柩葬于本場二十

七都九圖雙字圩之

賜城不肖孤推不文不足以闡揚先德而又至痛提

心提筆數四惟是遊靈于

章表之章以爲不朽計者義不可已故敢泣血具

狀以俟

大人先生憐而抹焉不肖孤死且幸甚先君亦死
且幸甚不勝仰願哀愍之至

不肖孤子周廷祥泣血謹述

子五



房海客侍御疏三卷

〔明〕房可壯撰

明天啓二年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房海客侍御疏序



由淮間道入青州羣峰懷蛇
雲樹蒼翠居然江以南風境
入其郡接諸縉紳皆端方博
大可為社稷衛者予大為心折

入都海客

海客侍御又諸先進儒比也立
朝昌言白簡生風文藻精光
不自射人君方膺巡釐之
命時軍餉匱乏予請加鹽課之

宋

上先行恐為使君苦迺君調劑
有方賦吐嗟立辦商人頌聲
如出一口以君精心粹白得其
心故也先是諸無賴子應募

而來一時餉難湊集欲從中

先擄郡城又可得鹽課數十
萬君聞私與郡邑密計預為
綢繆惡少竟帖然又山東白
蓮教起諸人皆移家南奔

公下令無徒民始有寧宇此
二事功伐在淮南人口碑不可
磨也今勅稱乏餉兵不可使
有才如侍御可乎

上東顧憂惜予老且歸無能獻之

明廷總抱君奏續綴以小言如此
天啟壬戌吉水通家友人鄒元標
書於金陵舟次



臺疏三集小引

直指房公庸

簡命巡撫于淮揚歲周而報成
嘉祚濫竽於揚為屬郡得以
奉行條教因請公所言鹽法

刊之冊以著為令遂并得漕
疏臺疏共鹽疏為三集而讀
焉不覺神爽心懾喟然嘆曰
是殆陸宣之後踵步躅而著
名奏議者乎何其言之覈也

今四郊多虞時事棘手兵餉
頗增徵求易匱益以肩任需
才實績鮮效匪第事事難即
言事亦難矣歷覽三集其言
也洞根徹杪察隱燭微燬經
國之文耿耿濟世之畧直揭
日月而行者耶蓋公天挺諒
直發于純忠者既懇性秉慧
朗諳于閱歷者更深巨掌可
以擘太華隔垣可以視五臟

夫是以言發而引繩切墨中
竅導竅如商林之舞赴節以
投袂白雪之歌應絃而遣聲
非僅僅高岡之鳴矢好音以
飫聞而已若嘉祚謗劣叨公
特薦滋抱慚懼然不敢避阿
好之嫌遂與屬邑闔請而付
之梓以窺公名世之業于一
班也
天啓二年嘉平月既望屬吏

直隸揚州府知府楊嘉祚頓
首謹撰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鹽筴需人甚急重地防患宜周懇乞

聖明慨允未議就近權補久缺之道臣及時整

頓久虛之竈勇以圖早弭禍亂早安商民

事竊惟我

國家九邊額餉取給天下鹽運者原什之九

而天下鹽運額課取辦兩淮歲運者又三

之二是淮運者爲從來

國家軍儲之急需而維揚者又從來

國家咽喉之重地況值今日之時勢其急而

且重奚啻百倍於曠昔乃事未嘗不急也

而實未嘗急其所急於是有有官無人之

員缺地未嘗不重也而實未嘗重其所重

於是有所有名無實之武備此其急者已緩

重者漸輕倘及今而亟圖已時迫而太晚

若復徒僕僕焉惟日事催商比竈逼課誅

逋以苟幸旦夕之無意外不測事而謂鹽

臣之能事畢也噫慮不在意外變且在意

中矣臣杞憂彌切竊恤無能然臣竊思之

臣鹽臣也以鹽爲事安得不以鹽爲言臣

請先言鹽事之緊要關切於目前者而後

徐言其他夫鹽豈容易言哉就鹽而言其

大本公則利私則弊明明易見就商而言

其大用利則通弊則塞亦明明易知惟公

私之界限不審則或以小利而滋大弊利

弊之源頭不清則或以暫運而成終塞端

緒既焚消而不一蹊徑更幻出而無窮此

其一切嚴爲查刷密爲綜核利

國而不病商益上而不損下實惟一端本澄

源至公無私之疏理道臣是賴乃此道臣

之懸缺往再幾二載矣纔得補有王道元

者方日望其履任治事不謂其以病乞休

已呈繳印卷回籍去矣雖揚州道馬叅政

識洞千重力扛九鼎才優兼理事藉代攝

然時當東西交江南北爲梗頗茲舟車錯

出之塗環視商估輻輳之區固攘臂爭利

者之所屈指亦乘機圖事者之所垂涎臣
卽不敢張皇爲見形之說臣亦何敢頃刻
怠察影之心則何以震懾遠通帖帖兆姓
之枕則何以控扼水陸定定萬商之心與
言及此則非徒速補此坐理之專官爲急
又須先遡察其平日之局幹何如以臣所
見如揚州府知府楊嘉祚者兩鑑特操宏
才遂抱帷籌運之掌上譚戎虜在目中卽
其近日之慮先未雨而計切綢繆募兵六
百建營訓練便已足當一隊則其壯猷遠
略可窺一斑又況乎商民之愛戴若出一
口有官如此而卽擢補爲疏理道兼管整
飭事務只不過一轉移間而朝拜

命夕受事固爲地方爲鹽法之一大便計也然
臣竊耳思之今天下帑帑多事矣勢不得
不用兵然一議及於增兵則人人感額天
下紛紛用兵矣勢不得不用餉然一議及
於措餉則人人咋舌臣有不必增兵而兵

足不苦措餉而餉足之一策則臣衙門中
嘉靖四十二年間該前差御史徐燝已經
題准之寬勇二千八百餘名是也查寬勇者
原爲倭警而設歲以三月朔上班五月中
撤散例從臣衙門詳允聽海防道臣分撥
於沿海將營奏數備汛計兩月有半每名
止給工食銀一兩五錢蓋就無事時無所
用之故姑爲是若有若無云爾今乾坤何
等時也乃仍復沿襲故套虛糜糗糧若此
頃臣巡歷海場已親見其老弱不堪且又
星分於三十場幅員綿亘八百餘里之間
一有緩急其不足恃也明甚矣以臣愚熟
察而審處之與其徒費此餉而飽午聚午
散充數無益之傭奴何若卽就此餉而養
可戰可守實在有用之精銳乎揆時度勢
似當裁去鹽場寬勇名目特令疏理道召
選勇敢民寬壯丁二千名遴一謀勇之將
以守備行遊擊事統之日夕操演專屬疏

理道提調仍查照先年題

准別衙門不宜借調有司不得差遣不許妄徵工食事例遵行其所需月糧每名月給銀九錢止以竈勇工食并挑河食鹽餉銀餘沒及各綱舊引每年每引量徵銀一錢通融奏給則兵固不患無食矣至該道演武場中原舊設有營房今計所添不多容臣再酌量處給增置則兵又不患無居矣在兵則不增而增而實不苦於增在餉則不惜而措而實不苦於措爲

朝廷添此二千驍健而不動

朝廷分文正項正解欲鎮要會而衛商民孰謂計能逾此然臣竊又再三思之曠官得人自能紓

國家急需之急鈍戈更新益當增

國家重地之重揚有守也是萬民所寄命而十屬所繫心也豈臣方深爲揚計已目覩其時刻難缺而故敢漠然度外置之查有

原任知府降知州今新陞兵部職方可員外郎祁承燦其人者具遠馭長駕之資運電掣雷轟之用素聞其守吉安茂著實政近見其守宿州委是真才雖北兵無轉府之例適維揚當藉寇之時况困衡之既久亦故物之當還若乘其未赴樞曹而推補揚州府知府理繁治劇熟路輕車臣方且慶地方之得所托又何暇問承燦之膝肯再屈與否也臣與本官同事半年灼見其設施條畫一一中窾故輒敢謬自附於舉知以終需人甚急防患宜周之議嗟嗟天下事至今日遂遽不可言乎天下言至今日遂遽不可行乎實實有當做之事第無柰欲早一日做不得實實有做事之人第無柰欲先一着做不得寧惟臨渴掘井抑且因噎廢食此臣所爲不欲創本無者漫說以駭時但只因原有者核實以濟事既因鹽筴原有之官而求得其人遂因鹽筴

原有之兵而求得其用在鹽言鹽如斯而已可乎若猶曰是胡爲乎而獨急急於揚也則臣又在揚言揚非敢越俎謹介同總督漕撫戶部右侍郎李養正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之皞合疏上

請倘蒙

勅下吏兵二部酌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速爲

議覆施行鹽法幸甚地方幸甚奉

聖旨吏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中外之大難交作南北之重地頻危延緩恐滋其蔓模滅源撥其根事項自遼城屢陷凡有識者無不總總焉慮內地之變迨至蜀變告急卽不必有識者亦無不皇皇焉切近地之憂惟是事中之人智旣不周於事外事外之人謀又不切於事中處處當做事能做否時時可做事得做否事畢供待人做人俱說做事曾做否大家習成疾有履霜之狀滿堂只聞咎嗟慨歎之聲由中及外積月累年豈人謀之不滅而天禍之能懷曾幾何時而齊魯之地震示之儆矣又曾幾何時而鄆滕之妖賊肆其毒矣此輩名不同而教同地不一而心一居恒以萌緣後因督亂愚民邀福之癡想至此遂稱王僭號鼓動愚民不軌之雄心羽翼已成猖獗無忌掠村屯如掃箒壘城邑若拉枯漠漠乎陸突高戰骨之山浩

浩洪流頓集橫屍之血天崩地裂日黑月昏此而猶輕易目之曰妖也賊也釜魚也朝露也不足以大有爲也噫此輩敗則爲賊耳今果且敗已塗地厥不復起乎其或者上賴

聖天子英武之威靈下藉漕河撫按諸臣指揮之遠畧以及於道將文武戮力同心當不難於旦夕殲殲以圖治於亂轉危爲安若猶未也且柰之何臣於是而細按賊情始不能以無疑矣忽由忽沒安知非驕我忽東忽西安知非疲我忽以爲老忽以爲幼安知非多形以亂我忽以爲離忽以爲合安知非多方以給我可疑如是是何可不速斷臣於是而顯據賊勢益不能以無憂矣彼漕儲之飛輓難前則軍民之生機立稿財賦之灌輸中格則上下之血脉全枯可憂如是是何可不速謀臣又於是而默察賊機更不能以無懼矣倘其提於乘虛

循豐碭而直走潁毫鳳泗之區境若無人若或巧於伺便率徐邳而潛犯揚淮瓜儀之間勢如破竹可懼如是是何可不速備蓋就賊言賊變已屬於肝腋因變弭變禍已急於咽喉又况乎賊外之賊無窮禍中之禍更烈則安見夫遘兵遘將汰兵汰將之資身無計者不望望然盡其偷生之末路姑託足焉而暫以賊爲歸也則安見夫遘兵遘將遘士遘民之容身無所者不憤憤然悔其內向之初心思藉手焉而終以賊爲用也則天安見夫關外者之不占風望氣間內者之不示誓盟心呼吸之相聯貫而表裏之爲策應也故勿謂奴與賊事不干涉說者謂奴卽未入關之賊勿謂賊與奴勢有差殊說者謂賊實已入關之奴一奴一賊一急一緩猶可布置猶可支吾如一旦而奴若驚擊賊更鳴張果能出全力以禦奴而無虞於賊乎果能分半力以

禦賊而無虞於奴乎切恐川蜀之金鼓動地黔滇之烽火連天乘勝順風揚帆而下且燕齊皆戰場而吳楚盡干戈矣臣言至此臣髮已豎計在廷諸臣所爲綱繆而圖披纓而掠者章且公車滿矣知固莫不以收拾人心爲今日撲滅奴賊第壹義者誠以人心爲從來

國家創守之治本也知亦莫不以蠲免加派爲今日收拾人心第壹義者誠以加派爲邇來人心渙散之病根也獨臣愚則妄謂以免派而收拾已亂之人心難卽以免派而收拾一方之人心亦難惟以免派而收拾天下之人心則事易而功倍何也今日之亂民非迷不能解則悍不可馴非前有所欣艷則後有所驅迫既不能解其導師奉法之惑又不能馴其粗鄙強暴之氣彼且欣艷其王侯將相之榮彼且驅迫於拊剋聚斂之苦此卽今日揭示家家傳宣諭

以免派勸以暫解彼且掉臂不顧誰肯頻首相從卽不然而某處亂便免某處未亂便不免夫豈不謂免者可以寬民而厚之生不免者可以裕

國而佐之用乎獨不思斯民也至愚而至神者也彼且將聚族而謀曰此一加派也前日何以不免而獨免於此日也各處何以不免而獨免於此處也愛我敝畏之也何便妖賊無此一番禍那得吾儕有此一番福以塞聚聚因此識彼華曰亂形未彰實則亂情已動在富者已私其心於三窟之謀在貧者已置其身於兩可之界在無能者已感憾我生之無多在無賴者已快快禍至之不早人人如此家家如此當無事時已不亂而亂豈有有事時反亂而不亂者哉嗟嗟幾縣爲亂既免一方一方爲亂所免可知若曰亂可得免民何憚而不亂若曰免可定亂我何惜而不免與其免矣

而民不見德不免而民且興怨焉若乘此有亂有不亂之時盡泯其有免有不免之迹大善

皇恩特頒新詔曰自夷奴匪茹以來我國家征兵轉餉其凌百姓以生而致爾百姓之無以聊生也實惟且暮間可以殲此逆奴以對於天下曾是不意者曠日持久余一人實應且惜今而後下用力上用財卽不能盡竭國家貳百年來任土作貢之正賦其連歲一切加派槩行豁免停徵但期與爾百姓共保室廬無相離散以撫有此寧宇也彼遠近得於口傳道路能不色動如弛重負如釋久縛方且感恩之無自寧復知涕泗之何從至是則我不撫而民自安矣我不禁而賊自戢矣何也天下未有人各樂其生而民心不安者亦未有民各安其心而地方不寧者天下未有地方既寧而人肯從賊者亦未有人不從賊而賊猶能

呼朋引類今日幾千明日幾萬縱橫變化而莫敢誰何者始猶見民之惡賊也而賊勢派矣終且見賊之惡賊也而賊心渙矣果有具膽畧者出一奇焉以默運其間且將使賊之不爲賊用而爲我用也而賊之首可立致賊之巢可立覆矣何也賊之叛正原與夷狄外患不同則我之討賊亦應與夷狄外患不同以人言賊亦吾民耳非怒虎奔狼如夷之偏處其勇而我偏處其怯也以器言賊亦吾技耳非霜鏑雨矢如夷之偏處其利而我偏處其鈍也賊所用不過鳥合衆耳非有風雨之驟雷電之轟如夷之彼可以戰而我不可以守也賊所據不過尺寸地耳非有山川之險壁壘之固如夷之彼可以來而我不可以往也故處夷狄外患在先枝葉而後本根但力剪其部落連合之屬則衆勢自輕且漸徙而漸遠處邪教內訌在先本根而後枝葉但

計擒其登壇說法之主則衆心自灰且日散而日消蓋邪黨雖瀰漫而邪心實絀結博而言之由根生枝由枝生葉約而言之萬葉一枝萬枝一根故賊之教頭一日不死則賊之黨與一日不退賊之黨與一日不退則我之殺戮一日不休嗟嗟彼夷狄者非吾族類也哀茲百姓獨非我族類乎賊所殺戮之民固是

朝廷無辜之赤子而我所殺戮之賊亦是

朝廷無辜之赤子是我所殺戮之賊亦是

國家之戾氣矣則殺賊者而照管

國家之元氣亦是扶危定傾之一大經濟也

乃臣不揣謬有私憂過計者敢以不必然之慮爲不必然之說則將情兵應又不可不廣詢而審察將而逐利得無開網縱焉者以賊爲撲滿而飽賊之欲以自飽其欲將而急功得無刈草殘焉者以賊爲醢雞而張兵之各以自張其名倘當機之坐失

自後會之難乘夫兵也既擒賊而復擒民民其何堪夫民也既見殺於賊而復見殺於兵兵則何忍丹車大道人鬼關頭此臣不必然之說實臣不必然之慮也真慮而過慮而過矣悲惟我

皇上自爲

社稷計諸臣共爲我

皇上計但得蠲派之令早下庶幾妖賊之禍早

平四海窺伺之奸可以早息

九重宵旰之懷可以早寬倘不其然秋風漸勁

榆關之內更無榆關臣實備揣焉恐中外

之並急南北之生困彼一時也即蠲派盡

天下亦無所用之矣故臣特念桑梓而念

及於天下憂目前而憂及於將來不自覺

其淚來和墨哭不成聲有如此者倘蒙

皇上有臣狂愚俯賜

省覽施行二東幸甚天下幸甚

祖宗萬萬世社稷幸甚

聖旨戶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一謹

題爲川兵需餉甚急川鹽入楚未便謹據准

蜀銀鹽相提並論仰祈

聖明獨斷計臣早定以無損

國課無誤軍需事我

國家以全盛之天下只爲遼難不能驟乎遂

致

國勢日輕

國威日蹙釀成許多隱憂發出許多內變憂

已起矣勢不得不議募議調議挑議選以

兵之兵已動矣勢不得不請帑請折請留

請借以餉之至於日日增兵而兵益不足

日日添餉而餉益不足每披閱邸報一過

輒爲怦怦心動者久之蓋誠不復知兵之

所以爲了期而餉之所以爲足時乃忽接

川湖雲貴等處總督張我續投臣一摺臣

亟開函讀之蓋爲兵已雲屯餉匱仰屋議

借楚地暫行川鹽也臣讀未終篇不覺仰

天嘆曰我

國家何至此極也萬里轉輸三軍待命而乃徒用虛想焉取給於必不可終得之鹽稅臣爲之設身處地揆勢度情而知督臣之事誠急矣心誠苦矣督臣之自爲計無復之矣卽爲督臣計者亦已無復之矣臣與督臣同爲王臣蜀與楚淮同爲

王事臣曷敢見岐爾我腹分內外坐誤

國家勘定綱亂之計坐負督臣從權措餉之慮必惟是事係鹽法中太關錢大利害臣職掌所關有不得不明白悉陳於

君父之前者據督臣揭稱川中用兵索之司農不應請暫行川鹽於楚量增權稅以濟軍興是其借楚之本旨如此擬每一票行鹽每百斤抽稅銀六分計每票之鹽數共二萬三千斤而計每票之稅銀可一十三兩八錢矣由瞿塘放舟東下行至武昌而止每歲行淮鹽四分行蜀鹽六分則其行鹽

之規則如此既知楚人之嗜川鹽又知楚省之非盡淮鹽此其籌及於目前之民情者熟矣既求以權宜暫行又論以事平卽止不得爭執阻撓此其籌及於日後之事勢者又熟矣於以採窮甦困真金寶珍差不啻過之宜督臣之聞之矍然喜其可行而又愀然慮其不得行也臣承乏鹽役業已及瓜此中商人之利病鹽法之通塞亦頗悉其槩在督臣原分言淮蜀未及以蜀鹽與淮鹽之分數參勘今臣請合言淮蜀卽將此淮鹽淮銀與蜀之分數一比擬臣查淮鹽之行三楚者除寶衡永三府郴州一州不行外其武昌等十二府靖州一州每年額派行鹽肆拾貳萬伍千引每鹽一引止重四百三十斤耳其引價邊餉解部課銀就一引而細論則每引該納銀一兩七錢三分五釐矣就一歲而總論則每歲共該銀七十三萬七千三百七十五

兩矣今川鹽每一票止納稅銀一十三兩八錢卽令行鹽二萬三千斤是一票之鹽數較淮引多至二萬二千五百七十斤而一票之銀數較淮引則已虧八十兩矣就多執少執利孰害然此乃一票也若行百票則虧八千兩千票則虧八萬兩萬票則虧八十萬兩矣督臣揭中雖未開載每歲行票鹽若干數然積弊至此則多少已判若天淵利害自明如蒼素主計者特籌而處置之耳

清之準矣况淮鹽運至楚省泊丹於武昌漢陽荊州三府水次聽各府州縣土商貿易搬運此定例也今若川鹽行至武昌而止後十三府州行淮鹽者日用飲食夫誰不明而熟於計乃肯舍川鹽之賤而食淮鹽之貴乎楚之人不食淮鹽則淮之鹽不行於楚矣淮之鹽不行於楚則淮之水商不復問楚津而楚之渡口不復挂淮帆矣商既不往課責誰輸則此每

年七十三萬七千餘金之邊儲果索於蜀乎果索於楚乎抑將仍索於淮乎臣固有以知其不能也果將終缺乎果將別補乎抑將專請

內帑乎臣又有以知其不可也總之蜀鹽之借行於楚也與川兵之月餉若小有益而淮鹽之不行於楚也與九邊之歲餉實大有損督臣爲川兵計不得已而議行臣爲九邊計不得已而議止其實鹽法乃

國家之鹽法課銀乃

國家之課銀西蜀九邊之封疆總

國家千萬世之封疆豈一人一時之私所得爭執阻撓自占愆焉而不以濟

公家急用者哉伏祈

勅下戶部速將淮蜀課稅多寡數目并鹽法利害軒輊細權其輕重力斷其可否庶

祖宗成法不至紊亂而

國課邊儲且世世永賴之矣奉

聖日戶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司官久缺總理乏人懇乞

亟賜銓補以重

國計邊儲事臣竊觀我

國家從來經制其最重者無如用人與理財

臣又竊觀我

國家邇來時勢其最急者又無如用人與理

財然此猶分言之而見其各重各急也惟

至

國家所用之人卽財所待理之人而

國家所用之財卽人所綜理之財則人與財

非兩途而理與用無二道合之而且重且

急者信無如都轉鹽運使司之運使矣臣

謂其宜朝缺而夕補無或虛也夕補而朝

至無或曠也乃今竟何如哉臣謬奉

簡書督理淮鹽請卽就兩淮運司先言其職守

之不易而後言其缺官之不可兩淮歲課

幾百萬轄治幅員千有餘里延袤海濱三

十鹽場此運司大勢也故設三運判列署於通泰淮之間計各官每年所催辦鹽課俱不下十餘萬其生齒煩縣林林總總方諸有司已不啻一劇邑此固在運司之外遠而分猷於一方者也若貼堂運同副使判官以至幕寮則日日從事於驗關放橋督掣解細各項手口拮据真無寧晷者此又在運司之內近而效力於諸事者也然分猷效力或遠或近受若職業若事雖各有司存而揆厥樞紐夫孰非受成於運使一掌印官之總理乎故催徵額課撫治頑竈疏淪運河禁戢私販清理草蕩督促捆掣稽查鹽引倉鈔綜覈勘合榜派其事體之繁供億之多又不啻省直間一大郡此即居恒無事尚當重之急之而況今何時也太倉若洗九塞呼庚外府無不罄之積帑有頻發之厭當如此需財之時則其於理財之官誠不知當何如留心者乃兩淮運

使孫毓英者何以察去矣澄汰去舊既已經數月餘矣待補不爲不久遷轉得新意必在旦暮聞矣望補不爲不切柰之何銓衡之鑑無時不懸啓事之章無日不奉顧獨於兩淮運使一官寂然曾不一列於啓事果難其官歟抑難其人歟臣自惟離務之所倚藉者疏理道及運使二臣耳今疏道之推者從未見其來運使之缺者從未見其推是疏道近爲傳舍之名而運使特爲虛設之銜也其如離務何臣材本驕駘質原孱弱受事迄今業已及仄雖道司之職掌委有代攝而鉅細之總括必出躬裁官缺而事不敢缺事多而身不能多孑然一身已不自知其形神之敝削而病且侵肌及骨矣臣亦何敢愛此髮膚不以竭此大馬懇惟我皇上念運使爲理財急需正官勅下吏部速賜銓補更嚴立限期到任庶賦

總理之得人而

國計邊儲皆有賴矣然臣因是而重有感焉
夫官至運長亦稱崇階矣且以一身而充
軍

國之命脉亦稱鉅任矣往時每以郡守優異
者推補而後復得優轉以去故去以優轉
者去既有喜色而來以優推者來亦無愠
色乃今已視運司爲贅麗矣且視運長爲
紛轉矣一遇陞補便心灰意冷多棄而不

就卽間有就者非鬱鬱焉抱憤懣無聊之
懷則悻悻然張牢騷不平之氣方內鄙之
而不屑外拒之而若究又安望其奮發精
神歛戢心志自竭其生平之尺寸以報

國家之涓埃也是有官又同於無官矣臣更
祈

天語申飭今後選補是缺務於甲科中求豐年
傳望等實並茂之良二千石推之倘久任
著有成效優轉仍加破格展擢豪傑皆樂於

效用而財用不患不流通此又今日用人
理財之更重更急事也奉

聖旨鹽課關係國儲運司正官何得久缺着卽
行銓補仍遴選甲科久任優轉以示鼓勵該
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陳州之兵取有因臨淮之事出不意謹

捷事直陳巔末仰祈

聖鑒事頃因妖禍東省勢急南浸夏鎮之焚劫

既慘徐州之草木皆兵訛言競起人心顛

離致使維揚數百萬家若民若商總皇皇

莫知所適無貧無富皆汲汲顧而之他市

上擔夫爲人暗搬行李計一日有幾錢之

資江邊舟子爲人偷載家口較平時有數

倍之利甚至身產典腹而無悔吝藉盜糧

而不顧維揚財賦之鄉此等尤景果安乎

不安乎運司

國課之備此等時候當守乎不當守乎臣日

夜焦思求所以爲有備無患之策乃署疏

理鹽法道事叅政馬從龍者固與臣共以

守運司爲事者也因屢言於臣謂河南陳

州有義士宋一范者係舊兵科都給事中

宋一韓之弟家散千金聚鄉人貳百餘名

訓練業已經年人人勇取絕倫非烏合者

比及今取來防衛運司或者可恃以無恐

夫以疏理而籌運帑之事其心思必周以

同鄉而談里閭之人其聞見必確職掌所

係彼此關心況今春季餘銀叁拾餘萬見

貯在庫外賊之突犯固可慮內奸之窺伺

更可憂也且陳州隸在臣屬一水之便非

遠莫能致也人止二百數丹可航非莽莫

可馭也疏理道原缺額兵二百尚未收補

非創爲增置也東路未通積貯固須防守

卽東路稍通起解亦須獲送又況乎轉盼

間秋季餘銀叁拾餘萬行將徵收斷不敢

以此百萬金錢輕付於一二解官以及數

十服役應差者之手籌畫再四計無復之

遂差揚州衛指揮繆國用持檄至陳并携

行糧二百金當官給散令各兵自帶平日

演習弓矢器械等項覓舟計日起程仍檄

諭宋一范以自募自領之兵須沿途約束

不許生事騷擾又思各兵旣登舟矣止給馬棚匹以爲領兵起陸之用不給以牌批者恐其沿途之擾百姓也不與以勸合者恐其沿驛之索大馬也不意一范遂將往日舊有大同撫臣符驗一紙填給廩糧馬匹并人夫貳拾肆名前來行至濠梁驛索取大馬於驛官遂與驛率角口噫此禍根也何以言之論地則兩淮雲中參差人心已疑矣論人則語言狀貌粗魯人心已驚矣論事則以盤詰羈留舍舟登岸人心更疑更驚矣以可疑可驚之人值正疑正驚之時經易疑易驚之地疑以傳疑驚復生驚地方官安得而不爲地方計此發兵圍擒之由也夫兩入相角行者避路而況於千餘名官兵執縛貳百餘人何怪乎居民之掩關遁跡而市肆之閉戶潛踪也所幸此輩委係良家自恃其無他遂甘心束手手暫聽縛焉以待論定不然而果屬匪類抑或

素無教習能必其不迫而走險挺刃而格鬪乎當此士馬洶湧兵戈叢雜之際一格闕則無所不至矣勢必使濠梁一片地倏化而爲戰爭之場矣又何能有今日哉言念及此臣不覺心膽欲碎隨據鳳陽府并臨淮縣兩處申呈到臣當卽批發潁州道兵備僉事魏士前查審去後續據本官備詳回稱遵依會同守備太監金忠知府呂封齊署留守王家柱等秉公面審得朱一范等實良家將材子也慕義遠來其志可嘉其情可憐今若以一人索夫馬故任咎不無及壯士之心合無俱令發回原籍於情法兩得其中耳回覆到臣并通詳撫按矣嗟此無辜生者俱成殘廢歟者已填溝壑殘廢餘息固爲流落含冤之人溝壑枯骨終作異鄉飲恨之鬼嗟此無辜何以至此向使地方官一聞臣取用之說便馳報一文通問於臣姑將此衆廢之絳之而詳

察其真偽則自可無事於兵卽不然而兵已發矣亦第令散處密布靜以待之務俟臣文至日以徐決行止則爲地方者不失其爲地方爲庫藏者終成其爲庫藏方且兩利而俱全又寧復有今日之事哉寧復有今日之事哉總之此一事也在臣以運帑課銀關係最大原因防賊以募此兵在郡邑以地方保護關係最大遂因防賊以疑此兵當地方多事之時而又多此一藩意外之事果劫數之使然乎何機局之適奏若此也嗟嗟此兵之摧折極矣存亡半矣不幸固在此兵然遠邇宴然士民安堵毫不至貽害於地方是又地方之大幸而臣之大幸也嗟嗟事已至此矣計更無復之矣徐州之傲報狎聞司帑之防守何策戶部之催餉甚急起解之護送何人臣於此時真寢不帖席而食不下咽矣誠恐道路之口耳易訛傳聞之情形不一安知不

以無爲有以小爲大以虛爲實故敢不避斧鉞直陳其顛末如此奉
聖旨宋一范仗義助兵何以輕致傷損還着查明具奏鹽課銀着作速查解用該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無辜被繫枉殺太慘仰祈

聖明勅下撫按嚴究處分以振法紀以慰冤魂
事頃臣之檄取陳州宋一范等二百人也
蓋提署疏理道馬參政屢稟爲目前喫緊
防守巡庫并沿途護解餘銀計也其詳已
載臣前疏中自有濠梁驛驛丞葛大化之
挾警捏報而妖黨之說突然起矣此猶曰
爲可疑也自有署臨淮縣通判莊從龍之
誤聽妄申而擒擊之兵突然至矣此猶曰
爲地方也自有動師動衆執縛二百餘人
之役而留守司鳳陽府鳳陽衛臨淮縣之
因圍突然滿突此猶曰待鞠問也逮至潁
州道魏僉事會同守備司府等官從公鞠
審委無別情亦既奉有各撫按并臣批俱
令釋放回籍矣及據該道回稱則留守司
宋一范等四十六名釋放矣鳳陽府劉一
豹等四十六名釋放矣獨至鳳陽府

有德等四十二名矣臨淮縣則商繼存
等四十六名又歟矣臣一見之不覺氣填
膺而髮上指有是哉枉殺無辜一至此慘
乎成何世界成何紀法也獨不思

朝廷立法或重或輕原有定律人臣奉法一
入一出必須比律然總之以得其真情爲
主而後輕重出入次第布之以成遠邇上
下相守相安之法故偽造烏有之情以爲
情而遂謂法應如是個法之所不載也
用無章之法以爲法而謬謂情本如是亦
情之所不載也今以宋一范等之情而言
其應募而至者是其從來之情也其與驛
卒相毆者是其適遇之情也情如是法亦
如是原無歟法而何以竟置此百人於歟
臣於此不能爲之辭而更不能不爲之疑
矣謂各官以意歟之耶而律安在謂獄卒
以私歟之耶而官安在謂鞠前歟之耶則
真僞未判其人爲待審之人待審而何以

歟謂殉後歟之耶則真偽已明其人爲無罪之人無罪而又何以歟且何以監之留守司者無恙也而鳳陽衛者獨歟嗟嗟此陽府者無恙也而臨淮縣者獨歟嗟嗟此輩素以膂力武藝自負其勃勃慕義遠來實欲藉尺寸之樹立以稍自見其生平乃不料以無蹤無影說鬼說夢之譬口而竟至橫遭此無端枉殺之慘冤哉此無辜也既已不能生而爲明明白白之人矣然或歟於斬絞沉配則歸咎於自作之孽或歟於疾病水火則譏數於天降之殃卽或歟而棄屍沙漠暴骨戰場不名之爲朝廷捐軀赴難之英雄必目之爲主將同心戮力之烈士此之爲歟更得歟所乃今固一切已矣在歟者相顧而迷悶於幽眇冥漠之鄉固不自知其所以致歟之故卽在歟之者獨居而細反其暗室屋漏之良亦不自知其所以歟之之由現前不察悔後

何益冤哉此無辜也且并不得歟而爲明明白白之鬼矣嗟嗟螻蟻亦屬性命飛霜不用只爲含冤豈其百人竟耳枉在遊魂冉冉定團結而不肯散陰風烈烈特飲恨而不能言嗟嗟此輩俱有父母妻子誰無親戚骨肉分百家而忽焉悲號於四境則陳幾鼎沸合百家而卒然搶呼於一門則宋當糞粉興言至此腸且寸斷此臣之所爲感述悼亡悲憤增哀不能自已於傷心之淚因不能自已於請劍之談也蓋臣實不忍見此清平世界而網羅彌天更不忍見此文物乾坤而紀法掃地故吊歟瘞骸問孤恤後除臣自捐俸給量行優恤其家外懇惟我

皇上照以日月斷以雷霆

勅下撫按衙門嚴究鳳陽衛臨淮縣監死無辜王有德商繼存等多命情節或係非刑需索或係禁食凌虐或係各官之主使或係

獄卒之妄爲務得確狀分別奏處庶紀法
因之少伸而寬覓藉以少慰矣奉
聖旨這監警募丁多命冤慘非法該衛縣掌印
官着撫按官嚴究叅處該部院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內地軍興特從輿議留府守改監司綜
理兵馬重務以戢禍亂事案查本年五月
二十三日據淮安府閬郡鄉官梁仲仁等
舉人蔣莊等貢生楊繼長等監生劉一鑒
等生員楊于臣等鄉民趙禮等連名條議
內開本府宋知府仁廉果毅鉅細修明淮
郡特以爲命前請加銜久任不意遽陞民
惶惶叩

聞莫顧目今欲安淮地必須先留舊守或以新
陞憲銜留管府事或添設憲使留淮守禦
等情到臣隨批淮徐道查議去後至次日
鄉紳士庶又具公呈內開本府宋知府在
任三載實心實政士庶口碑在在傳播聞
陞轉易州道閬郡赤子已切借寇况今東
省賊警接壤徐淮人情惶惶甚矣倘宋知
府一日離任則城池何人捍衛兵馬何人
簡閱糧餉何人積儲奸宄何人搜剔查萬

留都襟喉

陵寢肘腋一綫之脉關係非淺渺矣其軍馬重

務必須監司綜理故先年以揚州道兼之

曰淮揚兵備迨後以徐州道兼之曰淮徐

兵備至今無改往時一歲之間該道駐淮

者強半即今右叅政施天德以經緯之才

肩茲劇任真慨慨有餘地矣不意東省冠

亂逼臨淮徐而徐屬更爲密邇該道防禦

征勦區畫方畧頃刻靡寧安得分身駐淮

曆二十年關白猖獗淮地特設監軍

員專理軍務伏乞軫念咽喉重地比例具

題改陸淮揚監軍道猶恐部覆稽遲更乞憲

牌先行宋知府分兵扼險守城詰奸戾人

心可固近憂可彌江淮半壁屹然長城可

恃矣等情該臣一面批行淮津道會同淮

徐道議留一面牌行該府即以新陞副使

職銜管理軍務外竊照淮居南北之中襟

江帶海南通吳越北接燕齊爲

留都襟喉

又安可令其分精五百里之外一一料

於淮哉故每有緊急事宜不得不與該府

商之幸知府宋統殷長才赤心與臣朝夕

共理不愛髮膚惟是軍務非府守職掌稍

有張弛便多推遜且本官已有易州兵備

之轉臣雖勉留之檄至再至三奈新銜久

奉

俞音易水又爲善地安肯依依於茲甘作一郡

有司耶即臣亦不便以奉

命之兵備終以府事強之也鄉紳士庶相率額

留兩日兩詞一心一口若將以淮上離本

官一日不得而本官懽服羣情綜核庶務

亦真有離淮上一日不可者查倭警之時

委會添設淮海監軍道事平而止今草賊

披猖詎比例於關白監軍之名似可不設

獨念咽喉重地軍務倥傯淮海兵備必不

可少若以本官任之專管兵馬錢糧居中

調度與淮徐兵備互相贊理俟內寇外侮

寧謐之日不妨再爲酌議矧舊按臣王復

命蹕中亦有江北應設守道之議或卽以本官兼管守道諸務亦無不可至於廩糧俸鈔等項查淮津道已議裁矣那彼給此儘足支費是淮上去一道而補一道未嘗增設本官以兵備而爲兵備不煩更張事之妥便無踰於此臣謹會同總督漕撫戶部右侍郎李總理河道工部左侍郎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趙合詞上請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新陞易州兵備淮安府知府朱統殷以山西副使改爲淮海兵備職銜專管兵馬錢糧或兼管守道事務行臣等遵照施行奉聖旨吏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料勦不職有司以肅吏治以蘇民生事臣惟

國家之治亂係民生而民生之休戚係吏治是吏治之汗隆固民之所視以托其樂生之命而民生之休戚又商之所視以濟其樂輸之源者也故通商必須惠民而惠民必須察吏臣自奉

命督理淮漕以來無日不以惠民通商爲念且

惴惴焉惟恐不肖有司之爲吾民蠹而不

及察也願臣入境受事之日正值

計典迫舉之時在諸臣之或露章或揭報已無漏網在各屬之或新任或夙賢從何索瘼况持斧巡行旣以奉

朝廷三尺之法以安民而察吏藉使民怨獲免則察之出寬而弛也冤將墨吏得安其位而民不得安卽不然而民戴蒙議則察之入深而刻也冤且良吏不得安其位而

民亦不得安縱及墨吏貽害固在地方摧
及良吏貽害又在人材至於害及人材則
奪所好予所惡是始以察之害害吏終更
以吏之害害地方矣臣爲此懼故寧遲而
指所信必不敢速而摘所疑默默在抱徐
徐至今始據道府開報及衆論會同亟應
糾斥者得二人焉謹會同總督漕撫戶部
右侍郎李爲我

皇上直陳之訪得原任定遠縣知縣陳九成才

原碌碌心復營營線索但只憑人櫛柄遂
不由已一本官每日升堂全無紀法滿堂
皆係知縣一切縣事悉聽庫吏包選快手
朱合等顛倒撥置殘害驛遞凌虐小民以
致閭閻共怨一到任月餘有京人來縣討
債住歇朱合家與腹吏包選合謀替還京
債七百兩致本官溺二惡爲腹心凡事任
其詐騙該縣貧富無不受害一縣屬池河
驛因差驚錢糧不接向縣借支本官令腹

吏包選查索得常例五十兩遂擅將應解
錢糧那借八百兩給與該驛以致解京錢
糧不足復又責比小民花戶施應運等證
一詞訟不論告期每日隨投文遂逼本官
並不親審總批衙內俱憑包選定奪有錢
即准每一紙三五錢或一兩不等報差腹
快朱合等構結夥詐瓜分致貧民任尚敬
孫住郭文等以無錢誣徒致灰鄉約薛天
玉等証一衙肅郭少泉逼姦民壯徐學禮
妻汪氏本夫撞遇具告本縣託包選朱合
過付銀三百兩本官收受更將學禮誣徒
禁獄少泉用錢六千買禁卒薛文明等欄
短獄食致成困囹因將汪氏并家產見今
強占爲業包選朱合仍得謝四十兩尺頭
四疋徐汝汪仕學證一亳州大惡粟明邦
戴九成等一起撫臣有行批道府轉行本
官覆審明邦等暗托包選朱合假藉名色
過付銀三百兩尺頭毫釐如意等物本官

收受延推不行問結致復駁懷蒙等縣見
今未完楊大中蔣芷等証一亳州舉人于
弘漸被族兄于好善侄于廷允同謀毒死
批駁本官檢驗復審好善已託包選朱合
過付銀三百兩因選自行索禮未贖囑官
延推不結于廷美証一張橋驛聞本縣借
銀與池河應遜亦赴本縣借支因先未與
包選等說明致選具稟本官言張橋不係
衝繁將錢糧俱侵肥本官聽信拘獲馬戶
審情急發銀三百兩與包選朱合收受將
朱馬戶免究喻守梯徐李証一包選將起
解大馬價銀二千七百兩稟倉里長杜密
書等領解不料選暗先將天平針鉗定每
百兩兌發內少五兩不等共少銀一百五
十兩解役向稟本官不信反聽選稟將畫
責治復差縣黨朱合押令交銀掣批仍索
錢三千文以致傾家杜密書審一本縣民
皂快手等役工食每年計約二千四百餘

兩往時按季支領本官聽包選朱合撥置
年終方給任憑選構結合將在庫官銀揭
買工食每季營利二百兩瓜分差人無不
怨恨民皂盛枝孔邦甫等審一本縣三十
三里走遞馬四十匹每匹領工食銀二十
五兩聽信包選撥稱地僻差少每匹扣工
食銀十兩作為公費支銷馬戶馬虎等無
不怨恨一令三十三里里書食報買鹽富
戶朱成宗楊成等二百餘家每家派買鹽
三五十引不等聽信包選撥置每家過付
銀二三十兩不等豁免計銀二千餘兩鹽
累舊商人葛用張蛟等復買可証一徵收
巢縣各項錢糧共約近三萬兩餘歲火耗
約三千餘兩包選切証一開報調繁指稱
各處謝禮票差朱合同段舖戶買紗羅等
項五六十四匹每匹止給半價舖戶張世讀
等無不怨恨此一臣者心竅不靈業已技
窮而莫措耳根無主况且整填而已盈項

錢不足當官殘雪何以撫衆所當重加降
訓以謝地方者也又訪得見任臨淮縣知
縣朱孔昭器識本昏事爲多舛撫循尚未
聞其策詠求已屢見所長一臨民生命最
苦錢糧火耗本官將天啓元年拖欠鞭馬
銀五千兩有餘索耗銀七百餘兩致解京
正銀不完里長趙國禎等審一本官指報
濠梁紅心兩驛拘食馬戶約有百家被兵
房吏汪若海書辦吳之弘檢置有費禮者
作貧無費禮者作富將曹真周大正買大
壽王桐等每名索銀三二十兩不等共索
銀千兩有奇官吏夥分賣放至今未曾下
驛走過仍索走過馬頭林一正徐金銀陳
春榮逢山高汝學史那昌樊貴栢等十數
名錢百串銀八十餘兩徑自豁免駙書宋
許審一縣民康洗將侄男康大漢生生打
灰埋葬半月事發本官聽信鄉里王涂快
手張文禮妄囑近將無干生員楊兆年誣

陷將兆年子楊育棟坑陷黑獄兆年情急
奔告學臣批府審明得兇本生証一本官
將糧房吏汪朝榮牛之奇禁監候審四十
七八兩年折糧索取常例銀一百七十兩
汪牛二吏可審一本官索訪犯周士遠銀
五十兩故縱士遠誣告紅心驛完贓致使
馬戶懼怕逃走因而倒驛王繼唐審一該
縣庫吏每年十二月終交盤更換本官希
圖餽送徑至二月方行申請索新吏銀五
十兩不足貪心責治二十板又添銀五十
兩方容交盤又索舊庫吏銀九十兩補作
贄禮汪若海金印可審一本官將府發紅
心驛馬價到縣驗封收寄在庫陸續給發
希扣火耗常例又占用座馬承印馬共五
匹每年侵得銀三百兩公直周士遠等審
一將總舖集街民三十餘家票差許從德
劉志學將戴閣等十八家責治俱送余禁
指稱馬價索銀八十兩未遂貪心不審不

放致坑累困苦戴閤等審一本官徵收天
啓元年馬價銀一千八百五十兩零每兩
索火耗一錢五分共索銀二百七十餘兩
致使民怨載道包解書手胡春軒等審此
一臣者負疎庸謏劣之才新硎已鈍處衝
疲繁劇之地末路難終物議亦既沸騰當
局何以展布所當量調簡僻以俟改圖者
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陳
九成等照例議處庶不肖者知所懲而賢
者益矧所勉吏治民生未必無小補矣奉
聖旨吏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遵餉缺乏鹽課稽遲乞

賜照例考成以預儲蓄以濟兵食事案查先奉
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運司鹽課每年以
十月爲期依限全完者紀錄獎勵違限一
月者罰俸二月者倍之此後以是爲差如
違六箇月降職二級戴罪督催俸仍罰註
以上俱停其陞考俟解完之日具奏

定奪俱於十一月終旬聽巡鹽御史將掌印及
經管官職各送部照前分別查參及州縣
之銷引不如額者聽鹽法道及運司每年
終將正官職名開送巡鹽御史照依萬曆
二十一年題

准事例如一萬引不及六千六百引一千引不
及六百六十引三百引不及二百引者住
俸如一萬引不及三千三百引一千引不
及三百三十引三百引不及一百引者降
俸二級一引不繳者卽行參處必令賣完

足額方准開復未完陸續給由不准離任
起送各巡鹽御史亦不必拘定差滿務於
年終據實奏

題以便覆核考滿給由照依京邊錢糧另文
達部查考仍移咨吏部知會又奉都察院
勘劄准戶部咨該本部

題覆兩淮鹽法道副使馮從龍條議一欵定

分數以重考成照得運司之鹽課與府縣
之錢糧無以異也自今以後凡銷引俱如

有司徵解錢糧非至八分不准給由陸續

而完僅二三分及全未完者一如有司罰

俸奪降級等例施行又奉都察院勘劄

准戶部咨爲鹽政更新有機

功令申飭宜預等事該前鹽臣龍遇奇題條議

嚴督銷引以覈考成該戶部議覆凡鹽法

銷引俱如有司徵解錢糧須完八分以外

方准給由陸續不及數者一如錢糧罰俸

奪降級等例施行此皆重其權於御史

而後各省直鹽法之官有所遵守專其責
於各省直鹽法之官而後各省直之有司
有所顧忌兩淮考成姑斷自四十五年起
須照近例考覈而查叅年終務要年銷一
年決無姑息其在鹽臣着實舉行等因題
奉

欽依先後遵奉在案今臣接管查得鹽課考成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四日以前已該前

差御史孫之益具疏查叅訖續自萬曆四

十七年九月十五日起至泰昌元年九月

十四日止計已一年該前差御史馮三元

行文查取省直賣過鹽數查叅間本官因

病

請告回籍臣受事之始查照成例卽牌行整飭

疏理兩淮并江西湖廣河南各鹽法道徽

安寧太准徐揚州潁州各兵備道應天府

經歷司查取泰昌元年九月十五日京掣

起至天啓元年九月十四日止計一周歲

將各州縣賣銷過綱鹽食鹽引數逐一分別已完未完各掌印署印官經管月日應銷引數文冊祇因省直遠遠催取不易兼取查改正至七月內始得齊集又該臣轉發署疏理鹽法道事揚州道蔡政馬從龍復加查覈分別殿最呈報到臣該臣備細較對相同惟是近日考成。

題例森嚴而兩淮行鹽地方遼闊所以有司

祇懼參罰斤所奉法惟謹今查江西九江

湖廣五三府州河南南陽府光州舞陽西

華等十四州縣并江南北直隸應天安慶

等府二年之內俱已完足十分其完報合

例八分以上者如河南開封汝寧直隸盧

州府等處例應免議及大計降黜被論事

故者俱不敢

濟外所有完不及六分如陳州陞任知任徐宗

孺壽州署印本府陞任通判陶允嘉賴上

縣署印本縣儒學教諭劉光奕五河縣陞

任知縣盧自立完不及五分商水縣署印

陳州同知劉公仰贛榆縣知縣王希曾完

不及四分商水縣知縣張錫命海州陞任知州加府

溧水縣知縣張錫命海州陞任知州加府

同知職銜楊鳳完不及三分臨淮縣署印

本縣陞任縣丞劉永德至如一引不繳陳

州衛掌印指揮胡守祚宿遷縣陞任知縣

董則翰清河縣署印本府儒學陞任教授

薛永寧安東縣署印山陽縣陞任教諭范

繼仁邳州署印本府同知蕭大咸定遠縣

署印壽州陞任判官蔣九京桃源縣署印

本縣儒學陞任教諭梁嘉賓接管署印本

府儒學陞任教諭薛永寧遵照

新例俱應罰治但內查陶允嘉蔣九京梁嘉賓

薛永寧劉光奕劉公仰董則翰蕭大咸代

庖州縣署事儒僅月餘王希曾張錫命楊

鳳范繼仁係行食鹽地方時時增減委難

苛責宜從寬政者也至於徐宗孺祖鼎胡

守祚慮自立創承德以上各官惟知供賦無暇問嵯視

明例若弁髦以鹽法爲末務私販罔禁官課難銷轉輸壅滯兩淮庚癸喧呼九塞邊儲無補

國計奚裨所當照例分別罰治者也再照銷引考成實與徵解課銀表裏相維並皆基重而兩年之間計解過餘銀一百四十萬兩有奇徵解如期寔道臣馬從龍精勤奉職之效雅多勞勩雖經陞轉楚之憲長仍當從優紀錄者也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道臣馬從龍照例紀錄徐宗孺等分別罰治庶勸懲明而

國法彰其有補於邊備

國課豈淺淺哉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奉

聖旨戶部知道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奏爲價運糧儲事臣奉

勅兼理江北廬鳳淮揚四府并徐州一應徵兌漕糧除欽遵外今照天啓二年起運天啓元年分前項府州所屬漕糧額該兌改正米三十一萬九千四百五十石內奉例永折鳳陽府屬泗州糧八千五百七十石三斗一升淮安府屬安東縣糧一萬四千七百石并揚州府屬興化縣糧三萬石俱每石折銀伍錢督行徵兌間因值地方災傷該巡按御史王安舜題爲水患蝗災疊見迭乞

天恩照例蠲折并豁新餉以固

根本以收人心事該戶部覆議被災十分海州

山陽清河桃源宿遷贛榆安東鹽城邳州

睢寧沐陽徐州沛縣泗州賴上鳳陽懷遠

五河靈璧宿州虹縣寶應三十二州縣被

災九分蕭縣碭山豐縣亳州臨淮太和霍

江蒙城定遠盱眙天長壽州潁州興化十
泗州縣各天啓元年分起運漕糧除安東
泗州永折鳳臨二縣係兌換鳳陽倉秋米
俱不議外其餘州縣俱照重災事例不分
兌改每石折銀五錢并席板輕齋在內俱
嚴責掌印管糧官徵完與同各州縣本色
糧才一齊起解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都察院備劄到臣遵照通行外今該
臣查計前項被災并永折州縣共折色
正米三萬四千六百三十一石九斗
九升俱照題

准每石折銀五錢共該銀一十二萬三千三百
六十五兩九錢九分五釐其無災廬州等
府無爲等州縣實該起運本色正米七萬
二千七百一十八石一升并隨糧輕齋銀
兩席耗等項俱經督行漕儲叅政岳駿聲
及各府州縣查照銀糧數目嚴令徵解并
行各該領運把總衛所等衙門選補旗軍

催辦船料各赴水次領兌及循例委官
投監兌去後續據各屬將本色糧米徵完
貯倉臣又催行委官親詣各該水次將輕
齋河工等銀令各府州縣解漕司分別給
軍起解其本色正耗糧米盤驗乾圓潔淨
與本折蘆席折易等項照例監兌與廬州
等衛指揮等官鄒重慶等各領運起程訖
隨行

中都留守司及泗州府備齊次貨差委指揮
等官蔡啓倫等各帶兵勇在於沿河逐程
催價併委淮安府通判連驥在淮逐幫編
號又委廬州等府通判等官王問卿等管
押督運各報船糧于天啓二年三等月二
十三等日過淮抵因東省妖賊騷起運道
梗阻前項糧船漸次挨幫進加入關仍聽
巡漕御史督催前進臣將兌完本折糧銀
數目過淮日期照例開造冊揭呈報都察
院轉咨戶部及總督倉場并巡倉等衙門

查考又移文巡漕御史趙于達催運外其
各府州縣已完折色糧銀見今催令差官
類解戶部交納所有監兌過各屬本色清
糧并折色糧銀細數及有司掌印管糧官
各銜領運官職名與開倉徵完船到水次
開兌兌完各月日逐一覆數明白例應造

冊

奏繳爲此今將造完文冊理合具本

謹進繳謹具奏

聞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

聖主勵精方始大僚表率宜先仰祈

皇上勅諭該衙門首嚴曠瘼之戒兼酌進退之

宜以明法守以隆化理事臣惟人主之坐

理天下有大道曰用人人臣之分理天下

有大本曰守職而又有權不下貸機不上

操中處於主臣之間而迥判乎理亂之關

者曰時與事時者理有必然數有適然卽

所以胚胎醞釀其事者揆理之變通數

之窮卽所以潛移默轉其時自古無常治

不亂之時而有常治不亂之事惟上能及

時用人下能乘時修職進者進而退者退

斯玩惕情竄之風息而精明強固之治理

日積日隆我

朝鑑古定官絲聯基布大小有相維之勢輕

重無相略之權二百年來相沿相守官得

其人事得其理時有補遺之盛事無叢脞之虞

誠

祖宗之設法善而亦大小羣工之奉職嚴也卽

皇祖冲年瞻祥銳志服勤以敬

天法

祖爲急以親賢勤政爲要有

英明獨攬之

聖德而未嘗廢人有抑澆止競之

聖治而未嘗廢事惟週年靜攝日久

宸禁天嚴啓事

中留朝員半關抱杞憂者遂岌岌乎懷廢時失

事之患所幸

皇考嗣服嘉與天下更始不崇朝而雍者盡通

缺者益補環海內外已覺喁喁向治繫我

皇上聰明天縱

仁孝性成攬

乾綱而獨運弘化理以維新擴同人之度舍已

從善開彙征之途小往大來真

明良千載之遇而忠藎思奮之秋也臣頃在草

茅間卽私心慶幸乃甫入

都門則見六曹之中或有卿無貳或有貳無卿甚至卿貳全虛又甚至以事煩而添設且時久而不至其餘清卿列寺未易縷數總之虛按仕藉似覺彬彬實列班行仍復寥寥此其故何也缺而不推誤在銓曹推而不下誤在

朝廷旋缺旋推旋推旋下而猶然積玩成習曠瘼如故此其故又何也臣反覆思之其說

非一思想固有心急奉公誼高難進能以身係安危緩急之重者此其進進以安

社稷也應須爲選爲任想亦有乘高自危歎滿堪憂肯以心安岩居川觀之常者此其退退以完身名也何妨爲固爲果至於生平巧精彌縫劣狀徒滋指摘勢同驚彈之鳥情似附羶之蟻欲塗面而進凜凜清議難容思縮頸而退聆聆

溫留難再明挺歲月暗運機權輒以旣敗之機

形

其不遇之閒而以未任之事柄且付於非已非人之界此其中外共棄而進退兩失也蓋亦不思之甚矣嗟嗟朝廷原無若有若無而虛設之官人臣豈有不躬不親而遙盡之職卽云代庖者尚有人誰謂兼攝者爲

祖制况精於職之內者賢智固多而精於職之外者古今亦少柰之何令現在者苦於力疲而當局者反成旁觀也嗟嗟天人交儆此乾坤何等時内外告急此

國家何等事誰非臣子而顧悠悠忽忽泄泄沓沓以至於足倘輔臣軫念時事之多艱力任票擬之大計其於諸臣辭疏與凡諸疏催

旨語不必一體皆溫人不必一槩盡留廣採與論分別

上請懇

皇上穆然深思

然獨斷

朝廷既公與天下注品題才則應退者自內反而絕彈冠之念天下既明知

朝廷賓賢樹吏則應進者且相率而慶同升之

榮

主上與大臣呼吸相關大臣與百司職業相易

庶績咸熙而治乎立奏也素

聖旨該衙門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違餉屢匱而未已民財已盡而無餘蘇久困而固邦本全在今番會議事臣聞盛世不諱言兵王者有征無戰蓋征者討叛之義所先脩德脩文戰者禦侮之方所爭一勝一負中國與夷狄但爭勝負於戰陣已非安內攘外之象况乎戰守無策中外俱敝有如我

中國之與奴酋業已終年于茲矣尚惴惴焉憂兵之不足又皇皇焉憂餉之不繼至屢

屢

皇上宵旰之慮屢奉

皇上會議之

旨大哉

王言足餉清餉真洞悉邊士之疾苦直中邊事之膏肓矣握算制勝夫復何言乃臣猶不能已於言者誠以

皇上今日貢山賦海之天下即

祖宗當年櫛風沐雨之天下也以幅員言之昔
非廣而今非狹以生齒言之昔非衆而今
非寡晉之徭役科徵不加於今而財裕今
之邊關士馬不逮於昔而用調此其足不
足之數雖易見而足不足之故實難解臣
嘗日夜尋求其故見當今內貯之告匱固
由外解之不前不罪歲而曰水旱頻仍則
尤人而曰流亡逋負其不足者似在下矣
然錢糧係於京邊省直安得虧欠停徵止
於存儲本屬故事帶徵併於來歲更苦重
催奈何下方怨上之取盈上乃罪下之虧
損也下有而上無則已不可解藩伯守令
未嘗不以足額報滿鹽課關鈔易嘗不以
足額復職奈何按籍而數之則井然持籌
而用之則茫然也各有而實無則又不可
解彼各邊餉司往往以節省得美擢督撫
道臣往往以參年加級屢非積羨若干萬
則開荒若干頃奈何邊儲不見其增京運

不聞其減也應有餘而反不足則更不可
解蓋始以不清而上蒙下敝因以沿成不
足繼以不足而東那西借益以混成不清
九邊從來如此遼左今日特甚批給之數
目已不可問照支之開銷又何足憑危哉
遼左待哺嗷嗷且岌岌乎有朝不謀夕之
患矣轉瞬間風潮遶塞草綠寒原吾之兵
不知能進與否而夷之有進無退不問可
知也象龍難以致雨畫餅詎可求食計臣
業已無策而請之

皇上

皇上欲集羣策而議之臣下夫臣下誰不願效
頂踵顧敢自愛心血惟是生利之孔已盡
矣獲利之術已窮矣苟且權宜之計已無
添謀矣零星奏補之策已乏遠慮矣爲急
着者不過曰請帑爲緩着者不過曰加派
臣獨以爲請帑之議宜自各衙門力言之
不應出於計臣之口何也計臣以

國計爲事職業之脩廢視

國用之盈虧舍帑帑而專覲

內帑果計臣職業然乎然發帑之

恩宜自

皇上獨出之不必更待諸臣之請何也

天子以天下爲家

內帑者

皇上內帑封疆者

皇上封疆散無用而遂濟有用豈

觀中

皇上肯有吝焉固知吉日

加冠之後定有乘時

沛發之令寧徒以會衆議求畫一而僅以伍拾

萬塞羣情者至於賦外加賦民已薊田買

產而苦無主若復派外重派民將去并鑿

鄉而樂無家堪辦納者聖之辦納是所困

重在善良慣拖欠者仍歸拖欠則所迫偏

在刁疲火耗橫添貪官緣之飽欲析楊亂

作照吏籍以營私向猶毛去而皮存茲已

骨敲而髓盡倘其計無復之心懷臣淵邊

疆有事取給民間民間有事取給何處與

言及此不寒而慄即今

殿陛文武之間已盡東西南北之人

皇上若果垂情試一

召問俾諸臣各披肝膽勿復忌諱直陳其地方

蠹病之事縷數其民間愁苦之情愛民如

皇上當不俟口頌譚雅手披鄭圖而已惻然動

薄賦之想又何忍再聽加派之說也然則

遼餉且柰之何人言足兵必先足餉臣謂

清餉須先清兵遼之兵非不足也弊在不

覈餉於餉之中今日調兵明日募兵此兵

果有的數否今日新餉明日舊餉此餉果

有實用否典兵者既不肯漸漸精簡典餉

者又不肯明明開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此卽窮天罄地之所生傾內倒外之所藏

總一擲於一遼亦不過實漏卮而洩尾閭

曾何益於勝負之關而掉危亡之數哉臣

言未畢臣心欲碎萬不得已惟祈

皇上憫念民窮已甚休思邦本難搖預

勅該部毋得再議加派卽諸臣會議條件亦不

得仍列此款一惟以清兵而清餉以清餉

而足餉庶幾乎兵有宿飽民無重困本固

邦寧或亦今日內治外威之一策也戶部

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

國事萬分需人邊材一時難致仰祈

皇上乾剛獨斷卽就附近省直人材立

賜起用以拯目前危亡事今天下剝膚燃眉之

患無如遼事今天下焦唇敝舌之談無如

策遼事而至於奉

朝大小臣工所爲疾首蹙額痛心切齒爲

皇上之人材惜封疆惜

宗社惜者則又無如議去熊廷弼事廷弼才

畧恢廓丰稜峻毅談觀其當三路已敗輒

不難捐七尺殉

君居豐草長林之中尚且鼓纓冠披髮之義豈

高城深池之後願欲釋登壇仗劍之權此

其非有心於卸擔也明甚遼如寶棹舌衆

口簇矢乃

朝議難決勘科端遣此一將也但當使廷弼

之勤而後去奈何使廷弼之去而後勘及

至勤而有功退已半失嗟乎嗟乎去

國之軼已遠督催之馬空飛議怨縮地無術

御風非計復何及矣復何及矣官就目前之急

尋目前之著莫如先用目前之人在北直隸則

李三才白養粹山東則王象乾刑慎言高捷

馮璉數臣者或居

輦轂之下既不俟崇朝而借箸即在千里之

遠亦只可旬日便脂車內李三才者名經

衆猶謂已永絕世方且目之爲奸雄臣何

敢奉之爲哉訛然焚廩燬棟之際收焦頭

爛額之功臣不慮三才之奸雄臣且慮三

才之不能奸雄矣臣有心憂

國無力

請饗謹齋心告虔洒血泣

請懇惟

皇上仰念

祖宗付托之重俯憐臣民荼毒之苦卽就臣疏

特

賜御批或照原官或加起權限以日期臨以

駕帖令其卽刻起程赴京任事敢有延捱推諉

者

國法具在此臣所爲揀目前危亡之急着萬

萬惟

皇上自作主張以自爲

社稷計奉

聖旨封疆需人這所奏李三才等着卽宜起用

該部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用人係救時之急着速用尤用之急

着祈

勅將起用舊臣急擬職銜地方以圖急安

社稷事今人率多以

皇上社稷與自己身家爲兩事不知臣下以身

家爲身家

皇上以

社稷爲身家是諸臣之身家原卽在

皇上身家中也故能計安

社稷卽所以計安身家今遼陽一片土已盡折

爲胡兒牧馬場矣

皇上社稷立見安危臣下身家立見存亡此臣

所爲渥血誓天披肝向日拜疏叩

聞首開淮撫李三才爲救急第一人蓋誠有

見於三才之霹靂手段可以持危定傾三

才之咫尺

京華可以朝發夕至在他人尚須保

社稷以保身家在三才則直保身家以保

社稷耳伏蒙

皇上封疆在念眷履不遺

諭以需人

允以起用

肯下之日無論懷忠抱赤之臣子舉手加額卽

長安兒童走卒亦莫不欣欣色喜爭相告

語以爲

朝廷得人

社稷則其憂之則三才之爲三才從可誠

矣故臣之前日所急望者

皇上之速起之也乃臣之今日所急望者銓臣

之速用之也或用之附京以固堂奧或用

之山海以禦門庭毋務因囿置之於展布

不得之地毋務需焉遲至於展布不及之

時速擬部院職銜早請

皇上沛發

明綸禪三才刻期起程指日受事其張經世以

一出而窘於兵食之俱匱似宜早早回部以資謀斷文球以一身而肩

陵京之重任似宜速還鎮以計綱繆庶幾乎廣寧山海寧前密雲張倚角聲援之勢成星置棋布之形守可爲戰敗豈無成況三才之所長者在善用人才出而爲三才用者出矣且將見豪傑景附智勇兼收至彼時而仍復苦兵苦將苦餉如今日之束手無策者臣不信也此臣之所以爲

社稷計也臣心至此誠不容隱乃又爲三才計之曰人卽極意不肯誰敢不顧

社稷今日之事

皇上之

社稷爲重一己之恩怨爲輕倘猶然不能釋己之恩怨是人方以

社稷臣待之而三才不以

社稷臣自待也生平期許之謂何臣言至此情不能已乃更爲諸臣計之曰人卽大聖大

賢誰能不愛身家今日之事諸臣之身家爲急一人之恩怨爲緩倘猶然不能忘人

之恩怨是不惜諸臣之身家并不惜自己之身家也同舟共濟之謂何總之遠事燃眉計無復之凡我大小臣工到此地位舉凡一切人已之異同葛藤之口舌蔓延數十年來不了之孽債自當從今一刀斬斷只現出一段空空洞洞可對天地可質鬼

君爲

國之真心以其圖保安我

皇上目前幾危幾傾之

社稷或者和氣召祥天心悔過盡茲犬羊不至

乘勝長驅震疊

陵京

社稷安矣身家安矣臣且披髮入山菽水將毋

以自爲計天下事任諸臣好爲之此又臣之忠於三才忠於諸臣而總發於效忠

社稷之一念耳臣生也晚既與三才無一面之
識又與三才無半刺之遇特就臣居恒所
習聞於士紳之頌說者而懸想三才之氣
魄力量知其或有不得爲不及爲之事必
其斷無不能爲不敢爲之事若曰庸鄙瑣
屑不堪任大選鈍木訥不堪應卒力不從
心難於直前手不應口難於善後三才見
家通灣去

都門近不敷舍願

皇上頒尺牘之

詔勒令三才來京與諸臣面質可否以決用舍
無徒悠悠忽忽捱至三岔不守一籌莫展
然後奉而付之一無兵無將空拳徒博之
三才乃出語人曰三才用矣三才猶夫人
之不效矣從而治臣妄言之罪似無辭矣
嗟嗟臣罪曷敢辭臣死何足惜

皇上之

社稷奈何諸臣之身家奈何

奉
聖旨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

國難原自急迫薦才本出虛公謹平心平氣

申明前疏仰祈

聖鑒以質衆評事頃接邸報見通政使司右叅

議吳殿邦疏言盜臣與夷狄並至蓋崑崙爲

起用李三才而發三才之生平當年爭論

三才者業已詳哉言之臣因於諸臣爭論

疏中而知三才之爲才在

國家無事之日猶可不用當

國家有事之日不可不用昨以逆奴乘勝陷

我遼瀋數日之內一信不通上下無非束

手連遘莫不驚心卽

皇上深居九重曷嘗不時時刻刻諄諄切切求

其所爲兵求其所爲將求其所爲自因之

策求其所爲禦敵之方有

君如此誰非臣子而恐復各固藩籬虛徇皮面

不直陳所聞所見以仰佐

皇上膏肓之萬一者蓋此時

社稷爲重人情爲輕頭顱願爲急功名爲緩此臣

之所爲就目前之急尋目前之着用目前

之人而突然首及於李三才之故也幸而

皇上慮切危疆思深固圉

俯鑒愚悃卽

先起用此一起用也欲人地之相宜勢不容不

廣詢欲議論之歸一時不能不姑待臣恐

我能待而敵不肯待也

廟堂之上可得而封疆之外不及待也置之死

地既展布不得置之死時亦展布不及此

職之所爲以用人爲救時急者而更以速

用爲用人急着也臣兩疏俱在臣一腔無

私爲三才也實爲諸臣也故曷以

社稷身家之爲重爲諸臣也總爲

社稷也故期於人已恩怨之兩忘既不敢薄諸

臣前日之言而樂譽其品亦不忍忘

朝廷今日之事而終沒其才此固臣爲三才一

段實話臣爲

社稷一片真心如必治辦若陶侃李綱也而後
用謀猷若諸葛亮趙克國也而後用品望
若韓范勇義節概若种師道張許也而後
用臣不知此數人者從古有幾當今爲誰
值茲

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之際司臣尚不肯急急說出用以紓
皇上東顧之憂而至使臣萬不得已不服願忘
而無後精於聚鋼之李三才以救此燒眉
烙膚之急是遠濟之破陷有以迫臣而
社稷之關心有以悞臣矣屬廉既以養癰如何
撫如何拒請出勝算憐才恐是翻局如何
舉如何錯誰說調停但臣原不知三才之
局若何司臣之局若何何從而繼臣原不
知三才之題目若何司臣之題目若何何
從而藉至若死灰衣鉢捷徑催官等語此
政臣前疏所謂蔓延數十年來不了之孽

債所當從今一刀斬斷者也司臣曰番天

倒海之小人與攻城掠地之奴酋恐其並
至臣亦卽就其言而應之曰番天倒海之
小人與攻城掠地之奴酋政是恰好一副
對頭臣言止矣

國難正殷

君憂彌切共當膏膽臥薪何敢聞口角舌況三
才之爲三才猶故也今亦惟以公論付之
天下用舍聽之

朝廷奉

聖旨已有旨該部院議覆着作速回奏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積穢寺臣久干物議仰祈

聖明亟勅正法以警漏網以快公憤事臣見

國家之功令最嚴於懲貪而人臣之極惡莫

大於蔑法年來紀法凌夷言路蕭索發奸

指佞之人少遷就便宜之事多以故貪穢

鄙頑之夫乘間而扼上下之會工漁獵之

術自時以爲莫可誰何而人亦竟莫如之

何如託病大常寺少卿官應震其人者臣

敢就輿論爲之論

皇上頌言之應震性比臭蠅橫直繫虎以一手

一口抹殺天下之公是非以偏愛偏憎倒

置天下之真賢否籍輿結援則辨阿怙權

之趙興邦等拊爲肝膽妬賢屏正則抗直

敢言之孫振基等族如仇讐機鋒已露羅

網逼張於是以壞法病商之袁世振慄

倦營其久任貪謂所分之鹽課無算以拾

遺被處之李養質苦其違才豈非所

供之錢神有靈蔡三復以墨吏而叨內轄

誰爲之鑽穴破例楊存禮以貪夫而躡府

佐誰爲之望門乞哀鎮撫司事該管有人

偶乘不在而力囑部郎別爲單題街道提

督推補已定別利重賄而硬免司官更爲

洗改若夫遊擊王世欽用賄越陞參將潘

永福捐財得調鄙哉應震茲特齒牙之結

餘便已囊橐之充溢至冒認官乘忠爲兄

弟輩凡事死爲居間孤山之罪既脫援違

之遣再逃則金銀化而爲骨肉矣雖與洪

聲遠爲免女親各處曲爲營求高平之劣

考倖免京兆之府判旋推則骨肉化而爲

金銀矣殊可駭者賤

旨盜起之劉國籍已犯舉

朝公惡乃應震猶敢作敗軍之後勁而資

奏回部更可誅者擅權滅倫之張居正已成

萬世罪人乃應震猶甘作餘孽之先鋒而

極力頌功此其黨奸罔上目中已無

朝廷昧理欺公胸中寧有夜氣臣猶記遠事初

起過

國倉皇震獨何心因而射利薦武薦文妄附
公家薦賢之義開差開例搃圖自己開財
之源急難如此平常可知此一臣者蓋市
井爲行而穿窬爲心

廟堂之間已羞稱此輩間里之內必恨多此族

若猶然坐擁高厚樂享林臯究將使卑污

醜態者摩肩

朝廷至惡賈益滿穢迹昭彰之日夫然後退

焉引疾乞休暫避目前之議彈徐謀日後
之燃灰能不世風盡壞吏治全零懸惟

皇上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官應震

立賜罷斥以爲人臣蔑法貪賊者之戒庶官常

肅而漏網知懼

朝綱振而公論常伸矣奉

聖旨吏部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違事決裂已極樞臣肩荷宜力謹撮切

要事宜時刻不容更緩者仰懇

皇上立勅該部速議舉行以無悞封疆事臣接

邸報見奴酋攻陷潯陽乘勝長驅箭骨撐

而若山血刃飛而潰地一時裨帥畏賊如

虎非力窮而達窳則結陣而旁觀不覺氣

上髮指恨惟遠之將士習於偷生安於奢

利無惑乎奴之大入而大利小入而小利

也夫孰有奮不顧身願以其死報

國如川浙之兵者又孰有功不受賞願爲其

主報讐如川浙之兵者此其一片忠肝鬼

神無不感泣一腔銳氣江海可以迴瀾有

兵如此則平日主將之結納鼓舞可知也

蓋身留一劍以答恩家散萬金而酬死彼

既不受其性命我復何吝此爵賞是必破

格以示優又須刻期以示速就其將之存

者如何超擢死者如何贈賡兵之存者如

何賞賚死者如何存卹列爲款目別以等級一面奏

請一面頒行以慰忠魂於旣沒則陰風怒號必且爲厲鬼以殺賊以鼓士氣於方輿則挽日揮戈必且賈餘勇而陷陣不然今日議題明日議覆一遲一悞再遲再悞是猶之乎劉挺諸臣之死不卹錄於橫屍郊原之日而都予於瀋陽敗圻之餘吁亦晚矣至若調取川兵浙兵應卽遴選川將浙將其一切安撫所與夫月糧行糧俱從優厚支給彼中撫按司府俱不得苦以繁費爲惜爲請又不得以地方多事借端保障爲辭爲請蓋遠左爲門庭之寇而彼土越在數千里外其輕重緩急固自分矣由此而挑選於各鎮各標由此而招集於各省各郡開武科於道府駐札之地收英雄於名位未著之先投者必收收者必用月月脩舉日日簡練可以爲緩急調補之用可以消

無賴嘯聚之謀或亦今日目前徵兵蒐將之一着也若夫遼陽一城係

中開藩籬必須聲勢相倚庶可內外相濟經臣撫臣作何處分舊將新將作何布置移督撫於廣寧必勒以日時到彼促樞貳於山海須催着星夜啓行或駐才望監司實心任事者屯重兵於永平喜峰古北黃花鎮等處以壯犄角或練精騎於京營以固本根或添議察於

國門以防奸細如近日諸官所條上皆係急切燃眉之至計要惟在樞臣極力擔當刻期奏舉勿徒以延捱弛擡於已勿徒以會議卸責於人倘一旦而奴騎深入直薄都城如庚戌故事職恐相臣之肉不足食矣至若撤山東水兵一節仍須從長酌議蓋山左遼東僅隔盈盈一水今海中之運道方行彼此之往來最便倘報水犀之警寧言風馬沓遙憂不止於震隣災且及於剗

肅謂宜沿海一帶添兵添將以控制諸要
害地方於以拱護

神京儼然有擊柝重門之義更屬吃緊伏乞

皇上

勅下該部立賜奏覆無徒以紙上空言而繫素
之臣不勝激切跼望之至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練兵已從新議營備未改舊觀謹據耳

自之真謬抒芻蕘之見仰祈

聖明採擇以固內地以樹外威事慨自逆奴披
猖盈廷聚議從容畫策者酌而言時之所
欲慷慨剖心者憤而言世之所難意卽人
人殊夫誰不急急言兵切切言練蓋誠有
見於兵存練廢與無兵同練多備少與無
練同也臣愚不肖一介腐儒原鉛槧之未
工豈敢鈐之敢問猥蒙我

皇上允廷臣分練京營之請以省臺六臣各董
其事而臣得以臺次分神樞二營至五營
遂日計軍實而訓練之恪守期會無敢曠
也嚴核有無無敢虛也詳較優劣無敢紊
也明示賞罰無敢寬也確查支銷無敢濫
也大都遵從來不易之規則而參以目前
隨宜之條件但得其人非老弱力便可資
但得其性戒驕惰法便可取卽射打少者

莫或演而漸多卽武藝生者異或習而漸
慣誰謂京營而不可練又誰謂練京營而
不可用也然我有所以用營兵豈營兵而
無所以用於我盛甲所用以衛身也而盛
甲則既敝矣器械所用以制敵也而器械
則既鈍矣騎馬之齒落骨高皮存毛盡應
換而未換車輛之各有實無箱朽軸蠹催
補而不補是京營之兵無不可用而京營
之備無一可用也徒手搏虎舍舟濟川無
惑乎蹙蹙而頭岑礮石發而心春乃一
樂罪之曰市井猾腕不任訓練抑亦太薄
視京營中數千萬人矣故爲今日京營計
萬不可以不練爲今日練京營計則盛甲
器械弓矢車馬萬不可以不脩脩則二巡
視練之而有餘若猶是置不復脩也卽臣
等百人分練亦不過多一員官便多一番
事多一番事便多一番擾竟何益於強弱
之形勝敗之數哉臣至此而不能不致慨

於今日之無兵甚也更不能不致慨於今
日之無兵而求有兵難也據其策不日招
集則曰挑選不日挑選則曰調援意固謂
近者先而遠者續急者行而緩者來將無
地而非兵亦無時而非兵也臣竊以爲招
集是矣然人之強有力者無多勇知方者
能幾凡有恒產者不能不重身家卽無身
家者不能不愛性命則今日所旁招見募
之衆強半皆情遊不率之人此輩非厚餉
以結之詎可責之披堅執銳否挑選是矣
然一檄飛而羣情騷動一夫出而滿室驚
惶母持子踵妻觸夫胸如喪考妣若赴屠
垣黃沙未及拂面白刃已似加身此輩非
厚餉以鼓之詎可責之投石超距否調援
是矣然去井離鄉旣罹宿露食風之苦攀
山涉水更經戴星揮雨之勞迫之則慮竭
其力徐焉則必愆於期資奉宛若驕子姑
息總如情人此輩而遇控弦鳴鏑果能得

其死長親上否又况乎數千里間關而至
一二人鼓煽而逃逃而散或穷或匿其害
猶小逃而聚爲劫爲掠此其害且將有未
易測者嗟嗟奴急既苦無兵奴緩又苦無
財究竟兵之數不容不滿財之數不容不
增既無火延薪盡之勢寧免泉涸池竭之
憂當茲灾沴頻仍之際已難久派之民間
則此士馬飽騰之需應惟專請之大內惟
願我

皇上憫天下民物凋敝之甚念軍興財賦需用
之殷早省一切無名之費預杜一時無厭
之求心心念念但用於國銖銖兩兩只用
於軍藉厚贍以固三軍之志精堅利以壯
三軍之膽庶幾乎緩急可恃而戰守無虞
想此固今日中外練兵者之同心也練京
營云乎哉奉

聖旨兵部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內備弛緩如故外侮底定難期仰懇
皇上勅命廷臣速爲經臣催辦經臣速爲封疆
出

都以早定恢復之謀早張捷伐之烈早釋

九重宵旰之懷早慰四海雲霓之望事慨自遼

城告陷狡焉逆奴何日不秣馬勵兵急窺

我河西乃我顧若乘其秣馬勵兵幸得稍

稍偷此安閑也者身甘游金心樂處堂一

似乎我之原未有遼而遼之原未有事徒

見封章之積如山虛負

批荅之下若水顧誠不知遼果何害於

國而輕輕棄擲若此

國果何負於臣而泄泄從事若此此不惟難

以時勢責之而且難以情理度之空說征

兵調將未聞出關之兵將堪用空說盛甲

器仗未聞出關之甲仗幾何外解不知作
何發落

內帑不知作何開銷紙上折衝不過粉飾太平之畧盃中談笑奚取掀演太平之客一事未成百慮俱歎特僮僕侍一無兵無餉無道無將之撫臣與夫三岔河一衣帶水便輒以爲天塹也長城也噫此衣帶一水非我能守而奴不能來也奴特未來耳轉盼間秋風動矣塞馬驕嘶胡笳滿地不知奴肯忘情於我廣寧否况東山負固之徒藏歛盡矣誰復能牽其後黃泥伐戌之騎散於農矣誰復敢遏其前四衛之地已非我有一革之航但聽奴便是我之急着俱被奴緩着悞盡奴之進着又從奴退着做

完

社稷安危真只在眼前乃

朝廷之所恃以爲萬安而無一危者惟一熊廷

弼舉

朝之所恃以爲萬安而無一危者惟一熊廷弼雖回海九州之遠編氓與隸之微之所

恃以爲萬安而無一危者亦無如熊廷弼又一似乎廷弼而至便可隻手繫奴酋之頸無復更用兵馬錢糧矣無復更用盔甲器械矣即不然亦似廷弼別有一種天驚地動神輪鬼運之術可無俟樞計之區處便兵馬錢糧不可勝用也可無俟庫藏之督發便盔甲器械不可勝用也今廷弼奉

勅詔入

都門矣

命不宿家行不俟駕拔焚拯溺爭說其比然仍須用兵馬錢糧否仍須用盔甲器械否不能不用而諸臣又不能預辦速辦以無悞其用徒日日會議人人爭執延捱日月就閭工夫臣切恐拯溺者之徒寒裳而更悲採焚者之無勺水也今廷弼任都門已月餘矣臣聞其入

都之日公卿大夫交筭稱慶兒童走卒遮道擁觀卽我

皇上亦若欣欣然慰解之想寬

東顧之憂者既不難一處言官再處言官以昭
雪廷弼之心於既往又何難一次晉爵再
次晉爵以隆寵廷弼之身於將來爲廷弼
者受

命又更新矣受恩又更深矣受任又更重矣最
難職責者中外屬望之殷此其一出而答
衆心也今番此行最難濟泊者上下氣類
之合此其一出而解

知過也今番此行最難再得而又最難更失者
目下之光陰與夫心上之主張此其一出
而懲前毖後也今番此行況廷弼行而遠
近之兵將莫不聞而神王廷弼行而山海
廣寧之士民莫不聞而膽粗廷弼行而三
岔以外之抗而不服服而復抗含憤抱痛
半歎半生之衆莫不怯者勇而勇者奮故
廷弼速行一日則諸事速辦一日我能多
布置一日則奴且少安插一日是今日彼

我勝負關頭實在廷弼行止遲速間係之
想廷弼不日成行矣在前日爲遼左之廷
弼有去路尚有歸路在今日爲廷弼之遼
左有進着更無退着故遼瀋一日未復廷
弼之進未已開鐵一日未復廷弼之進未
已蒲懿清撫一日未復廷弼之進未已且
猶未也李永芳一日未碎尸廷弼之進未
已奴酋一日未授首廷弼之進未已即奴
之新寨舊寨娶子姑一日未焚而一日
未俘廷弼之進未已遼左悉片土視廷
弼爲存亡而廷弼七尺軀與遼事爲終始
矣勿動搖於流議勿怵惕於後艱勿一面
以防夷情又一面以防人情勿一面憂今
昔之不能不異又一而憂寬嚴之不得不
異慮周戰守緩急之中計撤兵將情形之
外臣固知廷弼之氣魄才力當饒爲之乃
臣之私憂過計又不在廷弼之所以爲封
疆計而在廷弼之所以爲自家計蓋計封

疆固必盡展自家之所長而計自家又必盡反自家之所短捐除自家之成心而後可以合天下之公心參伍天下之衆論而後可以証自家之定論人無東西南北之殊何所任非

朝廷之事事無人已爾我之分但能成即

朝廷之福彼衆智之智誰無一得而衆功之功

我集大成心虛而量自宏益自廣氣定而

謀自裕暑自遠夫然後可以盡釋羣疑多

難之會而畢竭其精神力量之全倘不其

然

聖眷之優渥無二

明明在上言官之放逐非一耽耽在旁何以仰

副

聖眷何以俯謝言官此廷弼之所以爲自家計

即廷弼之所以爲封疆計

廷臣而欲爲封疆計抑獨何心而不速速爲

廷弼計臣且

聖辭矣馬首南矣目聯江關心懸

魏闕瞻

天顏之漸遠知葑菲之不遺倘臣以一言而搏

動廷弼之心臣以一人而喚醒舉

朝之夢大家併力剋期速成是又微臣之憐

憊一念爲廷弼計爲

廷臣計而總之爲我

皇上封疆計者如此奉

聖旨經畧出都有日一切緊要事宜何妨條畫

以佐實用不得旁溢浮議藏露機鋒以掣任

事之肘督催兵馬器械諸款昨自有奏已有

旨該部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奏爲欣逢

覃恩新例懇進臣父舊階以伸子情以隆

孝治事臣惟

國家有不易之典曰考滿

朝廷有不時之典曰

覃恩考滿者

令甲也恩常限於制之中

覃恩者異數也仁每溢於法之外臣以萬曆三

十二年

進士任中書舍人者三千例應得

封父母及臣查

大明會典內一款凡文官考滿及遇

覃恩有父職高於子者准進一階臣父如式原

任河南布政使司叅政因得進階中大夫

嫡母信氏封淑人此固進階之常制也爲

考滿言也自是而臣以中書舍人考六年

滿遂以

國制有限不得爲臣父再進一階卽子情無

已亦不敢爲臣父再

請進一階祇封臣生母左氏爲太孺人此亦考

滿之常制也非爲

覃恩言也蓋烏鳥之私情空殷殷一念而風木

之餘痛已隱隱數年茲者幸遇

皇上新膺

寶位沛發

覃恩旣不拘以考滿之常又不格於進階之例

已普天同慶而率土咸霑臣因查得近日

戶部主事詹應鵬都察院都事楊聞中父

階已

贈仍乞進階諭德魏廣徵父已進階仍乞再進

業已同蒙

聖慈俱奉

俞旨今臣所陳所與諸臣事例委無不同仰懇

皇上

勅下吏部准再進臣父一階并臣母給之

誥命

鳳藻飛雲敢云人子顯親之孝

龍章煥日總荷

皇上錫類之仁臣曷勝顙望待

命之至奉

聖旨如式准增大中大夫

疏

中

四十五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地方失火事臣接邸報見巡視東城御史汪泗論一本爲失火事奏稱大坩馬房於本月初二日夜一更時分馬房城內有漆匠韓大煎漆失火燒燬公署大門三間並無延燒草束馬房等情竊照大坩馬房係臣等該管地方理合叅奏但彼處該管官尚未呈報已發票嚴提該倉官吏審究失火情由刻期未到具

疏

中

四十六

奏似不宜遲臣等看得近日戎馬生郊風霾

示警屢蒙

皇上嚴勅修省一時僕圉臣工所當兢兢戒嚴

况坩上馬房又備

法駕以利馳驅者更關緊要卽是雲錦成羣更宜晝夜巡警乃輪箭手馬敏守門人董權問自春等怠緩從事火燎於原問誰典守則有掌馬房官張勤藐視天開玩日愒月其同羈上之兒戲矣致鬱攸之肆燭俾蜚

觀以成灰律以不職自焚之戒何說之辭
法宜寃懲以警疎玩伏乞

勅下法司提張勤一千員役究問如律庶既往
者知所畏威將來者不致貽患矣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中

中

中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比例懇

恩俯容暫假歸省以少效子職事切照臣海國
孤踪冷曹餘骨久以濫塵薇省今幸需次
蘭臺況當

國多外患之時豈是臣顧內私之日唯是臣
之生爲庶子又是獨子臣之家有老母且
是病母居恒數日之間鄉書不至輒忤忤
心動不能自禁乃忽接家報謂臣母比來

積勞殞歿飲食幾廢思臣念臣恨不卽一

見臣臣喪臣母蓋相依爲命者也病母憶
子情急呼天客子思親術窮縮地祇覺臣
母之病不啻臣病而臣心之病又不啻身
病者一無所事萬不容已此臣所爲查照
前咨台臣郭如楚林有臺之例追隨同咨
台臣李九官安伸之後叩

關而有請也伏望

皇上

勅下吏部查果臣情非假托事合往例既烏烏
之私情得少伸於今日豈犬馬之微軀敢
自愛於他年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東省民窮已甚天災叠見堪憐仰懇
聖明俯顧民岩仰彌天變

急下蠲賑之令急救倒懸之苦事職惟

國家有不得已之時其勢不得不資于下民
間有不得已之時其情不容不控訴于上
然不得已之在國者固無如兵其不得已
之在民者誠莫如荒若夫兵荒交至此正
所謂加師旅因饑饉古聖賢所稱最難措
手時也今何不幸而我東省適並值之臣
東省人也驚聞東省近日之情形不覺入
耳痛心何忍姑默焉而不一陳于

皇上之前夫山以東地原沃壤也民原肩摩也
而今則地非昔之地矣民非昔之民矣是
固四五年前所爲人搏肉而相食村蕩產
而成墟之地也是國

皇祖所爲慨發同寺之金特散禁廩之粟專
救西臺執法之臣所蠲賑而存活之民也前歲

之凋瘵尚未盡起連年之水旱又復頻仍
牢惟箕斗興嗟抑亦庚癸可慮且自戎馬
騷發羽書傍午雖海以內分財與力而各
盡惟山以東合力與財而俱竭蓋征兵加
賦四海所同而水運陸輓二東所獨所持
撫臣趙彥嘔心區畫并力撫循既意主于
獎廉抑貪更法嚴于征解火耗哀此枯腸
燥吻之民得免化離死亡之慘以至今日
所不意者天禍未悔民命終窮自春徂夏
雨澤愆期顧望西郊之雲人猶挾鉏而恨
顧既焦南畝之稼衆遂釋耒而涕零一麥
無成三秋何望是民之困于旱也已如此
又不意者陰且留陽愆乃動羽忽而雷雨
暴作忽而冰雹交下如斧似礪田夫窰而
偷生折木委苗野鳥迎而墮羽是民之困
于雹也又如此更不意者三時之耕耨無
幾四野之蝗蝻橫飛來如水遊雖無波而
自流止若雲屯雖有風而不斷誰忍見此

亂影蔽天黯然淡日月之色誰忍聞此悲
號震地閼然咽金鼓之聲嗟此農也一困
于旱則地之荒不耕耕不種者十之二三
再困于雹則苗之種不出出不長者十之
五三困于蝗蝻蠹賊則苗之心與葉根
與節曾不足以供其一飽而原隰蕪穰亦
且蕩焉一掃而無餘嗟此民也新絲新穀
俱責猶恐無以聊生無夏無秋若此亦復
何以卒歲祥羊在道俯仰之計已空鴻鴈
告哀追呼之擾何益況乎波濤未靖方驚
瀚海傳烽凍餒切身能免潢池聚嘯此職
所以惴惴然懼者正以人窮易以招呼人
呼便于相應以奸民誘貧民漸不可長以
內變應外變禍不可言聞首安丘故事尚
覺心寒矧茲逆奴媚獫狁無骨慄慄惟
皇上軫念妖氛未掃民瘼堪憂民惟邦本而今
之民又非復太平之民也本西邦寧而今
之邦又非復無事之邦也亟

救該部盡蠲山東新派之遠餉以收拾目前之

民心轉行撫按衙門即速查各被旱被雹
被蝗地方酌災傷之輕重定借徵之額數
并嚴檄各報災踏災勘災地方酌道路之
遠近定申覆之後先務求刻期赴限不得
往復遲延其一切救荒事件應題請者題
請定奪應便宜者便宜行事倘溝壑立轉
而涸輟回生枯稿得噓而子遺起色外侮
雖未卽消而內難幸不卽作或亦今日安
內攘外之至計也奉

聖旨戶部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救荒原無奇策策荒偶有管見仰懇

聖明立賜脩舉以彌近憂以垂永利事臣惟

國家之大變曰兵與荒救荒之大畧曰蠲與
賑蠲者上固無所出而下亦不得分毫之
入賑者下雖有所入而上亦不勝鉅萬之
出故救荒以賑旣難多又難繼甚至貧者
未必賑賑者未必貧則賑虛救荒以蠲旣
易徇又易偏究且蠲者未必災災者未必
蠲則蠲虛且臣見往年雖荒不過荒困其
支體醵形醵面之徒但恩苟延其殘喘獨
怪今日一荒遂至荒中千膏百揭竿斬木
之輩且畝快逞其雄心此其機若在饑荒
又若不專主饑荒此其策不越賑蠲又若
不專靠蠲賑頃臣東省民窮天災一疏業
已下部議覆在

皇上方沛如天好生之德豈計臣而不切已溺
已饑之思尋蠲新餉以延重困揆時度勢

計無出此然臣切再四度量天災之流行代所不免何獨此山以東不災則已災則必至于荒不荒則已荒則必不可救救未几而復憂荒荒未几而復議救一至于此且東省諸郡災青偏多而青郡諸邑凶荒特甚臣又竊再四思量是固天時之不偶或亦地勢之使然今試以地勢言之西南阻山東北环海既無商賈貿易可徵貴賤又非舟車往來可通有無不惟時值凶荒勢不能梯山航海以銀錢易一升斗以資俯仰是歲歉而貧者愈貧卽樂歲粒米狼戾勢亦不能担負越境以升斗易一錢銀以完逋負是年豐而富者亦貧哀此東人旣已豐歉俱困貧富無依惠此東方何以南北相通水旱無慮憫民窮而籌國計計惟有急脩膠萊新河爲第一吃緊事是河也乃前人所開避海洋以濟運之故道也現今河有寬窄水有淺深規制俱存闕壞

仍舊稍加人力卽成通渠係復舊不徐制新名既通不名開鑿用海船亦用河船正以並運而通漕之窮豈以獨運而廢漕之制此河旣通則居恒而兩路並通千艘畢集可免盤剝淹滯之苦卽遇變而此或阻滯彼尚流通亦可免意外扼吭之憂臣嘗廣搜以窺其全細參以觀其變壅決挑塞迂迴牽挽利多于害者漕也乘風快意破浪驚心害多于利者海也無黑海開洋之險而特藉迅速之勢無黃河迂徙之患而更省脩築之煩暫勞而永逸有利而無害者新河也利害旣已彰明事半又且功倍乃往往方議舉行旋復報罷者此何以故良以身在事中者明知其利徒苦經始之難身在事外者未觀其害輒惑訛傳之說故謂當開而需時者不思事成于預彼綱繆之謂何卽有曾開而用功者亦是旁掣其肘此紛紜所從起安得議事之心卽

任事之心則議卽議其所任不至互相枘鑿又安得任事之人卽議事之人則任卽任其所議不至終成畫餅乃臣近日見同官游士任累疏建明洋洋纒纒而更諄諄以新河爲言臣服其思深慮遠的確經濟因細叩其河途之紆直河岸之狹濶河與海相距之遠近以及功辦之難易費用之多寡始與終可定之規模事事俱有定筭處處俱有成說而適值其募兵江淮練兵登萊及與事機相會任與議又相合是或者天之假手焉爲我

國家與此萬年之運道爲我二東城此億萬饑饉之灾黎乎懇惟

敕下該部速議脩復膠萊運道卽將新設撫臣陶煦郎先及道臣李邦華

敕內并載入河工一款游士任江淮竣役登萊結營卽畀以巡視之責其一切錢糧夫役應行事宜許令會同撫按從長議處將見

此工一興則民盡夫也貧者之趨利如鶩逮此工一成則河卽海也渡者之揚帆若駛以之收拾目前之人心一便也以之安排日後之水戰二便也以之疏通京運之艱難三便也以之販載江淮之米粟四便也遠可以足民富國近可以禦灾捍患方今蠲賑而外策未有先于此者然此議非始于今日非創于一人也生臣之鄉者劉應節高舉顏思忠諸臣曾頌言于

朝宦臣之鄉若于仕廉李長庚陳于廷徐夢麟諸臣皆曾繪圖看說爲蓄艾求芻之計至臣所不及聞不及見而并不及知者又不知其凡几今夢麟以終養

請告去齊魯數十年矣文章政事彪炳一時際此時事孔亟之日而坐冷宴優長才閉門誦讀雖千夢麟之恬愉得矣其如我國家事竟不得其緩急一臂之用何哉人存政舉故臣因荒政因上而並及之統惟

聖明裁察施行奉

聖旨膠萊原有建議未見成功這所奏脩復四
便該部確議具奏工科叅看得膠萊河之
議國與民均有利焉蓋運河仰澤于天常
苦淺涸膠河引水於海源源不窮其利一
運艘若由膠萊既避黃河洪濤之險又無
海上磯島之厄其利二且安流既濬則商
賈可通有無相濟其利三况東省荒旱而
興工可借以賑濟即可利濟矣要利四前
兩利則國受之後兩利則民受之臺臣以
東人言東事必確見其可行者也抄出覆
之

巡按使監察御史呂房 謹

題爲東省之妖寇已平東撫之善後宜急懇祈
聖明先勅該部加銜久任以專圖長策以永消
意外事臣慨惟我東省連年以來災沴頻
仍既瘡痍之未起催徵無厭更膏脂之已
窮嗷嗷于道亟不堪命者非一朝夕矣所
賴撫臣趙彥寬以恤民嚴以察吏一切地
方利弊日夜留神興廢而尤諄諄於汙吏
貪官徵收火耗之加添臣去歲於臣鄉災
荒賑恤中實有我

皇上陳之方妄意以人補天天災之漸漸可彌
也以政代歲民困之漸漸可甦也殊不知意
今年白蓮妖黨之衆突發於鄆滕鄒嶧之
間勾連尼數萬人搶攘幾五六月一時燎
原燭熾之勢已成薪傳風遞之機故切剝
膚之患者既聞山東之全省慮而抱震隣
之恐者又聞山東之一省慮乃撫臣
趙彥寬之在目中矣一身當陣

萬幸盡用間用奇用勦用撫恩威並著
而仁義渾全臣身服淮海之役心懷南北
之憂每從郵報中讀撫臣所爲運籌決勝
之策戰守攻取之畧不覺愁顏頓破病骨
欲蘇者誠以我

國家連歲用兵事事顛倒人人迷亂乃獨此
一役也擔當得壯撲滅得早收拾得淨利
賴得遠此寧惟我東人不幸中之大幸抑
亦我

國家不幸中之大幸也現據地方願旦暮
間卽快親

朝廷酬功之盛舉延頸至今元兇久已擒矣
疆里久已清矣地方黔黎久已危者安矣
漕運商舶久已塞者通矣乃在舉朝若見
以爲當然在

皇上亦不復問其所然此豈
國家之所以有功臣哉若曰功待查叙乎
撫臣劉之爲責者也地方寧謐功莫大

焉若國祿有差等乎此就在事之文武官員言也撫臣自有功成上賞之典在况我國家功令勘定內難與爭掃邊氛功殊而賞迥異何

朝廷上未聞一語及之嗟嗟往者寸功未樹先橫璚玉之榮今也

獻俘已終尚憾

彤弓之錫逆施倒行莫此爲甚惡惟我

皇上乘此膺功奏凱衆心競奮之將先

毅然立沛一褒功優渥之令將撫臣趙彥

勅提冒爵久任俾其細細料理善後諸事不中

制亦不旁撓庶克有濟乎然山以東徵派

不減民貧已極恐非終于久安無事之地

也似宜依照黔蜀新例加趙彥以總督職

銜凡南北兩直隸及河南等處與山東相

近地方之兵馬錢糧皆得遙制斯無事而

血脉得以流通有事而彼此不至觀望矣

然臣非獨爲山東撫臣言也山東撫臣戡

亂者也今天下之僇亂者不止一山東僇山東撫臣者優其能戡亂也今天下之賞戡亂者不獨一撫臣故臣謂是舉也朝廷未嘗負臣子可以激能成功者之勇臣子豈可負

朝廷可以堅將成功者之忠

朝廷不負臣子而臣子多負

朝廷也可以愧不能成功者之心乃臣復倦

倦焉有所屬望於在

廷諸臣者賊未滅既已群然責撫臣之速速

成功功已奏便當群然惡

皇上之速速酬功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薦舉方面官員事

臣奉

命巡監兩淮迄今事竣所有方面官員例應薦舉除揚州海防兵備道右叅政馬從龍清操勵世偉略匡時察吏安民德澤敷萬家之霖雨詰戎耀武綢繆壯千里之金湯淮津海運道右叅議宋繼登性篤忠貞才宏經濟淮津之轉輸著績功堦關中遼海之飛輓安流敷隆異域已經陞任離任不敢槩叙外訪得徽安兵備道按察使陳瑛步躡文昌素軌範於禮樂名物胸羅武庫遂周歷乎錢穀甲兵績懋旬宣望隆鑰鑰漕儲兵備道右叅政岳駿聲正氣千尋壁立宏才八面鋒鈇法令行而恩威久洽於全漕經綸裕而籌畫允禪於上國淮徐兵備道右叅政施天德光芒射斗博大函乎緩帶臨戎指顧熊羆氣奮輕裘誓旅縱橫狼豕鬼銷寧太兵備道副使王隆德秀品恢

弘謨夔長才敏練精詳撫摩切而仁恩洽於畿南法紀嚴而威信覃敷於江表淮海兵備道副使宋統殷剛矣然犀神識起然掣電英猷蔽芾甘棠寧忍一民之溝瘠嶧峴保障已登合郡於春臺潁州兵備道僉事魏士前未雨綢繆東孽聞風褫魄先聲震疊

中都望氣生寒共推濠泗金甌屹建安攘石

畫湖廣鹽法道按察使馬謙登保福視一

疏

下

六

路經籌威肅三湘飭法通離千里之帆檣雲集禁奸緝靈兩淮之商賈騰馳江西鹽法道副使姚若水操持皎日清霜政事行雲流水智神摘發威靈震懾於私憾念切懷柔德惠濡沾於良賈河南鹽法道副使侯國器蘊圭璋之重才兼文武之長畧督傳理鹽事紛而精神畢照稽屯嚴餉神徹而指顧咸清以上諸臣皆一時方面之良所當薦揚以備優擢者也內宋統殷今任

雖淩然淮海新銜轉自本府例得并薦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陳瑛等
亟行優擢庶賢能激勵而地方大有攸賴
矣緣係薦舉方面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
此具本專差承差

旨

天啟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循例舉劾有司官員事臣奉

命巡鹽兩淮茲當事竣所屬江南北有司官員
臣在事已久聞見頗真例應舉劾謹據道
府所開報復叅平日所體察一一實爲我
皇上陳之除宿州知州和承燦筆底星斗錯落
腹中兵甲森羅通州分司判官高邦彥守
職四知無愧分嵯萬竈騰歡六安州知州
孫詒才志雅推九門恩威以著三刀江寧
縣知縣毛司教氣度濶納百川節槩嶙峋
五嶽宿遷縣知縣周鴻圖吏治綽乎運心
邊事明如指掌俱經陞任潁州知州加本
府同知銜管州事王政振刷風行草上憐
乳力起溝中加銜方新又淮安府知府沈
振龍高聳雲中獨鶴撫摩海上祥鸞池州
府知府潘應龍摘藻堪稱班馬策勲直擬
龔黃淮安府同知李謙亨勁挺千尋之壁
淵泓萬頃之波兩淮運司副使張煒芳佐

巖糾紛立解領運勞瘁自甘揚州府通判
蘇鳴喻操持念念捧玉展采色色調絃揚
州府推官許其進潔已水壺映玉題材朗
月澄空池州府推官徐覲復朗然秦鏡高
懸燁若吳鉤新礪山陽縣知縣孫肇興端
粹臨風玉樹利銛出水剛鋒涇縣知縣葉
天陞健步迅如天馬神光燦若明珠寧國
縣知縣王璣軒格高翔雲表仁聲滿濫江
城俱歷俸尚淺不敢聚叙外訪得揚州府
知府楊嘉祚直亮端貞恢宏果毅治郡兼
資文武匡時妙合經權太平府知府李若
訥淵謨懿識峻節芳猷揮霍紫電清霜吞
吐陽春白雪鳳陽府知府呂封齊雅度澄
波無際練才剴劇有餘化洽
中都名高鎮鎗廬州府知府張正學蒼生在
念白璧爲心擘畫功高五馬保釐澤徧八
城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心跡雙清才誠
兩合理嚴久著勞績致連刺有經綸揚州

府江防同知江朝賓志節軒昂神情磊落
臨民德施最溥防江威令極嚴揚州府船
政同知李繼志凌霄正氣浴日真才駭膽
經畫心勞弁率含恩日誦揚州府清軍同
知翁延壽一廉可質鬼神三尺必行豪右
清戎弊紀佐郡恩濃鳳陽府同知孟道溥
英標軼衆粹履絕塵詰戎弊掃奸釐署邑
民懷吏畏淮安府通判連躍才高八面識
洵千重播邑著威惠之聲督廳畫籌畫之
妙淮安分司判官范英粹手標衆畏才
勇遊恒靈鴻鴈懷歸親躬燕羊比節安慶
府推官常自裕心源慧鏡學海羣珠署郡
清微一潭識獄仁流三尺應天府推官劉
鎰淑問仁敷甘澍芳標介稟寒冰丹雘無
克青天有通通州知州周長應蘊藉玄珠
萬斛仁明湛露一天棠蔭成蹊口碑載道
徐州知州汪沁淵懇惻爲民嚴毅敷政危
地幸藉矣續災黎激切攀轅滁州知州謝

于教丰稷峻挺政體精詳當衝意定神開
聲靈風清弊洗江都縣知縣余文燭潤映
天球識涵月鑑江北循聲獨步幾輔清望
絕倫霍丘縣知縣鄧英昂霄聳壑品格迥
風掣電才華兩袖風清四郊露潤儀真縣
知縣牛耕玄粹品珠輝斂才廳發化俗立
回刀競視躬徹底澄清泰興縣知縣陳恒
奎食松茹葉堅操錯節盤根利器恩流兩
地民戴二天興化縣知縣邊之靖于鎮才
猷鳳鸞標格甘雨隨車而至清風易地皆
然懷寧縣知縣彭參才稱萬里驥足守真
一片冰心法凜秋霜民依春日桐城縣知
縣秦植識朗照乘才新輪一峙弊絕塵
清三異家歌戶誦深陽縣知縣董允升器
重連城堅璧才同走坂神功膏雨潤民嚴
霜肅吏五河縣知縣王命卿才品珪璋粹
美治績鸞鳳翔翔貢有龍媒庭無虎政如
阜縣知縣李襄純一腔經濟滿腹珠璣刺

龍截犀之才吸露食風之品上元縣知縣
李鳳翔東魯聲循南都績茂精鑒玉壺沆
瀣朗徹金鏡玲瓏蒙城縣知縣呂希尚丰
標秀整才諳練詳布令禦若神明保民真
如慈母靈璧縣知縣別如綸有才有守實
政實心當麗驛而運斤無難處周疲而烹
鮮不擾江浦縣知縣楊天申顯昂表世善
政宜民一簾琴鶴妻清四境桑麻饒蔭鳳
陽縣知縣表文新肅度當天秋月綏懷過
地春風惠洽縣知縣法衍家橫冰陽縣知縣
王同聘粹瑩天植清白家傳招徠惠澤波
流淪洽歡聲雷動天長縣知縣周羔心心
導利惠民事事懲奸潔已殊才良牧命世
偉人沛縣知縣林汝翥捍危定識戡亂宏
猷拯赤子於狂瀾矢卅心而砥柱肝胎縣
知縣張啓通清修特出風塵惠政宏敷露
澤四民頌德百度維貞巢縣知縣鄒得魯
弘廓偉范敏練長才剔蠹威儀叢奸撫瘵

恩周比戶舒城縣知縣許學宗操脩純潔才識精明撫字之心最勞靡墜之政畢舉黃榆縣知縣王希曾赤心天日可對素節冰榮爲殮吏畏神君民歌樂只霍山縣知縣陳春光一味清貞滿腔惻隱保民窮簷沾惠敷政寒谷皆溫東流縣知縣李希衛幹濟事無留積循戶有陽春止水澄心凝冰砥節豐縣知縣宋士中臨敵絕無怯怯當機更有執持保障功高流離患薄廬江縣知縣彭太科檉壁輝華級蘭芳津委巷絃歌時滿公庭人吏常稀以上諸臣皆地方有司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行取之選者也內陳烜奎邊之靖秦植董允升今俸雖沒然調自臣屬例得併薦又訪得池州府調簡知府胡芳桂五官顛倒百事糊塗但見其阿堵垂涎不復知道路以目一該府每年六縣額解南北二部錢糧一萬三千餘兩到府交納除正耗扛銀二百

一十六兩外每兩勒加銀七分共計八百四十餘兩庫吏楊國光葉道藩送進解戶徐宗行證一差梁經歷解北部錢糧一萬二千餘兩每五十兩扣銀一兩伍錢共計三百六十餘兩又將扛銀二百一十六兩扣除以致梁經歷在京借債交兌通府皆知一五府一州及各屬縣每年額解池荻水陸二營隊長耆兵月糧一萬五百兩各處陸續交兌每年每兩索加平銀七分共計一百零五兩各屬州縣經役余起元張佐證三聽信庫吏楊國光稟稱四季給散池荻水陸二營兵糧每季發銀二千六百二十五兩每五十兩搭低銀十兩至有八色每封一百兩內扣四兩四季大約共扣四百餘兩二營隊長陳杰丁紹試等證一本官見江防廳缺官督糧朝覲將皂快廚轎傘等各役工食分文不給約共扣銀五百餘兩入已各役吞聲胡二

蕭仕漢議：每月放告三次，濫准不拘遠近戶婚田土，盡行批准，及審時不拘大小一槩問擬。三兩五錢通計三年共銀二千餘兩，罰穀四千餘石，折銀在庫國光送進。證一指脩理燕喜府堂名色，分派六縣公費，每縣解銀一百餘兩。人已陳六等證：一差人徑拘六縣報害農民曹京、尤陳、堯望等，倉管庫缺衆農民聞風畏懼，各將銀五十兩託李得興送進衙內，方免充役。曹京尤證：一本官回籍預支庫內四司銀七十四兩，批作交盤補數，臨行分文不補。後安慶歐通判署印清查四司銀兩，無補將庫吏楊國光、葉道藩監禁賠補庫書胡大經證：一曹乾龍姦婦毋譚氏通族曹毛等，舉首在府乾龍急將銀四百兩託葉道藩送進。審時不究，罰穀七十石，趕出汪林方證：一王加臣與侄王興然爭無嗣家產，許告本府興然將銀二百餘兩託葉道藩送衙。

通族勸和將原被告各罰穀四百石外，中證十五名，每出紙價銀二錢五分，差皂舒良才證：此一臣者以貪饕開賄賂之門，瞞天設阱以機械工會飲之巧匠地，張羅當官已見殺死，去任益彰，狼狽若止，量移僻郡，恐復流毒他方，所當照浮躁例重加降調，以示深懲者也。揚州府海門縣知縣高斗墟操存不端，臨蒞多舛，居官之箴若掃帚利之發，獨明本館寵用污吏毛鳳起，盛士駿何其統何大成、毛雲鸞、堂書張家雍、皂頭任魁、任科、張忠等爲心腹，滿堂爲政說事，過錢贓私顯著。一初到任，當舖戶程明軒程加祚等送賀禮綉段金銀器皿，共計百金。內許開金爵一對，不意本官全收堂書張家雍捐銀五兩，方行稟官折銀二十兩送進。回縣皆知一到任，交盤庫藏贓罰條鞭錢糧銀二千餘兩，本官俱擡入衙內庫吏衙大成送銀一百兩，方准發庫。

庫書盛世麒等証一因京債逼迫托腹吏毛鳳起等往富民趙尅富監崔見洲家各借銀二百兩償債趙准共証一到任嫌里長所備衙內什物不整票差心腹任魁拘審每里送見面銀五兩二十一里共銀一百餘金戶吏盛士駿皂頭任魁過送里長吳行尹崔文廣等証一許思許奉打死丁大賢兄丁大忠告縣本官要問許思死罪思用銀一百三十兩托何大成張家雍過送本犯証一舊例捕魚船下海每船納稍牌銀三兩三錢爲本縣公費天啟二年有船二百餘隻各已納銀訖本官到任復拿工吏馬希德賠補前銀希德將田變銀八十兩求收方免一陸應科強姦張大妻王氏告縣科托何其毓張家雍過送銀一百兩擬杖縱放張國華証一審編戶丁毋論到與不到俱罰稻贖計二十一里共罰稻穀二千餘石蘭邑里老証一縱容兩子與

皂頭任魁結拜弟兄每遇訟事必先打送明白方行審理兩造以餽送多寡爲屈直如王一昌之假人命亦嚇稱要銀千兩其餘可知一按院出巡本官令奸吏毛鳳起皂頭任魁任奉與窩訪陸自恭盛于朝吳三奇等攢捏訪單詐嚇蘭邑百姓如嚇許思銀三十兩潞紬一疋大絨一疋丁成銀十六兩王省銀三十兩監生刁光協銀十兩崔召銀十兩臧德銀十四兩朱有明銀五十兩王加桂銀三十兩張思齊銀五十兩陸應科銀十六兩各人并單証此一臣者景逼桑榆自覺窮途日暮術工漁獵不免氣憤神昏雖履任之時無多乃官常之壞已甚留之非徒無益屏之其實可憐所當照浮躁例降調以俟自新者也淮安府睢寧縣陞任知縣林翹楚心太朴誠性耽逸豫更蠅營之莫割致孤假之多端一本官到任聽腹書朱啓英田有良撥

置科派里甲三十四社重備傘轎鋪陳等件每社科銀十兩共銀三百四十兩里通表世英等證一捕快單應祥胡騰芳捉獲無失主強盜王三等七名獲有現銀二百餘兩徑收私衙將盜釋放邵勲證一額解馬價銀三千一百餘兩聽朱啓英撥置於內侵欺未解銀二百餘兩王住諫等證一季領府庫進夫銀六百餘兩轉給遊夫本官加二扣除四季共扣銀二百四十餘兩散銀書手丁尚禮證一散令里下收買河工料物每百兩止給七十兩發銀九百餘兩計侵剋銀二百餘兩繩戶朱勛等證一光棍魏應奎久戀河工領銀七百餘兩收買柳枝繩草應奎領銀花費不行買料交工有曹可聘具告按院着本官拘解應奎備銀一百兩朱啓英過送延今一載未完應件曹可聘等證一朱洪渠打落胞兄朱大音門牙具告本官拘審洪渠送銀五十

兩免究本人證一張愛毆死丁珍妻丁珍具告本官拘審張愛畏懼重辟備銀二百兩朱啓英過送將珍近坐冤屈無伸本人證一收買遺根先差快手胡騰芳拘赫暫住水客宗佑等買米克糧致客懼怕備銀六十兩央朱啓英過送放免復派本縣三十四社大戶收買及給銀每兩扣除二錢臨收米又要加二苦累鄉民夏世魁孫五良等證此一臣考力歎然而無爲是簡過於太簡才庸迂而少斷有官同於無官陽已有他心更無主倖轉委非其據僻地或者還宜所當無不及例量調簡僻以觀後効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楊嘉祚等擢用行取胡芳桂等分別議處庶勸懲當而吏治民生端有賴矣緣係循例舉劾有司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
齊捧謹

題請

旨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循例舉劾各省有司官員事臣奉

命巡歷兩淮茲當事竣所有江西湖廣河南三

省有司諸臣查訪頗悉例應舉劾除臨江

府知府王國楨剿裁千里霆馳霖澍四城

膏潤德安府知府邢祚昌洞襟光徹玉壺

仁問春生巖谷黃州府知府吳叔度應劾

捷若承蜩復操嚴於呶榮南康府同知張

廷箴諳練五熟之典經綸萬斛之珠新建

縣知縣關季益品擬鸞鳳翥才同犀利

蛟刺斬水縣知縣孔榮宗惠政隨車是兩

長才運郢成風光山縣知縣梁炳兩地棠

陰並茂四境禱禱興歌固始縣知縣高捷

瑰異材稱驥囊清瑩器映琳瑯商城縣知

縣曹廷諮敏才隨手風生潔守盟心日鑒

俱蒞任方新不敢槩叙外訪得江西瑞州

府知府樓一堂品是潤玉澄水政成祥鸞

威鳳三台日暖千里風清饒州府知府錢

繼登峻潔獨操端方率屬三載勞心經濟
萬姓交口循良九江府知府吳養源清輝
映世偉略匡時德政繼詠召歌循聲不後
漢傳南康府知府夏燁丰度偉如登嶽氣
節直可凌霄吏仰清風民依化日建昌府
知府胡明佐志切時艱力還雅道治郡輕
車熟路得民偃草從風南昌縣知縣劉夢
潮白璧爲操蒼生切念才識無出其右品
望自是當先豐城縣知縣馮起綸風姿操
履雙清一庭秋水心思才力並運萬戶陽
春臨川縣知縣曾化龍清潔潭澄無染凝
定山立不移濟世長才肩弘遠器進賢縣
知縣黃廷師治擬烹鮮識空凡馬勁節孤
岩松檜清標出水芙蓉新喻縣知縣張士
升守兢捧璧才捷運斤琴清單父之堂花
滿河陽之縣崇仁縣知縣史啓英器宇金
精王粹才鋒颯發雲流慈母歸誠神君播
譽南城縣知縣王維慶神棲澹寧政兼威

惠冰心四封共戴椽筆六案無留德與縣
知縣廖鵬舉英年爽度卓識芳猷庫藏風
聲畫清遐邇湛恩徧布新城縣知縣殷聘
尹芳齡秀表亮節爽才撫摩蒼赤眉行摘
發奸豪膽落湖廣漢陽府知府周三錫品
格皎凝冰雪才華敏斷蛟犀露冕表端塞
帷績著鄖陽府知府戴仕傑壯猷遠志直
節真心一方弊絕塵清合郡民懷吏畏承
天府通判孫鐸操履粹白嚴凝猷爲練達
卓譽新城履露薪屋向風武昌府推官胡
允恭潔操萬頃波澄卓品千尋斗峻藻懸
朗日頌徹冰天荆門州知州徐天祐氣度
昂藏操修貞潔撫衆煦同春育當衝捷若
風行江夏縣知縣李應公峻節飲冰濯骨
宏猷格志淪肌康濟真才循良異品蒲圻
縣知縣吳炳標格玉樹臨風識力吳鉤出
匣萬屢春暖百里霜清江陵縣知縣王允
祚風裁天馬行空識鑒寒潭映月品稱卓

異才裕衡繁攸縣知縣李士昌炯識珠堂
許謨淵遠執法威伸破柱賞機妙契斷輪
襄陽縣知縣樊一衡天才勁挺神鑑清澄
批導目無全牛撫字祥占瑞鳳武昌縣知
縣韓東明貞守一塵不染勤敏百務咸修
原有擔當自無盤錯通山縣知縣劉仕鎮
清凝梧月秀發松風陽春處處甘棠化雨
家家在席黃梅縣知縣鍾鶴倩謹凜常持
端冕自守一邑花明有色杆村大吠無聲
應城縣知縣汪起英指麾風動咳唾澤流
廉明吏畏神君豈弟人歌慈母公安縣知
縣張國用澹泊維風廉明飭治拯溺三年
獨苦飲冰一節常甘枝江縣知縣陳鉉美
明出之績密峻潔處以冲夷愛洽四封政
成五美光化縣知縣王惟新撫字萬家春
謁貞操四壁冰寒碑嗣羊公誦同召父湘
陰縣知縣王秉乾茹檠飲冰之操運斤游
刃之才變戢孤踪民依棠蔭當陽縣知縣

卜汝隨厥宏器字敏練才猷滋枯春溢寒
林植節秋凌霜漢河南開封府知府方道
通嚴明巨細畢修沉毅屬僚咸肅節甘茹
榮才裕會城汝寧府知府王應楫神識凝
定蘊藉宏深循良萬姓瞻依師帥一時冠
冕南陽府知府趙鵬程勁節似柏參天長
才如丹利涉噓枯潤槁振采宣猷汝陽縣
知縣楊文昌珪璋粹品莫邪長才刺繁劇
厥乎亦造持節介凜然霜肅上蔡縣知縣
宋景雲才同倚馮節類懸魚則吏弊秋露
晴空恤民瘼春四寒谷確山縣知縣傅伊
經術以飭吏治渾厚而運精明民戴二天
吏遵三尺以上諸臣皆有司之良所當薦
揚以備擢用行取之選者也內劉亭潮李
應公樊一衡今俸維淺調自臣屬張士升
改調浮梁尚未離任例得併薦又訪得湖
廣岳州府安鄉縣知縣但調元恣睢不檢
聞其自甘用刑每過乎情嗜利若根於性

一本官到任聽信積書楊成楊繼彥門子吳應榜擡置前往地名焦圻鄉約所講約行至中途稍夜投富戶裴廷諫家駐宿因未列席款待要申做土豪索銀一百兩方免門子吳應榜陳于邇過送被害裴廷諫證一本官到任索各里長認狀銀每里三兩共銀三十三兩排年一百五十名每名索銀二兩共銀一百五十兩積書楊成楊繼彥過送一本官受理詞訟不分曲直一

究劉應通過送被害證一本官因今年大造黃冊每里僉報書手二名共二十二名每名要公堂銀三兩計六十六兩小民劉逢選逐里催交庫簿證一本官每年逢生辰預通心腹劉應通吳必榮先日鋪設煽惑士民地方甲畏民壯皂隸及富戶一槩打造鍾盤壽星銀物件不下千餘金水夫劉子貴等證一本官拜富戶龔仁所龔文所送謝步銀三十兩鍾盤一副綉段八疋楊繼彥過送承印吏裴汝楫證一娼妓張愛兒居近縣後聽信積書劉文稟稱本娼包歇川客日夜酬賾本官差人車元星鎖拏樂戶張汝相責打五十板罰銀五十兩本犯畏避逃走將家業押令伊兄張香賣完前銀劉三桂證此一臣者茹柔無骨事露襟掣肘見之形蹟貨薰心人人抱虎噬狼貪之恨惟乘高故能集厚非罷官無以謝民所當革職閑住以儆官邪者也江

西寧州知州陸卽登才偏逞臆志在營私
惟知囊橐之盈不問簞簋之飾一本官到
任後卽信用衙役孫忠李才陳光胡明爲
心腹凡事聽其主張闔州被其魚肉一追
徵錢糧每兩加二火耗秤收周孫賢等證
一本官每日拷打糧里將十年前錢糧俱
行追完貯庫不行起解耗羨入己能善與
等證一問理詞訟先令胡明孫忠等訪問
家裏厚薄方行鞠審以致明等倚官詐財
陳陳陳劉來鳳等以未送常例曲斷本入
證一盧思九打死姑夫查禹謨徧體重傷
本官受思九三百金不檢不究反將謨子
反坐士民切齒一本官訪知犯婦石氏有
姿色差李才陳光三更時分喚至桂花亭
審問以致內衙嚷出公堂扯碎網巾次日
縱容石氏脫逃士民掩口一本州常兵精
兵奉文按季給發工食本官聽信庫吏徐
鳴春等每兩扣一錢外又請求分上准發

再加一扣除各役咸怨一犯人王世高因
姦謀死王天發告州聽李才陳光等捏稟
世高與兄世爵同謀重刑煅煉勒詐銀二
百四十兩陳光送入淹禁半載奉上提審
故縱解兵陳放脫逃至今未結一自理紙
贖積穀銀每年登報不過三百之數本官
不論輕重槩擬有力差皂彭賢李才等帶
各犯私自秤兌庫無號簿稽查一本州里
催辦解糧差奉漕運明政聽署印申議減
免每石派銀三分本官聽信管班胡明胡
賢何祥等違示加派重徵每兩派追一錢
仍加秤頭二分約計千餘金胡明家成巨
富劉勝生等證一本官置酒請鄉宦錢行
差皂徐忠借監生陳其情金爵蓋三箇遂
欲執留怒噴徐忠稟還責三十仍夾半夜
問擬一兩三錢通郡共知一本官妄信管
班李才等報事害民騙財有健訟帥志與
族帥多爭山帥志將銀百兩跪李才送

進參三斷帥族竟帖徧滿省城此一臣者
罔上兼之罔下民瘼漫不關心見金不復
見人廉隅因而掃地據穢迹自當礪斥論
年力姑試困衡所當照汗躁例重加降調
開散以示懲創者也九江府巡鹽通判申
如墳心多濡染性復優柔佐郡未聞賢聲
攝符殊滋物議一本官聽積皂易三撥置
票取商販貨物竟不給價致行行受害怨
聲載道二收九江衛軍三銀兩聽積役庸
日新書手王加選撥置每分正銀四錢一
分令收頭蔡文舉李應科加收銀一錢二
分共得銀四百三十餘兩各軍證一收本
衛分數三千七百餘分每分正銀二錢外
索加耗罔分共得銀二百二十餘兩收頭
郭尚賓徐萬芳證一管收湖關稅料凡經
過商船貨物不用道發印票批稅只將手
本批行約侵稅銀一千餘兩胡汝海證一
委署瑞昌縣印務徵收差糧每正銀一兩

外加兌銀八分約徵過八千計得銀六百
四十餘兩里長何本道等證一庫藏不愈
吏役受書手程顯張洪訓銀六十兩令其
遞相接管積書王加選蕭門子過付一聽
積役蕭日新撥置將徵過錢糧不解正額
預給夫馬兵役等項工食約給散過一千
餘兩每兩扣銀三錢計銀三百餘兩各役
證一放告原有定期本官署印每日投文
詞狀一槩濫受審時不分原被中證曲直
俱問不應以致小民稱冤一大造黃冊設
立縣總一名納公堂銀十兩散書十三名
每名納公堂銀二兩共得散總舊手銀三
十六兩總書田志可審一德安馬戶最稱
苦役每號料價一十一兩本官署印分爲
四季給發每季每名扣銀二錢歲計馬價
三千餘兩共扣銀二百一十餘兩以致夏
圍用等假吏告官坑脂庫吏鄧明卿重責
究罪一本本地團戶小販私賣湖廣過水鹽

甚盛本官漫不禁止致官鹽壅滯一該地積棍奸牙通同挾賄官鹽騙價無還各商赴告不理致商人裹足不入境此一臣者轡銜去手左右之奸已售而不知谿壑填胸軍民之怨已叢而不恤所當照不及例降調以俟省改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樓一堂等循資擢用行取但調元等分別革職降調庶黜陟既彰勸懲愈肅則吏治可振而民困可甦矣緣係循例舉劾各省有司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齋捧謹題請

天啓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百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薦舉選謫官員事臣奉

命督理兩淮鹽課兼管監兌河道等務一差已滿所有選謫官員例應薦舉訪得兩淮運司添註副使彭遵古耿耿卅裏鑒日稜校皎節凝霜暫困鹽車當還故物廬州府推官常蕃危明憂盛真心陳善責難正論忠傾瑣聞名重巖廊此二臣者乃選謫之賢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彭遵古常蕃亟爲擢用庶賢才不致久淹而國家亦得其實用矣緣係薦舉選謫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齋捧謹題請

百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舉劾武職官員事

命巡邏兩淮茲當事竣所有武職官員例應舉劾除署正留守王家柱滿腹甲兵甚富一方保障堪資署副留守韓汧赴赴七尺雄驅耿耿一腔義膽揚州遊擊張履吉詰戎部伍傾心簡練旌旗生色俱蒞任方新不敢榮叙外訪得狼山副總兵張景房術神三署氣勁千人投鞭泛濫無虞秉鈇氛右攝宋生洲參將高應登傳幹拔山舉鼎雄心震章吞胡破東功奇投醪恩著江北海防遊擊焦續後家傳禮樂胸富韞鈴借籌帷歷風生賈勇馳騁氣倍淮安大營遊擊楊大烈雄烈馳驅振彩撫循士卒輪丹學貫孫吳志精黃石漕撫中軍都司食書李呈芬鷹揚偉望虎峙雄姿漕中令出惟行塞上名標可符新營守備朱兆南銳氣石虎能穿巧心木牛堪駕歡騰挾績勇奮

職狹狼山把總李贊乾天生將種命世人豪風生說劍談兵功著鳴榔破浪東海把總林之盛勇且有畧廉以生威飛帆島嶼煙消伐鼓旌旗色變三江把總唐世忠剛毅宏猷驍雄偉度威肅三江豺虎警消一路餘糧大河口把總龐汝淳壯志昂藏霄漢英姿叱咤風雲不愧四知可當一面揚營中軍指揮袁九牧志高標柱技妙穿揚挹之雅類儒生扣之九臍閫帥泰州營中軍千戶支維翰雄生鐵馬秀奪瓊校訓士風生組練揮戈氣奮伊吾疏理營中軍指揮吳應炳才堪櫛管藝拔彎弧壯志已投脫穎雄心應可當關徐道營中軍守備王一麟安昂燕額守絕頭雄名獨冠彭城偉伐佇標瀚海鳳陽中衛指揮劉世泰英標遇眾卓志不群條議言官知兵設施事奏績壽州衛指揮孫致忠青偉英標矜嚴雅志角藝號猿擅巧談兵捫蝨稱奇以

上諸臣皆一時武職之良所當薦揚以備
擢用者也內張景房雖經陞任尚在地方
例應併薦又訪得揭港營守備丁繼魯形
骸臃腫資性頑庸既乏其才何長可錄更
污其守有過堪書一本官所轄該營備倭
軍陳九文兵陸愷等共計一千名凡遇關
支行月二糧協同有司給散俸後復差哨
官毛應熊范爲等每兵每年科派供應銀
三錢三次共銀六百兩哨官毛應熊兵陸
愷等證一本官窺有微棍尹敬龍裝載私
鹽三船不行捉獲得受常例銀十五兩票
差哨官楊浩楊仲押送行至馬塘場被巡
檢陳國政盤獲私鹽一萬三千斤船三隻
解赴如皋縣受賊故縱徒設官兵楊浩等
證一本官法令不嚴縱軍范觀保等九十
三名每家買贖一頭在場收買私鹽任意
駝販並不禁緝每名歲納常例銀五錢歷
任二載共得銀九十餘兩范觀保證一本

官捉獲海洋強盜龔元等十六名海船一
隻餘盜驚散逃走聽信哨官范講掌號官
丘韓撥置將船內贓物盡搬本官衙內共
計贓物銀三千餘兩珍珠二十兩白布四
千餘疋紬段衣物不計其數圖侵其贓將
盜當夜釋放止將銀二百兩布二百疋賞
范講丘韓均分又將銀三十兩白布二十
疋賞班頭林濠餘贓本官侵匿入己並不
申報上同以致盜賊生聚客商受害范講
等證一本官窺揭港場海船漁戶蔡春宇
顧子建李錫等共船二百五十隻指倚嚴
禁下海每船每年索銀一兩給與稍牌一
張方許下海差軍牢林滾石增等科收計
二年共得銀五百兩船戶蔡春宇等證一
本官衙門原設領兵防禦海洋地方原無
准詞之例故違憲禁每月三六九日擅自
放告濫受民詞原告陳仇楊俊陳壽等五
百餘件不拘人命強盜戶繕田土一槩俱

准差軍勾攝酷刑拷打淹禁索詐三五兩不等班頭林濠等過送卽行釋放鄉約王子仁陳九思證一本官奉文添補水陸新兵陳谷等四十七名故意刁難提石比試每名索要投冊見面銀三兩共銀一百四十餘兩方准開食糧餉哨官范講經收類送本人證一本官窺營教場後有范公堤係古跡徑行攤沒仍填占民窳泰承勲等地五十餘畝召軍周現葉玉等四十二家蓋房居住每家私佃地租銀一兩二年共得銀八十餘兩泰承勲等證一本官窺算號官丘縣縱占民人婁綵基地起蓋花園召妓石巧兄闢大兒等居住每年丘縣僞送本官常例銀二十兩保正葛住地主婁綵等證一本官聽信班頭林濠等撥置設法科歛窺杉木等行經紀楊春元徐冒等一百三十餘家在場經營賣買各有縣差本官擅差石增拘集各行每年每名索銀

三五錢不等名爲鈔稅共得銀一百餘兩楊春元等證此一臣者崦嶷日短餐餐心長不顧士卒之饑寒狼貪無忌只憑左右爲手眼黷技已窮當此稱干比戈之時奚取象人塗馬之具所當革任回衛以儆不職者也又訪得徐州叅將劉炳文名雖升流實則紈袴居恒罔識輶鈴遇難輒多忙亂夏鎮猝遇妖賊原非大敵而本官馭兵無紀散不成列初未及接衆先奔潰本官倉皇策馬而逃以致跌落馬下向非家丁救起其能免於賊人手乎迨後派防糧運亦僅碌碌因人無一勞績至韓庄失守賊渡荆山本官富先據橋頭而賊勢重大未能堵截雖後之舉動頗勝於前而於地方有何分毫補益且狀貌既已卑瑣語言亦鮮爽利緩急必不可倚養亦復何州所當革任回衛以俟另議者也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張景房

等循實權用丁繼曾等華任同衛庶賢
不肖者懲而地方大有賴矣緣係舉劾武
職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
差齎捧謹題請

旨

天啓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傷心盡瘁之臣拭目旌忠之典仰懇
聖明特賜優卹以俯慰死事忠魂以激勸將來
任事人心事方今天下之昏昏多事也凡
我

君臣上下曷嘗不日夜以任事爲言亦曷嘗不
日夜以任事之人爲難然上之所難難在
實實任事之人而下之所難難在實實任
事之心夫孰有性篤忠貞心甘勞瘁竭一
腔之血捐七尺之軀而不顧如應天巡撫
王象恒其人者可多得哉臣之與象恒也
居鄉而接壤錯趾之地近故見之最真在
朝而比肩事

主之日長故習之最久至臣之于役兩淮距象
恒開府地僅僅一衣帶水則又一呼一吸
一舉一動更耳而目之最確最悉是知象
恒者誠莫如臣矣知而不言負友罪小然
一不愜而使勞臣泯身後之名

朝廷失旌忠之典是蔽賢也負

國之罪茲大矣故臣敢不避桑梓嫌爲我

皇上言之象恒忠惟致

主清可廉頑凝然岳峙淵停之品霍然雷轟電

掣之才事事機合經權處處聲稱威惠方

其握巖邑之符則棠蔭濃於兩地及其持

巡方之斧則霜威著於

帝畿維時正值遼事孔棘之始又屬章疏

留中之時象恒視

國如家拯溺猶已或事屬先見而爲曲突徙

薪之謀或計出無奈而爲焦頭爛額之策

今其疏具在皆歷歷可考鑒鑒可行也然

而象恒之形已敝神已竭矣尋以資深積

茂擢爲僕少方孳孳焉數馬以對會有應

天撫臣之缺

皇上顧念

留都爲

高皇帝開創重地遂採羣臣議而畀以節鉞之

寄蓋無不人人爲封疆得人慶也屆指與

桓自填撫應天以來事事俱從根本上用

力時時只在民命上留心蘇江南久疲之

民力紓江南久竭之民財蠲除溢額之賦

調停布縷之征明鈔豪右默散奸黨用江

南今日之人心帖席而地方安堵者何莫

非象恒力乎然象恒一腔憂世憂民赤心

真有飲食不忘而衾影無愧者見遼事日

益潰來則念

君父胥肝之憂每當食罷著見妖賊日益猖狂

則念南北剝膚之患輒聞鷄起舞舞其勵水

茹藥也節省餉銀二萬兩特選謀勇二將

率精卒四十人直解至山海聽經臣支銷

其未兩綢繆也凡江南郡邑泊口要地設

將添兵措糧辦器立墩築臺臣在浦口拮

据掣鹽之役親見其所遣遣徐瑛晝夜練

兵江上真無時無事不爲防守自己之地

方計而又無處無日不爲防守鄰封之地

方計故一聞彭城告急卽日夜親點水陸
其馬欲以遙張齊魯之聲援爲近固

豐鎬之勝算然已不惜其勞以致病更不惜其
病以節勞遂在演武場中勞極中痰輿之
而歸歸而迷悶中猶刺刺言兵馬事不休
未幾而忽焉逝矣嗚呼象恒而何以逝哉
果天欲不究其用而龍蛇在歲也乎臣追
維往昔流想前芳而見象恒之有合於古
者四焉古有食少事煩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者以象恒今日視之合否古有

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者以
象恒今日視之合否古有目已瞑而猶屢
然視司馬天下事尚可爲者以象恒今日
視之合否古有病革時諄諄夢中語皆
朝廷天下大務者以象恒今日視之合否既
以一身消弭東南半壁將形之隱憂又以
一心籌畫西北一帶方張之

國難王臣蹇蹇之誼實無媿於古大臣而冥

冥蒙蒙之中乃不使之竟其才而盡其力
謂之何哉臣查

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在官在外文武官員不
品級其以死勤事者恤典取自

上裁又一款軍功四品本身得擬祭葬又一款

凡以死勤事者開具實跡恤典取自

上裁今象恒之籌兵心苦震疊威張久已著清
白于生前自宜錄忠勤於死後政與

會典前例酌給伏乞

勅下該部查議軍功致身以死勤事之條將象

恒贈官祭葬廕誥等項

恩典覆請

聖裁庶

朝廷不惜旌忠報死之

盛典而臣下益奮忘身報

主之大義將多事之日不患無任事之人而任

事之人不患無死事之榮矣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參酌成例釐剔鹽弊以愜商情以裨

國課事臣鹽臣也則通商裕

國臣鹽臣責也故臣自入淮受事以來夙夜

兢兢惟以鹽政不克修舉仰負我

皇上之任使爲懼茲且手口拮据幸及一年滿

矣凡一切應行應革事宜既不敢自愛大

馬不以竭駑鈍之愚亦不敢虛炫耳目徒

以滋煩聒之擾蓋隨事興釐隨時斟酌原

不過期與下交利而源與流無壅是臣

所持以爲通商裕

國之至計也然通商之事必須先治其根本

而裕

國之法必須先挈其緊要此又臣得之目擊

參之輿情酌之時宜稽之成例而灼見其

關於鹽政之根本緊要者實莫如革揚州

新增食鹽與夫禁深陽新開采石河道二

事謹據實爲我

皇上陳之臣查兩淮鹽法之分南北者蓋從鹽

運河道論之也然總以淮安府爲中界焉

淮之南則鹽行江南寧太等府并江廣二

省也淮之北則鹽行江北廬鳳等府并河

南省三府也近日淮北之鹽通行無阻夫

復何議獨淮南之鹽則稍有壅淤梗塞致

每歲扣留伍萬伍千引鹽者臣嘗深維其

故則原因揚州府屬通泰等九州縣之食

鹽爲根本之需而采石之河道一行爲緊

要之需地行也我

國家正課全輸自綱商然綱鹽正額每引不

過四百三十斤而食鹽則因其地近鹽場

故多加斤重以償其財本之費遂有每引

重七百斤以至七百六十斤者然各州縣

每歲銷導能有幾何不過徒恣各奸商壟

斷之巧計乘間滿載順水揚帆徑飛渡江

以南侵蝕綱鹽之地平而深陽一縣之食

鹽矣新從采石口迂道入深採其辭未嘗

不謂水路之便而腳價之省也然長江浩蕩誰爲稽察所假借者雖食鹽之引而所挽越者實綱鹽之界也夫綱鹽之地界止有此數乃日日爲食鹽所侵蝕挽越則綱鹽安得而不壅正課安得而不損哉從此諦觀則二事之爲正課根本緊要當害不待言而已彰明較著矣此向者徽西綱商秦晉吳昭慶等之公陳爲懇乞除革新增食鹽開塞采石河道剔盡私販影射大弊以資正課而免私私之弊

處所若令復行食鹽其越境與販影射之弊可勝道哉俱當永遠裁革至於溧陽采石河道聯絡江南各府大江遶渺巡防難施況舊制既無則新行宜塞等情酌議明白業具詳批允刊豎板榜禁止矣乃臣於上年冬仲入境履揚視事仍有無籍棍徒僞託募兵祿餉名色告增復行各處食鹽者紛紛不已該臣等稽往縣檢閱新卷知食鹽之弊未嘗盡除正課之弊亦未嘗盡除知采石之徒有便於私販斷乎不可開也已將說法諸奸繩之三尺痛加禁革外又經牌行署疏理道事揚州府知府楊嘉祚兩淮運司署印同知譚天相酌議覆覈據詳稱揚屬除江都一邑外餘九州縣食鹽委宜裁革溧陽縣新行采石河道委宜禁行其上江等八縣食鹽逐一遵照前議上堆所掣江掣限期規則一依刊豎板榜緣由施行等因備呈到臣臣切思之食

鹽之與綱鹽原兩分之勢也食鹽之額既增則綱鹽之課自損而食鹽之與私鹽原兩合之機也食鹽之路既便則私鹽之販愈遠故在商則專專以私鹽之厚實藉食鹽之虛名而在官則往往以食鹽之小利忘綱鹽之大害若不及今題

請仰求

天語申飭誠恐日久法玩法久弊生寧惟作奸者覲覲之念不息且防奸者拒絕之力或弛將章者復行閉者復開其商日以不通而

國且以不裕也則臣今日不言之過也伏乞勅下戶部速賜覆允容臣勒石運司衙門之前永遠嚴禁確守庶正課年年不虧而邊儲亦年年永賴矣緣係

天啟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房謹

奏為風疾增劇復

命難前仰懇

天恩

俯賜在籍調理以保殘息以并聞報效事臣以

北海豎儒叨列西臺法從頃者我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而遺斥之臣因得以辭次

之序謬膺淮離之役當臣拜

命出都後此狗馬病軀業已荷我

皇上矜憫而寬之優臣感恩自天捐糜無地雖

病未及痊心切戀母而嚴程已迫

簡書可畏強起而南真有不遑牢處者矣及至

逾河渡淮入境受事臣已眼見地方光景

非復民樂生商樂業之舊然猶冀遠邇無

事或可幸且夕即安居無幾而遙聞廣寧

之告陷則上下皇皇驚懼欲死又無幾而

逼近彭城之頻危則商民紛紛逃竄求生

潰我之國難忽而外忽而內已不知幾變

樞法之人心倏而定倏而亂亦不知幾更
臣跋踈於淮海之間雖碌碌無八寸之補
然而調停商竄軍民拮据舊徵新貲寢食
俱廢心血爲枯者亦既一年餘矣苟涓埃
之可效何髮膚之敢私然臣六北走中原
未經海涵潮濕之苦臣又南渡之口非
餐冬餌木之功方臣之東而首陽於
諸場坐卧沮洳濕毒已中於腠理及
西而巡察於廬鳳等府奔走炎蒸暑
創於肌膚迨至臣之歸懷瀟湘江干
夜以繼日特筆爲舌坐催諸商俾無失京
冀定期者月有餘日而濕毒暑毒合併交
作不覺兩背兩瘡突起而隆隆欲腫矣臣
嘗聞之鄉里父老恒言此瘡能傷人性命
延醫將國禩成一驢療治又皆言保積毒
乘積勞而發不善治且不可測故急採暴
瀉則寒涼之峻劑亂投而過用尅伐則脾
胃虧損特甚夫脾胃人之元氣也元氣

弱則百邪皆入亦人之根本也根本傷
百病皆生况病後之勞勞反增病而勞中
之病病豈堪勞今臣病勢已纏綿久矣病
形已委頓極矣且臣之事已告竣矣已蒙
皇上遣御史周邦基出代臣矣此政臣弛此負
擔乞此骸骨以圖異日者再報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時也除一應冊揭差承差齋
投部院各衙門外謹齋心具疏上
請伏乞
皇上仁慈念臣情苦病深不能時違京復
勅下都察院查議惟臣在籍養病調理其原領
勅印容臣另交投本衙門繳
進倘依親飲藥苟得延此犬馬之年則摩
放踵尚有傾此葵藿之日臣不勝激切
命之至緣係夙疾增劇復
命難前仰懇
天恩

俯賜在籍調理以保殘息以再圖報效事理

敢據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齎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臺疏三集後跋

曩燭從邸報中讀

直指房公臺中疏蓋不啻聞

蘭茝而思佩也暨

公持斧

代狩江淮間正值烽火震隣所

在人心鼎沸而公以掀揭大

手左提右挈風勵羣寮而安

輯之民用以寧其以鹽以漕

入告者又若干疏燭幸隸在

下建從郡守諸大夫後得以

長跼奉教披覽周環則見言

言救時急著發自赤心真陸

宣公千載知己顧宣公遇非

其主每以水投石而公則朝

上疏而夕報可回天之力妙

於轉移其得君者尤厚也純

忠世篤亮節天挺行且左右

天子為中興名佐其嘉謨之膾

炙者正未有艾此其一

謝安部大夫恐公之焚草也
亟請荆劍以垂不朽燭小子
幸附青雲敢僭贊一言為跋
屬下江都縣知縣余文燭
頓首謹撰



劉戡山先生奏疏五卷

〔明〕劉宗周撰

清乾隆十七年證人堂刻

劉戡山先生集本

遼寧省圖書館藏

劉義山先生集卷八

孝疏一

懇賜侍養疏 萬曆甲辰十一月二十七日 上

行人司行人臣劉宗周謹奏爲道例陳情懇賜侍養以全子道事臣原籍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曆二十九年進士丁母憂回籍守制萬曆三十二年六月除授今職復蒙聖恩于萬曆三十一年陞表臣母章氏節行臣以一介草茅叨列清班龍光先德雖捐糜曷圖報稱何敢違恤私家顧君親並重求臣子兩全之地故籌緩急而陳至情惟陛下憐鑒之臣有祖父劉煒壯歲喪臣祖母陳義不再娶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一 譯人堂

舉臣父章三子臣父早夭止遺腹生臣臣二叔父繼天皆無後形影相弔者祖孫母子三人面喪類仍田廬盡廢終歲間半入山半寄食于臣舅氏臣母躬紡績以奉祖而臣于家何啻號歸形影相弔者祖孫二人終歲間半入山半寄食于臣舅氏如故也茲臣辭職下致身朝廷子道臣祖一人耳見今行年八十身既無依養且無家流移衰邁朝不謀保而臣風塵羈旅倏焉滿歲不勝鳥哺之恩積思成病轉病轉思祖孫二人不能更相爲命臣祖勉臣就道也豈不曰敬爾在官無以老耄故持二心而臣滋傷也普天

之下莫非王臣誰無父母未有如臣情之苦者于能仕受教之忠不能舍孝以作忠況于蠅祖孤孫勢不能一日相離而臣使臣也欲迎養在官敢處不遑將枉道歸寧簡書可畏輾轉踟躕道遠狼狽終不容已于乞身之計念來日無多聊以報祖恩而臣亦得以苟延殘喘尚可報陛下之恩也使臣生不見父長不殮母壯不養祖蹉跎一朝而并三恨臣死且不瞑目尚能祝願爲朝廷犬馬乎恭遇陛下仁覆光天孝思錫類凡情切父子屢荷矜憐豈叙在祖孫而有異視伏讀大明令凡官員祖父父母年及七十家無次丁自願離職侍養者聽臣之事體委與例合爲此激切上陳懇思勅下吏部查覆臣疏放臣回籍侍養則祖孫已後之年均荷再造臣雖不肖亦死且不朽臣無任戰慄顙懇之至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一 譯人堂

再懇侍養疏 萬曆乙巳三月 上

行人司行人臣劉宗周謹奏爲遵例再懇天恩終賜侍養以伸子情事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曆二十九年進士丁母憂回籍守制萬曆三十二年六月除授今職痛有祖父劉煒侍養無人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披瀝烏私未奉明旨復及今春恭逢吏計開闕天成既望獨而踟躕荒瞻雲而無悼伏念臣遺家不造遺腹稱孤臣祖與臣

母忍萬苦以圖存臣與祖若母并一身而爲命迨臣長而臣母歿今臣仕而臣祖老既無叔伯又鮮弟兄臣以孤子當室抱疚經年祖以老耄居鰥子遊萬里煎跡荒山生涯無以卒歲倚門終日鬱思至于傷脾昔猶善飯而今浸衰臣欲爲貧而天不乎幸而歸寧在即或爲骨肉如初臣祖春秋八十有一矣報罔極之恩餘年何及臣齒未三十也急無逃之義他日猶長倘致身之節既貳于榮家而將母之恤仍牽于持祿俾祖爲聖朝之策獨則臣實名教之罪人所以臣心日痛欲待罪而無期亦知臣罪當誅敢爲親而請命也伏讀大明令凡官員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累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三

證人堂

條陳宗藩疏

萬曆癸丑四月上

行人司行人臣劉宗周謹奏爲敬備使職諮陳王政之要懇祈聖明端本敎家推恩起化以裨宗藩以保萬世治安事臣聞周官之制宗伯之屬有大小行人掌邦國之禮達天下之六節以有事于諸侯比及返命則以五書述邦國之故每國辨異而獻諸王王乃爲之修其政刑殊其典常協其度數恤其災彥而後迓狩省類之制因之蓋行人之

職如此其重也其在皇華之什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詢則入告我后有自來矣三代以降官無專設治化覆焉明興制監前古特設行人司隸于禮部入掌典籍出奇絲綸有周官遺意焉遭世承平鮮梯航之役使節所臨率居宗國歲爲聖天子展親親之典者若而人臣不佞謬膺簡任萬歷四十年四月內奉命剛戶科古給事中彭惟成往益府行冊封禮役既竣爰報成事臣居恆念天下事大壞極敝者未易故舉而宗藩之政尤爲孔亟故因馳驅所及情竭愚悃以修古行人之職惟陛下試采擇焉臣聞宋儒張載有言曰爲治不法三代者修苟道也夫三代之法莫大于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四

證人堂

封建唐太宗讀周禮嘆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而故法三代之治其道無繇于是命群臣議封建終阻異說識者恨之顧封建之法已不行于後世而代興之君分封同姓猶稍循緣飾其義所爲存什一于千百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中夏大啟土宇以封諸王外靖邊陲中制襟腹一時草創制度載在祖訓中亦畧損益前代之遺雖未暇盡善而規模已宏遠矣常以封建諸王禮成諭群臣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晉漢以下莫不皆然其開治亂不同顧施爲何如耳大哉王言真有息乎三代之治而惜乎當時爲之臣者不能

將順其意，請求一代經久之規，以貽子孫。至千一傳而敏也，分封過修，建邦預策之矣。嗣後文皇帝起于藩服，遂增東瀛之政界，朝以降一懸于漢，再繼于寧，而國家所以計防宗室者，已無餘力矣。乃猜忌刻削之制，窮而因仍苟且之政，敏澤竭于上，威頓于下。至今日而宗藩之困，至矣。國家受宗藩之困，亦至矣。當事者思發善變之而不得其說，顧其標而失其本，親其偏而遺其全，亦何技乎成敗之數乎？臣以爲欲策時宜，莫若行王政行先王之政者，莫若法先王之意而選之。臣請以六議應獻。一曰議爵。臣聞古者天子衆建諸侯，列爵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其施于國中，劉義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五 證人堂

亦五等曰：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諸侯嫡子世國，其別子遞降視卿大夫士親盡，則列庶人。猶親王而降有郡王將軍中尉也。乃制自郡王至奉國中尉，凡七等，不已濫乎？今准郡王之爵，視上大夫卿，鎮國將軍視下大夫鎮國中尉，親上士輔國中尉，視中士奉國中尉，視下士則二將軍之爵可裁也。若君之澤五世而斬，五服之制以三爲五，以五爲九，無可推矣。故宗法僅繼別者，稱大宗得世其家，小宗親盡則遷，皆不得世家。則將軍中尉之世爵宜革也。又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無嫡則不立，大宗則庶別之封爵宜降也。繼別者雖庶不降，雖絕必繼重親也。女

子子本宗又遞降矣。乃制自郡主至鄉君，凡五等，不又濫乎？今唯封親王之女郡王之女將軍之女，服屬已殫，則曾元之女爵可裁也。與曾元鎮賁之爵可並裁也。陸處中禮部議置爵事例，請親王之子世嫡而外封其四子，郡王封其二，鎮輔奉國將軍并嫡子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世子一人。請封中尉不論嫡庶止許一人。額外之子止給冠帶銀兩，實本豐林王台瀚所奏，夫限子封爵于禮無所考據，恐非所以昭一體。普大公之義也。且封爵逮及七世七世之孫尚襲中尉而親王第六子卽列爲庶人，不旣戾乎？孰若明宗法復先王五等之額，庶幾于名正事順矣。一曰議劉義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六 證人堂

祿。臣聞古者大國地方百里，次七十里，小國五十里，百里之國君田三萬二千畝，七十里之國二萬四千畝，五十里之國一萬六千畝。今國初定制，親王祿萬石，亦畧可儗古。百里君田所入之數，後或限八千石六千石而虛化中戚，例支萬石者實折二千石石折銀一兩，則視小國之數且倍矣。今請以次國定制可乎？君十卿祿則郡王祿二千石不可議減，千卿祿三大夫則鎮國將軍一千石不可議減，乎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則輔國將軍之八百石奉國將軍之六百石制在不經無論矣。而三中尉之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不可議減乎？推而郡主儀賁之

祿不可議減乎資養之給不可已乎蓋先王之世士必世祿世祿之等自不得埒于職官之俸即通降而至百畝之養亦已不薄矣而又開之以仕進之路常祿之外復有主田如近制流官俸薪之例斯不亦親親賢賢恩誼曲盡乎臣計今天下宗藩之以將軍中尉名不知其幾千萬也歲歲而供之則空天下之山海不足以填無窮之壑又虛額之以廩祿而實坐之以飢寒往牒所載親王而下有給祿僅半者有給十之二三者有經年不得開領者有三年五年不得開領者而諸宗乃大困有司莫以上聞朝廷知而不問即諸宗亦且習以爲固然而無可奈何于是肅清中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一

七

議人堂

衡王奏辭祿米之半補宗祿不敷者而奏陽王佑德上書願准漢唐故事得應奉效用力田自活不敢煩祿祿後豈不崇貴且富如鳴昔哉凡以被空名而受實福也先臣王世貞亦言宗祿不給請自奉國將軍諸子以下蠲免祿秩先後議發議減殆無虛日而卒無盡一之規也曷不取王制而通之乎誠使親王而下定以六等之頒則歲歲所供取諸其摶節而不貲而宗藩之實被其澤者不啻涸澮之起矣一曰議官臣聞古者任官之法公族之倫與比閭族黨之民並齒而論秀列爲卿大夫士今宗藩中長史等官並不任宗室一人而流官之任又率用遷人處之既薄待

宗人以不足用而又輕視宗藩以不必治臣讀皇明祖訓一條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名以聞朝廷考驗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煌煌聖謨固未嘗禁宗人以仕進也今始未暇備極其用之之途惟王府官屬文若長史等武若指揮使司等宗人猶可自效清自將軍中尉聽撫按官歲覈其賢者薦之于朝度能受任仍從各王府更相調用如流官之制此而絮短較長豈遽出遷人下且用一宗室即省一流官亦以清冗官之弊至若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一

八

議人堂

使萬歷中趙世卿自長史累尚書臣卿周應中亦以王官謫竊起歷光祿少卿此外尚不能更僕數何嫌何異而過生分別以嚴任官之弊長史職專輔導王有先例罪輔導官欲係非細而卒充以有司之疊敗者審理以下莫不皆然則王府固天下遁逃數而王府視其官屬非特贅庶無用抑亦如蛇蝎盜賊之不可近惟恐聖除之不遑而又何利焉何怪乎王之德業罔聞而國日蹙也即如郡王府教授郡王講讀資焉今歲貢自訓導歷府授已不下一二十年計其齒亦當八十九十虞旦晚就木耳有何文學有何

精米責之以教用如以充故事而已則國家康祿可惜也臣接先朝奏准事例凡長史等官于國子監及在外有學行教官中監校類而推之宜并及有司之聲績優著者仍與宗室中相參擢用任滿之後一體改選庶幾官聯肅而輔導宏其爲藩國之禪非小補矣一日議故臣聞古者王世子王子群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生而有教八歲入小學十有五年比冠入太學與凡民之論秀而升者齒焉太學正造之教以詩書禮樂七年視小成九年視大成諸侯之制天子命之教則立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所謂鄉學也亦曰泮宮而其教之行于邦國者劉義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 九 謹人室

適于仕也今登進之途塞而先資之業荒爲父兄者以何時而教爲子弟者以何時而學雖日抗之以師保之尊行之以督責之術吾未見其有帥也由是聰明才智之絳缺于無所用而動扞文網若楚之汙汙之譁往往而是儒者乃始操三尺而讓其後不少責焉亦不教而教謂之爲而已矣臣請郡王府各立小學教授學之郡王之貴子及諸子諸孫以降生而幼學于斯焉王府立大學宗正府宗正掌之宗副副之又設左右教授分理之親王之貴子諸子及郡王之貴子弱而冠學于斯焉郡王之諸子諸孫以降簡其秀者進學于斯焉于是提調之以有司衡之以督學憲臣主之以按臣三年而大比簡其秀升之辟雍又簡而進之升之蒙宰與科甲一體敘選其貴子必入太學九年視成而後得世爵其衆子必備入太學九年視成必與大比之選而後得拜爵其不入太學者爲不準則不敘以爵禮曰親未盡而列爲庶人賤無能也其教必窮德行重經術本先王詩書禮樂之道而文藝次之其大比賢者敘選貢餉以論行爲主若漢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最爲近古而科舉梯括不與焉夫鄉舉里選之典據南言揚行學之意微士鮮有用之材朝多倖位之弊甚矣科舉之謬也先臣李承芳王濬等著論皆以科舉壞天下士習欲

復古制而先臣呂柟言歲貢入監有合于古鄉舉里選之遺誠爲確論今必欲處宗藩以科舉而特帖括之技與郡邑諸生較利鈍此必不勝之數方今立宗學開科舉亦有年矣而登書列薦者幾人明與其進陞陞其途雖有豪傑之士能自天心解體乎臣請及今講明先王取士之法收宗室之賢才而通行于天下郡邑則亦本朝一盛事也一日嚴養臣聞古者封建井田相爲表裏井田之制諸侯卿大夫士各有公田與都鄙之民共井而九一之每夫授田百畝合八家之力以助耕公田給君以下之廩祿上下相保忠愛樂利蓋甚盛也若夫夏后氏之貢法鄉遂之制通制畿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十一 謹人堂

下且以類推遠數世之後生齒倍繁量祿資乏給以餘夫之田田盡而止仍聽工商自便各從生理則舉藩國之內自親王以下世世不必煩縣官一粒而庶宗亦得以世守常業少免飢寒之困矣其新封之國無庶宗者雖有司征收或徒外藩資宗實之開國以來封爵蕃置勢難盡給公田惟自今伊始子弟續封者聽有司從長設處還者嗣王開國常祿之外不賜莊田四萬頃資贍養乎臣以爲賜履所入卽常祿矣而復祿之乎祿不過萬石而侈至四萬頃乎莊田額賜祖制未詳國初國有賜王諸子田六十頃酌而推之臣請及今定制不用莊田名色准古封國君田劉叢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十二 謹人堂

是乎削不敬流不從討不朝其加地違律則以功請侯比
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而朝曰遠歲考禮正刑一德以尊
于天子巡狩之制不行于後世今制歲過御史往按各省
直王國歲焉大夫之監天子之符節其義也而法令疎漏
例不過考察官屬題行文移而已今請定制凡王國中動
違祖訓者御史劾奏之輒則創地重則創秩其賢加河關
東平之流御史奏聞加地進律將賢而下得從錄用親王
親生請名請婚請封請祭及郡王以下請封請祭皆從御
史報聞郡王以下生名婚嫁皆從親王主之御史與聞之
比五年親王遍郡王朝于天子而述其一國之事類其生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主 禮人掌

則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公族無宮刑不剪類也今國家
陳忌宗室有司以披剪爲務苟掛吏議動生誅文往者楚
獄之冤實有繁言死者不可復生而高墻閑生之錮尚載
覆盆殊可憫也臣聞先後之發高牆者或犯在祖父而淹
及于孫或坐在夫男而辱及妻女生入獄門永違天日直
忍其類而剪之夫宗室之罪倘從輕則科斷除大辟外不
過發戍已耳徒流已耳非永戍者則沒身而釋徒者限年
而釋曾世世錮之乎臣請至下所司及府推諸洗其於疑
者釋之昭朝廷好生之德仍請著爲定例凡應發高墻閑
闕宅者准照戍流徒配之例酌其輕重或限以年或限以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主 禮人掌

世皆得不坐妻子以時竊釋庶幾用法平而宗室無冤民
矣中州天下之腹心也周公繁洛邑焉往者陳勝發難先
趨入陳勝國聘紅巾之亂亦起汝潁間蓋四戰之區也今
府又新開福府所在充斥至塢中土之民力而不能
以豪之不時盜賊蜂起變出意外宗室必先受其累
而且挾以貧宗之蠢動一夫作難長觀四潰天下騷然
矣曩者宗祿不給至推行臺陵撫臣不一而足此其漸耳
可長也漢尉吳楚之禍以尾大而不掉今日中州之虞以
挺急而走險其勢一也臣請自後開國不得更擇河南地

方仍以周府郡王分王于三楚百粵之就近王國并及天下宗藩若陝西韓府等樂議調劑庶可以蘇地方之困周先事之圖乎凡若此者又皆酌古斟今以權未盡之制者也臣聞三代封建諸侯親賢並置成周之制尤重懿親同姓五十國至裂地數百里者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言其爲王室衛也迨其後也魯衛曹鄭之祚微而王室因之矣秦亡于孤立晉亂于骨肉相殘尤爲殷鑒漢興過封子弟未必逮七國之謀而文景以後之削弱卒成王莽之篡東京好禮終鮮禍敗禁閹之禍莫慘于唐族韓之黨莫替于宋若其應舉放用代顯賢俊則猶制之得者由此觀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事

謹人堂

之有天下者鮮不與宗室相爲存亡而其善敗得失之故亦畧可觀矣臣觀今日之勢蓋已岌岌乎垂蹈漢唐季世之覆矣爵濫而輕祿侈而置官不惟賢制不盡利庶而不當且致其能久而不亂乎漢儒董仲舒告其君曰臨政願治不若退而更化更化則善治今天下殆更化之日乎高皇帝創制立法萬世率繇而其推行之勢固未嘗膠于成迹草昧之初利用建侯經營之後主于強幹義勝則推之以恩恩窒則經之以制勢固然也是故執洪武之事例于承宣之世則窮執永宣之事例于正嘉之世則窮逮于今日則盜窮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之謂也若夫高皇

帝封建大旨未嘗不媲美先王而沿習之陋至降爲漢唐之季世則亦後人之過也今天下吏治之汙民生之困士習之窳綱紀風俗之敗壞何者不出于後人之沿習而顧重祖宗乎然且指祖宗一二必窮必變之策斷斯持之以藉口法祖是亦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嗚呼更化宜時守成致治本高皇帝法外之意以行先王之政是在今日矣雖然臣所議者致治之具也尤有要焉昔孟子告齊宣王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夫推恩必自近始矣傳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今夫繼體而主宗廟社稷之重者非皇太子乎太子之職問安視終一日再朝禮也今陛下深居宮禁粉與臣下隔絕樂皇太子至親不一示以面不宣召寢門者有年何論朝夕則皇太子至親之謂何且陛下日溺于宦官宮妾之近而皇太子群臣處際隔之勢亦豈社稷之福哉歲在癸卯妖言繁興官府震得彙成于際也賴陛下明聖愈篤至情而國體亦已虧矣世不乏左右寵伺之姦多方播弄使孝子見疎忠臣被搆陛下獨不念之乎本朝家法最嚴諸訓最切更無年久不宣見東宮者惟肅皇帝晚年元修或于方寸二龍不相見之說爲先臣海瑞切諫而是時

劉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事

謹人堂

先皇帝實裕邸無闕備訓陛下奈何教之且皇太子春

秋樂盛猶託于阿保之手亦知他日艱大之業乎昔高皇帝諭廷臣曰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啟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後政事啟于東宮者卿等三三大臣更爲奏決可否然則儲君之道固不徒在閑安視膳間者陛下盡本法高皇帝一令練習政事蓋皇太子神智乎郊廟廢矣獨不可命皇太子一握七鬯乎至于東宮講席一職九年諸臣之補續亦幾敝矣豈陛下之所厭者賢士大夫而復推厭于皇太子陛下之所擇者宦官官妾而新推擇于皇太子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固如是乎臣不暇遠稽祖宗教諭之規卽肅皇帝劉巖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七 謹人堂處裕即固不若是卽先皇帝昔者處陛下于東宮亦不若是竊爲陛下不善愛皇太子矣由是而推之諸王福王不德之國之期乎頃者來春之旨陛下能自信如陵日乎臣恐姑息之見終未竟之局也一日未之國則福王守藩之心一日未安陛下養方之愛亦一日未至乃瑞王逾壯而不婚天理人情舛戾已極尤其不可解者然則陛下于所厚者無所不薄尚能推恩九族而保四海之大乎陛下臨御以來幸竭兩宮錫類之澤首被宗潢庶幾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而顧不能善推所爲使父子兄弟之間反厲厥施則本原之地必有受其蔽者惟陛下幡然悔悟自識

本心杜有我之私屏怙終之見因明啟蔽推大孝以成大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于以稽古定制起敝維新莫大祖宗于磐石仰追三代之隆直舉而稽之耳先正有言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始謂此與臣東髮受學竊徒達經慨慕古先哲王之化轍欲見之行事長而過篤遭際聖明幸得自效屬羸病久櫻櫻填溝壑之不測高厚敷酬用抱耿耿爰以奉職之餘謬陳一得極知慙越于冒天威安所逃罪倘蒙少寬銛鉞之誅不棄芻蕘之見勅下該部詳看覆請施行一二宗藩幸甚天下幸甚

劉巖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七 謹人堂修正學疏 萬曆庚子十月上

行人司行人臣劉宗周謹奏爲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國宗元氣事臣使署冗員分不得諸列天下事至于世教人心之責不擇人而付者固未嘗限臣職守如杞人憂天不以爲過臣因得以熱觀今天下治亂之機輒敢效其狂瞽出位之諫又追憶焉臣嘗讀國史至正統之世上下恬熙號稱治平然識者以爲經筵徒修文具國家未必無意外之事未幾果有土木之變當是時距文廟不數十年揆厥所由靖難之役一籍姦黨而賢人君子誅鋤畧盡三楊徒以容悅養成王振之亂英廟北狩竟未有較然死節如所

謂南朝李等則者一人空國之禍至最始驗乃知國家之有賢人君子猶人之有元氣也元氣削則其人未有不立稿者我皇上臨御四十餘年高拱無爲而天下晏如不忝正統初服然國運日已中葉矣邇者皇上于人才進退章疏是非一槩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趨爭競黨同伐異之風行而人心日下士習日險公車之章至有以東林爲節所者臣竊痛之夫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于其鄉以志四方之學者也從之遊者多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真切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憲成之學不苟自恕決危願微屏元惡頗得朱子之正傳亦喜別白君子小人劉蕺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本 謫人堂身任名教之重挽天下于波靡一時士大夫從之不啻東漢龍門惟是清議太明流俗之士苦于東濕靡有救淮撫李三才一書誘議紛起卒罹讒困以死識者恨之憲成死而中憲成之說者其人未必皆憲成于是東林之風槩而而言者益得以乘之天下無論識不識無不攻東林且令朝野而攻之以爲門戶門戶云嗟嗟東林最何罪哉自東林以清議格天下而最所樹敵者崑宣之說指顧天浚湯賓尹也二人各以察典報罷生其黨者因切齒東林不忘復御史熊廷弼固嘗訴東林者偶以私事議劾而積愆一發敕廷弼者張皇四起遂總憲處置省德結局於

子王立諸臣而得志焉崑宣報復之禍于是而慘矣乃至以廷弼一劾輒坐東林使羣朝士使總憲之法不得伸彰瘡臺省之權不得爭可否何可訓也說者曰東林未嘗無小人固矣乃今之攻者往往不于其流品而于其意見以意見分門戶即以門戶分流品如意見而已卽高攀龍姜士昌劉元珍等固已望而知其不同量倘朝廷一日賜環有不人人爭按劍否獨以于王立丁元薦爲亂天下乎畧迹而原心二臣者亦皆毅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何相迫之甚也然則東林無罪與標榜辱齒已蹈漢人之失而復坐累于淮撫欲盡鉗天下無食之口以定天下之國是劉蕺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本 謫人堂其誰聽之由是四而樹敵一體之中頓分兩我至于今日報復不已使廟堂之上盡成一片慘殺氣象則東林有不得辭其咎者矣然則攻之者是與論朝事則論朝事耳不必以門戶辨也且吾以爲門戶而破之適今之發難子廷弼者果何人之報復乎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臣聞之世之治也君子尚和及其亂也小人尚同今天下非不和之患而黨同之患小人之心牢不可破勢不能強君子以苟同則不得不黨小人以自異同異立而好惡分觸境生情無非爭鬭勢必至盡爾君子而後已此今日之所爲紛紛也然則和衷之道

其可不講乎臣請言憲成之學憲成學朱子者也其言朱子也世日向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日向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今之世變其爲假借乎其爲播弄乎如簧如鼓如鬼如蜮者非乎或以官爵或以朋游或以名譽或以意氣者非乎無有假借方之至也無有播弄平之至也合方與平和之至也雖然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其憲成自反之學乎憲成之上書教淮撫也言者不已而憲成終不辨至論私書發抄則曰既有書即有發抄之理可爲能自反矣今之學東林者盡反崑宣之戈而卒棄于此以無遺憲成蓋可乎善夫意

劉蕪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一 謹人掌

成之言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爲利心消盡依乎中庸逐世不見知而不悔方爲名心消盡此亦方之說也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如是而後可謂之盡已之性君子當子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如是而後可謂之盡人之性此亦平之說也臣竊爲在朝在野諸臣三致意焉竊如是幾與天下相忘于太和之域矣又何以攻東林爲哉反何以攻東林爲哉抑臣于是尤感于學術之難言也昔者孔子歿門弟子轉相授受源遠而流益分子憂之後有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流而爲輕世傲物彼以聖人爲之依歸而且一再傳樊矣王守仁之學

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爲佛老頑鈍而無耻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惡惡其弊也必爲申韓慘刻而不清佛老之害自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爲申韓自今日始夫救世者如調琴瑟焉緩則進之急則反之而已虞廷之授受曰中而孔門得之以爲傳心之要法萬世學者準之斯則有進于東林者矣於戲本處廷之中以建皇極于上消偏黨之人心追和衷之盛事端有待于聖天子伏惟皇上表章正學明示在廷諸臣弗得肆爲攻擊以傷東林之賢者仍下一切廷臣章奏立判忠邪使賢者安于有位而不肖者亦得洗心易慮共沐蕩平之化宗社幸甚不然股鑒不遑空國之禍將有臣所不忍言者矣臣愚無所知識痛念時事至此不容隱忍謹忘忌諱冒子宸嚴伏惟聖明少垂鑒察

敬修官守疏 天啟辛酉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臣劉宗周謹奏爲感激天恩敬修官守懇乞聖天子躬禮教以端法官之則以化天下事臣荷皇祖神宗皇帝拔擢僑員使署猥以羸疾坐廢有年矣一旦遭際我皇上聖作物觀覃恩海宇以臣微賤監宇起廢之典天高地厚再荷生成其敢惜此頂踵不以致君父乃者受事禮曹夙夜于寅清之地而甯然于禮之可以爲

劉蕪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一 謹人掌

國也臣請因事設規爲當寧獻臣聞古人之言禮曰毋不敬而卽蹇之曰敬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是以先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盤游敗居則被法服親國事行以爲和中以節奏盤盂凡杖刀劍戶牖有銘工誦箴誓誦詩公卿進諫庶人傳語商旅議于市惟恐不聞其過也而治化爛焉皆此物此志也臣入闕未幾仰見陛下朝講時勤留心治道庶幾且大有爲之資聞者道路之言還宮以後頗事宴遊或優人雜劇不離左右或射擊走馬馳騁後苑母乃敗度敗禮之漸與優人雜劇之類不過以聲色進御爲導欲之媒此其爲害何啻毒藥猛獸卽陛下劉蕡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 謹人堂

嘉鴻三元張修德劉廷宣韋藩以邊事逐而今者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又以保姆逐矣不幾一日而空人之國乎臣于是而有感于宦官用事之禍也古者公卿士大夫有罪則下廷議而理之不聞其以禁中央也乃今朝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不難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乎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凡可以結人主之歡者無所不至使人主日視此法家弼士如仇讐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盜陛下之威福或降斜封之勅或典鉤黨之獄生殺于奪惟劉蕡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 謹人堂

偶一近之已令此心不克自持況自今以往乎古者投壺射御雖六藝所不廢但恐陛下以馳騁之心爲之則亦未始非導欲之媒大理人欲有同行而異情者此類是也乃之大者又莫先于謹內外之閑矣故曰外言不入闕內言不出闕頃者奉聖夫人客氏于陛下有阿保之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夫以大內森嚴恣一官人出入不禁如此非所以閑內外也而陛下方以人言及之一舉而逐諫臣者三人罰者一人至闕部以下舉朝爭之而不得則陛下又以一官人成拒諫之名矣且陛下卽位以來逐諫官者屢矣若賈繼春以官侍逐郭肇劉重慶以輔臣逐魏應

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則亦宦官必致之禍也乃今日試問得時用事親幸于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選忠也耶然則導陛下逐諫官者魏選忠也并導陛下以優人雜劇擊走馬者亦魏選忠也不然則魏選忠之黨也陛下清明在躬如紫氣之初出方將追邁古先哲王以濟盛治而竟爲忠等所誤如此豈不深可恨哉昔裕陵以冲年御位王振用事卒蹈土木之難當是時上有張太后下有三楊猶不能早除萌孽以貽他日之禍正德初劉瑾等八閹亦導泰陵以狗馬鷹犬之樂流毒精神幾于亡國至今言宦官之禍者必曰二正之季爲千古永棄方今皇帝降制

匝月之間國號再絕陛下以笑笑中繼承天地神人之付托頃者復有川中土司之變以斯時也即令育友研食與群臣交儉于一堂之上猶懼萬無一濟乃欲與忠等共了天下事復蹈二正之轍此臣之所以耿耿而不容已也雖然亦在陛下以禮自持而已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於是故目不接靡麗之色而視日明矣耳不聽柔曼之聲而聽日聽矣心不長滿假之志而善言日進矣四體不設暴慢之容而動罔不臧矣法官之中有不孤風竄伏而衺充肅清者未之前聞于是而可以正百官于是而可以齊萬民于是而可以安四海皆六禮之化也伏維陛下毅然劉蕺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一 謹人堂

後先哲頃者竊見倪思輝等以言得罪旬日以來迭無諒者舉朝將坐視陛下之過而不取臣竊痛之臣竊臣也在禮言禮分無虞于越組草野孤踪不識忌諱冒干天威儻得藉手報稱萬一其敢逃斧鉞之誅惟聖明少垂鑒焉請卹神廟罪廢諸臣疏 天啟壬戌三月 代應憲鄭南華先生

具官臣某謹奏爲懇乞聖明大開一代幽忠以勵臣紀以勸世風事臣以衰朽無能謬司風紀之任目擊今日世道人心江河日下每爲之撫膺太息計欲障狂瀾而不可得則惟有激勸一法操之皇上而已臣聞之舉直而化枉者勵世之微機彰往以鏡來者勸忠之大法頃者皇上繼體劉蕺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一 謹人堂

乘乾兩奉皇祖皇考遺詔將建言得罪及一切詿誤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已經吏部下徹次第舉行薄海陳隅幽深閭閻盡耀光明可爲二百年曠典願存者未業召用而沒者尚虛卹錄間有子孫陳乞當路掄揚而得之者蓋已寥寥矣其他草枯木腐空埋俠骨之香事遠人微求之青雲之附者不可勝紀豈所以昭大公而示激勸之意乎臣不肖違事皇祖初服于今五十年追惟當日共事之臣不乏同心之雅或聞風慕義或親面交歡知之最悉九原可作吾誰與歸除已往卹錄者不敘外則有若原起光祿寺少卿顧憲成以明善爲體以兼善爲用躬仁世道之重

力決敬淫之藩者有若原任給事中邊中立四壁嚴密一
第三絕身退而道獨尊節甘而養益粹者有若原任南給
事中陳嘉訓端凝介肅迥絕塵表直節著朝端清風拔士
類者有若御史錢一本左圖右書日就月將開天人之與
旨拱動靜之微機者有若原起兵部主事劉永澄豪傑之
才聖賢之志精誠微鬼神行法一壽殛者此五臣者名不
必以斥逐顯品不必以事業見卓哉繼往開來之任允矣
廉頑立懦之風敢亟請謚典以昭來視而邊中立陳嘉訓
錢一本猶在調籍所當并與議贈者也自此而降有以犯
刑得罪者大理評事羅于仁四勿昌言其畏者者也諫廟
劉戴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一 主 謹人掌
察下親廷杖爲民者禮部主事盧洪春也爭國本而諫者
給事中張棟羅大柱王如堅楊天民李獻可舒弘緒戴士
御史余杰光祿寺丞王學曾而戴士衡則死于戍所者
也論閣臣而諫者給事中朱震楊梅御史冀體宋燾吳宏
濟兵部郎中劉元珍吏部主事安希范兵部應時雍刑部
孫繼有參政姜士昌也論京察而諫者禮部員外徐泰成
主事賈巖千孔兼顧允成張納陸國子助教薛教也爭
山陵者參政李培也爭楚獄者御史林秉漢也此皆生時
聞臣者也而諸以別白是非邪正忤閣臣者給事中盧明
原嘗大威任彥葉李沂御史馬經論范儁刑部主事劉志

亮也以進賢退不肖忤閣臣者吏部郎中王汝璣生謫
籍也因而坐汰者吏部員外錢養廉主事穆深也諸臣權
要而諫者行太僕少卿苗勗然僉事汪先岸也力排言路
朋黨論且被察者戶部郎中李朴也以張差一案坐謫且
死者刑部主事李迎降也爭東倭封貢而諫者給事中葉
繼英御史雷學程禮部郎中蔡宗明兵部主事朱長春也
以礦稅論中使諫者給事中郭如星陳維春也論稅官者
太常寺少卿傅好禮也有司以稅事被逮者知府吳寶秀
推官華鉉知縣王正志而正志則死于獄視諸臣最慘特
當議謚者也其他因事註誤或中禍于權要者府尹萬自
劉戴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一 主 謹人掌
約以買辦金珠竹旨御史彭應參以饒范祭酒坐吏部郎
中蔡應麟以方簡誣而刑部郎中丁玉立吏部主事王士
熙以欺書擢是也若礦稅之役所在地方或逮或降或削
籍未審存沒者又得參政沈孟化副使孟振孫知府李商
耕趙文煒王禹聲蔡如川同知卞孔時孫大祐通判即宅
羅大器知州鄭夢麟州同邵光庭知縣李來命甘學書鄒
光弼焦元卿袁應春王之翰田廩經歷車聖任一名車任
重凡二十人焉嗚呼盛矣凡此諸臣或忠致碎首或義存
割腹或持國是于盈廷或夾廟謨于前箸或爲民請命而
犯當道之豺狼或爲國除奸而觸九關之虎豹至于身不

列于科名職僅等于抱關乃能存心愛物義爲匪躬抑又
難矣而夷考其時大者身將泉石小者名隱塵埃固土幽
魂猶蕭蕭霜之氣爽荒執爨空揮捧日之誠懷忠不二所
遇雖難深可憫痛除已徑赴用還職外當至與分別贈郵
均沐皇仁不當使運沒無聞偏抱幽貞于冥冥也嗟夫以
諸臣之才使得君相一心計從言聽盡究其英挺卓犖之
用豈非瑚璉珪璋稱熙朝師濟乎而事多逆而成拒風以
激而爭流一往不返河清難待僅畱此身後之名垂諸青
史而國家曾不得資其半臂之用至于人亡國瘁時事日
非俯仰前修徒令人於邑而已然則愛惜人才以自爲社
劉蕡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一 毛 謄入堂

喬陳敏中張文輝潘之祥之不及孫瑋孫慎行魏泰等
于汴朱國祜喬允升范鳳翼王之宗鮑應熊王國魏允中
馬孟楨之並以拾遺與南察之吳良輔金士衡張薦敬章
嘉植吳爾成皆所謂門戶中人而諸臣本色竟何如哉
說者謂諸臣過于任意不剛時宜門戶之禍皆所自取然
人有得罪于是非者有得罪于同異者有得罪于君父者
有得罪于儕友者虛中而觀諸臣之罪何若乎負俗之累
賢者不免取其大節畧其小疵則元薦諸臣均不失爲懷
慨氣誼之士高者振功名卑者超富貴詎可令其終淪落
以無聞乎或曰今日之貽雪所以錄其賢也萬一此例一
劉蕡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一 毛 謄入堂

用磨籍諸臣諸少年不悅爭以爲言階曰今人用器惟求新者然千古圖書錢鼎玩好之類必加愛重而不敢毀傷者何也爲其古也歟獨于人而有與乎諸少年語塞而退近御史游士任有起磨太濫一疏益亦當時少年之見臣抱人惟求舊之思自附于先臣徐階以人事君之義如此伏乞皇上開神勅下該部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郭義山先生集

卷八

奏疏

平

謹人堂

劉戴山先生集卷九

奏疏二

辭光祿尚書疏 天啟癸亥六月上

禮部侍郎清吏司主事臣劉宗周謹奏爲奉差事竣而聞
新命懇乞聖明辭免殊常陞擢容臣以原官趨任以安分
義以肅官常事臣宗周於天啟二年四月內奉命差往南
京公幹沿途接邸報於本年六月內奉聖旨改臣光祿寺
寺丞及事竣復命行至滄州復接邸報於天啟三年五月
內奉聖旨陞臣尚書司少卿臣聞命自天屏躬無地該臣
先後望闕叩首謝恩外伏念臣一介草茅蚤蒙皇祖拔擢
劉戴山先生集 卷九 一 謹八堂

者有連車平斗之刺何至以微臣之陋復事濫竽庸六
而輟遷班未列而又權更爲近事所希有而國家詔爵之
典幾以臣一人而壞矣夫今所爲京堂之遷者或起家諸
籍或別歷賢勞處之者未嘗無說臣行能不及中人於國
家無一藝之展徒以數年家食冒恬退之名猥與諸名德
誼旗清華之地是終南果爲捷徑而夜光可以魚目混也
豈不辱朝廷而羞天下士乎臣每念先臣莊景以三十年
行人應召僅遷郎署以終若劉大夏張敷華諸臣皆以郎
署有聲力求外轉臣雖不肯不敢僭擬先哲而良心夜氣
亦不敢自後於人伏惟皇上收回成命革去臣今官聽臣
劉戴山先生集 卷九 一 謹八堂

請先臣劉棟諡典疏 天啟癸亥九月上

尚書司少卿臣劉宗周謹奏爲先臣忠清著節百年與論
允孚懇乞聖明特勅議諡以聞潛德以先鉅典事臣惟國
家易名之典五年一舉至嚴也至尚論於百年之後愈嚴
矣惟嚴故朝廷可藉以獎勵世之權惟愈嚴故臣子益恃
以彰不朽之節未有節已著于當年名且湮於沒世如故

南京兵部侍郎劉棟其人者於臣則從會顧也臣請畧敘平生爲皇上敬陳之先臣棟中正德辛未進士選貢吉士授編修稍遷左中允嘉靖甲申議大禮下詔欲延杖六十復原官尋出湖廣參政歷河南左右布政南京太僕寺卿翰林院太常寺卿南京兵部侍郎致仕卒賜祭葬祀郡鄉賢先是張孚敬甫釋褐時肅皇帝繼統之議遄巡莫敢發而於先臣同年友也又雅相善一日以疏草示先臣先臣正色斥之曰子老而博一第不循分服官乃作此壤名教事乎孚敬拂衣去大禮議起諸同志咸倚重先臣曰是首阻邪議者遂同學士豐熙輩伏闕號哭肅皇帝震怒坐廷劉蕤山先生集 卷九 漢書二 三 謹人堂

以此至重先臣分節而先臣自處義甚高絕不爲朝貴所撓浮沉清暑久之始貳卿留都既去復起留都前後凡六年不遷官以去嘗攝南銓京察考功薛應旂佐之所斥皆擢黨至今稱之通籍四十年沒無餘貲見於鄉志可考而信也夫肅皇帝以尊親之孝叔千古未有之英倫當是時豈不知將順可以命寵而諸臣引經泥古至不惜頂踵以徇明主一時人心氣直與壬午諸臣復先勃發先臣忝在摺疊之列九死一生忠誠特著況其砥礪名行坎珂中外清風足以範俗介節足以匡時即擬之鄉先達親文靖謝大肅無多讓焉獨不得與豐熙諸臣同類而共稱之此劉蕤山先生集 卷九 漢書二 四 謹人堂

伏乞皇上勅下禮部如果臣言不謬將先臣錫與應得諸法唐先臣既朽之骨可再造於華表而國家徵信之典上有光於曠世特此以淑世教勵人心殊非小補又宰止臣一身一家世德德已耶臣無任激切顛懇之至

辭右通政疏 天啟甲子十一月十七日上

太僕寺少卿在籍臣劉宗周謹奏爲天恩愈重臣義難勝懇乞聖明俯容仍以原官在籍調理以終愚分事臣原任尚寶司少卿於天啟三年九月內蒙恩陞授今職該臣以分義自裁遠疏引疾隨蒙聖恩准以新銜回籍調理臣戴此高厚與疾里門方期與田夫野老永視聖壽以圖報於

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五 謫人堂

萬一忽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接吏部縣會于本年九月初四日吏部題缺官事奉聖旨劉宗周陞通政使司右通政欽此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隨設香案叩謝聖恩外伏念臣一介賤儒遠達聖明遂從田間廢業屢罹清華正欲臣節蒙報稱之日而遂爾乞身敢干負皇上之任使而不顧者凡以朝廷不恤高爵以待天下士義不容使匪人庸豎廁足其間以辱曠典明矣如臣不肖叨冒踰涯分宜先退以彰朝廷甄別之權則臣之自知甚審而臣之所以自處者猶竊有餘地云爾何意里居匪歲遽蒙顯擢仰惟皇上始終惟恭之深仁真同天地父母之問極臣未嘗不感

極而繼之以泣其如臣義不足以仰承何哉臣聞古人之謂曰君子進以禮退以義進必以禮故進而足與有爲退必以義故退而足與有守兩者相反而實相成乃稱臣節焉臣之進而不足與有爲亦既曉然自信於平日矣一辭而退於身不再計臣之義也尚敢復問廟堂事乎忽然而進忽然而退又忽然而進進既不成其爲進而退終不成其爲退世有如是之立身而可語于禮義者乎且皇上所以過聽廷諸臣之請亟於用臣者謂非以今日之通於

自守之義有足多乎哉果爾是以臣之退成臣之進也臣愈無以自解矣世道之衰也亡大夫不知禮義爲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爲進至於以退爲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奉天下賢賢焉奔走於聲利之場於斯時也廟堂無真才山林無特節陸沉之

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六 謫人堂

兩何所底止臣方懼以前日之進故懼懼焉辭太僕之命以爲晚何意前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將敗壞世道實臣一人開其端率天下而趨之臣滋懼矣納言何地通政何官而臣以無行誼之尤者一朝而處之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士乎此臣所以輾轉踟躕至死不致趨命也仰祈皇上鑒臣前日求進之心本非假託原臣今日已退之身萬難復用仍量臣未任太僕亦萬無躡蹠通政之理收回

成命勅下吏部許臣仍以原官在籍調理遽天之覬或終得與田天野老永視聖壽于無疆而皇上之所以全臣末路者已不啻生死而肉骨之臣所謂生當慎首死當與結者也臣無任瞻望闕廷激切辭之至

辭京兆尹疏 崇禎己巳正月十一日上

復職通政使司右通政在籍臣劉宗周謹奏為恭奉新命久病不能赴任懇乞聖明俯察以原官致仕以全晚節事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歷辛丑科進士筮仕行人不及一考前後以丁憂患病在告者幾二十年天啟改元錄用廉籍諸臣蒙先皇帝起陞臣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十

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七

謹人掌

年來歷光祿尚書累陞至太僕寺少卿時臣以分義自裁未敢拜命引疾以歸天啟四年九月內復起陞臣通政使司右通政臣復以舊疾未痊具疏控辭隨於五年正月內奉旨削籍為民追奪詔命自後屢掛彈章生臣竊黨無所逃罪而先皇帝終貸臣一死屏息田間以有今日恭遂我皇上繼統中興首誅大逆肅清官府因念先朝屠毒播棄之餘悉行昭雪一時忠良吐氣而微臣亦得以給還官誥仰荷天恩感激之下繼以涕零從此一叩一慙不終貽聖世之戮於臣有厚幸矣何意皇上過聽廷臣之言屢旨起用遂於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接邸報吏部題缺

官事奉聖旨劉宗周起順天府府尹欽此欽遵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謹北面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續接吏部咨文擬不日就道以終任使少效犬馬未盡之私而臣猶不容已於陳乞者伏念臣之以病乞休者數矣逮前籍以後日擊詔獄諸臣後先慘死多與臣有同心之誼臣禍且不測曾從諸臣於地下而偶不死臣遇獨幸臣心猶苦臣自少善病至此形神盡瘁不覺痰火客結痲瘍中於周身支離牀褥間與死為隣之日久矣一旦處存亡顯晦之際能不感恨平生之言負茲良友所以心愈灰而身愈困艱轉臨岐不覺進退之復俱也且臣資性迂拙才識短淺在

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八

謹人掌

皇祖時既以譴治取憎久甘廢棄及蒙先皇帝不次之擢正宜戮力時艱與諸君子共效捐軀之義而又托之輕輓小節以去則微臣之伎倆盡于此矣尚堪再策駑駘之用於末路乎幾輔重地尹京兆者將表樹風聲為四方則而漫以臣之庸劣者當之其能免於竊嘆此又臣之所大懼也竊意內察廟期聖天子綜覈官方一洗京卿冒濫之穢知臣進不能致主退不能殉友慚負平生浸尋老病正當首從罷斥敢復濫邀今日賜環之典以速大戾為此萬不獲已冒干斧鉞仰祈皇上鑒臣罪廢餘生果在久病勢難前進仍念地方重任不宜久虛亟收成命准臣仍以原官

致仕在籍調理俾臣苟全微命與康衢擊壤之民同改帝
德共祝堯年則臣身雖道臣感愈深而聖朝所以激勸臣
工之道亦寄於此矣臣無任激切懇恩待命之至

除京兆謝恩疏

崇禎己巳九月十七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向恩陳謝領失責難之義
以致君堯舜事臣以廢籍越在草野久擢羣英一旦過蒙
聖恩擢以不次處之今官拜疏乞骸未蒙俞允臣猶念不
次之擢分義難勝方事再控而嚴旨催臣赴任遂扶疾前
來勉圖報稱陛見之後踴躍歡呼仰皇上爲堯舜主職不
勝致君堯舜之心平生誦讀實在於此恭惟陛下聖德當

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九

謹人堂

陽討大逆除大奸釐大弊一時作用固已踴絕勲華而至
於堯舜之道所謂繼天而立極者一一行之得毋備以爲
難乎孟軻有言責難於君謂之恭臣雖不肖敢不少陳狂
瞽以報恩萬一惟陛下采擇焉臣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
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爲刑名其究也爲猜忌壅蔽與
亂同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之林也陛下勵精求治宵
旰靡寧時舉祖宗盛事召對文華或至夜分雖堯舜之憂
勤勿切於此矣猶以爲未也益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勒限
回奏庶幾乎太平之立致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
近功何以以上效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汲汲於功利者非

理財之事乎臣以爲今天下之民力竭矣堯舜在上一民
儉曰我儉一民寒曰我寒此豈人衣之而人食之哉成賦
有經其所取之者儉也陛下留心民瘼惻然惻憐真無忝
堯舜之仁矣而輒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措克聚
歛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難派科罰之不足以火耗又

三四年并徵叠徵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
振振轉出之民手爲病甚於加賦敲朴日峻道路吞聲小
民至賣妻鬻子女以應勢且驅而爲盜轉而淪於死亡當
是時也有司以措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征
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以若所爲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
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二 十 謹人堂

不可得已且今日猶曰邊儲孔亟耳長此不已一旦帑藏
充盈或珍奇玩好土木神仙封禪之事作則皆言利之習
有以啟之也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其繁苛者
矣事事而糾之不勝汰也人人而摘之不勝誅也於是名
官罕覩而法令滋章頃者陛下嚴誅吏之誅自宰執以下
生童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矣然貪風不盡息也
爲其所以導之者未盡善也堯舜之世禮官多而刑官少
故畫衣冠民無犯者善乎賈誼之言曰禮禁未然之先法
施已然之後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而曰
蠶蠶不飭其禮遇臣下類如此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

無狗彘之心所謂禁於未然者也往者輔臣劉鴻訓以犯
厥蒙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爲掇地惜乃近者厥應詩臣
既發覺其見在者矣又勅問既往不已積弊相仍事屬屢
昧所開贓罪不無出于懸生此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
誅願傷士氣其他一切註誤指稱賄賂者卽業在昭雪猶
從更議從此深文巧詆杜天下遷改之路益習爲頑鈍無
耻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墮官邪日甚陛下亦豈能
一一而問之昔張武受賄漢文賜之金錢以愧其心天下
化之則刑罰之不如禮教彰彰已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
朝覲細務而不辭者正以未得天下之賢人君子而用之
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議二 十一 謹人堂

謹凜救過不給諫諍者因而聞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
下幾無可與托天下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
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闡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塞
矣憑一己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獻其可則陛下
之意見有時而左矣方且爲內降方且爲留中不報又何
以追喜起之歟而奏雍熙之上理乎且以王之案爲國本
至死而不蒙身後之卹至今誣職未裕則邪正之辨幾何
而不混子擬擊一案與楊左移官高魏紅左同宗社至計
也之案宜死則楊左高魏亦宜死而逆瑞之專殺且有功
而無罪矣門戶之說數十年來小人用以殺天下正人斷
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奏議二 十一 謹人堂

也昔者堯舜勢於求賢而遠於任人故能成無爲之治陛
下亦嘗搜羅遺棄偏天下矣乃所嘉與而樂用之者多奔
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
利口爲才諳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卽得其人矣求之
太簡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以誤而成過有動遭罪
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當是時天下之聰明才技豈復有加於堯舜者哉而堯虞
衡必訪舜適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其知今陛下
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學畫動出羣臣意表遂視天下
爲莫己若而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務爲

天下元氣禍已見於前事矣自陛下登極嚴旨禁勅爲與
天下登蕩平之路而矯枉遂正欲抑君子以平小人之氣
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功是消長漸分而前日之覆轍將復
見於天下也唐虞之世豈無讒說殄行乎而堯舜終不以
其故貶聖願陛下之熟察之也然則財以不私爲利刑以
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君子以自輔遂可以希堯法舜
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於書見之
矣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陛下聲
色不在御宴遊不通窮危微之辨固已得其大端而至於
求治之心操之遺急不免驅離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

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禪讓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自反此心粹然一出于道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四海靡不畢舉陛下已日靖於堯舜矣夫堯舜非絕德也陛下之心卽堯舜之心也陛下之中卽堯舜之中也有爲者若若是而已矣又何難焉又何難焉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爲堯舜此下更無可爲者臣嘗歷考羣辟三代以後如漢宣帝唐德宗宋神宗皆非盡愚闇之君然神宗急千求治用其臣王劉義山先生集卷九 奏議二 圭 謫人堂

安石以新法亂天下卒有北狩之禍則功利之毒也漢宣帝起於民間周知情僞用法無私趙蓋韓楊不得其死說者謂漢業衰於孝宣良不爲誣則刑名之過也唐德宗強明自用指姜公輔爲賣直耻見屈於正論而甘受欺於羣小卒有奉天之幸則猜忌壅蔽之爲患也此數君者皆具大有爲之資其經營創制未嘗不欲措天下于隆平之業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有如響之應聲而不矣者則信乎堯舜之道不可以不學故也伏願陛下超然遠覽以堯舜之學行堯舜之道舍已以用天下之賢省刻薄歛與一世更始乃制禮作樂以化天下直接三千年既隆之聖統則

宗社幸甚斯文幸甚陛下有爲堯舜之資而在廷諸臣不能進之以堯舜之道御極以參求言若渴政無聞致陛下覃思治理猶在漢唐末間諸臣不先意以承之則後事而將願之至所汲汲於表章者乃在故相張居正其人考居正立朝無不出於功利刑名確然申商之學與堯舜正相反至舉其奪情一節亦爲忘身殉國之事幾何不準天下而爲不孝乎世教不明人心不正莫甚於此方今救世之本正在人人言堯舜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以生心害政惑世誣民而倡之則自陛下始惟陛下不以爲難斷然設誠而致行焉臣愚與有榮施臣無任感激涕陳萬千劉義山先生集卷九 奏議二 高 謫人堂

斧鉞之至

請修京兆職掌疏 崇禎己巳十月初八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京兆職掌久廢王儀治化未宜仰祈聖明嚴飭定制以奏到隆事臣惟古者京兆尹之設視外二千石而體貌加優異時或判以親王遇事專決卽刑部御史臺不得抗衡焉蓋疊轂之下藉以肅清姦宄莫安黎庶爲天下要區非斤斤簿書錢穀之任也國朝定制頗微前代然其事之以撫按分隸之以五城御史責任不無少輕積而至於今日不過爲各衙門錢糧轉輸之地或轉輸之不以時則計部之參罰首及順天將謂本府

力能得之所屬州縣而事又未必然異時外解不前徒費
支移絡繹卒無當于緩急之數往往呼之而不應令之而
不行法玩人弛誠有如臣同官魏光緒所言者止因各屬
之賢否不關臣府故雖有統轄之名而血脉不貫又因臣
府之耳目未周各屬故沒無賢否之狀而舉劾難行至是
而京兆之權廢壞極矣又何以彈壓輦轂爲一人承流宣
化表率首善之則于天下予以故履斯地者率視爲傳舍
人懷苟且之志或期月待遷或卒歲而去曾未有以三年
淹者誠如是則雖有張趙包歐其人亦無以自見而胥吏
轉得以長子孫習爲姦利若大典宛平二縣尤稱親民之
劉蕤山先生集 卷九 奏議二 五 謹人堂

日一體考選大宛二今或用新甲科如外縣例或轉自外
縣徑論部俸一考之後得陞員外郎如此則人心知所激
勵法令可以漸施一切前跋後戇之病皆有所不受而風
行於畿輔不難矣臣雖不才近在聖明延擢之中一切考
功之法惟聖明所躬課或民生未遂或教化未行或紀綱
不立或風俗敗壞或人心澆漓或城狐社鼠公行白晝爲
民害者皆一一問臣生臣以罪德期不負古京兆職掌而
止至於簿書錢穀之事臣雖不敢不黽勉救過然非臣之
所以報皇上也仰惟皇上特旨申飭仍勅下該部酌議久
任等法立賜施行倘積習難破事權難假請自今以後州
縣一切未完弗關臣衙門考成永著爲令臣無任難切待
命之至

請發帑大資疏 崇禎己巳十一月初三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邊事萬無可虞京城宜先
內脩懇乞聖明發帑大資以固人心以張國勢事臣聞國
勢之強弱視人心之安否而已人心安則國勢自張上之
人所以先事而綢繆者固將無所不至也而況有事之際
乎方今羽書告急京師戒嚴皇上焦勞於上臣工竭蹶於
下亦既調遣四出兵勢漸張而無如所在人情洶洶四方
之民廩至齊入京師煤米爲之騰價臣雖下令禁之而不

得貧民有漸失所生者況三冬之日啼體號寒之衆填塞道路倘遇姦究不還者起而呼之便能揭竿爲亂至於營軍素稱疲困枵腹荷戈尤當體恤天下黔黎反側之象未有不乘饑寒而起者則亦不可不預爲之計也夫以皇上聖明不世出天寶篤生以昌我明億萬載無疆之祚業已聲靈赫濯廟算全採一時文武吏士計無不爭先効命亦何有於外患惟是內地之景象若此不能不重煩聖明之慮皇上誠能亟下令暫撥九門煤米諸稅使商賈鱗集物價自平隨降一手詔發內帑一二萬金一以給地方各坊鋪煮粥以惠貧民仍收養之各舖中一以資京營守陣者劉戡山先生集卷九庚戌七證人掌

何當於地方有無并祈聖明申飭臣等生不能籌邊而實任地方當以民生爲急內憂爲先故敢此款款之愚以佐緩急惟皇上采納施行

請推廣德意疏 崇禎己巳十二月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欽奉明旨推廣德意以極畿輔遺黎事臣侍罪京兆目擊地方饑略寒號顛連溝壑之狀不勝酸楚不敢不引爲已辜前蒙皇上特命五城設廠施粥少延旦夕之命復該刑部員外郎李若愚有疏尋奉聖旨京師五城及在外設養濟院收恤孤貧著在功令近來有司漫不加意徒飽貪吏蓄胥深可痛恨順天府及劉蘇山先生集卷九庚戌七證人掌各撫按查明修棲積穀賑賑以時給發務令貧民沾惠該城流殍極救掩埋各城御史設法議奏巡方總約著都察院進覽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誦之下仰窺皇上加意災獨真不啻天地父母之心而所以資成臣府者又如此其切臣敢不仰承德意而推行之少塞職掌之萬一臣謹按祖宗令甲如養濟有院惠民有局漏澤有園撫竿蠟燭有寺歲時粟布各有差自畿輔推之天下法至脩也而後稍湮沒已臣請徵故事斟酌行之臣查京城有舖房不下五百區向以之錮鬻販平民爲阱於國中者也今下令禁止專以收宿貧民免其露處宵隕之患且簡殘疾老弱之不能

就食者量給以粥卽俟來春查入養濟院其壯者除濟方
流寓外皆按籍遣還使歸農力死者給藁葬之每歲一冬
可費銀二千兩行之數年京師之爲顛連而無告者亦已
無幾矣至於積穀脩賑尤係祖宗良法美意小民所持以
託命而近來有司往往視爲文具卽臣府所屬開報動百
盈千半成烏有念此項錢糧原無額設不過取之贖錢捐
之公費而近以兵餉雜項皆有額派所餘無幾此外又有
平糶一項以哀之是竭澤而漁也以臣之愚今日亟宜捐
此三項爲地方備賑地俟賦役書成儘有冗濫可濶以補
餉額備倉是而今有司以設法區處不已難乎雖然畿輔
劉蕡山先生集卷九 謹人堂

之七錢民間之七兩也而火耗之弊遂中於有司而不可
問則禁革火耗之令宜自上始也贖錢之有透支也詞狀
不得不愈濫以爲民病臣查大興一縣前任倪卓兩按院
透支至五六百金嘉書因爲姦利乾沒錢糧復數千金此
數千金究將誰抵亦終波及小民而已一縣如此各縣可
知一院如此八差可知則透支之弊宜斷從權按禁也行
此數端亦足以少難義民之困矣而其要在慎選良吏持
之以久任之法今天下吏治之壞也實自釐下始誅求之
令日峻而官吏益得以因緣爲姦數變易不常加以不肖
之吏行其苟且之政如臣五日京兆無論矣大宛知縣皆
劉蕡山先生集卷九 謹人堂

不滿歲輒報遷問其故則曰事多掣肘不可久也審如是
官則得矣其如小民何昔齊桓公獵而賜老人食曰願賜
一國之饌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誠能慎選良吏
以撫循其民使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則一切人衣人食之
計亦有所不事而已躋斯世于仁壽之域矣臣所謂仰承
德意與比部之言相發明者如此仰祈皇上勅下該部一
一行臣之言要使仁恩不竭于平日惠政實究於日前則
煌煌明旨庶不徒托之空言而微臣亦得以少追腐職之
罪此畿輔之幸而實天下生民之幸也臣無任激切控陳
之至

冒死陳言疏 崇禎己巳十二月十五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冒死陳言開廣聖心以濟時艱事臣聞古之言敗亡之道昔必曰不信仁賢夫不信仁賢則人主孤立於上而已亦何以爲國今天下機不得賢者而用之然豈無一人足以當皇上之信而皇上以情而之說概事猜疑舉大小臣工盡在皇上積疑中日積月累結爲陰病有識者固已憂之一旦國事至此諸臣負皇上任使不忠誠無所逃罪業已天威震疊輕重伏辜而臣以爲皇上亦當分任其咎昔禹湯罪已其與劬焉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劉蕺山先生集 卷九 孝 主 謹人堂

家人父子從此君臣相得萬化自張以稟擬歸關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付言官而一人主持焉不效從而更置之不必坐鋼之以深其罪諸臣感皇上知遇無不爭自濯磨以敵愾爲事旬日之間奏功闕下未可知也乃者聖謨淵遠方且益示以不信之端一切軍機悉取獨斷即召對時一二建白皆落落不合以罷如軍機重任必用文臣提督定制也乃今以不信文臣之故專付之武臣之手萬一失事文何以處之朝廷縛一文吏如孤雛腐鼠而視武健士不啻繫子漸使恩威錯置法紀不行詎可以制治保邦乎至是而文武之途盡矣舉天下無與托國者必將

轉思其可信之人而曰吾舍一二內臣無可同患難者內臣又乘間在上前謂左班朝士不足信益務以沽恩自結於上於是摠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將闕以外次第委之乎夫城守其易者也鮮衣怒馬之輩取壯軍容則可耳乃欲十萬京軍一朝而統以素不相習之人事權不一號令不齊能保無萬一之慮所恃皇上乾綱獨斷不爲所惑況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唐魚朝恩宋童貫可爲子古燭鑒皇上聖明慮不及此夫亦不信其臣之念浸微以至於此在皇上亦付之無可奈何而不知處危急存亡之日舍天下士大夫終不可與共安危卽內臣可信人主義不得獨私弟選之以本等職業而匡濟已多不必與聞軍國事也漢臣諸葛亮之言曰宮中府中統爲一體然勝賊者不宜異同又曰親賢臣遠小人前漢之所以興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之所以取也臣每念及此未嘗不歎歎飲泣痛恨于先帝之世仰祈聖明翻然感悟念祖宗付托委任安危之幾間不容髮直從焦勞憂患中大破積疑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則太平之業可坐而定也夫臣之所言皆皇上所不樂聞者也中貴人又從而嫉之然臣爲宗社計安危終不敢爲一身計利害不憚冒死垂涕以獻惟皇上採擇施行

極陳救世要義疏 崇禎庚午正月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極陳救世第一要義以行聖鑒事頃者有生員劉斌從良鄉來誦言良鄉教官安上達之死節也排衣一勸集諸生講君臣之義而鬪邑之於紳弁并有臣死其君子死其父婦純其夫者一時轟轟烈烈之狀真足以扶植綱常使所在地方皆得如上達者爲之倡則天下事奚抵於壞蠹是觀之道學亦何負于人類哉夫宇宙之所以綱維而不毀者恃有人心以爲之本而人心之淑慝則學術之明晦爲之也三代以上有堯舜禹湯文武爲之君而天下無人而不學無事而非學學之名劉蕘山先生集 卷九 滿慶 二 聖人堂

可以不立及夫世衰道微義倫攸斁孔子始卑提直指之爲萬世鵠至子思孟子而說愈詳凡以存幾希之脉爲君父開大倫也自後推流揚波則漢有賈誼而有王通唐有韓愈宋有周程張朱上下數千年不遠寥寥數子遞衍其脉而終亦不得大行其道于天下或遺讓被編以死然世道卒賴以不墜功亦偉焉明興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遠接二帝三王之治統獨表章紫陽氏使人率章往來傳布茲二百餘年人文項背相望而其學焉而最著者則有神諭陳王四君子馴至萬歷之季有高攀龍卽朱儒楊時遺址講紫陽之學而世遂以東林名其時若馮從吾鄭元

樞鼎分諱席與攀龍並爲世所推晚年一出卒幾逆時之禍以死幸我皇上登極首表遺忠恩綸駢頒攀龍已與日月爭光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己者推人攀龍之黨以爲世詬難方大任之賢而不免焉臣竊痛之臣考攀龍始日門墻高峻自一二同志外未嘗許通臭味即他人之爲講學者或聚徒千百人肩學鼓擊而攀龍獨否惟一意躬修力踐發明君父大倫以衛世道傷不便於小人小人遂從而嫉之必殺之而後快今其骨已朽夫更誰爲黨者卽有之亦且噤指相戒變節易操以保目前之富貴以故起廢通天下而無簞食焉如是試問今天下亦有開首善

劉蕘山先生集 卷九 滿慶 二 聖人堂

之堂朝而開業夕而省成如馮後吾者乎亦有處統均之席震發一世良心扶植善類如越南星者乎亦有紀綱是司欲借尚方劍討君側之姦如楊鍾者乎亦有錚錚封駁訕訕昌言以澄清世道自任如魏大中周宗建者乎則人才至今日而盡矣非徒無理學并其假理學而盡非徒無事功并其假事功而盡非徒無忠義氣節并其假忠義氣節而盡令今天下幾有假焉者亦何至國論日卑士氣日下任流冠之縱提無能建一奇出一策以紓君父憂乎故曰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夫天下未嘗無人才也特患人主不能瞭然於邪正是非之辨以爲去取耳韓塘

之再入中書也曹于汴之長憲也雖朱能大有所爲以副
聖明之望要其立身本末猶自可原一去已矣何至爭爲
羅織此外若李邦華之振制朱世守之端方胡世賞之清
諫亦皆起廢中有用之才援以時危見短或次第罷去或
以誅誤繫廷尉議者方謂老成人不可不惜旦夕望皇上
開赦道之門而立異同之見者無不煤華其短朝處一人
焉坐之曰齋暮處一人焉坐之曰齋猶以爲未足特設爲
四箇之羅使天下之人不出于假理學則出於假事功不
出於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主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
嗟乎流冠之滋也正臣子卧薪嘗胆同并共濟之日而小
劉菽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 幸 謫入堂

人之不得志於官爵者驟乘機違報復之端卽大任有戒
心焉謂非一誣道學不足以自脫於東林免異日之禍而
不知其立論之外所關於世道人心非渺小者彼方慮其
微也而惡之吾轉慮其真也而假之居今之世而欲避假
之名勢必出於至誠爲惡而後已足率天下之人禍仁義
也昔宋有偽學僞黨之禁而渡終於不報如朱熹者異時
人主雖有生不同時之嘆而真魏之徒仍還擢落今天下
之勢何以異於是禁罷之學業已業皇上表章昭示來復
請弗再以其地地名號設阱於天下使後之爲攀龍者不
至窺左足而不敢前則世道幸甚臣小人也生不知學處

此時艱大不敢以言論滋風波而目擊邪說披猖生心害
政之禍將來有不忍言者故敢因教官之節而推之惟皇
上躬先聖學日就月將曉然示天下士大夫以孔孟之鵠
使人人知有君父之大倫而致士姑從鬼始請皇上先用
特其旌如安上達進翰長官坊等銜以爲當世勸廉我
國家全職無恙之天下不令不識字之人相率而環盡臣
不勝跼望仰懇之至

再請申飭京兆職堂疏 崇禎庚午三月初七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敬習與特舉交困仰祈聖
明特加申飭以少效京兆職堂事頃該臣不職自陳席藁
劉菽山先生集 卷九 奏疏 幸 謫入堂

待罪聞朱聖旨京府職事正殷劉宗周但實心料理不必
引咎該部知道欽此欽遵不勝汗惶夫以臣種種庸劣而
處聖明之世卽不從封疆起見亦已無逃三尺何意聖度
如天開之以自新之路且念職事之殷繁勉以用心料理
正微臣畢智捐軀桑榆晚收之日也而臣於此竊有請焉
臣之所可自盡者心耳至于料理之有當與否則臣之才
終有不敢自必者非徒病于才也且嘗於贊京府之職莫
殷於錢糧一事臣於二十七州縣屬也而各官賢否不關
臣府居恒相視途人耳積玩之極并錢糧考成不顧矣寧
與之告急也積逋未完臣不敢自誤於催科之拙致今日

徵僱明日守備今日提經承明日提欠戶臣權三寸管已
自覺語言無味而無奈當之者竟付之充耳如正月間派
買料豈郡限甚嚴臣檄如雨至今未報者有大宛房涿通
潮豐懷等州縣又派項糧運車至今未承者有涿寶房保
等州縣問其故不曰殘破不堪則曰凋敝有素是固然矣
其如軍興之稽誤何哉此臣所憂夜皇皇也至五城兵馬
司雖非臣屬實與有地方之責其間職事相關遊玩之習
更有甚于州縣者一煤炭也臣府發價在三月前遞至今
日而中城之報完猶未一保甲也臣累行申飭見奉明旨
而全文見報者僅東西中三城此外并其空文杳然矣一
劉蕞山先生集 卷九 奏議二 吏部人堂
掩戰骸也臣奉旨移會各司雖嘗助役之十一而法不及
兩縣遺甚屬者春膏愈化浮土就堅臣累次行文令其加
土加築莫應也不得已躬行踏勘前至蘆溝橋見中城之
後覆土甚淺臣當令地方設法廣其基高其封以示永久
而臣心始無遺憾更有一骸不埋并一字不報如北城者
將置明旨於何地凡若此者皆臣所爲君子勢而難于料
理者也況重以臣之不才狼狽其間乎方今聖明撫積弛
之運加意振刷臣子稍涉誣誤大者誅死小者褫斥臣何
敢復加吹索以貽不測傷一時平明之理然苟不一言之
後有重大事亦必漫無照應轉相就誤臣不足惜如國事

安危何仰祈聖明特加申飭于五城二十七州縣許臣摘
其尤玩者不時參處俾臣得少展四體畢其區區之心臣
愚厚幸再照京師爲首善之地尤宜大法小廉風清弊絕
臣雖不肖誓當關節不通以肅輦下其有大姦小尤壞法
亂紀者終不敢藉口于勢之難行而溺職其間并祈聖明
申飭

劉蕞山先生集

卷九

奏議二

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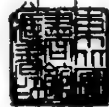
詩人堂

劉戴山先生集卷十

奏疏三

請定大興宛平兩縣經制疏

崇禎庚午十一月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縣帑告匱已極人情滋窮無窮懇乞聖明並定經制以垂永久以裕國用事臣聞古之善理財者必有一定之經制而後可以節濫靡之人情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言傷財害民皆自無制始也今天下之財病于無制久矣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者自朝廷達于郡縣所在而是而臣終不敢越俎而言朝廷之經制請姑言其在郡縣者臣自去秋蒞任即知劉戴山先生集卷十 謹入堂

大興宛平兩縣錢糧之弊因首崇積蓄姦吏侵盜稅糧罪案追贓正法并問從前蠹孔所坐一一思與蠶剔會羽書旁午拮据不遑久之兩縣始各以五年經費冊來報則見大興縣自萬歷四十五年起至崇禎三年共那借通經費至八千四百六十二兩零宛平縣自天啟三年起至崇禎三年共那借通經費至八千四百二十一兩零業經前任府尹劉澤深題請奉有巡按御史查明設法通融銷補之旨至今未結也方今前途未銷後道繼之矣臣謹按兩縣經費皆取給于滿行稅契大興每年兩項約共徵銀八千餘兩宛平每年徵入并大興通州協濟約共六千餘兩原

以供郊廟朝廷大禮大役不時之需而餘者各衙門年例支銷亦有常額也然年例之漸不能不授以濫觴至于今日種種陋規月異而歲不同計五年中有撫按遠支禮儀每年至三百金者有各衙門私用夫馬皂隸每月至百金內外者有戶工兵三部撥用車輛無算者有各衙門書辦皂隸舖司工食私增名數不等者有五年編審舖行科道紙張工食動支至千餘金本縣編審催頭工食動支至二百餘金者諸如此類難以枚舉多例之所不載者也卽例之所載者內之如禮儀房打掃如廣盈庫染整外之如左府六部等衙門動支筆炭紙張印色等項撫按入差及本府太僕寺等官上任修理鋪陳等項各所費不貲亦往往事在可已額非原設而最稱繁重者無如鄉會兩場協濟臣考往牒萬歷十九年間鄉場協濟銀設七百餘金而今浮至一千八百金會場協濟銀設九百餘金而今浮至一千七百元至鄉會武場亦復如是皆所謂濫觴之樊也至是而每歲之所入已不足供其所出重以官府非常之役倉卒見告束手無措不得不事那借借院贖不足則及大糧借大糧不足則及雜項而吏胥追得以因緣為姦轉手之際朦朧開報莫可究詰七八千金宿逋有自來矣此而不亟為之設處將極重之勢何所底止臣因念邇者皇

上特設科院重修天下賦役全書就全書所載一賦一役皆國家惟正之供猶總議汰議裁不遺餘力況全書所不載爲事例之濫觴者乎臣以爲例之所無者當裁之以法一切報罷可也例之所浮者當裁之以義悉行處正可也如鄉倉兩場皆常運行博節以復舊規或加派省直以益之可也而要之皆非可以空言勝也頃者兩縣正官並缺臣檄署印官將前項冒濫事剴必稟臣府而後行一時漏卮少塞乃中府以年例筆墨責大興稍不應繳鎖縣役去當此之時雖有強項之吏亦不能一一力抵權貴人爲朝廷守此金錢也爲無官者不亦難乎昔孔子以簿書正

劉蕡山先生集

卷十

三

王

證人堂

李基

請告疏 案 順慶年七月十七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患病不能供職懇乞聖明俯賜罷斥以昭分義事臣叨中萬歷二十九年進士筮仕行人天啟元年起陞禮部主事二年改光祿寺寺丞三年陞尚寶司少卿連陞太僕通政未任削奪崇禎元年起陞今職總計臣通籍以來三十年于茲而實在仕籍僅將六年其餘皆棲遲家食之日止因賦質甚羸半生多病不堪自效大馬故屢事乞骸以安愚分既遭創籍若將終身何意晚年再際聖明起臣田間權以今職辭疾不允通

劉蕡山先生集

卷十

三

四

證人堂

料理之能蓋臣可以許國而臣力不能以從心臣其亦不蚤自引決以重貽地方之咎焉此萬不獲已懇祈聖明念此輦轡重地終非病臣可效瘝曠已深誠賜罷斥則所以全臣今日之分義者實千斯萬至而區區首邱之私始終得遂卽結固不足道也惟聖明憐而許之臣無任力疾控陳待命之至

奏 崇禎庚午七月二十三日 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等謹題爲闕暨陵辱縣佐護據實糾舉以肅法紀事本月二十一日據大興縣典史王邦瑤呈前事內稱本衙皂隸穆黃張登結黨欺官故誤公務向

劉蕘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五

諫人堂

因誤事本府左堂具呈府丞案下蒙批經歷司究辦見禁未結豈期張登拉弟內官張進忠闖入輝歷司罵詈不堪復統衆數十人身皆戎裝嚀入衙門公堂座案等物悉行殘毀衝入衙內辱打家眷毀裂甲職冠裳聲言要銀二百兩見有郭內相勸解等因到臣復據經歷司經歷姚元愷大興縣署印縣丞宋光輝各具呈前事到臣臣不覺髮豎隨拘皂隸張登審鞫口稱內官張進忠果係登弟則登之族勢陵官固無辭于罪魁矣乃張進忠者何物刑餘而敢於咆哮公署所至肆橫至闕縣官之私室毀裂衣公行毆辱明與縣官爲難實與京兆相替此其口中內知有朝

延乎以闕暨之職而陵侮有司既難乎爲有司假誠委之忿而報復上官更難乎爲上官此其關繫紀綱之陵辱如哉不特此也臣嘗奉旨行保甲事宜首禁梨園以正風化勢不得不行五城兵馬司查緝至于文翠絡繹乃吏目吳時聘一舉犯禁者申臣正法而遭受內官孫國用之辱臣聞其事猶未告邪理之決裂故不行通泰今本官竟以此爲城院所劾曰不歸批委妄肆需索而不指其需索之實且誦本官爲越職趨承是本官得罪之故臣實坐之雖毛舉一端而卽此足以快國用之心中國用之計則爲國用之類者安得不效尤而起視紳士不如奴隸乎異時

劉蕘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六

諫人堂

倘有關司空之堂圖閣臣之宅以逐大僚如天啟中故事又何以禁之語曰涓涓不已將成江河綿綿不息將尋斧柯臣不肖受事筆下竊爲皇上持風紀將一切棄貴不法是問乃前者京兆之令不能行于司坊致一受侮于宦監今者少府之令又不能行于輿皂致再受侮于宦監將異時宦官一切壞法亂紀之事自今日始而皆自臣等不職以階之則臣罪滋大臣懼深臣雖抱疾去義難默然仰祈聖明勅下司禮監衙門將張進忠提問正法少警將來并查城院參疏究孫國用應否爲梨園欺陵吳坊官至吞聲不敢訴以去則所以肅清下爲四方之則故謹言

世之治安者實于是乎在臣等亦與有榮施焉

再申請告疏 崇禎庚午七月二十五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再懇天恩臣病萬難供職仰候罷斥事臣于本月十七日爲微臣患病不能供職懇乞聖恩賜罷斥以全分義事奉聖旨京尹事劇正須實心辦議劉宗周著加意料理不必引疾求去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讀溫綸不勝惶悚夫京府爲天下之副司皇上之所鑒也當地方凋敝之後國計民生料理倍艱又皇上之所鑒也此而責之以實心辦議其所以策勵微臣意良獨至臣敢不奉以周旋而臣亦嘗反而求之果能身視民家劉戡山先生集卷十 奏疏三 七 謄入堂視事平肅清費較稱善乎于此有一毫或歎已成瘵癘開罪聖明死有餘愧不幸又難之以病處心愈苦職愈甚卽今沉痾之身氣息奄奄屢堅如土上下諸隔臣猶日勉強對吏書遺發諸案而精神恍惚管攝難周百弊承之將如皇上加意料理之旨何念及此而臣尚可一日在事乎哉嗟乎人臣策名委質身非己有死生以之矧遭際聖明一旦從草萊起崇班何忍遺兩言去卽臣三十年病骨久與溝壑爲鄰其間屢進屢退雖不能以三年淹而終未敢果下忘世龜勉此出一博桑榆乃今日犬馬之力已竭區區之心無可自效狼狽支離迴國之人知之而獨不爲

聖明所鑒察將謂別有假託苟遂私圖此臣之所大惡也欺罔人臣之大惡而臣故蹈之平生所學之謂何仰祈聖明俯鑒臣病萬非假託特允臣請賜之罷斥庶得別簡賢才副京兆之職則皇上爲地方計委出于此而亦臣之所爲地方計也如臣不肖不能仰副皇上責成之意難轉于懷辜負聖恩正當結之生生世世以圖報稱臣無任激切再陳之至

三 再請告疏 崇禎庚午九月十五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久病難痊續申前請懇恩終賜罷斥事臣因患病不能供職于本年七月內兩劉戡山先生集卷十 奏疏三 八 謄入堂疏乞骸未蒙俞允煌煌嚴旨勉臣以實心幹辦者不一而足且責臣堅求自便使微臣處此無地可容不得已力疾任事會科場在即拮据正殷臣以茫然病魄日夕飲水惟忍開萬一之疏虞而今幸已告竣矣自此府事稍閒或得優游臥理一面便于調攝以就痊可徐圖幹辦少報鴻恩臣之願也不意臣病日痼臣體愈羸前者猶患在脾胃而今則轉長于神明晝忽忽以健忘夜怔忡而廢寐至于膽汁上溢勝就下遺醫者謂此二陽之症發于心脾人不常見衰年得之多犯不治者臣念病勢如此報恩之日亦已無多惟有瘡癘坐斃以身殉官已耳然其如尸廬之日積

何哉時方多事輟輜重地政須彈蹙之得人內有京尹外有撫按兩者提衡而論不謂京尹一官果可從臥聖也前所撫臣方大任以病請而皇上允其去按臣董羽宸以病請而皇上允其去今適至張春復患病而皇上又行查勘賜允有日矣此豈皇上有私于三臣哉地方之責重而自便之圖有所不暇問也何獨至于臣而靳之臣平生無他技止此愛君憂國之念矢之天性臣雖退處之日長江湖廊廟總無異視即臣受事以來朝斯夕斯無一刻不從地方起見幾千寢食俱廢智短才困羸病之軀遂不覺浸尋以至于干劇皇天后土實鑒臣心使臣力有一毫未盡尚可劉蕺山先生集卷十 奏疏三 九 諱人堂

奏疏三 九 諱人堂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畿輔周殘未起聖明軫念時殷謹揚愚悃仰承德意以固邦本事臣待罪京尹有日

的無絲毫補于地方頃從邸報中屢釋明旨仰見我皇上慮切民艱當地方周殘之後亟欲起流離瑣尾而置之生全以為邦本計至悉也至以撫綏專責之府縣有司則臣于所屬州縣其敢以膜外視哉惟是病廢日久一切不能料理每從州縣文移往來問問民疾苦未嘗不耿耿于心苟可以為民請命者臣終不敢置之不問也如大宛則稱有金商之苦中人家一經報而則千金立盡以其預墊之為累也及上納本色又以鋪墊累故領價雖倍于所估而反不免有傾家之患今度此役終不可罷也當令商人先領價而後收物料至內府錢糧仍令各衙門官收官解

劉蕺山先生集卷十

奏疏三

十

諱人堂

庶可少懸商困如外州縣則稱有派買豆料之苦既運津矣又運薊矣又運京矣官價不滿半而里胥生派之細戶循者多乾沒焉紛紛科歛難大不寧小民尚有樂生之望乎倘違事向無稅駕此後宜稍增其價召商承買不以累富民庶可少懸民困抑又有錢糧火耗兌項之苦頃大興縣民魯虎納大糧八兩二錢而根戶勒耗至九錢是加一取耗也臣已久行禁餉而猶若是則從前積弊尚忍言乎至進官子粒有加三四者矣問其故曰進官有滴珠有錢鑒明坐加一而衙門吏書遂藉藉口需索以濫觴至此則莫若法行自近先除上供之近例為有司倡商兌耗之弊

不幸自臨至大興等縣嘗請平糶銀兩矣積儲小民之六
命而奪于平糶者半又議孤貧月糧及節孝優恤皆另行
設處計設處之方惟有多籌贖銀爲民厲而已不然恐積
儲終屬之虛文而全以平糶奪也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一
昌平等州縣書請典舖銀兩矣大兵之後富民莫保其家
卽流寓者又挈貲而遁向所取之兩分者勢難望門懸坐
也間有開張如故而官家增一番酌分典舖復增一番子
錢承平之日富民猶自不甚況此日之貧民乎則新餉之
當暫免者二通州又請祇修馬夫銀兩矣該州以賑濟之
故并一州各官俸薪盡行捐助能復舊以助餉乎于此而
劉蕪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十一 證人室

外省庫之民困于征繕者役有常供賦有定額至畿輔則
頭緒紛然錯出今日僉商明日報役今日派莊頭明日撥
墳戶官吏得以因緣爲姦煦璠得以轉轉肆虐遂不禁日
廢月削以趨于盡況重之以兵燹安問子遺自非爲人上
者解煩滌苛一意與民休息持之以數年之久鮮有能復
其生理登之小康者借曰軍興告急奈何以天下之大不
能寬此湯沐子孫子邇者盜賊公行盤踞之下不時見告
孰非饑寒所迫以至于此者漢臣有言安之耶抑勝之耶
如安之之道除前項輕徭薄賦外莫若有司躬先教化講
鄉約以肅善良行保甲以戢姦宄而刑罰非所先焉彼固
劉蕪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十二 證人室

應名請寬限疏 崇禎乙亥八月十五日在籍上

原任順天府尹在籍臣劉宗周謹奏爲力疾赴召懇乞聖恩少假嚴程以追違玩事本年八月初三日吏部差人移咨到臣內開吏部題爲欽奉聖諭事奉聖旨召在籍禮部左侍郎林紆禮部尙書孫慎行順天府尹劉宗周作速來京爾部馬上差人催他就道不得遲延欽此欽遵等因臣宗周聞命驚惶莫知所指隨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臣卽刻日就道趨赴嚴程稟王言之鄭重義不暇爲反顧謀矣惟是臣以大馬之疾乞恩在告者五年于茲而竟無起色乃者憂秋以來復以暑濕交侵驟染癰疽江南之人獨此爲虐每間日則寒熱交作昏暈數時飲食不進如是者旬有餘日而臣積弱之體益成委頓之勢一旦奉此簡書臣雖龜勉就道猶虞風露之不時爲羸體所中因而延緩日月仰祈聖明抒衡求舊之懷則臣罪滋大臣懼滋深爲此據實控聞敢祈聖恩少寬程限容臣一面調理而前至京陛見庶微臣不以違玩受譴而聖明帷蓋之仁于此益善臣無任戰慄顙懇之至

辭少司空疏 崇禎丙子正月二十五日上

原任順天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聖恩渥及非常臣義尚難拜命謹據實剖陳以祈聖鑒事頃該吏部題爲欽奉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三 謫人堂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三 謫人堂

上傳事奉聖旨劉宗周陞工部左侍郎欽此欽遵臣不勝惶懼不勝驚懼臣謹卽于城外私寓設書案望闕叩頭乞竊有請者伏念臣向以羸病在告五年于茲一旦蒙恩特召方身在牀褥之日竟以支離就道兩疏控陳未蒙鑒允扶掖至京賜之陛見親承天語之琳瑯曷展臣愚之揚扇草野寵榮至此而極兼復寵降恩綸自庶僚而躋九列之班由時簡而側司空之署臣何人斯當此殊遇而復被此殊恩荷頂踵之猶存雖捐糜以何惜惟是臣初抵都門卽因誤聽人傳敢有誤朝一事檢舉認罪詞連范仁奉旨下部再擬再奉嚴旨范仁見在覆審聞仁案一日未結則臣罪一日未正臣方日夕待罪之不暇而遽叨此殊常恩命臣亦何敢冒昧而虞于此卽聖明方開使過之仁其如微臣引身之義何至臣把骨如柴病苦萬狀心知不能勝此重任而臣尙有所未暇及也爲此直披誠悃仰祈聖明查臣前日與范仁一體容臣仍在城外私寓稍事調理候刑部結案之日臣方以生死去留之身聽皇上之處分則國憲既彰君恩非幸臣無任激切控陳待命之至

再辭少司空疏 崇禎丙子正月二十九日上

原任順天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感荷溫綸再披血悃仰祈聖慈憐臣久病餘生俯賜遠還原籍事該臣具

奏爲聖恩存及非常臣等尙難拜命謹據實控陳仰祈聖
鑒事奉聖旨劉宗周新所簡命著卽遞還供職其范仁事
情刑部作速奏結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方庶幾待罪
間莊誦溫綸再申特簡姑置臣罪不問而起臣供職臣不
覺感而繼之以泣雖前案未結分宜祇承新命以從事矣
而無奈微臣犬馬之疾日甚一日有不能勉承聖恩者伏
念臣先年脾胃受傷遂成痼症百計難攻幾三十年坐使
精神日耗漸同廢人臣邇籍三十六年而歷俸不滿六年
原非有恬退之節足以過人猥以一生卧病艱于服官而
臣反用以獵取不次叨冒至此慙負君父若何可言一旦
劉叢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主 諸人主

臣情萬非得已收回成命許臣以原衙門給調理臣一日
餘生尙矢銜結千世世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痛切時艱疏 崇禎丙子二月二十三日上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痛切時艱直陳轉亂爲治
之機以仰紓宵旰事臣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
之勢危十累卵而其臣陸贄所以啟告其君者獨本之六
經仁義爲一時強明自用之藥卒以再造唐室臣乃知聖
人之道可以治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效不旋踵
况聖明在御之日子臣是以慨然竊有請也今天下騷亂
相尋十餘年千茲矣乃者勦寇之役棄天下兵餉馳驟五
省之地竟不能一挫狂鋒而且南窺江北犯河至煩聖天
子焦勞于上咸應徵樂爲修弭計庶幾天心有厭亂之期
乎然臣聞之治亂之機係乎事始皇上誠計及于封疆則
廟堂之上有先受其弊者不微前事之所以失不知後事
之所以得而苟不直鏡治理之原本終無以握轉亂爲治
之術臣竊惟皇上修河之意而誦言之我皇上以不世出
之資際中興之運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
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至于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遠猶
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爲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于
是耳目恭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尙以刑名政體歸

之叢脞天下事不覺日底于壞故自嚴衛司譏訪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失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御斷而詭使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難治五刑處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繹綸而王言變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糾劾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賊愈遁自蔽非日繁而民生奔自嚴刑與重欵交困天下而盜賊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暨紀遠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備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銷于督撫自朝廷劉蕡山先生集卷十 義疏三 七 謹人堂

可議矣失皇上之所持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川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說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爲以簡要出政而不法堯舜之舍已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非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五霸樹術以收天下浮薄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熾正情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蕃鎮之熾崇宗賢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熾除此三大熾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尺何虞乎冠亂哉夫崇崇黃池之衆皆赤子之類而無告者也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壁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因境內外間風氣漸戢者爭先恐後又奚煩于親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效也抑臣聞之有天德斯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慎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親朝之暇時延儒臣聽政之餘蓋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所爲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之功庶已不遠于此矣至于用人誠爲平天

下要務尤在致審平好惡之機以決用舍之路若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啟新者片言投契立置清華解一時盛事弗本生言有大而近謬情似要而有決其品未可遽言乞皇上先令以冠帶歷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之後果有忠言奇計足以折大姦斷大疑決大計然後與之實授未晚不然將如名器何古之聖人刑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懲賞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勸則操勵世之權者尤不可苟焉以處此也夫以我皇上天縱聖明卓卓有希堯法舜之志而一時爲之臣者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以發主聽使國論愈紛治效愈後臣竊竊劉叢山先生集 審十 奏疏三 不 謹人堂

之伏惟皇上斷以堯舜爲必可爲而求之于堯舜之遺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誠使天下皆回心向道以事一人而上下有不治者未之有也若徒曰法制禁令而已則短長之效已見于今矣此固非臣之所政知也伏念臣竊竊病餘生一旦蒙恩起自田間擢置貳卿雖捐糜曷圖報稱茲當入事之初不禁主憂臣辱之義職敢效此款款雖計極迂謬無裨高深萬一而區區堯舜其君之懷不敢自後昔賢聖皇上少垂乙夜之覽倘念臣言可采得一一見之施行卽與臣以出位之誅身膏斧鉞亦所以畢報稱之分雖死不恨臣無任激切屏營待命之至

再申皇極之要疏 崇禎丙子二月上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再申皇極之要以端治本事臣聞天下無道外之治而道之所以爲大者仁而已矣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非物物而體之也道在用人譬之一身然必其血脉先注于腹心之地而後暢乎四肢達于肌理夫君臣一德之交亦一身之腹心也故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我皇上惻隱民隱固嘗具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懷而天下猶有不得其所者何也皇上常用關臣矣八九年之間而或以疑下或以延擢或以特簡又錯出之以崇擬至于票擬而爲衡愈以疎己帝心已未可劉叢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不 謹人堂

憑輿論又未敢信不得已而後特簡識者猶以爲內降之不可長也乃聖明而特簡矣宜其必出于天下之賢者而何以前見賢而後獲罪且有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者皇皇上終日用關臣而不足也皇上嘗用九卿大臣矣既辨官而論之又代爲官之者曰若何而用人而理財而惇典庸禮命德討罪靡不巨細綜覈群臣拱手受成耳然用人而人才之摧折口甚理財而財用之匱乏日增以至獄監刑繁兵驍將懦尤稱一時極弊是皇上終日用九卿而不得一人之用也若乃台對時勤自公卿而下咸不乏選廢之談仍令以所未盡者投匭而進亦足稱熙朝之盛節

矣然孰有爲皇上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者始焉皇上出言以爲是而補臣莫敢矯其非既焉補臣出言以爲是而部院臺省莫敢矯其非卽間有矯其非者而皇上亦無從而得其是非之實國是遂終于不可問是皇上終日懸將建鼓以來天下之言而不得一言之效也至是皇上亦誰可與共天下者閱閱焉訪宗潢羅章澤搜覓置之英森中涓之任誠極一時苦心皇上固曰吾弗得天下賢者而用之臣謂天下未嘗無賢者也顧上之人能用與不能用耳堯舜之急親賢也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堯人不敵自有其聰明而必以天下之耳目公天下之視聽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手

謹人堂

所以決壅閉之路也以今日求賢若渴如皇上而天下之爲賢人君子擧足而不入于廷得無有壅皇上之聰明而逆閉其途者乎語曰君門遠于萬里堂上遠于千里堂下遠于百里言壅閉之易生也顧皇上之熟察之也雖然皇上自有其聰明而天下皆愚矣天下皆愚而還以其愚者當皇上之心曰此庶幾可以教而臣之也是皇上終日用賢而轉用愚不肖之士也若是者又何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有我之私或累焉故也皇上亦去其聰明聖智而已矣語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其要歸于慎獨是以聖人結纊凝旒漠然無爲而天下治此之謂皇極之

要臣常見廷臣慮皇上焦勞太過有舉職要之說以進者亦稍感其端而未竟其說臣謹爲推明之如此惟皇上于齋居恭默之時恍然自見其獨體而于時保之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足治也

三申皇極之要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三申皇極之要以決萬世治安事臣聞古之帝王道統與治統合而爲一故世教明而人心正天下之所以久安長治也及其衰也孔孟不得已而分道統之任亦惟是託之空言以留人心之一線而功顧在萬世又千百餘年有朱諸儒繼之然人自爲書家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手

謹人堂

自爲說且遭世喪亂爲力愈以艱已而究之治統散而無歸則亦斯世斯民之不幸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聰明卽位之後卽表章朱熹之學以上溯孔孟直接堯舜以求相傳之統于是世變風移人心之正幾千三代列聖承之遞加培養其爲人心世教如一日至于崔魏肆毒首殺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以上擬孔子人心漸滅殆盡此固天之所以開聖人也自皇帝受命中興義揚前烈復還祖宗之舊天下方延頸以望太平而乃者時艱轉迫籌兵議餉無有虛日臣嘗求其說而不得謂大木大原宜在皇極之地而不盡然也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序也臣頃伏讀

聖諭曰：誇詐日開，實功罕覩，深切近日膏肓。此一時也大
臣不務講和衷而計出于傾危，小臣不務修職掌而計出
于救過。言官不務持公道而論主于風聞，封疆之臣不務
定大計而功冒于殺良，皆誇詐之類也。以故皇上惡情面
則諸臣杜門謝客，以市公皇上禁輿道則諸臣引袖交權，
以致敬設厭衛之議，即以厭衛爲負，緣立註銷之法，卽以
註銷塗至草之耳目，至皇上極力破除門戶之說，而諸臣
又借以誣善行議，論偶違必推求其主使，風聲夙著，益踪
跡其疑似，雖彼此各有依傍，而究竟總主調停勢必至盡
逐正人，再起大獄，迫貶群賢，以成結聖之紛紛，而國事愈
劇。叢山先生集 卷十 案疏三 謹人掌

有不可言者矣。臣于是而痛人心之爲禍烈矣！一中二崔
魏之毒而傳染至今，猶得以機械變詐之巧，圖其富貴功
名之捷，使國事幾于再壞。若赤子而背父母，士卒而戕主
將，亦氣類之相因而至者也。而臣以爲欲正人心，莫如明
世教。明世教莫若道先王之道，以追之，而其本則在皇極
之地。臣觀大學一書，言平天下之要，必推本于用人，至引
秦艸所稱大臣容賢訪賢兩者，決好惡之路，而歸之仁人
盡惟仁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好人所好，惡人所惡。
以一天下之人心，而化其反側，乃其功必原于格致。倘非
獨知之地，真知善之當好，與惡之當惡，而又何以能好能

惡乎？此大學之道，所以不可不亟講也。今欲求端于皇極，
則自皇上躬親聖學，始方今經筵之臨御，非不動也。然不
過循故事而已。卽其得之于講讀之後者，亦資聞見而已。
必也首復先儒程頤坐講之規，以作崇儲重道之念，乃始
從容論質，上下古今，務求端于格致之微，而由是進之誠
意，以審其幾進之正心，以踐其實。已之明德，既明而天下
之明德，與之俱明矣。將修齊治平一以貫之所謂明明德
于天下也。夫使天下皆有以明其明德，則人人知有君父
而不復知有功名富貴，知有廉耻而不復知有機械變詐。
民風自此而淳，政事自此而修，國家自此而久矣。安撥亂爲
治，在反學問是皇上繼皇祖而接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爲
千萬世開太平也。記曰：化民成俗，必由于學。此之謂也。至
于日理學名臣如鄒元標、高攀龍、馮從吾等，仍乞勅下廷
議，訂與從祀之典，并論及國初方孝孺、曹端而下諸臣，補
前朝之瞻典，定一王之道。極人心世教，其蓋有裨于孟子
曰：仁人心也。又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人
心萬古一日，則四端之心亦萬古一日。今不務發其本心，
恣良而曰：吾姑以法繩之，計所以防人心之誇詐亦已無
所不至矣。然文法繁而真情愈隱，伺察嚴而苟免反甚。民
之無良，無乃自上導之乎？伏念臣少不知學長而無聞，講

聖餘生一口遭際聖明捐糜何恤惟是半生瘡痍無由効
放犬馬輒不勝其款款之愚至再三感念時艱聲淚俱
盡惟聖明憐而鑒臣臣死且不朽

恭申對揚疏 奏 廟丙子三月初六日上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頂戴明綸恭申對揚之忱
以圖報稱事頃該臣具奏爲痛切時艱等事奉聖旨劉宗
周素有清名召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處時不
當效小臣圖占地步歸咎朝廷如流寇聽其自窮貪欺任
其所爲將何以爲國北宋向無三黨終至商凌可爲殷鑒
堯舜事業詎不願慕無奈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聖人堂
有何功能表見以後還宜虛心酌慮毋自誤以誤國家該
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方席蓐待命捧誦明綸仰見我皇上
睿懷盛節雖微臣之言出于狂瞽之極者猶然不廢采擇
至事商求謫若家人父子之告語臣乃不覺撫心欲絕繼
之以輾轉迴環而不容已于對揚之忱也臣請遂以堯舜
之道違夫堯舜之所以爲聖者非以其事業之魏煥與而
本之乃在十六字之傳致謹于人心道心之辨求其所謂
中者而執之由是以之官人而知人則哲以之治天下而
安民則惠極其效至于四方從欲黎庶風動堯舜之道所
爲約而易操者如此我皇上英明不世出又生而遠乎堯

色貨利之習固已具一堯舜之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
無倚伏之機出于人心而過不及之端授之政事之地卽
求治而過不免于害治者有之而吾固不自知也乃時而
從隱之曰得無與亂同事歟又時時而謹察之卽此一念
謹察是道心之主也爲精一爲執中皇上已一日而堯舜
矣今日堯舜事業詎不願慕又若姑自退諉焉何也無乃
求之事業之著而反失其心源歟夫事業至堯舜無以加
矣然詳考其時洪水爲災昏聖阻飢遍天下而堯舜不以
故貶聖亦止恃此執中之心法勞于求賢而用之以坐待
昇平計其爲時已不啻數十年之久矣皇上誠以堯舜之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三 聖人堂

心爲心政不必預期其事業而轉生一過謬之心以爲不
可幾及也惟是有君無臣千古同嘆貪欺成習在位者所
在皆是而臣以爲轉移化導之權終不外皇上之心漢臣
賈誼有言視之以犬馬後將犬馬自爲也視之以奴隸後
將奴隸自爲也然則視之以股肱心膂後未有不股肱心
膂自爲者雖堯舜之時豈無巧言令色孔壬其人而願以
爲不足畏一時若若臣惟願歡喜起于一堂之上而已流
冠之爲中原海也原其初朝廷赤子也語曰撫我則后虐
我則讐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撫民耳不患冠之不過爲
吾民也夫宋誠不必有宗藩方鎮宦官之憂而播竄之禍

實始于王安石一時君臣驟起用兵之議勢不得不加賦病民于是君子鼓起而爭之爭之不足而黨論興空國之禍作馴至蔡京用事國勢日蹙遂至南渡此所謂無事自擾者也自此諱言恢復國勢奄奄猶賴朱呂諸大儒道學一綫相與彌縫間失卒延南渡之業幾二百年至航海之後文信國且偁起而扶三百年已絕之綱常一時人心風俗之厚又有如此者則亦千古得失之鑒也今天下自皇祖以來不幸而有朋黨之說崔魏之亂首殺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一網盡之謂之門戶自此人人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耻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士風之壞有由然矣一

謝堇山先生集 卷十 真蹟三 毛 謹入室

日聖明在御漸開蕩平之路而議論紛紛熾華時起終致人才落落屈指先朝遺直無如惠世揚一人受錮者十年而後用若鄒維璉之病也而用孫慎行之番死也而用尤恨其用之不盡則此外可以類推矣皇上誠鑒及宋事請必以堯舜之道率天下使天下皆學爲孔孟之學永杜朋黨之說于是廣起廢之途酌薦舉之格并絕天下希旨生事紛紛上書而蔽進者庶幾士風丕變而國事可圖也總之天下之治從本源執要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推行則神不役而智周此堯舜事業所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惟皇上深致意焉會云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繼之

曰有爲者亦若是乃知堯舜人人可爲此性卽堯舜之性此心卽堯舜之心苟非深信不疑安能立一必有爲之志而不惑于難霸故雖以漢文帝之賢而謂張釋之曰早之無甚高論其志不足稱也故又曰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天將以皇上再開唐皇之治惟是永堅厥志而已若微臣識木迂疎未諳時務仰承天語戒飭敢不夙夜匪懈以期追于自誤誤國之譴統祈聖明鑒察臣無任感激悚惶待命之至

劉蕡山先生集卷十一

奏議四

請禁言利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不敢懷利事君仰祈聖鑒并勅禁天下言利以挽回世道事先是聞岡寺缺馬價嘗奉明旨願捐者聽今大學士溫體仁等及熟臣朱純臣各報捐助有差將遂及九卿以下臣乃不能無說而處於此臣聞之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不聞其出於利也如以利即破家徇國亦利也故卜式輪通公孫宏以爲不軌之臣不可以化天下今國家禍亂相尋流寇

劉蕡山先生集

奏士

奏議四

十一

證人堂

四起日煩縣官拮据中外諸臣孰爲匪躬自効者即一歲之中捐陵工捐城工又捐短塹以及於馬價亦何嘗報稱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於此無乃沾沾有市心與此臣所謂利也且夫輻輳何典也而亦議以捐助罷倘遂行之學國漢甚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皇上嘗禁天下以賂矣數金見告重者辟輕者戍又嘗嚴賊吏之誅矣自滿貫而上無不重者辟輕者戍又嘗大夫方凜然勵羔羊之節而今者賂自上開矣尤而效之又何誅焉凡此一捐再捐三四捐勢不能不剝之養廉之餘者也即內廷之臣荷奉皇上約束亦豈有私藏而短

之役率先捐助又過從節省以爲遼龍地終將取償於朝廷以足之耳則亦何樂有此紛紛捐助乎哉臣於是而重有感矣皇上自即位以來不遍聲色不殖貨利身衣三澣之衣口食監門之養固將一意以恭儉化天下而屬者時然未艾水衡度支動詭經費思欲他圖以佐緩急之計有言於萬不獲已者天下以爲人主而務財用也競以頭會箕歛之說進過此以往有極猥褻不可言者益復申法律之教尚介冑之能長遊說之習決乞墻壘斷之行率天下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釀成盜賊公行之世而天下之禍遂日甚一日而不可救甚矣人主之好尚不可不謹

劉蕡山先生集

奏十一

奏議四

二

證人堂

也臣聞之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盈縮大夫不言多寡誠有見於亡國敗家之禍未有不中於利者故鹿臺鉅構璵林大盈千古以爲炯戒即大學言平天下不諱理財而生財之道不過生衆食寡爲疾用舒而尤憊憊於聚歛之戒且以爲甚於盜臣乃知生財之道即聚矩與民同好惡之道是以謂之大道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今天下旣以橫征之故日驅民爲益中原赤地數千里已無生財之衆矣所望二三有司多方招撫稍爲農桑衣食之計以保此子遺而又輟轉困之以捐助試問此捐助初爲乎來哉語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若議食議用則請皇上罷

得已之役停不魯之務事事從撙節愛養起見而不徒爲粉飾太平與倖倖苟且之計如近日城臺城牆城壕天堦諸典作衝以標本次第孰非事在可已者又如軍需七項四項歲送各不下萬計因陳相積漸歸朽敗倘歲省三分之一亦歲省金錢十餘萬其他可以類推軍前大計仍請酌戶兵工三部通局籌算先定規模不得多兵多餉多器械以自敝如此而亦無事屑屑於言利爲矣然苟非人主明大道之要先慎乎德而出之未有不以利爲義以聚斂之小人爲君子而用之者伏惟皇上洞觀治忽之幾明示取舍之準尊仁義而後富強特勅自今中外各官弗復行

劉蕤山先生集

卷十一

漢書四

三

證人堂

修陳錢法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遵奉明旨仰佐錢法末議事前者因錢法一事戶部欽奉上傳該錢法侍郎吳國仕回奏奉聖旨是冬內疏官錢禁私錢廣收放債於錢法有裨至國販立限收買嚴稽出入尤是疏通要法著確實勅行有仍違禁私販收放作姦者內外各該衙門嚴緝奏奉

究治務期上下通行軍民兩利該部知道欽此續該侍郎

吳國仕奏處玩法經紀李八等奉聖旨李八等著送刑部問擬楊大併行緝究其責成坊官盡收私鑄例行罰錢及恭罰事宜依議但不許衙役乘機生擾在官經紀應否設立該部核議具奏欽此國仕尚未經回奏復於本月十七日見邸抄戶部提出上傳錢法原取便民今新錢六十五文未見通行舊錢聽從民便又稱苦無定數作何畫一至禁外錢原防低假若一概禁絕是否足以用流通若戶部及錢法侍郎詳詢確議速行奏奪欽此臣伏讀前後詔旨皆責成戶部而不及臣部然臣在工言工亦以提督錢法爲專販者也前接戶部來文事理已該本部尚書劉遵憲劉蕤山先生集

卷十一

漢書四

四

證人堂

劉行管理寶源局員外郎許國楨進行去後而臣時訪之民間俱不便于新令至有因而罷市者臣念行法之初人情難於慮始故靜聽彌月未敢遽有陳實而不意聖明已再四廻環猶以前議爲未盡因有詳詢確議之旨則臣其敢無說而慮於此乎臣聞王道本乎人情人情之所趨國法之所不能強也況錢之爲言泉也又謂之國府本以流通上下而成制未有不行於下而可行於上者大哉王言錢法本取便民一語固已得其大端而曉然於王者與民同利之德意矣今請就明諭之所及者而一一爲開釋之如日新錢六十五文未見通行臣謂不必強之使行也謹

其自行而已如日舊錢聽從民便又稱苦無定數臣謂不
必強之使定也聽其自定而已如日禁外錢原防低假若
一概禁絕是否足以周流臣謂不必禁之使絕也禁之且
以滋擾但嚴低假之防而已然則何以使新錢常貴舊錢
常賤低假錢獨常禁乎有法於此請姑因人情之所便而
利導之一在酌收法如收之以二入銀錢也新錢有收舊
錢亦有收而若事例若稅糧若贓罰皆例收新錢若房稅
若門稅若贖銀皆例收舊錢新者制自上裁舊者悉隨時
估既分其貴賤而收之民未有不從其貴賤者也一在酌
放法如放之以二入銀錢也新錢有放舊錢亦有放而若
劉蕡山先生集卷十一 奏議四 五 謹小堂

訪九門以外但有進低錢傳錢者聽該部以銅價收之訪
舖戶中但有買低錢假錢者聽司坊官以違制之罪罪之
則私銀漸盡舊錢不期賤而漸賤矣于是議設在官之經
紀每坊量設一人統領諸小舖必報土著之有身家者聽
其新錢舊錢分別兌換兌換分而行使亦分可知且聽其
低錢假錢一例收買收買盡而行使亦盡可知是又所以
通上下之血脈制新錢之低昂而行之不以爲擾者也至
於舊錢終歸捆入京師臣頗聞之道路凡以外省直但行
新錢不行舊錢故也其但行新錢而不行舊錢則各省直
官鑄太多故也官鑄多而私鑄亦多不特舊錢賤并新錢
亦賤矣官鑄多而銅本益貴不特京鑄壅并京鑄亦難矣
今請除南京戶工二局外盡廢天下官鑄因禁天下私鑄
必使外省直新舊兼行悉如京師例而外銀自不禁而漸
絕矣臣非不知鹽產起爐取息饒而裕國便要之國家當
權大體不當較小利語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況天地生
財止有此數注於彼者必挹于此故必於行法之中不礙
人情之所便所爲因其勢而利導之絕無事於一切把持
之術此王道也臣敢以是奉揚天子休命若其他已經戶
部條議見在遵行臣不必縷縷及之臣識短才疎自愧一
得仰祈聖明采擇施行

請告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危疾陡發萬難報效
殊恩仰祈聖慈俯容回籍調理以終帷蓋事臣叨中高陞
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歷任禮部儀制司主事光祿寺寺
丞尚寶司少卿太僕寺少卿通政使司右遂政皆未任削
籍恭遇皇上登極于崇禎二年起陞順天府府尹叨任一
載告病回籍崇禎八年七月內特蒙欽召來京本年正月
內陞任今職伏念臣一介草茅荷蒙皇上作養以來游歷
四朝屢遇屢退遭際聖明前後起以非常之典從此薄斷
餘生誓許之君父以圖報稱於萬一臣之分也乃臣福薄
劉蕺山先生集 卷上 七 謹人堂

死之日猶生之年力疾惜憤不知所云臣無任激切控陳
待命之至

再請告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臣病久未痊再懇天恩特
賜罷斥以重官守事頃臣于本月初三日因曠感危症具
疏控陳旋奉溫旨著臣供職臣感天恩義矢盡瘁會逢邪
祀大典職掌攸關力疾見朝得與於執事之列幸而事竣
其間戚處不遑者連日夜而臣體復加憊矣臣所謂驟發
之症在脾虛暴下則驟感似可以驟止而孰知臣症由來
紀三十年浸劇者復十年且每年必劇于夏秋兼之積瘕
劉蕺山先生集 卷上 八 謹人堂

可爲實錄蓋珣爲臣鄉人頗知臣而至其驛相引蓋者臣亦不受也德之臣才本薄而重之以多病故愈見其短臣于幹濟本疎而處之以多病之身故愈覺其疎有臣如此又安用之惟是叨冒途滯終鮮報稱負國負恩且仰累聖明知人之哲臣每清夜魂消無以自遣何間煌煌三尺仰惟聖慈鑒臣庸職罪狀惟臣不能供職之苦情量從罷斥永削田里倘臣得偷延餘息以終始天高地厚之遺則所生當隕首效圖報結者也臣無任披瀝悃誠待命之至

三請告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兩奉恩綸力疾萬難劉戡山先生集卷十一 奏疏四 札 謹人掌

供職仍瀝血惻以祈聖鑒事臣於前月二十八日具奏爲臣病久未痊等因奉聖旨劉宗周前已有旨諭留著即祇遵供職不必屢陳該部知道欽此隨該臣于私寓恭設香案力疾叩頭外伏念臣本以夙嬰廢疾劇一朝祿有引請實出萬難得已乃蒙聖恩前後兩賜諭留臣敢不仰體懷憐勉延朝夕樂而思之皇上之所以諭留臣者固將職臣以職掌而非徒名位之虛拘也臣而念及于職掌則司空固天下劇司佐理分猷並稱劇任而臣自罹疾以來舊疾成眩既受困于神明積濕成風復受變於肢體其爲日贏日憊之狀有萬難再試于職策者使臣而勉留一日則

曠職一日則臣之負譴日甚一日而臣乃不覺愴然于去留之際也以臣至愚極陋之資浮沉善病將四十年曾無寸豎可錄一旦荷聖明求舊之典至以庶僚而議九卿自初退而陵左席甚者不由廷推徑取坐名皆故事所希有而臣輒不揣非分惶遽承恩凡以生平有未効之大馬至此與得少酬萬一耳及夫報稱無能種種殊恩德成辜實臣始不熱抱頭鼠竄而况欲假聖明之屢眷以曲蓋其溺職之辜則臣義愈有所不敢出矣用是不獲已仍申前請仰祈終賜罷斥倘蒙聖慈鑒臣曠溺未深姑從老疾酌量與致仕名色則極辦之朝終無佞位而曲成之德不廢散劉戡山先生集卷十一 奏疏四 十 謹人掌

材臣雖從此遠先朝露亦將瞑目九原臣無任迫切惓惓待命之至

子告辭朝疏

原任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遵旨回籍恭申謝悃事該臣于六月十五日以微臣兩奉恩綸力疾萬難供職仍瀝血惻以祈聖鑒事具疏聞奉聖旨劉宗周屢旨諭留實奏情辭懇切特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謹遵旨回籍未能力疾叩關望闕徘徊路天咫尺四朝犬馬豈無戀主之私一日首邱忍負致身之節伏願陛下聖德日新聖修時繼本之靜存動察惟是分理欲而

辨長消驗之出身加民乃在謹好惡而端用令誦知
知人則遜于乃心終不若進而求道蘇用人以行改則謀
之新進亦何如卜之老成第恐偏聽生姦致解仁賢之體
且慮積疑乘隙終開門戶之爭此在先朝已成殷鑒至于
匡勳中外之器動關廟算則焚樞之責願輕更以勳撫順
逆之權分任地方則那本之圖尤亟恭罰寬一分民受一
分之賜更張多一事吏增一事之姦倘能事事提其大綱
自可種種詳于小節乃者上下雷同徒習鋪張之治具焦
勞日昃未聞交徵于臣工惟明主獨鏡道揆之原而危時
尤切滯否之戒臣微慮息願效哀鳴忍死須臾庶見太平
劉義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四 十一 謹小堂

屏營控辭之至

身切時劉疏

原任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為微臣身切時艱敢因
去國之懷恭申慰懼兼附籌畫之獻事臣宗周因病乞骸
奉旨回籍于七月初一日辭朝出國門行次天津始聞邊
警臣不禁憂惶驚懼者久之伏懼皇上上履宗社之憂下
切萬姓之慮宵旰食當不知若何焦勞臣又不勝痛絕
回瞻天表愈增馳懇敢以芻蕘一言為當宁獻臣惟我皇
上注意邊防無日不綢繆未雨而圖事一至於此追原禍

始丁魁楚之久以病請也業已自知其非封疆之任矣乃
朝廷不聽其去卒至敗事不聞吏部有爭執張鳳翼小有
才而龜議不足久已溺中樞之職矣朝廷又從而嘗試之
卒至敗事不聞政府有主持兵垣有封駁則當事諸臣尤
有不得辭其責者且夫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遼也而與
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
專政何以服王治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
人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殷耿如杞之死今邊庭有警
國勢日蹙凡廷臣之繫繫若若猶幸無罪者又何以謝
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之小人一一為
劉義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四 十一 謹小堂

則棄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則亦相率爲全軀保妻子而已矣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夫今天下卽稱多才亦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面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召見重臣任在前日已成覆轍方亟亟更絀之不暇而乃者三級有違通津臨德復有違抑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置藩臬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疆事必無幸矣且小人与中官氣誼一類每相爲引重而君子劉蕺山先生集卷上 奏疏四 主 證人堂

得罪以去遂至天下相顧爲寒蟬之結舌李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義死節之士此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爲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倣吏也而以縣戍何以肅懲食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於鄭鄤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欲以誣告坐亦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按根卽向者聖除異已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長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仰惟皇上念亂圖存豁然永劉蕺山先生集卷上 奏疏四 主 證人堂

爲皇極之主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爲挽回世道之權本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猷仍請亟罷三級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致再以人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惠之而體仁所以爲桑權之收者亦庶在此不然而徒計出於苟且舉動乖舛日甚一日天下事尚忍言哉伏念臣皇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默可以自全然熱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日難江湖滿地總無投生之路卽臣不言又誰爲皇上言之者臣章言而昌缺鐵之誅終不忍不言而生觀國家有危亡之禍臣無任激切望闕呼天哀愍之至

辭少宰疏 崇禎辛巳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籍上

原任工部左侍郎爲民臣劉宗周謹奏爲罪臣驚聞簡命
指分萬難仰承謹席肅剖心懇祈鑒事本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臣於在籍接得本府公文內開吏部具題爲欽奉
聖旨事本年九月十一日奉聖旨劉宗周起改吏部左侍
郎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脩否到臣臣聞命自天不勝戰慄
該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於崇禎九年以
工部左侍郎蒙恩予告甫出國門即聞兵變臣因遲延過
津之間拜疏陳悃隨奉聖旨封疆重寄朝廷委任邊臣何
嘗不專奈平時一味欺蒙遇警輒至疎處特遣監守查傳
劉蕺山先生集 卷上 奏疏四 主 罪人案
夫豈得已金光辰姑從輕處前旨甚明乃謂恐傷中官之
心是爲何語且已已請臣各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該處
有何異同黨比奸生悖謬成德等貪酷鑽刺壞法蔑倫罪
狀顯著反指爲刑政之外又牽捏首輔尤屬不倫劉宗周
明係比私亂政顛倒是非本當重處姑着革職爲民該部
知道欽此欽遵臣乃戴罪而南謝恩里門席藁於今幸保
首領於闕下何意聖明以求治若渴之懷宏開使過之途
誤及微臣驥業特簡起自卿階晉以銓貳仰見聖明雷震
雨露真同大造之無私即草本無知致忘鼓舞獨念臣前
日所以得罪之故仍有萬不能自安者他不具論我皇上

以孝治天下所致嚴者在威倫一案案已早懸虛席而臣
猶恐爲輔臣溫體仁所賣故據律文謂杖母之微不可以
誣告坐則明旨所指亂致之大者也其後謹臣黃道周特
以自謂不如鄭鄭終于嚴謹臣獨何幸罪同譴異反蒙起
廢之典豈部臣未有以臣前日罪狀明告之皇上者乎果
爾則事涉疎離寧不轉甚微臣之罪臣爲此凜凜不敢不
剖心自陳再聽君父之生死仰祈皇上收回成命容臣仍
以薄誥在籍徐俟論定臣死且不朽如謂臣罪委在可原
不妨錄用則廷臣之以言事得罪者不能枚舉倘蒙獎與
甄別儘堪策勵將牽亦何取於臣之老憊無能貪出羣臣
劉蕺山先生集 卷上 奏疏四 主 罪人案
之下者乎嗟乎君臣相過之難也謹云將順其美臣教其
失故上下相親我皇上忠孝仰人允番萬古難常之則而
臣子輔以綱常之說掩君父之美以是屢激聖衷致皇上
不能容一狂直詞臣數起重獄自此中外頗以言爲譴獲
成膜貳之端甚非盛世之福則亦臣子之罪也臣每念及
此未嘗不撫心內訟哽咽隕涕幾欲顛天而無從墮不禁
欽歎及之統祈聖明矜宥臣無任激切惶悚待罪之至
再辭少宰疏 崇禎壬午三月二十六日次淮安上
原任工部左侍郎爲民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違旨戒途
力疾萬難前進三瀝血誠仰祈聖鑒俯容遵藉調理事臣

自拜殊恩旋嬰瘴疠之癘不得已具疏乞骸於本年三月初四日接邸報奉聖旨佐銓丞需員品劉宗周著作速起任不得固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惶恐無地思得一日以縶被上道冀少慰君父之懷惟素前症未瘳自出里門日增困憊沿途問醫行至淮安地方尚屬令舟登陸而臣勢難前進矣緣臣衰年患此劇疾積百日而不解迨癘開之久變爲遺瀝日每十數遺瀝必闕絕以至精血盡耗九死一生抱此疊然之骨臣即能忍死與疾至京亦萬不能得之服官之日臣姑無副佐銓建豎若何即今動履踉蹌誠之朝爲公座且有不禁其隕越者而溫給鄭重有加集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四 七 諸人書

已不徒責之以官守抑又勉之以品格至望臣如此之切則臣亦何以仰屬報稱於萬一乎臣雖犬馬有心終不敢以一日未死之身僱塞家園委君命於草莽而至此已勢難竭蹶萬不獲已敢仍申前請倘蒙皇上鑒臣踉蹌就道之本心并原臣不得不據請之故特賜矜全許還鄉籍俾臣以骸骨終叩首臣仰戴高天厚地再生再成之恩真淺齒而罔極也臣謹於途次候命臣無任迫切惶悚控籲之至

敬陳聖學疏 崇禎壬午四月初一日次淮奏上

原任工部左侍郎在籍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不能以身

報主教場報主之心終致主於堯舜事臣以老病誤蒙聖簡拜疏乞骸且曠溝壑長負聖恩死不瞑目即後之人有以臣爲口實者感茲不世遺恩圖報稱然能不益重其有君無臣之歎此臣所以腸一日而九迴者也臣聞古之人恥其君不爲堯舜若撻市朝放縱定哀之衰庸齊梁之僭亂孔孟猶不忘惓惓之誼苟非若數君者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皆自中主而還爲聖人當日所謂市朝之恥如責左券然況又有進於二君稱大有爲者乎臣不肖道際聖明十五年於茲仰窺皇上希堯軼舜之資前無千古卽位以來孜孜訪落臣嘗數以堯舜之說進而終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四 八 諸人書

愧所見之陋非釋焉不精則語焉不詳亦何以仰視高深於萬一乃者時艱未艾交臂方殷幸以青肝之憂勤稍起班僚之湮沓而治功猶然未奏得無爲之臣者猶是吾君不能之政習乎臣雖不肖自被放以來深自懲艾每因師友之講求熟念今天下治亂之故斷然不能舍道而別爲手援臣所謂道卽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卽皇上之道亦卽臣工見而知之之道而所爭止在學不學之間臣因脩途聖學三篇謹爲當宁獻少畢臣前日之志雖屬鄙儒動說而當宁苟或推其端以竟天德王道之大全則坐泰昇平之業卽此而在又何時艱之足慮臣且藉手效對揚之真

一云謹力疾口占以聞如左

其一日明聖學以端治本臣聞天下無無本之治本一端而萬化出焉則人主之心是已虞廷之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萬世心學之源也聖聖相傳迄於文武不離絃索執轂之說其後孔門脩衍其旨於大學首揭三綱表人心之道體蓋言人心是天理次詳八目示精一之全功而執中之義已蘊於此非是次詳八目示精一之全功而執中之義已蘊於此矣至于思子直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闡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其言未發之中即意誠之真體蓋此正心則知未發故皆以慎獨爲本教正以本於誠意誠日本之中非是故皆以慎獨爲本教教知本者如此而已劉蕺山先生集卷十 漢學四 元 謹人書

而十六字精神盡括於此乃知學庸三書相爲表裏示後人以入道之旨未有深切著明於此者也慨自聖學不講而心宗遂晦言大學者以把持念危爲誠意之功而道心竟溺於危殆念有克固意領善惡以念爲意何啻千里言中庸者以靜觀氣象窺未發之朕而中體既落於偏枯於是二書自相矛盾未發謂本統學術生動意爲本如何又以動生靜意爲本如何又以動生靜學術浸以支離從危則近於功利偏執則蔽於虛無虛無功利之說昌而佛老與巾幘通起用事轉相出入惑世誣民更數千年流禍未已則亦吾儒之說有以啟之也嗟惟陛下以生知之資建反身之極獎聖歸宗得之心悟端無取於章

句之紛拏而正恐章句紛拏或得或失時有異同致陛下之心反受其惑者有之往者臣願得之傳聞陛下崇信佛法遂朝之暇口舉佛號徧及官中又以天仙菩薩等名並加聖母繪爲圖像虞禮齋供以表聖孝一時得之所感甚摯因有三教一理之說而於道教亦極其推崇特詔起正一真人虞之京師接以恩禮益後佐以福禍之術轉相惶惑天下且有望風而奔走者矣昔者楊墨禍仁義無父無君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又千餘年而得佛老之說即楊墨之說之深者於是宋諸大儒特起而排之以爲其害甚於楊墨其說彌近理而大亂真懿哉斯言乃者陛下表章諸儒進以歷號補千百年之曠典爲熙朝盛事聞者莫不興起夫諸賢於佛老果何如者而云三教一理乎臣於是仰觀陛下之心矣愈焉而宗儒忽焉而佞佛或合之或離之方搖搖而無定也豈陛下求之吾儒而不得其說不免徬傍於二氏至求之二氏而終不得其說乃還歸之吾儒乎夫陛下而不求之吾儒則已苟求之吾儒之正也臣請陛下先反而求之吾心當其清明在躬之地炯然而不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此正所謂道心也致此之知卽是惟精誠此之知卽是惟一精且一則中矣隨吾喜怒哀樂之所

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矣此慎獨之說也成豐
下已一日而堯舜矣道豈遠乎哉事豈難乎哉臣親見
人之情大抵有喜怒哀而無好惡而無是非是以
任其情之所發無有不陷於一偏者感之以可喜而喜
喜而不已偏於喜感之以可怒而怒怒而不已偏於怒
偏則好惡或爽其則是非且失其衡用人行政之間且
有次第決裂而不自知者即今疆場之禍三及宗藩而
專閹之臣尚以恩典終帷蓋奪情之舉一無成效而斥
邪諸論繁以朋比蒙呵謫豈非喜怒哀偏之一驗乎而
今且次第有事於轉圜矣喜怒哀而好惡之公乃出好
劉義山先生集 卷十二 奏議四 平 謹人

而祖唐虞則其於道也亦庶乎如虞之有畔動無越思
乎而治功之素度越千古有不待言者陛下過爲千古
集大成之聖主矣又何有二氏之說則夫九蓮智上等
就仍這彼法無以襲九廟之靈齋無之舉盡放彼徒無
以汙法官之地宜亦不待臣辭之畢矣臣所謂明聖學
以端治本者此也統祈聖明采擇
其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臣聞天下大矣而以一人理
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有要焉此又本計中所爲提綱
草領以其至簡而御天下之至繁即以其至靜而學天
下之至動者也故曰君職要臣職詳不於其要而泛焉
劉義山先生集 卷十二 奏議四 平 謹人

矣耳目既窮於形聲而吾猶察察焉傍攷其詳則神明之地愈受其疑矣語曰明不至則疑生以疑爲明何啻千里故君子舍其耳目之用專求之道心之微不見之中而獨見出焉所以明目也不聞之中而獨聞出焉所以達聰也此明哲作則之至也陛下以天縱之聰明留心治道事事躬親日所裁決萬幾動越羣臣意表羣臣奔走受成之不暇則益相與觀望爲自全之計致陛下孤立於上而莫之與卽陛下非不求賢若渴日進三吏九列而倚任之而前此卒無有一當任使者豈其知人之學猶然未之或議與一番點陟有一番是非今日以爲賢明日以爲不肖者有之明日以爲不肖他日又以爲賢者有之此無他任耳目而取數窮此心先處其疑故也且陛下所積疑不化者非朋黨之說乎率天下之人而樹私交以背君父豈非人主之所甚惡而其事實有不然者君子以同道爲朋能自絕於小人爲黨故十六相舉於虞而四賢集於宋古今以爲美談卽顧嗣俊及洛蜀紛紛皆天下名賢適遭阨遂離廢廢無負朝廷讀善善惡惡之論千載而下爲之破涕是故如其道則左儒可以死杜伯非其義則鄭奇可以賈諸日朋黨亦何負人國哉若小人安得有所謂黨者各營其私鼓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四

三

黨人黨

濟其惡耳及其一日見外於君子輒自謂之孤立而轉以惡名加君子曰黨人主卒中其說而莫之省也且今之所稱懷姦誤國罪惡貫盈者非首輔薛國觀乎國觀陝人也關中風氣近古異時士大夫雅多自好者獨國觀一人敗羣爲其鄉人所嘖而朝士之爲小人者正喜其能立異也而引之進之惟恐不加諸膝一旦以倉堂入政府果誰爲之地乎而此輩遂得以驅除異已勦激陛下以黨人之說上自縉紳下自費序紛紛籍籍日以窺陛下之喜怒而中之至精持正論者必使之削跡於朝廷於空人之國而國觀猶然無黨也然則陛下之惡明幾爲若輩所罔久矣何幸離照當空應應立極尋開衆正之途漸卜太平之兆而臣積不能無虞於往復之款正恐一念之蓄疑不徹則羣陰之投間未已此君子小人進退之關固宜辨之於蚤而知人之地尤不容不致其力者矣仰惟陛下躬先聖學法堯舜之明目達聰而推本於舍己亟舍其聰明而歸之闇非徒舍聰明并舍喜怒舍好惡舍是非至於是非可舍而後以天下之是非爲真是非斯以天下之聰明爲大聰明廣開言路合衆論之同建用中之極卽讀說彥行亦不至震驚朕師爲衆正之匪黨是以天下才任天下事首得人以處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四

三

黨人黨

政本隨得人以處六曹之地下及百執事無不得人乃
慎守祖宗法度次第布之有位仍不至以聰明札舊章
自此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雖然此非特人主之
學也陛下爲天下而擇一相已足撥君道之要自一相
而下通有知人之貴則通有知人之學雖所學未嘗不
同而人素衆而且詳職繁分而加繁有未可以一端盡
者夫惟合天下明知人之學而事事皆得其要領下至
一卒之微亦無有不稱任使者矣此今日救世第一義
也臣所謂躬聖學以建治要者此也統新聖明采擇

其三曰崇聖學以需治化臣謹按宋學所謂明德至終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四 重 諸人掌

篇始指出仁字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即得之以爲
心則曰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視天下昆蟲草木
皆吾同氣順連殘疾皆吾惻隱無不有以扶持而安全
之渾然天也故德曰天德道曰王道天春生萬物而秋
以肅之莫非生也王者仁育天下而義以正之莫非仁
也臣又請追宗於堯舜史稱帝堯曰其仁如天舜德綏
帝則曰好生史臣贊之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詞讓及
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過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如是止耳極其敬乃至於變時
雍四方風動二聖人以德化天下其盛有如是者陛下

撫有成業承神光兩廟積德之後不難振之以明作豈
幾得救時之權矣而邪臣道日導陛下以申韓之術致
訟獄繁典犯者日衆傳染海內偏爲殺機兵刑交毒上
干天和無歲不罹災沴至此民生國命內治邊防次第
決裂岌岌乎有不可收拾之勢聖天子乃發憤更化舉
十四年以前一切繁苛之令一朝告罷臣民鼓舞懽若
更生如霜雪之後繼以陽春薄海內外業已重覩堯天
舜日氣象而臣猶以爲未可徒求之政事間也必也求
端於聖學以明德化天下乎化天下自廷臣始自先朝
學禁以來士大夫不知有本心久矣陛下復用重典以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 奏疏四 重 諸人掌

進之益習爲苟免之計因而心術愈壞今誠欲使天下
回心而向道莫若先以手足腹心之誼養天下之元氣
不特寬之以文網而且樹之風聲令天下爭自見其本
心潛惻隱之心勝而君父之戴堅矣羞惡之心勝而身
家之計奪矣辭讓之心勝而進退取與之外審矣是非
之心勝而成敗利鈍之幾斷矣合此四者斯可與事君
矣而仁其大端也未有上好仁下不好義者也乃者陛
下隆三五之業不難過殷肱大臣啓以殊禮一時風動
中外計無不洒然易慮者而第恐禮貌之虛拘無以達
作其腹心之報臣請因是而推之如詔獄之典祖宗以

來固所不廢然亦借以懲大姦大逆而未嘗愆及士類也今者東廠之議呵雖罷衛尉之煅煉猶懸請自今廷臣有犯一切下之法司永除詔獄庶不至以非刑辱士而至於廷杖一節原非祖宗故事辱士尤甚士可殺不可辱仍願陛下推教禮大臣之心以及羣臣與厥衡一體並罷還天下禮義廉恥之坊禮義廉恥之坊設而側隱之良念著矣詔是化羣臣以化兆民流寇之徧天下也原其始禍之日皆由朝廷嚴刑重斂威暴其下使之偷生無路悔罪無門以有今日卽陛下非不下哀痛之詔特與此曹以自新而所司莫承德意卒未有以天地劉戡山先生集卷十 奏疏四 五 謹小堂

之攻城不已凡以求食耳按而得食衛之朝廷食之也莫若遂求而食之曰吾以父母食赤子可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化之之說也化兆民之衆使之羣戴一人而天下之勢安於磐石矣臣願陛下及今蚤定廟謨躬修明德至此見大聖人本身出治經緯萬端莫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舉一世而獎陶之歸之至仁此具舉門之極功盡性之能事所無與申韓之效天淵與已而臣謂此固非可以旦夕幾也王道無近功至治非小補若規小利圖近功不旋踵而害已隨之臣願陛下從事慎權之學先去其欲速見小之私而日就月將以卜化劉戡山先生集卷十 奏疏四 五 謹小堂

成將降古絕棄不雖再見于今日矣臣所謂崇聖舉以需治化者此也統祈聖明采擇

薛總憲疏 崇禎壬午八月二十六日次陳前上

原任工部左侍郎爲民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過叨寵命揣分更難仰承懇祈聖明俯容辭免以肅憲紀事臣蒙聖恩起陞吏部左侍郎該臣屢告在途未蒙俞允行至山東臨朐縣地方據報吏部爲缺宮事奉聖旨劉宗周陞都察院左都御史著星催到任欽此欽遵臣不勝惶悚無地隨該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草野孤踪荷聖明使過之仁竊以非常之遇佐理銓衡處非其據已不

勝進退愾恨之狀乃臣既未經受事再觀榮增進四寶帝
樞諸分義有萬萬非臣所敢仰承者臣聞明主官人必循
資而考績人臣受事務揣分以盟心故事都察院以侍郎
轉者絕少而以一日未任之侍郎轉者自皇上御極以
來亦未之見也而始見于臣臣其敢冒昧自處以辱官常
且仰負聖明如不得已之盛心乎夫都察院風紀之司也
百司庶府于是乎資彈壓一切政事于是乎贊可否海內
民生吏治于是乎行激勵當此中外多故聖政維新之時
所係得人良非淺鮮一旦俾臣越次而處之將壞法亂紀
實自臣始又安望其有展布之地乎如臣學本迂疎資兼
劉蕺山先生集卷十 奏疏四 堯人掌
非劣素無一割之長可奏匡時之畧而其爲中董覆餗權
尤有不待言者矣仰祈皇上收回成命別簡賢才如同推
尚書傳淑訓而外資望多度越臣者以充任使容臣仍以
骸骨請得賜邱首則所全于臣之分義無幾而所禪于官
常國紀實大伏望聖明鑒允臣無任戰慄惶恐之至

劉義山先生集卷十二

奏疏五

陳沿途見聞疏 崇禎壬午十月二十二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草莽有懷敢因
諮議所及入告聖明事臣宗周幸得從陛見之後俯垂清
問遂及臣沿途見聞仰見聖明軫念時艱殫精治理冀得
之臣子諮議之報以爲補救之方臣敢無說以處此而愚
衷猶有所未悉也嗟乎民窮至今日甚矣臣鄉于江南瀾
稱樂土而今年春村中猶有殺子以食者則所在四方可
知矣臣于五月初旬辭里門而北維時江南方事捕獲曾
劉義山先生集 卷十二 奏疏五 一 譯人堂

未幾而陰雨連綿繼以雷潦新苗淹死復行佈種儘多拋
荒水價驟踊相傳人多枕藉死者行至江北水災相似淮
揚之間二麥尙多被野氾爛則種糧益已後時矣時蘆州
所屬已次第報爲賊陷賊哨前探至天長地方逼近維揚
人情洶洶無先遣兵三百聲援揚州追兵甫至揚卽行
劫掠因而散去從賊者幾半上官亦未之聞也旣而賊騎
亦限于水漲不果至揚矣臣往淮安日久漕撫史可法聞
顧臣臣問之曰曷不勸賊曰方事費漕時漕撫旣以價漕
爲重而鳳皖二撫馬士英徐世蔭又先後履任方新尙未
有勸勸之議也至于清事旣畢可法乃事鎮兵以圖大舉

而彼此聲息轉復杳然至今未聞有一枝河重州一步谷
則所練之兵果當何時始用乎而一時撫按諸臣遷延玩
寇之甚衆大約如是矣區區數百里之間環鎗以三督撫
而不能成一旅以向賊護漕者止言護漕護陵者止言護
陞守安慶者止言守安慶則賊亦何時辦乎說者曰正以
督撫之多員也力薄而權分偷心生矣且非惟不能辦賊
也而今者淮揚按臣又以殺傷老弱告矣臣嘗遇科臣陳
泰來叩以時務之要曰必不得已而去曰去兵無亦有漕
乎其言之也克東一帶行李猶有戒心臣乃遵青州而逃
見地方農事登塲頗勝淮北但人烟往往斷絕故地荒茫
劉義山先生集 卷十二 奏疏五 二 譯人堂

多而共地到處有水利可講屯稱可行惜無人以經理之
耳遇有司則無不以催科爲威額曰甫經招聚之民一見
上官督賦賦思掉臂去苦無法以稱廉之乎是紛紛陳告
又向臣求減十四年糧矣而最苦者以東三府而代而三
府之水豆百倍維艱且以東路而代西路之驛遞又百倍
維艱上官亦未有以處之也臣嘗遇科遇侍郎王正志因
官此差之無當于事誠爲遲道計莫若直復西路驛遞之
爲長便矣驛遞後而遲道通旣可以拾後流移亦可以開
懸荒蕪而議者猶不免西路驛遞是愚見今東路有護餉
之兵若并之于西而已充然有餘餉遲延日久終讓袁東

一路爲賊截斷南北咽喉使東三府并受其敵具計之左也且也各省直藩司不惟糧而另遣部郎徒嘆糧長之莫及兵道不護餉而特委刑武紳多掣肘之文移亦計之左也此臣行至河間所屬獨苦無雨秋收告歉僅支數下畿南一帶幸稱有年特小民以召買未豆爲艱多坐有司不職所致蓋召買雖有官價而準以時價已苦賠累況給價不全賠累之中又賠累焉甚則有全不給價者總之今天下盜賊未起流亡未集民少而賊多官增設而事愈繁今但緩得一分催科價減一分盜賊省得一人差遣便息一方騷擾因使聽處講屯田水利與人以衣食之望則劉蕡山先生集卷十一 陳漢五 王 龍人堂

流亡自集即可隨處行路約保甲徒人以爲盜之原則漸漸起而所謂去兵之說古聖人斷斷乎不我誣也今日日言練兵而終無一兵可用日日言調兵而終無一兵不助賊以害民致反授辭于賊曰勦兵安民一時文武諸大吏何啻巾幗之辱則亦安用此多兵爲乎而且事紛紛多餉乎臣在臨朐相傳劉練鎮領兵過河未半渡而輟爲賊所猝溺死者無算此起兵少之故乎又聞小袁賊聲言就撫而該督遂遣一典史蒞賊營天受其桂席踞踞而遣懸以兵將多人盡遭屠戮種種舉動眞成兒戲一旦驟遭河決之禍天下人也則諸提師觀望玩寇之罪愈有不可勝

誅者矣臣斷一隅之見聞未足槩天下大勢而其端可以類推惟皇上獨扼萬化之幾深酌時務之要首念民艱多方收恤或量核災荒從減兒年錢糧或深懇撥發龍前日銀餉因勅各撫按令所在官司各舉兵農錢穀之任無恃一切專官專遣從此本計既修勝算自握坐見中州釜魚繼未滅亡亦當終有向化之日矣臣謹練實指陳以聞

纂列風紀疏 崇禎壬午十月二十五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爲敬備職掌條列見紀之要以佐聖治事臣惟路家設立內臺與六部相扼衡爲天下風紀之司固理亂安危之所自出也惟是官不得人則法久而弛令熟南玩權受弊之端遍開天下犯義犯刑之習所不至以人國爲徵幸者幾希而臣乃稟陳于此矣臣聞君子之德風也風無形而所及者神所被者遠廣故又曰知風之自此其權固于皇躬之遠帝操之而在臣衙門因以法紀奉揚之故亦得繫風于紀顧名思義于端本澄源之說亦有不可不亟講者則在諸御史且然況其爲之長者乎臣以不才忝荷皇上任使受事伊始不敢遽求之官也而必反而責諸身苟其一念不可以對君父與一事不可以虧天下士大夫臣不敢不肅恭服皇上之大法法行自近臣乃進而與諸御史約繇是以求之綱紀之

地自朝廷以及天下端不乏風行草偃之機惟皇上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以正四方臣敢不受成于下以庶幾無忝厥職乎臣請指其要者而預陳之

一曰建道揆臣聞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京師首善之地固道揆之所自立而天下歸之以感發興起者也先臣馮從吾常因舊址建首善黼院于京師率士大夫之同志者而講肄其中會衆寧告陋人多迂之者從吾曰今日正不可不講學此其意固自遠矣而竟以是罷去卒遺愼魏之禍首善一席鞠爲茂草議者傷之天啟聖明躬先問學日獨經筵方將開明孔孟之典以紹聖統而劉蕨山先生集卷上 五 譚人掌獨不令學士大先仰承教澤乎臣竊謂首善黼院即附從吾爲幹宗而令京師子弟之秀者專爲肄業地仰昭聖明興道致治之意不亦休于先是皇上特重孝經小學二書頒示天下一時士習多向風者而臣以爲有小學之教而無小學之地猶然空文耳倘因首善之事即用之爲都人士小學因并勅天下府州縣各復國初社學舊制選名儒老成者爲之師聚里中彥士而教之因而縣縣庠序以達于國學將異日賢良方正講科未必不因此而起而所裨于聖朝作人之化非淺鮮矣伏候聖裁

一曰貞法守臣聞五刑五用繫之天討非人主所得而私也我國家設立三法司以治庶獄視前代爲得詳蓋曰刑部所不能決者都察院得而決之郎院所不能平者大理寺得而平之其寓意至深遠開國之初高皇帝不廢重典以懲巨惡于是有錦衣之獄已讀老子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語立命焚錦衣刑具寧寬恤而歸訊獻于法司至東廠緝事亦國初時偶一行之于大逆大姦事出一時猶宜後日遂相沿而不改得與錦衣衛比周用事致人主有私刑自皇上御極以後此曹獨不難雖羅織之威日以風聞事件上座廣寬職職之下人人足浸傷九重好生之德幸今朝廷府清獄大典從前一切株連蔓引之冤始得盡出覆盆中外獄呼聖德而皇上且已改定勅書不復界此曹以事猶夫講自今一切輕重獄詞專聽三法司聽斷不必另下錦衣其或有不公不法傳于道路踪跡彰著者獨許臣衙門以五城御史覺察廉其情罪之重者送刑部究擬倘御史不行覺察事露并坐御史衛史得職而衛廠之諷呵可以自寧自此耳目無旁寄之門朝端享清靜之福于以仰追三代刑措之風其庶幾乎伏候聖裁

一曰崇國體臣聞堂高燕遠古人借以喻上下之分本

劉義山先生集

卷十一

漢書五

七

章人堂

曰劉義正而後朝廷尊耳今天下之勢何啻指大于臂臂大于腰者所謂失今不治非徒病國又苦談縹緲即今中原寇亂士卒非不林立而主帥之約束不行何故即大帥非不蕃布而文臣之節制不受又何故則縹緲之勢其所由來者漸矣推此以往部臣而叛官長青矜而抗師帥僕奴而殺主翁皆積漸之勢也臣乃知今之變爲尙書侍郎者名位雖尊而語其維繫之地不過一吏胥之任耳朝升堂而受事夕繫囹圄矣夫伏謁而趨承後從維縲矣則當其在事之日而人人以囹圄待之維縲伺之曰此五日京兆耳下陵上替轉相尤致等而進

之王公一階耳此臣所爲寒心也請自今著令大臣自三品而上有犯罪者先行九卿科道會禮議詳乃付司寇司寇議定坐殊死者得收繫其他即以其罪行違此雖于僇辱之中而不忘禮遇之意豈其人之足恤哉凡所以享朝廷也頃者皇上業已行九經之政敬大臣而體群臣何所不曲致其恩禮而終有憾于舊銓諸臣之一案頗爲聖度果不小則臣不得不慮及之以爲將來戒伏候聖裁

一曰清伏姦臣聞在外爲姦在內爲宥以見腹心之寇爲明主之所慎防云今天下流寇之禍易解也而所難

劉義山先生集

卷十一

漢書五

八

章人堂

者乃在姦宥前此枚卜之舉何等關係而朝廷禁地忽有以匿名揭告者胡爲乎來哉賊在內矣則必有爲之外者此非一輩罷間官吏欲然既死之灰必係一時貪黷糾紳黨倖非望之禍因而關通緣索表裏爲姦至不縲以門戶之說羅朝士而一網之動乘人主所甚忌乎此其龐大包天爲王法之所必誅而皇上亦姑置之而不問以全大體豈不適逢狡謀後且一逞再逞而無已乎語云不見其形顯察其影臣請此後除匿名文字一切立廢不問外但有朝紳結吏近侍踪跡懸著者不妨立置典刑此外大小臣僚不論見任廢籍或借事呈身或繞途干進因而勑頗斜封官同傳奉者許臣徒門吏以白簡從事立破姦謀庶懸懸懸不至跳梁于清臺而保私之業或亦不外此而得之矣伏候聖裁

一曰懲官邪臣聞國家之敗無不由官邪者而官之失德自飽賂始往者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自臣通籍時有科三道四之說議者已爲之竄囁其後稍稍濫觴未甚也我皇上御極以後加意澄清間有以賂告者必罪不赦以爲是足以令行而禁止矣豈知禁愈嚴而犯者愈衆情愈巧臣受事冬官時見內外官相見以贊職袖手授受不令左右寒見至列東投遞必託小書名色

曰十冊二十冊以示謹此其事能可令宰需見乎而其途必自臺省而上權貴入久之白銀易以黃金致長安金價日高如是者習以成風恬不爲恥頃自薛國鎮敗而人心稍有警惕次第改陳易聽矣倘其積習盡洗臣幸得與天下更始共奏澄清之理若猶未也但有兼金而入長安者臣衙門風聞卽舉詞微之立置三尺至于士路紛紛久構成一搶攘世界而近者復有起廢之典不禁紛紛陳乞廢者乞不廢者亦乞至廢而起者又乞決裂四維尤爲不小相應一併禁止以挽風俗伏候聖裁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二

奏議五

九

禮人堂

一日飭吏治臣聞吏治之關生民休戚自古而然矣創今天下魚爛瓦解之日乎而察吏之責獨臣衙門專之則巡方之途是也臣姑先者今日吏治之汚如僅科而火耗詞訟而贖錢已視爲常例未厭也及至朝廷頒一令則一令卽爲漁獵之媒地方有一事則一事卽爲科歛之藉官取其一吏取其九一者常見持而九者遂不敢問民費其十上供其一十者方取贏而一者愈苦不足是以百姓視上官如仇讐一旦有事或搶城或甘心從賊計不反顧而後乃知此輩手攘之金攘亦直以輕命易耳至問其所以爲賊之政殊似有可原者一令耳

上官之誅求自府而道府而撫而按而過客而鄉紳而在京之權要通而進焉驛應不給而至干營壓諸重用諸巡方御史者尤甚卽其間豈無嬌嬌自好者而相沿之例有司已相繼而往遺其家巡方不及問也如是者一番差遣一番敲吸欲求民生之不窮且盜以死可得乎然則臣亦不必詳言吏治若而良若而格第事責之巡方但令巡方不贖賄則自巡撫而下皆不贖賄守令卽贖賄亦無所用之有不吏畏其威民懼其權者未之聞也臣嘗念今天下用人行政宜歸寬大徇于風憲受贖之律毫不容少執而臣乃執之爲回遑考察第一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二

奏議五

十

禮人堂

部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爲闕門大典澄叙宜嚴政定流品之而以彈激揚之意事臣聞進賢退不肖固銓序人才之法獎恬而抑競尤轉移世道之機乃者考選之役臣宗周特奉皇上面諭不敢不稟陳從事因思臣衙門

請嚴考選疏

崇禎壬午十月二十七日

風紀之司固清議之所自出也此一時也功名之路驟啟
露說之途轉捷郎署中有自行陳乞者矣推知中有減俸
行取者矣臣以爲斯二者皆不可爲朝也夫遴選之典朝
廷所以深致求賢若渴之意而自人臣處之惟有退然引
避若弗克勝今乃紛紛縻進自鬻不已幾與乞墮並斷者
同類而共轡之何士節之壞一至此也且郎署亦考選中
階也簿郎署而不爲能必考非郎署乎抑以禮曹而乞考
將必徑改省郎而後快以樞曹而乞考又必并簿臺郎而
不居是視臺省爲必得之物也吏治之爲天下最也保障
綱繆何莫非本等職乘今則賑濟也而減俸建城也而減

劉臺山先生集

卷十一

奏疏五

十一

謹人堂

俸防河也而減俸有減至三年者有減至二年者是視臺
省爲微勞之勳也嗟乎謹義廉耻士君子居身之本保焉
有廉恥而後有功名有功名而後有事業昌言偉伐惟所
樹焉未聞立身之本湧然放棄而吳日有建立之可言者
也臣願聞先朝名碩有後臺省而辭者辭而得之遂以郎
署顯赫而不得卒以臺省顯而其入皆炳耀千古稱不朽
今之君子宜何居焉此攘攘而來者不懼稱職之難而矜
體貌之備不以爲效忠之資而以爲恩威之府苟可以獲
其營求無所不至不難呈身如彼速化如此一身之廉恥
既不值又奚有于立殿廷爭可否者若何而其爲樞臺

私欺君罔上誠可懼而得也臣于是深有感焉姑請以
往事折之臣入長安人言籍籍如給假御史喻上嚴居禮
不議至短喪起復爲名教所不容又如河南御史嚴雲京
前令山東至賄賊冒功終見廷方之溺議此二臣者孰非
清華之選至今不能不爲前人咎倘失今不懼又以匪人
廁足其間臣恐後之視今甚于今之視昔猶記大姦得路
之日舉朝寒蟬而二三挺松栢之節者自哀愷成勇而外
未易多屈指臣謂必哀愷成勇其人而後始不負臺省之
選可以撰錄亦可以信劄今二臣身雖廢而道自尤如愷
在起用之列無事臣言獨勇尙獨成緒知聖明已有兼覽

劉臺山先生集

卷十一

奏疏五

十一

謹人堂

旦夕下賜環之詔至復臺員以終後效所謂黨累百不
如一鶴者也仰祈聖明嚴勅該部是番考選必以恬視分
賢不肖之舉凡自行陳乞與歷休之最淺者皆罷黜不與
而擇其廉靜退讓者以風示之仍乞并勅該部將御史喻
上猷殿雲京分別議處成緒成勇即與貽雲則惟此斤斤
登叙永足爲狂瀾之砥所關于世道汗隆有非渺小者而
皇上繼渴求才之意亦庶幾其小慰云
申救熊大行奏給諫疏 崇禎壬午十月二十七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爲恭承聖諭感激時艱
敬矢責難之義以圖報稱事日者邊方告警致煩皇上焦

勢宵肝下詒求賢宏開闢門之典蓋切引躬之思惟恐以
貴難望諸臣爲人臣子處交戟之下不覺心膽俱碎況臣
本列風紀仰承聖諭指及憲綱所以責備于臣者尤切其
敢不就就口夕與諸御史勉圖言責以當官守而臣乃竊
有感于今者禍敗之故矣我皇上聖明天縱嗣服之初方
將大有爲以光守文之業首誅大逆除大姦業甚處也顧
餘孽猶延踵相傳護逆得以小忠小信之計逞作威作福
之私上搖國是則無人不羅爲門戶下困民生則無法不
峻以誅求至于天變人窮兵連禍結而不知所止則小人
用事之禍其足肉乎所幸聖明更調化滌革新庶政舉向
劉養山先生集 卷十一 漢疏五 聖人堂

塚所生正爲前日之作孽已深者言而第于引詔之下欲
盡避規卸之名以掩人臣之罪豈臣子善則歸君過則歸
己之義乎此說一倡而天下之爲特私植黨者益弁髦
而而不顧矣則其心可原而其言可罪也聖明在上于諸
臣是非得失之辨豈不洞若觀火推兄至隱二臣卽有罪
可原正不難信此一斥以作正直之氣發忠愛之忱而矯
枉不無太過至以衛獄處言官自今日始所仿團體似非
細故臣猶記枚卜會拱之役千廟聖怒諸臣各得罪以去
然若惠世揚章正宸者輿論至今惜之轍有言于皇上之
前則夫大譴大呵之法終不可不慎所施矣乃臣于是而
劉養山先生集 卷十一 漢疏五 聖人堂

更有進焉我皇上旣以貴難望諸臣矣今試思難者何在
則必從所難受之言曲喻于轉圜而遵耳之中有利行且
必從所難克之私推究于幾微而舍己之後有樂取審如
是又何必口道先王之言身爲難義之則乃稱宸聽之奉
以自當于明主乎臣聞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而
孔子遂進之以知難之說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真
早違也與喪之機于此決矣故子思子告衛侯曰君出言
以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以爲是士庶人
莫敢矯其非則國亡無日今幸有矯卿大夫之非者矣又
何意聖明于刻責引躬之下得聞狂夫之言乎臣願皇上

始寬此二臣以彰聖度改勅法司勸諭少存言官之諫以作將來慈睦之氣則聖德于此益著而以此爲匡濟時艱之本亦有餘裕矣臣素性愚陋屬蒙皇上優容之下輒敢

不勝愚謹伏惟聖明鑒察

請飭觀典疏 崇禎壬午十一月初二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等謹題爲遵例請旨嚴飭禁諭以肅觀典事竊得崇禎十六年天下官員例當入覲除一切官評臣等加意采訪外先期例行榜示如徵逐過從有禁送程設席有禁山人墨客往來有請望款聲揭捏情肆辨有禁計後潛住京城有禁已經觀年申飭內外官相

制叢山先生集

卷士

奏議五

主

肅人掌

肅一體遵奉而矣最干法紀者都知僉違一事竊思近世士大夫不以苞苴及門爲恥如外任官歲時問親京師亦既習以爲常矣至朝覲年則自守令以上必人輩一二千金入京投送各衙門及打點使費其費倍習考諸員又特行一番饋送之費惡薄相仍愈違愈下今聖政維新嘉與天下共泰澄清之理責成實在臣衙門臣請特設厲禁行五城御史轉行各兵馬司預加緝訪至期遇有入覲官員資金如故事在各衙門餽送打點或轉託親故投入者不論與受立行開報城御史奉送法司仍立限五城至期若無舉發本官卽以下職論特行奉處卽已徑風聞有據而

城御史不行舉發城御史卽以不舉論特行奉處再職五城御史互相覺察但能發嘉一事二事御史紀墨兵馬司僣陞登臣雖不敢薄待天下士而移風易俗之教豈觀一朝而得之謹教之窮也不得不佐之以法法在必行請自臣等及論御史始經新聖明垂鑒朝下臣衙門遵奉大德禁約通將舊禁各項欵以下責各該衙門一體施行應拿問者卽行拿問應糾舉者卽行糾糾庶舊俗爲之改設而士風於焉丕振所關一時計典之重豈其微歟

申明巡城職掌疏

崇禎壬午十一月十一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等謹題爲申明巡城職掌以肅風紀以儆治化事臣常有感于風維之說而知天下之治必有所自始則京師其首善矣臣請遂言所以風京師

制叢山先生集

卷士

奏議五

主

肅人掌

者臣衙門御史之差巡城也專以督察輦觀而下承之以兵馬司官屬所至必令行禁止經視漢之司隸自城嚴不舉朝廷一切發姦捕伏之後不得不別有所寄致往者亂政至行違爲厲階無足怪者臣考之故廣城御史不徒爲喧闐校也進之爲禁賭博爲捕盜賊爲執奏打點觀衆又進之爲裁抑豪橫爲懲罰奢侈游戱又進之爲察問九門官史不法皆其職掌之大者臣宗周受事衙門之日淺諸御史日有報月有稽于諸條欵儼然具也而每項則註曰

無犯果爾豈不比屋可封一旦有事後覺否將何以置
對天下事之敗于文具類如斯矣而臣謂此固非可以武
健嚴酷勝也臣聞之先王之治天下也必設爲里井之規
而聯之以比閭族黨之法于是以鄉三物攷萬民陳之以
愛敬而民興行進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漸摩之以仁義而
民向德故化行俗美奏上理焉聖王不作一切良法美意
蕩然久矣若後世所稱鄉約保甲二事猶爲近古乃若業
已累奉明旨申飭舉行而終未有實實舉行者何也本牧
疎而風勵之權弱也今臣等請與諸御史力以風紀自任
推明德意令所在地方特設鄉三老申高皇帝六言大訓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一 奏疏五 七 諸人堂
務以其時講明之而即以鄉約行保甲之法使比閭而居
者有終可以相長有過可以相觀平居而觀疎究如同井
有事而捍禦卽爲干城將先王化成天下之效不難再見
于今日乎而行之自京師始則請自城御史始舉京師之
衆五方雜處之民盡收之鄉保之中遇有前項得違相舉
發重則題奏如打聽輒遣九門官吏不法之類輕則拿問
如賭博盜賊之類又輕則徑行題逐不許潛住京師如私
娼小唱戲子游惰游尼之類所不令行而禁止者未之聞
也臣等于是乃立責成之法請于城差報竣之日城御史
先以鄉保法甄別兵馬司官旌過善長何人糾過非爲何

事倘縱舉不舉至爲別衙門所舉斯卽坐本官以不職小
則罰俸大則降級臣等因卽以鄉保法甄別城御史旌過
善長何人糾過非爲何事倘縱舉不舉至爲別衙門所舉
發卽坐本官以不職小則罰俸大則降級且改創差爲題
差復季差爲年差以重事權庶幾成效可觀統祈聖明裁
奪如臣言不謬立賜申飭俾臣等奉以施行其鄉保二事
恭候命下之日容臣等裁酌事宜先行所屬并通行有直
各地方一體遵依邇者寇警驟聞太可恃以安集人心爲
城守要務則臣宗周已于己巳之警行之京兆府矣
糾察親遺疏 崇禎壬午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劉蕺山先生集 卷十一 奏疏五 大 諸人堂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肅奏爲特糾官邪行賄有據
謹自勒不職以肅風紀事臣于本月二十四日辦事衙門
訖有起復加銜太僕寺少卿武英殿中書王育民者與臣
素昧平生遺而爲臣于私寓坐定手出書儀一封周方可
三四寸許臣因問所從來則原任絳州知州今陞戶部浙
江司員外郎孫贖所書以爲打點外計地而育民其部民
也因爲之過付時有民方左右顧而無人變攸作前中之
錄而臣乃毅然揮之而去臣不覺寇躬無地過而自思以
臣忝列風紀一席而此曹猶不難爲非義之平親國憲如
弁髦然責臣之平生固不足取信于人與昔人云人心如

青天白日何至相疑臣實愧之又重以爲國憲辱臣真大
負皇上任使矣乃者臣方奉皇上而論責臣澄清計典一
事體該臣深行題准惟倦于懷遺之禁方在大刺補文張
掛間都人誰不知之者而不意令之不行首中之臣則自
臣以往一時賄賂公行偏染各衙門當又有莫可窮詰者
矣臣聞古之爲政于天下者令懸而不犯刑設而不誑貴
其所以威之者豫也若待其已犯而後愧之亦已晚矣臣
真大負皇上任使矣仰祈皇上先將臣重賜罷斥以爲衆
寡無能者之戒仍勅下該部將孫顯重行嚴革王育民并
與慈處庶幾計典於焉少肅仕路爲之一清臣無任戰慄
劉蘆山先生集 卷五 九 謹八

申飭憲綱疏 崇禎壬午十一月二十八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等謹題爲遵奉明諭申飭憲
綱以昭法守事臣宗周于本月十三日恭承台對跪于御
前發下欽定憲綱一書諭臣遵行以訓飭諸御史諄諄有
加臣恭領而退悚慄不勝隨該臣次第諭諸御史各請共
乃職一照憲綱行事并在差者另行訓示去後訖臣等
因恭錄憲綱一書大都求詳于諸御史而于茲長不及一
二焉聖意蓋曰諸御史之職卽其職也則表率之地愈有
不致不越者矣然臣等雖自愧非屬無能而成憲聲然稍

一申明轉使耳目新而精神肅自臣等以及諸御史敢不
凜然易慮精白自矢以圖報稱仰副聖明倦倦責成至意
臣等爰取三十四條彙括其旨均爲數事仰歷覽倘蒙
鑒允容臣等再行所屬承爲遵守以竊附于不愆不忘之
義將聖天子垂憲一世之風猷不至託之空言而無用臣
等與有幾施謹具列如左

一曰重臺員之選白臣謹按憲綱首重建言曰直言所
見蓋爲御史處風紀之地爲朝廷耳目之官以言爲責
者也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其道有直而無遷古稱名御史往往往縣之難至貶竄
劉蘆山先生集 卷五 十 謹八

夷而不顧天下卒收其言之利而不然者計身家權利
祿饒指易剛易矢口皆虛說或事出風聞或類從毛舉
或顛倒是非或雷同附和或攻訐陰私或借題營窟或
上言德政或蓋薦私人違者附下罔上比周爲茲拾遺
納賄厥福自恣有一于此皆直道所不容爲言官之溺
職臣當擇其尤者而重事參處以警其餘此振揚風紀
第一義也伏候聖裁

一曰定臺員之差遣臣謹按憲綱特申御史出巡之任
則註差固有定例矣曰小差以試御史充曰中差以實
授御史充曰大差以資深御史充不相紊也偶臺員缺

人則或初試而註中差淺資而註大差機務之間因得以趨避避冷舍難就易而成法亂矣至請差中其坐大差者自巡方而上若管理章奏若十三掌道尤不可不重其事權如章奏不職則建白于何定流品十三掌道不職則省直于何稽文案而今也舉以故事視之沿襲日久即欲問其職掌而不可得至而畿督學一差地方之風教寄焉原係會同禮部爲特選此外有監軍一差兵事之安危寄焉又係會同兵部爲特選此則未可槩以資序論以資序論多至不舉其職矣今臣等請于成憲之當遵者必立爲畫一之規于舊章之已渙者必加

劉蕺山先生集

卷五

奏疏五

三

謹人堂

以整飭之法而于時宜之當酌者又必通以趨避之方使所在各舉其職雖其間有題差制差不同一皆勅以成限不致游移久近生畔擾之端則亦鼓舞人才之大端也伏候聖裁

一曰正董員之體統臣謹按憲綱御史糾劾百司所至地方自六品官以下得復自京問燁燁乎總其重如此而又許內外並得互相糾劾以共處于無私之地此體統之所以益重也然則董員固以人重耳非徒以官重也而今也或官非其人狐狸是問而令豺狼鷹犬逐而伺竊鼠其重安在且夫巡方在外固有定體矣

臬之品級固甚懸也而執利用手本知府之品級亦相懸也而謁見行跪禮至教官有師模之貴而亦行跪禮耶吏以下出自貢監也而槩行叩頭禮皆非憲體之舊也乃巡方竟坐是以矜貴倨而日與地方官相趨以勢相取以利相與以迎道餽遺充其情或多乞播壘斷之不若其重又安在而至于近日陵替之漸尤有不可言者僅科有考成矣詞訟增賦罰矣一切劾功勳日有誣觴矣此雖一時功令之變攸然乎而巡方遂得以行其誅求無厭之計則決裂又甚矣臣請身全爲御史者必以人重官爲百司表率而無取諸虛實也庶不至下交而演譁開凌侮之端而且以備科選撫字以刑罰遷教化以一切助工助餉之義量取之于其所有而盡捐成額于朝廷因使得益者其攬得澄清之節夫如是而御史體統乃重御史之體統重而朝廷之體統益重世道其與有攸賴矣伏候聖裁

劉蕺山先生集

卷五

奏疏五

三

謹人堂

一曰嚴同道之考察臣謹按憲綱有經方系職之條至舉劾不稱者遂以烟瘴戍而尤重犯職之法于是同道例有考察之典乃後世相沿視爲故事率取養交避怨而已近趙南星以張萊養舉學吏也而處高舉龍以龐早秀犯贓私也而處一時以爲空谷之香聖明在上累

經嚴旨法在必行而臣等猶懼無以仰承德意也一則文具之呈詳易飾一則采訪之聞見難真坐是若無下手終成憤憤者有之今請御史回道之日另奏一簡明文冊如其察吏也果舉得真廉吏某人某事糾得真貪吏某人某事而尋常之舉劾不與其安民也果于某地方招集得流移若干人又于某地方開墾得荒蕪若干畝并清查過糧差積弊若干件事拿問過大姓豪橫若干件事表章得真經明行修真孝廉真儒幾何人而向來例套所及者皆不與于是考其殿最登報一一及格爲上等有舉有遺爲平常全不舉者爲不稱職而次劉瓊山先生集

卷五

奏請五

選

證人堂

第按以功令姑酌爲改調降級罰俸三等員如執尺度以繩長短握權衡以定重輕未之或爽也至犯職者另事采訪特從重論而考察之法于是乎行矣伏候聖裁一曰嚴蓋員之選轉臣謹按憲綱選用風憲必取公明廉重老成練達之品而禁新進初仕者法如其嚴也則蓋員之所以自待者可知乃前此有以甫釋褐而驟副繁欽簡者此誠一時曠典平而弊端既開遂有爭欲速化者矣且有甫拜恩而卽自陳實授者矣及其獎也既得患失何所不至臣竊往事蓋省之選轉或內或外未嘗有虧經也自人情重內而輕外于是卿寺之途日

設而外改監司者固有年例之名人多視爲畏途臣觀前輩蓋員其賢者多出爲監司以自效兵農錢穀事事可觀一日肩鴻任鉅聲施燭然而今也不特薄監司而不爲且并薄督撫而不屑而其爲監司者反得借邊才以擢之于是內與外爭競于榮選之途視一官如傳舍職業口墮人才日耗禍患日臻以至有今日嗟乎觀言之矣請自今選授蓋員一遵憲綱故事至遷轉之日除回道考察處分并開陞者另論外積至資深聖重舉以一內一外行之而斟酌于才品之間罷去年例名色使內者既備節鉞之選外考亦配京卿之望庶人情之難

劉瓊山先生集

卷五

奏請五

選

證人堂

駁以息而于天下事有可次第言者矣臣聞之禮義廉恥國之四經四維不觀其何能國伏候聖裁

被放謝恩疏

崇禎壬午十二月初二日上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革職臣劉宗周謹奏爲感激天恩恭陳謝悃事竊臣于閏十一月二十九日體閣部諸臣後召對中左門以奏對忤旨屏息出朝房隨奉上轉劉宗周復均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任望其更改今乃獲法徇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老姑看革職全光及將諭旨及面諭皆不理詐稱不知姜琛等罪狀明係誑謊其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着降三級調外用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于本月初一起鴻臚寺報名今早恭詣午門外
行謝恩禮訖載探之下感激天恩不勝耿耿伏念臣生逢
聖世先後蒙皇上三起田間皆出特恩爲一時諸臣中異
數而臣以衰病之餘形骸漸廢神智漸昏報稱漸窮至此
與疾而出實爲感痛時艱不暇自揣非分叨茲重任日夕
冰兢既蒙面諭尤稟憲綱乃前後條陳多以草野之資載
其至愚極陋之狀臣亦自知罪戾難逃幸荷優容寬宥懲
艾而廣成偏駁磨切無功輒于召對之際仍敢效其狂悖
仰干聖怒自分齷粉猶復念臣年老曲賜矜全天地父母
之恩真出臣之望外一息尙存犬馬知戀瞻望闕廷不禁
劉蕡山先生集 卷十一 奏疏五 聖人堂

跪位惟望皇上聖德日新聖躬時復勸養康于知要少虧

宵旰之憂撫問察以用中益裨高深之助庶群策舉而群
力益張將廟筭周而廟勝自卜尙何近日禍氛之足慮臣
未見自古以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天下無治平之望者也
臣溝壑餘生始終願皇上爲堯舜之主而已爲此少陳謝
忱冒干慈鑒臣無任泥首請死以聞

恭陳辭悃疏 崇禎壬午十二月初五日上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革職臣劉宗周謹奏爲懇國
天敬陳辭悃事臣聞忠臣去國不復其名孝子殺諫不遺
其志臣每有感于斯言爲之飲泣伏念臣老病支離不堪

輟策業已久微御前況重以在悖之罪乃蒙聖恩曲存惟
養解其職事俾得以長林豐草再陶聖世從此遂當遂遠
闕廷瞻天尺五亦復何言而臣輒不禁其涕之欲零也百
年頂踵承畢于此臣能不少抒去國之懷于臣惟自古國
家治亂之數莫不有人事以感召之故曰或無難以喪邦
或多難以興邦以我皇上有道聖人之主也而適逢時艱
一切匡濟之資動無足恃致煩皇上下哀病之詔爲之引
躬刺責以承天譴且也闕門訪落益與群臣講交響之誼
至躬親庶務不陳夜分習以爲常一日出行聞火器職草
呼自演試以示群臣如是者焦勞亦謂至矣而臣猶以爲
未視其要領也夫人主所自託于天下者止此一心耳誠
使操之無本而用之或失其要即焦勞于已亦何益于成
敗之數即今聽政動矣而紀綱之條布或紛求言廣矣而
謀猷之入告猶少用人至矣而仁賢之奏效尚疎委在切
矣而上下之猜疑轉甚防竊害矣而法外未必無遺竊慮
患深矣而術中未必無隱禍無乃本原之地有先受其病
者乎臣常讀高皇帝御製心問篇有神役心心役神之辨
猶是一心耳而役辭與見役于神爭在毫釐判以聖狂況
役神不已轉以心爲役乎然則聖祖之治天下亦豈無所
用其心哉特不以神爲役爲爾蓋矣皇祖之善言心也臣

願皇上以法祖之心學爲教時之大權務時自格其神
焉何以事神曰敬不顯亦顯無敬亦保無徒以焦勞代兢
業可乎何以致敬曰誠願言于行慎終于始無徒以鋪張
爲實事可乎敬則誠誠則神神則天惟天不言而信惟神
不怒而威此天德之粹而王道之純也且問之古者天子
端冕而聽政則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其職皆主乎論道故
陳平不對錢穀曰自有主者丙吉舍盜賊而問牛喘宰相
且然況天子乎以天子而親細務問宰相所不必問之事
則宰相不復舉論道之職而六卿以下惟有奔走于文法
而已矣是率天下而曠其官也何治平之難哉臣願皇上
劉蕡山先生集 卷十一 奏疏五 韓人堂

臣死不朽

糾參輔臣王應熊疏 崇禎壬午十二月初十日 上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革職臣劉宗周謹奏爲懇關
天恭申謝悃事臣宗周以罪蒙譴已于本月初七日辭朝
出城際此時艱慘惟不能忘君父因而棲遯累日恭遇萬
壽昌辰以草野攸封人之祝而臣乃遽巡行矣伏念臣通

籍四十二年前後仕于朝者僅六載有餘遂荏苒以逮老
終擬舉家事負聖明機荷鴻慈俾得暫延耕鑿于聖世從
此永辭闕廷而臣之頂踵與之俱盡矣臣能不泣然于臨
岐之際于益臣每痛念時艱而重有感也今流寇之禍五
矣言守言禦萬無幾幸所恃一人克艱于上臣工交臂于
下相與一德一心共奏卧薪嘗胆之效而事殊有不然而
上愈艱而下愈玩上愈玩而下愈緩上轉愈緩而下亦愈
以解體于是上知廷臣之不足與有爲也而一日而起舊
輔王應熊矣臣頗記應熊初進閣時曾經舊科臣章正宸
糾參正宸因而下獄未幾應熊以罪去始召用正宸至今
劉蕡山先生集 卷十一 奏疏五 韓人堂

應熊之彈墨未乾也而陛下復毅然用之諸臣亦付之無
言將前此之彈者是子非于夫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
者徒恃有區區清議爲維繫人心之本而下操之爲是非
之衡上決之爲用舍之路合之即所稱國是焉者也我國
家重熙累洽世道休明幾三百年至皇祖之末小人始倡
爲門戶之說以阨君子迄于熹廟在御遂有崔魏之禍魏
陛下起而撥亂反正一時正人君子彈冠鵲起而溫體仁
復祖崔魏故智爲當門之黷彼時廷推如孫慎行遂終身
不及用以死即辛酉浙江科場實臣官儀曹時首發其事
而科臣惠世揚因而糾之其後累經法司勘問舉子坐假

關節而試官實以文藝中舉子亦既水落石出矣體仁必
強坐之爲試官關節而甘心焉曰吾姑以破朝士之爲朋
黨者此正所謂一網而盡正人君子者也自此體仁遂得
進用益以小忠小信自媚乎上而外行誣誑殺人之毒其
間盡亦有託之公忠者矣實皆借以行其私也在政地十
年引用王應熊楊嗣昌薛國觀以及謝陞一脉殺橫自朝
而野而徧天下致上千天和海內數百萬生靈次第驅之
鋒鏑之下不足又重之以連歲災祲以運之盡蹙乎流寇
縱橫兵連禍結天下無生齒世界成草昧果誰爲之者乎
一日陛下悟前事之非也因而慨慕古先哲王推明道術
劉蕡山先生集 卷上 漢書 辛 謹人書

謂今之諸臣見損乎體仁者未必皆君子則可謂體仁
一流人爲君子則不可謂今日諸臣力不足以匡禍亂致
太平則可謂前日諸臣終足以辦太平中興之業則往事
之效亦已彰彰矣而可乎不可乎昔宋人再相蔡京或問
之陳瓘瓘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伊周何以加臣于應熊
小云而今既儼然宣麻矣一日君臣作魚水歡幸陛下特
初應熊以隻手匡扶宗社無極無營私無報恩怨無流
毒生靈無以聚歛爲長策培克爲嘉謨好大喜功爲遠舉
則天下幸甚不然臣不知禍之稅駕也嗟乎清議之不立
也與邪正之相蒙也所賴一二諫臣起而明其概乃自應
劉蕡山先生集 卷上 漢書 辛 謹人書

之學以爲制治保邦之本則太平之象丁無首而埃也臣
六年朝籍望之餘生自籍無黨無援仰侍聖鑒輒敢開此
不諱之口再冒天威死亦何憾臣聞古之人獻敢不忘君
况微臣尙叨微莖之下乎臣無任冒死以聞

劉山先生集

卷二

奏疏五

三

謹人掌

金雙巖中丞集四卷

〔明〕金光辰撰

清初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兩河封事

孫男佐臨較

金甌歲中承集

兩河封事

受命按豫

急報宛南

躬行催勦

賊勢散亂

蜀緩已奉

欲求民安

悍并連禁

賊謀匪測

惟寬兩地

聖明特新

夥賊聚犯

屬官陳言

中州英寇

恩詔加餉

豫省時值

欽奉聖諭

差戾乞病

聖德如天

金甌歲中承集

南譙金光辰天樞甫著

兩河封事

爲微臣受命按豫當聞賊勢披猖敬懇恩衷仰祈

聖鑒永固防剿要略事

臣一介書生欣荷委任濫竽餉務職掌以內冰兢惟謹

自愧才疎識淺莫當釐剔腐鵠之逐無補聖明總憲臣不

以爲不肖題按中州仰副速題堪任來用之

明旨何人斯謬膺若任受命飲冰敢愆重踵今日中

州非無事之中州也澄清之志素所自矢聞風解綬墨吏

兩河封事 職臣受命一

共知散乎第嚴守令先嚴司道撫清激濁無事猶宜深察

豈日言除民賊者而反令其賊吾民准任後所當進司

道守令而嚴飭之痛加省革者也而河風稱樂土今所在

流離全秦之寇盡奔而東毛聖之兵脆難抵敵以近日

所聞賊至張七溝守備李世翰面膊中箭矣又一枝至車

村遊擊陳治邦領兵拒堵靈寶縣南現在峰聚矣又有賊

渠過天星等夥衆往號略鎮東北侵掠矣又有從商雜奔

輾轉入靈寶界創營楊家河瓦黑老山等處侵人朱陽復

奔翠樹尤米倉頭聯絡不絕矣又賊分三股自米倉頭別

彰一帶或向杜關或向松岡或向頭等處矣又馬賊一

出師二千餘至烏頭村矣似此游移勢如潰流雖有臣等
勸陳永福陳治邦等兵爲數無多撫臣各處布防甚苦寡
不敵衆左良玉兵雖鼓隊前行未卜到豫何期止二千三
百餘員名以禦全泰之寇恐不勝也匹夫匹婦無一非
皇上赤子乃日在陪危水火中猶不動大兵發大餉以救
斯民賊之策也何日之有名爲省 朝廷之金錢而爲費
滋甚 計十數年來流賊費餉約五百餘萬矣向使以其
半川之米變延之始蚤已撲滅無流民無曠土不事賑不
事蠲正賦所出又不知幾倍於昔當事者亦未滿盤合算
手賊在秦猶慮豫處督處楚處蜀今賊在豫走
則河封事

豫臣受命一

豫臣受命一

豫南則逼近 京師走臨清則梗塞運道走南直則震驚
登竊我兵多步卒賊則槍掠多騎也我兵苦之餉賊則剽
劫多資也我兵勞而賊反逸我兵餒而賊反飽腹心受患
勢難久支如病覓醫還須治本爲今之計應撫左帥兼程
前進
豫防忤撫協謀堵剿更 勒兵部集多兵挑能將并力矣
豫人有以制其死命而後可以迫其降心然師行糧從更
勸戶部多方措給著著應手移期一勞永逸無致滋蔓
聞 思各省皆有鎮守總兵而河南獨無蓋以地居天下
之中各處安堵則居中無虞今寇戡六斥河南

要區雖有拔刺而地方以客待將官將官亦以客自待
舉無聞也統念京左良玉素有將名何如卽用之鎮守河
南全省之兵悉資提調撫臣再徵他將多兵以佐之不更
費而事集且併力而課成令其帖意圖賊客兵皆可爲主
亦今日亟著也寇至則河南府首當其衝知府一官最爲
弊繁語曰得一賢守可當勝兵十萬是在吏部速選廉能
星馳受事安危所係又豈小哉 臣奉

命按豫確察地方情形先瀝忱 上請若候履境馳
奏又恐言之遲也 臣 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七年十一月 日具題奉

附河封事

豫臣受命一

聖旨

爲急報宛南流寇情形懇祈

聖鑒速 賜增兵剿弱事

臣等 竊命巡歷中州具有微臣奉 命按豫一疏仰

荷 睿鑒遵 旨兼程於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陛辭不敢循原題 欽限已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入境受

事矣二十八日接分守汝南道臣塘報稱據內召商浙鄧

州鎮新等處俱有賊焚掠本道在城望西北一帶俱有火

光聞以十萬計尚有陸續南來者雖有都司陳永福一兵

相機堵截然單弱難支萬分危急等情 卽飛檄汝南守

巡道轉行所屬嚴加防禦各照信地責成堵剿外看得宛

南 桐封重地所屬州縣處處是賊據報以十萬計逼近

城池危在旦夕都司陳永福兵馬單弱雖有小捷而強寇

奔至州縣急若然眉 憶往歲登萊之變必調集邊兵始

奏膚功今賊勢披猖所在焚掠橫逞蜂聚連綿不斷且雖

中夥寇左師追勦彼此難顧痛茲小民日在流離死凶中

臣晝夜循思寢食靡暇今 已抵陳州叱馭前行嚴爲稽

核計必得邊兵數千合之赴援各將并陳永福等兵夾攻

迅勦差足有濟督臣新膺 寵命更得

天語叮嚀速提大兵星馳赴豫與撫臣同心協力共圖戡

定 臣有糾察之責寧敢少徇情面以負地方

前疏懇避河南府臣業奉 命給下部銓補及入境查得
南陽亦缺府官目今流寇環伺何可一日無守懸併
勅吏部卽擇賢能就近推補嚴限抵任 臣不勝殷切待
命之至

崇禎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具 題奉

聖旨據奏南陽流寇情形楚鄧各撫協勦及鄧玘等曹文
詒等星馳奮擊已有旨了著該撫按嚴飭所屬各照信
地鼓勵鄉勇殫力勦禦不得專恃調援府官員缺卽與
遂補

河南討事

急報宛南一

爲徵 躬行催剿賊勢漸開 西奔敵將近報情形并
與督撫西訂機宜上達 睿聽事

臣前以賊踞伊汝東犯登封促張全昌兵星發與陳永福
營互爲犄角復恐前路窮蹙介馬西馳賈其追殲臣於三
月十八日到許全昌亦於十八日至汝二十之夜擲枚疾
趨出賊不意復有牛北店之捷斬敵多級業已拜疏上
聞許州爲四扼要區因暫駐以圖夾創移會督機虛心商
確務期有濟於事四捷賊息以便分兵殲剿雖河南河北
報賊不一而河北之賊無多守巡兩道臣差足辦之唯河
以南之賊奔向西南恐忽漫西東與河北合則大可慮欲
兩河封事 躬行催剿一

剿之必各於要害扼之而用扼卽所以用剿也二十三日
據守巡汝南河北河南等道河陽汝寧等府信伊西光唐
嵩羅浙新泌雒陽武濟等州縣各報到臣該看得遵賊
罪干天討橫逞中原況兩河爲天中要壤兩處賊勢斷難
容其煽合故臣懇懇慮焉前大兵未到駐扼會城而全豫
精神不敢纖毫有漏後曹鎮既去張鎮促到式過其行偵
賊蟻屯伊汝間星言迅剿乃賊以強壯被搶奪氣狼奔旋
催張全昌躡入嵩縣而督臣發九世威兵亦至計圖合營
夾殲餘來剿兵復已抵汝賊勢亦漸西遁矣內浙報有戕
害左良玉力追之張總昌兵督臣調赴鄆陽以護

承天中州一塊地可望枚舉往日大病在於賊來張皇
去後忽忽賊來而剿不成剿賊去而堵不成堵無實算者以
此臣聞督臣歸舞來汝往移撫臣會集汝墳面爲商確須
當合盤打算步步不空令賊自成釜魚之勢昔寇準平契
丹曰了此不過五日岳飛平楊云曰願少西八日可破賊
非視賊若此之易蓋以持算在先收功自速也今賊勢四
游蔓延數省約聚二十餘萬非比前之猖獗一隅而審其
要害著數先定始可徐講因敵變化焉故在酉不獨潼關
當扼也靈關陝澠一帶有北朱陽花關杜關等關太略靈
峽關軍失迷等口盧永嵩宜一帶有南朱陽花陽地門等
兩河封事 躬行催剿一

關石匣洪河圪塔瓦屋伏牛老君等口西南內浙鄆新
一帶有南華白三等關吳村白亭梅鋪馬山西峽黨子等口
賊之來徑甚多則必預扼其要隘重重相連西後可大用
攻剿著著漸聚兵力齊而呼應靈也第分核勦急不可無
監營運糧山谷不可無催督當卽以本地地方官爲本地方
州往來共聞各分信地以任督核布設已定若有某處關
口仍前故智容賊闖入者追將廳委等官俱罪不宥然歸
克在和果有所見不妨明言總爲地方有何彼此倘
存心不行接應形跡聲勢致債厥事者亦罪不宥此
督撫臣詳加商確咸有同心盡却虛文期成實事

有濟乎至河北賊雖云少而燭火叢防已移撫臣就近調
夏因銳會兵行剿武定功敗即損傷業行道查而恒怯之
將無益於數會同撫臣以本省連移易之或可與晉兵協
職大抵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前於傷殘地方責令道府廳
官詳爲諮詢侵加撫恤昨於經過郡邑沿查小民死
者亦已盡掩流離者方在復業勸導俯問嗟我百姓依依
馬首何當嬰兒之於父母臣止以一脛保赤虛懷宣發
皇上軫念蒼黎德意幸需甘澍麥未盡枯雖雨遲穩薄日
前亦足少慰復接明綸內有河南兵荒最甚地方六七
八年應徵錢糧俱著停徵仍令等將被災輕重奏
請以憑酌議蠲緩士民傳聲雷動舉乎加額即地方小有
土寇如榮澤縣所報也隨授之推官荷植固密行該縣
已將賊首張文彩謝孟秋二渠擒獲立賞之法餘黨出示
解散其餘間有申報總地方官可以責成之事蓋民皆此
時驚魂未定或多以彼縣報此縣情難盡確抑恐補快藉
此目功多事則安輟人心乃爲根本明諭隱銷開發其良
心無從無縱斯已耳至嵩縣申稱千總任守印并弟任守
杖與在化奮戰陣亡一門爭死於側應恤統希
勅賜卹恤仍乞嚴飭督撫道將務期迅捕狂氛奏請
請將西去少有關記也

崇禎八年四月初五日具題奉

聖旨奉內羅山鄉兵被賊殺傷嵩縣千總任守印等一門
陣歿及唐縣洲州焚殺搶掠情形何全無查核但據縣
申奏報武定功等西陽遇賊稱得獲衣無算及至鹽兵
傷亡明保食餌隨計何云未甚敗即遇通著確查馳奏
不得隱飾賊雖漸西飄忽靡定各處關口即同該督撫
責成道將廳委等官分信拒防以便夾剿如有失候罪
坐所繇必不輕貸任守印等准與查卹該部知道

河南封事

躬行催剿四

爲賊勢散亂可擊追剿再難後時乙

勅督撫相機合議并議恤此事通飭以勵勇奮事

崇禎八年四月初六日據分巡河南分守河北等道南汝河南等府新羅確召盧濟浙相萬等縣各報到臣該臣看得豫地西南多山遠接雒陽鄆襄堵境西連秦南達楚綿亘數百里西邊賊之出沒無此今大兵追剿賊各獸駭正可乘其散亂而急擊之然堵剿並用分頭截殺在所難緩據報約賊大隊悉奔而西零星之賊竄伏山谷撐打糧爲勢亦漫大抵此時用剿兵兼用堵兵用正出之兵兼用左右翼之兵因與督撫臣面商內浙一路以左良玉并新

兩河討賊

賊勢散亂一

挑湯九州兵分扼之通賊即剿永盧一路以尤世威并徐來朝兵分扼之遇賊即剿靈陝一路責之周爾敏猶虞隘多兵單督臣復飛檄張外加兵分扼之遇賊即剿其歸秦入郢之區在在有兵布防郢撫臣領兵相呼應於郢宛之間澤撫臣亦統陳永福兵就援急於雒汝之地賊勢雖驚兵法曰敵衆我寡避之於易追之於厄此之謂也楚貴南犯之賊聞曹文詔敗之隨州北奔而下聞劉成功又截之泌陽豫南召所報管中哭聲者即茲賊矣督臣已調張全昌出潼關趨賊去路山外商雒爲學豫交壤尚有多賊之迎垂涎東顧查謀潛謀嚴行詰訪安敢頃刻或弛令兵大

臣密運方略盡力搜捕務期擒集散脅剪其以申國家討賊之威以洩數省赤子之恨斯可得言救定耳智者之慮必難於利害想督撫臣亦悚於

明旨之申飭再四臣竊願以身效他山石也如確山巡簡曹國臣不能審賊虛實輕身迎敵以至被殞殊可太息然敢戰捐軀於側室恤其子曹燦報稱印失業行追查該縣知縣職在守土雖云相隔遠猝難赴援然以巡備鄉兵敗切難追於咎臣職在糾參不敢徇隱統惟

勅部議覆并祈嚴諭督撫道將相機行剿懋建全功無征偏見誤事無尾零級各賞則一鼓奏膚端在斯矣至河兩河討賊

賊勢散亂二

北守道所報奔犯濟源之賊正在會兵與晉夾剿當亦就其機候之餘可施力殲之計也乃更有請焉參將周爾敏才略素著舊有勞績但自去歲承寧受挫兵有損傷本官擬以病請緣前大兵未到堵剿需人暫以兵丁令中軍齊國柱代領復經督臣撥挑四百赴嵩樹防臣抵汝墳聞其偃臥雜城兵丁亦有零星募當此用兵之際著著難疎豈病將所能卧理應否更置選汰統候

勅下該督撫酌議施行

崇禎八年四月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奏內流賊情形仍係據縣申報未見查核且所請

兵將扼剿既經督撫面商何又云偏見該事願效他山
周爾敬應否更置及募兵選汰事宜還聽督臣酌議具
覆曹臣量郵李治躬議處該部知道

兩河封事

關防已奉

爲編撰已奉 明諭查酌萬難需待事

竊臣民爲邦本必本固而後邦寧中州自有流寇以來焚
劫殺擄慘目傷心兼之連年災沴轉溝壑而散四方嗟此
子遭已岌岌乎無生之氣矣公私俱困匱極救稱難我
皇上布如天之仁下蠲緩之詔不惜損上以益下惟期救
時以阜民節屋回春端在此際臣等仰遵

明旨檄下司府再四詳酌兵荒州縣被災輕重分爲三等
其一等爲開封之滎汜密縣西華歸德之商丘河南之宜
永瀋嵩盛氏汝寧之真信南陽之桐召漸內舞葉汝州之
魯伊二十州縣死傷略盡焚劫最慘八年未完請蠲六分

兩河封事

關防已奉

六十七兩年應請全免其中永瀋嵩盧召漸內伊賊之蹂躪
已久今大兵堵剿往來駐劄而葉縣節年遭亂荒疫癘之
與被城之滎汜又最甚中之甚者八年未完更乞蠲免七
分其二等爲開封之新沈歸德之睢永寧處河南之新登
陝州靈閼汝寧之汝陽上蔡光州羅雅南陽之南陽唐縣
鎮邵汝州寶豐二十三州縣或關廂被焚或村落被焚受
害亦係最甚但較第一等者稍存子遺八年未完請蠲五
分六十七兩年請蠲八分其三等爲開封之杞太康南陽
許鄆蔡澤商水項城鄆城歸德之夏鹿離登汝寧之西華
光山南陽之裕州汝州之鄭縣武陟大興輝等縣

奏或災疫素劇更遭兵馬摧殘其受害亦甚但較第二等者猶可撫綏八年未完請蠲三分六十七兩年請蠲六分此外如祥年尉通鄧扶延津河陰陳州潁葛考偃新蔡商城固息新野賊或未來而兵屢經或賊難侵而尚未甚不敢妄希蠲免望比兵荒五分例量與寬其考成又河北三府時切震鄰供兵已是驛驢防河尤稱勞煩然國賦所關敢懷奢望惟彰德之林涉衛輝之新獲淇疲敝難支懷慶之濟修民逃地荒尤為可憫除八年見數不敢議蠲外六十七兩年未完修濟應請全免林涉新復淇應請各免八分尚有潁川衛與潁州同城州城既破應照樂汜請蠲歸德雖

兩河兵事

編纂已奉二

陽河南弘農南陽南陽中護信陽陳州等衛高縣永寧府氏鄧州唐縣汝寧林縣等所應照同城州縣例分別蠲恤又潁上所與潁上同城應照二等議蠲_臣等仰體

德意籌酌頗詳然民生彫敝因空蠲恤而國用浩繁尤多劑量蓋災患非其者斷不敢虛冒

恩澤而瘡痍未復者必令其得沾實惠除糧糴及臨德

二倉與河工銀兩已行各道的議俸薪工食等項款目不同俟司府詳到合照前開分數一體議蠲至存留錢糧如宗_臣等所取拉_臣又_臣兩河二李不_臣旱_臣之

皇上非_臣等所取拉_臣又_臣兩河二李不_臣旱_臣之

已甚今飛蝗偏地更兼寇熾_臣巡歷雖汝兼飭道將分兵扼堵因見登汝雖係諸屬尤陽不雨禾苗焦枯夙夜憂思檄下司道等官各率屬竭誠祈禱庶幾甘霖漸布而蝗蝻之報登至_臣親行諮問取禾視之形如刈然並會據_臣所屬偏_臣小民做撲打之法仍示捕蝗一斗易殺一斗計多寡為等差一以驅除民害一以活濟民生也不謂雒陽縣復以冰雹告矣詢諸父老雖蝗被水擊亦有死者但早後之苗餘於蝗者又摧於雹_臣不勝痛息嗟哉豫民何不幸而苦寇苦旱又苦蝗苦雹至此極也除_臣痛加修省轉行地方各官務修實政以迓天庥凡一應事宜力求

兩河兵事

編纂已奉三

整頓不敢奢議外批行_臣覆查被災輕重事關民瘼不敢不據實馳聞統惟

聖鑒勅部查議施行

崇禎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爲欲求民安先祛民害謹獻中州四大病源仰祈

聖鑒勒石永禁事

竊臣以察吏安民爲職者也問吏治何以壞壞於貪民生何以貧貧於有嗜貪之吏今之言政者動稱與利除害不知近日人心非古利立而害已生爲救時計無利可興止言除害是卽民之所爲利矣豫居天中夙號沃壤官茲土者不以爲伊雒瀕澗之名區可追盛治而且以爲安富尊榮之便地妄生朵頤行義達道之念全無則善政善教之施烏有哀今之民幾何而不爲溝中瘠也今何時乎死傷滿眼望迷寇火之燐蝗蝻偏哇嚼臂焚吐之命斯卽勺粒兩可計事

欽求民安一

飲食盡屬脂膏心猶難安況敲骨以腹肌寧吞聲而待割凡云舊規悉是陋弊若不疊行痛革與民更新則寇去而不有未去之寇蝗虐而不有更虐之蝗乎與司道廳等官約大法小廉天日共矢有違此者白簡罔貸臣已經嚴行嚴禁然外具遵依難必衷腸盡冷欲垂可久須請明旨通飭永勸員氓而後革而始可革心唯唯於一時者庶亦斷斷於異日病源一洗餘流自潔謹摘其最甚者爲皇上陳之中州之重加火耗也火耗有禁明旨中再再三不知中州火耗之重起於何年總之前官作俑後官因仍遂爲常例不可破矣目今二三子遺十室九空恭奉

聖訓乾念災窮詔示潤綏爲民父母不急請命巧思擅征乃平日誦服時非聖賢視然距骨崇城而戕僥臣向有圖治有本網終室等事一疏條陳備悉入奉

俞旨務在人洗腸胃實收絃今當如臣前疏預給易知單使民通曉花戶自封自投不許文入里役吏胥之手借口起解諸費名色數外明加或暗裏重收致令凋遯之民公私交困刻醫無補如有仍前濫加不亟收改該道府報定行題參儻道府容隱得之呈告咎坐道府卽百喙其何解乎又中州之私派病民也夫錢糧正項向自不敷而爲云私派蓋一法出則一弊從之有等不肖有司并鑒兩可計事

欽求民安二

明禁不詳院道有借兵以私加有假餉以擅派有因修築而科歛有借解運而重征或立雜支名色或託費用不充凡言設處借一派十慮鄉紳之發私也則漏閭家而灑茆屋以爲此人所不知者追呼倍急比責更廉及酉正項在後假口民欠聳聽籲苦其實先已低私棄矣今宜各自愛廉痛剗前非一切私派悉行革免若踵往日故智陽奉陰違道路有口誰能掩之臣持斧而行萬情俱斷廉訪得實從重參處勿謂白簡無靈忍以窮簷哭泣供職史歎矣又中州之小灘貪員也漕米軍國急需例應官買官何至爲民累緣婪行州縣罔恤民艱食報大戶希

扣打銀不預發發則赴除勒令領買不給腳費以致時
多通商擾仍餉百姓今後買解漕米不用富民據奏奉
能幹官員并謹守吏役數名伴隨其價早發務要足數本
官以領一切盤費官爲處給明著定額正價不許分毫別
用嚴訪米值不許侵冒秋成趁時公買隨買隨上不許等
候停雷滋弊開兌限以月日隨規悉爲肅除各州縣將委
官起程日期發銀有無短少數目堪委某官先報勒限買
完仍將有無完欠申繳糧儲道亦將州縣買完實數月報
以憑稽核欵家食役有無需索情弊另取糧道甘結類報
無得扶同查小難生落北直大名地方運糧官旗驛有不
兩河封事

欽定四庫全書

及臣已移文總漕遵清及 貴南撫按諸臣嚴示禁約查
綜核嚴而弊自去收納重而價不踊事完之日買解官員
急公自愛者查明酌獎有貪竊積旗包攬作姦勒索官倘
堅拒竊私者盡法罕究雖糧官衙弁不實焉則害可杜也
又中州之生員包攬也士爲四民之首當爲官者自其本
等何得干預錢糧豫中士子扃扉自好澹泊明志浸浸上
達者固不乏人內有依子矜作護得親衙應爲壟斷或鑽
克鑽頭而希射貼或悅解糧銀而覓資斧或認應馬頭而
冒工食或武斷唆訟而嚇鄉民非毀官師詭計徇情其間
報復讎讐歌謠達錢梓木種種敗類大關風化屢云

明旨嚴正士習今後務要安貧樂業無得干預錢糧敢有
不遵 臥牌出入衙署起減詞訟包納錢糧肥私虧賦行
止有濫者查訪得確行提學道臣嚴加革究夫竊居不愛
名節委質自玷冠裳即倖博功名安望其業根能噴金錢
知愧乎少有庇徇學臣亦難追責務使士有藹藹之風民
樂熙熙之化也以上四者爲中州積病已久臣奉

簡書以來洞知其爲牢不可破之痼疾即行監劄簡肅式
下先自 始 於拜 命出都初有微 受 命按豫等
事一疏云不但嚴守令并嚴司道萬不敢渝初志以負
皇上加意激揚之旨其加耗私派 已嚴示各官有違必
兩河封事

欽定四庫全書

行參處青料包攬已嚴行學道犯者立爲嚴辦第漕米一
項多藉口於弁旗需索之多倉副使費之大在 臣 所轄者
得徑行其法而衙弁船旗則隸在總漕巡漕倉脚歇家
則隸在真定撫按 業移會諸臣自有同心然非仰荷
給宣何能人皆舉指又恐見者視爲套文更或以釐剔過
嚴上下使用頓廢有意蓄難不爲收兌以候 國儲不得
不借力潛事專轄諸臣均爲清楚也 臣 不揣狂愚冒微
膚昭愚准 勅下該部嚴行通飭不但需索少而民詞
乘亦明允速而漕政且大有濟耳他如指詐有禁濫
禁私取行貨有禁需索驛站有禁凡屬

如欲盡總屬職事中應行之事亦無取瑣列以瀾

宸聰所賴司道府廳各官盡提夜氣良心共圖肅清吏治
果有奉行不力虛文相應自當并論不得以未經身與少
望寬假矣

崇禎八年七月初十日具 題奉

聖旨據奏加耗私派等項豫省民生被累情形殊可軫念
金光辰既以察吏安民爲任著即嚴密司道守令犯有
賄賂情蹟據實糾參務懲貪玩亟挽風教一面榜示嚴
禁違會同湖廣巡按奏內事空一同申飭其漕米委官
公以情節該部看議速奏

欽此

爲傳升達 禁驍驍敵夫攸私票需詐確有執據

謹從實指參并糾帖囑此縱輔臣以重揆地以信

明倫事

臣以役賊耽耽窺豫諸剿爲股又左鎮有商州各賊奔龍
駒寨之報星言抵禹凡得於巡歷所見所聞慘傷萬狀村
黎野叟聚馬首而泣控有言蠱災者有言雨患者有言室
焚就處無歸者有言田蕪籽種無出者有言大馬受累民
不堪命者臣一一拊循而勞來之以

皇上軫念爾等百姓 明詔普頒復奉

聖諭宵旰殷憂無非惠養元元至意責成地方官實心勤
兩河封事 具并建第一

民無使失所七月初六日臣正進各官諮詢地方利病
州知州景徽範以捕蝗給穀數目冊報忽聞門外有哭喊
救人卧門榻而號冤者因呼之入一人被毆傷前昇在門
外一人面血淋漓呻吟甚慘詢其故則曰鄉總兵過州馬
已應付本州衙內發錢十二千竟夫家丁要銀二十兩措
辦不及用鞭亂打近死可憐臣以鄧玘已死豈復有鄧總
兵廉之乃係玘兄遊擊鄧琳帶領率丁前來也適歸德府
推官成勇并景知州在側聞言俱爲酸心臣令往查仍
差爲醫治勿狀其生隨據推官呈稱蒙委親詣關外查有
劉一風劉德係鄧總兵家丁護送家眷跟隨候

刑向有多人一路應付皆比勘合加倍用馬二十五匹外索壓馬錢四千文用夫一百二十三名又銀二十兩窳夫無指阿本州討錢十二千以爲未足將夫役史孟金馬明華周鞭狠打成傷借非街民黃榜等勸解兩人幾爲鞭下鬼矣次日鄧琳亦來進見稟稱已將家人鳳等責治但求寬宥臣問以勘合應日有因鄧總兵死給有奉

旨送樞勘合臣據詳批鳳等係鄧鎮家丁護送家眷鄧琳又云有部給勘合但鄧鎮走於楚地何借口送樞有無勘合火牌係某年月日奉何衙門填給原載夫馬名數若干有無額外多索毆打夫役傷痕而驗已員分外需索鳳等

兩河封事

卷二

曾否入手仰再質明確并勘合火牌呈驗鄧琳是何遊擊又稱候推并查詳奪據查鄧琳稱菊途題敘守備黔蜀題故都司畿南題敘遊擊各部

御覽候推扶柩回籍仍住候推因鄧鎮故赴兵部投揭給與餘字大勘合一張馬二十四匹夫六十名廉給一分自洪縣起至四川止六月初九日給又統理南兵總鎮中軍副總兵賈一選取冊私票一張用夫十八名馬二匹據選所開原牌填十一檣來預則二十檣每四人一貢夫八十名大中輪三乘夫二十八名又挑夫十五名共一百一十三名隨人需索銀二十兩因未曾與

銀於牌上毆打用馬二十五匹每匹索錢一百五六十不等共錢四千文等因到臣隨批鳳等於勘合外復用私票私票外復多用夫馬如許且毆打預夫勒索馬錢如此騷擾日無法紀分巡大梁道究報勘合私票并發驗實并詳批行到道該本道陳廣謨覆查無異除前途經過驛遞有無冒支候查外據禹州清賴驛驛丞廖長吉開報用馬二十五匹比勘合多用馬十三匹據遞運所大使齊登魁開報大中小輪三乘用夫二十八名預二十檣裝重難行共用夫八十名又挑夫十五名二項共用夫一百二十三名比撥勘合外多用夫六十三名不遵勘合勒索銀錢奏辦不及將牌夫鎖項硬鞭拷打血肉淋漓以至慘傷具呈到臣臣正太忌鄧現已死更有鄧琳者之驕橫如是也豈遺孽耶仍行確核隨據推官呈稱覆查鳳等需索前事卑職不敢言又不敢不言者奉委隨提一鳳面訊前情一鳳俯首無辭口稱求寬但看王老爺分上職問爲誰則今內閣也當斥不信一鳳云勘合原係王老爺託兵部張老爺題請因與鄧總兵同里相好總兵至此皆仗扶持其長子鄧又魁見拜爲父總兵在日備金幣禮物送之爲子聞縣共知豈可得假文魁年方十四歲已入重慶衛指揮使有遊擊開付非王老爺大力安到此地其言愈與愈切卑職愈

兩河封事

卷二

疑愈駭一鳳則曰若不信見有王老爺圖書帖在前站帶去先行卑職即遣快手何世奇偕往取帖一看果非虛也問此帖何爲鳳云恐途中有阻持帖稟官卑職乃覺始之疑者爲非終之信者爲是矣欲匿不以悉聞

聖明在上憲院執法安敢有隱今將名帖并鳳自寫供狀呈驗到府啓視果有東帖內寫通家侍生王應熊頓首拜鈴以名字圖書閱其自寫供詞雖潦草錯亂實鑿鑿可憑與鳳等面審何以勘合外多用夫馬需廠夫役一鳳不煩一刑直言供吐邵總兵一向蒙王老爺提拔此勘合向兵部講就上本就奉 旨小的是邵總兵家人即家丁往來

兩河對事

解并進卷四

俱是小的嘗有書札相通一向上本先到王老爺家講過纔上卽此勘合王老爺視吩付小的若驛遞不應付你可將帖與各處道府縣官看自然與你到四川仍要回話因詰曰你一總兵家人王老爺在那里與你帖一鳳供云上有所天豈敢指謊王老爺親將此帖交付小的帖係王老爺管家書辦劉燦雲寫的不敢半句虛言王老爺與我家爺實厚不過王老爺戊子生我家老爺庚子生有長子邵文魁年十四歲家王老爺提拔恩重慶衛指揮使加以遊擊劄付還要轉內衛文魁係王老爺乾子又一子名文炳年十歲跡總兵只此兩千隨此之豈有閣下要人做乾

兩河對事

解并進卷五

子之理供云王老爺有公子不在係湯氏所生要把文魁與他拜做乾兒此是實情再喚劉德訊之口稱一鳳所供是了等語旁有多官聞者色變而新鄭縣并郭店驛鄭州及榮澤縣俱以多用夫六七十名馬十四五匹不等仍勒索折乾銀錢申報俱批行道臣覆查臣因嘆曰法紀凌夷之至是也驛遞騷擾 明旨極其森嚴卽前 恩詔內皇上憫念及此查鄭琳所齎勘合據填夫六十名馬十二匹今每處則多用夫六十三名馬十三匹矣多用未已又勒索馬錢鎖拷牌夫更索銀兩少遲鞭撻隨之且外持私票借口取冊夫五月之票何以延用七月鄧玘焚死楚地兵馬糧草隨地關支冊自隨身何得捏託夫馬非奉勘合火票不准應付卽私稟已當究矣況那玘之樞何在又安能持勘合枉索乎一經發覺開報隨至卽以再鄭新榮郭店驛五處計之比勘合共用夫二百七十餘名馬七十餘匹矣索錢共計十四千四百文而榮澤且於錢外又索折夫銀二兩五錢然未報者尚多也中猶有不敢盡報者也據此輩兇逞所恃無非以閣輔有帖遂曰可抗明旨云陛下吏誰敢問之言及此轉可爲輔臣借矣夫以輪扉大臣止爲此其乾子之故恐違 旨多用應付不前卽向府州縣驛所謬諸通家之好若其真子更當何似夫

未同之言人皆恥之不通而通則何解也以平章之尺一作郵卒之先聲天下有如此口代天言之輔臣也哉從古無名節自持之人有令人拜乾兒者天落年魏忠賢有不意於今見也一鳳供吐衆耳衆目靡不咋舌掩口至云鄧珵凡奏必先抵其宅問訖方以上聞鄙人之口謂難盡信而語語傳肯豈屬無因德兵所轄戎務敢於不達睿聽先入私幕彼固絲綸在握者意之所起口之所宣手之所運擬於關中爲票發於

皇上卽爲旨豈亦先有所擬而後聞哉以十四歲乳吳之兒加以遊擊劄付未知果否亦可取笑當世矣輔臣滿

念錄區逢者道聲臣冒死陳言不敢就法以此權姦當必飲恨思借端劄刃於臣臣奉簡命持斧一方總爲

皇上明法當權饒吞壓中外之時耳目小臣若不恃

聖明在上難照當空亦誰肯發姦者輔臣之私帖賈一選之私票鄧琳之手裏劉一鳳之親寫口詞倘不確乎有據

獲吐在案何敢輕身以役虎噬此事訊查已明鄧琳攜有

家眷兵丁多人恐聚處貽他變且係職官而部給勘合

是的自難阻其行期被許禹州馬夫二十五家該道臣對

質明白各釋家室以免掛累其家人劉一鳳劉德見在驛

候私票俱詞俱粘附卷輔臣圖書名帖一紙實封恭呈

御覽下法官也按法則鄧琳賈一選宏焰例議處劉一鳳

劉德宏治以應得之罪至問何以敢於輔橫甘犯

明禁而不顧則惟此通家圖書一帖有以縱之貌

明旨蓋政地長姦惡事在輔臣統惟

聖明裁鑒或令其自行回奏不知更作何詞盡飾也若鄧

珵平昔淫虐濫爵冒功大有所恃以此驗之洵亦非誣臣

止據事直陳餘舍勿論特以矢天日無敢欺隱使知

聖明之朝猶有不爲權姦所懾奉

皇上以神法誦情之臣雖或攜其蠱毒則亦飄然長往明

謝輔臣矣

謝輔臣矣

崇禎八年七月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據奏違禁擾驛私票索詐事情劉一鳳等著該按察

究追擬鄧琳是否候據遊擊兵部查明并賈一選議奏

其圖書名帖輔臣自應奏明

爲賊謀回測東奔可虞懇乞 嚴勅督撫鎮道速聞
扼剿事

案據賊犯蘭草復走瓦屋與總兵左良玉彼此相持臣前
疏馳報竝糾疎防諸臣再照淮南盤踞之賊突入豫境泰
中夥寇復由淮南繼至數股此督臣移臣手本之言也今
賊蔓延山谷以俟大夥之集志豈在萬慮已哉前日南走
瓦屋係內鄉地方雖經左兵堵回而巧伺橫逞此兩陽之
不可不防也若大股分至北走宜承則河維可慮東走汝
魯則開歸汝軍俱可慮然於兵力單之時自應及早區
畫增兵貼防以扼內地左趙兩營全軍尚銳南陽一帶已
前河封事

責之極力堵剿未豐隆陳永福二將見在靈閣河維撫臣
宜速爲調度作何追蹙無致潰裂汝州爲腹心門戶無將
松守督臣移臣手本發兵三千入豫以張全昌趙光遠統
之此旅似宜守汝以固中原不知何日可到而汝寧尚少
勁旅以牽制南下之路趙柱一旅或可相勢緩急以遏汝
軍至會城空虛尤當調兵嚴防臣已移文督撫臣聽其酌
量布置臣向有賊勢散亂可擊一疏云處監多兵單督臣
復飛檄張外加兵分扼之而遇賊卽剿又云鄆撫臣領兵
呼應於那宛之間豫撫臣亦統陳永福兵就緩急於維汝
之地蓋已各有隱慮賊後督臣以撥剿兵少調張外加西

去在黎穀壩不可用而陳永福遂令貼防靈陝則汝開關
遂無兵截賊之前撲其狂饑當此地里綿亘賊衆兵寡督
臣自宜星馳出關仍遇剿而西斷其東南兩路以防護
陵潰蓋堵賊之局如障水然譬之隄以障水既遇亢旱而
日有肩斗以涸之則水自盡若水汛浩淼不減而又添其
澎湃衝激之勢守隄之人久頓之暴風苦雨中卒且流砥
成病不問而知其隄之決也堵剿局壞何以異是所可詫
者尤世威蘭草之戰向以力堵受傷而徐來朝統三千重
兵未見作何拒敵竟以五十騎拉離信地奔投左營懦怯
潛逃何辭其罪業經疏參至楊明相臨敵潰散身爲賊導
前河封事

應聽督臣正法臣恐各將疎懈復檄道臣確撲若賊有奔
宛消息內鄉至府不逞百五十里之遙卽監左趙二兵旋
領親藩重地務保無虞汝寧有警亦宜亟援而全省皆
轄屬被報賊之苗頭又往東北恐偏在宛南一隅則臣
止一身安能處處周到飛馳汝開仍嚴行河北道臣欽舟
北洋無得少容窺渡此又不能不預爲申飭者也

崇禎八年八月初九日具 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徐來朝楊明相著卽分別議處

登維寇兩地賊情竝急撫鎮越在靈閣東南無兵可
應祈 勅督理星速策應來剿事

竊照賊聚靈閣一出陝泥將至新安一突永寧後思東犯
朱三才等弱不能支而秦中之賊又竄出關鄂楚中之賊
復折入內鎮南召告急寇維山中半是賊巢中原可憂不
止一處撫臣與祖左兩鎮隔在靈寶三而受敵糧芻不道
遠處孤危之地而汝禹開歸空虛臣子然一身夙夜匪懈
殫盡心血無兵堵禦其何以濟且維郡爲 親藩重地汝
州乃開歸門戶半文綬一旅先是催以援範而理臣復調
之至靈陝一帶茲維事更急不得不就近改道歸汝前進
兩河封事

二以邊南召東下一以壯維西聲援決策爲平總責督理
撫調度而今賊賊聚靈閣有秋卽村莊稍積糧草亦多
運送城寨野無所掠必至攻城劫關守凍未已必伺無兵
之處攻窺關渡則 畿輔震動汴省腹心堪虞如壘卵也
據賊細口供合營謀計聲言欲用左鎮撫臣變奉

明旨身前行間與祖左營兵地居險絕南阻山北阻河東
西爲之中梗臣促兵備道臣李之茂督率兵西行以張威
靈仍行河南守巡兩道臣互相呼應設法取道以斷賊路
而陸有堅定之阻水有砥柱之固其費區區安危所係非
比尋常且聞賊大夥復自西來似此時在秦楚者猶以警

膠牽制而垂涎實在中土處處 藩封何恃不恐爲今之
計定謀會剿必須殲此大股而後小股可成破竹之勢撫
臣在維之中督臣從維之西理臣從維之東南如何操算
制其死命使逆賊無所施始可言剿乃督臣出關無耗
理臣自申轉楚各就所急不能分顧是河南雖有總督總
理之名仍未受總督總理之實也近李重鎮陳永福理臣
撤入湖廣而永福爲豫省主兵終難他調除臣移催理臣
赴維夾剿牌行陳永福星馳應援外謹激切
上陳乞 勅督理星速前來策應并見在聽調防兵何將
可以近邊開歸一帶卽賜部覆施行
兩河封事

崇禎八年十一月初十日具 題奉

聖旨據報撫鎮隔在靈閣糧芻不通著督飭道將嚴兵赴
援設法疏通不許玩愒藉口推諉違者治罪不宥本內
王世冠口供賊數雖衆多係婦幼饑民情形近真著督
理及撫鎮定計合剿挫其勁銳餘當自可解散毋但虛
張賊勢坐失事機兵部知道

爲 聖明特新拔貢之典多士休慙思皇之盛

監臨事竣恭報 上聞事

竊惟文章關乎氣運有開必先樂育得乎英才務培其本
我 國家廣闢作人之治首重制科典恭隆矣而辟雍之
遠從未有分闈彙較做制科而行者恭遇

聖明開天求賢若渴亟掄真材既 申輯小學以振醒羣
職又 修明十三經二十一史而表章百代其於成均之

舊在在一起因循故爾薪樞之儲不然鴻昭大化特處兩
雍虛乏 俯允監科諸臣之請議行超貢 勅下禮部酌

議比照鄉試糊名易書錄分內外所以杜防徇濫蒐羅
兩河封事 聖明特新二

英不吝錄且切也 臣 謹承周爰之役秩應監臨兩河地居
天中尚維孕秀爲圖書文字所肇始而理學淵源所自出

者敢不與共事諸臣矢質天日以襄顧俊曠臯惟是部限
九月爾時泰寇披猖士子有身家之憂同考膺城社之寄

向已各部收期然亦何敢久稽 盛典多士雲集復經
題明於十一月初七日入場辦事泰茹伊始合值一陽初

復之辰鳳翔期開慶逢千官拜舞之候以十一月初九日
爲第一場十二日爲第二場而揭曉則於是月之望也遵

照部行取甲科推官知縣爲同考官從公較閱俱於先一
日調集省城密行關防 爲監臨布政司爲提調按察司

爲副提調按察司

爲副提調按察司

爲監試提學道臣總裁批閱倍加謹恭印卷以及供分
官俱準鄉試除南名僻在山隅緣賊警無有至者靈府制

漸寥寥一二汝陽光山風稱才藪汝以四人光以二人俱
以迄阻未免有地高於人之憾其開封等府州縣並 宗

學應考廩生共計一千四百八十六人十五日報竣公同
拆數得貢生九十八名夫中州共一百一十八學僅錄此

數不無少約然鄭重於 功令之方新軍懷無徇事出創
典供應原無額設先據藩臣議每生一名府州縣處銀

一兩即放順天府每縣公費十兩之例各屬實解到銀一
千二百五十九兩俱貯藩司諸凡供給俱從節省存剩銀

兩河封事 聖明特新二

兩河生給以紅納一 端銀心瓶花二樹用彰
皇上破格選才德意定役也苦值地方荒歉復遭寇警類

傳既不敢草率文事而彙征之不嚴又不敢緩弛武備而
軍旅之不講督同內外各官晝夜拮据幾同寢食之廢無

減吐握而求詎謂筆墨之靈可奪兵戈之氣行見干羽之
格即此文德之修也除原卷另解部科磨勘外謹隨達

宸鑒 無任稽首拜颺謹切屏營之至

崇禎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具 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

爲夥賊聚犯雒陽寇復自東回乞

勅鎮將一心剿殺無致觀望事

竊照裕魯寶滿所報各賊或敗於祖兵或竄於山嶽蟻屯
義慶嶺之中無非紛守水合觀思過河所以秦楚大股
之賊尋聚於此侵靈寶通永寧又來自盧氏而分夥迭撥
經偃華登密以至榮鄭哨馬出沒日爲窺汴之計撫臣駐
扼偃師左師屯兵華縣方在東顧西伐賊又復西攻雒城
撫臣一聞報警旋統左兵以往而賊勢聚大有先調生三
才等在雒防護割管河岸力不能支與鄉勇義兵退守關
廂而賊騎繞入矣雖兵與居民極爲抵禦東南兩關房亦
前河封事

夥賊聚犯一

有賊兵亦有傷賊於十七日彙知大兵將至乃始拔營一
往宏陽一向龍門臣飛移撫臣仍促祖鎮自汝西馳並檄
監軍道臣視賊所向領兵堵剿據該道報業於十九日前
往白沙龍門相機應援承嵩矣至商鄧所報又係皖河折
回之賊今准理臣手本已發陳永福李重鎮等兵赴豫夾
剿旋師南陽而理臣亦於十八日自襄抵宛此時在理臣
宜扼汝州居中之地以調度諸將入山接剿撫臣往來雒
汴之間隨賊緩急督兵越戰仍飭沿河道將加謹提防必
將能一心兵皆協力而後賊可圖也然臣猶有說焉左
王之在豫也賊素憚之近日不知何爲而亦悍賊聞其

似以官極總戎賊作傲語未免有過爲鄭重之意而兵亦
不如往日向前近聞撫臣云有向來失陣官兵甘爲賊用
各營中且與答話未肯戮力者臣思

朝廷用人優遇之使其益加鼓勵矢志捐糜近蒙

皇上欽遣內臣銀幣寵頒不憚天上之錦大幣之藏以昭

殊賚無非使將士知挾纊之恩爲戡定之報祖鎮奉

明綸策勵一激發而獲大捷矣左帥何不聞也則爲將者

不智不可太智亦不可也力援積勝速奏捷功不徒爲良

玉勳而且爲衆將觀望良玉者易焉草疏畢接邸報河南

府官以前任鳳陽事革職河據臣藩封重地役賊航航而

前河封事

夥賊聚犯二

同知買糧小難通判近經病故止有推官湯開通監紀左

管饒有料理久爲士民帖服臣福藩亦疏稱其廉能臣商

之撫臣令其暫代而監營則以懷慶推官易之伏乞

皇上念雒中多事非往日比必得明敏甲科始勝厥任

勅下吏部卽爲遴補星馳受事城社幸甚

崇禎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具 題奉

聖旨據奏賊犯雒城關廂被殺失事情形必不止此還著

確查具奏左良玉著鼓勵士卒中嚴軍法如營中官兵

有與賊答話不肯戮力的卽斬以徇不得觀望姑息致

棄前功劉弘緒議處河南府知員缺作速遴補該部知

原謹抒不敢不悉之恩仰達

旅鑒伏乞 俯垂矜宥事

先是奉院劄准刑部咨抄河南府推官湯開遠奏奉
聖旨朝廷賞罰一秉虛公何云不置意分別至封疆失事
各官銓樞獎敘司屬榮稱有意重徇殊屬愆闕恣肆湯開
遠著革了職該撫按拏解來京究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奉剄到已行按察司將本官拏解赴京計時將至

都門矣伏思開遠奉旨回話一疏臣初不詳所云何事

及見邸報乃知小臣愚戇而不自揣其言之無當致干
兩河封事

事

屬官出位

嚴綸則開遠誠有罪也職掌之內在所當過而卒意忘陳罪矣君父之前宏議忌諱而冒昧微 聰罪矣李官原無提劍朝野功過之責而疏語輒擬別流品清濁之分又罪矣將何說之詞惟是用含子奪皆出

君恩雨露莫非天德臣若有知而不言是臣負

皇上也況明日達聰方作中外敢言之氣臣叨耳目之

任持斧一方凡政事得失民生安危與夫吏治賢不肖

一不採惡嫌獻上報 聖明奉將激揚盛治以開遠係

屬官臣明知之而不明以入告是臣有負言職也

皇上之罪，則遠者以言而開，遠之無辭於罪者，亦以言

有裨於實心任事四字臣在豫言豫謹撮其槩恭候

鑒裁間遠起家孝廉司理河雒歷任三載有餘年來災寇

憂後戰他府爲甚屬邑大半山隅人心多渙一切禦盜守

城將兵催餉察姦詰細恤孤弔死本官饒具真心六年冬

永寧叛賊王從賁等謀爲不軌密約署官分路進兵擒渠

散黨七年春盜閔饑民結聚軍騎撫賑預消亂釁此見之

前按臣疏奏者也八年春寇逼雒陽新守未任殫精協禦

一身擔當人心帖然則又福藩之疏亟道其廉能焉彼

時賢臣從秦中來見本官精敏任事會同臣與舊撫臣

州河封事

一、出位

題監左營朝夕軍前躬擐甲胄三月內在秘陽陳家岡鄧

州神嘗溝促兵追賊不避雨夜兩陣斬獲多級其後奔走

於內鄉浙川花園關瓦屋山隘間者數月樵蘇而炊星餐

而宿枕戈待旦推食餽軍兵士深疫罔憚暑熱蒸濕撫摩

倍至七月內秦賊犯豫嚴控山口能使匹馬不關信地

而寇躁盧氏東奔轉突內鎮復催左趙合營卽奄奄病矣

亦鼓之迎敵宛郡賴以無恙及賊竄省會督軍親往剿辦

之捷身先士卒扼賊東下又料賊必分股犯葉預移趙營

截擊亦獲捷功卽向日左良玉之兵有用命殺賊者

官督勵之力似載在歷來塘報諸疏則其居官大

明較著矣他如赴審馳維鼓勸將士急解靈圍維時賊鋒甚惡與撫臣隔在靈圍戮力行間不食不眠一片爲

國爲民熱腸非出臣愚臆言近日鎮臣左良玉移臣一揭

合左趙等營官兵七千餘員名交口公稱亦有疏達

天聽臣忝察吏若屬官不肖且將白簡繩之何敢代原無

他但從前盡瘁地方共見共聞不一披陳無以風勸勞吏

此臣所反覆思維不容蟬隱忍負

皇上升負言職者也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伏乞

裁察俯賜優容則天下士民皆仰見覆載之微勞必茹也

如此羣相與踴躍於更新之路或亦少裨激揚矣

兩河封事

官出位三

崇禎九年三月初八日具題奉

聖旨湯開遠昧心欺誣擊來原欲重懲今既說他向在行間剿賊勤勞實心任事姑著饒了去充做爲事官戴罪監紀殺賊自贖餘者不許比援金光辰此奏實否俟後來徵驗該部科記者

中州英寇臣主設法賑恤并陳具詳英寇事

據臣省舊稱沃野今則郡邑之在東北者雖可少持

俸兵家之後而西南一帶山巖地瘠尤則焦土不毛潦則

桑田成海數年來災患頻仍耕種無獲閭閻之下枵枵其

空又加以兵連寇結再罹兇鋒哀此下民愈瘼瘁矣去歲

春旱夏澇寇斤蝗生五穀不登四野被掠皇皇焉舉莫必

其命而汝寧南陽河南汝州則尤甚臣與撫臣檄有司發

倉廩煮粥散穀隨地布宜期瘡民生臣接括賑銀二千

五百兩撫臣接括得二千三百兩首倡賑恤正在舉行復

接院劄准戶部咨題覆臣疏爲詳查地方災患事奉

兩河封事

中州英寇一

聖旨這豫省被災州縣分別應蠲應徵各分數依議災寇

相仍還著該撫按嚴飭地方有司設法賑恤一切公費隨

蠲發倉勸賑等項設誠致行務令災民得霑實惠仍將賑

恤過事宜詳悉奏報不得頻請蠲貸欽遵到臣恭誦

天語仰見我皇上親民如傷威嚴欲泣隨行嚴飭設法

賑恤並鄉紳人等勸輸續據司呈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前

撥公費銀共六千五百九十七兩八錢五分錢八十九萬

九千五百一十七文又唐藩賑錢二千串紳紳學監人

等共銀一百五十八兩五錢錢三百零六千八百文

米豆共一萬六千九百七十八石一斗四升

已將分散先出牌徧傳村鎮曉使安心悉體

事。倘茲子遺轉死爲生之德意無奈各屬之積貯有限被災之餘黎無處至前項捐贖設處竝動支倉穀已賑者杯水不能以救車薪而未賑者無米又難責於巧婦他處猶或可支而汝南南府曩時茹皮啗草寡妻賣子之民延至今日弱者立而餓斃強者散之四方死以迫切尺布升粟便爲偷兒道瑾委骸可以刺喉此猶以男子論也更有乞婦橫而操戈殺五歲幼女以充饑悍然爲之不顧臣一披詳傷心酸鼻五內幾裂嗟乎豫民何道時不吊至此臣

兩河封事

中州災憲二

職在巡察恤民爲急地方有此災異不敢不陳於我

皇上之前先是汝寧府推官于重華呈詳內稱該府屬有人相食者臣不勝駭檢查姓名今據回報上蔡縣張鄉等保與陽縣楊旗屯丘家店銅陵塘朱家店銅鍾店營家店貧民刻骸啖食疊疊有據又上蔡報城東居民解思敬孫女五歲門首行走被乞婦張氏馮氏引去用繩勒死割煮當被鄰人劉自成等趕至獲屍投驗復獲撫臣手書內云前督兵剿賊過南召見瘡民無食羣嚼青草惻然傷之至鄧州張村見二三百男婦老幼攜手河干問之數日無食嗟水充饑時裹帶麵餅一筐錢千許賑之而新野地方尤

甚道旁饑死數軀窮民割割爭食讀之泣下臣除將張氏等批行究擬出示嚴禁及委官賑通各州縣饑民劉孟郎等貧生張翺鳳等共一十九萬一千四百六十一名口另疏具奏仍令道府有司設法拊循并催各官查未徧地方速行補賑外該臣看得中州大旱大荒大寇駢集一時饑民載道實有朝不謀夕之狀去歲臣等於

明詔薄頒之後復於詳查災患賑中條析以聞蒙

恩蠲緩恭捧明旨放於給恤事又不厭詳悉或者粥或

散錢或給穀賑之法不一賑之時不一卽委賑之官亦不

一牌示通曉務在實落凡涓滴及民者皆屬

兩河封事

中州災憲二

皇上之恩膏也此第就被時被災州縣而言其如災黎甚夥望澤靡涯兼以冬無雨雪來牟盡槁寇虐之復又逢寇虎處處皆饑民人人鮮生策今日賑矣明日復然此處賑矣彼處復然前茲鼓腹嬉遊之景盡是鳩形鵠面而之人餐樹皮啜草芽既目斷陷上善惡嗜殘酷噬道將更魂消滅中羸弱乃半救不飽甘心作攫殺之緣林且五歲孱妾喋血於饑毒之丐婦是又不止於前特被災州縣者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萬口嗷嗷至於此極若不仍懇聖明霽發拯救稿項之瘠斷難復起無告之民豈能存活昔年秦晉兵荒俱荷聖恩遣賑億萬戶口盡沐生全今

赤心之曰青血漂原流離滿地故以南河維以西環衛
幾十里一望皆黑沙白壤此時無麥過此難望有秋嗟哉
赤子何以爲命望賑望獨莫如大旱之望雨耳扶傷救死
等心幾枯冒昧哀鳴爲此一方百姓請命伏乞

爲恩加餉賄奇軍命事

孫而免後災無事託其於軍種民種判若別眉按籍徵輸更爲直轄至穎川衛賴上所地在南直惟徵爲遠無如歸併直隸就近徵解斯可不致拖延總惟部覆伏候聖裁非臣等所敢擅便除將司道查造各衛所崇禎四年起至八年分屯糧加派完欠數目文冊送都察院轉咨戶部查覆外相應具題

崇禎九年二月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南河計事

恩澤加餉二

爲豫省時值兵荒驛遞疲困已甚備查革過弊端具奏竝糾縱投官員事

南河計事

豫備兵荒一

竊照驛遞苦累各省直情弊不一總之核牌票之假冒禁往來之需索除額外之幫派處處有宜然也況中州兵荒之際乎蓋豫居天下之中秦楚蜀粵滇黔諸省無不取道於此縉紳冠蓋承舍公差絡繹相望兼以車興旁午羽檄交馳健兵催餉之使往來如織已不勝其苦矣而奉差之役橫行恣肆既照牌應付復額外索討惜馬折乾不一而足更鞭扑之頻加至糧兵一過運送軍器盜甲人夫動至百名牛車至數十輛有限銀兩安能供此無窮差徭此河南驛遞從前之苦也流寇自五年九月侵犯以來義昌縣城保安博望等處驛站被掠廐馬不可問矣一驛廢弛累及旁驛鎮將馳驅行間過於勒索多有數站不換半歸倒斃甚且入山征剿究無下落旁驛亦因之而廢此河南驛遞從前之難也若夫協濟一項額設條編可恃緩急乃協濟之處如秦視越肥瘠不關卽如澠池一縣先經殘破而協濟之盧氏永寧又一破一殘歲額協濟幾四千兩竟自無望此河南驛遞協濟之苦難也差使時刻難緩空手其何以應有司賢者樽節設處以補不及力被情而以益用不肖者非加派里甲則幫貼富家是苦驛遞之苦

姓矣。入境初據榮陽新安等屬申呈驛遞疑破倒車。爲批行整頓會同督臣將一切鎮將私牌類外索馬折乾越站并派尉諸弊無不釐革如許州工書陳効忠等派運軍器沈丘兵書程思顯膠微站銀積棍孫元假稱中軍僞用勘合鄧兵祖兵額外索馬總兵家人張恩毆傷馬頭盧養德許州馬頭徐國棟越尉氏馬匹蓋城代當安員吉越陝州雜陽馬匹周南驛馬頭胡士通等越孟縣馬匹又舞陽更常光印等不解保安協濟許州兵書陳啓明等不解亢村協濟陳州西華吏書馬守和等不解襄城協濟沈丘商水等處不解新鄭等縣協濟皆一一究擬又如七里巡

兩河封事

時值兵荒二

簡姚敏給硃石巡簡陳思過張茅所大使孫尚通贖領工食不爲接替苦累淹池俱經提問仍追贖銀補淹又中牟縣申詳輟提立懸經承武升鄧琳縱僕嚇毆具疏糾參此皆_臣所力行不避勞怨者也。向有欲求民安先祛民害一疏內稱需索驛遞有禁奉有會同湖廣巡按申飭之旨又奉院劄爲楚中驛遞亦爲大害等事題奉遵行恭捧明綸下詔廷驛復令嚴查加惠元元既周且_臣恪遵恩詔業經榜諭又通行驛傳守巡等道嚴查節據呈詳反門驛駁務期徹底清楚前弊盡禁不時密訪乃據河北道臣河內縣申稱八年七月六日有北來督運陝西等處

餉光祿寺監事不發勘合本縣不准白牌應付止照原來夫二千名馬十二匹車二輛數目差催應付本官未遂其欲縱僕將馬牌千夫頭鎖鞭身傷魚鱗而無子之楊可行勒阻亦彼凌毆仍多索車一輛折乾銀三兩實止用車二輛又索欵銀五千文有零馬牌子關可頑等付證本縣因錢糧重大多撥兵快護送出境訖及查前途衛源新中武安寧郭等驛各具手本稱本官到彼不發勘合多索車馬人夫折乾欵錢等情三月初七日又據驛傳道呈稱修武縣武安驛除裁扣外每年該站銀二千四百餘兩兩買驢馬三千餘匹價銀工食等項所費約二千兩餘銀四百兩任

兩河封事

時值兵荒三

經手人役開銷未見清楚仍派二十九里每里出民馬一匹走遞量富戶張文斗家雜糧百餘石充用會料當此功令嚴切公私置誦之日不得不特爲拈出以聽憲裁者也夫驛遞之累人皆知之而不敢犯者法也中州時值其艱_臣與撫臣幾經調停整頓漸除弊端方期疲困漸甦不意復有隱匿勘合恣意索取縱僕凌毆勒要折乾貌玩明禁橫行誅求者惡僕不敢不問本官在所應議至修武前經殘破周令任後修築城垣堆堞煥然又積穀千石足徵用心地方但站銀任憑經管開銷走遞食派民馬_臣官民雜糧充用難免此事之懲除未清銀兩已行完

六上慶次乞休道臣恐政務廢弛已呈詳委署矣伏乞
特旨速議處分另行銓補臣方繕疏復據道稟稱近狃口
進貢每驛夫馬牛車外索銀三百兩不等不知奉何文移
其勘合又閣不令閱何從稽其偽乎每縣駐一月不等所
費更爲不貲今日驛政何等森嚴物力何等匱乏可令暴
橫至此等因夫口性口羊因是難馴臣恐中土奸民附從
驛役已行文經過地方各道府有司嚴禁更善於調停勿
令各口延宕滋害然既係驛遞一事不敢不並陳者也

崇禎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具 題奉

聖旨魏國仕隱匿勒合橫索擾驛大千法紀著革了職並
特旨兵部查辦

惡僕孫國民等該撫按提問追擬具奏周參才吏部議
處旨口需索必有伴送員役及奸棍唆使撥置著嚴查
緝究仍一面責成道府有司除照例應付外加意諒戡
毋致胎害地方該部知道

爲欽奉

聖諭事

崇禎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奉都察院勘劄准吏部咨該本
部題文選司案呈該本部接出

聖諭該司禮監太監傳出云慎勿遺揭等因咨劄到院奉
此爲照習變風類才不易得知人則習自古爲難據誦
天語仰見

聖明求賢圖治閭閻蔚非凡爲臣子何敢自甘闇沒貽誦
蔽賢但有品者既苦泥古而不適於用有才者又恐惡駕
而或軼其常寧取純靜無滓者用効以人事君臣子無
欺之義又何敢以耳目所不習不確者敢冒舉以負
明綸謹擬其堪知縣事者一人開列實跡乞
勅吏部查照施行

計開

直隸和州儒學廩膳生員一名黃象乾

一本生諡爲天倫孝敬夙著蚤年喪父哀毀不忘事母
齒承歡心慘澹無渝克盡子道十餘年如一日

一本生世守家訓伊父存日與叔同居原未異處本生
事叔如其事父定省亦如常禮至今竝樣向

與偕以友相遊弟亦學底有成

一本生爲人沉厚簡泊口不作非禮之談身不履非禮之地名義素持毫無隕越與人相接每覺謙冲自下而喜怒不妄形之顏色德器淵然

一本生山居局扉肄業孤介自矢非正人益友弗與處丰骨稜稜絕不干預外事而公庭足跡若掃

一本生立身端嚴里閭悅服家有所餘則以周濟族戚之不能供贍者而不居其名歸美伊叔以示不敢自尊之意其鄉有小兒相攜羣相戒無爲某所知也人

皆望而敬之已上數款本生居平之大略也無奇長異能可炫赫聽睹之事業近日吏治壞於鋪張有餘而實際不足方今

聖明重德行之選黜競獎恬令臣下各舉所知以逮真材

秋此庸德庸言可信不愧而式士長民固所優爲矣

欽奉聖諭二

爲臣邑兩被冠慘思親情切奉差事竣憂勞成疾懇恩允放以盡子道以全微舉事

竊以士人生身惟君與父遇事父違事君夙夜有共失焉若一心圖迴於王事之靡暨又一心踴躍於將父之不遑有丹可瀝無緒可伸既不得爲孝子則亦不得爲忠臣

聖明以孝治天下夫亦何用此臣爲每一念至陸岫無緣憂思交集寸心如焚病來無端況臣之所遭又不同也少時喪母朝夕侍父教臣成人臣父庭訓之暇每追言臣母賢淑而儉於數時爲悄然感生腹筋之疾臣戊辰恭逢

皇上龍飛濫叨一第自冀觀政假旋承歡膝下卽於是年

秋選除行人臣職舉者四載有餘班綵之願半耗風塵壬申傳及考選荷拔登班夙夜承明拮据城務小差經年

適將報滿恰值餉差新改歸併太倉鮮不難此役者舊憲臣張延登以臣原管太倉已經週載實授謬以昇臣具題

命下臣何敢避難綜核料理亦復浹歲幸逾於咎正擬控恩乞歸聊將菽水豫差忽出奉有速題堪任來用之

旨題及於臣正值寇氛倡獮輾轉窮瘁臣何敢後況

聖明宵旰憂思因事而黃澄清酌地而隆簡任臣志可鼓臣力未窳惟有自矢不負平生仰

殊遇臣南淮境榮汜遂已不守省會軍虛臣過各

官登陴詰戎又恐被賊渡河震驚

織輔晝夜設防寢食俱廢而賊卽以是月犯鄉於郎報

中見同邑同官吳道昌疏題賊突椒邑城雖未破而村

落鎮市焚劫特慘家有父念及此肝腸幾碎在臣則爲

國以忘家在臣父則有子而若無子矣寇事方殷

君命爲重亦何庸分神有懈職業手口卒瘁心血爲病內

火上炎頭目嘗覺昏聩而病不敢言病也及巡行而見吏

治之顛地民生之憔悴室廬皆焚田園多蕪寇孽並虐水

旱頻仍異嘗災傷無所不萃吊死扶傷恤孤問寡處處是

饑饉之民嗷嗷是內溝之恥進有司面振飭呼士民而勸

來戎馬難省於炎日凄風之中面膚不知幾易榮枯

矣手弗停批日弗輟檄夜弗廢炬凡有所聞星馳入

告稍可殫力固畏怨勞既防省又防河既催兵又催餉兩

河八府不敢有不臣之精神扼楚按秦不敢有不竭之丹

赤思愈耗心愈苦日不思食夜不思寐致成怔忡之症近

賊破和合收餘化椒焚殺又所不免前理臣督兵過椒祖

營監親兵丁持糖報至詢之五內爲裂且父原有腹

急際不知何狀於是病日增前月廿五料理復

命文尉持流仆地半晌始甦乃知過勞枯神元氣衰頹

成內如飢餒腐爛而今中育育然以子身在外不

輒用藥餌地方多事耐疾出理性最迂過於慈愼無一

事不心到目到恐致疎誤今幸報竣得寬斧鑕皆荷

皇上生全實出望外也伏乞俯鑒烏恩情淺病非假託

允生還里門以事垂白之親或俟病少痊可大馬圖報

有日將於漱泉枕石之間頂戴

聖德高渙祝頌無疆於世世矣

崇禎九年四月初一日具題奉

聖旨全光辰巡方事竣著卽回道考核不得引疾陳情該

部知道

聖上如天臣工頂戴無地謹泐愚忱用彰
瞻美並著交儆之說各期靖共兩位無負

皇仁事

藉以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故若
納屬者過則歸己美則歸君已有過雖踰天踏地以無容
君有美則矢志捐糜而莫報況臣獲罪於君如子獲罪於
父惟有自艾無可分解忽親霽顏即幸喜出望外起承之
恐後矣臣才庸淺荷

皇上問命

矣欣聞

欽賑下頒躬率父老拜颺

聖德履端一

兩節起罪

友會同賁賑內臣杜勳撫臣陳必謙牌

行各道責成有司實心奉行并多方設法拯卹新按臣已
於四月初三日入境餘有未盡統俟撫臣會議而行臣報
命疏冊俱經拜發途接邸報該臣題屬官陳言一疏奉
聖旨湯開遠昧心欺誣等來原欲重懲今既說他向在行
間則厥勤勞實心任事姑著饒了去充做爲事官戴罪監
紀臣自贖餘者不得比援金光辰此奏實否俟後來徵
驗該部科記著欽此 跪誦 明綸不覺忤頌
聖恩於外也小臣謝願愧乏格 天之誠 膚德高厚
不遺於非之衆惟官奉令紀行間盡瘁是其本

之、遂念其前勛仰求 俯賜優容足矣乃衆

有具罪獎其勞復其官申以餘者不得比援明示破格

鴻慈更云俟後來徵驗該部科記著非第寬其既往抑且

勵其將來賜言弋獲叨辱

天語記存而臣正不敢默默處此也堯天共祝自當以規

爲頌而臣仍謂頌不如規

皇上所重者實心任事耳擴而充之大小臣工嚙不宏然

不獨爲今日之開遠勛而并爲後日之開遠勛也望

皇上生成之 於一開遠而廣更顧大小臣工卽一開遠

也臣於是更不勝有君無臣之嘆

聖德履端二

奏記

八頁

朝廷耳矢以求賢若渴納諫如

流如 其清直惠世揚黃道周次第起用薄海內

外誰不自 聖明在上喁喁爭向化焉 持斧在外疎迷

之臣不能窺密勿測微但於邸報中見枚下一節分

賜筆札獨出 甄簡何如鄭重乃得一文震孟之賢而居

相不數月并何吾駟之賢而亦去之若陳子壯禮臣也卽

以禮繫獄李化龍言臣也卽以言降處儘有扼腕者矣

明主可與忠言每事超人意表而雷霆之下未始無光霽

所爲引者當道者誰乎人皆咋舌而言責之權移輕於市

爲 不在高岡也衆皆趨避而無根之談冒瀆夫

至等則絲綸不致蝶夢也同事堯舜之至實無有爲畢變之臣者可以克副德意清夜思之愈滋愧汗所冀諸臣當以一間遠而其同匪躬渾砥無固一間遠而更思尋題焉

秦交喜起端在今日此終以交儆之諒與諸臣竝相題勉夙夜匪懈者也然此寧止文臣雖武臣亦然

皇上青開遠以殺賊自贖而殺賊則在兵將前左良玉等亦有九釐宸德但近日不官用命殺賊臣前疏屢及一勵士卒申嚴軍法如營中官兵有與賊

并與呼對談捲旗拔營似出姦謀還著詳查具奏之旨夫寬以策勵正

皇上使過之仁而咸爲臣子靈乏血性臣行矣尤許諸將體解網之心并激勵士卒益知堅功報効務使蕩掃奏成則微臣所期望者更鉅正不獨在開遠之實言已也

崇禎九年四月初九日具題奉聖旨文武大小諸臣果能實心任事共圖幹濟朝廷自有

兩河封事書後

甲戌歲先祖受命按豫十一月念五辭朝次月廿七入境受事緣兵馬倥傯不敢循原題欽限先伯祖考光祿公送於境上拜辭而言曰激揚巡方專責自今流氛充斥土寇竊發亦是分內事往視西城捕劫兵而神機大營餉服執淫瑣而御前且爲發奸行矣尚其努力辦此在任十有五月封事三

可除章還將勵兵不以文學少後吊死郵孤不曰文崇儒不以武事解也奏路中臺側

茲編僅一十八疏從虞山許明城太嗣刻湯男佐原識

岡寺封事

孫男佐節較

金雙殿中丞集

問寺封事

欽奉上傳

經制當遵

京營需馬

中外請給

問寺封事

目錄一

金雙殿中丞集

南譙金光辰天樞甫著

男輝鼎較

問寺封事

爲欽奉

上傳事

臣於本月十六日荷蒙 召對便殿諸臣肅入親承

天語垂問禦口敕荒安民三事聖鑒臨立捧讀

聖諭令各陳所見 臣等伏思聖諭神退省滋愧茲奉

上傳著閣臣傳與侍臣等將昨日面對條議

不許增減更改各自具本來奏欽此謹將面奏條議謹述

問寺封事

欽奉上傳一

上 問臣奏自古敵人爲患未有屢次入犯狡焉肆志如

今之猖獗者於斯而講禦之道必先有以待其來然後

可以使其不來況今已在義州耕牧爲謀臣測致慮

聖主宵旰憂勞以 臣愚料其謀有三一則窺我八城冀

進一步前一步以闢散我藩籬一則關外沙磧一望曠野

苦無水草可依欲圖占種我土爲不時伺動之計一則此

時天熱尚非其時先以遊騎擾我疲我兵力懈我軍心動

卒還在其後直待秋高馬肥或以一枝緩章入或以一枝

緩前門分路入犯可慮不小今督臣整師出關與關外將

撫鎮諸臣互相掎援伐其狡謀不爲無見然亦在急急上

聖恩轉盼秋高仍聞宣大薊門山後一帶則關門之師已
出而我兵在外彼更有匪茹的念頭更望 皇上勅諭鎮
將諸臣著實用心防守務使區區不入守之歎當與戰之
勝同功其間公賞罰明哨機或用火攻車陣等項倘禦戰
守相資設奇制伏總在邊臣因時制宜 臣亦不敢遲度至
於救荒全在撫按撫按果能一清持已實心任事小民未
有不實受其德者撫按以察吏安民爲責匹夫匹婦納溝
之恥都是臣子的事問民疾苦而疾苦莫先於饑荒望
皇上寬以文法如一切奉行勘制宜在所緩除重大事情
詞訟一槩不惟惟以救荒爲第一義軍驛多方軫恤不授
同寺封事 欽奉上 傳二
驛遞不驚地方寬落去做并以招撫流移又慮催科太迫
招之實所以驅之更望 勅下戶部寬撫按察罰此是兵
荒地方他處不得援以爲例議獨議賑屢荷
詔諭又何仰益高淡但下面有司奉行不善止是空文措
塞雖奉 旨蠲免而蚤已派徵愚民不曉文理只是有多
少納多少及奉蠲免之文吏胥都沈閣不行此總在撫按
徹底清察實做此際物價騰貴不獨米糧卽百物俱貴蓋
京師者百物之所聚也百物之來無非水陸兩塗今天早
不雨水是涸的舟楫不通陸路又饑饉載道盜賊阻塞此
是物價騰貴之故維是咫尺

天顏淺切悚惕徒抱芹悃無以自將謹憶其槩如此因退
思從古帝王修德行仁自能致治太平今荷
皇上恤注安民德之大仁之至也惟此一念甘澍立沛有
不民康物阜內輯外寧者哉 臣一介微庸蒙 恩起陞涖
歷今秩緣少卿張宸極請假未任濫竿代祭罔秋所關有
懷欲奏因奉簡切之 旨輪對及 臣時已燃燭誠恐
聖躬過勞踴躍不遑未敢冗瀆於
明諭所及之外容另補疏以 陳
崇禎十三年五月十八日謹 題 月 日奉
聖旨
同寺封事 欽奉上 傳三

爲經制當遵通融宜酌敬補贖上陳以昭典則事

臣前荷 召對願竊有陳蒙於

明諭未及不敢允濟業經疏奏寤寐以思終難嘿者竊以祖宗成憲世守無敵忽爾紊更所關職掌猶小所關典章實大也軍戎大事馬政爲先

祖宗經制詳載 會典同政諸書案察洪武中廢牧監令民間率牧養馬止江南江北永樂中令北直領養宣德後乃及山東河南又順天等府屬寄養備用馬專爲防護陵京之用計地編戶舊額五萬六百餘戶除嘉靖等年奏

減實編二萬一千八百五十餘戶獨昌平豁免茲以同寺封事

經制當遵一

陵寢所在餘雖近如宛大兩縣亦不能免寧存空戶之有餘以備寄發戶之不足也萬曆二十年懷柔固安申呈欲行減革同寺議回兵部題准不行誠有見於馬政重大不敢輕議矣近准寺臣驥鳴鸞關奉兵部制稱議覆昌平督臣題爲請恩通融設餉情給鄉兵事內開順懷馬戶改供兵稿有據同寺冊報等語夫兵部實未以此割會及寺也所據者豈巡冊耶抑奏繳冊耶再觀督揭并以兩縣寄養馬匹請天 職司東路所當執奏但已奉 明旨自聽部覆因關寺臣倘呈樞部務在不以一時權宜失萬世長策或令別項區籌政候事平還舊昌平之請爲

陵寢計由臣寺之事亦爲 陵京計也況係順懷鄉兵原

非昌平可比哉鄉兵乃有司事該道縣綱繆寡衛至舉

祖宗經國許讓而紊之無是理矣 臣因是有慨於

祖制之不可更也先臣葉淇變屯鹽之法亦云通融目前彼時無人執爭遂至極敝難復馬政所關不啻屯鹽臣若

隱嘿則同誌所載順義養馬地一千九百二十餘頃懷柔養馬地一千三百六十餘頃之牧額一旦捐去將來有執

國家經制以爲嗜實理此漢無一言臣諒何安 臣督滋大

況近畿州縣誰非

皇上赤子此去彼增苦且益倍名爲蘇困實以加困名爲

同寺封事 設餉瞻兵實以因兵廢馬幾經口惠經制未改今寄養皆

有鄉兵之地效尤寡動漸何可長姑謂倍空戶以伺兵既

也并索馬而空戶即以昌鎮論固有額設馬價迺別取縣

馬而空院歸之則年來倒死退印搶失未補者更當何者

聖鑒勅部一并察覆裁歸至當施行 聖旨該部一并看議具奏

崇禎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具 題本月二十四日奉

為京營馬甚亟俟解積欠不前謹據實察恭仰祈
聖鑒事

臣竊駭下賈承乏問丞協理東路馬政又兼少卿篆務敢
曰臣代應也可尸素滋愧乎 國家馬政最重近因請討

日繁京營缺乏心切憂之各府俟額原定但歲有稽數地
有瘠饒兵費顧需獨折不一完解雖多欠復不少

功令俱在若不實為清款將騰驤何日集貌猗何日壯乎
臣自任問丞以批文混淆關請疏分職掌幸有

倉官察冬未銷批迴兩次驟移少卿察覆在案中有陸續
完者亦有已完而收管實收未投原批未銷者當行營馬

開寺封事

京營馬一

官察報既磨署事敢不矢念清理因覈欠額察批未銷亦
多微僅不應則何能已於料察也內除獨苗不開并十三
年完欠另矣本年舉劾外竊得崇禎六七兩年分嶧縣欠
馬十二匹又欠馬三十一匹八年分汶上等縣欠馬七十
三匹九年分定縣等縣欠馬一百六十一匹十年分趙州
城武等縣欠馬三百四十四匹十一年分安州慶都等縣
欠馬五百九十九匹十二年分鄆州蠡縣等州縣欠馬九
百八十四匹此道數未解者也更有已解驗中而私逃者
如唐縣十一年正月烙發俵馬九匹寄豐潤該縣申稱不
到文仕等馬五匹蠡縣十一年九月烙發俵馬九匹寄

三河該縣申稱不到李汝等馬四匹鹽山十一年十二月
烙發俵馬二十二匹寄大興該縣申稱不到張朝顯關坤

等馬七匹葉城十二年六月烙發驍國政馬一匹兌男衛
營至今該縣實收不報屢經前任少卿催催至 臣頻催

如克耳止於本月初十日有葉城申稱馬候補兌藉口原
役過口蠡縣申稱馬係另買原役被口殺傷其餘一任署

吏沈揀官同木偶則收管實收未投原批未銷可不問乎
近又有商河縣馬發平谷不到李景茹等馬二匹懷澤縣

責應龍馬責令兌營將馬棄店潛逃票行該縣察究尚未
回報前少卿臣劉宗祥於冬奉欠馬嶧縣等六縣奉

開寺封事

京營馬二

旨降級 欽限正月已內雖後亦有撥兌而完解無期是
又當遵 旨另奏重處者也統乞

聖鑒勅部覆覆將欠馬各州縣及管馬官分別處分并行
各該撫按察催嚴提各馬科吏書詳究沈揀情弊具奏庶

依解清而督伍實矣

崇禎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具 題本月二十四日奉

兵部知道

爲中外請給無已同馬廩乏可虞敬明職守并參欠額以肅馬政事

切惟戎馬國之大事隸在同寺原銜 神京根本之用非爲邊鎮設者案察崇禎四年五月內兵部覆准總兵鄧玘討馬二百九十二匹該前太僕卿臣鄭宗周執奏數次一奉有同馬例不給邊與自後別鎮不得紛紛請討之

旨一奉有各邊鎮還著設法措處市馬贖用不得紛紛奏討有妨罔政之 旨且曰外查不報內請日繁殊非經制

洋洋 聖謨有見於罔政專護 陵京爲萬世根本計者不淡且遠乎 臣等泣任代篆以來每事致詳如俄解則勦

同寺封事

中外請給一

限嚴催寄發則巡略必嚴且設簿以稽驢息刊單以稽收督復票行各州縣清查歷年批迴實政何以不銷不報在 臣等可徑仿者自其本職不敢責陳第類派佐馬兩路數不滿萬請討紛紛大非舊制不得不言以信

明給以重職掌昔年敵警無聞邊鋒寧謐督寄備用猶有餘近來外孽蠢動寇氛未平請討日侈則不足且被搶失餉迄未補朋償折價日煩部議此皆消耗之原額也殘破州縣獨免本邑二分十二年之缺數若是而災荒郡邑分別寬限三冬十三年之愆期又然節年拖欠不下數千文徵頭催何啻頑亮如山東滕驛二縣自崇禎六七年起各

欠三四百匹有奇幾經白簡奉 旨撫按嚴追其奏前午

小卿臣劉宗祥亦將滕驛等縣 題奏 欽限正月雖亦

有撥解者其餘因循如故牌行各馬政廳官轉催四月尚

無以報主連年督師扣關與夫近日勦寇外兌河南空廩

以予山東撥去強半再如薊保督臣吳貞休督臣并各鎮

臣等相繼請討不一而足將來之繼請者又不知其幾也

近奉兵部劄付京營缺馬萬餘需用急如星火 臣等日夜

焦思苦無以應外實內虛舍已丟人經制職掌謂何伏乞

聖明垂念 京師根本 勅下該部遵查屢奉

明旨飭定畫一之規至於拖欠馬匹除 臣等牌行馬政官

同寺封事

中外請給二

外備開兵部以憑核催仍乞 勅部察覆將各拖欠州縣及馬政廳官分別多寡有無災疫議處并前參滕驛等縣何以違限數月竟無報完重如處分施行

同寺封事書後

往之官廷正問寺者率以冷曹眎爲臺省謫移借
階耳先祖孫臬幕而遽官之歷一任務盡一任之
職掌釐定驛遞條例親錄點註未嘗胥史委也明
官守不敢以精微上呈而草率從事遵典制不敢
以牧監額規而那假運融編有定式固見嘉漢嘉
猷而手澤所存尤稱銀鈞錢畫傳等皆自在之益
當世世永守勿替焉孫男佐節識

司封事

曾孫男蒲較

金鑾殿中丞集

題司封事

爲題知事

題知並陳

察參目替

郊禮告成

仰承明詠

司封事

目錄一

金鑾殿中丞集

南譙金光辰天樞甫著

男輝鼎較

題司封事

爲題知事

本月初六日輪_臣入署恭值用_{寶之期臣}會同尙寶監

臣於皇極門恭用親親_{勅命}廣運丹符寶並

二十二顆又

御封請用

御前之寶大小共一千四百顆訖尙寶監臣捧_{欽頒}

勅二十道_臣察係空白跋贈未敢復監臣奏明稱奉

上傳_臣謹同監臣遵用小勅諭之寶二十顆訖_臣職司

典禮謹此題知

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具題本月日奉

聖旨知道了空勅用寶原係僞用

爲題 如并陳愚悃事

本月十五日該臣直期恭聆傳臣衙門用 寶隨趨詣

皇極門會同尚寶監臣請 寶用間跪展得 勅書共二

十道俱係空白未有撰文臣惟及麻寧據監臣云遵奉

上傳不敢信違謹用 小勅諭之寶二十顆訖案焰去年

十一月初六日輪該臣直恭遇 發下空 勅二十道心

切凜惕曾經 題明奉

聖旨知道了空勅用寶原係備用欽此臣以

據書所繫其重祇遵備用 明旨不敢不仍前題

知更祈 睿焰空 勅當慎嗣後遇有室用 勅諭

聖司封事 題明并陳

特頒紅批數目以便遵行事關職掌休茲

記章有赫敢不倍加詳恪統惟

聖鑒并陳愚悃謹具題 知

崇禎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具 題本月十九日奉

聖旨空勅批頒數目知道了以後空勅用完著尚寶監具

本請數表旨後會官用寶著爲例該衙門知道

題爲察參日替守衛以重職掌以肅 禁地事

本月初六日該臣入署點直輪該帶刀各衛指揮書字察

有府軍左衛指揮劉天弼不到係千戶劉進賢代替通州

衛指揮楊秉忠不到係指揮章銘代替大典左衛指揮孫

繼先不到係指揮吳棟代替隨行各衛掌印官確察以憑

稟參此猶曰以官代官也又察有通州衛指揮張三才不

到僱人代替詢其姓名稱係原任千戶王永忠又稱係平

民李安諱言轉換臣聞之不勝詫異夫即官替已非法矣

豈有平民可冒官守衛者乎當令臣衙門聽差官王國輝

認識將李安押發中兵馬司轉收移文兵部車駕司確察

聖司封事 察參日替一

姓名有無守衛並票行通州衛掌印官覆查於本月十五

日准 皇城巡視兵部車駕司主事呂陽手本覆稱准貴

司核察隨即行衛確察據該衛印官彭應乾回稱張三才

係本衛帶刀指揮其王永忠李安本衛過察並無此姓名

本司復行備察旗手等衛二十衛所守衛官係本司管轄

若各衛帶刀等官則隸中府稽核雖均屬衛官於中職掌

有差難以票行拘質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守衛重務

祖宗規制其嚴即勲爵金吾以及衛所指揮千百戶把總

等官凡係上直俱赴司驗牌書字各衛所有官無牌與有

牌無官者俱不准作到當堂登簿有歲終稟奏之例誠重

之也不謂代習滋習且有身非世弁而誦冒其間者雖禁口供爲貧所使情實數錢以糊口固無別情而宿衛禁地關係非輕法難姑貸據車駕司回覆並無王永忠李安姓名其爲詭冒明矣各該印官除府軍左衛回稱劉天弼以父病遲悞外其餘催取回文尚未有報理合先行題奏伏乞 勅下兵部嚴提正身覆察真確分別處治庶守衛肅而怠玩微矣

皇朝御事

祭祭四替一

馬 郊禮告成臣工各慶護請一體敘錄以展

皇仁以隆 大典事

竊以夙夜敬共者人臣奉職之本然而 大典欣逢備員侍從大小寮案固不齊心虔事以仰贊 明聖渙佩我皇上以 玄穹有格之忱造粒我烝民之福 德彌霄壤歡洽臣民夫宗廟之中有事爲榮况 臣等所奉者 乾符所導者 法駕祥擁 六龍之御瑞叶 萬寶之成光依禁近喜溢尋常恭祭司符紀載凡 聖駕詣 郊壇行大祀禮例與扈蹕諸臣隨 駕從寶又該尚寶監臣奉奉明綸以後凡遇親行祭祀俱始 天壇例請寶隨侍欽此

皇司封事 郊禮告成一

臣等職司 典製特漏齊直前驅導護間樂喧恭值四郊祈穀諸典禮匝歲而全觀其盛造隨翠蓋晨夕趨蹌謹有忝頌 聖天子敬 天勳民之洪庥就發奔以恐後固與太常光祿鴻臚諸臣均屬執事之末慰從之班者茲詣寺各衙門與金吾扈侍御史隨從舉經題敘 臣等職掌相因而護 寶於事尤重除尚寶監應聽該內臣察敘本司卿臣李 已敘入光祿衙門及事故者不敢贅列外察得十二年 南郊十三年 東郊從寶則卿許 沈 原任司丞衛景琰也十三年北郊從寶則卿許 沈 司丞沈原任司丞衛 也西郊從

寶則卿許 司丞金 沈 也南郊從 寶則卿許

方 司丞金 沈 也十四年所殺從 寶則卿許

方 司丞金 沈 也臣等躬逢 盛事何敢言勞而

大典幸瞻寶難獨外業經察開職名移送禮部轉咨銓敘

謹循秩上 請伏乞

聖鑒勅下吏部一併議覆施行

司封事

郊禮告成二

爲仰承 明諭敬渥赤個以貢 採納事

前荷 召對職以隔於班次未敢越奏恭誦 聖諭仰見
皇上納諫虛懷不減懸輅設鐸之美因思數年來積滄于
和災警並至皆臣下不職所致亦臣下不言所致也宋用
王安石立新法時若新奇可喜而在位多逢上意附執政
不言其非遂至怨謔交作民窮盜起及用司馬光諸賢盡
正之海內喁喁望治又以有初鮮終不得竟正人之用雖
其敗轍而弗之變宋遂以弱當日亦誰知言富國強兵者
之反以瘠國潰兵也哉恭繹 天語及利民救時神治補
闕數者開款送閣彙奏夫此時無所以利民爲其救時者
聖司封事 卿承明爲一

卽所爲利矣無所爲神治爲其補闕者卽所爲神矣不似
宋之新法倏罷倏行斷斷於親賢遠佞而已矣往日執政
如薛口口等美其名以歛

聖聽者不曰休民四事乎由後視之非休民乃害民也夫
人家必有餘貲然後可言興作必有餘粟然後可言周賑
非言城不立修兵不立練也穀不立儲器不立備也若
每月一報月月彙報則有司階爲之厲矣城豈空中樓閣
乎兵豈象人獨馬乎穀豈量沙礫豈紙上乎非厚爲積貯
不能行也有司迫於功令暗派民間虛文號塞追呼滋擾
而民化爲賊則賊盈城也兵盡賊也米粟器具皆賦資也

四事何在乎至練總爲累則又甚矣所宜首革者也此外
操授空軍百姓之肉不可以飽遼宗也私派空軍無藥之
求更非可比正賦也會報空軍報馬報差報夫役等種種
名色富者貧而貧者逃死者死也濫罰空軍罰銀罰粟罰
戰灰等種種款項妻子鬻而室家離性命捐也更有厲民
者部派無餉餉止有練餉則餉餉在練餉中而有司徵練
餉混徵餉餉則餉餉又在練餉外此不宜清覈明頒

勅諭平輪助原鼓好義而迫勒以取盈事例聽人自便而
差拘以搜賄陵工樓工事告竣而銀猶徵水稅陸稅官
私抽而僞爲壯且若官有定職則業有專營百姓不苦將
軍司其事

仰承明諭二

送之煩朝廷得課殿最之實今席未暖而忽移手甫習
而又易非所以飭官方也兵有定數則餉有成額庶出入
確無旁溢之孔什伍得享飽騰之利今厄多漏而不塞腹
既滿而仍呼非所以致足兵也諸如此者亟加綜釐救時
卽所以利民補闕卽所爲禱治至於勸農桑興水利議蠲
恤慎刑獄崇分義明賞罰擇守令公舉劾而總之在辯賢
奸疏言路復典制信詔令悉泝繁文全遵王道一返從
前苛弊嘉與更始民存則盜去內治則外寧聖人言卽戎
言勝殘去殺而必曰善人教民善人爲邦者端不外是若
曰存難剔而姑仍之知其害而不變其法苟且目前而不

思長治萬世則 諭旨雖切奉行實非不幾負
皇上求言之意而瑟不更絃望有和聲乎哉 愚昧無識
聊擬大端仰備 聖明鑒納施行

呈請封事

仰承明諭三

璽司封事書後

璽符之司往亦令曹掾已 烈皇帝於己庚辛歲
四郊祈穀全舉其盛官是司者側與恩蹕諸臣隨
駕從齊先曾府君實與西南二郊祈穀之典察冒
替而嚴肅守衛謹空勅而請頒紅批凜然於龍章
之有赫惕然於虎賁之非躬雖云三轉丞郎復從
卿取之後得次清問之班是又諫行言聽之一大
會也先公愼齊府君於焚草之餘手編盈帙啓荷
展讀不禁潸然曾孫滿敬識

還朝封事

孫男佐師較

金鑑嚴中丞集

還朝封事

臣原未有

考績鉅典

樞臣有三

陵寢所關

兵家全以

微臣思親

臣志未替

還朝封事

臣原未有一

金鑑嚴中丞集

南譙金光辰天樞甫著

男輝鼎校

還朝封事

為臣原未有牌行藩府之事違

旨據實奏明事

臣奉命於役中州處兵馬紛紜之際公務瑣冗凡有申

飭卽一牌一票就就自持禮法所在不敢擅越竣務還

朝旅次中未親京報抵都後於邸報中見唐王一本為

聖主睦親嚴飭藩體等事奉

聖旨覽王奏新頒規儀地方官仍講禮違抗不遵殊屬藐

臣原未有一

玩啓本原有定式司道府縣州縣尺牘草書悉肆殊甚并

楊陽知俱著該撫按查明參處其撫按大字批發憲牌也

著自行回奏陳子壯已經處分姑不究刑於化侵盜祿銀

該撫按嚴究追擬疏內六款並報計事定禮部查典制酌

議具覆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傳到臣已離豫境似

可無贅第奉有目行回奏之旨謹據實奏明仰邀

宸照除藩疏中所言違抗司道府縣州縣尺牘草書等

情應懇撫臣與新按臣查明參處外但就大字批發憲牌

一節聖明睿臣等回奏者仰見我皇上無應不晰也臣原未

行牌於藩府也若長史司從無與撫按可通札牘者
藩府重地或別有申飭或移兵防剿或回文所司轉啓
王知等項自是牌行其中宜啓王者長史司應另具本
啓王未有職在輔導白居率略將臣牌徑達藩覽之
事猶之凡今內外大小衙門事務職掌所關或牌行某處
或批行某處或票行某處其中宜奏

皇上者自另具本敘述情節入告未有爲臣子者敢於
越司將牌票達御覽之事也長史其官名也長史司其
署名也署建於藩府外牌行長史之署不到藩府之
門至云憲牌凡出自風憲衙門者即謂之憲原無他具殊

通制掛事

臣原未有一

筆批發往規皆然從無不用硃筆而用墨筆之牌票也
皇上親親隆重天演一派凡在臣工瞻不仰體所遵者
祖宗之典章朝廷之法度會典開載新頒規儀原
無不牌行長史之句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
文御史之秩雖微總是

皇上守禮執法之臣安敢以會典不載新頒規儀不
載者而變亂歷來成法乎牌票字畫原有定式公文自上
而下俱應用仰豈於長史司而制更乎臣因而釋查

大明會典內一款一各處承宣布政使司呈五軍部督
府咨呈六部平咨各都指揮使司照會提刑按察司應天

府割付金吾羽林府軍等十衛經歷司長史司並所屬鹽
運司各府州則布政司乃割付長史司者也又一款一各
處提刑按察司呈五軍都督府六部驛呈都司布政司平
關在京三品衙門並在外各衛指揮使司鹽運司故驛在
內四品衙門及在外各府長史司帖下內外五品至七品
衙門其察院事務本司經歷司驛呈回報則按察司乃故

驛長史司者也又一款一各王府長史司呈五軍都督
府六部及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驛呈提刑按察司驛各
府帖下各護衛經歷司故驛審理所則長史司於布政使
司用至於按察司用驛呈者也而撫按可知矣撫按任司

通制掛事

臣原未有三

風憲即行布按兩司例用牌票則行長史司更可知矣若
唐藩所引乃各護衛指揮使司一款非長史也長史原不
可與護衛比典制固昭垂也臣因而覆讀新頒規儀
矣內一款親王應令長史司行文郡王應令教授所
行文又一款自後有長史儀衛抄磨王旨之文地方官
自具文回宣用謹具啓知如回文所司則用轉啓王

知夫長史儀衛抄磨王旨猶之六科抄磨

聖旨也聖旨用欽此王旨用敬此以下並無他綴此
則爲旨若云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案呈等語敬此敬遵傳
奉到司申請等語則爲文移一文移便是文移體式或

應詳或照驗有申呈必有批發不然憑何以申飭施行乎
且近日文移非係儀禮卽係賡情雖不關臣專責亦必移
會理撫未有事關緊急敢延閣不爲批發之理或更將遵
依原錄行牌長史司令轉啓王此正規儀所云回文所
司轉啓王知一段恪恭之念也內外衙門何一非奉列
皇上之臣中外相維大小相制舊矣若以長史爲藩臣而
舊章可廢則凡縮半通爲

皇上臣者皆可不分大小不用牌仰比而同之舊章不盡
可廢乎臣在地方每事致詳凡遇唐藩唐旨所宜雖
新頒規儀在去年十二月間臣差將滿之際然俱再三酌
還朝封事

慎要歸至當

臣

知王疏非爲臣也亦非爲今日也前已

有規儀矣今復欲以臚列六款請明綸下部新立規條
聖旨云禮部查典制酌議具覆則自有不易之典制在禮
臣必有以仰副酌議者臣稟奉

皇上之法斷不敢以未奉明旨者私爲輕擅耳謹據實
回奏統祈聖明洞鑒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爲考績鉅典政本攸先謹就首輔久負

聖恩之大端平心相折祈

賜教問今其一自陳以謀實效以端治原事

嘗攷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我

祖宗朝遠師此意定考課法內外官滿三年一考六年再
考九年通考黜陟會典開載內閣三六九年考滿應陞

官秩取自

上裁職任

綸屏爲衆理衆亂所自始庶績少虧凡百有
位卽格於考功之例不許考滿充係政本一夫一婦之失

所悉是其責大行時序之偶沴無非伊愆臧否重於百僚
還朝封事

功過難逃

帝鑒取自

上裁者正以事蹟爲最難裁

於上有功則特恩匪恆有過必赫怒罔寬也按考滿之

分別三等不得保考稱職其平嘗與不稱職者或量行別
處或請旨罷斥而今首輔口口口口何如平視額接路於

茲八年且儼然再歷考滿矣臣不知口口口口曾有疏陳不職
於聖明前否諸無具論勝擬其久負

聖恩之大端平心相折首輔固所云平章軍國者也荷

特簡原在已已口口之餘豈不幾以安撫殊猷望之而八
年來口口數化履茂社薄郊所更甚於已已矣

聖諭頻頒咸出虛聲曾何佐理半籌爲首輔今日計恰

神之恩悃難道首伏之誅惻生靈之塗炭無辭數罪之
茲側茲瓜及退考諸心能不惕然且自人揆路而流賊猖
獫蔓延五省所謂制勝廟堂者安在爲不必移鎮之擬
而臥 茂餘道踪嗣 聖心惻動 臣諒何安露請

臣言言欲派督天率土靡不憤誓其欺君而誤國至今
勦撫有何長策從前之覆轍既難詢心將來之改圖胡以
自考不特此也莫大於用人行政而總憲一席以昇底逆
之私人恭承 召對時去輔王應熊力薦□□□以得自
同官□□□爲言此時首輔不在側乎授意何爲舉主宜
問祇領同邑同年之膠漆甘作亂臣賊子之嚆矢貌

還朝封事

考績詔典一

明給翻 欽案奉國通知不敢直發司寇讞語猶帶游移
非畏□□也畏首輔也至身充 資錄總裁乃思爲附逆
諸義曲加延調卽屢奉 旨而玩視如故爲一手握定之
計必待纂修要典之人是誠何心今天下民窮財盡水旱
爲災納溝壑嗟救時無術司宰執而苛虐創懸日甚猶
誇緝玉珠榮誰荷恩隆而事勢潰決益多莫洗鴛梁道請
臣示變恰居黜免之首恒風爲滅漫無開閣之思揣厥
私衷莫非課在卽希圖賒子而應孫故兩引咎不問苟
延貪位以慕祥獨不思滿者計年計月之謂滿乎抑程勞
程事之謂滿乎首輔得言考滿者嘉謨嘉猷之可考乎抑

考績負乘之可考乎上考中考下考三者必居一於此焉
稱職乎皆不稱職將何以熟思而審處也臣於□□素無
德怨第念當 聖明殷憂聖治綜覈名實之日考滿爲
朝廷鉅典政地乃百官表倡額名思義大法小廉欲求天
下太平以責實效宜從政地爲始伏乞 敕令首輔返躬
循省於政本二字據實自陳爲堦若任期八年之內內外
交訐犯 陵薄 都屠邑墟城固已若是而水旱陰陽又
無論已若自揣多戾應必實陳無狀徒貽 宵旰之勞罕
奏贊襄之績 君恩難報進退亟裁必不敢再冒
皇上之隆賞以當務領矣 臣正言相規想□□亦必心折

還朝封事

考績詔典二

倘謂顯擢所忌如平日伎倆尋題傾陷恃有
離焰在上 臣不懼也 臣某無任悚切待 命之至

爲樞臣有三不可解之狀時事伏一大可憂之形乞
嚴勅早定方略報 國固兩事

臣遵 旨與內外文武諸臣協守東直門提防惟嚴有關
城守者業同科臣張元始兩疏拜 聞矣目觸肩轂之摩
擊供應之浩繁憤然於賊口不道逆犯顏行乃使憂胎
君父致我 聖明爲民生而焦勞金錢爲軍興而浮耗凡
在臣子諒切同憐憾不盡誠茲隨俸獻 列聖之前少伸
蒼赤之恨也而實有不可解於樞臣者鮮衣御之先籌恰
祖靈之抱恫事關重大將俟事平定議手始勿違舉其他
直就偵報一節言之果東口也則必確悉其爲東彼恃驍
還朝封事 樞臣有三二

動我何計破之果西口也則必確悉其爲西彼窺東戰
弱更用何計剪之果爲塞外窟口兼爲口漢丁也則亦確
悉爲誰種類肯何以鷹眼欲化今何以鵠音頓非復用何
計勦散之而竟茫如也謂爲東西近傳窺竊者胡以又爲
口孽謂爲西必知是何部落是何口長庶便聲罪而致討
焉語曰知彼知己自聞警以來偵報且莫憑矣而言決勝
千里乎所不可解者一也此猶曰兵機尚密或本中樞確
算外援未具難於先舉示人直待四集其旅有一鼓擒耳
而竟寂如也入衛之兵接踵至非無呼嗥嗶之雄末
視桓桓起赴之用權牛有饗襄革謹前語曰滅此而後

食幾見盡米借箸毋飾小勝以決一大創乎所不可解者
二也然或曰兵難險度身之未出處乎分擊害成今奉
皇上威靈磨 尚方以往出師且數日矣愧憤而行必將

卽圖蕩蕩繼報 明明天子用宣我武而復悠如也賊已
過良逾涿日來所布何正所設何奇張皇徒事靖掃無聞
身作長子之貞錄爽丈人之義語曰兵家之勝勢如破竹
卽云謀賁萬全未有朝夕猶豫而無一出之謀者也所
不可解者三也此三不可解在樞臣而大可憂者遂在
封疆矣此番賊黨原自無多飽掠之餘欲尋出路合圍困
之如檻獸然於此不蚤圖執訊機輒以休養兵力節存國
還朝封事 樞臣有三二

儲賊騎愈南大兵愈遠蕭疲郡邑安能支持萬一匪茹跳
梁關薊之間東西交馳徵調難紓在今則日費一日在後
則日絀一日小敵若此大敵奚似中外拭目奏膚豈生靈
久堪塗炭樞臣亦未漢長思也出而振旅曷計所以入而
飲至乎更可恨者如藹督所報口不昌一事 讀邸抄至
此不勝髮豎而毗裂焉是昌平之陷不昌之陷也
朝廷恩遇閫帥何厚而負逆若此使非有關臣王肇坤忠
血噴霄孤骨膏野一忠一逆明判綱常之正傳諸史冊不
幾今後世而下鯁鯁於我 神武布彰之朝罕食親賢
士之報哉保舉誰人室嚴連坐之法是不可不

好一樞部一問而關臣王肇坤至應查卹以旌忠魂傳行聞文武各臣儼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捐糜之與二心間不容髮也如此則亦目今鼓勵敵愾一碑緊著耳敢因爲權臣忠告而并舉其愚統祈聖鑒施行

崇禎九年八月初二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樞臣正在行間奮圖勦蕩不得苛求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還新封事

樞臣有二三

陵寢所關至重昌錦路已漸通恭慰之典

久待中元之祀亟宜補行乞 卽敕遣

告并行查實以妥 祖陵以昭 孝思事

昌錦之失守也賊口之與降丁紛聞不一大抵邊臣不戒以至於斯而居中持帷算者何人則不能無罪樞臣奉

皇上命大張捷仗逆賊授首 神人快憤在此一舉獨是

臣所最痛心堪謂痛悼不能已者孔營七孔橋一事先是

關臣王肇坤塘報云初七日口於七孔橋孔三大管

德陵起火延燒房屋又一塘報云初八日據 長陵衛千

戶曹明臣口稟親見衆賊散漫 各陵宮門俱被毀損

還新封事

陵寢所關一

茂陵享殿被焚昨督臣丁魁楚塘報據道臣郭迎之奏查

長陵等十二陵并無絲毫燒燬等語 不覺私心幸曰果

如迎奏言則 天地鬼神所嚮佑 宗社生靈之慶也大

小臣工猶可俯伏謝罪僥倖萬一得道

祖宗之斧鉞而何以兵部之核聞又不倖也 臣爲亟宜

特遣一查以助其實況 衣冠弓劍所藏百靈護焉豈容

餘孽肆肆汚踐然有一番震驚必應有一番問慰夫庶民

之家猶恰感松楸矧 列聖發祥興區乎昨 臣跪捧

聖諭一曰賊既南犯卽將防昌軍兵撥去 陵後是速修

補險要添設火器內外竝防晝夜嚴謹又曰一而將

陵內清理掃除并查山後情形馳奏讀之泣下仰見我皇上純孝天成於羽書粉香中無一念不愴思 九廟也如是誠思 鐘鼎式靈之所若不 遣官先行 祭告祖宗在天之靈必有惻乎不安而 皇上之心亦必有缺然不安者則體升爰降穆之慶爲作對四方之心而意蒿悽愴之餘俱有卒渙合離之義非比尋常歲數難曰急兵革而緩俎豆所宜 勅部卽議者也往歲中元節例遣勳臣行 獻饗禮前以道梗暫緩今昌厥久退昌路已通可令 羹牆在望而禮祀尚虛乎則又書典之當遠爲補行者矣況諸臣將

進封事

陳義所關二

聖天子精白聯鑒以出一轍齊封趨闕仰止 廟貌各陵果否無恙自爾纖悉畢形發後之後亦可採實入告以答 昭假至懷者爰 先靈而行 聖心端在斯耳

爲一家全以氣勝制敵在乎心堅謹陳今日職守
症之言乞

論文武將吏各以 聖明賞罰自勵盡職從事病根以實資折衝禦侮之用無徒甘饒沮羞士類而誤封疆

事

語曰知恥近乎勇果人人有羞惡之心而君子之強卽典焉今當 聖明之朝百姓內親四口外附宜也乃當事諸臣帷幄失籌邊防不戒以致小醜陸梁四郊多壘已足爲卿大夫之恥矣師濟多人慚無嘉謀入 告獨使 至尊憂社稷於警撫鎮道外復煩 內遣暫控嚴關一時大

兵家全以一

小臣下靡不仰體 聖天子不得已之洞衷原非以忽撤忽遣重輕邊計我 皇上神明不測不過欲藉權宜作用激動卿大夫之恥心而文武將吏仍然恬弗省悟近見戰不成戰守不成守且有方略未親而怯卸陰滋者則請爲一提其夜氣之良勿止爲功名性命之圖可乎試與行間諸臣約誠恥其不戰恥其飾不戰以爲戰而戰必勝也古有云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近如張時傑李國梁王懷劉澤清輩非不零報捷音而口氣不減驕張自如此蓋有一最難拔之病根在未對壘而縮朒不前旣對壘而立腳不定則氣奪耳賊騎卽云驍悍獨不聞之晁錯曰口口之長

三中國之長技五平今衛旅雲屯并京兵不下十餘萬若言賊勢衆未聞犯昌後復有闔口賊也一人投命足懼千夫況合數萬貔貅何堅不破耶倘樞督與大師屬大師與偏裨屬偏裨與各千把隊什均屬戰勝本之氣勝則必死可殺也必生可擒也忿速可侮也兵法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非氣之分乎作戰無如作氣臣所謂兵家全以氣勝也試與守土諸臣約誠恥其不守恥其玩不守以爲守而守必固也古有云靜以幽正以治近如華華小城守有明効而定典安雄永東之間傳聞失事亦復不少此亦有一最難拔之病根在未見賊而志意先

還朝封事

兵家全以二

亂一見賊而耳目遂譯則心失耳郡邑卽云最爾獨不聞之孟氏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不勝乎今花封繡錯豈盡短垣於壘雖外援未具亦須死力以俟大兵至也一夫當關千人辟易況登陴嬰守矢石繫下耶倘撫道與守令勵守令與紳士屬紳士與羣黎百姓俱勵身守繫於心守則鼠雀可掘也愛妾可祭也而中數矢可不動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心之謂乎定守無如定心臣所謂制敵在平心堅也如斯而賞罰行矣人有一自嚴之賞罰而懦亦銳取亦整無因小勝卽還無因小挫卽退無兵與賊不有

其進而馳無兵與兵放砲數聲而散恥心泮發忠義油生隨以號令軍中曰有地方死守果到力窮智竭而呼援不赴者則援兵有後至之誅有賊甫臨城未報數騎衝突而煽竄輒陷者則長吏有立止之罪互相勉亦互相用而於今日賊守長策猶庶乎其近之矣不然人各一心用鮮賢濟雖韓范復生安能爲指臂之使哉日者賊復逼近近郊無非計級我兵以便狡計橫突耳京師根本亟宜旋頓而口鎖等營見今烏在昌平陵寢攸關一誤難容再誤通州糟運咽喉更當嚴防所添設樞貳臣□□崇膺特簡鎮通儼然鎖鑰重臣也凡戰守機宜皆共付任

還朝封事

兵家全以三

受事伊始方於策勳振揚赫濯昨於邸報見乞留賢能內臣一疏何神色創然也據云戎事實未淡知彼受命而出謂何乎據云兩城遼闊二內臣各鎮一方猶觀拮据彼之添設獨可袖乎乎且云一旦有急何以擇持豈添添增增謀番插之能汎無料理爲他日展擔地乎如失怙恃是爲何語方略未親而怯卸陰滋臣切報之況內外最處雷同添設實則巧圖交結所望速提夜氣仰副重命通居要害戰何以摧敵守何以固圍須在力闢實者無多此一番瞻顧羞士類而誤封疆耳臣以寇迫門庭借箸鮮當不識忌諱冒昧陳言伏惟

聖明裁管施行

崇禎九年八月十三日具題本月十六日

上召六部通都大錦衣衛堂上官六科掌科河南等道及
御史金光辰來 平臺 上垂清問 光辰 奏對畢承
旨出十八日奉

聖旨文武將吏一味玩泄蒙飾致賊口深入震驚

陵社朝廷特遣監守查飭整理夫豈得已金光辰何得借
端恣臆妄陳本當重究姑著該部議處再有賣擾的定拿
問不貸

通朝封事

兵家金以四

爲微 臣思親成病再瀝前情仰祈 聖鑒事

臣於崇禎九年四月初二日曾具有 臣 邑兩被宸憐恩親
情切奉差事竣受勞成疾等事一疏內述 臣感激

聖恩懷淡防帖愛思病苦之狀上徹 睿煇於邸報中奉
聖旨金光辰巡方事竣著即回道考核不得引疾陳情該
部院知道欽此感惕 皇綸伏枕之餘因思小 臣邀

知遇之隆既荷 君命不敢賣顧只得力疾就道炎蒸之
氣薰肌入腹泄瀉不止又不敢久延城外於六月六日

陛見方望痊可而濕熱下注感生足瘡擬俟回道後另申
前請未幾戒嚴遵 旨坐門在 皇上方懸宵旰之憂爲
通朝封事 微臣恩親一

臣子豈乏新膳之虞是以瘡痍難劇血淋漓滿忍痛敷藥
日懸足馬枳上與守門諸臣勉相拮据此有目所共見不
敢稱悉少愧臣諫也將騎敢橫憂貽 至尊謹食

君祿而今至是雖株守抱關慙如門符舊戰無增敢愼四
載使曹空付流光於如駛五年憂刻難消夢寐於神年謬
忝有事之秋不宜再堪多事故爾負隨之歎爰意或補

聖明恭承 召對仰答 清問之時恰值稍能舉步勉副
盛典未致蹉失皆藉 皇上覆載之庇非飾詞也奉

旨鑑調風雨露雷威是 君恩感激之餘愈懷明發翻難
徒咏轉添宿病前以暑氣外感浸瀝成瘡後以火毒內收

涉入脰理中腸脹滿膚皮驚寒渾身如痘疹狀而虛火上炎頭眼皆眩每於寢中忽作思父嗟語家人呼之乃醒延醫調治謂元氣消耗積勞久傷_臣因不禁泣下曰前在中州方以將父之懷望思鑒放而今退閒之日反戀一官致貽父母惟疾之憂莫伸定省使天下謂有愛功名以事皇上如_臣者亦無以勵作忠之治矣負病杜門以回奏

唐府長史司批申一事靜候處分不敢言病至再奉

明旨適會履端伊始不敢遽陳今逾上元敕用披瀝崇禎七年禮科給事中吳家周崇禎九年刑科給事中李化龍俱以降調蒙恩_臣早告_臣之事體正與相符而_臣之苦情

遞朝封事

恩早告_臣之事體正與相符而_臣之苦情

尤為迫至伏惟聖明矜察敕部查照一臣事例俯從

俞允則得以優遊丘壑承歡菽水為堯舜之民卽同身事堯舜之主矣

志未替_臣病質瘵乞

聖鑒_臣容在籍調理以全餘生事

自戊辰筮仕事

皇上十有一年凡在前之濫竽使曹與待罪言路勞瘁不辭艱危同避徒抱先事後食之心有虛指佞觸姦之責素餐貽譏莫_臣若也丙子初迎口不道獲犯_臣陵京_臣奉

旨坐守東直門_臣子大義死亦不惜何敢言病彼以中州之役纓短汲長衝風冒暑至茲感發渾身如疹兩足生瘡日與共事諸臣忍痛拮据奮念戎馬在郊時事多虞冒昧

遞朝封事

天聽荷邀欽誦實而皆恩卽欲引病痊

陳面以親荷召問恐負軒轅輿路未敢力疾就道雖今

兩易寒暑舊恙時發醫治鮮功對湖山皓月敢忘獻曝之忠溯江上清流實堅漱石之想記意君恩曠反俯食部

推接邸報陞_臣大理寺右寺正_臣隨望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_臣負病之軀安於頽棄戴此高厚岡極頭竭

頂踵以酬無奈病日深罕施刀圭之力幾欲叱馭觀

天終以崇侵見阻醫云凡患斑疹雖肌膚久之不痊將入脰理必須風濕徐消非可月日課効況國家祿人惟

賢升斗亦難虛冒士子志毅是愧分義豈能苟安且_臣尤有至懷_臣父年已七旬風燭暮景未能隨任藉此投閑

望更可少盡烏私伏乞

聖明鑒臣真情病難強赴

予允在籍調理則臣年未艾臣志可鼓自今以始皆

生成再造之身既供耕鑿以矢臣諒並侍菽水以修子職

臣踰伏草野有慶祝 明明天子 萬壽無期已矣臣不

勝激切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金思 齋捧謹

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右 謹 奏

聞

崇禎十一年十月 日具

還朝封事

臣志未替二

貼黃

奏爲臣志未替臣病實漢等事

臣自戊辰筮仕事 皇上十有一年艱瘁間避丙子按豫

役竣值口犯順臣坐守東直門替感發身生瘡疹義矢

匪躬不敢言病奮念戎馬在郊冒昧撼獨荷邀 欽諭力

疾就道至今醫治未痊近接邸報陞臣大理寺右寺正

隨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負病之軀安於頽棄戴此

高厚敢惜頂踵無辜痼病日深實難強赴伏乞 聖慈准

臣在籍調理惟有踰伏草野祝頌 聖壽無期謹疏

還朝封事書後

先祖報代在道卽及言責輕移衆皆趨舊低都後

接路考滿中樞滿職不爲少貸斥及奄人平臺有

召且及錦衣衛堂上官禍幾不測也省臺諸君子

連章門洞以埃清齊之書倏而風吼雷震雨如注

而雹交加 天顏改容而雷雨頓息諸君子皆曰

風雷之變東山而後其再見者已先祖曰某何敢

竊天倖也迨後居庸關外八驢郊迎齊化城頭纓

而上繩而下者天監其在茲乎孫男 佐師識

還朝封事

書後一